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二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二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二九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幽心瑤草一卷學孔精舍詩鈔六卷補輯雜文一卷附錄一卷

〔明〕孫應鼇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

清光緒六年獨山莫氏刻孫文恭公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孔精言舍彙稿十二卷》提要

幽心瑤草一卷

明清平孫應鼇山甫撰

寄學孔書院諸會友瑣言

立志以聖賢爲歸學道以倫理爲準

天惟虛故萬物皆容心惟虛故萬善皆納天之生物若有一刻之停則造化便息心之理若有一刻之間則道義便泯

不以君之心爲心爲臣便不忠不以親之心爲心爲子便不孝終身可行信惟一恕

道不稽諸孔孟雖貫穿百家不足以言道學不本諸身心雖涉獵千古不足以言學

忠信之資聖凡同具能充之便做得聖人不能充便止於鄉人

此身與天下國家共爲一物者也不知立其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本失此身矣此心與天地萬物合爲一體者也不知充其心以盡天地萬物之大失此心矣

人之所以同於禽獸者血氣也所以異於禽獸者義理也終身惟血氣用事不知義理爲何物是不能存其異於禽獸者而惟存其同於禽獸者耳

虛名客氣冗具羨財貪求而不知止怨府畏途禍胎鬼
趣顛冥而不能出雖有人之身殊無人之實
命數既定豈容强求稟賦有限何以妄想不知修德反
身惟欲行險僥倖過用其心自喪厥善
世人莫不有聰明可惜不在自己性分上留聰明世人
莫不有作用可惜不在自己性分上善作用終歸無
益其何有成
心是活物出入靡常如就規矩則日精日微任其放蕩
則愈騖愈遠造入精微則天地萬物且將貫通流於
騖遠則百骸四肢亦無管束

人心至神者也物蔽之則不神人心至明者也欲昏之
則不明去我本無有何煩難復我本有豈不易簡
義利關頭卽有夢覺之別悔吝介內遂爲生死之歧差
但毫釐謬逾千里故大易惟揭知幾而宣聖首示愼
獨
古之聖人惜寸陰古之賢人惜分陰今之學者去古聖
賢遠矣悠蕩自遂老大無成何異暴棄
氣浮者其心亂言多者其心粗色矜者其心驕容傲者
其心窄斯人也難與爲仁矣心實者其外莊行修者
其辭謹內虛者其容謙衷和者其氣平斯人也可與
入德矣
獨立不懼眞是在我天下非之而不顧者也遯世無悶
眞得在我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也今之學者一人非
之便立不定只見有毀譽何曾見有道理一人不知
便懷不平只見有得失何曾見有義命
度量如海涵春育處事如行雲流水操存如青天白日
威儀如鳳毛麟趾言論如敲金戛石持守如冰淸玉
潔襟抱如光風霽月節概如泰山喬嶽
富莫富於蓄道德貴莫貴於爲聖賢榮莫榮於守義理
安莫安於盡倫常樂莫樂於養性情亨莫亨於行仁

義大莫大於充學問壽莫壽於全性命
心若有主不拘應事接物讀書作文全是眞宰運用是
我制外心若無主不拘應事接物讀書作文全無安
頓去處是外制我
市井之愚夫愚婦看劇戲本遇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
觸動良心悲傷涕泣不自禁卒有教行爲善者吾輩
士大夫自幼讀聖賢書一得第後卽判而棄之到老
不曾行得一字反不若愚夫婦看雜劇者雖謂爲市
井之罪人可也
視朝廷重則爵祿輕視父母重則妻子輕視兄弟重則

財產輕輕其所重重其所輕不知類也視性分大則宇宙小視道義大則禍福小視綱常大則死生小小其所大大其所小不知務也

根本盛則枝葉茂泉原長則流派遠故學者務先修德鏡明則物無遁形衡平則物無隱數故學者務先養心

仁者惻隱之心今且不必講別的惻隱但能知道自家惻隱便可與言仁矣智者是非之心今且不必講別的是非但能知道自家是非便可與言智矣

孔子曰仁者天地之心須時時以此激昂不失了我的心便不失了天地之心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須時時以此策勵不墮了我的性便不墮了天地的性人只有這點心卻使之不能自作主東挨西靠而卒無以自立所以此身只東倒西㩦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

聖賢言語如遍地黃金今人皆窶夫也若肯低頭拾起便可足衣足食而卒無人甯甘饑寒以斃悲夫

六經四子如藥今人皆病夫也若肯審究已病或攻或和始因病以得藥終病去而藥忘亦卒無其人甘諱疾忌醫滅身不悟悲夫

萬歷甲戌七月朔日會末撰於郎臺之冰玉堂

幽心瑶草一卷

合刻孫文恭公三書跋

徵文獻於中州易徵文獻於邊省難而在吾黔省尤難黔之建置自明始積時未久文獻無多而又治日常少物力寡助縱有可傳不能登刻行世卓然著見者如理學則有孫文恭李同野馬心庵當日非不振起前修彪炳六藝未及百年而著述文章消沈過半當日撫黔爲郭公青螺手著黔記徵采登錄不遺餘力亦未及百年而與之俱盡嗚呼莫爲之後雖盛弗述後之學者仰望風流思欲踵其芳躅豈可得乎理學三先生各有著述予二十年前猶及聞文恭學孔精舍彙稿爲撫黔者檄取購求而去夫能於購取誠賢矣而竟拔本而去俾一綫之存竟成絕響視郭公何如非徒追慕之爲難而表章傳述之爲難近語一篇始亦不及見自予師田山薑先生撫黔力事徵采予始錄於同里趙某家既鈔錄以應存有草本未及三十年予讀禮歸始閱前本又復遺其半予滋懼焉乃見之猗平公族裔欲補成全璧卒無以應會張生維際盛予以學孔精舍瑣言見覆如獲拱璧閒又得論語下卷由施秉顧孝廉進也至武陵得秦中敎士十六條於張太史志尹家乃合刻以行世夫存其什一可以見先生於羮牆矣人情貴獨而賤衆貴難而賤易無先生之著述而先生之名或因之而貴有先生之著述而先生之實不因之而學且衆乎難與易惟其自取爾有志學先生者得此本思過半矣無事他購焉可也蒲水王橒合跋

孫山甫詩集序

嘉靖初五星聚東壁明德中興海內文章道術至是隆盛閱四十五年摛詞掞藻之家朝野相望孫淮海山甫以辭翰起家給中入史館遷諫議大夫上命督關西晉作士與遂庵漁石齊名甲子春移鎮劍南始按部訪余江門釣臺余逃空谷久見君嫺雅藴藉栩栩若平生驩明日從事來齎所得南遊以後諸體詩五百餘篇相印可余掃石披雲一再讀歎曰吳大帝之後散亡列國若淮海者其詩蔚然有江左風流其儁永閎幽自鮑謝諸人不能過也始吾讀李獻吉詩謂如媧皇搏鍊補天石奔走百靈雷電日月星辰並蹶爐冶讀何仲默詩如黃鍾在懸金石發作伶坊供奉之官莫不按宮商謹節奏其橫放處如項羽提三尺劍出江東不必斬將搴旂而登壇叱咤千人皆廢讀張愈光詩如巨靈擘太華黃陵太隘決瞿唐其險怪詰屈雖不中繩墨定知出鬼神手而無斧鑿痕今吾讀山甫詩則如七十二君封泰山望見滄海有無中蜃氣樓閣盤礴煙霏景光萬狀倏翛然起仙靈霞外之思如君玆選當與高子業顧華玉格力相埒誠足劃建安鋒劘六朝矣惜二君已宿草不及見也吾聞龍噓氣成雲雲之靈龍爲之然龍非雲之所能使爲神物也人噓氣成聲聲之精者爲詩人豈詩所能使爲聖賢君子者哉語曰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周鼎鑄倕而齕其指明大巧之不可常也淮海固欲爲聖賢君子者其神明內藴思若懸河吾懼其或嘗試于大巧也故以是節之南充任瀚

學孔精舍詩鈔總目

明清平孫應鰲山甫撰

右古近體詩六卷凡八百九十七首

學孔精舍詩鈔卷一

明清平孫應鰲山甫撰

騷體

謁南岳廟祭神三章

精意嚴兮叶齋德盛昭兮式聽舞雲門兮楚佾禮樂備兮廣庭寶沈光兮中星涵風純兮赤靈神之來兮山青藹都房兮芳馨

昭順樂兮布芀和神威靈兮南陸圖焱紛亂兮四海嗟乞靈睠兮民望多羌庶幾兮翳舞歌與寶鼎兮永不磨處高明兮百禮加玉帛陳兮紛列儀

朱鳥咽兮爛斑禮卒度兮意閑雲飄揚兮滿山神穆穆兮欲還神不言兮中間恍倏見兮和顏望神馭兮誰扳耿湘流兮潺潺

四言古

南遊得寶劍上有赤符作赤符曲

南遊炎方神物收藏雲火其光掘精拭芒靈異孔彰赤符載揚北斗夜霜南星炯昌照耀飛翔四達靡常蛟龍在陰虹霓在陽倚臨八荒煥海文章可以愛身為君子防藍影朦朧騰空霞終胡為來斯奇英畢叢琉璃作函蓮花為綫鐔㲉室衣金鑽罕同提擕氣恍佩服志祟魈

魅伏僵幽隱潛通寶器難逢逢當致功感慨激昂爲丈
夫雄四方多尤一人多憂干戈不休廊廟忍羞何物可
酬終當見求揮斥九州直萬貔貅霞吞煙收雲迷鳥愁
插千胡邱殄殲旄頭功可全修物不暗投結約邀仙朱
陵同遊

五言古

已酉十月十三夜夢身挾兩羽飛入天宮見玉皇帝命作步虛詞一首以進覺而識之

上天何高高鼓翼一躋攀耳聆仙聖語身在碧空閒鳳
凰繞金殿虎豹峙玉關長望倚閶闔紅雲時往還

養痾秋懷

涼飆凝蕭辰秋旻百草折稜稜商氣深蒼蒼芒熛撤宏
景怨寒夜惠連悲淑節陳思嗟轉蓬文通慘離別憂來
無端倪矧復疾病結將因饕落妖味苦不能說

山堂

山堂忽已暝寒雲千嶂肅蒼烟交叢桂玉露凝佳菊狂
斟澗醪飲細檢離騷讀久病儔侶稀端居憐幽獨

送陳對華

柔風敢佳時鮮雲披平楚脅言洽歡遊忽爾牽愁緒故
里冠蓋稀君今復行旅並轡餞遠郊杯亭牙旌擧目極
千里遙春心渺何處公程期早旋無令久延佇

東陵寺

逸客無俗軌靈區寡塵迹躁靜實異緣趣景各有適東
陵表黔中奕奕清虛宅長巒莽回抱峭壁隱絡繹漸次
入雲林潛覺市途隔洞天忽開朗徑磴遞掀擲飛崖覆
遠空坐臥平於席風雨萬壑驚泉響瀉潮湧芳木遙沈
翠素煙突浮白以玆飄瀟境契我泓澄積相對各忘言
孰信有眞益度阿願考室故里況咫尺終當謝世鞅託
此忻晨夕

省覲暫息太元亭詠懷十首

羈旅若泛舟艤泊孰能擬園亭夙棲遲爲別徒邐迆假
節今歸來山川信開美淨境洽素襟嘉緣續芳履森森
萬象閒坐對渾忘已移文非我譏至人本無累

用里常棲綴於陵亦灌園達性慮累遣適分道能敦譬
彼鸞鶴翼常畏紲邱樊我生良非晚心淵懷靈根拔迹
忝薪標雅情惟隱淪物色列筵几幸此怡芳樽
千章擢秀木百畝臨平莊蔚茂當炎夏多陰正可涼礌
砢實本致斯景況幽藏清風娛疏荷細篺抽叢篁邱壑
響俄定泉溜聲琳琅薄態與願違遐擧偕情長
十年選奇勝不假筵與卜靈皋得奧區編蓬遂成屋聽

琴疾能愈習靜念自伏揭來整冠佩宿業負深恧鳴鳳
功伐疏舞鷗生計縮回首淸冷遊蒼翠慰心目
高士有洞觀亦貴居要妙別墅茲澄鮮神情啟臨眺靑
邱帶暘暉翠煙上蘿蔦往古不可輿遺言窺末照覽書
意有合悠然發長嘯賞理林壑閒自信非凡調
哂莊方外人言詮頗奇崛雌雄貴知我蝴蝶乃齊物朗
鑒信斯存世途何牽拂力競詎足伸天全未爲屈自緣
幽興生轉覺道情鬱飄飄何外慮華苑眞薈蔚
倚檻矚暮坰天際亂歸羽川氣斂夕曛山影淡秋霧遙
遙疊牧還忽與樵侶聚微鐘度松風苔徑紆閒步東嶺

朗魄升月色在高樹廣心若空虛道勝復何慕
中扃抱靜慧觀化思太元機緣互倚伏哲士寡累牽把
釣有春渚洗耳稱穎川愚公谷隱秀泊子巖棲賢茲山
足靈蹤披豁心油然他年遂初服前脩倘比肩
元亭有桂樹蒼蒼煙霧林其幹一何直其根一何深植
木有本性由來堅固心撫景日偃仰開軒獨長吟韮葉
迴馥鬱風霜惟蕭森三復淮南辭攀援情難禁
公程難久留王事況緊紲稅駕未云幾綴賞忽將別本
乏舟楫才且復去巖穴艮辰違奇懷踟躕念方結先聖
亦有言出止無定轍知味在聞韶至理非外說

南望鬼谷山山有蘇秦亭張儀井

女愛不儆席男歡不盡輪功名烜赫時能不思逆鱗蘇
季既入燕張儀亦相秦吁嗟鬼谷子千古稱高民高民
今何歸山水仍蔂微

贈別王敬所三首

瑤華耀海月七采開淸暉丹水濯鳳羽錯落搖黃璣至
寶豈常倫嘉祥世所希寂歷廊廟閒夫君獨振衣圭瓚
秀追琢簫韶偕音徽紛予懷德情眷戀徒因依聽之不
盡響玩之有餘暉
荊榛滿世路結交古今難肝膽異畛域誰爲同志歡美

人何綢繆高義故多端酌我醴泉水佩我芝田蘭披我
錦繡段餐我金琅玕永願依聲韻詎云齊羽翰瞻彼樅
與檜歲暮殊凋殘
別促怨已深交遠念方永睠茲佳人期行旅戒夙請飛
蓬獨長征轉盼嗟俄頃章江春水增歸鴻鳴何迥靑堤
帶橫煙丹霞淸夕景心曲亂流波遙遙隔林影浮雲何
再逢居然嘆萍梗

南岳道中

懷山夙昔志茲行方悠哉逍遙入長林冷冷谷風來旖
旎變眞境朦朧轉曲隈松深儼行列泉響相紆迴眷晃

瀹心慮煙雲行當開

登山

好山孰云癖名岳矧崇遠遵途指靈扃攝袂陟奇巘沿湘徂千里疑睇重華阪九向若縱橫九背復舒卷及玆遊混濛眞獨偃蹇望美先釋懷探幽數忘返自覺靑天闊誰云白日晚

半山亭

侵晨發山麓亭午憩山半仰止若易窮攀援益元晏雲遊遵和風樹交排絕岸在路泉石分開林晴暝判淸曠藻野鮮歷歷引雄觀逶迤不知疲絕頂覓佳玩翻歎入谷初望此已霄漢

衡山絕頂二首

扶桑拂晨明廣輪豁方域高春轉懸車羣動肅棲息五岳信棱層耿玆奠南國履覺陵阜迷方訝星辰仄下視蓮蒼蒼孰云非正色以我寤寐懷豈憚險艱力行行陟冠峯不假雙飛翼冥心四時春異景萬古特欣樂偶滑然敦曠自玆得

平生不能至湘夢隨南流旣至亦恬然情愫亙悠悠乃知寄幽賞惟以追冥搜迴岡隱佳樹列苑標神邱五峯何鬱盤三春復佳柔渟泓朝夕池芬藍几席浮何當返

初服對此長淹留

南臺

山勢本非別啟途何殊觀境界稱疏密氣候異煥寒中峰日正杲南臺雨未乾岳靈不可測長嘯靑雲端哀壑一以扣幽堂居能安虛牝淸冷聲況復契中丹

朱陵

靈臺鬱迢迢太虛森寶棟上懸紫蓋峰下注朱陵洞芙蓉映水底赤日奇葩動萬壑隱新鮮千巖互將送曲澗濯星衣長簾綴霞緌調琴孏遺音鼓簫展餘弄緬彼雲壑姿屆此松筠夢變化愧臥龍行藏思蹲鳳

方廣

昭晰旣已眺幽邃杳難尋祝融一何高方廣一何深秀峰簇蓮崿危磴環香林靈春舒光彩法界逾蕭森仙源寶元邈萬疊移迷岑採藥更何往踟躕西日沈感玆曠世懷孰識非滯淫

兜率

孤界抗長暉淨緣愜幽甸路絕徑仍通流芳突舒顯山際萬木叢巖端一樓見豈不畏詰屈偶此脫浮戀華風起豐茸曾嶺發葱蒨耳目信韶映物外復誰擅振衣千古豪歷落迴英盼

集賢

玩水豈聽響登山非眷崇懷遐意有適體逸興罔窮鶩
言古高民英遊揚令風著書竟卒歲談道屢契衷衣冠
悲斷續覺夢驚幢朦石室藏既滅絕壁題亦空眷予卜
鄰心投迹倘無同

青玉壇

奧區一咏遊遂與煙霞偶心迹兩寂寞身世復何有橋
危僅累足景絕自揮手居然頑似鄙攀蘿坐傾陡懸均
無重輕趣如任奔走倒影上出岫橫野下藏斗珠瑛氣
俄封林籟聲乍吼遐哉耳視人崇岱一培塿

黃庭觀

深淵獨靜明崇邱頗薈蔚嘆逝情轉長攀高道孰貴聊
耽熙曠遊數向蓬壺憩雲幄燦繁星丹房蒸三烝草木
饒花實錯落皆滋味招隱結幽棲巢居得所慰

卜築衡山四首

山岳鍾神秀衡霍美今昔春服結勝遊時景會有適徜
徉坐晴林綢繆倚幽石捐佩意非遠釋褒情自赤蜉蝣
不知年寸晷煩憂積願以和靜心一得混茫迹壤父歌
道中耕鑿更何擇

經世乏長策見素寶寸心爰卜萬古宅一寄紫雲岑越
鄉諒非遙逃名夙所欽五峰雜昏曉四時稠卉禽飄瓦
鬫浮怨道勝非陸沈何以寫我懷高泉流商音又何清
我神光風拔空林

老氏有高蹤不爲屈元纁法眞身難見唯有名可聞誰
能混泥淖所志希青雲開軒敞華宿歸壁藏蠹文步虛
夜逾靜時禮祝融君𠀬北撫喬幹山南採苾芬既與水
石友載隨麋鹿羣

養性託柔境栖翔眷秀鄉一投初始地旋復返清涼隱
弇恣遐登思慮已盡忘目覩芝蕙馥想厲水雲長松風
播韶夏端默遊虞唐河清未有期花落亦再芳再拜申

尋盟斯言式我將

別山

愛山復出山既出行當返路逢數少年執筆作書卷行
行欲相親化鶴飛絕巘機心久消忘道情日紆遠何事
驚且疑煙林隔蘿幰招搖可歸來與爾棲神苑

華山詩八首

元致夙壐壐登臨資內觀仙迹富華岳巖谷迴茫端凝
目神已豁躡足興不癉倚岸聊解佩擇枝先脫冠崎巘
豈罥礙天機動新歡奇翮奮空遠清風生書寒冥契自
偕樂獨遊誰稱難平生幽遐心覽茲逾舒寬

雲蒔散煙姿山深發泉響還復窮神奇孰云適蒼莽俯
投磐石底轉出險徑上日影隨風橫金翠亂消長寥閬
理無涯卷舒情還爽仲尼昔聞韶忘味恆心賞緬余滌
塵容眷此高山仰丈夫遠覽懷古來稱骯髒
入谷千萬盤絕頂信難至身前石崚嶒足外壑深闊纖
纖穿寸橋削木綴單騎欲止負初懷擬進轉驚悸來非
不貳心寧免遺書淚蹈水在無私陟山亦同類尺寸固
愆步冠峰竟能企始知歷高曠穹壤皆俯覷
華山若君子先民遺良言盡日望靡厭松柏茂以繁山
上茂松柏谿邊饒蘭蓀滿香亂煙道平翠迷雲根香翠

長不歇雲煙互吐吞仙都出欲界塵世何囂煩一身本
自由驅時易寒溫既以同彼覩何能喪吾存
山峯芙蓉秀山澗芝蕙芳容至暮春候高歌月幾望晚
色漸收照林皋何混茫崖際映微白流暉突飛翔孤嶂
激幽籟萬樹披寒光頫境擷元潤屏息怡清涼安道曾
破琴馮亮亦結房二妙誠高步予何獨彷徨
神岳本峻美標奇發芭結谷轉晴晦分谿迴巒岫別東
西鬱相望兩壁何巇嶬屈曲陟南峯九州幾邱垤玉井
一何甘十丈蓮初茁飲水醴露凝採花芳香擷笑談佇
襟抱容易塵想絕前山日月巖光景倏明滅

女蘿互纏綿猶欲附高檜矧我青雲志寧不履塵外歎
檻羨豐林魚懸慕清瀨志樂安知疲失路豈與慨卓哉
偶良遊適與元覽會理冥任寂喧物齊均小大高寒蒼
翠叢遠近遞煙靄澹然山水音蕭蕭滿天籟
昔年躋岣嶁已極平生心今窺素靈宮幽悰益蕭森名
山皆夙嗜高民多雅音不覩西遊子來隱茲山岑菖蒲
發舊池丹竈閒空林指寶誠可拾要在探其深湯湯大
河流日落生重陰感物增嘆息徒令時變侵

鄜畤

秦文昔遊獵車馬閱渭汧大蛇感幽夢史敦強稱賢上

帝豈徵祠迂哉祀皇天赤帝兆遠祥萬事非偶然鄜畤
西南隈長城力徒慳廢興本尋常令人私自憐

別周莓厓

扣君朱絲絃和君白雪篇知音在同調異代誰稱賢女
蘿附喬松託根長自憐蓊蔚嘉難踰纏綿意已傳君行
振羽翼輔佐堯舜年爲樂信能幾惜別翻凄然高吟引
心旌歷亂梅花前梅花入君懷我夢應勾連

磻溪

磻溪何粼粼邃壁亘長藪石上煙靄封兩膝迹未朽本
非持釣人常釣但在手強起離溪頭風雲復何有鳳鳴

山倘存麟遊水猶瀏徘徊欲言旋月落渭川口

種菊

昨夜春雨滋曉起自搔首分菊二百莖繞徑皆佳友遲爾霜下傑對我樽中酒故園繁露叢感此情何有

疑冢

疑冢七十二曹公慮已極王業況難存枯骨豈能必高原下牛羊日暮生寒色

銅雀臺

銅雀何從來銅雀何從去銅雀空有名美人果何處無情漳水流滔滔竟何注

具茨山

黃帝遊具茨道過襄城野當時七聖迷憐予獨駐馬南華有眞詮自愧悠悠者

紫霄福地

丈夫萬古志安能守隅窔結髮遊名山五岳恣臨眺熙曠愜茲遊福地結幽妙百折矯靈標千盤陟仙嶠南巖翳紫霄天柱迴孤照蒼莽玉虛中五龍倏吟嘯須臾風怒號聲止空寂寥雲月霽霄晨霎霞榮羅蔦猿禽不驚人飛走互繚繞巖棲昔所欽隱几懷高調艮晨惜難再老至豈復少吾將尋靈源採藥垂常釣儻逢偓佺子一叩環樞要天地自久長萬物不相肖濯足漱正陽瞠然振柔嘯

緬懷

緬懷達人軌夙志靜者樂中齡遊楚澤五岳偕幽約靈奇龔峰澗紫蔚煥邱壑高迴日月姿秀裊松筠蕚虛危轉乾樞河漢縈坤絡雄俊杳莫倫神明詎能度峻峻中極表五城燦樓閣萬有列儀象九光散煜爚對此怡心神悠悠入寥廓始知登高者大觀非妄託千古瞬息閒六合何浩博丈夫圖不朽安足較龍蠖遐哉環中理握者竟何泊大道儻有聞聖智信如昨

述祖德

炎黃闢慶原後代承綱維風雲燦英烈雲仍信委綏物理重初始族系傳德滋懷我上胄裔雉鼻繁幹枝皇朝開天地從龍興義師功成裂爵土世祿清平陲三傳奮大祖業儒崇聖規裒然舉上第政教揚當時郡丞八桂林掛冠不可追高風動宥府肅祗贊偉奇祖氏卽嗣興梁益芳譽垂循艮挺諸頌磨涅眩磷緇依然振遠調納綬歸江湄吾父纘前服文彩光陸離講幄橫六經絃誦環犍爲百里歌神君盡化袁牢夷總管佐滇雲豈復恤所私例滿罷謁選茨牒甘自頤榮華亦健羨淸約信足

持鄉里懸雅躅祚閥崇厚基遂令高大積允及非薄兒
載質二十稔列秩參中司拊循轉竦仄盈非逾分涯藏
勝既堪憂履滿誠當思進慚責任隆退恧報補遲獨不
鑒往昔何能待來茲爰抗引疾疏庶偕舞綵期大道無
險徑喆人有廣居生平諒靡負冀免皓首悲本源安可
忘請觀先世遺

小飲許少華宅少華初得子

我生同君庚葭親托肺腑少年共嬉遊半百今何補忽
聞英物啼君始爲人父一杯遲相斟山房月初吐不速
客偕來三人共歌舞明星照疏筵烏鵲翻庭樹得子何

在遲晩器成圭瑪原知父母恩新有琴書主頭角聳鳳
麟善慶茲驗取我亦望懸弧期慰高堂苦歡劇醉莫辭
三復螽斯羽

空夜

月色湛空夜繾綣松桂林流光散叢薄蕭然生道心良
儔共邀伴一杯行自斟防微在戒寵遵晦借雅音虛壑
射蒼靄微茫盤夕陰永言託幽迹三嘆揮素琴

毀譽

毀至詎足惻譽來靡堪悅素秉松苓心永抱商皓節讒
深慈母疑交移故朋絕禍福兆無垠倚伏自更迭墜鼠

憫虞氏遇盜悲牛缺萬事付虛胎行矣遵前哲

選卜偉拔山

茲山信偉拔選棲願靡違青翠鬱高重巖壑莽千圍融
結挺靈異藏育生光輝雅宜虛豁境日夕娛清暉石搆
劇幽險吾廬恰因依山南饒水竹山北多蕨薇既已足
吟眺且得慰渴饑貴賤各有適君子重知幾悠悠猿鳥
性冉冉雲霞衣四序運忽變百年坦息機野老時過從
農桑話荆扉身世兩相棄焉知是與非寄語城市人巢
由吾同歸

家大夫植杜鵑花二株於松竹行窠栽已十年高

逾三丈開時如火扶疏豔麗的的可愛

躑躅繁山花紅英開無那飛霞映長天列炬豔高座栽
培歲滋深抽聳益崇大對月酒杯空舞風顏色破愛爾
殿春殘慰我孤齋坐

送郭慊庵

投交二十年會面含深情旅邸雖濡留愜我故舊盟君
俟金閶彥西臺播芳聲孤操罹讒訴郡邑歲屢更調補
復荒僻巉崎萬里行世路有伸屈人事多虧盈願君慎
居諸俯仰保令名博南山獨高瀾滄水獨淸山水意不
極悄悄懷西征

送別訪川不及悵懷

靑郊送君行新晴轉初昱嗟予來偶遲君往一何速心旌遠招搖回盻隔幽谷折楊意徒殷停雲情相逐高才世莫知令德信有俶一官憐栖栖老至走夷陸近約難黍盟永矢碩人軸氣味方綢繆去住俄反覆蹤迹杳莫偕久要見吾獨春光隨日變韶景紛可掬

夢陽明先生述懷

平居學道心晚路孰期許年往慚無聞歸來宅幽陼先覺遺良模神交倏相與纏綿心曲事懇款夢中語精爽偕寤言意氣同居處徒增覺後悲拊循轉淒楚攤衾結長思望斗懷遐舉遺我大還訣誓以銘肱膂

江門叔約坐禪林

相知豈在多卽事見眞契招邀入雙林朋簪偕佳儷草木何豐茸空城靄初霽雨氣向鬱紆鳥聲互迢遞瀟然生曠懷撫景獨凝睇名理恣高談賞心愜良憩屈蠖已藏身優游卒吾歲一樽聊共傾雅歌庶爲繼

坐對南山

南山鬱崔嵬蒼翠日引領城府紆僻地衡門敞幽境高棲十畝閒自覺百慮屏石牀春正溫松籟夜逾靜超然悟至理天光發眞景浮生懷深盟坐對獨循省

謝高泉寄家居詩

人生易睽別合歡何蒼茫疇昔涪西遊停盖飛華觴清歌激風雅野懷傲羲皇回首突感慨豈殊參與商物態多錯迕宦路堪悲傷君旣振冥羽余亦返山陽黔南與蜀北道遠不可將得展嬿婉詞滿室皆芳香兩心信如一遺盻生輝光一嘆復一吟吟苦意彌長憤世言已宛憶友情益張荷君結金蘭投契我衷腸衷腸竟難達春暉轉淒涼

懷胡廬山

春月何姣姣春風何喬喬我正有所思我正有所憶故人美意氣故人美顏色遠緘千里書遠寄千絲織慰我長相思增我常嘆息君處粵之西我處黔之北所欣同肝膽所嗟異邦國我懷轉綢繆我情轉淒惻願作雙樹枝願作雙飛翼言語不可竭襟抱不可卽努力加餐飯努力崇明德

廣福觀偶坐

竹柏浮陰森雲霞吐光耀奇哉坤靈區元扃人深峭孤標脫塵鞅來往時舒嘯野興布淸賞前期洽高調突然虛白生風止齊虛竅復命在知常達始惟觀妙偶坐已忘言遐致卽壺嶠

連得鄒善潁泉書

我家金華塢雲山接楚甸重君千里情書札屢軫眷人生深相知豈必見顏面款曲書中意耿耿迴英盼勉我修令德期我展孅孌空齋望所思良會未有便不教蕙草殘香風時宛轉

憶萬合溪

蠙珠貫星彩鴻寶綴露華本質既貴重世目同賞嗟夫君美無度令儀清且嘉感君結約心容輝偕三巴歡劇還爲別橫舟鍾灘涯不惜乖離苦但傷音徽睽一書何方來驚喜不可加仕止雖異轍君心非我遐友道久缺絕君言能攻瑕直調和朱絃高誼凌紫霞欷歔宿昔意蒼蒼詠蒹葭

顧會塘開過草堂

異患得遣釋處約艮自安便嬛三徑中不知春色殘時有野客來披裴岸鶡冠握手忘揖讓談笑投交歡山空冉木深天遠雲水寬徘徊物外心傾倒誠非難幽棲保微尙因之歌考槃

同蔣楊二丈清平志作見岳醴泉同沿二水交流處坐嘯

溪流抱曲城瀠波鎖崇巘半壑相延緣孰謂川途遠隔巖水氣涼盤石煙姿暖清濆涵空明臨淵坐忘返睠茲

魚鳥情行雲自舒卷高嘯投素心野曠白日晚

同陳伯謙袁時汲王憲甫諸友雅坐

平楚簇水石鮮雲披巖阿左右皆吾徒淨宇屢相過一笑合襟抱千觴詎云多暢飲非在酒依韻遂成歌落日瀯城陰深煙明薜蘿居然滿幽趣餘歡其柰何

與王允嚴諸友遊東園

萬物何芬芸人生貴自適蓬茆縛數椽已足羅几席東郭偶行遊南薰滿阡陌朝翠裊山靄暮紫蟠魄詔景漸微茫煙樹孤郵白流水且潺湲環溪澄靈液艮朋方相羊雅懷信絡繹契闊亦云屢深期獨脈脈幽貞儻同操黽勉望三益

白望行

白望人共趨清談世所貴聖規愕波頹俗言競鼎沸傷哉擊力衰誰爲總經緯遠念信鬱紆獨懷日歔欷理窟堪泳游義根足滋味滋味眞苾芳其如君不嘗

鴻飛引

鴻飛絕天首積遠衆莫悉越人號作鳧楚人稱爲乙楚越自喧拏誰知鴻常一鴻飛願益高鴻鳴勿嗷嗷指摘苟非實何能損毫毛

向伯眞覓松子

君性本介持北郭搆虛室種松二十秋今始結佳實壘
纍凝素髓挺挺散香質生成各有期盈能測徐疾伊予
望穎心毓美信可必分少豈見辭食甘剖芬苾自顧有
微棕願君加護恤翦伐勿頻施栽培益盈謚年年奇果
垂採摘遺親密不妨更招邀陰森共永日

桃李笑歌行十六首

桃李寂無言芙蓉堪笑把下里歌正繁陽和倡原寡
不必誇肝膽何須辨贗眞從來承寵客多是負恩人
雲氣向西行水泉從東委異雖能安同同亦能危異
夏罟不趣淵春斤不上山祇爲存敦厚返令苦心顏

無翼玉可飛無脛珠可走影響既足憑形聲復何有
天地忌盈滿鬼神瞰高明若自知趨避方堪託死生
雙手過羣邪片言除衆譖忠信誠宜仗勇力恐難禁
鉛刀擅一割白璧有微瑕快意逞報復忍心忘國家
種蘭忌當門懷璞莫向楚憤深採桑婦怨極浣紗女
後來仍並轡前乘已覆車徒欲盛勢位盈不嘆居諸
五害與十輝四靈及三瑞念慮愼初萌作爲戒私智
良田無晚播卒歲慘荒蕪一身任零落望人助槁枯
月固不周玩情亦不給賞迂哉伸尺寸坐已縮尋丈
彈雀費明珠載鼷枉高輿當筵難揮日過河空泣魚

新愁知幾許舊恨無處所路岐益詰曲世態倍崎阻
卦疇列規矩律歷布和平願君程萬物無爲萬物程

又五首

楚璧何焯爍楚林何嶜嵷爲旒貫冕藻作柱排淸宮
緊予繫瞻仰心目企流風獨塵專問情要約肝膽同
雨生相契合安在頻過逢雖未接歡笑久矣展私衷
款識幽思長綢繆遐念蠻緬想託婉孌寄首雙飛鴻
仁君樹高勳慰藉盈有終

侯將軍築小堂三楹於太元亭後坐對南山題賦

懷痾不自怡依然返初服美人傾素衷殷勤款茅屋鋤

煙滋芳蘭芰莽挺貞木淸風披我襟皓月濯我目石稜
旋綠近雲埒飛金瀑南山九疊姿窈窕紛在掬道超世
若遺境寂念同伏鳥嚶谷響虛鶴夢茶香熟夙玆靜者
心胡爲久干祿悠悠愧前非容容遲後福緩帶時過從
白駒其三復

六言古

鶴鳴山辭

蜀國五城山陽鶴鳴鬱兮老蒼金纏玉壘當中熒熀寶
術雲房仙人旖旎來居貞心淨景靈思握氣含精養處
道成冲舉高遐投予之佩遠遊颺節騰躍丹邱松霞隱

鮮慶脣元蹤往矣何求元蹤雖往道存守靜自然妙門中根百盡我尊治身幻眇不煩日月西馳浩波骸影委滅柰何車馬衣服絃歌從來恩愛易移高翔盍須跨龍遠覽盍須登崇淸泠盍須御風我玆旣見則降是時甲子元輪秋中月午夜勻獨聽廣樂甚眞永願交勵所親

靈臺引

昔夢太岳高峰今遊雲臺祕宮靈顏威儀劬穆眞境影迹葱龍崇標雲變爲雨幽壑氣噫生風大道何言可假塵根長此安窮仙藥一丸五色鴻寶萬畢八公天地古今如寄對博六箸從容

再歸來

病慘意結難舒禿髮不勝把梳萬美歸宿總虛事往誰復憐渠山光冉冉暾初倏忽中宵玉蜍胡不浩哉歸歟苦蝶莽棘淤泇衣帶翩翩白蘋苔亭巍若仙居行雲來去櫚除回颷披盪林箖曠邈目遊几蘧篨眞罷詩廢書混迹隴畝樵漁終老洞穴吾廬卽塡溝壑怡如達命那更求餘高天曠野踟躕

哀二華譚公

颯來何方悲風天地慘淡冥霧宗臣奄忽遐終蒼生涕淚汎汎靖氣海漠舉空樞筦偉陟稱雄簡玆帝眷獨崇憂勞顚頷股肱邦楨摧折長筵緯曜陊墜高穹蹇予駁淺更春何當推轂九隆締交四方友朋知己今古難逢非私汲引無雙但感顧許意同報陳彷徨罔從音徽結滯素悰永睠令德昭融殊諡厚錫豐功東芻漬酒我衷道遠莫致哀哉

學孔精舍詩鈔卷一

明清平孫應鼇山甫撰

七言古

春堂夜讌歌

華星出雲輝蘭池金壺啟夕嚴更移懸景東秀映娥眉
春堂張讌淑氣熙春風風人不可支新花膩香颸颸
碧雲將合裊裊垂美人至止肅光儀濯色江波錦四披
玉盤瑪席清流離明釭列錢朱火曦綺縠紛錯四醬隨
抽絃效謳鸞鳳吹傾瓷酌醑羽爵施綏冀接坐款眷茲
主人為壽千金貽佳賓為酬萬年卮歡愛未央景刻遺

雅會難常君自知愷樂令終勿言疲東方未明且莫疑
折枝繼佩諧心期

公無渡河哭波石先生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河水何湯湯
毒癘淫瀾滄魚不敢遊鳥不敢翔公獨何為觸旌旄旌
旄去迢迢遊魂杳難招還夷不庭國之恥提兵只欲掃
蠻妖蠻妖掃未得國恥幾時消陰霾閟天雄風起落日
昏黃殺氣紫軍敗力盡北面呼不受執屈寧受死目樂
之山猛虎屯泥龍之橋惡蛟嗔芳草蕭艾異今昔可憐
同作戰場塵皇穹萬里豈復照孤忠一點誰堪論瘴煙
霧兮草斑彗蟲迴兮林殷燐火青兮雲黑陣鬼往來兮
雨淚潸潸南方不可託公當何時還嗟乎使人聽此凋
心顏

送孔振齋任瀾滄

岩岩烏洞山冬門羅落雄內關浩浩金沙江吐蓄九賧
通外邦一官萬里贊戎衛五奇三略看裁製幕府清秋
白日開梧陰郁郁邊氓憩立馬都門送此行翻憐半百
始成名鳳凰池上牽離夢晻曖山川一望明

海上行

年年海醜何猖狂更入今年劇跳梁捷書方報殲滅盡

又看羽檄馳明光柘林乍浦元相援蛾聚蜂屯任蹂躪
天塹由來形勢雄何事揚州復焚劫真倭無幾半中華
一時得利忘身家賈舶當時空阻絕旌干此日總咨嗟
咨嗟今日成何事祭罷海神仍哭東市纔懸上將頭
南方已奪元戎幟把總調得截海艘搖到中流入賊中
回頭揮手看岸上爾輩何愚想立功不記五十三人惡
吳越周遭任揮霍於今千艘何怕來談笑歡歌且杯酌
瓜州爭看餉船飛運道原爭一線微祇知民命堪長痛
還恐漕儲漸日非土兵驕恣民兵弱插營布隊齊盤薄
無邊白骨蔽林坰何處美人倚江閣共言廟算如神明

樞密大臣新遣行黼斧鐵衣新拜節揮戈萬里志澄淸
君不見江之南江之北白日慘烈無顏色又不見浙之
東浙之西顚風凄切增悲啼正名大義須洞曉兵家韜
畧亦難少莫使鯨鯢再𢵧翻佇看鶺鴒齊鵰鶚聖人在
上原無爲海不揚波守四夷況聞大內日祠禱百萬神
靈應護持

韶松歌呈三叔

君有百畝園非培亦非塿十年種松俱長成蒼蒼枝葢
盤蚴蚒披襟豁俗諧心期南華逍遙歘對時煩景漸除
星漢垂秋露將墜雲影遲此時中谷微聲起漸入林端

不移晷瀟灑如從天上來縱橫忽向尊前止將停復作
意何長琴音泉溜同琳瑯翠濤忽漲兼天湧淸夢初回
滿耳凉颯颯誰知風雨散驚起龍吟仍歷亂堂上吹簫
將九成廟中奏瑟惟三歎須臾叢薄含沆寥明月朗照
澄層霄空外沈冥空外響靜中發越靜中消自然噫氣
元大塊至和不假竽與籟出虛吹萬總天機秀孼貞姿
但煙霧我試問君君不知神遊太古何希夷惟應髣髴
唐虞世忘味聞韶今在玆

紫芝行爲見岳作

紫芝初生光未滿浮雲翔覆榮氣煥紫芝漸大柯已成
星華曜彩含金精讀書結舍蕭兮瑟何意嵁巖產靈質
幽祕佳祥渺莫傳六英三秀特新鮮風和雨潤滋培久
日麗煙消莖葉厚珊瑚出海華葢移煌煌煜煜盤貞姿
羅浮岣嶁神護守君曾遊之得見否乃知瑞種不擇生
岑寂相對雙眼明漢時甘泉毓嘉運亦有涵德垂芳韻
君今好持獻九重五色威蕤七朵寵不然服食亦爲得
天地齊老壽無極商顏商顏君莫歌今代唐虞多網羅

題李咸熙畫

南原叔父飲我酒坐我竹林與何逸此身宛在畫圖中
更出李成墨妙筆李成稱畫仙曠迹久絶傳生綃四幅

何所得一展遂使百慮蠲信手揮掃迷雲煙濛濛翠壁
合淸奸懸岩綴石藤蘿覆萬木參差松舍連眾壑水瀑
擁光怪忽然洞口分餘派不知誰處委陂陀耳邊恍若
聞澎湃曉霽開林宿霧輕避世沮溺相耦耕復有寒巒
瀟灑客坐者自坐行自行何獨區區辱泥土蓬萊迥隔
元芝圃滿眼風流恨望多百年功業驅馳苦靜中日月
易擲拋膏肓病疾休相嘲古來畫士豈專畫脫穎標格
元飄脩郎論山水家唐有李思訓五代出荊浩人品擅
奇問李成元自荊浩來出藍點染稱異才范寬郭熙豈
足比一時瑣瑣空塵埃試觀此景特文理近者咫尺遠

萬里陰陽明晦轉盼間造化神秀龍蔥裏成也成也本
業儒磊落大志空四隅才命不偶精畫圖詩酒之間氣
調孤片紙落世如金珠徒令覽者常嗟吁

泛彭蠡歌

春滿三月湖水闊風濤雪浪翻木末雲夢洞庭孰與比
一葉舟航杳難越憶昔僞漢趣兵中身與皇祖爭兩雄
樓船蔽翼此湖內天地須臾洞雲霧蒙帝王眞命符瑞集
成敗之間異呼吸白日忽照赤烏蹄鯨鯢黿鼉伏蛟龍立
世事悠悠二百秋江連九派只東流榜舟漁父吹夜篴
採草兒童唱野謳靑蕪已沒枝撐骨黃煙長掩咆哮窟

誰識當初血戰勞鬼聲泣破寒霜月我復巡風擊楫來
氣呑南國滄溟開低垂象緯掛河漢陽雁叢居鳴正哀
康山魏廟功臣輩仰瞻不啻如嵩岱拔山壓水力與俱
後人更有何人在翻憐廬阜周顚仙倏忽變化如騰騫
太平告得卽隱去長臥雲霞忘歲年

重遊白鹿洞歌

白雲齊開瀑布飛逸客復來登翠微山影照耀轉日暉
忽忽滿空煙雨霏穿林渡岸苔蘚肥野花襲人香氣菲
洞口波長沒釣磯石脈泉溜衝荊扉愛景步涉忘曲碕
隨到杯酒相與揮氣志瀟灑偕音徽盤桓送目眞未幾
羣峰散紫暑色稀不覺明月乍露衣濯出混沌流光運
移陰曜彩星宿稀嘯歌逍遙言旋歸百慮澹然理無違
世事浩渺何是非回首陳迹莫歔欷古來曾點得所依
不見風雩與浴沂六極放懷且忘機松風悠揚露漸晞

尋訪龍虎山名迹

嵐靄歷歷山之峯岩外之洞紫緝重鞭鸞驂鳳我何術
石髓蟠桃隨所逢忽看滿地簇瑤草欲拾不拾淸春容
明日下山出塵世回頭一嘯多奇蹤萬古高懷向誰盡
元城千步題蒼松

望日臺

天鷄初鳴海烏泣翔陽弭節六龍集扶桑旣登始將行
攬衣起向懸崖立滄波萬里驚濤急只尺溟濛如可挹
映處重淵雲錦鮮望來大壑瑤華溼是時羽鱗咸伏蟄
空山凍肅寒風襲廣遠初看蕩漾開扶搖向覺升騰澀
突爾飇輪吐熻煜煙飛霧散嗟何及諸方連彩瀰曜流
萬色層暉滿空入浮天元氣轉歛翕壯懷奇觀不可戢
會飛東極狎羣仙合璧精熒一呑吸

望月臺

望月臺古雲霧棲盤圖秀發祝融西人間明魄已落盡
此地淸光猶未低我聞佳境特凝眺霧散雲開欲幽妙

虛明夜色瀉初晴錯落露華浮晩照晩照亭亭月漸中
南山桂發映寒叢碧流氷壑陰平布素展星河影乍空
春風微微琪草茁縹緲湘靈來鼓瑟望而不見起長歎
欲賦青峯轉愁失浮杯几席洞庭涯海外三山不可期
坐惜凋年憐急景惟應明月最相知

南山篇爲陸百川乃翁壽

南山之山何嵂嶸東暾浮玉南別鮮紫椴赤霧相回旋
造化含靈通日月山中融秀何當發瑞浮縹緲欻展越
山中高人獨愛山曾邱薈蔚水潺潺日玩朱鳳娛朱顏
朝廷有道奏韶夏山人安車不肯駕朱鳳來儀虞廷下

生年五百當鳳儀遺榮得遂巢由期日日種朮來朮芝
桂樹叢生復偃蹇未須招隱賦連卷獨遊混濛得自遣
長飈啟時開遠空薰風刷翻南山中來往牖北與牆東
酌仙九醞試八斗山人擕媼酹斯酒更問媼也能飮否
山人百事頗自宜寄言鳳兮鳴爾時南山有圖銜獻之

宛轉歌贈鑑川王公

拂君珠玉塵偕我平生親心腸衣裳結愛新問君買禍
因激我憤世情誰人爲濁誰爲淸醉可指作醒渭可指
作涇大風生波雲晝冥緩君中流吟聽我綠綺琴我有
旨酒向君斟太古不可興高才常見陵崎嶇

■時栽蕭艾羣英華各芳芬雜佩拂鬱豈■君人言雖
斷斷仲尼猶殷勤何必言歸■楚氛文若絲麻純行若
彛鼎敦江南塞北恩愛存培君大樹根由君中廣門朝
廷養士原厚恩

觀昭陵六駿碑

九嵕崚嶒雲疊暝陰飈蕭爽山谷冷拭碑細玩六駿圖
駿骨如生神炯炯秦王英雄古來少龍飛虎視風雲繞
天生猛士肇洪基奔踶還與生騕褭騕褭當年誰可見
流傳彷彿追風電身上多存槍斧痕髮前各帶鵰場箭
青騅特勒毛拳起金剛劉竇立誅死平仁杲者白蹄烏

平東都者颯露紫最後賜名什伐赤淸旗凱歸赤汗劇
萬軍一躍火生睛世充建德齊辟易宛西冀北世常產
生不逢時老何限吁嗟此馬雖已徂猶有雄姿照青眼
感恩服乘倍增價金石精光驚泛駕千里眞空遼塞塵
一鳴更響淸秋夜秦王念馬常興慨馳驅何況功臣輩
請看昭陵左右傍薛國鄂國墳相對鄭國墳墓亦只尺
見者參差生愛惜今日還瞻六駿碑當時何仆旌忠石

夢登太和

神遊武當忽超越輕風吹夢到帝宅迴馭丹梯度危索
手捫三天振奇翮衝林出巘立穹石不知何處■蹤迹

芙蓉開霞麗彩射芝草挹露淸暉積步虛聲■月色白
紫霄下聽五龍咋萬壑空濛足枕籍九州■鶴何踽蹐
三千年來只朝夕琪花亂落眞可惜乞帝賜我靈藥核
元鶴忽唳驚魂魄覺來但訝眞境隔閑雲在目不得借
金精想像竟誰益問道藐姑興轉劇煙塵何必相拘迫
期脫世紛叩瓊液坐翫山靑蕩天碧逍遙內外忘所適
太和之峯日岸幘

無麥謠

三冬無雪春無雨誰人迎龍誰逼虎雲腳欲聚風腳生
官家茹甘農茹苦邊取軍需倉收租十人催捉九人逃

麥苗不生稻不種子棄父母妻棄夫難得上身難入口
貧者何薄富何厚手足盡折眼盡枯相食盜論復相守
不求珠玉不求金惟求膏澤求甘霖今宵望月倘見月
願言離畢又離陰

昭陵筆

行路莫悲道里寒種花休傷蕙蘭晩地生草木天生時
古來得失何近遠盜蹠吹笙曾孔饗絶糧結鶉走不休
邯鄲才人嫁厮養開匣窺鏡空歎愁宇宙展轉任甲乙
今夕何須問明日生前一杯萬事畢鬼瑣之徒自啐啐
君不見烏馬樵徑昭陵筆

聽彭兩泉彈樵歌

海中方壺聯員嶠我欲負薪山顚斕斧柯滄波渺茫不
得往聽君今夜把酒彈樵歌樵聲初入朱絃裏滿眼雲
山疊千里明月天高蒼逕闊歌罷歸雲落松子我聞山
謳野語寓音律何乃寫在號鐘應宮徵羣峰萬木相盤
旋水遠霞明物外天蓬風倏至散巖谷餘韻平吹飛澗
泉竹雞啼殘野花發嫚嫚餘吟正蕭瑟我今一聽伐木
已忘情何況在山之人不洽恰方壺員嶠雖難尋寰中
五岳有知音斷取珊瑚煮銀母酒瓢高掛紫芝林醉來
豪興氣出唱不信琴心非我心

再聽彈梅花

朱明氣赤陽巳盛脫巾露頂夜稍靜招搖淸風不肯來
何處有此梅花詠滿堂疏響漸生寒元雲白雪巧相攢
參差瓊珮低鳴鶴搖曳朱裳細舞鸞舞鸞突迸幽香出
黏念霜花與露實攏上淒涼送別年江頭猥籍憐芳日
對此徒然憶故林年華荏苒自銷沈流水高山千古意
杜陵姑射七絃心斷魂難寫羅浮夢香散悠然月滿襟
戲君奏我梅花弄還許相遺綠綺琴

又彈雙淸

初彈樵歌巳瀟灑再彈梅花更有情三彈音調突別出

間此猨鶴之雙淸空山岑寂秋氣平長河晼晚午夜明
悠悠空谷相和鳴細聽轉覺意態生九皐亂落風雨聲
三峽波濤魂夢驚次第出脫偕韶韺怳如置我白玉京
妙響入耳身體輕又如採藥遊赤城靑雲長嘯何鏗鏗
迥谿緣谷不知暮鹿豕同羣本朋故愛君彈此愜衷素
流商激羽君且住不彈吾已知其趣待君策杖煙霞路
爲君更著雙淸賦

別新雨城

旅舍京華笑相攜九年再聚泰川曲泰川桃李盡成蹊
滿目慚予重品題殷勤送君出關路關東雲日關西樹

三紀聲名詎足多左丞嘉績更誰過袞衣赤舄風流在
靑雲萬層鵬之海君今行矣音塵乖出門異鄉何時偕
髮來思君令人老把君詩賦如鴻寶結客古今豈必多
對君懷抱非草草

張子儀買鶴行

鶴樓山人買鶴行日日相對雙眼明羨君嵇紹早同調
爲吏實有滄洲情還須買琴同宦遊氷壺碧海淸風流
功成倘扣赤松術騎此一訪蓬萊邱九轉丹成定入帳
眞訣茅君期好修

太岳朝天宮

一邱之木深如屋滌除元覽吾不辱一溪之石平如席
乘乘無歸吾以息一簣之泉淸如絃汜兮左右吾在懸
三天門外朝天宮十年魂夢遙相通我今來遊發深省
靈蹤歷歷夢中境泰淸何必問無窮只恐斯遊亦夢中

四山四歌

春雨亂落日夜喇溪頭春水長數尺光風一洗萬山碧
滿眼新晴散阡陌我今避世忘騊蹄日坐樹根倚幽石
白雲宛轉丹霞射迷津渺渺桃花隔時有元猨伴蕭索
深林草長麋鹿遊仙山壺嶠方之洲採芳飼鹿仙者儔
海天長嘯情悠悠藤蘿百丈翠色流九夏對此如淸秋

披襟何言行且休藏舟壑山百不憂空濛雲水相夷猶
空山闃寂夜景發天風萬竅洶澒渤星辰爇微避明月
道人兀坐肅毛骨琴心三疊轉淸越蘂珠之宮水精闕
衆竅忽虛羣籟歇素影空碧散叢樾知音何人思超忽
柴扃不掩朔雪驕策杖獨往淩飛橋百川凍合萬木凋
曳衣丹鶴隨飄飄俏倩靑葱竹柏標乾坤懷抱何蕭蕭
梅花消息春不遙誰知此意竊參寥獲我心者邊景昭

憂來四首

憂來無端不可支長夜展轉方自私白鵠噤口摧毛羽
黃金改色生別離今朝握手樂相樂晩路剌心悲復悲

肝膽自昔向誰盡春榮隨風董逃辭
董逃之行歷九秋才人妙妓如水漚初醮結髮不相保
促席沽歡安所求朝日夕月漸滅沒膏消骨盡誰扳留
他人終難託軀體誓學大道從浮邱
浮邱伯在蓬之壺吸風飲露顏如朱芝蘭入口益我壽
酒色何物令人枯誰云松柏受命獨轉惜歲月隨川徂
悲哉塗窮悔短計蜉蝣生死空嗟吁
嗟吁憂煎摧肺肝來日晩晩眞大難仙之人兮杳何許
望而未見起長歎蛟龍原不類蚓蟮燕雀安能知鳳鸞
終年勃谿在一室九州八極徒自寬

鄭湏僊障子

古來畫家奪妙理精思奇氣貴具體有筆無墨蹊逕多
有墨無筆意態死近代懸解能得幾喜見湏僊之鄭子
雲日繚繞湍瀨雄巖壑辟邃林木詭荒遠閒暇諧我懷
坐玩行歌忽移晷不分眞山與眞水

閻道士自太和寄拂子

幽居石徑開孅戶獨立蒼茫萬花圃道人書來自天柱
贈我談元之玉麈綠陰清晝日卓午水木鮮新互吞吐
龍髯飄飄拂塵土䕷蘿高垂元鶴舞倚天翠壁散青縷
千鍪輕颸落花雨指揮煙霞了無取時招巨朋話今古

閻道士再寄瓢

武當道人何飄颻寄我玉麈拂塵囂又寄鶴嘴之丹瓢
我聞許由箕山吹風聲蕭蕭又聞顏回陋巷飲水樂陶
陶高蹤千古不可招辭榮今得歸山椒從今出處同漁
樵萬樹濤生月上潮千巖寒色橫空寥飛樓縹緲白雲
饒近天浮氣層爲霄揮麈几上歌南華之逍遙掛瓢杖
頭遊東皋之溪橋人間之世何嘵嘵我憶道人太和碧
落一別如馳飈道人憶我淨樂紫宮偶坐同謳謠何時
提攜瓢麈再訪元岳之嶕嶢與爾擣煉藥石烹服五色
之靈苗顏色千齡永不凋羽翰八極隨扶搖悠哉我心
眞寥寥

送五叔父南還歌

羈心遼莫不可支病懷黯淡深自思叔父遠來特相訪
開罇下馬情何其去年省覲離鄉縣諸父北橋同飲餞
轉盼風煙曾幾時七叔遽已來悲咭昨夏叔父病亦危
恨不奮飛相護持青囊徙藥幸强健得此對面談衷私
諸父孔懷如手足年來不忍聽隔谷二叔六叔久懸封
豈期七叔仍局促吾翁中丞今壽昌賴有叔父同徜徉
更賴三叔共朝夕桑青榆綠時相將叔父少年才行煜
挾策干時不克捷負米常懷孝養心逃名早棄膠庠業

肚年蹤迹半江湖酒渴詩狂氣調孤逍遙不數董威輦
偃息眞同鄭重虞只今忽忽過半百陳迹儵然一駒隙
遠道他鄉醉莫辭五宗六戚情偏劇嗟余奔走苦風塵
屢疏蒙恩遂乞身古人四十號强仕出處有道難具論
叔父先歸動高興殷勤爲我開三徑待我秋風歸去來
同穿霞竇披雲磴我攜童僕岍山邱種出杭稻釀薄酤
跪斟瓦爵起舞綵叔父爲勸吾翁醻吾翁吾母偕難老
偕榮並壽誥詞好幼弟二童漸長成捧榼洗觴供灑掃
先歌南陔後白華田園風景清且嘉物情世故不復道
人貌榮名何用嗟世間此樂能有幾草衣木食亦自美

叔父友愛況絕倫棠棣之華眞韡韡

孫知微壽星

倉揚孫太古畫格特疏野寫此壽星圖奇趣不可量南
極精光突照眼東華英色耿難狀形貌高淩日月委衣
裳雅稱仙眞行高蹤縹緲氣如生遺韻悠揚神獨王孫
生孫生天機暢不茹婦食喜清涼舐筆和墨入爭向擅
場妙法信哲匠嗚呼此圖數百年何得哇眇猶無恙我
聞孫生尤工宓羲像斯文鼻祖萬古空懷仰安得更見
慰我色惆悵高歌青天披襟獨熙曠

送阮中江

揚侯爲令阮爲尉清平部夷懷且畏令也神明尉儒雅
垂簾橫琴共瀟灑參佐才賢賴其長尉令相得能相賞
尉令將行令親送春水春花繞離筵綬香袍色須耳陸
神仙風韻古梅福典判勾稽豈踽踽閒曹遠地雅自適
回首清平萬山礴雲孤晝靜遮華幕尉兮感恩懷投報
令兮念舊永爲好

石阡太守行

石阡太守吳樞季儒雅風流出羣類南面臨民將二年
政平訟理齊歸義一方夷獠快謳歌四境桑麻荷滋植
太守逍遙轉瘦生日羅諸士獨樹經猺猓無警春風滿

雞犬安居夜月明承篚既禮孫山甫折節仍延蔣叔英
蔣君蔣君亟趨命休嗟貧窘休辭病負笈擔簦自可行
裁詩琢句誰能並東家之後久參寥北斗以南正輝映
蟠鬱胸中萬斛奇好從知己話心期下車跪石情應苦
扣角單衣思轉悲請看滿眼簪纓客愛士親賢更屬誰

采葛篇

問君嘗膽何不苦宴安本腊毒盤豫作奴虜問君嘗膽
何若飴上山須縛虎入澤須斬螭葛之藥藥可作絲君
今采采自忘疲摻摻女手苦莫辭草皮之良胡棄爲至
物在邇非遠而杼軸儻可成服之遨以嬉豈但服之遨

以嬉且比錦繡段還將遺所思

四時懷遠曲

予從病歸日遠同志山川旣阻音訊亦稀見三百篇諸詩義關朋友詞託夫婦爰準子夜之古詞翻爲懷遠之淸出久要永矢舊脩不忘將寄天末故人庶以見志云耳

自別夫君杳莫攀歎音絡繹響聯環苦心黃蘗隨春長縱發枝條亦等閒等閒休羨開桃李素質朱顔同逝水爲誰離緖亂三層傷我幽懷隔千里

涼臺朝登駘蕩倚蘭池夜宿淸冷裏秉芳乘月採芙蓉

夜夜誰知得蓮子蓮子中間多苦心羞持房菂滿衣襟風吹不斷絲千尺得藕殷勤意更深

記得三春別五溪九秋風物已淒淒君心一似東流水終日滔滔不顧西西來鴻雁飛相亞萬木驚飇激中夜百歎身非金石姿寬憂釋恨從誰假

三尺冰堅鷺栗悲雪飄千里冱寒時我心耿耿如松柏不識君心更似誰君心莫向歲寒改七宿三星更何待時慘難令萬物歡枯槁徒然後時悔

喜睡謠

興至不讀書困來不飮酒翁目躺斛孤樹根世間萬事吾何有內化已與外化同涬冥大夢已與大覺同猥溢試問老夫一月二十九日睡何如他人一月二十九日醒

激水篇

君不見激水之流怒勢懸波濤直駛無漪漣又不見槁木之枝苔蘚侵槎枒倒插無繁陰魚龍不遊激水流君胡爲乎不與我好仇鳳鳥不棲槁木枝君胡爲乎不與我逶迤我若薄劣君莫嗔自惝原非履錯人若我忠信君幸憐蒼蠅污璧莫棄捐宋玉才人傷白雪調高莫使朱絃絶莊周達者笑皇華路難莫使志士嗟君有斧鉞

我惟持赤心君有毀譽我惟懷好音痛來不先搔癢去不再抑任君手足悉君臆譴我禮樂式我職

結交行

君不見隻絃難振韶濩音單絲不絇袞龍采少年結交海內英志氣凌雲久相待自從棄置歸山阿尺素經年不得過松茂柏悅轉淒惻琴借瑟合將奈何無端世態那能擬古來艮朋重知己寂寞誰憐白髮翁崢嶸只羨青雲士青雲白髮日繽紛五交三釁詎堪聞但使芳香不銷歇從敎蹤迹歎離羣

虎狼歎

我倚爾爲父誰知爾爲我虎我藉爾爲兄誰知爾爲我狠人犯虎狠戚虎狠方決怒爾有父兄情父兄忍嫉妬竭爾心思助彼寇仇天命各有極禍福盜爾由太公欲處殷衆憎其人惡其餘周公欲安殷衆田其田居其居我無可憎爾何見疏縱不念爾與我同苍復共春曷不思我與爾偕祖復並宗翻心覆腸雖世情反戈操刃莫自傾我聞魚龍滅藪澤竭又聞藪澤竭邋藕掘祇恐讐親親不讐坦腹談笑安步道周又恐親讐讐不親根株既霹斧斤相尋天爲葢地爲軫忠邪鑑戒各未泯日爲環月爲玦鬼神照臨紛可說辰六竟兮甲再週爾慮誠

深將何求甲六復兮歲更始我智誠淺且自俟積石鬼鬼河水湯湯鳳凰居止雲霞耿光天爲生瓊枝又爲生離珠璆琳玕琪信堪食網羅譏謗安足虞歎彼虎狠不如犬羊

見岳送藤枕

蓬蓽編門茅葢屋竹牀紙帳鋪邋條五尺布被聊可覆一緉兜鞵安所如感君贈我草藤枕重之不減氷蠶錦靜來歌玉正淸溫醉後眠雲獨安寢君不見仲尼當時百口憎飯蔬飲水枕曲肱但得居貧免驚辱白日羲皇心自足

鷄初鳴送少松入賀

鷄初鳴旭日生朱衣大夫長歌行黔之陽楚東疆騰驤首路臣馬良望上都行渡滹結綬曳珮紫微樞明堂新列鳳麟垂衣坐者稱聖人應昌期化九夷臣也拜舞樂無涯臣進躬韶濩張皇帝萬庥和且康勞而歸駟牡騑加地進律揚光輝舜敷文臣服勤卿雲四表燦氤氳臣爲儁東海隅願效涓滴同委輸播淸風磬折躬謙謙君子民攸崇臨高臺心徘徊擁旌開府能再來

洞庭圖歌

天開九派九江水匯澤奔濤洞庭涘誰人縮入片楮間

氣槩雄拔數千里高懸茆屋披光流氷壺蕩漾風颶颶翻愁排浪衝四壁五月對此如深秋憶昔遨遊遍湖楚岳陽樓上常容與北斗南箕互吐吞黃雲蒼靄時來去孤興稹紛不可支憑高望遠意俱遲江山未改題詩舊歲序空遺弔古悲九疑嶚嶕靑不斷虞皇播節仍零亂何處湘娥十二鬟生離遠別增長歎蘭茝含榮蕙若馨屈平餘韻轉淸泠懷沙憂憤歌難狀擧世誰人知獨醒跨鶴仙人眞綽約滄桑更變隨談謔恭老楸枰蟾魄低聲殘鐵笛梅花落自古神仙原渺茫忠臣聖帝同銷亡世間萬事復何有濯髮長嘯睎朝陽江湖年來異蹤迹

陰晴物景殊昕夕松暝酒香人已歸芝草瑤華幾同碧
閒居試展畫圖看結想前盟尚未寒赤豬迴涵天鏡闊
君山宛列錦屏丹乾坤一笑豪吟起徉狂好學鴟夷子
蹈海踰河本素懷貝斷扁舟入煙水不論古今不談元
惟與漁父相盤旋對月琴尊還在在浮空舟楫自年年
醉來儻夢鈞天奏有焱之頌吾何又大道可載吾與俱
無言心悅天機逗湖中巨蚌深夜遊展殼張帆光彩浮
莫教明珠自我得抱膝掀髯笑未休

重遊太岳返均陽坐滄浪精舍

自從拂袖歸故邱武當別去空凝眸今日重來尋舊盟

萬壑千峯盡開霽三月春風生蕙煙九光璚彩籠元天
曲阿危磴層層轉鳥語花香處處鮮層層處處舒高矚
積翠流丹鬱相望盤礴俄穿幽澗中扳援倏出澄霄上
揮手凌空路不迷祕圖載啟瑞氛齊松深時聽韶作
天閼驚看象緯低昔年遊此僅大槩茲遊細覽窮幽態
自憐奇勝偶多緣誰說江山眞有待一迴相見一迴新
安得樓岩同隱淪策杖褰衣仍下岳白鶴蒼猿俱惱人
侍中文雅留行旆滄浪精舍開高會九疊芙蓉指顧閒
五城樓閣盤姍外臨風脈脈轉含情倚檻覩瀾萬木平
莫論濯纓兼濯足只須逃世與逃名

家居秋懷六首

江山回首情何極一望郊原慘顏色晚日昏黃隱隱邨
秋風零落叢叢棘戍鼓黔南不斷鳴三苗氛祲竟誰清
虞庭原自敷文德何事頻年不解兵
蚤辭京國事離披三殿煙銷滿目悲當宁已頒罪已詔
羣臣誰上責躬詩一時天意堪憂惴四海蒼生皆涕淚
徵財繡衣絡繹行採木使者聯翩至
暮雲天末飄飄起遙憶美人隔秋水耀彩翻憐妬羽毛
秉芳徒自懷蘭芷鳳沼龍顏日漸疏還思珥筆殿庭初
儘教愁極多詩草敢謂時清乏諫書

南夷歲歲接兵戈胡虜年來生聚多空月牛山沙上骨
合雲連陣海中波漁樵誰是安閒者調發中原疲士馬
宦況鄉情總不勝滿園風露瀟瀟下
聚散艱虞誰共語幽襟獨抱眞如許坐令白髮換新愁
乍見青山皆舊侶何物能令百感驚登樓豪氣未能平
風波世路危吾道雲雨交情見友生
馬首行看又欲東長吟北望對秋風拾遺祗爲憂時老
散騎誰知作賦工廊廟有人裨國計江湖生事還羇弊
霜寒木落感清商賓雁一聲復南逝

道吾山人讀書處三首

道吾山人讀書處瓊樹玉芝鸞鶴翥天高月明自來去
幽人風轉煙霞舉道吾山人讀書處抱元高臥忘天曙
醴露滋蘭滿幽署燕鶯淸晝星晨夜道吾山人讀書處

關塞曲十首

城南轉戰城北死關山月照春閨裏隴頭泣盡嗚嗚水
四月靑草八月雪交河水流層冰結元戎功名壯士血
頭曼兆徙無烽火長城祓邊盡遼左嗟哉斯高從中頗
金吾子弟寄名姓不出長安受賞慶戰卒陰山自殞命
折楊柳兮春女思寄征衣兮秋士悲落梅花兮歸何期
身無完衣腹無飯令嚴天凍格鬬囷朝廷歲例四百萬

數行寒雁一聲角陰火燐燐鬼遞哭戰場無人魂餗餗
莫愁覆師玉門域冠軍自來得氣力鉦鼓候迎賞功勅
身作健士誅賊究不向衞霍啟膂齒一身一死報天子
國家威靈將軍武莫問從軍樂與苦紫騮馬驕美人舞

述帝德二首見西域貢獅子作

馴犀拳騶不堪數大明有道格戎虜獅子雷音百獸舞
黃帝白澤東海傍神堯白虎高邱陽明時金猊來西羌

鞠歌行送陳羅江還海南

近幸食桃野人美魚喧窮達有命仕宦難爲言粵山朱
烏高棲無卑枝大江急流豈復能逶迴是非孰定辨別
拙與工皎皎肝膽陸地波濤風乍來今往拮据問鹿蕉
不爲禍逐雄飛何寂寥入猶蛇竇出則似雁行東山採
薇姽美潘茂名

堅白行

誰謂玉白皙草可使血誰謂玉堅礎石可使穿堅白在
我外來一何頗君子安常小人立易方

學孔精舍詩鈔卷二

學孔精舍詩鈔卷三

明淸平孫應鼇山甫撰

五言律

發懷化

半林開曉發香靄冒靑氛野色籠江日霜華滌浦雲五溪愁裏度三楚望中分客思方蕭索哀猿不忍聞

桃源夜泊

夜色有無裏孤舟四望通水開雲樹月蓬轉雪山風臥病待衾枕懷鄉驚雁鴻停橈一相問已近武陵東

秋興二首

胡馬秋來便長年劇羽書邊關愁正絕廊廟計何如山繞胡雲暗霜拖塞草疏幽陵雄要地今日帝王居

十日悄悄雨蕭蕭秋草明風塵誰采菲時序自殘英曉角家千里寒雲雁一聲碧雞山色遠凝眺不勝情

錢湖紹約遊圓通寺

幽居病獨侵選勝一登臨危閣盤霄塢層岩偃暮林萬家煙雨暗十里海雲深太華山頭月還同共豁襟

詠料絲燈

豔帳一燈懸光明耿四筵蕊珠金的皪英石翠騰騫蚌吐波流月龍銜燭照天花雲敷重麗欲賦玉靈篇

賦得雨霞晴曙

暝色初分靄朝光破曉寒翠微丹氣遶靑浦露英溥浥樹開新潤增輝耀遠瀾常因得起早宛在赤城看

悼弟應豸四首并引

應豸生庚子二月十一日初母宜人孕時夢鳳立左肩生之夕再如其夢先大夫夢文廟東哲火既生資質淸妙性靈敏達甫三週卽知嗜書漸長孝敬和謹言行動容卓有禮法蓋得之性成者壬子甫十三歲乃五月二十三日病熱六月七日死矣嗚呼父母生子二子與豸豸今棄予予將疇依假使豸得成立德業所詣或不可限豈修短前定乎抑門祚不能鍾也痛手足之戕殘悲枝輔之脆絕賦詩四章用紓哀悰

二老日衰白承顏爾共吾爾亡千古恨吾在一身孤閱悲初志風雲負壯圖不堪淵客淚索器泣明珠

蚤算亦何促池空春草疏屢年常苦病三歲已貪書積薄難鍾爾情深易慘予向來靈鳥夢曾是慶充閭

臨命呼兄母牽裾重可傷諸經初遍讀一見總稱良玉折殘鴻寶蘭摧散國香黃金難復化愁望海天長

肝臂今何化從茲隔九原藏舟空有限歸櫬豈堪言雨暗甘棠蔓雲迷落雁魂讀書堂宛在腸斷曉山猿

傳臚

禮士開三殿臚傳候曉過賢良超漢選詞賦陋唐科日
麗黃金榜風鳴白玉珂湛恩不可量惟聽奏雲和

寄禹山張公二首

昔覽禹山集公居漢魏閒名輝丹鳳徼宅近白龍山才
大八皆避機忘老更閒版松凌歲晚何日一躋扳
絕域傳風雅明時有隱淪張華眞博物杜甫是前身泊
艇煙波闊橫琴麋鹿親山阿渺難見遙想薜蘿春

送張西吳太史冊封江西

想到西江日王孫擁篲迎梁園堪授簡梓里暫懸旌文
擬春花燦行兼晝錦榮亦知芸閣吏去住有餘清

上元觀燈應制

元夕燈光麗春風發夜梅月隨華蓋轉珠綴火雲開淑
氣披瓊瑄祥煙滿露臺願言萬方樂長此得趨陪

秋祀諸陵

並命趨山殿淒其霜露濃羣公同肅薦萬禩盡朝宗龍
去思遺化松深識舊封迴瞻京邑近王氣鬱重重

朱時法寄春興詩依韻裁答

想見幽居地春來花不遲拔煙穿細箨吮露綴芳蕤濟
勝憐康樂含情憶惠施逍遙聊物外世事有前期

聚首三年外高談玉露繁忽憐分影雁忍作斷腸猿遊
覽牽詞賦風流入夢魂他時同結社來往百花邨

夢侍法從蹕陳民事覺後漫賦

五年居禁籞夢裏識天顏獨有孤忠念猶存一寐閒神
情眞太苦時事已多艱覺後空愁我虛慚玉筍班

送劉獻庵分教深州

文學漢更生傳經舊有名十年嗟契闊今日見呼嚶別
緒長煙繞羈愁素月明看君衡水去芹藻盡含榮

喜李雲壑至京賦懷五首

昨日如昔別童童且八年交情隔雲水世路足風煙形
變驅馳後心驚夢寐先淮陽一片月故向帝城圓

卻憶分符竹停車越水涯相思不可見幾欲折梅花詩
興虞臣柳仙舟勾漏砂知君清嘯發月色滿千家
故人今寂寞偶此復追隨劍合驚風雨觴行感歲時處
仲壺堪擊桓伊笛試吹平生各豪興相見忽相悲
聽說家居日兵戈事正繁戰雲橫海岸殺氣隱江邨何
計弭長冦無人樂故園一官聊避地語罷倍銷魂
契闊心知遠淹留職守荒君心自明聖國事正彷徨煉
石情何限懷山興已長拂龜幸一卜為我決行藏

欒城遇晴山二首

解逅欒城道終身交暫思風塵愁話舊天地幾相知倉
卒前亭約埛林浮客悲路難有如此離合定何期
路接天雄郡春風滿客程心偕嬿婉約人作頌歌聲黄
鳥方求友青山復送行何因一夕話總慰隔年情

眞定見陳近衡詩有憂時頗恨成名晚之句悵然
與懷近衡時謫官

朗誦河舟賦憐君憂世心成名良以晚興謗一何深感
鳳摧長翮賓鴻滯好音治田顏笑在懷想淚霑襟

河南道中述懷

旌旆孤軺發鶯花滿路繁青霄辭漢署白日下中原獻
納遂心事栖遲負主恩勞勞且行役出處總難言

博望亭

登高成小憩博望有佳亭雲疊長溪白山連遠樹青寒
城餘壁壘灝氣故凄清頗怪逢幽景偏令野興生

周洞岩招坐靜觀亭

宵分不盡興乘月敞幽襟曲沼浮虛白長松散遠陰時
危眞戀別語合即知音伐木相求切寧忘皓首心

鐘鼓洞

絕壁辰溪上人傳大酉岑山川此遺響天地本希音危
磴通虛谷懸崖綴石林偶然來擊拊驚起一龍吟

舟中

木葉瀟瀟下空江夜雨霏秋清雲影澹水闊雁聲微國
事日多難羈懷胡不歸坐憐白鷗鳥箇箇繞船飛

九江晤吳明卿

南楚龍頭士西清鳳閣臣一爲天路別三見柳條春宦
遠應懷主途危幸愛身近聞襟抱好知爾出風塵

開先寺驟雨

勝遊誰易得天意故難猜鳥鼓微風起虹驪驟雨來深
潭疑吸日飛瀑但聞雷總是澄鮮景應遲蒼翠開

柴桑

栗里紆徐道柴桑有故都風標今已遠松菊可猶存酒
豈當年癖名應後代尊折腰正愧爾俯仰欲傷魂

寄方奎山

自到新安郡羈懷近若何世途已如此長日但高歌天
地塵沙滿江湖風浪多宦窮應達命道勝肯焚和

天師煉臺

丹竈今猶在仙人竟不逢苺苔迷剩藥煙靄帶孤峯何
處尋天路凄然對古松思元自有賦長此託遺蹤

太平興國宮用王龍谿韻

詠眞元福地古逕已平蕪林隱雲光亂煙銷殿影孤仙

源何寂歷靈迹半虛無問坐觀元化吾今且喪吾

謁濂溪墓次羅念庵韻

地切名儒墓瞻依洽素襟水蘋成獨薦風葉自相吟廬
阜高何極潯江信幾深卜居鄰有道灑掃亦吾心

念庵公寄示近作

一函天上至瑤草寄幽襟古洞石蓮發遙知相對吟道
高名並重心隱迹俱深三歎應忘味非徒識雅音

沙河阻水過石佛寺

風雨何淩亂川原共渺茫勞歌憐倦轍小憩得禪房啜
茗僧分榻將鵷鶴上堂遙遙看彼岸吾欲借慈航

過翠岩僧院

仳別招提境風塵歎長年片心雲渡水半榻月窺泉清
籟依朝磬叢林澹晚煙浮生眞幻夢欲締住山緣

王杜陵連得二子口占述懷

聞君宜兩子健羨兩麒麟祥已鍾松岱生應及甫申詩
書堪累積骨相定清眞何日吾兼此逌然慰老親

問紀山疾

示病官衙靜翻增楚客情問奇思過宅把酒只聽鶯苦
思詩應富勞心政已成未須親藥裹澹漠見吾眞

紀山示近作

大雅能遺我悠然韶濩音愁霖何太劇懷友正難禁著
作看前輩英華滿上林章江傾蓋晚猶得慰初心

題鳴鶴軒二首

白鶴軒初敞青田宅更幽揚音何太遠鼓翼若爲留露
警鍾山夜風清秀水秋他年丹鼎熟好跨十州遊

舞鶴鳴何劇巢栖正爾宜豈緣詩客至端爲主人知月
色涼依竹松陰曲覆池清音眞不愧長共白雲期

送劉仁山榷稅回家

爲別匡山下重逢章水潯翩憐充國計不盡憫窮心曉
雨消清醞春風洽素襟因君懷响嘍爲我卜幽林

匡廬雲霽

巨阜迴蒼蒼明霞落黛光朝來一夜雪奇絕更難量色
界披銀海清都鎖石梁還應慧日出處處照迷方

同楊台峯遊衡岳

孤緣祝融頂萬轉會仙橋殘夜日初起空山雲亂飄潮
音何不斷天路若相邀莫惜來遊晚同心得共招

問朱射陂疾

亦是執珪客懷鄉愈不禁吏民歌已遂聖智疾何深素
講中黃術兼耽太古音恬愉能葆道嘯詠足娛心

寄余九臣二首

無論仙可見隱士亦難尋爲問辭官輿還同出世心階
移蒼蘚密屋寄白雲深滿目匡山色從多灌水吟
判及初醅熟懽逢三徑新憐予棲壑性對爾茹芝人處
谷神應勝深山道不貧詠眞容卜築願與德爲鄰

四月八日遊終南二首

萬壑翠娟娟憑高興灑然偶來逢浴佛不醉亦逃禪得
暖蜂喧樹開晴草宿煙藤蘿澄夜景月色淨諸天
千里山相屬岧嶤勢不分中條賓曉日太華閣晴雲幽
谷花香出遙空鳥語聞未須談捷徑歌嘯且同羣

望華嶽

十年西岳夢今上太淸家歷落天開貌冲融日載華望
移雲石亂與繞洞煙除童冠春風侶仙遊總列庥

坐青柯坪

曉散千峯色盤空獨往還樹滋煙影碧花迸露痕斑懸
瀑飛雄雨迴飈肅峻鬬本無婚嫁累何事不棲山

遊空同山

山隱栖眞窟宮餘問道名登臨空偃仰雲日半陰晴冰
壑奇花滿煙郊古木平何由尋地軸臺臺抱秋情

空同山招鶴

登山招古鶴抱膝嘯孤岑落落風塵色悠悠湖海心好
來萬里翮一振九臯音飲啄吾何慕同棲珠樹林

七月十五日同張滄崖遊淸涼寺

結隣當旣望壬戌正初秋偶作青蓮會渾疑赤壁遊蘭
侵霜氣薄樹雜野光浮自覺淸涼甚非關此地幽

寄楚侗四首

搴帷臨渭水憐我乍逢迎氣味應心賞襟期自目成冷
風看獨御高旆忽南征何處吳天月三江一水盈
三度歸寧日親闈壽域開衣分宮錦色酒漉內金杯具
慶偕難老長歌愧獨裁遙瞻楚雲外春滿洞庭隈
模範開佳士文章識鉅儒共傳鵬運海不異鳳棲梧化

首王畿重風還帝道俱栽培三載後桃李滿三都
王國獨騫騰文園亟見稱提攜何太劇慚愧若無憑世
路誰知已斯文願得朋倘因尊俎夜造膝話三乘

寄吳中丞

鼎山曾酹月錦里試爲霖借問栽花興能移鼓柑心光
分還憶劍音在不須琴隴蜀憐吾汝梅開思轉深

漢中歲暮書懷四首

荏苒年光遁瞻雲思若何六身形影在萬里信音過兒
女看人大風塵入鬢多酒杯同淚寫椒柏祇悲歌
爲客瞻天末驚心忽漢南山川人共遠時序我何堪岸

柳青將發郇梅凍尙含故園滋味友猶憶昔清談
四十年俄及蹉跎百感侵古今空入夢山水亦知音望
岳張衡賦懷鄉莊舄吟不應逢歲晚悽斷索羣心
漢水春仍滿三秦遂薄遊鑄人驚後畏推轂愧前修草
色侵塘遍鶯聲伐木稠含情逐萍梗隨意坐銷憂

韓雨亭再邀過金勝寺

高懷何袞袞秉燭過雙林欲盡探春興翻生出世心梵
音清籟發曇影夜光沈莫更斟杯酒逃禪醉已深

試士商州藩臬諸公餞飲郊亭

上洛復于邁寵行勞鉅公芝蘭滿高座襟帶盡春風佳

節且祓禊浮生眞轉蓬計歸花信晚還醉綠陰叢

送雷橫泉二首

聲名二十載今日遽言歸離緒當春晚行蹤與世違崎
嶇原末路馥郁有初衣章水連彭蠡憑君選釣磯
歸田休歎惋瓊樹似諸郎濁酒疇官道輕車返故鄉邑
存耆舊社家近水雲莊課讀情何倦題詩興自長

褒城

地轉褒斜谷天雄楚蜀關輕雲千壑暝落日萬峯斑農
隙各鼓腹客行多苦顏曙雞待明發棧閣任躋攀

棧道

棧閣八百里雲山千萬重行遊暮冬候草木轉豐茸茅
屋隱郇落遙林蹊絕蹤冷然元水興楚楚拂寒松

說經臺

道德遺經處天開第一山洞幽雲自適林爽鶴同閒懷
古空凝目沽名獨强顏盍知微妙理不在有無閒

病

隱几款歸慮凄兮悲積痾宦情何[illegible]世事足悲歌不
寐蛩吟夕貪看星渡河浮雲倘可借送我故山阿

再病

退伏[illegible]庭中居然一病翁誰能捐雜佩獨自感秋蓬處

幌填新帙寒花滿故叢從來離垢好老氏重知雄

病中聞虜寇京師三首

世難有如此病懷其奈何至尊憂定劇諸將捷誰多詎
恃金城險能令鐵騎過莫須三北後猶奏凱旋歌
節鉞須名帥邊關滿健兒論功終有日報國此何時臺
諫齊封事倉忙競慮危祗疑露布喜未及失亡悲
一紀紆籌策防危只晏然淒涼庚戌事歎息祖宗年三
輔皆要害諸陵況接聯孤懷惟痛哭此日仗皇天

別見送諸大夫二首

嚴駕出秦郊離筵盛擁旄夷猶寒日短慘慄朔風高握

手意無盡贈刀情正豪明堂列周鼎何幸忝同袍
樂盡濯露仙人如列厤願分三徑地鋤月種梅花

寄懷鑑川王司馬四首

苦憶離君日淒凉灞滻西楚雲千片繞秦樹萬行低歲
月心空切關山夢總迷偏憐同氣味蹤迹更難齊
殊錫膺中衮奇功縛左賢風雲開八陣種牧滿三邊心
折全軍後忠殫奏凱先看君扶社稷白髮照凌煙
病劇恰抽身歸能慰老親時因學農圃聊得助饑貧山
徑牛羊夕江城草木春惟餘懷友意吟望每傷神

天上傳芳訊秋齋氣色開籌邊多暇日作賦見雄才承
寵新厤檢論文舊酒杯山中白雲滿持贈獨裵徊

寄答張助甫兼訊乃弟四首

新句皆佳句元方與季方塤箎今正叶鴻雁儼成行餘
彩分淮曲英標擅汝陽池塘春欲草風雨夜同牀
問爾新茶苦堂前失二尊蓼莪應盡廢薤露尙堪言古
木秋風切寒花暮雨繁好光詩禮訓莫負杍機恩
雲林成草閣恨未與君同離夢曾諳路豪吟欲御風抽
思同極外高步古人中不朽眞何事吾生各有終
才名時輩在大雅伫君先讒妬尋常事低同二十年青

山隨笑傲白壁愼周旋知已艱難盡悲歌明月篇

太和宮

天柱開金闕虹梁綴玉墀勢雄中漢表氣渾太初時日
月低雙壁神靈肅萬儀名山遊歷遍誰似此山奇

感懷八首

疏狂應罷免蹤迹自江湖老去空迷野歸來尙畏途神
奇誰復化牛馬任相呼獨喜無增益翛然只故吾
一笑憐生計千憂感歲年世情從貝錦心事可靑天削
迹盜藏蹙資貧但力田時因翻綵服轉覺與蹁躚
短衣懷聖世長夜發悲歌今古還如此此賢豪獨奈何市

城遊猛虎鴻雁擢高羅誰和將歸操從吾樂且多
時光催過翼愁病强登臺舊業仍寥廓浮雲自去來知
希憐我貴用拙任人猜振古悲黃裏何須歎七哀
元髮臨秋變聊歌送遠遊身全隨按劍道廢且乘桴士
論原無據吾生行已休文章如有待花鳥莫深愁
妍媸眞孰定心迹詎相違昭氏成爲毀封人是卽非貴
金交後淡白雪和來稀懷抱同誰盡鬪尊賦式微
天高難可問歲晚獨愁吾忠佞關昭代行藏愧腐儒懷
人還起舞避地正踟躕鄭尹今何在將因卜所趨
四愁銷野思九辨散秋聲虞夏逢生遠詩書拭眼明關

心防世路隨事見人情好溯滄浪水臨流自濯纓

與見岳夜坐二首

充虛堪脫粟甘分合羨魚自笑支離甚誰容禮法疏有朋頻慰藉無地可樵漁羨爾忘身世因之一起予

相期千古意相對百年身老醜猶防妬嶮巇獨避人鄉愁隨漏轉交態逐時新海上任公子還同理釣綸

訪五山勝壽禪林

空城存古寺寂寞已無僧獨有橫經客時分供佛燈淡雲盤老桂寒日隱荒藤斟酌談時事相看百感增

送陳敬亭

一封身已退四海德爲鄰世事惟揮麈官階自積薪春光堪作伴歸計不憂貧轉盼湖山遠風煙阻越津

坐敬所樂壽亭

偕來同和友東郭更招尋晝靜林音妙天澄野徑深漁樵投舊侶山水稱閒心涉趣從適軸雅宜揮素琴

宿李伯貞百笋莊三首

長林同出入秋色起山阿織日懸飛雨繰雲倒亂禾邨酩能引醉蠻語自成歌信是居夷好渾龐更孰過

野屋全依石幽扃半掩山出郊期信宿對客破心顏高樹夕煙外亂禽秋渚閒自然清晏足城市不思還

茆廬依杭篁對榻見清眞白谷應容我青山不負人柴桑穿窈窕戶牖出星辰禾黍登場近爲農自愛貧

十三夜月

向夕依華月巡簷挹遠嵐氣隨秋共爽明與魄相涵銀漢漂金鏡冰娥逗玉驂自慚松桂影短髮不勝簪

十四夜月

秋期何歷落月色正分明身世憐初度光輝喜乍盈每因醻勝節翻自愧虛生觴豆供親宴陔蘭不願名

十五夜月

桂魄臨秋半瓜盤入座初郎看蟾宛轉休問海盈虛影

結珠胎滿泉生玉樂疏獨茲三五夜懷抱更躊躇

十六夜月

露下已云夕明生亦未遲正堪千里共誰限一分虧丹鶴瓢仍滿金柑樹盡垂霓裳吾和就此曲少人知

十七夜月

甲漏浮銀箭纖阿久玉弦魄當初減後光勝未虧前星宿澄遙夕風煙換昔年謝莊誰共賦篁韻轉淒然

送馮緯川歸壽母二首

歸獻慈幃壽恩當寵命新蓂堦滋雨露薇省煥星辰■引千年酒暉延寸草春膝前看舞綵的的玉麒麟

月山藏斗春風水到渠大名俱不用盜計屢空如
孰是晳潛夫暢然歸舊都潭光涵色象山氣藹虛無境
勝冥心燭思元徇道樞巢由吾自計今世正黃虞
曙色判初霽嵐煙一曬齊案存周易注家有太常妻雲
起泉爭湧花開鳥亂啼漁人任來往不作武陵迷
丹榮蒸渫雨青浦孕靈荄選石攤奇服看山入素懷冷
泠遊淡漠兀兀外形骸漫羨乾坤裏常羊未有涯
何物堪嗟若斯邱信樂哉潮通銀漢轉山簇玉蓮開談
笑雙吟巷登臨一酒杯不教迷路遠頭白始歸來
玅筌冥契久即事道吾眞靈谷天光滿虛堂夜氣新北

山羅水竹南極挺星辰好是安耕鑿長爲盤壤民
藏書都賣盡買斷一溪雲天籟依林發漁歌隔岸聞金
芝滋爛漫瑤草茁繽紛日日臨川上觀瀾到夕曛
依約煙霞境風光擬鹿門聊因娛水石自可長兒孫白
雲詞誰和青山道自尊天遊忻遠韻涉趣復何言
誰說欲歸難櫹槮轉自安遠沙多落雁幽谷獨滋蘭談
道思吹劍凝神學累丸翠氛時縹緲觸類是檀欒
皐壤欣初志塵埃避素顏風盤元鶴舞雨護白龍遷伐
木雙峯頂投竿九曲灣本無經世略自合早棲山
非爲學神仙微悰本淡然特逢虛豁地如住洪濛天早
省覲牽朱紱封貤照紫旒軀龍元瑞世節操久承家寶
婺明星漢瑤池散曷霞北堂春正永努力樹勛華

喜接明卿

別久憐愁斷名高想德馨輸心頭欲白對面眼全青樂
府迴風雅儒林重典刑看君振文教多士待傳經

新法

秋心正無那曠野盡層陰田里悲新法朋儔惜舊簪人
煙三戶少偃仰一毛侵嫋嫋滋繁慮端居歎陸沈

平旦草堂詠懷三十首

末路謝世事託心栖混濛我遊慚方內彼是得環中卓

爾三邱地蕭然一畝宮從茲遂高蹈清興復何窮
中野霞千片前峯翠萬重分襟披小草結屋藉高松嬾
止儲新釀貧惟具宿舂郵居無外戶一任白雲封
青山淹病骨白袷瑩澄江樅檜三千本鳧鷗數百雙深
期還北郭閒夢只南窗落魄誰同我千憂付酒缸
榮華非不羨達士重知時老去桑榆景生來麋鹿姿幽
居無偪側大道有希夷質樸吾家事安翔■■宜
瀏灑天風起高歌落翠微山川散雲日物色盡光輝郵
醴同仙醴初衣即布衣丈夫千古志誰復慕雄飛
聽性由天鬻湑心愛穴居物情隨詰曲時運且盈虛夜

晩成圭華絃歌足歲年山莊圖不盡安得李龍眠
往事如昨夢世途殊飄搖寒熱遞相苦歡怨安可調旣
得反醋素且足辭喧羶肉味久不識何能一聞韶
疏放甘違俗安能復解嘲淸風還綺夏晩節自衡茅道
喪爭蝸國身輕躡鳥巢最憐山似卦瞻玩總羲爻
道德一何懼山林未足勞身宜隨地隱名眞向人高造
化憐蟲臂雲霄識鳳毛曠懷千萬斛時復寄詩騷
同也簞瓢樂參乎金石歌斯人不可見吾道欲如何韶
景東隅晩英才後輩多將無自補綴隨分葆天和
及肩牆已築交臂樹初遮我道悲如是人言安足嗟天

發千澗月風灑萬山霞一笑無何有瀟瀟處士家
西灝秋將半中天月未央同心眞久別大壑永相望誰
和金石響獨持蘭桂芳遠遊那可遂濯髮待晞暘
莞爾歌中谷悠然坐太淸芬氳都蕩滌耳目儵空明漁
父思逃姓庖丁悟養生從誰證奇璞洒濯陋南榮
盜不濯冠冕豈能臨濁涇蕭艾覆荃芷終難靈德馨顯
晦各有適中和古所經非無璠璵美行矣珍性靈
偶入寬閒野時招淸素明夢醒無足辨風浴自相乘猿
鶴時將引煙雲共寢興興來臨淨几何意榻黃庭
野趣諧澄景幽期洽道心長林森夏氣積水闇春陰樵

牧山相近蓬蒿徑轉深未須憐閴甚滿目盡知音
乍可開三徑將因緩五遊鳥穿煙翠落魚躍藻丹流皎
潔成妍美淸泠慰好修孰哉陶謝手賦此小壺邱
高致傳三世新篇愧二南鳩桑惟任拙蠹蓼不從甘野
色披寥廓波容雜蔚藍雖無軒冕樂隨地有奇探
雪意陡廉纖迴風氣轉嚴遠天齊布玉大地莽生鹽臥
擁袁安被吟巡杜甫簷晩晴淸絶景黛色萬山尖
酒未傾三雅書應廢百函支離從挫辮跧伏自巉巖遠
瀑飛虹帶平林掛石帆時能供菽水遶膝舞春衫

餘仙寺見鄒穎泉詩懷賦

凌緬出遙岑淒然坐夕陰搖檐多麗句傾蓋幾同心萬
壑寒雲矗千郵秋樹深更堪鴻雁下求侶有遺音

於信夫約余餘仙洞天余至信夫未至懷賦

埀野迂禪逕臨江敞洞扉相期三月久獨到寸心違霜
葉翻秋色煙波瀉夕暉出山非我願行矣欲言歸

五言排律

擬獻聖壽無疆詞

誕聖開佳節稱觴進海籌斗樞光電繞華渚彩虹流懋
扆張黃道龍旂映紫旒帝圖天並永王氣日爭浮元德
通三極湛恩洽九州詞臣齊獻頌願祝萬千秋

西苑觀穫應制

帝籍收禾日親承法駕旋百夫初輟耦七月正鳴蟬聖念欣時熟農功喜歲鐲翠華迎露潤黃穎飫霜圓省斂應施惠修嘗擬薦先小臣叨侍從稽首永豐年

同凌洋山陳海渠馮養白泛舟章江

偶坐江中櫂眞同象外遊萍蓬還此地雲物已初秋澹月山光合清波水氣收放歌非庾亮乘興亦王猷岸曲通漁火沙長隱釣舟豈緣牽簿領應共惜風流五老渾如見三■不可求滄浪有眞趣回首愧輕鷗

送姜蒙泉兵備淮揚

分閫淮揚地新兼節制尊旌旗開遠道弓劍擁高軒銅虎占儒略朱衣識主恩氣雄同海壯令出共雷奔卻憶當年事堪憐戰鬬繁供支無處所離亂幾人存天地悲蕭瑟風雲藉吐吞地形元險隘國計有耕屯陵寢衣冠域京都鎖鑰門看君勤鍾鼎別意滿清樽

送蔡白石巡撫河南

青霄持繡斧恩詔紫麻宣寄託同周召經營有瀾瀛清芬三紀重妙略萬民懸見說中朝傑盛論異代賢乘時思報主玩復每探元文著新書富名隨大雅傳神龍元變化祥鳳任騰騫想到嵩邱地應瞻只尺天人猶歌出牧官已似登仙巧屬經綸手威專節制權采詩情自得問俗意翻憐賦役嵩萊盡儀型郡國先遠猷中土外嘉績古人前魏北閒枹鼓河陰美稻田當樓明月滿載路惠風牽將相茲行矣禖期只燕然追歡淹使節勸別敞離筵下走慚吹劍周旋幸執鞭折枝瓊作佩解襦錦爲緣此擢關宗社相親忽歲年祇疑霄漢隔徒訝路歧偏立馬雲依水遵途雨在煙何因通慰藉夜夜望臺躔

草堂寄

渼陂蕭瑟甚復作草堂遊夕磬聲未落初林景更幽白雲蒼徑繞紫閣瑞煙收峰挺元圭秀川明麗錦稠滿堂

千畝竹一夜萬山秋興逸常隨喜官閒得自由譯經憐往昔禮佛暫遲留不寐看孤月多情戀一邱誰言世界遠天地本虛舟

覽周五津峨山障子并賦

震旦第一山來茲渺莫扳因看圖畫裏加到翠微間五氣朝光變千燈夜影斑同橋漂崒嵂谿澗竦潺湲江漢同分秀華嵩孰可班星辰平地仄風雨半天還靜挹空香影清流石髓顏遐標雄福宇逸韻締靈關賦有輿公麗情原子晉閒婆娑寄沖氣並欲隘區寰

邵臺山寄碧雲洞賦到輒與遠懷

早罷荊門鎮言尋石戶耕風塵閒老眼邱壑澹秋情忽枉騷人札深懷勝地盟洞泉開僻壤詞賦振韶談一逕層林入千岩曲竇平軒窗含宿潤箭括引新晴雲影羅青壁霞標帶赤城龍蟠潭隱隱猿嘯谷錚錚五題俱稱美千奇不辨名鬼神留斧鑿造化見生成日淨沈朝彩天澄起夜聲蔚藍盤島嶼花鳥映空明信矣遺塵世悠然薄太清會心思得象閱世欲餐英何日褰裳去同君策杖行鈞元紓雅況發興出高評獨往探牛斗相知洽弟兄斯遊如可遂豈羨接蓬瀛

六言律

太元亭

十年五度歸覲今日獨際令春紅雪翻堦風韻翠陰出雨精神吾翁哦盼自喜有弟扶杖相親筍韭時時選具况偕壽母宜人

瑞虹橋

夜影月空萬壑瑞虹橋左披襟水石下深上藹風籟殊竅異音喈焉機象外朗偲乎神理內沈愧我濟川舟楫愧茲伐木山林

牡丹砌

小園魏紫初放一本五十二花瑞色盡誇此種春光更數誰家嬝嬝相媚日永亭亭獨立風斜𩇢殺千年舊事山舟驚詫變葩

君子亭

願結幽人雅會稍栖君子新亭魯叟貧素自立孔湄農田可經物意花香鳥語詩懷雲白山青異日遍遊五岳著書老此柴扃

所翁畫龍

神龍世目難及驚見陳生妙紈九似蜿蜒筆力三亭升降羽翰雷霆氣勢發響湖海波濤壯觀可比吳興曹手濟時■■瀰漫

於夢元惠我好音悵然興懷二首

秋氣悲哉自苦離悰渺矣難禁蒹葭歷亂愁眼鴻雁淒涼遠音精微欲爛金石意氣橫出古今夢裏談元何事非君之故誰心

良辰永感知己艱路正悲苦寒結伴光塵不見勞心展轉長歎澠淄莫亂妙察華萼尚想交歡我情想於無盡來日何當大難

歸來有懷經筵一時同事諸公馬乾庵汪遠峯林璧東申瑤泉王荊石陳對溪何震川許海岳張洪陽余谷山十君子輒成短咏

滄洲此日懷及玉殿當年奏經羣籍紛披聖理十臣薛約國楨星辰光護蒼極劍珮聲鏘紫冥好見同心翊主太平老我躬耕

學孔精舍詩鈔卷三

學孔精舍詩鈔卷四

明清平孫應鼇山甫撰

七言律

謁昭烈祠

昭烈曾為新野牧到今祠祀尚相仍三分遂使雄圖盡百折能令壯氣增相有孔明星既殞運非光武業難興我來瞻禮思流涕雲日沈迷暮靄凝

觀楚人競舟作此弔屈原

競渡仍憐楚俗存香蘭芳芷滿江繁美人窈窕空相憶公子懷思未敢言水石可消千載恨詩騷難弔九歌魂

懷忠畢竟誰為報今古浮雲一任翻

憶安鄉令李孟博

落葉流蘋牽夢思別離猶憶昨年悲有時雲物吟孤嶼何處山川共屈巵飛舄正須霄漢上鳴琴一在芷蘭涯洞庭東接秦淮水知爾曾題去國詩

平溪高指揮請登懶崖

平溪岸頭江水迴高閣憑虛結伴來鄉思暗隨秋色老旅懷重向故人開風淒落木催寒切雲破驚鴻逐侶哀一覽西南邊徼地鐵橋銅柱仗雄才

九日舟次芷水

木落洞庭秋始波孤舟明月影長河只今千里懷鄉遠
獨是重陽向楚過黃菊嶺阿芳露綴白鷗沙畔野煙和
杯寒竹葉蕭蕭夜自採香蘋詠九歌

送鄧春塘守新化

初沾恩命綰銀青五馬驅馳照使星把袂正憐新舍軷
驪征郤憶舊揚舲春風雅什能頻寄夜月夷歌自可聽
祗恐鄧侯留不得冊書盤鳳下彤庭

送松溪先生南行二首

暫離蓬島下春宮名與當年謫宦同祖席東都殊藹藹
征帆西路轉沖沖賜環恩在時非遠戀闕情深夢易通
回首金陵舊遊地應憐世路似飄蓬

禁垣春日罷朝天無奈從公瀨水邊道在自憐臣節苦
分深奚但別情牽皇恩得許仍南去時論同歸望北旋
渺渺旅遊隨轉棹融風華月自依然

送王會沙歸長沙

早年載筆入文光乞得君恩臥草堂涼氣開秋蘇病骨
新亭張樂緩離腸題詩岣嶁凌千壑拾佩湘潭紉眾芳
此去桂叢聊偃蹇清陰華月正相望

送張文江任興化

薰風裊裊行舟遠遂轉三江接廣陵此去山川眞引重

同來政績已知能神明東哲人爭頌彊直朱暉眾所憑
獨是與君情更倍愁雲別鶴况難勝

同翰林諸寮院內觀紅蓮次黃泰泉韻四首

瀛洲亭畔勝遊多六月蓮開雨乍過疊疊露珠浮翠蓋
翩翩霞綺拂金河風流迥在蓬萊島灌溉元通太液波
愛惜芳華意無限美人持贈欲如何

方池近接帝城東菡萏標霞別樣紅嬝娜自憐瓊島上
品流況是玉堂中尊開北海看周錦絃播南薰引舜風
喜有同心得同賞采芳欲獻建章宮

賞花日日坐丹邱欲著浮槎趁穩流高韻正諧詞翰客
清香偏繞鳳凰樓鳥銜煙渚溪光落雲起晴堤野色浮
何必太華看玉井孤英素質總宜秋

禁林清切玉為堂的皪芙蓉泛水光忽有九苞輝鳳彩
恍加雙闕舞霓裳月明雲沼低迴影風靜煙波暗發香
相對深惟幽意愜滿庭松靄不勝涼

寄答友人

少年射策魁東省半豹才名愧未成詎謂風雲宜勁翮
翻憐蹤迹似飄萍楚山駐馬悲長劍漢水臨流濯短纓
回首只今曾感慨興來因憶舊同盟

送任冽泉宰廬山任谷賜倅撫州

西南秀士稱連璧早向明庭其乞官郡邑分符家慶滿
郊原鳴轡別情難金川風過波瀾靜蜀水春回雨露溥
莫以姜衾分兩地青冥終許接鵷鸞

巡撫上蘭鳴仲

京國緇塵染素衣偶乘公暇出郊畿花飛忽訝春都盡
雨過仍憐麥尚稀礙日青林渾隱隱翻風黃鳥自輝輝
投車好共題詩侶下榻陳蕃願不違

送白沙郵往貢陽

廣陵才子舊知名乍見翻憐別夢驚酒畔莫愁同索笑
路歧煙樹總含情朝廷此日須良令燕趙當年有頌聲

想到汝南官界靜桑枝麥穗野雲平

王杜陵約遊城外

一官盡作愁中過六月初爲郭外行暫假霜威同慰藉
偶看山色若平生雨收殘暑吹風濟林隱幽蹊起霧輕
強飲細詢匡世略知君同有補天情

登大毘盧閣

招提淨境樹千章一上珍樓自引涼危棟慈雲光杳靄
虛簷晴日影青蒼縱觀惟羨維三輔多難翻憐滿四方
世事宦情悲獨溉暫從幽暇禮空王

志懷四首

窮陰萬里閟春輝偃仰翻然念式微大廈柱楮應有託
高堂几杖獨相依匡衡經術愁誰用汲黯風流願已違
心事難從詹尹卜鄉園曾是闢荊扉
九重明聖有羲軒下詔弭災求直言願得祝釐通造化
蚤令降福滿乾坤憂心祿食悲時序在眼瘡痍入夢魂
誰謂瑣闈華要地盡如猿鶴戀山樊
干戈滿地遠秋色久爲寒心感右軍雨雪衝關烽轉劇
樓船橫海捷空聞諸公廊廟安危在二祖江山創造勤
我已迂儒慚黼黻請纓誰更掃塵氛
惆悵泬寥私自憐深憂未敢向人前許身稷契眞悲我

濟世黃虞獨仗天好待太平迴坱苂從教去住任機緣
韋鋌叙志元同調慚愧蒙恩只歎年

咏榴

予庭前有千葉榴一株繁花既謝數實漸垂露霜飫
滿朱顆碩美凡花千葉者多不實卽實亦不成果覽
茲嘉樹心頗異之

石榴庭外綴芳黏花後仍看碩果垂信有千重開爛漫
不妨聯蒂挺瓌奇初霜漸斂光珠迸滿露潛滋碧玉披
安德曾誇多士兆高枝相對意俱遲

送張少源兩淮巡鹽

漳浦耆麟護紫煙身從詞苑早騰騫獨持綱紀蘭臺上
忽擁旌旗泗水邊倚肸老謀元自許東南新賦轉堪憐
皂囊封事含霜入翹首聲名赤漢懸

送蔣毅所按南

天上初分鵷鷺行遠持繡斧下江鄉高標獨映青驄馬
麗藻留輝白玉堂路入桂林翻彩服風廻淮甸肅秋霜
欲知瑣闥相思夢梧竹煙消月到牀

奉旨閱視京營將士

十萬分戎下禁鑾近臣銜命閱材官煙開細柳旌旗整
霜肅前茅甲仗寒此日龍韜誰上策古來麟閣本雄觀

紛紛南北飛兵檄感激休言報主難

同鄉士夫餞別

同鄉冠蓋正依稀春色相看又遠違青柳不堪官道折
綵衣惟得故園歸五雲廻首澄霄遠三楚驅車去路微
把袂淒其分手後果然告別[illegible]音徵

將至彰德簡張竹亭

石渠一別更參商滿眼交游忽老蒼鄴下近傳渠椀賦
臺中曾作繡衣郎豔歌念我何嘗樂遊夜思君不敢忘
遠道他鄉重會面計程明日下河陽

渡河

春風三月渡河水夾岸楊柳生暖煙中流浩渺有舟楫
長路驅馳空歲年南北兩都地勢迴波濤萬里天漢懸
乘槎寄遠昔所羨安得一上崑崙顛

簡謝四溟

詩名常憶謝元暉鄴下相期願不違五岳佳題應爛漫
四溟高翮任翻飛從來志士難逢世獨羨閒情早識微
故山筋力須強健定有新篇賦息機

汀洲

汀洲歷歷戍更殘煙雨冥冥入夜寒坐對清江憐往迹
與誰濁酒罄餘歡蓬心猶在思三益機事難忘愧一官

回首鄉園隔湖楚白雲時復向南看

太岳張公爲余談衡山之勝因示登遊諸作

見說高峰迴不羣游仙特禮祝融君遠從千里遊湘浦
獨立孤峰辨禹文紫蓋瓊雲時縹緲朱陵瑤草正氛氳
詩篇一一思元興何得相隨坐日曛

安仁冬夜志懷

羈懷冬緒夜如何窅窅離憂獨抱痾瓠落世途惟感慨
觗羊吾道已蹉跎鄉山舊業蕭條甚天地新愁戰伐多
振樹長風驚不定夢魂遥夕隔煙蘿

同方雙江張水東夜坐東林寺

雙林何意成三嘯今日芳遊亦古人野雪寒衡山影破岸梅高映月華新禪心法界元俱幻酒醆爐薰且共親最勝天池看不遠相將明發陟嶙峋

天池

廬岳登臨天正晴壺天孤秀一尋盟倜然逸駕神靈境倬彼前修曠達情煙淨九江開夜色月明千壑散風聲竹林遺迹今何在時有曇花舞雪瑛

白鹿洞

匡山遊覽意不盡挾翼飛下五老峰巖壑纍纍漱瓊玉穹窿嶽嶽開芙蓉洞中鹿去草花合林外鶴鳴煙霧濃學道采眞本吾志興來直欲凌喬松

棲賢橋

雨霞變幻少定色掃石共坐巖溪頭鐵舡紫霄峰獨秀金井玉淵山更幽巾裘隨意郭文舉獵釣無心翟祖休采采仙源有靈藥得之還贈同心儔

訪仙亭

訪仙亭畔野雲深幻蹟曾傳古竹林靈嶽御碑常照耀祗園寶樹只蕭森尋巖忽動棲巖興住世其如出世心兀坐觀空移晩日獨憐山水似知音

歸宗寺尋逸少墨池

兩晉逸士特矯出風流無那王羲之蘭亭已張籠鵝迹紺園復傳洗墨池游雲驚龍不可見疏竹亂萍空所思自緣山水偶同好徙倚長林西日遲

演法觀

飛昇臺上放歌聲頫眺其如物外情四照煙霞花並發百層泉澗月齊明獨憐遠道能乘興誰向深林學隱名望鶴不歸秋欲老坐看巖際晩雲生

上淸宮

看山兼作訪眞行望斗乘風到上淸白日不驚吞易夢元都還聽步虛聲銀河露冷仙壇靜玉洞花香寶篆輕莫問當年生羽翼只須方外學逃名

出龍虎山

端正月光雲縹緲淸泠風影竹交加從來獨玩人間世此別應懷太上家或隱或仙靈迹遠在阬在谷晩煙賒幽禽亂語如相送轉眷紛紛滿路花

楊源山聞予遊龍虎有詩來贈倚韻和答且訂弋陽龜峰之約

雲嶠遊仙生野心傲賓何意突相尋百年夢入名山境一札詩傳太古音別有中流通絶嶰只持懷抱對長林龜峰入望聞多美曳屣同君嘯碧岑

信州望靈山偶覽海岳從遊稿因懷蔣丈

高人詩賦掇雲霞海岳從遊興不賒路近諸天邀玉女月明千里渡香花憑誰爲買狆霄鶴將我同浮上漢槎指點靈山看不遠登臨無伴日西斜

同趙南庵謁滌溪祠次陽明韻

溢溪對眼照還眞綠草離離映葛巾共爾後遊尋聖軌啟予先覺是天民滿庭風月應無盡千古心知合有神泣路昔曾悲白首採芳今得薦清蘋

會秋榜山

輕舸東下水雲鄉望裏沅陵正渺茫旅客心期齊九詠

故人名價美三湘清風江霧開林暝明月煙汀散野涼莫話五溪蕭瑟甚相逢且共酌天漿

九日飲梁鳴泉宅見鳴泉渦查疏稿行邊諸詩感作

天長路遠歡相迎白酒黃花何限情鴟鸞別後結交盡塵土年來悲感生塞下諸詩可杜甫■■兩疏敵匡衡聯牀燈火夜深夢風葉稜稜魂易驚

坐朋來亭懷王敬所次韻二首

喬岳新碑外史名文章相對有餘清懷茲蘿薜投幽賞及爾巉巖結靜盟歌罷雅音眞寡和夢殘天籟自相鳴

買山倘許巢由隱讀易同探損益情

欲向茲峰蚤卜鄰開花鳴鳥八千春采眞常想寬閒野適志應歸磊落人天地松檀非骨肉聖賢磨涅豈緇磷巴園橘裏還如夢姑射山中信有身

登祝融峰是夜夢白沙先生

靈轍到來山作主層霄飛上我乘風諸方勝槩同心賞千古高民有夢通天柱泉聲吟不盡江門月色照還空超全俊逸輝南斗隔是當年寤寐中

遊方廣

方廣瀠洄鳥道攢蓮花洞裏祕奇觀先賢曾設春風榻

佳句猶懸白雪壇正學千年昭日月斯文萬里聚衣冠堂開嘉會瞻依在翹首清光北斗寒

喜雨

滿空佳雨落不盡朝來華山生片雲天地之詩何靄靄民物有命皆欣欣麥苗霽亂忽競秀林花參差齊吐芬誰言散吏竟無補遙運均休情更殷

寄喬三石

觀察何年拂袖歸逸民高節古今稀著書函谷遺風在賣藥長安生事微三楚香蘭猶雨露五台霞術日芳菲逍遙我亦逃名侶肯許衡門酒共揮

謁西岳廟

懷仙先叩總仙宮白帝威靈秩祀崇藏馬漢皇無故迹
省方虞帝有遺風生涯欲藉巉巖老世事空憐戰鬭叢
爲乞神功廣恩澤西方屏翰古稱雄

別就兩峰二首

歴下才名信不虛牽衣洵水獨憐予驚心世路應腸斷
轉瞬風光忽歲除鴻影乍分辭去後棠陰未改到來初
憑君細寫還山賦佇立浮雲看卷舒

梅花歴亂石泉頭遲暮年華可自由宦路聽君懷故國
交情憐我益新愁歌殘貝錦惟長嘯光滿隋珠豈暗投

海岱風煙他日夢蕭蕭長夜一淹留

題韓兩亭別業

宦路應憐早息機司徒舊業尙芳菲孤雲乍入常分席
萬杏齊開不掩扉共訪郊居聞索笑偶依泉石澹忘歸
南山未負煙霞侶幽意知君與世違

輞川四首

白日晼晚孤興發搴裳獨來遊輞川雲霞谷氣亂林石
空翠山中飛澗泉高韻潺潺夜吐月遺蹤渺渺春生煙
桑麻絡繹隱邨舍野老荷鋤歌葑田

沿溪忽轉翠微半一徑突入開禪扉結綵揚白濬靈液
潋霞懸魄娛清輝積岨雲歸據梧瞑幽篁風迴鼓瑟希
去者來者竟何有思託澄景相因依

川光半落樹欲稀虹影將翕山更明葱蒨滿樓撼野色
毂雛千種翻春聲題詩何想求友興施宅獨傳好佛名
空林借榻百感寂遊居何日能遺榮

秦中山水善復善峭峙三百崑崙敞茲川特地迸奇美
有客乘春探阻修著論達莊稱阮籍作詩招隱惟閭邱
殊音鳴鳥異心木明日別去何勝愁

示別諸弟子

行旅風霜逼歲除諸生離緒重憐予獨慚鼓篋非鳴鐸

猶憶橫經盛曳裾別後可能勵斧藻向來曾共惜居諸
總看文雅西京士回首秦川望轉紆

示別書院弟子

珠光劍氣滿堂前歡劇翻令別思牽侍席絃歌常入夜
逢春桃李冀當年文章兩漢須歸厚俊傑三秦定孰先
斜日灞橋臨遠道依依岐路莫悲憐

重經華陰感別名岳

太華少華何絶奇我昔登覽借前期朝發山陽夕陟巘
北飮飛泉南採芝紫雲暫憩不滿意元圃重遊空繫思
明月出關獨遠路私微所傷當語誰

南巖

三十六巖盤福地南巖景物更檀欒滿襟水月春常在
一笑乾坤夢已殘日暴靈苗滋雨露風迴仙佩引琅玕
紅顏羽翰當年事坐對高松欲掛冠

題培竹李公仰泉書院

喬木森森卉草芳中丞別業午橋莊樓臺盡攬山川秀
綸綍高懸日月光萬竹曉寒開翠幄一泉春煖浸銀塘
異時强爲蒼生起猿鶴翻憐秋夜長

題■南精舍

瀟灑郊坰向秀園水雲千頃映柴門披襟獨鼓南薰調

愛客時開北海尊煙浦疏風閒鶴侶石苔新雨長龍孫
種桃他日塵寰隔鷄犬林深自一邨

題姚碧崖金紫重封卷

具慶堂開攬衆芳靑陽韶景照高堂瞻雲數繞千山夢
愛日常牽寸草腸瓊蕊露滋松柏古紫麻恩映桂蘭香
海天籌算紓遐祝瑞世麟遊倍寵光

懷馬心庵

萬桃岡上共歌遊十載離心繞故邱得意煙霞今稅駕
有時風雨獨登樓東西南北知音少泉石沙汀卜地幽
折盡梅花難寄與停雲落月兩悠悠

聞馬心庵欲來同隱

白頭願得一心人萬歲爲期屬所親對榻平分孤月影
杖藜偕賞四時春蘇門嘯罷能同調彭澤歸來不厭貧
漫道漁磯煙水闊元亭風物更淸眞

送李太守赴春官

中表弟兄多意氣北橋離別倍綢繆明經夙擅儒林望
決策今看帝里遊桃李三春龍虎榜文章五色鳳凰樓
淸時得士須公等老我何妨伴海鷗

贈李槎溪

少年學武老耽元大道君今合自然丹■獨棲金鳳頂

詩成高詠翠雲邊壺中日月閒無事物外煙霞靜有緣
自是英雄能出世好騎白鶴玩芝田

送槎溪

黎峩奇阜仙之槎突兀靑巒披紫霞芝房丹竈足煉藥
草衣木食今移家日翻林壑萬頃浪春釀洞天千樹花
何日策杖探靈祕高蹤飛步登雲車

草堂獨坐

石戶之農何許人避名入海將終身高山放歌黃桑梡
明月倒影烏角巾容色此日不再好乾坤萬古常如新
知音識曲者誰子與我尋盟同隱淪

哭柳洞陽

哀來叢木改秋光目渺關河恨別長枉湉晃鷗吾失侶
道林門徑爾升堂鴻逵偃蹇官三黜綵服離披淚萬行
末路傷心蘭蕙晚武溪吹笛亦山陽

送英蘭洲遊蜀

別路勞歌蜀國絃子懷渺渺錦江天題詩杜甫應千首
賣卜嚴遵但百錢重到錦城傷舊事早歸榆社樂新年
乾坤雙眼孤蓬轉白髮青尊自悄然

似王筆山

昆明池曲太華限卓筆爲山草閣開一落江湖誰借箸

若論時事但銜杯輸心讀易多能解信口談天百不猜
我正艱虞君亦老好同賣卜混塵埃

寄孟月波

重開絳帳擁諸生管領春風到石城泮水能兼高士隱
鄉關常係故人情采芹對酒詩初就挾簡傳經歲屢更
何日公車看待詔祗因儒服有光榮

小至日聞薛敬軒先生從祀孔庭喜賦

河津此日膺明祀廟廡登崇倍寵光萬古衣冠瞻俎豆
一朝文物重宮牆紫衣奇夢祥麟降黃閣清風威鳳翔
采藻薦蘋無限意波搖環璧日初長

漁隱

收拾絲綸付釣竿更誰豹隱與龍蟠古今萬態雙蓬捲
風月千層一艇寒洗耳滄洲煙浪闊潔身鷗鷺酒杯寬
短簑長笛吾生事歎盡人間行路難

樵隱

雲閒仄徑何透迤伐木空林穿曲碕某水某邱日孤往
暢飛暢舞心自知江郵賣薪行沽酒石室投斧看奕棋
夷險陰晴不具論山中生業常相期

耕隱

學道無成學老農郵居一徑野雲封招呼鷄犬塵寰隔

長養桑麻雨露重劉毅不愁無儋石陶潛惟喜有孤松
荷鋤負杖幽山去知在煙霞第幾峰

牧隱

炊黍蒸藜林塢外騎牛吹笛水田中青青草長初過雨
脈脈泉鳴欲送風十里煙郊春鳥亂千重雲壁夕陽空
紅塵赤日何須問白石南山意不窮

秋郊訪見岳

塵滿虛亭獨草元問奇相過自翛然三秋風物憐蕭瑟
千古襟期孰後先幽谷浮雲青眼在老年長日素心懸
借才見說誰推轂歎世重歌獨漉篇

甘太溪寄東遊詩因懷泰山二首

蜀川高士懷瑰奇東覽岱嶽多新詩漢柏秦松鬱森爽天門日觀何崢嶸黛煙一縷散九野空同三宮緊五芝孔父從遊不可遂君能試見榮啟期

泰山之山滄海水我生不遊心不休七十二君金玉篋萬八千丈仙靈邱夜半天鷄叫日出空中野鶴盤雲浮登高望遠果何意一笑桑田天地秋

紫霞宴坐

比鄰西接梅花觀閒日遲留坐晚嘯松影滿盤千片月鶴聲高入萬重雲王喬石壁才難盡陶景仙風思不羣

迫阨悲時懷遠舉盍從人世歎長勤

楊明府屢訪山齋

萬山紫翠挹人衣背郭茅堂欸釣磯藜杖未過言偃室千旄重訪管寧廬閒揮小草雲煙落坐玩雙鳧日月飛誰謂荒陬淹墨綬西南列宿有光輝

醉歌

醉後狂歌不自由希微入外復三秋陸機明月王猷竹謝朓青山李白樓老疾轉思凌海岳飛沈隨意取樓遊皇天終惠容高尚莫遣浮雲亂客愁

題吳晉軒蓮花蕩鷗鳧同遊樓

美人別墅蓮花渚獨好樓居小築幽日暖鳧鷗春共浴月函空水夜同浮深盟不負江湖■勝槩眞疑汗漫遊爭席何年偕野老對君歌詠未■休

寄答鳴泉中丞二首

常山投轄興婆娑尺箠流光一紀過曉雁倚樓時極目春風對酒獨勞歌中原節鉞安危在北闕星辰照耀多珍重故人懷友意緘題猶自寄羊何

蹤迹幽棲寂寞鄉故煩問訊遠題將經年獨漉泥沾足永夜相思月滿梁末路自憐浮態盡推心翻信舊交長五雲天迥難投贈空惜臨流擷眾芳

輓顏淮漢

剖符得意嗟懷璧投杼離憂學釣鼇吾道獨看三代直君名應並五峰高陽秋物色歸題品湖海文章振羽毛欲向楚西尋舊隱采蘭何處莫江皐

同馮治齋楊醴泉秋郊游飲

物候孤城驚落葉年華雙鬢寄風流北山松桂還高隱南國煙霞總舊遊紫蟹紅萸供酒璲閒雲遠水趁沙鷗更端世事隨棋局且向登臨數散愁

督府蔡公謬薦

逃名歲晚久懸車幕府誰緣辱薦書掉臂風塵憐潦倒

側身讒妒愧吹噓宋織形像從圖畫馮亮樓游稱隱居
獨望雲霄謝朋舊祇應初志老樵漁

送秦黃門册封東王府

奉使今推諫省才九天閶闔曙光開沂山星斗金函過
北海風雲玉節來羽騎城邊秋縱獵歌鐘花底晝行杯
懸知六轡勤咨度靑瑣明年待客迴

題諸黃門哀思册葉

遺安久遂鹿門期偕隱姚江更毋儀白首談經勤鼓篋
靑燈課讀苦機絲淮陽鸞誥褒封日薊北烏啼反葬時
諫省酬恩忠訓在顯揚深慰九泉思

送復齋劉太史册封韓府

頒封並命將周典閶闔煙開玉檢齋藝苑才名空冀北
宗潢恩數重關西蓬萊家近依紅日蘭桂堂高照紫泥
莫向鄉園淹使節早歸天祿待燃藜

送衡野劉太史册封周府

近臣暫輟花磚草持節分封下紫微楚澤風雲千氣象
梁園詞賦發光輝仙槎北斗高銀漢壽斝南山照綵衣
自是鳳毛能瑞世羽儀家國似君希

裴淡泉貤封二親

衣簪盛事袞南閭具慶承歡白髮親鸞誥新霑金闕露
翟冠光照玉華春敎貽瑣闥名尤重功似河東代有人
誰爲鹿門偏逝世一時歌頌滿朝紳

學孔精舍詩鈔卷四終

學孔精舍詩鈔卷五

明淸平孫應鼇山甫撰

五言絶

閣齋王丈話別三首

病懷愁對酒惜別意何長明朝秋色裏旌旆下河陽

故國望不極音書已久稀關山旅夢杳心逐雁南飛

相聚今又離此懷其誰語臨歧無一言徒有淚如洗

昆明池泛舟二首

高樹拂迴飈浪花卷江離疑有白龍來雨色滿滇池

春枝發臨岸春花開照江枝枝都作雨花花自飛雙

元亭邇開口號二首

首夏初移種初秋爛漫開競芳何太劇端為主人來

寸心何婀娜蕃霜復含露葉圓堪比鏡筒直況如杜

道傍見梅開憶草堂

寒葩臨路發客行驚早春故園有佳樹誰作詠花人

開先寺偶得三首

青冥橫梵林萬象■古色秀崿淨遙天韶暎眞無極

白晝雲未合青山雨忽來樹聲雜鸛鵲衣色晃莓苔

退心愉芳林高韻恬初地行遊月外山回望煙中寺

衡山四首

金僊亘辰溪昕夕㬎霞霰萬點晶曜流齊報聖燈見

一夜幽巖雨光風發佳條町畦何零栽藎長黃精苗

石菌挺流英云是珊瑚芝採來試咀嚼緩我渴與饑

煙薄沙生影林遮路絶蹤為尋雲母石特上石榴峰

詠蔡白石甘雨堂四首

六月初歸院三時美作霖特張邀客宴其慰憫農心

左轄今專席提封千里餘不須親翦爪自有雨隨車

晴轉中天月陰生南國棠盡袪蒸鬱苦隨地得清涼

堂前多徑竹堂後足園蔬雨洗靑靑色官閒但讀書

憶何少南同春樓譙

何遜開高閣蘭臺駕彩虹未知春幾許偏而不能同

夢與曹紀山對奕覺後賦四首

世事元棋局依違況夢中獨慚不競意不與醒時同

幻境非眞戲憑君拱手談亦知王待詔仙術戰方酣

劇奕發一笑瀛洲生玉塵誰知相謔意寤寐尙相親

欲隱不得隱坐隱夢圍棋借問亡日景盜如一夢時

花萼龍池故址

一散長竿伎空留興慶名更誰爭熱戲惟聽囀春鶯

望袁雲麓不至

靈崖坐欲暝美人期不來山空明月滿樽酒向誰開

題王摩詰風竹

繞徑清風起高秋月更明翠鬟雙導引疊奏玉鸞笙

雨竹

紫煆拂雲霄煙沈翠欲消濯枝含晚潤■出雨餘標

太岳天池

一片秋光淨千山夜影孤洪源開寶鏡明月浸氷壺

海天寺

水國秋風夜蕭蕭宿海天九江波浪闊心響只泠然

辰沅舟行六首

王事嗟行役長途暑氣侵浮雲翻病眼流水競閒心

久雨開新漲隨山疊浪輕沅江千里道只作一朝行

林邊晨雨幛水外夕陽邨時見逍遙叟科頭倚樹根

日出消川氣雲移咫尺間滄浪水正闊濯足看青山

舟中無一事睡起酌春醪抱膝長吟罷松音落翠濤

萬物各有適翻令愧此生翾然發長嘯水木散孤淸

雲錦屏

日出煙分道氤氳亂眼前屏開天上錦花發鏡中蓮

臥龍潭

玉峽飛雄瀑深潭久臥龍年年長未起可有五花供

五老峰

五老重相見真如遇所親獨看青眼在共作白頭人

會仙橋

兩巘亘長虹絕谷十萬丈橋下望人行宛宛在天上

妙花巖

邃谷敲茶杵■林掛石屋地形通地脈奇絕妙花曲

滴水巖

泉流傾紺液乳竇近青溪莫是華陽洞龍珠忽已迷

仙侶巖

霓高紫英色靄揭翠微巔揮麈眠穹石飄飄我亦仙

紫霄巖

芳巖芳草膏桂潤桂波涼獨立思君子儃徊一斷腸

獨陽巖

日照月光生日蔽月魄長沈冥獨陽巖玩理愜真賞

謝天地巖

抱朴齊靜喧見獨忘寤寐得意披雲山齊心謝天地

參斗泉

渦液翻元鏡寒流漱晚汀誰知巖洞水上應斗參星

試劍石

一石斷復續劃然霜劍痕英英騰紫電持立一天門

青崖

明月照已醉和風吹又醒雪留九夏白崖擁萬年青

瓊臺

帝室金爲屋仙都玉作臺上方燦星斗下界走風雷

萬松亭

淸吟敧枕簟爽夢緩笙竽滿目同心友靑松十萬株

淵默亭

混沌那生三千喝忽吹萬緊表天何言亭前我獨悶

紫蓋峰

參參成遠望攢圖屹絳霄耦坐喪五我獨遊窺參寥

松蘿峰

幕地翠雲滿松蘿拾作衣憑矜不藎興凝眺澹忘歸

桃源峰

上聳桃源峰下翳桃源洞安得齊州僧二桃特將送

伏龍峰

身佩雙龍劍欲化雙龍去假寐龍湫旁雙髻坐相語

五龍峰

岸容初得雨山勢欲飛天王母乘雲至斑龍九色鮮

靈應峰

帶阜嫋佳條纓巒迸幽樹我愛房長鬚植木卽成悟

隱仙峰

靑葉葬仍紫峰前峙竹關坐㪅浮■■如對蓬萊山

太和陽鶴峰

陽鶴立我前伴我式如玉不飮溶溪水不食潭阜粟

復朝峰

薛壁羅千簇花溪繡萬重南岡仍北向山亦解朝宗

靑羊峰

陽林春采香陰塢白露涼山頭蟠金鎖山麓舞靑羊

七星峰

雲蕩金城北天迴斗極東解衣聊宴坐盤礡七星中

繫馬峰

懷仙空望遠繫馬不知年隔谷疑無地窮厓忽有天

茅阜峰

冥心觀太始天嶺氣相交眞訣何由得乘風訪大茅

隱仙巖

棋石橫蒼嶺巴園橘已空世閒無限事索莫一枰中

磨針澗

掘井貴及泉爲山莫虧簣斯澗獨起予驗取磨針志

萬虎澗

絕澗風怒號厲聲如萬虎破山復何驚嗒然遊太古

日月池

望近倚天山蘇門亦咫尺日月迭耀靈廣野燦金碧

五龍井

五龍傳蟄法井畔穩眠時乾坤一大夢覺卽是希夷

希言嚴道士

草木爲衣食松霞共起眠世情都洗盡心地忽昭然

夢中作

巖谷發層秀森爽重翠開飛空萬斛水滴露五雲山

友人夜酌

疏燈搖夜雨寒色滿秋衣對酒不成飮傷哉國故非

同見岳伯貞遊華峰醴泉以事不往

幽棲澹無營特抱紫霞想結約登華巓探奇足心賞

縹緲靈之岑秀峙在邦域美人不共遊攬結空相憶

秋氣

秋氣日夕淸游心浩難卽風煙忽蕩盡天山共一色

崇安江趺坐咏四首

微風披落葉秋色滿江波野曠行人少蕭蕭雁影過

霜力撼微茫江煙入座凉觀瀾情自適洗耳意何長

平沙漂碧玉一水卽滄洲浪迹同漁父閒心對野鷗

地僻聊垂釣江淸一濯纓年來幽事愜銷盡濟川情

龍江寺

落日空壇靜孤城遞遠陰齋心同瀹茗香氣積叢林

登華峰四首

太淸浮灝氣紫蔚滿靈區詰曲尋丹洞精虔叩祕圖

雲樣空山影風和秀木聲九光霞掩映瑤草盡抽榮

翠峰發朝翠特立表中峰下界風煙隔白雲千萬重

人閒何關捷象外自沈冥風月時來去仙關常不扃

華藏寺談酌

爽齋散煙水精廬偕倡酬檻外星河夕山中桂樹秋

再宿龍江

月出不知夜石牀山翠深鶴鳴驚客夢繞地起潮音

口占贈見岳

世愁不入夢神仙非渺茫歌遊吾輿在交誼爾情長

贈李伯貞

聖賢同川岳仁智樂山水登崇與入深眼中望吾子

憩李默處龍泉洞

老去學神仙深隱龍泉穴家傳五千言盡是長生訣

華巖探蘭歸植草堂四首

探蘭幽澗底珍重蒔山房好待敷榮日終朝對國香

素心今會心臭味本相同紉佩濡朝露援琴曳晚風

託根三徑側荏苒映寒姿秀色日在眼淸芬方自滋

蕭艾盡芟刈招呼心志羣悠悠滿佳致香翠日氛氳

李伯貞邀酌雲溪洞

雨霞鋪洞滿松竹照巖幽遲暮歌空谷曠然懷遠遊

梅花落二首

春色不少駐繁花迅速開吟殘三徑竹落盡一庭梅

梅花開又落歲月坐消亡何必關山月方能斷客腸

偶題四首

牡丹晞竹潤錦繡落潺湲綠草翻銀浪雙雙舞白鷴

溪中毒氣收瀲鴝戀溪頭一片荷花近香圍紫石榴

沖襟投靜境水木娛澄心雁鶩河洲滿秋搖丹桂林

寒風開晚集凍雪豔山茶造物偏慘意梅稍數點花

文與可竹

一幅開能事數竿偕舊知佳人當日暮翠偃倚欄時

秋夜吟

萬木變青蒼高秋露氣涼月開幽獨夜空谷滿天香

焚香

盡謝浮生理焚香宴坐時幽居心曲事惟有翠禽知

明月篇

孤城飛片月處處動砧聲無限悲秋意都從此夜生

緩聲歌

廣除剩佳樹遊聲緩聲歌歲序不自保芳華將奈何

懷耿在倫

登樓月珥煙望美情空遲何處楚天鶴山深露松翠

懷鄭繼甫

歸餐海風疏龍官類蟬蛻獨有求友心乖離怨芳歲

晤李同野

南雲媚歸轡春日曉風遒如聞一語妙爲破半生愁

別羅近溪

孤證喜逢君投心美芳夜欲去仍遲徊月圻靑雲鎛

陳愚所見訪

六詔玉驄鳴憐君攬轡情相逢一夜語愁絕爲蒼生

六言絶

次答張禺山五首

碧海迢迢元鶴青天皦皦白龍可惜驚人文彩羽鱗不在王宮

郡浦鳥鳴聲靜塢臺月落花懸世故脩然無累猶憐詩思縈牽

山水老來興味詞華少日聲名聞道雙龍豪氣匣中寶劍猶鳴

愛殺長公詩賦字字輝煌鳳毛相望天南何處夜涼明

月煙霄
李白惟耽酒趣陶潛不羨絃聲古往今來雅韻眼前身
後高名
聞克平倭賊作破陣樂八首
十萬精兵南下謀臣猛將齊行天日迴看朗照海波坐
見澄淸
枹鼓朝平嚣穴捷書夜奏明光堪比服苗虞帝不稱撻
楚西王
乍浦蜂蠆散盡舟山禽鳥潛藏爭睹一時戰伐其言千
載平康

島夷自昔效順掉臂此日公行皇國威靈炯炯上天報
應明明
選吉已告天地獻功仍奠祖宗九葉神孫耀武山川不
改堯封
勑舉獻俘盛典文皇武廟曾行頒詔屢請不許巍巍聖
德難名
大將擁旄殺賊功成特旨宣回今歲愧銷膽落明年莫
再重來
草木風聲披靡雷霆火勢交加驍騎三江破陣征人一
夜思家

辰陽行次二首
宿嶺陰雲少霽沿溪毒草常新歎惜佳山茅屋桃花落
盡無春
片片溪流遶渡層層谷氣生嵐兵甲頻來未解山川蕭
瑟西南
觀衡岳諸峰泉七首
蚰蜒靈洞壽澗延緣舜溪禹溪半出長空雲雨橫分斜
日虹蜺
雨潤蒼涼雲樹霞明浮動水花朝日臺前樵徑夕陽溪
畔漁家

金牛石畔秀鐸黃藥洞口繁花愛景不思歸去踟躕月
轉風斜
峰勢千迴幻巧泉流百轉生奇紫雲變爲紫蓋白龍化
作白黿
靜室雲深夜潤重關星淡春晴川岳靈暉自朗仙眞修
景長淸
若峰峻岐險峭梧桐獨發高枝爲問碧雞鳳鳥年來可
復來儀
煙外山飛翠鷲榻前石擁青蘿鼓腹攤書小酌開眸曳
履長歌

山中吟和虎谷二首

上界塔翻虹帶南山煙鎖雲根松陰滿地不掃歌罷消遥洞門

藉甚融風甘雨悠然白石蒼苔春日郊坰閒步三秦弟子齊來

由洵陽至金州

峻嶺千重雲矗小灘萬點花輕歷盡秦中道路今朝暫得舟行

收菊花貯枕

枕簟金風涼夜英葩玉露清秋苦憶鄉園三徑好憑飛夢歸遊

出關望嵩岳

二華再覽愈好兩室初遊未遲踏遍三山五岳衆人中國何卑

太岳疊字峰

疊疊松岑秀苑迴迴瓌逸令姿百花投春亂發萬鳥迎旭交嬉

金鼎峰

粲爛非煙非霧嶙峋宜畫宜圖一洞春雲堆積四時曖氣縈紆

健人峰

拔足風塵之外振衣雄健之巔自笑如昏如默安知非佛非仙

太子巖

天泉正連星渚水霧更雜山煙嶺畔蒼龍橫立沙頭白鷺安眠

白龍巖

鬼斧搆成白屋地肺凝邃重重疊石長松盤礴盡生鱗甲為龍

風巖

萬虎澗溪石穴千章樹木霜厓氣飽風生蕭蕭冷然列子高懷

常春巖

投分幽懷莞爾長春修景依然山谷鬱盤霞表水雲飛動天邊

集雲巖

連山吸暉函漢秀水振頴千雲半壑碧丹環照一溪瑤碧斜分

武當澗

紫極孤岑斜入黃厓衆水同沈天邊微生岸影澗裏驅

結浮陰

西澗

春風不隨逝水陽谷時撼霽虹策杖夷猶西澗一樽高況誰同

鬼谷澗

渡水穿雲隨意看花問鳥忘形幽澗尙傳鬼谷靈風迭偃仙扃

雙溪澗

一岸高盤浦尾雙溪背繞郵頭入夜猿猱共宿侵晨麋鹿偕遊

黑龍澗

對澗照形一笑相看孰是眞吾長流不舍昏曉大道誰青有無

白雲澗

開室臨流酌酒逍遙四望皎然羨殺白雲自在閱窮滄海桑田

九渡澗

密樹低柯翠鬱雄潭隱日青空雨過黃精苗長風來朱草香叢

黑龍潭

昏晝深林不辨跏趺潭上高臺夜半滿盈雷雨得非問法龍來

臥龍岩

巖下何年龍臥深淵獨抱明珠我欲鞭龍四起爲霖遍滿寰區

尹喜岩

夢中鑑中天地有用無用輻輪遠矣元元老子翛然文始眞人

朱砂岩

陰康赫胥身世標枝野鹿襟期笑指紫岩丹洞金光草發含滋

雲母岩

泛泛桃花春水蔞蔞雲草晴洲煙抹半山欲拴雲飛萬木俱浮

楊仙岩

出岫水春雲碓擲泉風颸煙籠複嶂斜陽返照仄徑歸樵浩歌

紫霄澗

霞月磋礪潭彭霜岳皦繹秋光欲訪靑冥谷口小憩紫霄澗旁

鴣嶺
屺岵　分葉散崧岑鵠奮鴉翅不識人間苦熱冷然萬慮俱消

觀運甫弟寫竹二首

密葉低翻鸞鳳高枝秀拔琅玕六月相看無暑淸風疑在林端

雲霧乍開素練氷霜忽挺寒條午夜月迴三徑亭中翠影蕭蕭

李伯貞邀北郭觀蒔禾二首

身世已同沮溺執杖來助耦耕飯香茶熟月上細話田家五行

一犂春雨初足百畝秋成可期瓦盌酒斟桑下舞鼙擊壤歌詩

漫題四首

小舫蕙風欲滿輕林膏雨初晴收盡乾坤生意一腔花氣琴聲

水簟乍過梅雨霜絃半拂薰風鳥和數聲遠笛泉奔雙澗長虹

露白中天破夜月蒼西極凝秋傍水依山靜坐抱琴攜鶴閒遊

水落霜淸石岸山空風棄荊扉釣得一鯿沽酒高吟敵退寒威

菊

數椽聊爾頤顏萬事不須開口但得金英放花何必白衣送酒

賞梅二首

容易春風過眼相將夜月開襟隱几山齋無侶一枝惟爾同心

竹外松邊雅韻三花五蕊佳條雪幹煙姿嬝嬝橫窗照水瀟瀟

山樓偶成

萬象昭融泰宇六經醞藉春風白日靑天獨坐高山流水相同

賜鰣魚

南國鰣魚貢到氷船雪棹生寒進罷兩宮色喜勅使先頒講官

賜枇杷

甘露枝枝玉映黃金顆顆紗籠惟有翠芳亭上宋家橙實堪同

賜藕

天上千年碧藕頒來氷雪猶新未忍自嘗君賜緘縢先
寄雙親

賜楊梅

賜出楊家珍果小齋照耀龍晴我已金莖止渴誰應玉
鼎調羹

賜笋

瓊苑林中迸出金鑾殿上擎來一段雨園風味昨宵鄉
夢初回

賜扇

素月忽依懷抱淸風遍灑衣裳珍此五明佳扇頒恩來

自虞皇

賜貂鼠

栗烈風威漸緊溫和衣被偏親勅講已叨恩渥頒應念
到邊臣

賜萬厤新寶

御極詔通泉布鑄來體制初成爲玩六銖重寶翻慚萬
選佳名

辟雍詩十首

大祀咸秩郊社彝章肇舉辟雍文武千官扈蹕華夷萬
國同風

司天筮吉報可宗伯具儀請裁徵使先馳鄒魯子孫三
氏偕來

廟廡𢌿籩既飭致齋思格明神共瞻六飛初蹕大樂不
作前陳

降輦橋門肅入更衣幄次升禮日麗宮墻化國運回禮
樂昌辰

翠葆和鸞涖止洋洋帝範堪親特召司成坐講制傳天
語諄諄

三闕鳴鞭開曉六龍扶輦當天臣工稱賀稽首問道讓
烈誰先

總總三千冑子光華照耀何多表謝天恩莫盡但歌棫
樸菁莪

碧瀉紅雲繚繞頒恩親自臨軒冠帶衣裳鑼椅一時捧
出騈蕃

南宮珍重錫宴升俎登歌肅雝聖冑雲仍皆在儒臣霑
渫尤隆

勅書九天賜下宣華拜舞呼嵩留揭璇題銀牓作人萬
厤無窮

山中

天上乍醒浮夢山中細閱澄暉萬花含笑相向今日主

人又歸

學孔精舍詩鈔卷六

明清平孫應鼇山甫撰

七言絕

西峰小景和見岳

石虹飛梁何者橋翠潤含雨遲春朝山邑水谷兩不惡長留淸影作歸樵

登高明樓卽事

浪闊帆驚水倒流挽舟乘興直登樓四山月逗鐘初定萬木風微雨漸收

太元亭前開並頭山丹

一枝濃豔兩枝春相倚相偎意自親庭院無人初日永

一喬丰韻特鮮新

雨後望西山應制

霽雨三朝滋綠壤黃塵千里淨邊庭西山亦識君王喜豁盡雲煙遠送青

送劉貞齋宰青神

待送劉郎辭紫鑾濯枝新雨逕旌鞶縣中無事北鴻便細寫峨眉一寄看

送程武分教東安

三月春風柳滿提翩翩征旆下湖西東安八十四渡水

操藻濯芹明月低

桃花

曉露凝桃桃正妍芳姿隱映一尊前嫣然只向春臺裏
醉日牽風意自嫋

聞歸雁

東風嫋嫋雨霏霏家近衡州音信稀客身不及隨陽雁
一度春來一度歸

巡視二十四外廠歌六首

帝里巍巍虎豹關星分二十四天閑周家牧囿疇能數
漢代驃駣詎足班

成祖當年鼎建時一時繁牧最稱奇連雲戎馬搀山外
直使胡奴不敢窺

武宗曾是親來往前此英宗亦遍行徧有中原腰褭種
何須復羨渥洼生

牧地空疏生野花官房居住兩三家迢迢誰見蒼龍躍
隱隱唯餘綠樹遮

自昔燕臺收駿骨黃金遺迹尚依然方今聖主崇賢俊
況有威靈鎮九邊

朱鬣黃睛馬吉彊曾聞乘此壽千霜乾坤倘有生靈骨
先產天閑進我皇

九日

九日登高出帝城蕭蕭鴻雁頡頏鳴故鄉已是難聽爾
何況他鄉旅客情

過白溝河有感

將士當年戰白溝天時人事不相侔可憐百萬英雄血
化作長河日夜流

裕州贈熊雙明

雙明別駕太清狂十里將迎夜宴張莫惜笙歌度長夜
明朝雲樹隔南陽

桃岡泛舟

幽徑貞林步紫苔回源一舸水雲開臨行細記歸時路
還許漁郎幾度來

平溪別顧約齋三首

銅山此去路岐分匹馬看山興不羣作賦好尋陳戶部
談兵須過石將軍

海內高人顧虎頭深交已是十年流獨憐此別無他贈
惟有青萍雙玉鉤

蕭條秋色冥無賴風雨相隨幾日程賓雁可同鄉國夢
章江應比故人情

廬山四首

澗水自流花自穠幽源屈曲覓仙蹤舉頭一笑不相語
獨對亭前五老峰
千山掩映萬山低一徑縈迴百徑迷風靜雲消還獨嘯
滿輪孤月在天西
空濛點點聖燈疏身在高寒若太虛已到廬山誇絕景
泰山不識更何如
茅芙隱隱聽鳴雞路入仙家卻又迷板壞抽泉果靈應
結廬遺在此山西

再覽廬山諸峰五首

睎袂翩翩五老峰蒼顏的的笑芙蓉他時杖履能相伴

結屋應多紫翠重
廬岳高峯望不窮玉龍飛去鐵船空天風幸借扶搖力
吹入滄溟作釣翁
紫霄峰上俯丹邱■■煙霞景獨幽神禹碑文何處覓
空令長嘯望江流
吾將學道廬山顛紫電白虹相護纏湖中蛟龍莫浪吼
倚天雙劍秋娟娟
海外神人不可扳始皇曾此望仙山白雲翠壁還堪老
浪說飛昇出世閒

泛雲錦溪四首

高秋爽氣落長川瓣水溪南雲錦鮮棹轉已空瓊瑤度
倩冷河漢只依然
青林隱隱紫霞開■影衡山送雨來二十四巖看不盡
茲遊重上妙高臺
丹崖何處是仙家碧藕冰桃總浪誇山鳥一聲舟已過
滿溪浮出石蓮花
兀坐星槎思渺然真人窟宅迥風煙洞簫一曲靈山訓
何處停鸞忽滿前

詠麻姑仙

共說蔡經緣法好蔡經原未脫塵心不思問道思爬癢

鸞旆當年亦誤臨

湖口石鐘寺

湖口波濤繞石林上方聽罷悟禪心宮商亂落鈞天奏
雨後風前何處尋

見都門酒肆偶題

典衣曾脫賜袍新都邑重來已數春處處青旗共搖颭
壚頭誰是昔年人

寄桃岡諸人

愛桃老人今何在萬樹桃花手自栽黃鳥嚶嚶溪水綠
獨憐芳蕊為誰開

衡山感懷四首

衡岳高高湘水深重瞳當日翠華臨九疑可得如都廣鳳舞鸞歌已不禁

殘碑剝落字如雲爭訝當年治水文金簡玉書知在否離披幽壑斂靈氛

樛枝欲覓養和松隱士遺居有故蹤漫爛已無三萬軸淸冷惟對一雙松

深崖氣積自蒼蒼高士光暉萬丈長南宋劉凝眞嵇落直攜妻子隱山陽

開雲堂後開雲嶺指點名山信有神何意我來亦晴霽

雨霞飛盡萬峰新

紫陽眞人遊岳情翩然獨咸向子平向平惟欲遊五岳我今欲作升天行

白龍潭上仰天臺臺畔桃花無數開魏母玉簫聲已斷彩鸞不向月明來

封禪何年翠幰來招提猶有上封臺鴻名顯號皆流易鄴上龍光夜夜開

簡桑南皋四絕

林隱庵中習靜緣廬山紀事苗新編齋心已悟三千界謫宦休嗟二十年

少小承恩紫禁深一爲去婦老江潯江頭舊有琵琶曲可似當年淚滿襟

三湘水落九江來九派江流去不迴欲採芳蓀意無限空歌蘋些賦難裁

邗江東去無多路不比潮陽歎八千雲色又銷春草發王孫何日是歸年

景德鎭御廠謠

御器燒成白雪纖接聯監督有官曹共言敦樸先天下不用金銀只用陶

漢家寶鼎同波鏡周室珠盤並玉敦花様降來眞太巧

從前何必更評論

聖節重門八月中祝釐處處啟齋宮半年三萬分三限煆煉全憑造化工

瓦器黃流自可嘗從來玉器每無當中官乞旨嚴催督千百瓦工晝夜忙

製作誰過宣德間午門兩觀積如山年來色色皆灰燼補造於今尙苦艱

盡同埏埴是生涯一鎭人民十萬餘中國貿遷連外國官家制度滿私家

起解官員盡有名先差散騎報前程黃旗綠蓋翩翩過

渠盌琦觥細細行
一夫領作十夫陪一件生蝦十件摧官價莫嗟難給取
還愁中貴復差來
商山
留侯祕計來徵聘蹤迹浮雲一往還獨恠含光同避世
姓名何事出商山
都會三庠行射禮示諸生二絕
樽俎絃歌射禮成威儀肅肅爾諸生還應貫蝨能聞道
豈爲穿揚但獵名
調弓見爾能穿的用縠憐予愧失鳴兵甲年來天地滿
不知誰有四方情
遊沈香亭翻淸平調三首
濃豔娟娟已散香秋風落燕惜紅妝當年雲雨憐腸斷
此日淒涼更斷腸
欄杆何處可銷憂有限春風不盡愁帶笑君王翻墮淚
名花空發鳳池頭
西蜀歸來捲翠華瑤臺迢遞玉山賒春風不釀眞珠露
惟對衣裳歎落花
遊驪山溫泉華淸宮懷古二首
雨霖鈴曲調歌新柳色花陰不借春一出西川空有恨

得歸南內已無人
賜浴池連舉火臺山川遺迹總堪哀惟應尋問驪山母
曾與笙生說道來
龍門禹迹
千仞龍門勢欲傾河流禹迹自雄名萬濤直下奔雷電
不信人間夢不驚
華山雜咏十絕
撩亂紅雲桃李晨叔卿碁石尙如新武皇好道原無比
忍把山人作漢臣
玉女窗開眼倍明仙童肅隊奏鸞笙海雲初散蓬萊色
人在蒼龍背上行
洞懸石室釀煙霞滿界金英雜絳花乞取峰前三徑地
荷鋤來種棗如瓜
黃廬谷口談芝桂石羊城邊訪薜蘿雲波遙望日在眼
滄洲之約將奈何
峰頭毛女貢白石峰下金仙騎白雲白石已爛白雲散
蒼茫何處尋靈氛
玉輝珠彩曉來齊閃爍光生萬丈梯琴瑟四眞棲隱處
碧雲山下碧雲溪
拂枕穩眠延露石開襟長笑蔚藍天盡驅虎豹耕南畝

種出黃精養壽年

無憂樹發白雲隈竹塢含煙午未開莫訝希夷常不醒
後身今我又重來

雲氣初成山影飄仙人環珮坐相邀月前共飲金精醴
吹徹雙鬟紫玉簫

名岳精神元落落山人夢覺自遙遙瓊枝瑤草參差長
爲問人間春盡無

回山戲詠

王母西臨大有緣池邊青鳥共翩翩獨憐武帝非仙骨
乞得蟠桃尚短年

謁黃帝橋陵三詠

龍馭當年忽渺漫橋陵惟說葬衣冠空青碧玉皆林木
可有中宵下鳳鸞

不羨垂衣羨久生武皇臺上望仙情荒臺寂寞仙仍遠
九鼎由來未易成

帝夢雙龍元又元鱸魚折溜翠潙川朱文蘭葉歸何處
不與圖書一樣傳

漁

柳串魚歸正午時兒童門外笑嘻嘻問翁何故歸來早
懶看灘頭鷸蚌持

樵

脫卻烏巾去斫柴白雲深處襯芒鞋老妻囑付輕挑擔
莫踏高岡與險崖

耕

農事紛紛日夜忙問渠還有許多糧阿婆笑指南山下
小麥青青大麥黃

牧

黃髮兒童枕地眠濛濛細草雨生煙醒來不見黃坡犢
尋到落花流水邊

鑑州夢鶴二公枉過講院看桃花

桃花片片鬬春妍上客開尊落舞筵昨日出郊尋樂事
不知春在小堂前

藍橋雨雪

春光已暮猶飛雪氣候山中信不齊縱使東君妬桃李
盃知暖律自能吹

又雪

冷雨淒風總不禁花遲柳困倍傷心從教雪片凌寒谷
已有鶯聲出上林

離省半月歸來桃花尚開偶成口號

丹竈紫柴煙霧塞桃花繞徑開如織浹辰風雨不離披

取留主人照顏色

經城固子房辟穀處

黄石猶傳身後名布衣已極遂遺榮白駒過隙眞堪惜
强食能勝辟穀情

太岳天柱峰

中天縹緲開靈補特地雄標山影直曉日初臨天頂東
萬峰盡散黄金色

顯定峰

頂北岩巖顯定峰遊人滿眼絕行蹤雲霞亂落芙蓉影
白日長拖白玉龍

獅子峰

懸崖高對一天門贏坐盤礴睡亦得毛孔能孕紫檀香
舌表善變紅蓮色

皇崖峰

皇后崖高俯漢襄望中平楚正蒼蒼元雲忽起虛無谷
不待崇朝過八荒

筆峰

峰巒如筆筆如峰五色花枝照眼濃欲寫步虛詞萬首
好傾解渴酒千鍾

七星峰

貫珠連月眾山晴羅列星辰拱玉京欲扣帝扉何處是
白榆歷歷水盈盈

中笏峰

金頂峻嶒立絳霄一峰中笏特相朝忽聞仙樂空中度
縹緲鸞音十二簫

千丈峰

洞庭始波木葉脫千丈峰高蒼翠叢方壺員嶠若可到
我欲更問扶桑東

萬丈峰

元峰插地一萬丈日光横彩長漢分攝衣躋攀不可得
瑞雲來去時煙熅

大小蓮花峰

兩山同峙天之闕笑而不語相對閒大蓮花開似雲錦
小蓮花開如玉環

落帽峰

飛昇戴孟曾遺帽不比人間說孟嘉世遠漸忘當日事
春來時發滿山花

白雲峰

山高雲與多變態如鵠如珠如車蓋森如樹木垂如纓
四旋八轉如飛帶

仙人峰

峥嵘元圃紫芝榮仄徑飛華落絳英無數仙人不可見閒依老樹看雲生

隱士峰

蹇林霞彩泛山光仙子峰前隱士房欲訪嚴扉問丹訣莫將不語答雲將

大明峰

傳道此山長不夜揭來一座發光明瓊珠歲歲垂千顆天籟時時奏九成

龜門峰

天際乍㕎煙作霧林端忽變雨為雲住山莫是裴張否五里冥濛路不分

九卿峰

其訝端紳列九卿九峰磊落勢俱傾道人獨向西巖宿夜半惟聞鐘磬聲

五老峰

曾向匡廬看五老茲山風物倍澄鮮九江秀色分晴雪三楚斜暉弄晚川

甘泉

明蟾澌澌冰玉壺甘露淸冷功德水閒居委順自生生

虛室吉祥能止止

試心石

泰豆履危隨步驟呂梁蹈水任浮沈年來夷險都忘卻不向崖前更試心

飛昇臺

望岳尋眞得得來更衣猶說上昇臺玉書金簡歸何處翠葉紅葩寂寞開

紫霄峰

紫霄倒景落靑蓮元岳天空澤國前夢裏松濤聽不盡千山明月對孤眠

香爐峰

日照香爐生紫煙匡廬顏亦太和巔目前盡是金銀氣象外誰為兜率天

九渡峰

九渡峰懸九渡溪山垂平野四天低風生寒吹千崖響日綴祥光一瞬齊

展旗峰

飄飄山影黑雲移彷彿神君一展旗蜃氣樓臺眞錯落龍晉島嶼更參差

三公峰

三公峰上萬桃開招手盧敖馭鶴來太空低鋪青玉案
洞庭涓滴紫霞杯

伏魔峰

孰是眞今孰是魔消搖山下一長歌雷聲淵默含羣響
斗極熒煌轉大羅

玉笥峰

百仞層峰苞紫篁四時含雪復含霜中宵滿月穿林破
山影扶疏共我長

大夷峰

仙峰在眼平於掌萬頃雲鋪卽大荒拾取枯松煮瀑布
石幢隱隱露華滋

把針峰

萬珠野馬自語語方寸靈颸聊處處至人悟道倏冲舉
俄有元君飛鐵杵

丹竈峰

丹爐藥火望脈脈冷煙寒霧封遺迹見說長生不盡歡
短生於我乎何益

天馬峰

山勢凌空若天馬金房秦隴當其下我歌黃鵠和者寡
歌聲零亂落九野

雞鳴峰

海日鳴雞夜未央滄波萬里影扶桑霏微顥氣籠三島
倏忽靈飇耀九陽

太上巖

一聲鐵笛千峰暮片片霞飛太上巖銀漢不流圭月滿
科頭鼓腹更掀髯

玉虛巖

雲盡長空天一色寂然萬籟朏明初物華滿眼能交樂
得喜年來住玉虛

蒿谷澗

梅花競發萬水濱相笑瀛洲生玉塵姑射神人得[illegible]我
與君歲晚結芳鄰

梅溪洞

繞澗梅花三萬樹更誰人世有冰霜高歌白雪陽春調
盡散靈山作洞章

與周嬾拙小談因贈

舉世皆忙爾獨嬾衆人皆巧爾獨拙嬾忙巧拙是邪非
明日溪頭拂衣別

望仙臺

望仙臺迴草花籠犂竭眞仙落故蹤永樂聖人書誥在

誰知不爲覓三峰

紫雲亭

焚香兀兀小亭前紫立中央象帝先繚繞紫雲常不散
依稀元嶽降生年

下太岳

何不同生寂寞郊萬雲回首掩松巢世途歷盡誰知己
惟有青山是故交

懷胡廬山

松喬賓友神仙宅今我龍蟠復鳳棲賦就遊仙三百首
故憑秋雁寄江西

耿楚侗信來遊太岳

山空木斂嶽雲陰遲爾仙人駕鳳來七十二峰都覽遍
因風我欲到天臺

洪芳洲登太岳見懷

同約登山不同賞君今思我我思君一笑流光三萬日
幾披貝籙五千文

懷顏冲宇

小分雲水坐孤槎種出仙人五色瓜無奈孫登頻發笑
可能顏闔更移家

瑞竹詞十二首

隆慶己巳余移疾歸里卜築城西別墅爲草堂譽髦多士時時來從余遊日與講道談藝明年草堂成產瑞竹一本上分兩枝與古圖籍所載合親朋於是多攜酒爲賞且寵以詩文余久荒於詩亦聊述數章用誌歲月因答羣公之貺云

小築茅堂石徑斜超然燕處臥煙霞忽看斤竹生連理
愧比東陽道德家

一本高抽八節奇卽從九節挺雙枝滿林時引鈞天奏
聽到無聲祇自知

挐葆聯翩紺葉攢從今日報竹平安誰知勁節冰霜骨

也似笑咨結合歡

蒼龍兩兩躍澄霄赤日停輪黑霧飄咫尺莫愁風雨至
神靈回護最長條

青葉紫莖披萬玉更看雙玉聳遙山自今吟嘯隨方便
感戴君恩早賜閒

題詩載酒發狂歌每日朋儕看竹過峭蒨已誇楨幹別
交加又喜子孫多

康濟無能合退藏顧憐非薄愧嘉祥竹生紫筍兼連理
自是君王泰道昌

陋巷歸來只一瓢此君相對日逍遙悠然如坐虞廷上

雙鳳和鳴叶大韶
皇祐名臣元祐賢宋家瑞物至今傳一罇細向門人說
期爾前修得並肩
霜氣初浮月彩移幽姿裊裊影離離石牀夢爽迴風後
伯氏吹塤仲氏篪
流水高山意不窮榻前明月共清風襟期千古誰同調
落落知音衞武公
留取淸陰覆藥欄春衣新製籜爲冠奇根異幹渾閒事
與爾相將結歲寒

並蔕梔子花

藥圃新開簷蔔林玉葩爲友結同襟雙因久識如來意
不待拈香始悟心

枯櫞復發榮

春意融融隱士家梯生枯木發叢芽年來學易占消長
靜玩山齋枳殼花

元旦見岳過我彈琴二首

笙歌入夜轉銷沉何處觀燈勝鼓琴高調淒涼憐昨夢
老年落魄見餘心
月色今宵首作圓邊鄉此景亦堪憐星樓火樹雖淒甚
桂影松陰自宛然

梅花落二首

一度梅開一度春春來梅蕊特精神芳梅不與春相待
春在梅殘惱殺人
讀易因窺天地心歲華來往獨沈吟茅簷偶爾紆閒步
落盡梅花一尺深

春和

春和不雨苦長滑院靜無風松自鳴木屐樺巾任遊往
幾人身世在淸平

雪吐

雪吐長空花吐林早梅消息競春心雖浮歌能香風積
誰似今宵得意深

滿榻

滿榻疏風曳素琴茅齋隱几自蕭森山光寂寂溪聲遠
明月高懸太古心

杏花

講壇不是緇帷地休坐絃歌意自同一夜淸煙纔絳雪
春風開到杏花紅

桃花

脈脈無言照水樓自憐春意滿枝頭不教風雨空相妬
盡對斜陽笑不休

沈愼齋惠筆

霜管相遺意有餘井蛙久自笑拘墟卽今不寫籠鵞帖
猶得時鈔種樹書

同諸友北林行歌

與爾同儕憩靜林歌來風雅盡圓音千層水月都歸我
不受人間五熱侵

李伯益郊亭

煙蘿深處野人家散髮溪橋濯水花風洗碧天無暑氣
夕陽齊擁萬山霞

贈近衡

之子高懷未有涯投車遠訪野人家山齋相對忘言說
開遍金釵石斛花

及門諸友爲余祝嗣華峰口占志謝二首

橫經朝夕聚朋簪未有珍奇可絕甘何事侁侁共相念
殷勤爲我乞多男

故望華峰結伴行同贈絳闕叩神明元天香火開聰聽
儻鑒諸君款款情

辛未九月二十二日夢與見岳登遊元岳作絕句
一首覺但記後二句前忘之矣因爲足之

金頂光華敞帝扉靈標遊夢轉霏微坐來月色如秋水
亂落琪花滿客衣

盛子昭山水四首

楊柳津頭風色遙重巒春曉露華銷何人解寫營邱趣
妙墨今看盛子昭

夏山煙靄揭幽軒蒼水泠泠遠避喧物色滿懷情意洽
令人不獨憶華原

秋山遠浦更相宜心匹誰誇燕穆之上下空明淩倒景
船中安坐者爲誰

奪得宋家松枏筆枯槎老幹壓寒雲瑤岑玉葉風微度
翠靄紛紛淪晚曛

荒城謠十二首

秋日荒城隱暮笳太山猛虎永州蛇稜稜黃葉漫空舞
繞郭茆炊只幾家

土司糧馬衞家當怒氣奮騰化眚祥淚眼已枯骨髓盡
九閽何處教天皇

一衞軍餘二伯人千般差役在單身遺氓自合甘心死
敢向何人訴苦辛

大道通衢流水過扛擡日夜兩肩磨淸官行李猶堪送
輜重多時更奈何

歲歲修城不得休已無毛血待誅求城門不閉城隍圮

白日街達饑處遊
一番巡歷一番悲鼙鞞吹寒骨肉離軍實月糧官寶俸
更無到口上身時
教場草長蟪蛄鳴數十操軍不滿營但願承平似今日
國初屯戍九千名
弟作生員兄養馬子爲官宦父當軍家家問有誰閒逸
優免徒然感聖君
開衞屯田美不貲周遭二十四屯基屯軍逃盡田何在
雞犬無聲宿莽滋
邏營官兵意氣豪弢無弓箭鞘無刀殺人白晝何須問

拄腹撐腸沒野蒿
張翰秋風興有餘歸來感事淚盈裾鱸魚不美蓴羹苦
無限窮愁雜著書
宗祖墳邱繫所思高堂白髮況難移故鄉東望如皋族
欲往從之路險巇

祝近衡六袠八首

鸞鳴麟走春初曉無數神仙駕玉驂何處人間開壽域
忽看淑氣繞西南
三月正當三十日衡山岳降屬佳辰桑青榆綠盤幽景
燕舞鶯啼弄好春

侃侃風裁聲聲訶昭昭心事有天知雪霜剝盡嚴寒退
始信君爲松柏姿
屠龍妙技誰能用小試襄城卽善刀傳說兗城遺事在
能官之日萬民號
稱觴爲壽舞氍毹繞膝佳兒盡鳳雛記取三槐成蔭日
一門陳氏五經儒
不煉丹砂不草元披襟隨處樂便便名山遊遍歸來晚
鐘鼎長棲小洞天
心知海內獨看兄赤幟黔中冠世英無計致兄霄漢上
相將惟結歲寒盟

兵擁提溪煙霧蹤夫君持論轉堪嗟信知鄒衍能吹律
寒谷齊令草木花

先天圖

先天坐玩獨忘言一氣神明杳若存大造混茫隨物化
卻從何處問眞源

端居深懷闕里

蹤迹遨遊海內深崎嶇覓路半生心何年散步觀東魯
紅杏壇前識孔林

劉世儒紅梅

十里溪頭照水妝瓊枝玉蕊醉冰霜香風細散檀心雪

萬斛湯春不可量

和晦翁武夷櫂歌十首

大壑空濛倏耀靈山盤曲曲其澄淸望中何處求金草
耳畔錚然若有聲

幔亭一曲試乘船兩棹揚音逗遠川白氣浮蒸隨上下
昇眞洞口滿春煙

玉女高撣二曲峰豪遊誰道抗塵容持盃獨倡三千首
攬盡雲霞幾萬重

仙樓岩下鐵爲船三曲風光可判年海外神人思不見
山中猿鶴總堪憐

飛霞霜風碧玉巖月浮四曲影簃簃沃泉懸出濺泉源
無數奔流只到潭

玉淵龍臥紫雲深白鶴高棲五曲林山水滿前眞皎潔
淸吟誰識濬然心

峻嶒仙掌頻靑灣雪月風花盡不關停橈六曲舒長嘯
千古何人是大閒

禪關岑寂隱巖灘晴後山容雨後看石轉樹迴迷七曲
舊雲素瀨照衣寒

竦節樓巖眼忽開四時風物互紆迴丹梯翠壁皆雲錦
八曲奇蹤得到來

鐵笛吹殘自嗒然雲中雞犬隔桃川生平不盡躋攀興
都在茲山九曲天

述懷寄溫一齋二首

年來欲賦武溪深千里居能一和音滿目毒淫題不盡
淵魚林鳥總驚心

西京別緖不勝情瑞世文章彩鳳鳴月色當樓書札到
懷人迴憶武昌城

辛未正月二十四夜夢予遊一密室中景象極淸
和桌上銅印數顆有童子攜取一顆印與予形方
而長盛以銅池語予曰此伏羲心印也予受而藏

之篋中印文如薤葉狀奇古莫辨上有一柄可手
握云覺後識之系詩八絕

三皇之世我何云大道無由索典墳猶記少時多志氣
幾經夢孔夢周文

萬仞峰晴雲盡散千株松響鶴初還夢中的意誰能會
一笑圖書未畫前

庖犧遊夢思泠然太上禖期已盡傳覺後欲言言不得
梅香月色繞牀前

先天日顯常行道上帝時臨不貳心夢斷華胥無覓處
蕭蕭春色坐來深

我所思兮在太初還館返樸夢何如未須細辨龜圖字
心領奇文薤葉書
温涼密室坐鴻濛愜意誰知是夢中學道何成人已老
光陰隨水又隨風
夢眞我得精神路眞夢誰參造化工夢亦是眞眞亦夢
伏羲心印本來同
老懶公然不讀書高眠過午日遲遲羲皇夢罷開雙眼
物色天光滿太虛

同醴泉坐紫霞宮

雲洞班荆談老易爐煙簾影日初斜三花翻蕊條風度

片片堦前落紫霞

徽宗鸂鶒

金風吹倒木槎枒鸂鶒之巢正可嗟魯國童謠遺恨在
忍將毛羽向人誇

思廬吾先叔

我家叔父賢觀察文藻今歸白玉樓藥院尙餘新蓓蕾
竹林無復舊風流

別緯川

一片離心慘舊盟郊園尊酒忍能傾可憐歧路千行淚
不是尋常戀別情

同少松遊宿華峰八絕

路盡千盤突解跤靈枝露頂一峰高天關雲鎖風煙迥
下界平銷陸海濤
擁被談元靜夜分兩身同寄萬重雲莫教覿面猶匆劇
空向名山訪赤文
荒陬何處可移家瘴雨蠻煙未有涯獨愛此山名瑞氣
春風不到亦開花
耦坐孤岑漱九陽向來階級已都忘乾坤盡變金銀色
日月同開耳目光
金鳳高棲白雪樓羚羊掛角月沉鉤與君證到無言處

四野青山盡點頭
老來登覽興俱遲陟險探幽憶壯時四海朋從魂夢在
百年心事杖藜知
山下空凝望岳情到來面目自分明聲前一句難題盡
坐對靈松愜素盟
祕殿寒消皓魄霜碧虛一段好風光明朝撒手下山去
踏盡天花滿路香

答川樓二首

文旌遙指灩溪東小駐淸平調轉工幾陣春風與春雨
滿城開遍杏花紅

鑄入久擅黃金術懷友先題白雪詞更欲御風金鳳頂
吹簫採朮故相期

送許賜山入賀三首

掖垣別後幾經秋喜逐千官拜冕旒囊裏尚存言事藁
偶因宣問展嘉猷
初秋驛路繞蟬聲萬里看君入慶行祗恐上林金得借
空留南國召棠名
屢枉千旄在浚郊夫君意氣重衡茅別離不盡青尊興
矚望深憐白首交

閻王鳳洲大徵材官閩武郎郊賦此六詩奉贈

講武乘春將士豪吳鈎雄色倚天高發生氣暖傳鈴柝
長養風和繞節旄
精兵數路走盤珠後勁中權號令俱一覽楚氛齊改色
安流江漢自名區
漢家武節盡龍驤電走雷奔陣色揚眞有先聲飛萬里
坐令嶓冢砂星狼
關河千里肅貔貅手握金符控上游勳績看君記名氏
萬山之下峴山頭
洛水商山初問俗雙旌五馬乍臨戎春朝雨霽陽烏轉
一洗煙塵萬里空

鳳麟江右識名家漢上威儀早建牙北斗星辰高不極
祗從博望望仙槎

祝年鶴曲十二首壽閻丈

壽筵高傍菊花開柱史家聲學士才六甲已週仍擘起
我今裁曲鶴飛來
才名掇錦看花晨回首風流四十春雲雨交情蕉鹿夢
老來一笑見吾眞
一命由來堪報主絃歌蓬閭挹清芬至今南部存遺愛
百里煙花說使君
交臂每憐時眼白輸心惟對故山青年年下詔求遺佚

誰識西南處士星
掄才相馬古今同激羽流商調自工猶有西山兩御史
鶴書曾達建章宮
禮斗壇西學閉關小山招隱竟誰扳婆娑松桂聊吟嘯
銷盡豪心是此閒
少不封侯老即休邊鄉風月若爲酧登高望遠情何極
五岳三山一臥遊
佐郡爲郎歲月深歸家不道有餘金里閭盡愛輕裘者
蔬布誰知太古心
楊山耕稼結柴扉杜德逃名願不違獨有慈幃常在念

時時歸覲舞萊衣
痛飲淵明是我師閒情感賦見襟期紛紛萬事浮煙裏
多少英雄不遇時
身到耆年經萬態勸君自酌自高歌從今滿歷三千歲
獨抱元同養太和
靈骨仙風出世情前身遮莫是方平摩挲雙眼乾坤老
海水滄田任淺清
贈李及泉
元岳崚嶒插太空繡衣遊興浩無窮銜寒獨到黃金頂
萬壑千岩盡下風

漢上過逢意氣深與君談易夜將沈明蟾宛轉依人立
照徹羲皇萬古心
大理卿署小亭感賦二首
誰道斯民盡不冤小亭深念轉凄然明刑漸負唐虞化
一歲書囚滿二千
挾香披對儼神明法令森森犯轉輕每到獄詞無害處
御憐何地爲求生
講筵恭述四首
瑞旭初分散曉鴉青霄宮闕敞文華勾陳閤道儔旂𢃄
經幄輝煌北斗車
衮衣縹緲五雲開侍從威儀玉笋班講罷典謨因諷勸
卽看喜氣滿天顏
圖書天上羅奎壁羽衞階前轉日星盡頌聖君勤訪接
時臨朱夏尙諏經
爐煙裊裊殿中低璇額高懸御筆題文華殿中帝親書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十二字懸之以寓觀省天語傳頒光祿讌恩霑湛露地天齊
密意
雲罅山影蕩漁磯泛泛漣漪日色微密意相看誰領略
春風吹石長苔衣

補輯雜文一卷

明淸平孫應鼇山甫撰

左粹題評序

左氏內外二傳世未有不稱美者豈非以羽翼聖經耶故論世則事核綜變則術該辨理則意密程藝則旨深信樞管文字莫能相爲競高矣然稱美而能舉其辭者鮮矣能析其義光鮮鑑諸家各有採錄然未睹大體甚者模擬以爲引重乃又振暴其短獨吳郡施宏濟摘取類纂可爲諸家決正余爲諸生時亦妄有裁取旣仕見施氏所纂而罷於是卽施氏所纂爲加批評以明己意

庶幾參會作者之辭義焉嗚呼學士大夫總擊古今欲擷其精英是矣顧一卷之中淑可爲法慝可爲戒遐足資理邇能鑑形皆斖斖然若莫之闕省卽識無不博微無不通於一已奚有哉是又非特讀左氏者當知已嘉靖癸亥七月望書

西征雜述序

西征雜述爲吾貴督學使明卿吳公行部羅施所得諸什中間指陳山川風土因以寓懷紀事貽諸將來足爲西南天地增光兵憲使沈公從善梓而傳之有以也余嘗覽柳子厚永州柳州諸著作凡談永柳遺迹必舉爲口實古今聞人有經遊題品後之欲藉名高者咸引以爲重大都若此獨惜以彼其才願少壯嗜進累於王叔文韋執誼坐廢遂不振余每讀所賦解崇懲咎閔生夢歸等篇哀憐之今明卿公直道守節冠冕一世秉正衛善黷毀無所撓骯權貴銜忌罔能踣躓光煜俊偉之業蒸蒸日起鬱然爲海內儒宗不但以文辭稱雄同視子厚所自立奚啻倍蓰什伯益信士君子當見微而知淸濁此身一敗百美崩解不可苟然已也余又反覆子厚洎公著作私評之子厚研精於色澤公脫穎於風骨又各似其爲人夫色澤者采飾具足眞宰罕存風骨者氣

志妙凝規程自雅孔子曰詩可以觀詎不信夫詎不信夫萬厤紀元中秋日

繕城奏績序

淸浪參戎少泉侯公程督淸平城將成鄉之士大夫相與周游而環睇焉觀於垣則內外甃石四墉如一曰美哉攀援無階莫得上下可謂險矣觀於堞則飛雉鱗次百堵馮翼曰美哉瞰敵有餘罔緜相窺可謂密矣觀於埤則雉減堞半堅厚與埒觀於隍則就易不傾居危堪恃曰美哉宜障宜壘深壁有守可謂固矣觀於郛觀於樹則爰度爰定鼓倡方起曰侯之哉麗譙在茲護抱必

終行將媓衆美矣遂相與過淮海孫子別業欲徵一言
爲侯公贈則相與語曰疇昔乙亥羅中丞因清平剷盜
乘城入行抄擄面向三司竄宲曰吾欲更城清平非難
獨得肩事之人爲難其柰何時侯公在列而曰清平誠
不城耳誠城而豈憂肩事之人之難乎於是羅公揖侯
公曰賢哉參戎卽事屬君矣當今封疆諸臣治隸所職
地專爲轄猶多詭避不以公家一攖心念公於斯城於
立談閒慷慨自承何其任也命既下一二同事若秦越
人肥瘠相視公操莫助之權綜難聚之衆鳩易撓之工
譸未至之帑心勞力奮體癯貌瘁不啻恫瘝在身何其

切也己乃握樞挈要漸得經會爲量功日分財用平板
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具糇糧度有司慮定
以動不懲於素何其周也兩年所什八九在清平什一
二在清浪暴衣露葢日凡三出衝冒寒暑爲百役先又
何勤也猾民之不給徭賦貪吏之匿財沒貲黠卒之妄
肆恫喝悉置諸法不虞誹怨又何肅也忌公者欲以度
支出入中公顧掌記有主刻覈至再竟莫能媒孽又何
潔也茲城信非公不成安可無頌孫子曰春秋重民力
凡城必書茲城果不可以已乎諸士大夫則又相與語
曰何可已也明興草闢貴筑星羅衞戍清平至正統苗

距爐山叛攻城當其時公私充牣民有固志至正德苗
仍據爐山叛攻城當其時上下豫附邦無攜政今之日
無論正統以擬正德日何如行伍非無人儲餉湮竭睥
睨盡圮虎狠接迹桴鼓不衰蓋域中凋殘極於貴筑而
貴筑極於清平矣夫鳥猶封巢魚尚潛澤卽二三遺黎
其忍棄之故茲城不可已也於是孫子喟然歎曰古今
倜儻非常之士能爲國爲民布德宣力垂勳不朽其挾
持至大斯建造自殊公之先中丞嘗撫大同雄聲駿績
到今照耀塞漠故所漸甚厚公少傅學多聞蜚聲庠序
以不得志輒投筆自起功名故所蘊甚深公爲西北偏

裨草滅寇長策上督撫督撫不斥其蹤而心壯其能故
其所志甚奇公既統京營道遇司馬屬不避竟不折節
而甘外遷故所立甚偉素所蓄積如是茲城何有抑予
聞楚囊瓦城郢沈尹戌曰苟不能衞城無益也公既懋
保障清平之烈凡擇官平政杜竇隄患毋爲行伍增虐
毋爲儲餉增蠹毋爲睥睨增剝身卽不得盡行口盜不
得盡言焉不效自有攸責言焉而效厥利猶溥斯保
障之烈世世無斁矣詩曰哲夫成城敢以是爲鄉之士
大夫致頌於公又曰無俾城壞敢以是爲鄉之士大夫
致望於公

新鎮道題名碑記

萬厤戊寅平越創建分守新鎮道行省逾庚辰參議振海黃公駐節於茲樹績宣渠起殘敷惠蓋一方遂稱靖謐云粵稽貴竹本古鬼方靡莫地秦漢晉來稍置黔中牂柯夜郎諸郡唐宋元或附楚或附蜀或置八番羅甸順元宣慰都元帥要以土蠻順叛殊狀又隔閡中土故牽隨所疏屬而區處之未有畫一逮我明威德四被風化昭啟爲列郡縣衛戍設省設臺設閫曰三司埒他藩綱紀法度燦然具舉矣省臺各有長有貳省之貳分守各路臺之貳分巡兵備各路人莫不展采錯事矣第他

路者不論其分守新鎮都清兵巡專轄都勻鎮遠黎平三郡龍里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興隆黃平七衛所兼綜湖廣偏橋鎮遠清浪平溪五開銅鼓六衛廣西南丹一州山河遼阻蠻苗獷悍壘伍凋敝地產皆窳皆倍蓰他路不可不謂難與劇矣都清兵巡駐都勻久在提封中章程之沿革戶賦之征徭徼塞之防捍課殿之施設莫不資揆度取裁擇乃分守以駐都會去第路迥遠一切上之人案牘關白甚尠故下之人第習知兵巡不復知分守乃分守亦延緣往昔之素樂閒適目爲吏隱而亦自以燕安不鈎校非一朝夕所由來漸也萬厤乙亥雲南寅所嚴公清巡撫茲土察之因駐都會諸分守大夫屢日閱衙有全無報牒及稟公家計者歎曰分守兵巡均地官要秩分守無所事事若是朝廷列秩本意必不其然遂疏於朝大約謂詰戎勅罰廣屬條憲爲兵巡事理財賦潔奠守封疆爲分守事銓管雖異實須偕濟不可以獨倚一偏臣簡核分守貴寧同畢節兵巡臺貴筑西路地險苗強止一兵巡駐畢節難控馭宜以分守貴寧移駐烏撒分守新鎮同都清兵巡臺貴筑北路境壤犬牙於他藩尤甚劫敓且充牣宜以分守新鎮道移駐平越分守安平宜改兼清軍清軍事寡皆定距都會聲

問易及彼此俱利其鉅細諸務守巡兵備宜協恭調贊文武臧否則交互咨詢重大機密則交互定命遴委典授則交互詳覆獄訟則交互鞫讞闕任則互相權攝兵刑主兵巡分守參之錢穀主分守兵巡參之事可責成官無尸曠免偏重之嫌得術業其飭之義策似便制下吏部議如撫臣指制下允所請而分守新鎮即移平越矣是歲分守巴渝劉公世賞爰卜平越城內隙地丁癸向吉選經歷劉信董厥工繕造於丙子十二月構竪於丁丑三月完美於戊寅二月堂廡廨署門楔階除攸躋攸寧有倫有序功旣畢諸公俾清平孫生應鰲記其事

孫生曰凡公署有題名將覈治蹟垂標準備徵文獻稽覈功令抑亦待觀者按評品而彰鑒戒之旨咸寓於中茲所營拓已見部使善審畫不再具吾聞物聚則好醜形事比則得失辨人並則賢不肖判異日士民覩斯石口誦而手摘曰某裨益邦域某遺愛在人心有去思某節概當名宦則斯石非特分守諸大夫考政鏡德之林實一方所由覩為甘棠蔽芾勿翦伐敗拜之具哉余固不能私不敢私矣

諭陝西官師檄書後（按此檄郭青螺黔書著錄稱教秦緒言已編在前石本更溢出書後一篇咸豐戊午家兄得於周春浦所乃其尊甫小湖都轉所收西安碑洞本也）

余初視陝西學事既條所以為教者凡十有六■布諸下矣學官輩復請余書而鐫諸石夫農師舉樹藝之美誇於人棄已之田蕪而不治聽其言者遂勤樹藝果獲其美農師猶不免於饑其不聽者笑之余方懼余條所以為教之類是也敢復取不聽之笑乃學官輩固請之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開其源迎之以浦水斯益大苟得開迎之方固不在言語若體質利成覩言語尤附贅矣敢又附贅於斯石乃學官輩請益力雖然諸生於余所謂醫諸草木固臭味也而何敢差池世以醫鳴者業雖在愈人疾均度人榮衛誠知自考鑑於榮衛則用諸人者為暫事而已所利賴誠厚矣於是勉依所請書而鐫之亦因欲自知考鑑非專均度二三子也嘉靖壬戌秋九月

太祖高皇帝夢遊西嶽文記後

臣應鼇至陝之明年得登華嶽周覽其勝仰惟我皇祖嘗神遊斯境發為文章古所謂宇宙入於胸懷風雲出於掌握造化協其隱顯陰陽順其卷舒發慮無之蘊森為眾形收雷霆之動得諸精象者霏潤春容卓哉備矣昔皇帝齋心服形夢遊華胥氏之國我皇祖以天授神聖廓清海隅再奠乾坤今觀御製所載夢中覩記之詳

所由肇國家清寧之昇運者冥冥之中獨見曉焉且畏上帝於咫尺祈民和於屢豐一念融結精至誠純寤寐須臾罔有間隔何俟舉云亭之吉儀然後受羲姒之珍籙耶臣備員文學掌一方之史謹書斯文於石傳諸將來非欲為茲山增厥崇高實以覘上天眷命之貞符卜世卜年允垂無疆之慶其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固如此昭赫云嘉靖壬戌長至

培竹李公墓誌銘

培竹李公貴州清平人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大理評事陞寺正丁孫太夫人憂歸孫太夫人者鼇太姑也

已又丁竹泉公憂先後服闋赴銓部改繕部督木郎中
五年陞江西按察兵備南贛副使秩將滿留加參政仍
掌兵備南贛事先後四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廣東又二年以致論聽勘歸歸三年遘疾考終初公舉
進士時三百人皆推公器識暨官南京讞獄明允得訟
之情以麗於法南京縉紳大夫莫不推與公於是公聲
名日起會丁巳春三殿災世宗欲鼎建殊亟求可稱任
使者遂特改公繕部往董川貴大木事先是採木使第
稽籍款數公必深入嵐瘴不辭險阻爲有司先一時報
發獨多公又不似他採木使理商值第令有司出納終

其役嚼然無物議西南民力匱竭甚部檄日旁午公調
停有宜事畢集民不爲苦鉅工實賴攸濟於是公聲名
愈益崇重朝廷遂畀公南贛兵事矣南贛者盜藪也犬
牙於閩粵三楚之交自陽明先生經畧後垂數十年萌
孽滋長歲辛酉殺汪憲使猖狂彌甚公蒞任僅浹辰卽
單車入岑岡三巢譬曉李文彪謝允樟諸劇賊禍福各
敘束聽命還返擄奪人民田畝思革面向化適鄰省桀
寇梁道輝温鑑蘇阿普李仕政聾或擁勁兵乘閒內劫
或抄鹵屬邑慘毒不可言時下歷巢賊首賴清規盤踞
尤久互相響應公倡勇敢定方略盡討平之一捷於上
稅瑞金石城斬首千數百級再捷於曲江斬千級三捷
於洪田長汀漳平永安斬九百級四捷於始興長樂斬
五百級五捷於平遠斬三百級六捷於連州陽山英德
斬四百級七捷於信豐斬四百級八捷於信豐斬百級
九捷於翁源河源斬萬二千級十捷於下歷斬三千六
百級諸俘獲與招徠迫脅者悉稱是立定南縣治制控
諸巢安恤旋倪南贛境土賴公廓清蕩平士民如解倒
懸神人之鬱憤盡洩室家始相慶更生餘風所被罔不
震慴誠東南用兵以來所未有無何廣東賊煽亂滿耳
目不能戢廷議請殺撫臣公以在南贛有大勞劾特擢

俯命開府其地當百務創造無所承襲公總理周密號
令嚴明省汰減費雖羽檄紛馳餽餉連絡未嘗增歲額
外繕兵甲造戰艦修城郭練士卒勤瘁不可殫述勦翁
源叛賊張韶南斬三百五十級勦長樂糾倭賊黃允斬
百六十級勦惠湖賊梁有川林道乾林甯斬五百七十
級勦歸善賊林金燦尚德勦瀧水賊黎希文勦恩平新
寧賊倉步謝廷賓斬千級勦韶州賊吳子和張子賢斬
三百級勦程鄉賊楊子亮李春又藍松山斬千級公用
兵謀定方戰應變不窮鼓舞將士人人樂爲用卽當盤
錯迄有成功凡虎噬於山林鯨吞於瀚海積累跳梁莫

敗誰何一一誅鋤芟刈終歲內捷書相繼十餘上受金幣之賜者十有三先皇御極首錄公功賜璽書諭勞豁嘗謂人君莫不欲求禦侮奔走之臣以爲楨幹以保土宇然敗績厭覆相隨屬而倜儻非常之人稀曠世而不可見非惟才智之難兼抑以得精白忠貞之士尤不易也公才智既卓絕任國家事當封疆責任但知有國家有封疆不復知有身有家庶幾哉可儷美精白忠貞不忝社稷臣矣廣東賊業已次第殄除廣東人不欲再建撫臣公緣是暇斁頗起及解組歸來輿論既定朝廷又議及公再用者迺公遽長逝[illegible][illegible]重可惜哉公諱佑字

吉甫先世福建崇安人遠祖琦洪武初以仕寓滇祖純官教諭父夔南京刑部員外郎是爲竹泉公贈如公官公讀書史能強記文章浩蕩渾雄自中意趣樂汲引後進門次坦夷而操履不弛執親喪事伯兄皆極情禮撫幼弟俶教愛篤至居常自奉儉素時時考究典籍見人侈靡不學者不悅也謂烏宜有是生丁丑九月十一日卒辛未十二月二十五日年五十有五配白氏贈夫人繼呂氏封夫人子大晉辛未進士授四川宜賓知縣大有庠生大鼎大恆業儒女三長適孫應鵰孫二敦孝敦任孫女一著有南法寺駁稿六卷撫粵疏草八卷詩文四卷郡勻府建有宸翰樓在城西屠姓宅左以今壬申十二月二十日安窆於翁沼山之陽銘曰於鑠華裔建佳城只胥宇黔塽世業亨只中丞崛起聲聞宏只射楊繁殿陟方瀛只南都掌理天下平只明堂前靄信崢嶸只東南寇盜縱滿盈只狼心梟響古虔郡只非公孰戕防五兵只揚麾指日神鬼驚只韜鈐變疾風雲橫只威聲赫弈羣醜攖只幕天氣祲盡廓清只士女簞壺馬首迎只獻俘奏凱歸帝京只授越東粵得專征只赤心白刃耀光聲只迅霆破竹何鏗鍧只商返買肆農復耕只畀錫絡繹金幣箏只功高議興徒猙猙只公兮歸來投

簪盟只髮樂先後國老成只黴美矩矱鄉耆英只鶴欒好爵予和鳴只沒安存盛耿嘉名只沼南蔥蒨阡岡鬱只誌辭無愧視我銘只

附題孝友堂詩三首（按三詩本集不載先兄編黔詩時由思南志採入前跋所謂事涉語怪不存其稿者也今附錄雜文之後以便檢閱云）

黔州城下江潢昏六月六日雨翻盆波濤[illegible]擁蛟龍遊
撾鼓鳴榔何處郵洪流天外迎王孫
七曲浮江千里韁巨濤端坐神明尊左右使者相隨來
魚龍供護登平原鄒君此事人爭喧
鄒君孝友誰可譬小兒溫款大兒粹書堂卜築最奇勝

帝子擇人尤擇地龍媒慶祥開百嗣

按思南志紀萬麻七年夏德江大水有文昌像及左右神從千里浮至盤旋於鄒孟哲書室前他舟欲舉輒沈孟哲舟至舉之祀於室中李同野爲書孝友堂紀其事淮海爲之題詩　孟哲思南水德司人力行孝友嘉靖丙午舉人官興國知州以清慎聞

補輯雜文一卷

江陵張居正荅中丞孫淮海書

辱惠佳刻畀讀數種皆入元造奧含英咀華且其議論不詭於聖人向也吾見公之貌而已今得窺其深矣蔡氏有言千金之富卿相之貴苟非天之所與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公以涉壯之年早窺道域天所與也願勉旃自愛歸見令叔慮吾證以山中所得何如恐當遠遜阿戎矣

三原温純教秦總錄序

嘉靖中吾師淮海先生督秦中學既以經義課諸弟子正學書院中日與講魯鄒之業冀他日爲縣官用玆錄蓋諸弟子各彙輯先生口授者云初先生入秦以經義流弊即宇內人士且十九而作媒贄旣售不啻冰炭世用之謂何乃取魯鄒微言爲弟子告其指詳錄中大要以天地萬物一體爲仁而其功嚴於愼獨妙於默識融於勿忘勿助之間綜之爲成此仁於身使世之學士知誠意愼獨爲己知幾集義養氣主靜定性無兩軌轍即繇之從經義出而委身縣官不知有我安知有人是先生教諸弟子意也先生去秦且一紀諸弟子見用未見用者不知視先生教若何顧純往謬爲先生期許今且無能裨益縣官安能不面赤汗浹背哉雖然召伯故以利澤導齊民耳其所遺甘棠民且不忍伐況弟子而學魯鄒於先生曰是錄而不惟先生

言是聽徒若純面赤汗浹背何益純故刻此將與諸故
從先生遊者共服膺焉則先生之甘棠且世世在

温純歸來漫興序

夫詩豈不關切世敎哉純聞之劉勰矣詩者持也古以
詩持性情卽以性情持世敎後榮詩者乃往往離去本
質卽所模擬唐矣漢魏矣然令當官事事不啻弁髦土
梗焉卒乃使用世君子諱談之夫詩病我耶我自病耶
吾師淮海先生故喜爲詩已在蜀登峨眉涉汶嶺眺錦
江玉壘盡發爲詩何減工部夔府以後諸什然先生先
深於性命者自謂詩之一道雖情繪物故禁不爲已自

郎中歸又爲之不必爲不必不爲先生深於詩可知已
初先生自弱冠學道以默識尋孔顏眞樂又往來武陵
與道林蔣先生相印證久之忘形宇宙收春肺腑興至
景値性觸情流吟咏成聲無斧鑿痕卽造化可與通庶
物可與偕學術治理可與該純既得先生歸來稿卒業
領之矣會先生拜上命再撫鄖中純當以職事奉約東
乃所部諸大夫卽以純故先生弟子知先生卽先生至
純以職事奉約東將安所從事純以先生官禁中官藩
臬官中丞往事一一爲諸大夫郎告大都先生治狀大
者在以數言收平薛蔡二寇功詳具南充任太史敘中

不論論督關中學一時關中博士弟子事先生如山斗
乃闡明道妙揭示默識本旨卽世世可師承矣日先生
不以純不佞自爲國士既入官視向所聞於先生然且
如弁髦土梗純大懼焉第侍先生久知先生精神所綜
該意脈所流貫一切注措卽其發爲咏歌者今以往以
詩理我以我理民是純與諸大夫郎所奉先生約束者
也諸大夫郎唯唯乃付程郎遜梓布之

温純誄大司空淮海孫文恭先師文

嗚呼哀哉樹伐需材大道貴夷津梁不作孰指我迷篤
生先生爲世眞儒悟在象先拓我廣居追惟筮仕讀書

中祕及拜夕郎抗直當世出按豫章奸豐辟易視學關
中文章赤幟純時弱冠賓侍絳幃不謂散樗國士被知
歷遷蜀楚保釐聲施岷峨頌德甍夢縈思南北藩臬聲
稱藉甚遂拜中丞撫治是任兩鎭鄖陽如木斯蔭今上
拊髀召還中禁廷尉未幾晉涉南宮侍講經筵敎胄辟
雍時有啟沃上爲斂容迺戀親幃辭陛引躬上念老成
典型攸寄召起陪京司空是畀謂卽登庸翱翔鼎司和
羹鹽梅庶幾無愧天胡不慭遽殞其生訃聞之日中外
動情閭里罷市縉紳涕零國有恤典士無師承嗚呼痛
哉世豈乏才亦豈乏賢其根不沃光盜焜然先生學孔

妙契言筌默識愼獨體仁遡源近世學派先生要矣聖人有作或弗易矣純也飮䣯廿年於此習氣爲累毫無踐履念於先生三沐芬芳靑衿歲除日侍門墻受約於鄭則部湑陽受敎於京則官奉常昔在一堂猶多扞格今藥死別安望聚樂卽把遺言以求領畧恐躐前蹤欲追復卻嗚呼痛哉梁木其壞兮喬嶽其頹斯文中墜兮圖書陵夷緬懷春風兮抱心孔悲鬱瞻南斗兮潸然涕湊萬里遣使兮生芻一束地不能縮兮悲不能贖含愁夜雨兮五丙若斷山川閒隔兮爰訴我曲

温純與孫南翁先生尺牘

自從吾師淮海先生遊也習太師家學風度不啻身坐春風中然無有執鞭之幸謂吾師無恙且還朝可北面以質卽北面太師也頃訃至則疑已知其信眞則傷痛無已不知天何以厚賦吾師又何不令竟施若此也然斯文正脈有遺言則吾師在獨沐敎廿年策之不前負吾師甚今死別無復立雪之期故傷痛無已敬使使以薄奠往幸命從者同去使告吾師位叓曲畧陳誄文中太師其爲道珍重以慰吾師泉下師母何以享餘年念之後嗣得賢詰否國恩未請何也統希詳示有可爲地者純當畢力圖之臨發西望淚如雨

節太倉毛在孫文恭遺稿序

萬曆甲子予領巡撫按貴州命吾鄉荊石鳳洲二公三致意於公比入境過淸平則捐館矣因檄淸平令搜公遺稿得若干卷稍爲詮次刻之嗚呼公月旦在鄕淸望在朝功業在仕宦精思諳力在文章謂公不亡也亦宜

又云文恭公所著學孔精舍彙稿彙編易談春秋節要四書近語律呂分解左粹題評等書行於世先生自少穎悟絕倫博極羣書時已志於道未游四方得定性求仁之學於宋大儒程純公中歸本於學孔故彙稿彙編標以學孔云

節太和郭子章撰文恭傳論

予嘗學川中川中故有大儒祠祀周元公二程子張敬夫魏了翁諸公至明止祀合州鄒吏目閬司馬長卿揚子雲不得與焉蓋愼之矣予至始祀公及趙大洲先生予師胡廬山先生趙內江人公與先師後先宦於蜀人嘖嘖無異議云予入黔式先生之墓問其嗣斷焉弗續爲請謚於朝嗚呼伯道亡兒中郎有女從古如玆謚獨先生

郭子章孫文恭公祠碑記

人情所極慮於身後者在易世之裔與易名之典而此

二者恆相同也有子孫陳乞雖中才可獲褒稱亡子孫陳乞即高賢未免埋沒抑勢使然乎亡論往故如我國家李韓公之功不遜於武寧武順而李不諡祺不善終也解大紳之賢不遜於楊文貞黃文簡而解不諡家徙遼陽也鄒吏目之忠不遜於羅文毅舒文節而鄒不諡雖云秩庳亦其嗣斬也人臣生蹙太常之勳死爲若敖之鬼非國家念其故卹其私誰爲然已溺之灰而反旣失之履故人情所極慮而不可必得者國家曲體之令其世絕而祀存骨朽而名揚所以彰往而勸來也隆萬以來此論稍明章耳而目之無子孫陳乞而褒諡如故

得四人焉少保于公謙改諡忠肅少師夏公言諡文愍中丞海公瑞諡忠介尚書孫公應鼇諡文恭文恭之諡實章與御史宋公興祖李公時華同請者公賜諡詔下章又與御史畢公三才作公祠於清平市田以供歲祀平令劉啟周等以公祠記來請予計公督學秦中爲三秦士師督宗北雍爲天下士師及門入室弟子當有善言師者乃請於今御史大夫三原溫公溫公故公所簡秦士也溫公曰弟子卽誦師無若公言公且以哭公集杜八首示余讀之令人涕落予辭不獲乃稽公履歷記之公姓孫氏諱應鼇字山甫先揚州如皋縣人占籍清

平衛嘉靖己酉舉鄉試第一癸丑成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僉江西歷陝西提學副使都察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入爲大理卿遷戶部右侍郎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事隆慶改元上幸學公進講無逸賜茶請告起刑部右侍郎晉南京工部尚書卒賜祭葬墓木拱矣萬曆庚子章等爲請諡於朝壬寅詔下諡文恭錫之誥命始祠公於清平城中予按諡法恭有九義諡公曰恭其尊賢貴義執事堅固之謂乎予師胡正甫先生嘗語章曰宇內講明正學楚有黃安耿公蜀有內江趙公黔有清平孫公吾豫章有南城羅公皆賢人也已予入

蜀予師與趙孫二公皆捐館舍乃合祀三公於大儒祠及予入黔別鄒爾瞻江上爾瞻曰黔中孫淮海李同埜馬心庵皆致力斯學君此行惜不及見三君耳予平播後輯黔記乃合三公類傳於理學已復爲公請諡而得恭乃知正甫先生與爾瞻言不我欺也嗟乎公亡易世之裔而得易世之典人情所極慮不能必得之身後者公不慮而得之遭逢聖明眎李解鄒三公千里矣公所著有學孔精舍彙稿易談四書近語教秦語錄春秋節要律呂分解等書共若干卷發明聖學具載諸書立朝大節他日國史當有大書之者茲紀公請諡及建祠顚

末祠卽公書舍故址袤若干丈廣若干丈中爲堂祀公堂外爲門顏曰工部尚書孫文恭公祠祭田若干畝俱在碑陰

德州田雯黔書論

黔之人物尹珍以上無論已明之以理學文章氣節著者如孫應鼇李渭陳尚象以及王訓詹英黃紱秦顒蔣宗魯徐節田秋徐卿伯易楚誠張孟弼許奇申祐朱淮邱禾實潘潤民王祚遠蔣勸善皆大雅復作聲聞特達者而文恭爲之冣

田雯孫文恭公祠碑記

余於戊辰奉撫黔之命驅車萬里道經楚南湘沅地見三閭大夫新息侯二祠幾遍五溪七澤閒入黔則不祠竹王夫三閭大夫楚之放臣新息侯壺頭一戰楚人惜之尸祝俎豆之千百載不少衰宜也夜郎竹王其事怪誕不經黔人何以祠武鄉侯度瀘之役大有功於黔貫筑銅鼓山爲諸葛貯甲處陳跡猶存黔之人又何以不祠余入黔慨然爲立丞相祠堂於涵碧潭上迨考黔志所載淸平孫文恭祠今廢墓在邑西五里蔦葛蒙翳狘語熊鳴公之一抔土雖樵蘇莫辨矣嗟乎當明世廟時邊寓乂安崇尚儒術公一鬼方產耳以耆書講學自任樹立勳名入爲司成出應節鉞有古仲山甫風何以歷今不二百年里之父老及公之子孫遂無傳聞紹述之者所以余入黔時搤掔抵掌慷慨論列流連追慕其爲人且重有感於祠之廢而桑獻流涕也公姓孫氏名應鼇字山甫別字淮海先世揚州人以流寓占籍淸平舉嘉靖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工部尚書卒其諡文恭則萬厯閒從黔撫郭青螺之請也公著述數種有學孔精舍彙稿易談四書近語教泰語錄春秋節要律呂分解諸書詩賦若干卷夫蠻髦之邦農不習耒耜士不治詩書宦斯土者必表章一二前哲所以扶植綱常祓濯習

俗庶可潛移而默化之不然羅施鬼國未有積十數年近或五七年無疵癘天札刀兵水火之患者以公文章理學事功而顧可使之閟而不耀耶則余今日之祠公亦猶青螺請諡之意也余嘗謂艮壘祠庚桑有垣墻蓬蒿之喻大抵人情各樂祀其鄉里之賢人齊人高石慶之行立石相祠白居易以文章名沒而鄉人祭其墓以視欒公之社朱邑之桐鄉有閒焉武鄉侯功在征蠻余旣爲黔人祠之則文恭可知矣祠之上高柳澄潭小山蔻篠可與丞相祠堂遙相望也是亦黔人之幸矣淸平令許君國幹曰是不可以無記蓋祠成於辛未之春遂

以文請值余以憂去黔踰三年官京朝殆復二年許君
青凡六至始爲文寄之鋟之石而系以辭香爐峯童麥
沖瀧黑齒青駭駭苴風瑟瑟毒霧運帚碧空垂蔓粹靈
維集王後鄒前曰誕偉人淮海山甫伊呂其疇程朱之
伍神嶲獨立僾的孤臨絳花栫落翠笻幽尋經行牢牢
儒林長德輷輷啟啟擧人焚客遺文壓翰駢出横陳周
情孔思一代名臣經師人師大雅倆佛歷位司空才猷
逴躒逗鼓盜竿僞體別裁醋儒正學範往圍來李杜雄
辭徐庾麗句猋道容裔約天磬護爰有遺廟平邑崇岡
何以妥之不疚其光側蓉且饑梳煙劉草鳳衰雉噫曰

晲宮道劉楔磨石紺文紫錢攡雲捩風用示千年平仲
存遷于霄薇日操其下省徉猶狫犵許君賢宰百廢聿
興無隕芳躅斶谿馮陵萬里而來蹤櫛鯉雁俾余摛詞
青螺再見舊植荒落華顛白紛倪腕渴筆何以爲文咨
研覃思言蹠且陋觸懷誰昔邅酹酘酒壏山塹谷狔䮾
雨風長卿晚翠蔺子秋紅

秀水朱彝尊經義攷

淮海易談四卷存引自序云云春秋節要未見四書近
語七卷存引李延昰曰孫氏近語自爲之序又有李䕫
楊一魁序二篇

過庭碎錄論孫文恭公書法

清平城北宗伯橋側石壁上鑱雲晴天影澗山靜水聲
幽十字先生擘窠手蹟也水石相盪歲久如新相傳先
生於此讀書太元亭遺址當不遠

吳國倫懷孫祭酒山甫詩

山甫金玉人一出爲世寶明經冠時儔摛藝發天藻少
握中祕書旋焚諫垣草翺翔涉中外結志遵大道晚遘
聖主知視學修三老陳言辟雍時尊禮屬師保魚水方
見諧懸車亦何早逍遙不赴徵匪學商山皓

又抵清平不得遽見山甫中丞先賦一詩奉懷先訂金

鳳山之約

駐馬山城裏嚴更坐寂寥曾無一水隔其柰美人遙問
禮將從野陳詩合在朝且懸金鳳榻擕我衙雲霄

又與孫山甫中丞道故詩

壯歲簪貂出總戎行籌清切在隆中卽看西峴碑重勒
豈是南陽戰未工解組尚懸明主問懸車莫與古人同
郤慚青瑣追陪客垂老無聞自轉蓬

又道山甫書院因贈

城小諸峯赴講堂如雲門客儼趨鏘橫經案倚三辰麗
問道津懸四瀆長冠冕舊通羅鬼國絃歌新滿鄭公鄉

居然生我清靈府一語無聞百慮忘
武陵於文徵餘仙洞寄孫淮海詩
記得前旌發習池醉餘同望峴山碑三年蹤跡勞心寫
萬里雲霄見羽儀偃仰洞中聊自適交遊海內久相知
題書漫賦黔西使離黍重逢未有期
晉安邵元吉寄孫山甫詩二首
聖代何容隱無才況有親世皆嗤我拙君獨喜其眞勸
遯初衣暇相存荒澗濱高歌出巖谷風物與光新
人人能學孔聞者遽難尋有善同堯舜精言見古今黔
祥數先獻尹謝久希音勤子張斯道慚余老病侵

溫純哭孫山甫師集社詩八首
淮海維揚一俊人湖南爲客動經春古人已用三冬足
歸赴朝廷已入秦朝廷袞職誰爭補枉沐旌麾出城府
童穉情親四十年使君高誼軀今古風流儒雅亦吾師
藥餌扶吾隨所之川合東西瞻使節白頭吟望苦低垂
文章日自負經術昔相傳天地身何往溪風爲颯然自
知白髮非春事離別不堪無限意中天月色好誰看更
爲後會知何地輕輕柳絮點人衣蜀道兵戈有是非念
我能書數字至總戎楚蜀應全未
開府當朝傑主恩前後三持節公堂宿霧披物色生態
能幾時仗鉞褰帷瞻具美楚宮臘送荆門水城尖徑仄
旌旆愁一體交態同悠悠形容勞宇宙心折此淹留
北闕心常戀蒼生起謝安早春重引江湖興隱几蕭條
戴鶡冠學冠天人際願聞第一義低空有斷雲俯仰悲
身世十年不見來何遲搖落深知宋玉悲中夜起坐萬
感集反思前夜風雨急此道未磷淄門戶無人持高天
意淒惻清秋望不極恨別鳥驚心修文地下深
時來知宦達北極捧星辰尚愧微軀在蒼生倚大臣往
時文彩動人主南極一皇朝北斗講殿闢書幃側身天
地更懷古斯文去矣休屈注滄江流便與先生應永訣

琴瑟几杖柴門悠
致君丹檻折天際傷秋別予規枝叫舌益歎身世拙悲
風爲我從天來城闕秋生畫角哀但話夙昔傷懷抱江
山故宅空文藻慘淡陵風煙淒凉憶去年寒雨颯颯枯
樹濕木葉黃落龍正蟄吾將罪眞宰眞宰上訴天應泣
五道竟何之鷗歸秪故池向來憂國淚不愧史臣詞
往在西京時到今耆舊悲已矚峴山淚排悶強裁詩尚
書踐台斗近淚無乾土上有行雲愁鬱結回我首孤魂
久客聞何處出塵氛露從今夜白風處急紛紛
道爲諫書重書歸故國樓蓋棺事則已涕泗不能收朝

廷非不知豈徒卹備享嗚呼就窀穸牢落吾安倣名與
日月懸死亦垂千年杖藜歎世者誰予春消日落步相
送墓久狐兔鄉浩歌淚盈把向來披述作垂之俟來者
獨山莫友芝書淮海先生楷書諭陝西官師諸生檄石
本後
孫先學孔開精室手闢山荒衍儒術偶然游藝逐文人
事事元超俱第一緒言近語件詩卷遍歲搜從鄭鄉出
小編已括洛閩要短韻亦登顏謝匹水聲天影還擘窠
騰擲蒼崖記雄逸臏珍手蹟十字奇斷楮零碑難更覓
東皋草堂坐逃暑連屋書堆比禾秩眼明一卷古斑斑

樂論黃庭相甲乙循章訶卽使秦敎署尾模糊辭可質
請讀伐石餘系言更補叢殘舊亡失先生蹈道辯蔡僞
體用自抒經國實史家行蹟慨脫漏名姓依稀藝文帙
傳業無人朝市改舊錄消沈逾十七平生師道厥自任
温故知新啟程律燕雍秦蜀兩薪火衣德紹聞爭屹崪
農師授藝效美豐不免饑寒取嘲詰醫家榮衞匪自度
暫事治人盜愈疾圓橋書闕此竄在過化知根檢身密
況兼楷法足摩挲心畫精英粲元筆我生苦晚三百載
不得摳趨承作述爬逡斷簡致恭敬稍稍不搖邪說詖
年來烽燹亦沅首村郭荒烟莽蕭瑟比來副豐尚無恙

後死摯拳定逢吉乞歸襲入予本藏遍示同方味芬苾
遵義鄭珍和莫郘亭題淮海先生書諭陝西官師諸生
檄石本韻
古人已入長夜室不賴後死固無術精閎零滅俚俗在
幸吾早歎歐六一雖然此中有堪信虎氣所在必騰出
孫公學孔開南荒遂藝同時幾人匹但論位業足佳傳
鄉子門單史因逸後生不復重國故遺著至今難覯覓
君於鄉獻誠殷勤拾盡羣翬得秩秩一篇瑤草寄幽心
十紙緒言申命乙作詩遠偪郭景純近語尤似羅文質
前賢傳者亦不盡但見奧要餘可失每從吟諷想聲貌

若遇其人大而實摳衣奉手慨末由鄉往徒珍轉鈔帙
宗伯橋邊有心畫久恨苔封十六七何期手楷此無恙
紫陽學論黃庭律眞儒信是無不能岱華峯峯總嵬崪
獨歎師儒繫邦國古風一去何由詰當時弊蠹固不淺
病雖費治猶號疾而公破迷與嚴範已令汗下如雨密
貨取兵選愈曠奇問公倘見作何筆咄哉甚才造士具
大賢小劑那忍述與君誓守萬金璧自度營衞莫受詖
世有升降道不變箏琶敢敵古琴瑟蒐訪心勞鬼嘗相
特要康强又逢吉心蕣同野仍缺如辦禱爲君致芬苾

補錄明吳國倫報孫山甫中丞書

見答一章詞旨溫逸殆非鄙薄所能承至於華頂八絕意以象生而率多無象無意處使人誦之躍然知所云春風不到亦開花則妙悟甚也一二君子不解妙悟謂公近以詩文爲戒似一揮灑耳夫有意而戒孰與無意而作甚矣知言難哉歲晏疾作擁雪高臥適蔣生辭去附謝教諸不一一

附錄一卷

先文恭公著述自雍正乙卯後家藏已無完帙咸豐中遭苗變舉殘缺者並蕩然今歲　櫄以大挑得江蘇知縣道出上海邑令爲同郡獨山莫君善徵手文恭公遺書五種見貽蓋其令兄子偲先生昔年所收得而今始栞成者吾家以如皋籍來隸清平再傳至文恭遂闡陽明良知之旨爲黔儒宗流風餘蔭霑溉歷數百年今寇氛蕩滌此帙爲子孫所不能有者而復得栞之以傳不可謂非厚幸也因書簡末以誌媿感光緒六年仲冬裔孫茂櫄謹識

學孔精言合彙藁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孫應鼇撰應鼇有淮海易談已著錄明史藝文志載應鼇彙藁十六卷此本十二卷前有萬歷已卯劉伯燮序首奏疏終於古風絕律今第十二卷止於五言律詩而絕句七言律詩皆闕知非足本矣

百可亭摘稿七卷詩集摘稿二卷

〔明〕龐尚鵬撰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龐英山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百可亭摘稿九卷》提要

百可亭摘稿序

嘗聞左史稱立德立言立功為三
不朽云不佞髫齡時誦惺菴先生
兩闈試卷所為制策纚纚數千言
悉中悃匡濟業已心識之比釋褐
飫聞先生歷中外所上封事精
忠貫日直氣凌霄益切嚮往歲癸
巳不佞以言得罪削籍歸先生已
觀化舊矣先生仲弟英山君集百
可亭遺稿摘其尤者入梓乞余敘

余惟先生直節在西臺勳名在海
內經畧在九邊月旦在鄉閭疇不
景慕者余籍先生為前矛方幸掛
名牘中重以英山君請其何敢辭
把讀諫書其忠鯁懇到類汲魏通
達國體類賈陸至舉刺毀嫌于市
恩修怨也悉削不錄其書序類蘇
歐題咏類陶杜境生而情不以情
詘境情協而韻不以韻束情若虹
霞之流布而卷舒自如也若應龍

之角嶷而變化不測也雕搜讓工
釣獵讓博所謂兼三不朽者非歟
嗟夫世之獵榮顯者秖或歎於無
傳工著述者行或虧於不飭今觀
先生孝友忠信和易而出以精明
嚴毅而濟以敦厚宦轍所至輒有
遺愛去思在桑梓且祠成永頼此
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先生著作
甚富有行邊漫紀殷鑒錄史記畧
二氏測諸書茲摘稿僅其一班信

可傳矣客有問亭名百可為何則
取咬菜根百事可為之義此先生
命亭旨也
萬曆歲次己亥季春吉旦邑人王
學曾唯吾甫撰

百可亭摘稿目録

卷一

奏議

奏議

江西等道監察御史臣龐尚鵬等謹

題為弘猷納以光

聖治事恭惟

皇上以天縱之資日親庶政凡薄海內外莫不翕然

思見太平之盛但一日二日有萬幾焉若徒運一

己之心思智力以應之恐上厪

聖慮而天下萬事之棼棼綸綸其勢必有不能周者

竊惟宰輔以資啓沃九卿以專分理翰林以備顧

問科道以司彈劾皆宜旦夕在

陛下左右祗奉視聽明目達聰贊

聖德而助

新政也譬之日月星辰風雨雷露各司其職

陛下如天運於上執其樞要而垂拱仰成天下當不

勞而治矣臣愚不識治體伏望

陛下諭輔臣不時摘出各衙門章疏凡事關

乘輿及指斥姦佞與夫

朝廷大興革繫天下安危利病一應重大事宜先集

九卿科道官預議得失每於

視朝之暇恭請

聖駕御 文華殿延見宰輔及九卿大臣面加裁決

而翰林科道官皆隨之使得與聞

朝政共效其千慮一得之愚臣請舉一二往事及大

政大議當公聽並觀者畧陳其槩惟

陛下垂聽焉往年吏兵二部凡一切陞除多為人擇

官而不思為官擇人至於督撫總兵重臣多夤緣

善地及以智巧速遷遂至海內騷然邊塵多警甚

或 廷推重事皆默受成議於樞貴之門竟不聞

有奮筆白于 朝而摧薄私人者舉其大端餘可

類推也自今願 陛下召吏兵二部大臣令其盡

心籌畫思為安攘至計凡宰輔九卿科道官各令

推舉堪為府部卿佐及督撫總兵以至提學兵備

者各若干人列為差等開具揭帖以備

御覽凡有推用即於此拔擢其在外方面等官遇有

陞遷即令特舉堪以代已者一人隨憑繳部類為

人才冊以備採録若中外諸司果有奇能異等卓

越時曹每年冬夏二季聽諸臣於延見之日開具

姓名伏請 聖斷或破格擢用或就位增秩以風

示庶職使知觀感各思遠圖兵部每年

題差侍郎一員聽其奏帶部屬等官才堪邊寄者二三員分歷各邊講求戰守長策繪為圖本備呈
御覽時召在廷諸臣反覆參酌以圖實效其邊臣之應否更置邊城之堪否備禦邊備之果否虛實與衆芻之當無遺策自後邊方缺督撫即推用行邊諸臣出其素所經畧者必應之裕如豈復借才異代乎戶工二部職專軍 國經費其責甚艱大也往年封祀土木徵兵給餉殆無寧歲初未嘗計所入幾何所出幾何每奉 朝廷成命即搜括海內取盡錙銖用如泥沙他如 京師國計 宗室祿糧及 上供物料日益月增賦稅倍取盈焉天下民力何以堪命舉其大者他可類推也自今願
陛下問歲所出入盈縮之數
祖宗朝正額如何今所增損如何首從
陛下身先節儉務捐浮靡凡可以寬小民一分者悉寓勤恤之意通行九卿科道部屬等官各開款條議送該部裁酌內應革者若干仍舊者若干隨事變通曲為撙度自 內府以及各衙門凡冗員冗役及不經之費凡 明詔開載所未備者悉議汰罷類成簡明揭帖仍送輔臣覆擬逐一開具事目請自 上裁與羣臣面酌損益早賜施行即天下想望富庶之樂無不得其所矣禮部掌邦教以式天下如 大祀貢舉皆職掌之最重者往年禱祀繁興多非祀典所載而四方奏祥瑞者迄無虛日禮官皆將順阿承未聞有考禮經持正論以舉匡輔之責至於棘闈試士分經校閱各就其房卷取盈焉彼或優卷有餘竟拘定常數此雖劣卷不稱亦濫被甄收取士如此謂真才得盡錄乎舉其大者餘可類推也自今願 陛下與輔臣及九卿翰林考據典禮凡在祀典者悉遵 祖宗成憲祗肅舉行其他崇淫祀及獻祥瑞者痛加嚴禁若鄉試會試考官職專舉賢各以分經閱卷限其名數使穎異者或限於乘收不才者或得以濫進其於甄別之權得無謬乎臣等竊謂同經考官宜會聚一堂公同評品各不得以本房自限庶幾無遺才之歎
陛下用賢圖治此最為急試令在廷諸臣更相折衷考其要法當有能仰體 朝廷明經求賢至意而直攄其所見者臣等何敢迂談也至於請封請諡及祭葬等項與夫遠夷來欵悉令按故牘而申飭之俾毋或越法有所私求先令該部將各事宜條

議上　請付廷臣再加參酌伏候
聖裁著為成典施行天下之大禮大政斯具舉矣
國家設律例以繩姦慝職有攸司法固一定而不可
移易者也往年法司奉　特旨讞獄皆曲為觀望
惟務自寬己責不敢以律例引證法之失其平誠
有不忍言者他未敢縷舉如海內貪酷官員剝民
膏脂而復戕其生命視小民如草菅然事覺多止
於擯遣甚或謫戍而已至於言官論列權姦維持
國是忘一身之利害而抗疏危言無非欲為
社稷計偶觸　聖怒多死於杖下或束身幽獄寘之

重典或流竄異境委骨邊塵曾未聞法司有為
朝廷奉明法掀眉執奏者至於文臣被逮下刑曹追
問亦足以震慴之矣乃校士得摘其冠服廷執而
辱之下鎮撫司召對匍匐就理倉卒具狀皆非所
以培養忠節全士大夫之廉耻也夫錦衣古之虎
賁氏之職也衛　王宮詰姦慝是其所司今乃以
此柄授之能無隨喜怒以為低昂乎舉其大者他
可類推矣自今願　陛下凡有　詔獄悉付公論
于外庭大小諸臣有狂戇建言不識忌諱者懇乞
聖明矜察曲示優容免其　廷杖下宰輔與九卿諸
臣按法坐論鎮撫司不得與焉其有巧詆深文及
曲從寬假者悉聽科道官參駁以仰副
皇上奉三無私之意天下直節奇氣之士其孰不激
昂思奮耶至於廠衛校卒歲所獲罪犯及贓證俱
聽法司收問以定功次毋得自行拷訊苟且成獄
此又清冤濫之首事也通政司出納　皇命宣
上德而達下情乃其專職查得往年趙文華為通政
使凡天下章奏論劾權姦者輒曲為遮留陰行泄
露待被言者布置既定然後以
聞壅蔽之患此其大者他可類推也自今願

陛下廣開言路凡章疏關係重大者俾即日封入付
廷臣面擬其有遲延留難即係姦回不忠容臣等
具事狀白于　陛下其孰敢欺罔乎正德年間曾
朝廷多巡幸凡文武群臣鮮延見者中外章疏先屬
輔臣票擬尋奉　內批輒有所竄易輿情大駭蓋
緣事涉群小或不便己私往往琢
御前畢詞泣請遂不得已排外論而曲庇之其於盛
德之累甚為不小舉其大者他可類推也自今願
陛下於大廢置大賞罰悉公議于廷與群臣共之即
付所司施行史官從旁執筆書實錄以垂法萬世

其孰敢倖　恩澤而舞文觸法乎此臣等芻蕘之
見願效忠於　陛下倘蒙　采納俯賜施行
陛下獨斷于上羣臣受成于下四海雖遠舉在目中
萬幾雖繁若在指掌人人喜復見唐虞於
今日臣等何幸躬逢其盛然由前所言乃修政事之
大端而主敬窮理涵養一心尤所以植萬化之源
伏望　皇上恭已存誠敬　天立極自燕閒以至
臨御由深宮以及大廷凡視聽言動之間莫不隨
地省察以此心為嚴師而奉若不遺至於法纖羣
書恐夜以繼日猶或不足臣等願　陛下亟諭講
官摘五經要義凡有補於　君德治道者撮其章
旨委曲發明自訓詁衍繹之外於　今日大政務
大利病皆得依經比義條例類陳以備省覽其綱
目史傳卷帙浩煩俱令講官於前朝政令之得失
凡善可為法惡可為鑒關係理亂根抵悉摘其節
目之大者共簡明要議於　經筵進講之日反覆
敷陳　陛下銳意而聽之坐窺千古深探理亂之
由而運此心以齊庶政　聖神功化當與天壤相
為無窮矣伏念　陛下一身為　天地
宗廟之主日新　聖學勵精圖治御　文華殿之時

多居　乾清宮之時少使宰輔諸臣常得以仰覲
耿光陳弼直之謨以慰其忠愛油然之心
陛下天鑒高懸照臨孔邇攬威權而杜壅蔽廣視聽
而辨忠邪此實
宗社無疆之福也臣等無任隕越祈望之至
〇江西等道監察御史臣龐尚鵬等謹題為懇乞
聖明慎服御以重　郊祀事恭惟
皇上親詣　南郊視牲該禮部題奉
欽依百官俱吉服候　駕人人踴躍自謂忻逢
曠典恭覩　天顏忽見　皇上戎服乘馬而出大小
臣工莫不相顧駭愕臣等竊窺　聖意謂遠出郊
圻倍當戒嚴所以護　聖躬而重　社稷也但
國家制禮戎服祭服各有常儀　祖宗以來率而由
之未嘗踰越今　皇上初登　寶極肇舉
明禋正宜勉守　憲章恪遵　祖制服所宜服以虔
郊祀重大之典以慰臣民快覩之忱乃遽持過慎之
心而服臨戎之服恐非所以昭　聖度而格
皇穹也臣等叨塵侍從分當隨事納忠伏望
聖明俯賜採納於十[illegible]時　乘輿服御悉
遵典禮至於擁衛前驅自有當事之臣先期肅戒

況我　皇上精誠孚　帝一念感通　天地鑒臨
神明呵護他復何慮哉臣等無任戰慄祈望之至
○江西等道監察御史臣龐尚鵬等謹題為遵
明詔廣　恤典以勸忠義事近該吏部欽奉
詔旨將原任光祿寺少卿充軍馬從謙員外郎杖死
中良右給事中充軍張逵給事中充軍常泰清紀
郎為民周鈇各擬贈官有差奉
聖旨這廝每無理都不准後該部仍具奏瀆覆
請奉　聖旨已有旨罷欽此臣等仰見　陛下權出
獨斷恩不濫施何敢更為　瀆擾但竊念馬從謙申

良等抗節死義排斥權姦無非為　宗廟
社稷計今雖死填溝壑而孤忠勁氣凜凜猶存伏聞
先帝罩恩　皇上新詔豈獨草莽生全之臣讀之感
泣即馬從謙等皆百拜泉下不圖　今日復見
天日重明矣茲該部兩題　恤典未蒙　俞允豈
陛下猶未詳其往行而深察其心耶馬從謙以危言
犯　先帝之怒復聞有除族之者遂終蹈不測卒
無以自明至今士論昭然皆知非　先帝意而中
良張逵常泰周鈇等或以大禮或以大獄或指摘
時政皆奮不顧身力持　國是天下皆信其為古
之遺直而深憐之　皇上鑒別精嚴徒泥馬從謙
被誣之跡而槩使諸臣並絕於　生成之外今考
其因事納忠與前後建言得罪者聲跡並著百世
同符而　陛下矜恤之恩乃彼此懸絕輿情洶湧
紛然有詞皆謂　明詔流傳海內稱快今朝令夕
改何以布大信於天下莫不罪臣等職列臺諫奉
詔依違無以廣　陛下覆載之公激天下忠義之氣
且將曰　陛下仰體　先帝至懷自　登極迄今
無一念不祗承　先志獨於存恤馬從謙等與
遺詔不同先是建言之臣存者　召用矣歿者

邮録矣　詔墨未乾觀聽頓異恐以後凡應題
恤典皆一切報罷則巖穴之人聞　命解體正直之
士望風攢眉此於世道　維新之時誠非細故豈
獨為五臣惜哉事關與奪之公將為萬世法豈輔
弼諸臣日在　陛下左右皆不得與聞耶何無勸
導之者雖臣等亦無以自解於衆論而不能釋
朝士之疑也伏望　皇上下廷臣議　俯察輿情仍
從該部所　請或量為區別使馬從謙等得釋其
前過事　先帝於九京耿耿英魂銜結恩奮雖死
猶生而天下直節奇氣之人更相感發效忠於

陛下者益濟濟　清時矣臣等無任激切跂望之至

○巡按直隷監察御史臣龎尚鵬謹題為陳末議建府治以保萬世治安事臣生長海邦歷覽輿圖頗采其山川形勢與夫盗賊踪跡之大都熟思審處已非一日謹摘其大者言之廣東要害首在西北秦置三關曰湟溪曰陽山曰涯口皆連州之境時梅關未闢而六瀧未鑿故也後人謂韶州為粤之北門劉漢並建英雄二州不為無見我

朝置南雄府而以英德屬韶州二郡相距僅二百餘里聲勢相倚據上游之形勝為嶺海之襟喉無容

議矣惟韶州去廣州幾千里廣州而上屬邑曰三水曰清遠而連州乃僻在西北五百六十里之外與英德接壤若非增設三水則逆流五站始有一縣地理寥廓疆域遠隔設有不虞塞浛光之口斷清遠之峽南北孤懸將何以處之且清遠北接連州西連四會西北抵懷集東北抵從化大羅諸山盤據其間延袤千有餘里谿峒諸猺星羅棊布凡一百四十五所通郴桂臨賀上猶安遠諸山寇而三省避役逃罪奸民與百工技藝之人雜處于中分羣聚黨動稱萬計素以剽奪為生始漸擄掠鄉村後乃攻刼郡縣永樂以來屢勤鈇鉞然彼以吾民為耳目舉兵時日往往前知先已鳥舉狼奔矣官兵入無所得顧多掠殺以為功兵甫解甲而逃者已歸散者復聚未幾而攻剽四出矣當事者業已奏捷則置而不敢問故賊愈肆橫近年猖獗日甚殆莫知其所終則清遠乃寇盗淵藪所謂要害之地也嘗以圖誌考之天設山川所以界限區宇也大羅山自陽山發脉西抵懷集其左則湟水出焉合雙溪經洸口而入大江連州陽山皆在其内其右則懷溪之水焉經四會合龍江而入

大江懷集廣寧四會皆在其内清遠則居山南跨二界水而處其中者也今與連州二縣固屬廣州而廣寧四會則屬肇慶至于懷集又屬廣西之梧州其謁府也必沿龍江而趨三水乃遡流而盡歷肇慶之西境始達焉大率與連州至廣皆半月之程夫疆界本同而分轄逈異如此州縣離府太遠各官常剥民以自利間有知自愛者率不能制其寮屬貪殘顯著莫敢誰何是以民之富者不得不貧而貧者不得不激而為盗也然則羅山多盗豈特猺獠為然哉要之嶺外遐僻固前人經畧之所

未遑矣是故山川隔越而無以區別之則統攝不便道里遥遠而無以聯絡之則調度不及賊盜盤據而無以控制之則驅除尤難及今不為之所將何以善其後又考清遠本漢中宿縣地梁時嘗建清遠郡正當全省西北之要衝又韶廣二府之襟喉也據其形勢揆以時宜似當於此地增設一府而割廣州之連州并二縣肇慶之四會廣寧梧州之懷集隸焉又移連山一縣於洸口以扼上游而堵截猺賊渡水之路則南韶可以無虞如懷集有言則以肇慶之開建易之蓋開建與賀縣切鄰去

蒼梧為近亦從其便也且田糧戶口大約相當宜無不可者或者曰州邑又屬各府一旦分割恐於人情不便乃今民窮財盡建置實難殊不知是郡不建一有緩急則廣韶遠隔應援不及大有可憂者今七邑之内猺獠充斥虔劉我人民占據我田土都圖猶不可保即如廣寧新設未嘗不分割四會也要在扼吭拊背以制諸夷固不得惜此勞費也況有大於是者又何分割之不便而建置之難哉或者又曰我　祖宗於清遠設衛阜有深意策勵衛官教練士卒固屹然一重鎮也使須府而後

治當先為之矣殊不知戎伍虛耗無裨實用而衛官多貪婪無恥及池水等鄉里排常與賊交結非其契拜之乾兒即其耕田之佃戶名為守備實則串通名為排年實則窩主聞其每年論刀斂銀為之納賄於衙門各役一有聲息倐爾飛報已非一朝一夕之故而縣官之權輕不足以壓服之間有欲發其奸者彼必結黨搆害而後已安得不束手結舌而任其所為乎若乃府官名位本尊則衛所不敢抗威權素重則民隷不敢玩一方重鎮始足當之且府衛兼設豈惟今日為然哉或者又曰廣

韶高肇四府近設叅將一員於肇慶府駐劄後因征剿甫定遂移於新興縣塘宅堡蓋以清遠肇慶各有兵備道而叅將可以當一面之寄也今清遠兵備既移鎮於韶州府不若增設叅將一員駐劄清遠如塘宅堡之例較之建郡更為簡便殊不知武弁之智畧無甚相遠利害所關不謀而同殆增一衛官之魁耳其能挺然以報效自期者幾何人哉譬之治病有宜攻擊之者有宜調補之者叅將則攻擊之劑也守令則視病之緩急而制攻補之宜者也一於攻擊則元氣日耗且有因藥而發病

者矣孰若權歸郡守可剿可撫相時而動或敷施
政教而漸次化導之如龔遂之治渤海今顧無其
人乎或者又曰韶南專設兵備整飭兵戎調度府
衛慎固疆圉蕩平寇盜皆其所經畧者而清遠乃
嘗駐節之地府雖不設可也殊不知本道所轄上
自庾嶺下至三水山嵓聯絡諸寇出沒無常固有
軍麾方奉命以前驅而報之後至者且數處矣吏
士甫裹糧以東馳而賊之西走者已數日矣隨補
之兵有限截殺之調無窮不過徃来道路疲於奔
命而已又豈能獨為清遠謀耶夫惟設一府治控

山帶江與廣韶相望勢如常山之蛇上足增西北
之門戶下足樹東南之屏蔽以七邑而聽命於一
府政可自裁兵可自養僚屬之賢否得以嘗試而
坐照之小民之赴愬者近而易達以一府而夾持
乎衛所覈其戎伍督其操練分以地方糸以僚佐
徭賊蹤跡可以與知則平時不敢交通有事不敢
規避而兵備道又監制之于上如人之一身血脉
交通臂指相使庶幾無復後患矣伏望
皇上勑下該部覆加詳議轉行督撫衙門會同巡按
御史糸之輿論酌以時宜如果臣言可采即便舉

行此豈獨嶺海一隅之福實
宗社無疆之福也
○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臣龐尚鵬題為懇乞
天恩通變宜民以蘇困苦事臣聞致治之道有經常
不易之法有通變宜民之權凡以計安天下使之
各得其所而已恭惟　皇上自臨御以來憂勞幾
務保乂黎元凡海隅日出之地罔不祇承
休德時和年豊家給人足真能仰副
宵旰至懷而中外懽呼莫不舉手加額欣欣然頌萬
世太平矣夫何邇年庶司多失其職而民生寡遂

兼之水旱相仍四郊未靜征斂無度賦役繁苛民
間每遇編徭輒厭額相告如或點充庫子及斗級
等役即傾覆之期可計日而待中間占民籍而例
許分戶者猶能為僥倖苟全計惟軍籍則舉族同
戶雖田至百餘頃糧至數十石悉為禁例所限不
敢以拆戶為詞有司不暇深察往往舉差役之最
繁且重者而並歸之將安所避乎夫撈編庫子一
役銀止一十二兩而費銀五六百兩及千兩有之
斗級一役銀止七兩二錢而費銀二三百兩有之
其餘舘夫馬頭重役類此者有難槩舉故中人之

家歲役未畢而舊業已蕩覆無餘矣若夫軍籍則嘗以一户而編庫子三四名斗級六七名其他以一妣十者猶不可勝計舉其通户丁糧又率以升斗之資頭會箕斂傾膏刮骨以應之其閒毀肢骸以避私科鬻兒女以給官費嗷嗷然含悽飲泣者相屬于道凡有聞者其孰不酸鼻而隕涕也臣愚謂軍户田糧凡自十項以上者許其另立一户或就本甲或附本圖明註軍祖來歷凡同户軍丁各給以印信執照仍另該圖里排僉名結證不得朦朧越圖飛詭以防異日脫避軍伍之弊此於變通

宜民之中而不失版籍　成法之舊所以軫念軍族以保全其室家　恩至渥也我　國家定制每軍户免一丁其子孫匿於他姓及贍軍田地私易於豪門者悉追問如律凡以寓優卹軍屬之意可謂切矣至於差役之苦蕩覆其門户離散其妻子其勢不至於相胥而很突鼠竄未已也寧忍恝然視之而不曲為處分乎臣本民籍科差之輕重悉聽有司取裁但視軍籍之家苦樂大相懸絕其間辛楚萬狀皆　陛下未及悉聞故敢歷歷陳之且庫子之役止於典守官庫而已然衙門之供億最

繁丁糧之科斂難繼管領出納則先取扣除加耗而不顧徵補之難典收錢糧則預責起解賠償而不免查盤之罪索到官之拜見凡家人門吏之屬悉有常規責餽送之禮儀雖上司過客之繁並從厚典私衙之日供無常數而僚屬苛於求備上下譁然公堂之歲額無定名而珍異酷於誅求搜羅殆盡百費浩繁日不暇給甚有死於箠楚之下幷為鬼錄而籲天無聞者禁網疎闊貪黷效尤率以庫子為奇貨而剽奪之彼鄉井細民日受其荼毒幷心焉寧忍言哉臣竊惟責諸審編之官訪其役

之最重且難者而曲加斟酌少者一二户多者四五户朋充一役使輕重適均而無偏累之苦仍呈分守道覈實方准榜示遵行其掌印官各具空白文簿二扇解巡按衙門用印鈐蓋發各該庫役收掌如遇各官派辦祗應即從實登記以便不時吊查凡出巡所至及守巡官巡歷其地即拘各役親將文簿送審其有不敢登籍者另行設法查訪以憑參問施行庶貪墨無厭之徒有所縱束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矣斗級之役在各省各衙其害悉難類舉然下庫子一等皆繁苦最甚者也方其承

役之初則官攢索見面之儀而多方抑勒及其承役之後則積年肆包攬之術而挾詐邀求稍有不稱其私終不能安其役支銷期於盡絕固所以蠹弊也而歷年查盤皆莫逃侵欺之責果能服其心乎虧折坐以賠償固所以明法也而掣盤積筭皆不免侵盜之名果皆當其罪乎供役僅及一年積糧多以萬計倉廒之顛覆有司置若罔聞而風雨之所毀傷何由控告出納之紛紜官吏巧於為計而數目任其盈縮何以自明公私之侵削朋輿姦弊之因仍蝟集其為累可勝言哉臣嘗見斗級一

役已經三十餘年而七遇查盤支銷猶未盡絕非惟追呼之擾雞犬不寧而坐擬責償歲無寧日視其皮膚已盡剝而骨立矣然害之相尋根柢猶未拔也夫一役之累餘三十年而老稚逮繫輾轉乎溝壑惟張目以待盡而已閭閻之愁歎若此類者何限寧忍言哉臣竊謂斗級之役本以一年為期掌印官於其新舊交代之際即照數交盤給付新役典守中間如有侵盜挪移浥爛等弊即照律例問遣其後查盤支銷悉責見役經理庶幾得免守候之苦別無查盤之擾一勞可以永逸暫費可以

求寧不至亡家沉族為子孫累此不過掌印官一舉手措足之勞耳又何憚而不為也臣嘗為有司於倉庫有監臨之責又嘗按歷吳浙清查邊海錢糧凡倉庫之利弊種種皆臣之耳目所親見聞者也竊念斯民幸生於　聖明之世其孰不願有室家父母妻子之樂而暴官汙吏乃操斧斤淬鋒鍔日夜思所以剝奪其膏脂斬伐其命脉而不暇顧臣待罪言官何敢隱默而不以　聞忍負斯民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臣言可採即具實　題覆著為定例　頒示天下通行凡軍衛田

及十頃以上准明註軍田另立　戶其庫子擇殷實有力之家朋充協濟仍立法稽查以嚴貪暴之戒至於各倉斗級俱令年終交盤其後一應收支嘗見役自任其責毋使仍前牽繫貽累無窮賦役均平薄海無向隅之戚軍民永賴普天同擊壤之歌我　皇上浩蕩之恩實與　天地相為無極矣臣無任戰慄祈望之至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龐尚鵬題為憫時艱陳末議以弭法守事臣竊惟浙江一省號財賦甲於天下邇來兵荒頻歲賦斂煩急而貪墨官吏復苟意

誅求民不堪命久矣臣祗役入浙無他善狀惟有
軫恤民隱一事欲矢心勉圖真不啻如拯溺救焚
蹶而復趨惟恐不及除事可徑行者不敢上塵
天聽外至如庫子之供役斗級之守支館夫之支應
有司之科斂鋪行之買辦皆積習相沿牢不可破
臣悉著為規約通行布按二司及守巡等道酌議
詳確已經見諸施行近巡歷地方採之輿論咸謂
通變宜民事有成法經久可行若非題奉
欽依永為遵守誠恐臣復　命之後而有司苟且因
仍前弊復起即諸所建議者皆徒託諸空言矣伏

乞　勅下該部再加參酌如果便民行臣轉行各
該司府等衙門著為成法以便遵守仍乞推之各
省一體通行即海隅日出之地莫不仰荷
皇上浩蕩之恩而有司咸舉其職小民各安其業臣
愚幸甚天下幸甚

一革庫子供役照得庫子之設本為看守庫藏而
已頃來責以供應凡公堂百費及私衙日用莫
不刻意誅求同僚各官更相效尤無復顧忌甚
有不忍言者而吏胥門隸尤百計苦之故愈充
庫子即有司視為奇貨家累千金敗不旋踵矣

查得庫子工食每役編銀十二兩而其流禍遂
至於破家何可勝歎該臣通行布按二司及各
府州縣掌印官擇選本衙門循謹吏每季輪點
一名掌管庫事季終交盤明白付與下季庶革
侵盜之弊每年編徭不用庫子姓名止編工食
銀兩如二司庫子只編正銀不用加倍惟各府
編銀一百六十兩大縣編銀四十八兩中縣編
銀三十六兩小縣編銀三十兩各照定數追完
貯庫按月給該季庫吏以備造冊工食若各衙
門掌印佐二首領官日用心紅紙劄等項議有

定規俱令各官按月查支本衙門自理贓罰應
用不得仍令庫吏出辦其各項錢糧另僉公正
大户管收付該吏入庫掌管不許各吏管收錢
糧指稱加耗誠恐百弊叢生又復以供應名色
責成庫吏仍先將該吏姓名申呈守巡道批允
每季終即日交盤亦申該道詳允方准本吏出
庫辦事各道每年終將所屬交盤過庫吏姓名
會冊呈臣查考如此則官民兩便經久可行而
小民免科索之害矣

一免斗級守支照得各倉斗級為累最重而預備

倉尤甚固由承役之時若官攢之酷索控訴無由而歷年查盤緊以侵欺坐罪必守支盡絶而後已其為害可勝言耶該臣通行所屬府州縣各倉斗級俱於役滿之日掌印官即與盤驗明白交付新役管理如遇查盤即以見役承管不得牽連舊役之人若新役既到五日內不與交盤分守道通行查問每年依期取具盤過日期數目造冊報臣查考如此則事有責成而守支之累可免矣

一革舘夫支應照得驛遞供應甚繁而舘夫最為

困苦官吏積棍百計侵凌權勢公差多方横索荼毒之苦有難盡言役銀一兩有用至數十兩者其勢不至於鬻田宅鬻子女不已也今若照數議徵役銀改令官吏支應又恐力不能勝使客有稽程之歎該臣案行帶管驛傳道僉事秦嘉楫會同糧儲道右叅政張柱從長計議酌驛遞之衝僻較費用之繁簡於正銀外定為差等量行加徵貯庫舘夫盡發寧家預於前月五日驛遞官照數赴府縣領出支應各輪撥驛夫照時估買辦查果真正勘合方准應付月終將底簿送府查筭上月有餘留備下月支用仍將應送品物編作字號刋定手本以防扣減之弊又慮經過人員分外需索復將應支應革欵目刋刻板榜與衆通知仍置循環印信文簿給發各驛每月終送臣倒換稽查如此則事不廢而民不擾經久通行矣

一徵有司科斂照得按屬徵派錢糧名目最多除額辦坐辦雜三項已經載入賦役成規外惟加派一節乃額外之徵頭緒多端事體不一或以上司公禮取用看席花段或以官員陞任取送

水手盤纒又有修船料價撮辦家火僱募長夫等項並不申詳撫按衙門擅行科派里甲甚至指以加派織造為名乘機肙破入己者蓋緣錢糧原無定額是以徵派致有侵漁該臣案行布政司通將一切看席花段盡行栽革其上司有行查支無礙官銀以充別用者各該府州縣查無堪動之數即具由繳回臣仍另議立司府縣派單三張逐一開欵刋刻明白發與該司用印鈐蓋分發各府州縣存貯備用以後凡奉勘合明文加派一應錢糧布政司即便查照丁糧等

派先於司單塡註一件其事奉某部院加派某
項銀兩若干通省總計丁田折丁若干每丁該
派銀若干府則通計各縣丁田之總數縣則總
計各都里丁田之總數亦開每丁該銀若干司
府縣號單俱申呈撫按衙門掛號揭示本衙門
首曉諭令各照數完納此外如非正派錢糧不
申詳兩院掛號印單仍前科派一錢一物及雖
有掛號派單而於丁田有所隱匿混行多派者
許諸色人等執票赴告拿問如此則錢糧有定
數而小民無法外之徵加派有定規而衙門莫

冒濫之弊矣

一禁鋪行買辦照得各處鋪行專一答應官府凡
執稱官價莫不虧損小民且差去人役多方求
索及交收復有他費至稟官領價又多為吏胥
留難得銀入手此時估已虧十之六七甚或貪
鄙官吏經年累月全價不給或以遷代去竟無
望矣故有挑背負者或徙手痛哭而歸其微業
閉門敢怒而不敢言者何可勝計該臣通行所
屬大小衙門凡一應鋪行名色盡行裁革自今
公私買物俱與市人同價不許出票差人索鋪
行強買各該府州縣仍明示各鋪行設簿登記
候臣與守巡道巡歷所及不時吊查如此則上
不虧官下不損民而私買之弊絕矣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龐尚鵬題為節冗費定法
守以蘇里甲事臣竊惟為政以愛民為本而愛民
以節用為先蓋財用不節則橫斂交征而公私坐
困矣兩浙自兵興以來公家之賦稅日繁閭閻之
困苦已極若非督察郡縣良有司愛養撙節其何
以堪命乎臣自入境以來周諮博訪凡可以佽濟
時艱以蘇民力者莫不隨宜酌處悉以見諸施行

其他積弊萬端有難縷舉惟里甲為甚如供給買
辦祗應私衙餽送使客禮儀檢給鄉官夫皂與夫
公私燕會酒席下程無一不取給焉有一日用銀
三二十兩甚有貪鄙官員計其日費不足常數即
令折乾入己因而吏胥等役亦各乘機誆索誅求
萬狀在在有之臣即查舉一應弊端開立款目案
行布政司糧儲道右參政張柱按察司清軍道副
使張燈會同各該守巡等道就事酌量從宜酌議
通行會計各府州縣每年合用一應起存額坐雜
三辦錢糧數目仍量編備用銀兩以給不虞之費

俱於丁田內一體派徵名曰均平銀其所定數目
固有或盈于此而縮于彼未必事事皆中一一周
詳若損有餘而補不足因時裁酌隨事通融自足
以供周歲之用其餘催徵出納之法供給祗應之
規凡一應損益因革事宜俱有成議已經纂刻成
書刋布通行臣巡歷所至進邑之父老于庭而面
質之萬口同詞率皆稱便惟有司官吏多視為厲
已而欲去其籍若非題奉　欽依著為成法竊恐
時異勢殊不無朝令而夕改矣伏望
皇上勑下該部將臣後開款目再加酌議若果有裨

節愛行臣通行按屬司府州縣衛所等衙門各一
體查照永為遵守庶乎節財用而事有畫一之規
清弊源而民被愛養之惠矣再照里甲之困恐不
獨兩浙為然而均平事宜似可推之各省如蒙
俯賜通行或亦生民之利也
一查得按屬各州縣凡一應公費已經議載成規
積習相沿率令里甲輪流支應究其末流之漸
遂至供億日繁民不堪命而顛覆相踵者在在
有之即如仁錢二縣原議徵銀官為支應尋復
令里甲承辦此固有司奉行之未至蓋亦原定

額銀之太縮以致供用不敷故不得不取之於
里甲此亦理勢之所必然者該臣案行糧儲清
軍二道關會守巡各道轉行杭州等十一府通
將屬縣額坐雜三辦一應支銷錢糧備細造冊
逐一參酌內除將原額并近年加增應該起解
與祭祀鄉飲等項成規開載相同無容更議者
開列于前次將本縣一應支費逐款各開銀數
備列于後其間多寡損益俱載本條項下猶恐
別有意外之費誠所不免各照縣分大小酌量
另派備用銀兩以給不虞之用總名之曰均平

銀每年一體徵完應起解者給批解納責限獲
批繳照應支銷者收貯縣庫聽候支用其里長
止令勾攝公務甲首悉放歸農此外再不許分
毫重派以滋別弊庶事有一定之規民無重科
之擾矣
一訪得仁錢二縣設有坊頭等役每遇出入輒令
扛擡尊俎遠道相隨名曰火食扛是雖一飯之
需似不足為病然一鷄一黍皆民之膏脂也終
歲奔走日須數人之役均屬勞民傷財該臣案
行二道盡已革除其外州縣原非附省雖無奔

走之煩恐其間亦有如前項之費仍通行一體類推嚴行禁革外其餘凡係一應供用如下程酒席之類悉已議入均平銀内一體派徵庶坊里困甦而民力自裕矣

一庶務既不役里長支直各須得人該臣案行二道通行各州縣輪委各該實系及候缺吏役以總理夫馬仍量事勢緩急查撥民壯幇同各役使用其夫馬頭給工食以酧其勞掌印官仍不時查理若有尅減即拿問招詳仍令各置印信簿發與吏役及夫馬頭收執如某官經臨該送

某號下程該撥某則夫馬各照本縣發出刊刻小票依數買辦撥送隨將用過銀兩挨日登記間有不盡收用者明白註扣還官以備查核其或上司取辦物件亦令承行該吏領銀照依時值兩平易買送用不許虧損鋪行庶供辦有人答應無誤侵尅之弊亦可革矣

一附郭縣分如遇經過官員供送下程油燭柴炭相沿已久勢所不免茍不愛惜撙節其於民力何堪該臣案行二道通行各屬遵照凡係附府各縣自後經過使客止許府送下程縣送油燭

柴炭其餘州縣亦要酌量徑行仍令照依議定三等字號票式不得分外妄增庶靡費可革財用自節矣

一審編均平丁田該臣案行二道議行分守道每年預計合屬州縣里甲未出役三箇月之前定委廉幹官員不拘本衙門及府佐別州縣正官親行拘集該年里甲人戶與實徵丁糧手冊黃冊逐戶吊審明實通計合用本年額坐雜三辦一應銀數共該若干除官員舉監生員吏承軍匠竈等項照例優免并逃絕人戶免編外其餘

均平科派折田為丁每丁該銀若干其戶該銀若干一歲應納之數盡在其内完日將審派人戶花名銀兩細數給示曉諭以便輸納及造冊繳道以備查考此外分毫再不得重徵另派以啓紛擾庶賦役公平規避可革矣

一錢糧頭緒多端人戶遠近不一派定銀數雖已揭榜曉諭抑恐未能周知里長因而指稱多索其弊或不能免必須分給由帖庶幾一民耳目該臣案行二道通行各屬凡委官審編丁田揭榜之後即照式刊刻由帖每里甲分給一紙使

各家諭戶曉知丁田銀兩數目不致姦徒欺隱遺漏增減如有前弊許諸人告首即問作弊之罪充賞首人各州縣仍置空白簿三扇每扇以百篇為率送分守道印發一扇發與收頭收掌但遇里甲執由帖赴納均平銀兩收頭當堂秤收明白記簿存縣備照仍將由帖註納銀數目日期送掌印官親批完納二字給還備照不得加取秤頭火耗一扇發領辦吏一扇發該房吏大事先期一月其餘先一二日照依原議給銀買辦各登記支應數目季終循去環來繳該道

查考以防侵尅如遇查盤前項銀兩券簿既經道府查明並免送查亦不必登入撫按循環簿其坊里班頭名色悉行革除庶里長杜多索之端人戶免倍出之患矣

一均平銀兩苟輸納踰時未免支應告匱該臣案行二道通行各屬凡審編丁田之後即專坐管糧官追徵勒限三箇月以裏完五分半年以裏盡數完納本官仍依期親赴分守道報數以憑稽考如限終不完及不親赴該道報數即便參提問罪住俸候完日開支如有里甲恃頑不肯

完納者即枷號究治庶事有專責官銀可以早完矣

一雜辦款目頗多各州縣支銷一應銀兩既已各立項數必須分別包封另箱收寄該臣案行二道通行各屬自後如遇其項應用即於原款包封內動支仍於原登簿內前件下開寫於某日支取若干作為某用明白註銷以備查考庶免影射侵匿揑開小民拖欠復累該年里長如或官遷吏滿各要一一交盤申請道府清查無弊方許離任起送若支有餘剩俱聽申明以抵別

項公費支銷庶出納詳明侵匿自革矣

一訪得外州縣往年里甲應役沿襲舊弊除支應別項外其供應各衙日生下程每日正堂用銀一二兩或七八錢其次用銀五六錢或三四錢不等初則買辦供送後則筭取折乾小民甚苦莫敢控訴該臣案行二道通行裁革若有仍蹈前弊者許即指名參究如此庶法嚴而人心知警弊革而民困少紓矣

一供應下程若於浩繁若不著為成規未免任意盈縮該臣案行二道通行各屬查照各驛見行

則例分別等級編定天地人三樣字號刊印票文如遇使客經臨查係九卿堂上翰林科道等官填給天字號票部屬寺評中書行人進士方面副總叅遊都司等官填給地字號票運府佐州縣正官填給人字號票照依派定物件數目買完仍照數刊印三樣手本拜帖遞送以免下人尅減間有不受如醃臘米宰并乾果等項仍舊發還補價其餘不堪領放者暑月追原價十分之三冬月追三分之二還官不許虛冒侵尅庶事有定規銀無侈費矣

一夫馬除本省公差真正牌票無容別議外惟使客勘合間有例外增添措勒折乾者必須刊印小票以定規則庶幾冒濫可革該臣案行二道將應付規則刊印票文及令收頭預將各夫馬價逐一封貯如遇火牌至日掌印官就便填給票文連銀發與夫馬頭僱辦除親臨上司照牌答應外如九卿堂上翰林科道等官應付水路上下水人夫各若干部屬寺評中書行人進士方面副總叅遊都司等官水路上下水人夫各若干運司府佐州縣正官水路上下水人夫各若干其陸路人夫馬匹照人照扛驗發若有減尅官價及擅增一夫一馬者罪坐各役與該吏仍追價還官庶應付有畫一之例官銀免冒濫之費矣

一上司按臨并府州縣官陳設酒席鄉飲等項合用椅卓臺幃磁器之類舊規俱派坊廂圖分答應不論丁糧多寡甚有不均之患該臣案行二道通行各屬今後通照里長丁糧審派均平銀兩在官估計合用物件酌量置備器皿送縣號記貯在一處即委該吏給簿一扇掌管役滿呈鳴交與下手缺失者賠償損壞者即支輪年均平銀修補搬運答應人夫及合用民壯各隨宜撥用其官府取用物件間有措匿不肯發出者掌管之人亦要登時禀明掌印官註簿繳道重究他如考試閱操等項合用椅卓搭廠竹木棚纜之類亦於均平銀內支用置辦事畢變價還官或存候別用不許借辦鋪行致有虧損如此庶公需不廢而民無偏累矣

一打掃衙宇剗草固為細務然役用附近地方更夫情似不堪今查各府州縣俱有額設民壯年

給工食除上操之日外餘俱關暇且打掃刈草
一歲之間不過一二日不為甚勞該臣案行二
道通行各屬以後凡有打掃刈草等項俱令民
壯供役庶事不廢而民不擾矣
一兵備道駐劄處所犒賞獲功員役合用花紅公
費與夫上司經臨地方合用中火宿食俱應酌
處該臣案行二道通行各該衙門以後各道犒
賞官兵俱動支原派兵餉錢糧應用不派均平
其上司中火有驛遞者驛遞答應無驛遞者該
州縣相度陸路六十里以上設中火一二日之

程設宿食俱於派定均平中火銀支用庶公費
各有所資而里甲無偏累之患矣
一上司登岸出道扛擡卷箱及按臨供用水薪并
府州縣祭祀辦送下程宴席合用夫皁俱不可
缺若不酌處定規不無分外妨費該臣案行二
道通行各衙門凡上司登岸出道扛擡卷箱如
兵備道有隨捕團操兵者就令供役其餘無者
俱該驛募夫答應如上司按臨扛擡水薪等項
俱用聽事民壯不得擅擾地方及另支銀雇募
人夫如經臨合送皁隸若駐劄行事者許照舊

規關送內外二班如或經過停宿晝夜止撥一
班迎來送往不必另送外班至於祭祀及辦送
下程燕席俱撥民壯扛擡庶不煩里甲募夫而
濫費亦可少節矣
一分巡道三年一次整卷刷卷合用紙劄筆墨供
應書手米菜工食等項在所難免該臣案行二
道通行各該分巡道以後凡遇刷卷俱令動支
本道贓罰銀給發委官買辦不必派入均平如
駐劄縣分庫無贓罰者許於所屬州縣查支解
用庶甲不煩科派而民困少甦矣

一各州縣地方固有衙僻而過客應用鋪陳亦當
置備該臣案行二道通行所屬查照除有驛遞
及不通往來處所外其餘州縣俱該派入均平
酌量多寡置辦年久損壞請支預備雜用銀兩
修補不許累及里甲租賃庶事有責成里無煩
費矣
一各衙門坐用船隻皆屬各該驛遞掌管三年小
修六年大修九年拆造具載成規合用料價多
寡不等俱有原額水馬夫銀中間或有船未及
期而先已損壞或因修飾過美而原估不敷即

責令里甲及大戶賠補此皆因仍之弊其來已久該臣案行二道通行各衙門自後拆造修理船隻各從實估計請詳即於原額銀內動支不許運襲舊轍累里甲大戶庶積弊可除賠累自杜矣

一議定規則蓋欲永垂遵守但時有變遷事有損益各項之中用或羨餘聽其截長補短貯候奏支此又通融之法也間有意外之費有司或難於開報及一切士夫交際等項果係禮不可廢義不容已者許於備用銀內動支倘有不敷就

於該州縣自理贓罰銀兩一面請詳一面支應若有分毫復派里甲者官以不職論吏究贓重治各有司若能着實舉行不惟生民有賴而官亦賴以成令名矣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龐尚鵬題為革積弊立會局以便織造事查得浙江歲造改造加派一應段疋雖通行各府分工織造然額設織染局衙門間多頹廢且各該匠作往往不諳藝業全係省城積年奸棍包攬而衙門官吏復加扣剋上下交通真姦弊淵藪也彼此侵漁競為濫惡其勢不得不然往聞機戶領銀一千兩除各色分例外入手者僅得其半欲望成造之精美豈可能哉臣謬有監督之責雖嘗杜請求覈侵冒就事嚴為之防然不清其源即末流之漸苟且因循雖百年猶今日耳該臣會同總督浙直江西軍務巡撫浙江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畿議立團造之法就經案行布政司帶管分守杭嘉湖道右參政張柱按察司分巡杭嚴道僉事王宇會同布政司左布政使蔡揚金查得趙文華入官房屋改作會局督委杭州府同知張文光協同該司都事丁時

澳按察司經歷高燦各詣前項處所將應該改造增置房屋墻圍等項備細經管其合用工料查處堪動官銀勒限興工告成另委廉幹府佐官一員置辦一應什物絲料召募匠作團局織造仍置立文簿嚴加查考其一切出納考成之法逐一從長酌議為千百年計臣竊謂此舉有七利焉物料之精麤官自決擇雖一絲之微皆有實用其利一也百工交作羣力兼收可以計日責成而不至愆期逋負其利二也工料散給官自主之機戶皆得全領不入包攬之手坐革扣除之弊其利三也專局

闗造布政司總其大綱守巡道覈其庶務官銀之
支給段疋之辯驗耳目粲然誰能蔽雖欲因緣
為姦不可得矣其利四也免其雜役優其工價使
機坊擅藝之人皆樂於應募而倚為治生歲業其
利五也沒官房屋價擬鉅萬舉杭人莫有就者歲
月相尋立視其顛覆矣今改為官局不煩興作而
晏然坐享其成其利六也官吏不得交侵權豪不
容請託堂長機户自有工料應給之數此外不得
染指於其間較諸往年羨餘何啻數萬其利七也
近有陰為沮撓之說者謂一時機張工料百費甚

煩而號召匠作諸人或難應期即至倘有愆誤責
將誰歸此誠拘攣之見恐其失利而為是言耳往
者萬金之直半入豪猾橐中今欲改圖即捐數千
金為之將來補其所費當十倍此果何憚而不為
也往曾堂長領造豈其一手一足能自為之要皆
傭此方之人共相其成耳今既改為官造彼挾藝
為生者豈能束手坐食乎稍厚其直而招致之當
不終朝而翕然響應矣此皆事理之必然蓋可以
坐照者復何容置疑也苟有利於公家不宜惑於
浮論在果斷而力行之耳臣近接邸報伏蒙

聖恩命臣提督北直隸學校戒行伊邇未覩厥成若
非題奉　欽依早為創立恐臣去浙之後各該大
小衙門憚改作而輒報行罷即所建議者皆徒託
諸空言矣伏乞　勑下工部再加酌議若果有裨
織造事宜速行布政司并守巡道查照原議刻日
舉行庶姦弊盡釐規畫具舉造作皆能如法解運
不至踰期積累之餘百用兼足自此不煩加派而
小民咸受撙節之賜矣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龎尚鵬題為釐宿弊以均
賦役事切惟民間大患莫甚於賦役之不均賦役

不均實由於優免之太濫臣自祗役以來即議立
十段錦之法通行各府州縣查將十甲內丁糧除
四甲已經編過外未編六甲通融均作六段分定
六年凡官吏舉監生員軍竈匠丁係例應優免者
即將應免之數開列冊前如或各甲內俱有丁糧
止從一甲內優免其餘免剩者挨造入冊與民一
體編差已經見諸施行外惟於竈户尚有詭寄冒
濫之弊臣巡歷所至士民衆愬額而相告皆曰竈
户自優免外應與民一體當差然有司官又以其
藉口辦課為詞止將銀差量派全無力差甚至所

免之數反倍蓰於所納鹽斤故姦民避重就輕者
往往寄竈戶名下致使民差愈重殊為不均等情
臣念事關民隱就經案行各府查議去後今據杭
紹等府議稱民為邦本所係鹽乃 國課所資近
議優免太濫以恤民艱重邦本也 國初優免竈
丁以防逃散裕 國課也然二者有持衡之勢此
重則彼輕若非酌均平之法以齊一之安能使民
竈兩便蓋 國初立法竈戶辦鹽上場候商支領
積貯之久有消耗賠補之苦故每一大丁優免田
百畝近時各場鹽課俱已奏例改徵折銀每一大

丁歲納課銀一兩八錢大丁外止以實徵小丁納
銀之數為主如一錢者免田五畝五分五釐零其
餘二錢三錢以致六七錢者亦取足一兩八錢之
數准作一大丁亦俱免田百畝夫以一竈丁每年
止納課一兩八錢而免田已至百畝若依民間所
輸里甲均徭并各項均需差務論之每一畝歲該
用銀五分總計前田百畝共得免銀五兩比之所
納課銀多餘三兩二錢此外免剩之田又止量派
輕省銀差是果所免倍於所輸況竈戶完課有終
歲之樂百姓雜差無息肩之時故人皆樂於趨竈

巧於避民或借義男名色或假贅壻緣由人本非
竈也而或揑認為子戶本無田也而或冒收於人
受寄之弊既滋編民之差愈重且如往年優免止
據在冊竈丁以免其田初非以田准丁而槩免之
也自有倭患之後秪因一二鹽場具告竈丁傷耗
始許有田之竈以五十畝准為一丁辦納鹽課仍
照舊規優免致未經倭患鹽場紛紛比例此詭寄
之弊所以日深而民竈之不均職此故也及查竈
戶之中其豪富者出辦課銀為力甚輕而濫免避
差獲利甚厚且專灘蕩巨利私置竹盤任力煎煮

任情給賣而於一切有利處所或占為田或占為
庄漫無紀極此富者所以日富也其貧弱竈戶業
無片田蕩無寸沙既無別項規利不免照丁納課
催征之急不至賣鬻逃亡未已也蓋由竈丁例不
分戶其田皆總收戶長名下如優免則論丁而有
丁無田者徒有納課之苦不受優免之賜若非裒
多益寡以田助丁通融辦課非惟民竈有不均之
弊雖竈戶之中貧富苦樂亦自有不均者矣此誠
閭閻疾苦所關所當亟為釐正為今之計如竈戶
大丁免田百畝原經題奉 欽依固難別議若夫

免剩餘田與民一體審編力役此則於情法為兩
全於民竈無偏倚等因各到臣據此查得見行事
例各場竈户每一大丁免田百畝此以其在場有
熬波汲海之勞傒商有消耗虧賠之苦而
國課賴以供輸　䘏典因之獨厚議者復恐民差妨
其煎辦又云免剩餘田止許量派輕省銀差不許
困以重大力役殊不知優免之惠徒能利於殷富
不能及於貧難夫貧者身親在場供辦則又無田
可免其有田堪免者多係掛名竈籍之人若本户
既果有田百畝以上則辦課本不為難煎塩之役

自有家人任之雖應力差豈足為累况近年議徵
塩價已非往日之難如引塩則聽商人自相支買
如蕩地悉與竈户分派收租既無煎辦之勞又無
賠耗之苦以商人貿塩則有厚價以照丁優免則
有定規夫以優免之利如此以致姦豪之徒巧偽
百出在竈丁既利優免之多每受寄富民之田在
富民亦利徭役之輕多詭寄竈户之籍今試以優
免之厚薄較辦課之多寡言之如紹興府三江曹
娥錢清西興石堰等塩場共計有五計竈丁二萬
九千七百餘名口以三江一場例之則計團三十
有四計丁四千五百三十有奇塩課計兩不踰二
千八百而所免之田計畝則一十五萬五千五百
有奇即三江一場而他場可知計紹興一府而他
府亦可推矣又以詭寄之端與濫免之實言之如
台州府所報臨海等縣有如一户係絶竈不辦塩
明是丁盡户存却又帶有民田塗田與夫山地各
若干遇編差役有司既免其丁後免其田免外又
止派輕省銀差又有户本無丁而以養男女壻名
色冒收入籍者有已本無田而以新收續置名色
冒收入冊者又有如一户係軍竈軍存竈絶免丁

之外又復免田若此之弊舉一户而他户可知即
一縣而他縣亦可見矣邇來竈丁日增民丁日減
布田日多民田日少要皆詭寄之明驗也盖不惟
詭田而又詭丁矣彼竈户十年止辦課銀一十八
兩如民户十年之内審編正役均徭丁田各一度
輕重等役不同其至重者每費銀百兩民竈之間
相較懸絶若竈户優於百畝之外免剩之田又止
並派輕省銀差則百凡重役未免悉派於小民切
恐竈户之詭弊日滋而小民之困苦日甚其勢必
不能支矣民竈本同一體立法貴在持平既經各

該府查議前來合行奏　請伏乞　皇上軫念閩
閩賦稅之繁弘賜兼濟均平之惠　勅下該部再
加酌議合無將各場竈户每丁除照前例優免外
其餘免剩餘田無分輕重銀力等差與夫加派雜
辦料價等項及收頭糧長解户等役與民一體審
編其義男贅壻名色并絶竈等項不許濫行優免
若有前弊依律處治仍追田產入官其竈丁例不
分户者內如有田優免之家助貼有丁無田之人
裒富益貧通融辦課如此庶民籍可杜飛詭之弊
端竈户均沾免差之實惠而一切徭役庶幾無偏

累之患矣再照本省係產鹽地方往因私販盛行
是以軍衛有司各僉巡鹽應捕每季限獲船鹽多
者二三萬斤少者四五千斤其有不及數者除比
較問罪外仍扣各役工食抵充立法不可謂不善
矣但水鄉間多私鹽或能責備前數其地當僻遠
與鹽場懸隔從陸路更數百里而後至即官鹽之
轉運且難况私鹽哉今責限鹽斤為數既多一體
追陪無分山海其募充應捕者皆係積年無賴之
人遇私鹽則受財賣放遇比較則問罪追賠豈此
輩能損己貲以為追罰之費哉皆徭户審僉者按

季為之抵納故榜編正銀壹兩多用至十餘兩者
在上户或能勝此若中人之家敗不旋踵矣臣愚
欲議裁此役行令各州縣每歲徑於均徭內不坐
姓名通融均派照依限納鹽斤數目徵銀貯庫抵
備前價其巡鹽事務專責各該巡鹽巡司等官督
令民壯弓兵等役各於行鹽地方往來緝捕除有
挑背負者照例勿禁如遇大夥乘船滿載者恊力
擒拿送官從重究治官兵人等照例獎賞如有縱
容不舉及受財賣放者事發一體重究其所獲船
鹽姑免定數如或不足常額即於前徵銀內動支

補解羡者聽備下年支用不許别項那移如此庶
鹽禁不至廢弛　國課無虧常額而郡縣小民得
免重役之累亦可以少蘇矣及照軍衛鹽捕視民
間尤苦有司擇徭户審編故賠鹽納罪力猶能舉
若衛所巡鹽軍捕多係貧餧之人前項船鹽不及
原數即於槩衛所各軍名下月糧扣除抵納此皆
無地搜括其勢不得不然夫以　朝廷軍國之需
而使衛所貧軍皆困於供役歲受科斂之害如此
恐非　陛下所恐聞也臣愚欲令比照民捕督令
巡鹽官嚴行緝捕按月比較責成凡所得私鹽人

船盡數報官其有不及數者亦免賠補如蒙
俯賜併行實為軍民之大利也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龐尚鵬題為甄別人才振揚風教事竊惟學校為人才之地而師儒為風教之源　國初遴選特嚴故有奮跡儒官歷階通顯而鴻名駿業多匹休于前聞自今觀之求其負卓行而崛起者幾何人哉臣按歷浙江廉訪各該教職固多勉自樹立求稱師模然末路營營不顧名檢者殆所至有之及委攝他務即心折魂摧擁衷汗下者常十之七八查其發身皆係應貢而出荷
朝廷優養之恩二十餘年曾不能效一日之用每念及此不覺歎惜及祇奉　憲綱內一款巡按御史提督過學校要將作養過人才後日堪為世用者開報臣行縣所至校試各學生員其露穎秀出文有奇氣者多係附學而困束章句詞藻摧落凡廩膳年高者多類此讀其文漫無可否而其氣罔已索然矣因考求其故乃知百餘年來凡督學憲臣考校其於廩膳生員雖考居四等例當朴責得仍舊支廩惟五等乃在停降之例故其所為文不至與經義大相背馳猶得以苟全而不發聞考置五

等又或以貢期伊邇及家貧年老為哀乞之詞督學者猶或憐之遂相循為故事　朝廷留意學校特優其餼廩歲計何啻數萬石正欲期得真才以為世用此豈存貧優老之具耶若彼僥倖於一日之長遂足以為終身榮進之地其他文行奇絕署名冠多士亦碌碌然無以異於衆人而廩膳考居四等者乃復苟容如故旌別之典若是其能使人激昂思奮否乎查得廩膳生員府學四十名州學三十名縣學二十名固擇其德行文藝之兼優者而後與之所以別異才而示激勸也臣愚竊謂
提學官考案府學自四十名以上皆當補廩其原係廩膳考居四十名以下應停支作缺仍存其廩膳名色以俟後考州學三十名縣學二十名皆倣此若取考應貢即查照國子監監生撥歷事例列叙其年月為次則凡懷美才而文行特著持遠志而奮庸有待者皆隨時得以甄錄而彬彬類進莫不以行業相高一時人才之盛當蔚然改觀也雖未必拔十得五然郡縣人才只有此數頻年考驗歲舉一人拔其尤寧復有遺賢之歎乎其他頭童齒豁之人銖積歲月坐老待一官欲借此以遂其

溫飽計皆限於格例而不得以倖進者若應貢赴
部即考其年力方茂才識兼全者通發南北二監
肄業歲課其才能堪以備用各開列差等送吏部
授以職事或布之學校或畀以民牧甚或以優格
待之彼壯心方銳矢力遠圖各思所以勠
國家養士之報寧無真才振拔於其間乎古之大學
生嘗伏闕上事力維宗社英風掃日月勁氣吞鯨
鯢光動青史士論壯之至　國朝監冑人才超越
前代今殆落落無聞豈古今人不相及耶蓋歲舉
於鄉者皆白首一經之士初未嘗游心世務思欲

垂不朽以答　明時故不特上之人易視之即其
所自信者亦局於分量而無從表見矣今欲旌別
於未用之先責成於既用之後所以引翼而期待
之者不以常格沮之即觀感而興者爭先人孰忍
甘於自棄乎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查議如果臣
言可採俯賜施行無胥胥狥舊格庶　朝廷養賢
之典不濫及於匪才而學校歲薦之人皆有裨於
實用士風丕變文教誕敷天下真才皆彈冠而出
其於治道或不能無小補矣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龐尚鵬題為均徭役以杜
偏累以紓民困事查得按屬各州縣編審均徭俱
隨各甲內原額丁田挨年編派其法初未嘗不善
但姦民欲避重就輕往往詭寄糧多甲下而宦豪
之家又花分子戶頻年告免更相影射以致輕重
愈失其平法意蓋蕩然矣臣入浙之初切見有司
賦斂煩急民不堪命已經議將館夫庫子改為銀
差斗級役灘免其守支鹽捕徵銀抵補額課凡此
皆均徭中之重役先該臣具疏題　請小民皆欣
欣然向臣稱便近該臣查得餘姚平湖二縣原著
有均徭役一條鞭之法凡歲編徭役俱於十甲內

通融隨糧帶徵行之有年事尤簡便蓋以十年之
差而責之一年則重而難以一年之役而均之十年
則輕而易官免編審之勞民受均平之賜然人戶
有貧富不同復將丁田分而為二有田之丁及以
田折丁者每丁編銀必增其數有丁無田者每丁
編銀量為遞減使於均平之中曲寓存恤之意其
餘詭寄冒免之弊一旦革除殆盡通變宜民法莫
良於此矣但土俗民情紫難取必又經通行各府
州縣查訪相同臣恐已編過五甲惟有五甲應編
其間優免扣除勢難牽合每巡歷所至節據湖杭

等府士民人等咸謂願除已編五年一面將未編五年查照通融均平今恐沮撓不行或致中變士民之言若出一口故臣深知此法確然可行雖歷百世而無弊也況紹興所屬臣已督行一年卓有明效別無可疑除通行各該守巡道酌議另行外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參酌如果便民即行撥督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得春轉行各該司府州縣等衙門著為成法先將未編五年通融編派以快輿情候十年大造之後悉照此法十甲派徵永為遵守則兩浙士民莫不仰荷　皇上浩蕩之恩卜

民無輕重不均之歎而數百年積弊皆從此斷絕矣伏乞通行南直隸江西湖廣兩廣雲貴諸省照此推類一體議行臣愚幸甚東南幸甚

一各驛舘夫原編徭戶陪累繁苦不可勝言今酌量各驛繁簡約計每名歲該用銀若干徵收貯庫責令該驛官吏自行支應照依議定規則登簿每月送巡按衙門并驛傳道覆覈明白通兌查盤

一府州縣庫子原編徭戶應當供辦心紅紙劄及一切支應等項相沿舊弊日益月甚致使賠費破家近已裁革前役止令吏農看守庫藏仍酌量各地方繁簡衙門徵銀給守庫吏農充造冊工食之費

一巡鹽應捕原編徭戶不諳巡緝俱雇人代當倍取工食兼之陪塩問罪極為繁重今酌量限獲塩船銀數每名歲該編銀若干不坐徭戶姓名就於該縣民壯輪流撥充塩捕責令嚴行巡緝如果限數不足并比較問罪之類即量於前銀內抵給其徭編應捕之役改為銀差

一斗級原設有預備軍儲存留便民等倉不一及沿海腹裏遠近輕重不同而役銀亦有多寡之殊但收支米穀浥爛虧陪均為繁苦編當徭戶往往破

家今令每年新舊交盤則無虧折之患且於年終更役之日聽守巡道會呈撫按衙門委官查盤交劄此外俱免再查自無別項浮費及又改徵本折中半益省收放之繁已經查照地方繁簡酌量錢糧重輕俱各計數每名派徵銀兩若干給募附近殷實之人應當役滿之日即行交代免其守候若有虧折仍照例遞減亦無繁累侵欺從重問罪外其浥爛虧折俱責限賠完姑照常發落

一舖兵原有衙僻不等役銀亦有多寡不同審編徭戶不能走遞每被積年包攬多索工食甚至數倍

民苦繁重不堪今量地里遠近斟酌重輕定為等差每名派徵銀兩若干給募勤實之人應當若有走遞稽遲問罪追銀以警偷惰至於抽革充餉後銀一體徵解不缺官民兩便

一巡司弓兵原編猺户不諳操備俱被棍徒包當倍索工食又勒陪補塩價民亦繁苦不勝今量地里衝僻斟酌多寡每名徵銀若干給募附近勤實精鋭之人應當及照限巡緝私塩毋容怠誤抽革充餉者一體徵解並無增減民亦稱便

一各衙門皂隷原編猺户率皆募人應充每致多索

工食民亦艱苦今量繁簡每名徵銀若干給募勤實之人應當抽革充餉役銀一體徵解誠為兩便

一各衙門門子原編猺户正身不能應役悉係包當陪費工食頗重今量繁簡每名徵銀若干給募相應之人應當民獲省便

一解户原額編徵銀兩解司收候貼解鞘糧或給為路費不等每被積棍包攬倍索病民今議酌量倍徵銀解司貯庫遇解鞘糧聽給路費或募殷實之人領解民頗省便而官亦不煩

一衝要驛分水岸夫及擺江水手稍夫原有輕重不等而工食亦有多寡之殊每編猺户責其供辦夫船及幇貼過關遠差之類陪費甚繁又被包役之人倍索難計今議酌量繁簡每名徵銀若干給募附近勤實之人應當民無騷擾而代役之人亦不繁累

一各壩夫原編猺户不諳車遞皆係包當不無多取工食兼之賠費索纜頗為繁重近又抽革充餉遂致數少供應不敷未免倍增幇銀愈致民苦不勝今量繁簡約計每名該用銀若干派徵給發召募近壩勤實居民充當使各夫便於應役而猺户亦

繁費之苦

一無驛陸路縣分額設有驛使名色專承遠遞公文及走報緊急事情以致原編猺户不能應當必選精壯之人代役遂致倍取工食民苦不勝今亦酌量每名約該歲用銀若干徵給選募勤實之人應役行之亦便

一各衙門獄卒原編猺户皆不能管束囚犯皆係衙門積棍包當倍索工食又加幇辦刑具之類民苦繁費不勝今量各衙門繁簡約計合辦刑具之需每名徵銀若干給募殷實之人應當民獲省便

一甲首聽事夫傘夫并各衙門取用弓兵等役亦皆包當每每倍取工食民苦繁累今俱酌量每名徵銀若干解給使無多索民頗省便

一府州縣儒學門子門夫斗級庫子等役雖非繁重但原編徭户必係包雇代當亦苦多取工食今酌量每名徵銀若干發學就彼給募附近居民應當頗為便益

一各　山川社稷郡邑厲壇皇陵神祠及各鄉賢名宦與夫便民倉等項門夫本皆輕差而役銀額數不多每編徭户亦苦多索工食今照原額每名□

銀給募附近居民或量為歸併栽減頗為省便

一各鹽場并批驗所工脚原非重役而各場所員責之供應心紅紙燭或差遣繁難以致原編徭户每被三倍索取工食民苦不勝今亦酌量每名徵銀若干發各衙門給募附近之人應當則供應之弊自革而彼此兩便

一閘夫渡夫雖非重役而啓閉撑駕尤在慣便之人原編徭户不能應當致被多取工食亦為繁累今量地里衝僻繁簡每名徵銀若干給募附近慣當勤實之人或量為栽減歸併以革冗費

一各税課司局河泊所巡欄原編徭户不諳巡緝商税多被衙門棍徒收匿税鈔而累民陪納繁苦今查所屬商税不多照各額辦鈔銀多寡酌量每名徵銀若干解納抵課民無煩擾陪累甚為民便其法應收税者仍舊編銀雇役

一徵收前銀如有丁無田者每丁令其出銀若干以蘇貧民以田折丁者令其出銀若干以抑富民每年俱隨糧帶徵以半年為限於三月内先完一半六月通完使民漸次供輸易辦及置立木櫃止令里長率領納户赴縣親投無分糧折先儘徭銀□

數包封以候散給庶無收頭火耗及侵欺之弊

一給散各項役銀以按季為期各縣掌印官督同該吏將應給銀兩逐一俱於半月前包裹印封定立期限每孟月俱以初二日為期曉諭各役照限赴縣當堂唱名給散如縣官偶有別冗即委官查照分領若有短少及成色不足即時稟告究追仍置簿一扇將各役銀數挨序登記分定四季開立前件各役親筆填寫某月日收領某項銀若干註完即申送本府查覈明白仍將各簿齎送分守道覆查如過違定限致使各役守候一日即提吏坐贓

問並亦不容虛領作弊一切領狀明白判附在卷備照使當役之人及時得銀充用而樂於應募錢糧出納有所稽考而無侵冒之弊矣

一編徭大累惟館夫庫子斗級鹽捕為最甚臣於重役已經調停酌處即照常挨甲審編亦不為累矣但詭寄冒免之弊終有不可窮詰者故不如十甲通融尤為便民也此法始行於餘姚平湖二縣今已通行于紹興一府矣豈惟一府二縣可行哉雖一省及天下皆可行也姑舉其利害之大較論之往時徭役之重莫甚於庫子館夫斗級鹽捕諸役編審之初每令富户充之但富者未必編編者未必富中人之家一編此役未有不破家亡身者今止編其銀不役其人則應募者無賠費之繁而出銀者無不均之歎數年之後蓋不知有館夫庫子斗級應捕矣此其便于民者一也往時一歲之差取給于一年之內有餘者或盡力以輸辦不足者必稱貸而取盈是以困苦莫勝民窮日甚今若通融派徵則丁田所出祈有限數年所辦者易完歲額之數習以為常其視催督于一時者大有間矣此其便于民者二也往時優免之法止審該年見

以鄉宦舉監多事花分辦捏竈丁動皆詭寄甚至有將自己之田詭立外縣鄉宦舉監之户以圖倖免者有將富竈之田分析貧竈之下及收貧竈在户以圖詐冒者有捏立子户女户以規避重差者其中姦弊不可勝言今通融之法一立則審編之際有所稽查不惟一年之差分作十年抑且十甲之中止免一甲冒免之弊不期革而自革矣此其便于民者三也往時差有輕重民欲就輕而避重於是有詭寄花分之弊及編審之時營求請託欲就輕差賂總里書得以出入其手吏胥小人得以竊弄其權而審編之官復有因是而大開賄賂一門者愚民無知必欲行財以求售其私無益之費不知其幾而受害之民又不可計其數矣今此法一行則飛詭之徒不得以倖免畫一之規無容干趨避又何用賄賂為哉里長不取均徭之冊無從索徭户之錢此其便於民者四也往時人丁田丁定為一致有田之家既不勝重役之累無田之丁又不免多派之繁今通融之中寓折衷之意使人丁稍輕田丁稍重則不惟有田者免其重差雖無田之家丁已稍輕其出銀之數無詭寄花分者之

冐免所派亦已少矣此其便於民者五也但已前五年已經編役若使已役之年與未役之年一槩編審通融起差則已役之民前既受病於賠貱之艱後又不免於重徵之苦雖以乂遠計之誠為百世之利而以目前論之恐有重役之歎今除前編過年分止將未役五年通融編差候役完之日然後照依十年編派隨糧帶徵庶乎未役者得以飫被其澤而已役者亦得以均蒙其惠矣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龎尚鵬題為均糧役以除民害事照得浙江為財賦重地而糧長為郡縣互

差查　舊制俱選殷實上戶僉充立法可謂詳矣邇來富豪大戶欲避重就輕詭寄花分姦弊叢出更相影射真莫測其端倪而貪墨有司或公行賄賂或耳受請託遂不免參以己私富者未必編編者未必富中人之家每遭此役未有不蕩覆身家者甚至坐罪遠遣流禍子孫臣每從繫囚中詢及此輩為之惻然近聞各縣以糧長為病民乃改屬里長輪年挨充有司免僉編之勞富民絕鑽緣之弊一圖之內自相催督數年之中互為徵觧不以衆人之役　累一人之身權宜變通法亦未嘗不善也但里甲丁田彼此互異衆一圖而較之各圖即一甲而例之各甲其間有自什百以致千萬及倍蓰無筭誠有不能以一律齊者若令上戶應役固有餘裕而中戶下戶里役方畢復充糧長連年坐困其何以堪命乎而一切科派之煩觧運之苦悉與上戶均任之其勢不至於蕩覆不已也臣愚欲議令所屬里長一體均平盡將槩縣田地通計若干畝稅糧通計若干石戶口共計若干丁額該編僉里長計若干名先撮綱領後分條目備查某都額設幾里每里額編十名每名下各編十甲如

一都丁糧有餘則移補二都如二都丁糧不足則以三都益之照依黄冊挨都順里通融扣筭分定十年務令彼此適均然後將本圖之糧責令遵投櫃之法遞相催徵付收頭領解週而復始無使獨累一家其有飛詭丁田規避里役許該圖指實首告即以前紛紛諸弊不期革而自革矣至於每歲一應起存本折及三辦加派等項錢糧舊規俱於糧長內定立解頭今里長名數既多掌印官於內擇其殷實守法者督令收解其間事勢有難易不一賠貱有輕重不同各分別差等某項為重差某

一項為輕差某項為中差量其費用若干斷令空閑各里追銀幫貼使部解者躬任其勞而衆皆協力以相濟庶幾無顛覆之患矣如或水火盜賊勘有顯跡亦與衆共之明著為例經久通行蓋非一圖一甲之私也但今黄冊已定似難紛更合無聽候十年大造之時撫按衙門督同守巡該道會選廉幹職官杭嘉湖紹金五府每府各二員寧台衢嚴溫處六府各一員悉照此法審編事完之日仍聽守巡道覆覈如果不畏權豪不受賄賂均平圖里皆出於公即日會疏以賢能特薦否則據法參論

决不苟容其受贓者仍從重拿問則人知警畏事有責成抹弊補偏悉遵成法小民無破家之苦錢糧得收解之宜矣此出臣一人私見未敢遽以為然隨將一切事宜案行杭嘉湖守巡兵備道酌議無異復據會呈請即委官釐正里役就令徵解錢糧其有果係消乏者先行更替一面將前法遵行待大造之年然後均里平圖為不易之法此亦順民情而為此法也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參酌如果便民即行本省撫按等官會行各該司道府州縣或即時隨宜區處或仍候大造舉行此實兩浙生民引首翹目欲早行此法真不啻旱魃之餘共切雲霓之望矣仍乞通行各省照此類推一體議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龐尚鵬題為正
朝儀以肅紀綱事竊惟　君臣之分等諸天地於忠敬豈容怠忽　朝廷之禮達乎邦國雖毫髮豈敢僭差臣備員侍從之末親見　朝儀凡文武百官皆於東西丹墀下隨班行禮雖勲輔重臣未聞於月臺上展拜及直達　御前致詞者蓋正體統以尊　朝廷著在令甲傳之萬世而不可易也夫何

外省之禮獨較此相懸絕臣竊疑焉每遇朝賀撫按與部屬行人等官皆行出使禮拜于月臺之上謂其列職京朝不宜與外僚並班也其分巡兵備各道或分駐在外郡縣或偶隨撫按巡歷亦皆附出使之列登臺而拜如撫按之儀揆諸典禮悖謬尤甚至於布政司及各府州縣掌印官告
天祝　壽皆引赴月臺致詞不知果何據也夫孔子以拜下為禮聖訓昭然豈撫按諸臣敢為是僭越哉蓋彼此相沿其來已久自為書生時已習見矣因未及考證遂以為禮之當然而不自知也豈得

大明會典凡出使官員及行人公差在外如遇
聖節正旦冬至慶賀有職者隨品序列一同大班
行禮若係齋詔勑使臣於月臺上先行五拜三
叩頭禮而退臣愚竊謂在外朝賀凡撫按出使
等官宜從大班行禮若比附齋詔勑使臣拜于
月臺之上恐與會典背馳守巡兵備各官當朝服
隨班如常儀豈得妄意因仍越禮凌分其各衙門
掌印官祝賀似宜於墀下致詞若出班趨月臺
未免往復瀆禮與在京朝儀互異臣寡昧不達
大體雖嘗從衆行之於心獨覺悚然真有不能自

安者伏念國朝禮制關百代紀綱故不自揣量
輙以已見有所論列其間申飭裁制豈臣愚所敢
擬議伏乞勑下該部再加參酌倘臣言不謬即
便釐正通行庶人臣皆得以盡分而盈展其忠敬
之心近自皇畿遠而藩服無徃非對越
天顏之地尊朝廷而肅紀綱此華夷所具瞻也臣
無任戰慄祈望之至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龐尚鵬題為陳末議以保
海隅萬世治安事竊惟廣東一省西北聯絡五嶺
東南大海在焉蠻夷雜居禁網疎濶山海之寇嘯
聚不時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夫智者鏡幾以先圖勇者乘時以自固此何時也
而該之曰陰雨未至可乎臣生長海邦習聞已久
除倭夷山寇出沒擾攘見在經畧者臣不敢煩瀆
外謹摘其禍切門庭履霜堅氷者著為論列竊效
詩人桑土預徹之義惟陛下試垂聽焉廣州南
有香山縣地當瀕海由雍麥至壕鏡澳計一日之
程有山對峙如臺曰南北臺即澳門也外環大海
接于牂牁曰石峽海乃番夷市舶交易之所往年
夷人入貢附至貨物照例抽盤其餘番商私齎

貨物至者守澳官驗實申海道聞於撫按衙門始
放入澳候委官封籍抽其十之二乃聽貿易焉其
通事多漳泉寧紹及東莞新會人為之椎髻環耳
效番衣服聲音每年夏秋間夷舶乘風而至往止
二三艘而止近增至二十餘艘或倍增焉往年俱
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惡難於久駐守澳
官權令搭蓬棲息迨舶出洋即撤去近數年來始
入壕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踰年多至數百區今
殆千區以上日與華人相接濟歲規厚利所獲不
貲故舉國而來負老携幼更相接踵今築室又不

知其幾許而夷衆殆萬人矣詭形異服瀰滿山海劍芒耀日火炮震天喜則人而怒則獸其素性然也姦人且導之凌轢居民蔑視澳官漸不可長若一旦豺狼改慮不為狗鼠之謀不圖錙銖之利擁衆入據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趨會城俄頃而至其禍誠有不忍言者可不逆為之慮耶議者欲於澳門狹處用石填塞杜番舶潛行以固香山門戶誠是也然驅石塞海經費浩煩無從取給舉事當待何時或欲縱火焚其居以散其黨為力較易然往年嘗試之矣事未及濟幾陷不測自是夷人常露刃相隨伺我動靜可復用此故智耶議者又欲將澳以上雍麥以下山徑險要處設一關城添設府佐官一員駐劄其間委以重權時加譏察使華人不得擅入夷人不得擅出惟抽盤之後驗執官票者聽其交易而取平焉是亦一道也然關城之設勢孤而援寡或變起不測適足以為鷙鶩之資豈能制其出入乎安邊者貴消禍於未然懷遠者在伸威於既 臣愚欲將巡視海道副使移駐香山彈壓近地曲為區處明諭以
朝廷德威厚加賞犒使之撤屋而隨舶往來其灣泊

各有定所悉遵往年舊例如或徘徊顧望即呈督撫軍門親臨境上慰諭而譬曉之必欲早為萬全之慮而後已若以啓釁為憂則禍釁之萌亦當早見而預待之況有舊澳見存皆其耳目所親見聞者彼將何從執怨乎番舶抽盤雖一時近利而竊據內地實將來隱憂黨類既繁根株難拔後雖百其智力獨且奈何或謂彼利 中國通關市豈忍為變孰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殷鑒不遠明者覩未萌況已著乎急則變速而禍小緩則變遲而禍大惟督撫軍門加意調停從宜酌處毋逆其嚮慕 中國之心就於通事中擇其便給者優以殊格使掉其舌鋒為說客開示禍福以陰折其驕悍之氣自後番舶入境仍泊往年舊澳照常交易無失其關市歲利復嚴布通番之令凡姦人之私買番貨畔民之投入番船及畧賣人口擅賣兵器者悉按正其罪俾人習知有法之可畏而不敢為射利之圖區畫既定威信潛孚查往年所以禁制而防禦之者悉遵舊例施行則諸夷自將馴服而默奪其邪心即禍本潛消矣伏乞 勅下該部覆加詳議轉行督撫衙門參之輿論酌以時宜如果臣

言可采即便舉行此豈獨嶺海一隅之福實
宗社無疆之福也或有為臣私憂者謂事關地方休
戚今海島晏然恐無故而發大難之端誰執其咎
建言者殆禍不旋踵矣臣竊念督撫重臣威名動
夷夏每孜孜焉為海邦萬世計熟思詳處已非一
日若不及今早圖將来孰有能任之者臣揆諸事
勢如此若復有所顧忌緘口待時是徒計一身之
利害而忍忘全省之安危視天下為一家者恐不
能若是恝也此臣所以披瀝盡言不敢卷舌藏聲
坐待滔天之禍若以狂戇取罪雖萬被戮亦復何

悔哉

○巡按浙江監察御史臣龎尚鵬題為議兵費以便
責成以靖海邦事臣竊惟救災恤鄰曠古高義薄
施厚報君子同情況以　朝廷視之天下一家何
間彼此海隅寧謐即中原亦晏然矣臣原籍廣東
人露居海曲仰荷太平邇年来羣盗縱横山海交
警朝服而夕吽東擊而西嚮徵兵旁午供億萬狀
欲加派則民力已竭欲摟括則府庫已空而羽檄
交馳歲無寧日累經軍門具疏　奏報臣不敢復
言矣查得提督軍務侍郎吳桂芳以兩廣先年曾

協濟浙中兵餉銀十有餘萬今兩浙底寧欲稍還
原借以濟一時燃眉之急遂具疏上　請伏蒙
俞允萬姓歡騰已而浙江撫按官會疏具　題尋復
報罷夫諸臣前後題　請各因事借籌皆曲為地
方計豈於封域之外遽有彼此哉臣待罪浙江均
切懸念近檢布政司庫簿計積餘兵餉凡六十萬
有奇而存留各府州縣者殆數倍於此詢其所從
来皆都御史趙炳然劉畿極力撙節故積累至是
今浙江海宇澄清礦徒剿滅常額兵費悉有盈餘
俱不煩調度矣若於此量捐其十之二三以副兩

廣軍門跂望之切亦人臣仰體　聖明南顧海外
至意而亟為將順者也況吳平未滅即兩浙未有
安枕之期以今日事勢料之在浙江亦有不容恝
然者且彼此相濟施報之常豈無所因緣而為是
妄意之求哉臣往見廣東州縣被禍最烈賦稅之
民强半流徙而死於鋒鏑者猶難數計有司多懷
即走匿山谷間舉數百里外煙火斷絕無復行人
其餘州縣或努力嬰城或望風避地所至騷然雖
正額稅糧已無從催辦若復加賦當無孑遺矣水
陸戰士枵腹待哺即使孫吳復生亦不能為計其

向以責成諸将乗時破賊仰寛
宵旰至懐此臣所以日夜拊心而不敢不言也伏望
皇上軫念両廣地方孤懸嶺外頻年為劇賊所苦死
徙不能自全復念當事重臣心思既竭力無所施
徒抱向隅之歎亟令該部再加覆議遵照
成命早為資給旰手援一方數百萬生靈於水火之
中使羣盗削平流移復業凡薄海内外莫不擊壌
而歌襁負而至得復戴天履地長子育孫擬頼於
聖明之世皆我 皇上渥恩也臣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提督學校巡按直隷監察御史臣龎尚鵬謹
題為乞遵 明詔矜録遠臣事恭惟
皇上繼天立極仁覆海内非惟在 廷之臣曲蒙
恩遇特出曠典凡在 先朝以建言得罪者皆
召用䘏録其應得䘏典未經處給者復令科道及撫
按官查舉臣仰見 陛下表揚忠義無間存歿此
誠 天地覆載之恩亘千古而創見也今例應
䘏録者似查訪殆盡矣然遠地孤臣埋名草莽有科
道之所不及聞撫按之所未及舉者臣請為
陛下陳之原任兵部尚書翁萬達忠誠天植文武兼
資舊為廣西叅政適安南逆夷莫登庸稱兵犯順

内地震恐萬達獨其私計當不煩兵力願請纓而
致之麾下乃乗間微行入其地察夷情向背而陰
折其雄心竟使投戈納款去王號執藩臣禮入
貢如常期是役也全 中國尊榮之體罷四省徴調
之師數拾萬生靈得免於荼毒之禍伊誰為之比
凱旋則主将分其功萬達雖就常格録用竟絶口
不言後總督宣大以安攘為已責築邊修隘日為
戰守具每身先士卒艱險不辭口授諸将方畧霆
擊風馳其應如響人皆以為神虜人相戒避不敢
近塞至以翁太師稱之其經畧智勇可謂國士無
雙矣原任禮部員外郎張㸌居家孝友特行著于
鄉及為禮官會 先帝集 廷臣訂 大禮議相
持未決凡建白忤 上意或落職或杖斃甚或戍
遣人情洶湧皆重足而立㸌手疏業已屬草有同
列沮之曰智者不揚黙以危身義士不蹈禍以立
名獨不思為自全計耶㸌内自引決不以人言移
其意竟死杖下士論甚惜之原任刑部主事王漸
逵弱冠登朝鋭情聖學以親老謝病歸棲丘飲谷
有袁安卧雪之風臺諫交章譽其賢復
召補原職曾未彌月即上封事語侵時宰謂其竊權

市寵弄智營私大負心膂之託其他則畏縮逡巡
徒漁獵聲利伴食苟歲月致　人主孤立於上而
不顧疏入　上覽之大怒放為民及抵家環堵蕭
然者[illegible]晏如也鄉縉紳與逵素相善者多移
粟周之卒之日貧不能殮登第五十餘年矣
朝不數月完名全節以清謹聞原任陝西道監察御
史黎貫家貧力學義不苟同每特論侃侃孟賁不
能奪及官御史所至捕賊吏擊強宗風裁凜然當
彈劾不避權貴朝士皆斂容遇之時
先帝改元更新百度以文廟塑孔子像瀆禮不經行

天下盡撤之而易以木主此尊師崇儒特出
聖見真足以掃千百年之陋習但輿論紛然謂毀棄
聖像於名義未安執　奏者無慮數十疏皆置不
問或左官於外薄譴而已貫獨公言于庭謂事關
一身之利害此何足計若　朝廷制度其是非得
失繫萬世公議忍從衆依違卷舌藏聲乎疏中語
多過於激烈衆皆以　上意不測為貫懼貫神色
自若已而杖竄為編氓即扶疾就道無戚容人皆
服其執義果決臨難撼之不能動其凝立素定如
此罷官後杜門課子削跡公庭雖摳貴人移書示

以觸用意皆不答其重風節而薄聲華類如此原
任四川道監察御史戴銑忠愛之誠出於天性登
第後即上便宜疏凡數千言皆　國家大計無何
授禮部主事提督會同館豪家子多驕悍及廠校
暴橫悉以法裁之中貴人戒左右斂避惟謹有古
破柱埋輪風尋改四川道御史時吏部尚書汪鋐
挾　主上威權市賂橫肆朋黨偏天下常以睚眦
之私摧折忠良閉塞言路舉朝皆忤視之有明目
張膽直發其姦者即禍不旋踵銑獨懷孤憤竟列
其罪狀而蹤跡之甚詳率同列羣起而攻之鋐多

機穽每呼吸風雷捷如指掌坐使臺省諸臣同日
褫職者凡十二人銑自以首禍得倖免嚴遣徙步
出郭門臺省為空既削籍歸安貧講學恂恂如儒
生聞時政有異輒忿懣廢食其積心憂
國老而不衰著述種種多格言悉傳于世原任行人
司司正薛侃寤寐聖賢恥為章句學諸所著作自
成一家言及拜官毅然以天下為己任時
朝廷前星未耀凡聞請建　東宮疏輒辭辭不樂侃
以建儲關　宗社大計古之大臣常以去就爭之
官有大小其愛　國之心一也可終默耶乃具疏

上　請會故相先是有積憾不能忘者思中以奇
禍乃陰遣人嗾侃誣以主謀欲於　上前曲證而
鍛鍊成獄且許其力為引救復賂以美官及
廷訊侃厲聲號于衆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往事已
傳青史若嫁言委禍枉陷無辜豈今日滅絕人理
至是耶榜掠無完膚竟不忍易其詞致面同行以
苟免其於死生禍福皆見之素明而不失其正晚
年學益進脫然自立於風氣之外凡賢士大夫莫
不高其義行而爭慕之臣竊惟翁萬達矢心報
國以功名終信不負其平生矣張㸌等皆起家進士
守清華之職使沉默苟容漸階通顯顧不易哉彼
皆不忍負　朝廷而曲學阿世其所樹立不已難
乎今伏讀　明詔所謂應得卹典而未經查給者
翁萬達是也建言得罪歿者卹録張㸌等是也獨
惜其下世既久子孫日微不能直達于有司其力
能自白于　朝者又以該部題奉　欽依不許自
行陳乞　君門萬里無階上　聞臣切為言官若
復以鄉曲引嫌不即查舉而忍於沮格
明詔將安所辭罪乎況翁萬達威名震夷虜功業滿
南北至今邊人能道之張㸌等諫書動日月忠義

泣鬼神遺櫝具存皆可考而見也臣豈阿其所好
浪為標榜耶夫人臣以身殉國即忠貫天地功盖
華夷亦其常分豈為身後名妄意　朝廷優録以
垂聲不朽哉但念褒忠魂於既往實以昭臣鑒于
將來今　明詔傳宣事關世教臣非敢為鄉人冒
干　恩澤也伏望　皇上下該部查議若果臣言
不謬將翁萬達應得卹典如祭葬　贈謚照例補
給張㸌等各復其原職或　贈官或廕子與建言
得罪諸臣一體　卹録則　皇上廣勸忠之典度
越前朝諸臣慰戀　主之心光榮百世中外文武
之士莫不望風延頸願奮跡於　聖明之時人人
思効百其身以效國士之報其於世道豈小補云
哉再照原任南京兵部尚書湛若水倡明絕學表
章諸儒源流得心法真傳著述繫古今風教檢查
明倫大典先年朝論皆以宿儒稱之則附名理學儒
臣當亦無愧矣伏蒙　聖恩優給葬祭固已踰涯
分但　贈謚猶缺至今士論復有後望焉如蒙
聖慈覆行該部議處以為儒臣之勸此豈特若水一
人存荷　朝廷異渥懷卹結之報已哉臣生同桑
梓聞諸臣風烈慨然慕之想見其人然心跡相懸

恐難遽信近贊諸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何維栢臣
鄉人也其得諸所見尤詳皆以翁萬達湛若水等
鍾嶺海間氣英聲茂實光賁 治朝名動海內今
遭遇 聖明不可使湮沒無聞臣由是益信之謹
列其事狀具奏牘以 聞臣無任惓切跂望之至

百可亭摘稿目錄

卷二

奏議

百可亭摘稿卷之二

奏議

欽差總理兩淮長蘆山東等處鹽法兼理九邊屯田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龐尚鵬題為欽奉

聖諭事隆慶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伏蒙

聖恩陞臣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江北等處鹽屯

已於三月十七日

陛辭兼程南嚮卽於五月十九日前到兩淮地方欽遵

勅諭行事外竊惟財賦出於東南而供邊莫重於鹽

法戎馬盛於西北而足食莫先於屯田惟

國初極綜理之詳故天下稱富強之效歲時漸久而

法意寖衰禁令益繁而弊端叢起飛芻輓粟轉輸

悼邊塞之勞寓兵於農耕作苦犬羊之擾在先年

雖有　成法至　今日實為隱憂當

聖明立極之初正夷夏銷兵之日博咨

廷議用標胡塵旁求經畧之才宜慎賢良之選詎期

簡命濫及臣愚憂　國徒有赤心敉時本無長策考

管夷吾鹽筴之政思實粟於三陲查趙充國方畧

之圖願借箸於與代千慮敢忘心計萬全須仗

廟謨仰慰　聖主之特知勉策微臣之駑力一切事

宜候訂議詳確另具疏

請施行臣無任瞻望感戴之至

大臣赤心謀國誤中讒言乞存恤以勸忠義疏

查得原任總督三邊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曾銑孤忠自許智勇絕倫倡議擣虜巢而

復河套　朝論壯之會輔臣相傾權姦扇禍遂被

逮下　詔獄文致其罪而誣伏論死謂銑貪邊功

濫官錢賓緣姦黨翼其說之必行勘官望風指扶

同羅織成獄竟破其家竄其妻孥以致雞犬無噍

類門祚顛覆骨肉流離禍可謂烈矣恭遇

皇上日月重明洞燭幽枉納言官之　請下

廷臣議破常格　恤錄　贈官廕子諭祭造墳復

賜謚褒愍家口悉從配所歸感激　天恩光被存沒

雖萬死猶生矣但銑當遘禍時先世田廬追沒為

贓散帷故書檢括殆盡酷如抄劄家業一空今權

厝城隈身寄野草行道之人皆憐之伏蒙

聖慈給開墳銀三百兩官庫缺之無從借支其家環

堵蕭然糠秕卒歲幾不能自存竊念銑起家進士

官御史曾未數年概歷陞卿貳總制三邊卽今其

破家供軍當亦極力為之以報　聖朝知遇乃惜

其謀復河套乾沒官銀豈不冤哉其功由[illegible][illegible]羅
已無實狀後竟巧為鍜鍊罪其扣除草料銀三萬
兩必欲窮治以快其私所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詞
彼忍為此者寧復有人理乎夫權嵩攢謀譖言方
熾銑雖百口亦不能自明矣今冤抑已伸公論昭
然原贓之有無已不待辯而先是入官之數法應
給還查得　大明律凡犯罪應合籍沒財產
赦書到後並從放免夫犯罪至籍沒會
赦猶獲由全况誣坐殺身而蕩沒家產者乎臣於銑
生本異鄉仕不同　朝獨閔其盡忠報

國心竊慕之今遭際　明時荷曠蕩　殊恩已出死
生望外而前贓未給十口凄然其親男曾淳等初
出畏途驚魂未定　天門萬里無地控訴若推銑
之素心愧不能盡死力以報　朝廷雖被萬戮無
悔敢言家乎伏乞　勅下刑部參諸情法若果臣
言非謬行撫按衙門將原納原贓銀五千四百餘
兩酌量處給以營葬具且使其家復有所憑藉以
活瀕殘餘生即不獨銑闔門銜結而天下忠義之
士皆聞風感泣願捐軀以自效矣今查其變產原
銀已充兵餉若非委曲區處豈能照數補還近見

兩淮運司有潮包抽稅及停解　景府蝦課銀皆
數年前正額所未有者於此量給或亦不難其餘
沒官田地州縣間有之乞令有司從宜處置幸而
得此不為驗分亦還其固有者而已再照收復河
套實為　國家萬世慮據朔方之險坐制強胡峻
爽夏之防潛消顯禍銑忠憤激烈誓不與此賊俱
生若非身死權姦得盡展其弘略即蕩平逆虜雖
未敢期亦豈令蟠踞跳梁日甚一日釀禍起不虞
而事亦中寢人皆以此為諱恐生釁端今原疏具
存曾經各衙門會議多可採錄臣愚乞

勅兵部編輯成書隨宜講畫審時度勢有狩而為此亦
今日禦戎第一義也若俟燃眉之急方為蓄艾之謀
恐不免後時之悔矣臣守官維揚偶得其遺稿三
復憮然義不容默敢併錄其愁苦以　聞

比例旌學養育人才以勵風教疏

據兩淮都轉運鹽使司申稱奉臣批據本司判官
揚廷選揚州府推官胡維新會申前事切惟士首
四民商居其末無恒產而有恒心惟士為能商固
財利之趨不可律以士行者也古來士出於農而
工商不與焉非工商不可以為士亦教與不教學

與不學之與耳即如兩淮鹽商挾貲旅寄多携其家生長子弟豈無茂異之可以招選俊良之可以登崇者乎但父兄之教競逐興販浮游乾沒況又驕奢淫逸導慾興邪水潰其坊流而益下飽食煖居致喪其赤子之心肥馬輕裘曾顧乎白丁之誚安得從學問知義理以反於士習哉由是利心益熾義心益微姦罔壽張從此罔極間有頴秀出羣明敏卓頴欣慕故態願為諸生者乃苦故鄉之遐阻勒客籍之詐冒為有司者䟽外而不與明避嫌而不與進則又錮阻其正志終歸於末習而已又

如兩淮三十鹽場竈籍童生許充儒學生員雖附近隣縣然無專師教育終不免習俗狂悖或毆辱場官而冠裳毀裂或囑託公事而雀鼠横興從以老竈如虎而鼓動以微利若很之貪有司制之而曰我竈也運司問之而曰我某學生也以清衿自恃竟白首為期此豈無良心哉亦教之不專而為善之心非固也　祖宗於河東地方設立運司儒學深計遠慮有以仰測其由而山西薦紳其起於運司者歲不乏人賢才[illegible][illegible]亦既有明效矣四民雖有專業儒術本無[illegible][illegible]門士大夫之子而失教焉

下逮而日不肖矣工商之子而教焉上逮而日賢矣且廣陵當天下之中俯視河東其為勝會可知也財賦居天下之半即能培植其人才又可知也恭惟　聖明御宇文命誕敷一道德而同風俗家禮樂而户詩書豈宜留此盛事使為曠典況既富方穀古訓也衣食足而後知廉耻名言也如以商之子安於商則近若范伯榮胡文衡者此非商乎如曰竈之子安於竈則　國朝名臣若高必保楊侍郎者此非竈乎夫安得獨抑商竈子弟自外於庠序之教耶合無比照河東事體將空閑祠宇改

建兩淮運司儒學碑木足可以充用准令竈户弁商人真正兒男有讀經書請曉文理者赴運司報名聽考其可者申呈學院嚴考定奪送學肄業廪增附名數及科條作養一如河東之制相同大比之年照數多寡定額赴應天府科舉其竈户原充各學生員願改入者聽其自便通候比例議設教官幾員并以錢糧無處查得該司續設會手一百名原因運司僻居城外繼以倭亂議增募兵銀兩選雇會手防守庫藏今既築有新城前項冗役應合裁革歲可得銀一千餘兩亦足以抵係廪等

項支貲中間可否弁議所未盡事宜再行運司掌
印正官覆議詳奪題　請設官主其教事如此上
焉可以為　國得人下焉可以因利為義生財之
道兼得淑人之方矣等因又據本司守支商人黄
紹先等告為乞興運學作養人才事吕四等場總
催表鋭等告為建立運學作養人才事俱奉批行
本司會同揚州府查議間又蒙巡鹽直隸監察馬
御史批仰運司查議報繳蒙此遵依會同揚州府
同知任賢推官胡維新查議得兩淮當天下之中
財賦之地學校為人才之本風化之原顧三十鹽

場百千萬竈中間賢哲之產代不乏人教育之者
豈容終缺我　國家開創洪基培植生息垂今二
百餘年況近服　纖宇深涵　聖化右倍萬於他
方者乎茲者躬逢　皇上御極海隅黎獻鼓舞奮
庸咸謂乘此　明時合興盛舉已經會同司府等
官協心查議謹將一應時宜開款申達伏惟裁酌
速賜題　請施行商竈幸甚風教幸甚具申到臣
會同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方
廉巡鹽直隸監察御史馬文煒議照人才為
邦家之楨學校為人才之地我　朝興賢育才學宮

徧海内即河東運司亦特為建置焉盖人才之生
本不擇地培養而録用之亦不以其地有間也查
昔日兩淮竈丁其子弟彬彬然多以異才名天下
鴻猷駿烈卓越古今歷考前代未嘗乏人其初事
章句就試有司或秦越視之謂其户籍不隷州縣
也同學諸生亦復積嫌相忌往往斥之不為伍至
於各省商人占籍州縣者凡數百家有祖宗墳塋
丘隴成行已歷數世於此長子育孫盖世為揚人
矣其間以儒為業者土著之人輙群起而排之視
竈户猶特甚焉故鄉往壯心強半銷毀遂以貨殖

世其家而不能自拔於流俗之外先是巡鹽御史
及運司各官亦曾建議興學尋復報罷盖借籌乎
財力或取給於經費之難相度乎地宜或牽制於
堪輿之說故持論不一竟屬空談今地不假於人
謀而環合擅江都之秀財不煩於箕斂而鋪賬借公
帑之餘反覆酌量可謂有其具矣官不勞而民不
擾其為力豈不易哉恭惟　皇上自御極以來天
下文明光被四表薄海内外莫不嚮風況兩淮為
三輔近地際此　昌期邈數百年之曠典非有待於
今日乎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覆議亟賜施行以副

一方與望則文教誕敷於江北人才濟美於河東禮義相先境户多衣冠之族絃歌胥慶海濱皆鄒魯之風不獨貧飛輓以給邊儲抑且思激昂以為世用而人才之盛其可量哉

欽差總督兩淮長蘆山東等處鹽法兼理九邊屯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龐尚鵬題為議處民灶粮差以杜紛争事據整飭淮揚海防兵備副使傅希摯呈詳臣并巡撫鳳陽等處都御史兩淮巡鹽馬御史各批據揚州府申及泰州分司小海草偃等場鹽課司灶户揚策等并興化所縣軍民鮑茂周

東等各申告狀詞俱蒙先後批行本道備案行委兩淮運司判官楊廷選揚州府推官胡維新會同從長審處續據各官呈稱會審得鮑茂等執稱種地納粮無間起運存留一色派此　國朝定制也向使灶不買民田誰能以粮加之又使民田盡歸於灶則起運將誰輸納且興化原額之田止有此數即今灶户承買已居四分之一猶曰灶田盡納存留則起運之數勢必偏重於民計今揚州一府十州縣起運不過九萬石興化一縣該三萬有餘復欲以灶買民田不派起運是為灶者益富為民者益貧又審據灶丁揚策等執稱各有田地落興化地方中間有祖遺新置二項不等是以前院俯念煎辦之勞款少加優恤嘉靖二十年以前祖遺之田盡派存留二十年以後新置之田不僉頭役柰有司民灶異視凡有差粮不照明例動輒加派有站粮有水夫有四科有馬夫工食等項銀兩名色甚多十分困苦不勝征求乞查節年題

准事例寬卹除豁等情據此職等勘得有田則有租若將嘉靖二十年以前竈田盡派存留其不足以服百姓之心也宜矣試問灶户祖遺之田當伊祖

存之時更無置買別田未知盡納存留之税否也今酌為調停之法莫若將各灶田自捍海堰運鹽河西以至縣治一帶五千六百餘頃盡數派入該縣徵粮數內起運存留鳳陽等倉與民一體徵派不許一毫偏重其站由田出按粮起科似應一體增派此外銀差力差如四科銀及雜派經費銀與夫力役之徵俱係人丁之差難以横加灶户合宜盡行除免等因具呈到道據此看得起存田賦皆小民惟正之供銀力差徭俱歳派額辦之数但地方之徵科曾無定規而州縣之沿襲各有舊例或

照田起科或照丁起派或照丁田通融科派為今
之計必須斟量調停使之各得分願無以民竈分
糧差惟以丁田定徵派凡照田起科如夏秋税糧
驛遞站糧三項無分起存俱民竈一體辦納不許
偏累編民凡照丁起派如民壯養馬四司料價等
項無論多寡俱民户自行辦納不許槩及場竈及
兼照丁糧起派如均徭銀力二差里甲齎猪等銀
及經費聽差等項竈户通行豁免用示優恤如此
事體人情似屬公溥熟思審處計止於斯仍乞行
通泰等州縣一體遵行等因具呈到臣會同巡撫

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方廉兩淮巡
鹽御史馬文煒議照兩淮鹽課供邊歲以百萬計
皆出竈丁煎辦其艱苦萬狀控訴無由視民間勞
逸相懸何啻百倍故一切雜役悉與蠲除至於夏
秋税糧亦歆多派存留量免起運特示優恤至意
此在各州縣莫不相安惟興化縣田糧自先年孫
關保　奏稱欺隱遂致增額數多故揚州一府所
屬起運糧凡九萬石而興化額派至三萬有奇則
其繁重難堪不待言矣若該縣竈田只派存留盡
免起運即民力困竭勢益[illegible]文此鮑茂等所以紛
紛有詞也今據兵備司府等官議稱凡起運有留
及站糧三項俱民竈一體均納其餘各色科派不
得復累竈丁由示調停似無遺論此在興化糧重
之地乃為權宜區處若各州縣一槩比例通行則
竈丁日疲於奔命其偏累益不能勝矣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訪早為處分將該縣民竈起存及
站糧照議坐派其竈丁銀力二差通行豁免各州
縣不得援引為例以起爭端則輿情皆安而
國賦悉裕矣

議處協濟漕夫以活疲民以消隱禍疏

查得徐州聯絡諸省當水陸之衝地瘠民貧差繁
賦重除額辦外徐吕二洪歲役丁夫一千二百名
該銀一萬二千兩有奇夫漕糧事關各省洪夫獨
累徐州蹶子拆骸日益月甚殆岌岌乎不能支矣
蓋自河決之後旱潦相仍迄無寧歲頹垣葦户十
室九空即盡蠲其賦役猶恐不能自存況加以額
外之征必使溝壑餘生斃而後已豈復能堪命乎
自古豐沛芒碭間多慓悍之徒一旦窮餓貧民為
其所搖惑嘯聚蜂起事誠有之此不可不逆為之
慮也臣過彭城父老數百人遮道控訴號泣不忍

閭痌瘝在身隱憂彌切謹敷陳協濟事宜上塵
御覽乞 勑該部查議施行庶乎仰裨 國計俯恤
民艱而地方釁孽之萌亦於是乎潛消矣臣無任
激切祈望之至
一東南漕糧經徐呂二洪歲不下三百萬石每石派
銀四釐通計可得一萬二千兩而洪夫之工食足
矣或曰最重者莫如漕糧若復加派恐民力不堪
夫一石徵銀四釐一百石止四錢耳漕糧百石之
家捐銀四錢其為力顧不易哉每年隨糧帶徵解
漕運衙門給發若以全派為難或量行酌減另從

別項取足
一兩淮運司凡商人領引一道納挑河銀三分為疏
濬各場河道以便運鹽每年計七十萬引該銀二
萬一千餘兩常年動支不過十之五六其間數目
紛紜前後參錯先是巧立名色表裏為姦者多陽
出陰沒其孰能察之今巡鹽御史馬文煒廉得其
詳嚴行查覈稽出納而清其源百弊潛消從宜樽
節即歲捐三千兩協濟二洪河夫計亦有餘
一淮南鹽運至南京河下聽南道御史覆掣闡每年
盤驗贓罰不下數千金皆貯候都察院修理衙門
等項公費中間盈縮無常或難預計乞即行查各
年大約若干量留一二以備本院歲費餘即解發
二洪協濟河夫仍著為定例使行之永久其河夫
著役時少歇役時多終歲工食似應酌量損益以
上三項或全數取盈或彼此湊合將徐州盡行豁
免使皮盡骨立之民寬一分即受萬分之賜

欽奉勑諭疏

隆慶二年十月初十日承差袁尚志齎捧
勑諭一道前至德州臣即日郊 迎望 闕叩頭祗
領行事外竊惟 聖代禦戎振安攘之遠略

神謀經 國樹飛輓之弘規強兵以足食為先悉借
籌於絕徼理財以用人為急濫分陜於豎儒行役
淮蘆黃海浪談勝算盤桓遼薊譽田徒襲空文項
以人言謂宜中罷畀閫 廷議姑試將來參輿論
之僉同出 宸衷之獨斷詎期重任復畀庸流給
璽書職專屯政疆域之事宜雖異 祖宗之法制具
存墩堡重脩須使隄防益固兵農相濟永期耕牧
無虞圖方略於金城思見漢臣經畫供轉輸於紫
塞敢辭虜穴馳驅寧士馬而闢草萊增九邊之保
障戢干戈而興耒耜開虧世之太平策狗馬雄心

眠戈欲奮感　乾坤大造村𠈌長懷臣無任感激
惓切之至
酌陳備邊末議以廣屯種疏
竊惟邊人能安其居而樂其業在内地則生聚益
繁而田廬日闢在邊關則藩垣孔固而烽堠夜寧
故食足兵强為久安長治之計誠莫踰此臣職專
屯務已別有疏請自
上裁其事隸兵部掌行者
合另具　題以便查議該鎮邊事在諸臣夙夜焦
勞群策畢舉臣復何言但念屯牧所關義當建白
已經會同督撫參酌相同謹效一得之愚備

聖明採擇伏乞　勑下該部博訪群言果於屯政邊
防少有裨益俯賜施行臣無任戰慄跂望之至
一備徵調以實邊塞查得各鎮入衛之兵其人馬驍
雄號稱勍敵者為數居多然老弱相參千里就道
疲於奔命毛骨僅存者亦不下十之三四數年前
猶多強壯邇來徒取充數而已此豈各邊諸臣易
視至此哉蓋頻年供億既多不貲之費而調遣復
無寧日人辭消耗安得如前且各鎮重兵均不可
缺額此失彼悉難兩全循歲例而調發東來皆不
得已極力為之及至薊鎮稽查悉量已量人不敢

過為責備恐非人情所堪故積歲相沿彼此交困
單士物故者歲不下數千人遠無所歸即委骨沙
場身膏野草其地方挨壤者則撥給官車津遣回
籍滋驛遞之擾傷天地之和誠有不忍聞者以馬
言之其來也計日趨程馳逐數千里到鎮之後露
立風雪中草料給不以時本軍復加侵削無惑乎
瘦死相繼也近聞題奉　欽依凡倒死之馬在中
途則回衛買補在薊鎮則太僕寺給還似善調停
矣然太僕之馬為數幾何歲歲處給其勢能乎若
非早為區畫即不獨薊鎮糜費錢糧虛應名而無

實用在各鎮招兵買馬連年耗損其為力亦豈能
常繼哉此皆邊臣明知而不敢言凡以薊昌重地
擁護　陵京倘虜騎揚塵誰任其咎是以相顧徘
徊莫敢先發臣愚以為兵家之勝貴精不貴多遠
道驅馳未免消折銳氣終不如安居待敵者之為
驍雄也嘗傳採群論而竊籌之謂地接比隣如宣
大遼東者俱宜照常外其餘延寧等鎮各令挑選
精銳或量減其數調發薊昌二鎮各沿邊地方隨
宜安插給以閑田聽其儘力耕種就為已業永不
起科或創建室廬或處給牛種委曲籌畫安集勢

來其有父母妻子願從者聽每年春秋二防各就近赴邊從事一可以免跋涉二可以便戰守三可以墾荒田四可以廣生聚其俗樂於相聯其力足以相死一舉而數利具焉今查永平府收貯起蓋營房銀将四千兩各州縣亦多有之隨地措處使皆為土著之兵事本不難及查延綏去年入衛之馬未及回鎮已倒死二千匹通計各鎮何啻一萬每匹買補用銀十兩即不下十萬矣若令人馬皆安插該鎮地方即移此為供億之費更於月糧行糧内通融酌處其數自當有餘且每枝人馬凡三

千及至臨牆擺守之時常以數百人牧馬放草不能得其全力且馬多羸弱僅足以供各軍遞路之往還切無補於戰守也若常駐此地則可減十之七八省費又當數萬臣以鄙見質之督撫二臣亦以此言為不甚謬乞通行各邊從長計議然後折衷輿論請 皇上獨斷而行之若待兵既足方議罷調客兵臣恐未有期也

一固邊防以興農業查得薊昌二鎮重岡複嶺蹊徑狹小林木茂密官軍可以設伏胡馬不得直馳故先年東路惟設巡撫一員兵備一員戶部管糧官一員歲費不過數萬緡而止近來增設文武大臣及沿邊官軍其兵費視三十年前無慮數十倍兼以脩邊建寨舉無遺策而虜人犯塞迄無寧時其故何哉蓋由嘉靖廿年間沿邊諸臣以營繕之故輒伐木取材不思為邊關萬世慮其後積習相仍遂弛厲禁燒柴為炭折枝為薪益無復顧忌馴致今日殆有甚焉或伐木徧搜於絕嶠以給脩邊之工或採薪貿易於通衢以供撫夷之費斧斤剝削萌蘗殆盡幾於濯濯矣無惑乎蹊徑日通險隘日夷也夫脩邊之役固為備禦長策然勢不能敵則潰牆而入拒之為難邊牆之外深濠長溝遠者數

百里自謂神馬亦難飛渡然虜人擁衆數萬捧土填之即十里深溝俄頃皆為平地雖有擺邊將士地里寥曠豈搏擊所能及乎惟繁植林木其利比於築長城其勢壯於十萬師其險踰於山川丘陵邊臣莫不知之而竟莫有毅然身任其責而嚴禁樵採者何耶蓋脩邊工程歲無虛日給賞屬夷動費鉅萬沿邊將士利害所關悉竭其膏脂為之雖嘗給以官銀其間豈能十一非借樵採兼扣月糧將安取給乎且邊工以丈尺分殿最即將領而上

皆藉口於此為功能以避詰責而何暇於林木之
愛乎就令從今栽植計其效當在數年之後任勞
於已而不能必其成於旦夕之間故皆置諸度外
自今日觀之得失利害較然甚明胡馬數入即不
獨屯田蕪穢而民間耕鑿亦豈能安其業乎臣愚
謂脩邊固不可廢而植木為急近日周行境上見
邊牆率多完固其間所未備者特補葺之工耳乞
行督撫衙門通行備總叅等官各照原分信地凡
邊墻之外山崖空曠去處廣種樹木如榆柳之類
皆易生之物如棗柿之類皆北土所宜彼此聯絡

各横闊十餘里每年以種木多寡為邊功之優劣
巡關御史通行委官查驗分別勸懲仍嚴示禁約
凡有故違樵採者民則引例發遣軍調烟瘴地面
所部將官不能禁緝一體重究則數年之後千里
成林而虜人絕南牧之路矣其視今日脩邊之勞
逸難易相去豈特倍蓰耶況邊墻歲久未免傾頹
復勞脩葺若林木培其根柢日漸長養不待十年
即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邊塵不動徧野皆農何
患屯政之不舉乎至於邊墻以裏各有險隘之地
如兩山對峙峭壁危立僅可單騎通行即相度地

宜厚植林木若虜既內犯或扼其初至或擊其惰
歸或遮其前或掎其後據險設伏皆可恃以用吾
之長技矣或曰遵化鐵冶及撫賞脩邊皆於樵採
不可缺如之何其能已乎夫 國家兵政備邊為
急若能制禦胡虜即百鐵冶皆設法區處當亦不
難撫夷諸費久累軍丁已非優卹之道獨不可悉
為酌議乎是在任事諸臣一注厝之間耳此萬世
計也若督脩墩堡以護耕作固亦沿邊要務然虜
人既突入內地即霆擊風馳雖急於收保終不如
堵截境外乃為上策況三衛夷情變詐不測諸路

撫賞溪壑填不為曲突徙薪之謀而欲效排山倒
海之力恐非萬全之慮也伏乞 聖裁
總理兩淮長蘆山東等處塩法兼理九邊屯田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龐尚鵬謹 題為儲養邊才
以圖安攘實效事臣惟自古人才皆足以周一世
之用未聞有借才異代者邇來邊事方殷需才為
急然徒求於既用之後而不儲養於未試之先此
人才之所以難繼也臣愚謂兵部司屬及各部寺
郎官擇其年力富強才猷端毅而臨事多捍變
通者各堂上官甄別題 請下吏部參酌查照翰

相與問難質正凡各邊地里之夷險戰守之得失將校之優劣及古今事變調度機宜廣集衆思互求經略悉聽提督堂官定期考驗列為問目試以盤錯各占其利器所長事須覈實可行不得競為浮誕此即預習中之甲兵而演無形之陣法也每季終録其名第甄別有差如遇兵部各司員缺隨宜調補仍更番出入分歷邊關常與督撫兵備諸臣條畫戎務親驗其素所折衷者反覆考訂然後具　奏施行使耳目周於見聞心思長於揆度居常則沉謀素定應變則坐策有餘豈惟樽俎折衝

人人堪一面之寄即彈壓諸路授以專制之權當亦相繼脫穎而出矣夫天下事不經閱歷而能應機懸斷者惟上智為然其次皆莫先於歷試
朝廷拊髀求賢既預養而厚望之彼亦自知其責之不可終辭孰不早作夜思為他日纓用之地此後陸續選舉歲以為常官不增員而人有實用何不可為也其在南京推提督堂上官遴選考校亦一體查照行若此相沿久而不廢兩京為人才淵藪豈無文武兼資之人彬彬入彀為
陛下定天山而清瀚海者乎蓋儲才如植木然成材者既充棟樑之具其餘為大匠所器者復栽培以俟其成則材木不可勝用矣近見邸報行九卿科道撫按等衙門各舉所知此固搜羅人才不遺側陋至意求之貴廣用之貴精本有權衡於其間也臣竊謂泛行推舉或用之非其所宜不若通行督撫等官各令先舉一人堪以代己者列其才能以備採擇然後聽其兼舉別員以廣器使之用蓋舉賢自代必其平生之所真知而不苟為揣摩之見今後凡到任一年以上皆許特疏薦一人復申明濫舉之罰使不得曲狥其私由是酌事權而量才

授任審時勢而為官擇人收録既多陶成益衆即未敢必韓范盈　朝決不至如今日東西瞻顧索之茫然矣臣本書生不知封疆大計惟
陛下留神邊人幸甚臣不任戰慄跂望之至

進呈會計録以便　御覽以崇節儉疏

竊惟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今公家窘於積貯民力竭於誅求上下交征公私俱病此皆經費無度故然耳臣請自　國初言之
外廷公費歲凡三十萬今不啻六七倍矣舉外廷而
內府可知也　周王初封祿米一萬石今　宗儀滋

衍歲支三十八萬矣舉　周府而　諸王可知也
洪武年間武職二萬八千員今八萬一千餘員矣
舉武職而文臣可知也薊鎮邊儲初不及十萬今
一百四十餘萬矣舉薊鎮而九邊可知也地不加
闢民不加衆而錢糧增額日異月殊殆有相去倍
蓰而無算者此豈惟　陛下不能盡知即天下
宗藩與百司庶府或亦不及知也乞　勑户工二部
會查　祖宗時　郊廟之　饗祀　内府之供億
監局之織造歲時之　賞賚舊額幾何今增幾何
王府之禄糧百官之俸薪衛寺校尉厨役京邊之兵

馬城池經理漕河供給匠作舊額幾何今增幾何
至若各省軍民之賦稅天下山川之鹽鐵凡有關
國家經費者各撮其總目照款類開貴在簡明不用
煩瑣仍申言歲入幾何歲出幾何題曰隆慶某年
會計録　進呈　御覽時或有所增減各於項下
改填每季刷刻成書照常封　進伏望
皇上置之　座右就事深思或傳訪　廷臣或旁稽
往牒務求　先朝如何簡約　今日如何倍增以
祖宗節儉為法以海内虚耗為憂考西方惟正之供
罷諸色無名之費冗官必革冗食必裁一錢不致

虚糜一夫不忍濫役所以福蒼生而固邦本
深仁厚澤豈有涯涘哉仍乞將前録　頒行各
王府使知禄糧難繼當有變通權宜及徧給内外衙
門共圖撙節若不思愛養民力軫念時艱以仰承
皇上德意此古之所謂民賊也豈可復容
堯舜之世哉臣往歲驅馳内地見生民貧蹙心獨憐
之今巡行塞外察邊人之愁苦殆有甚焉不覺零
賈生之涕而欲繪鄭俠之圖也自古暴歛之國民
窮盜起天下遂大亂臣職司餽餉方切殷憂願
陛下留神為　社稷生民計天下幸甚臣無任激切

跂望之至

絕薄俗以正風紀疏

臣清理屯田奉　勑諭兼脩邊堡項至薊鎮聞督
撫及兵備諸臣具言遷安縣知縣随府築城禦虜
經畧得宜當為沿邊第一臣入境即登城巡視果
若人言復聞府先是為滑令於御史某之家不
能曲法會其意致嫉之如讎往年曾羅織浮言具
揭帖徧投于當路欲中之以法而不果今府既調
任仍將前揭刊刻成書遣家人賫送順天巡撫及
永平兵備等衙門以發其鞅觖憤懣之氣臣讀之

未竟輒扼腕三嘆息府於其諸所牴牾臣不能盡
知但念鄉士夫為有司掊擊果孽由已作即悔禍
省躬未必非自全之禍若橫遭誣陷當質成於監
司案牘具存誰能枉其是非之實今強顏隱忍不
欲自明乃悻悻然過為攻訐必求扼其吭而絕之
果為公乎為私乎臣嘗慕其為人慷慨仗大義豈
忍為此必其父兄子弟撫他詞强之彼或不暇深
察也往事難言當置諸度外乃復跡其所至而巧
施覆羅亦已甚矣使其今見任薊鎮當置府於何
地耶府平生氣高性左持法過嚴誠不能無罪然

其為強項令不肯望風依違屈色豪右則其所樹
立亦或有可觀者若脂韋時態曲事鄉縉紳以廣
交延譽蠅取美官人皆以此為善宦彼獨高視不
屑為豈其所不能哉故該縣士民未嘗指摘歷年
撫按多所薦揚考其為人似可槩見而某獨憾之
不能忘必有能辨之者往見浙江罷官某某武斷
之雄也毆知縣李松刊刻謗書流傳道路陰嗾人
投牒訟之雖總督軍門亦為其所劫動下所司推
勘已而言官風聞論劾行撫按提問松岌岌若朝
露矣非按察使曹三暘正色危言奪其命於操刀
者之手松孤憤蹈禍安得復見天日乎蓋衆口鑠
金積毀銷骨讒鋒之可畏如此今天下士風薄惡
日益月甚自臣所親見者言之署丞衛知府而刊
飛語生員毀提學而編戲文舉人搆怨於曹郎輒
刻貧女嘆尚書積憾於巡按乃著猛虎篇其他或
為民謠或稱俚語誕妄不根更相傳報出妬婦之
利口騁曲筆之游詞臧否混淆是非顛錯權衡人
物者或以是而辨淑慝焉至使人顧望低迴喪其
所守此於世道之汙隆其所關繫豈小哉府一人
不足深惜獨恐尤而效之凡居鄉不法消皆得以

掉其狂舌而罪有司非　治朝所忍聞也乞
勅都察院通行申飭除有司剛愎自用以不畏強禦
為名而任情排擊者據法反坐外其有挾私誣善
如臣前所言者亟行捕治或依投匿名文書徑論
如律或引例問遣庶士風反正薄俗還淳君子有
所恃以自立小人有所畏而不敢肆其於風紀或
不能無小補云矣
誅逆賊正　國法以銷禍本疏
臣自為書生時讀嘉靖初年　欽明大獄録前後
翻異若矛盾然及詢諸海內士大夫乃知李午係

山西太原府五臺縣人本逆賊李鉞之姪初名福
達因發戍逃歸竄居陝西洛川縣倡白蓮教聚衆
稱亂攻殺長吏劫其城後餘黨盡滅惟午變姓名
占籍該府徐溝縣詐稱張寅納投太原左衛指揮
使數被韓良相等訐其罪悉賄緣脫免已而巡按
山西監察御史馬錄捕治之午即大賂武定侯郭
勛移書請託欲待以不死錄飛章劾勛黨逆賊執
其手書及具午反狀 聞奏 欽依李午抵法
郭勛著回話勛懼 先帝怒禍且不測遂陰結貴
近陽欺 朝廷流毒縉紳蔓延天下如刑部尚書

顏頤壽都察院左都御史聶賢大理寺卿湯沐等
皆讞議法司也或逮繫 詔獄或禁錮終身給事
中劉琦御史姚鳳鳴等皆抗疏言官也或埋魂矸
徙或委骨窮荒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都指
揮馬劣等皆原問三司也或已遷官而行提於別
省或已罷職而追捕於私家甚或以通問致書而
稱為朋黨以偶語立談而指為訕謗其餘羅織成
獄者通計部院各寺科道等官凡四十餘人衣冠
之禍可謂烈矣逆賊李午與其親男李大仁李大
禮等乃脫然於法網之外業有成案人不敢復言

臣亦以事經數十年無從發其隱矣近巡歷山西
三關至延綏訪徐溝洛川二縣皆李午狼蹲之鄉
也質諸故老益知其詳復開嘉靖四十五年四川
妖賊蔡伯貫反逆執擒狀招以山西李同為師即
李午之孫也傳習白蓮教自言為大唐子孫當出
世安民結謀倡亂扇惑人心隨該四川撫按移文
山西捕李同下獄反覆按問佐驗甚明招稱李大
仁李大禮皆號為祖師查刊刻大獄錄姓名來歷
一一相同則李午以妖術傳家世為逆賊別無可
疑今撫按衙門將李同等依律坐斬題奉

欽依聽秋後處決臣復行山西按察司取原發招由
與大獄錄參對彼此互見不謀同符乃擊節嘆曰
天之所以誅逆賊信毫髮不爽能巧護於生前而
不能遮詞於死後能苟容於其身而不免貫禍於
其子若孫如此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似亦足以示
凶德之報矣然李午身為叛逆殺長吏屠城邑且
縉紳之禍徧天下雖舉族誅夷人猶有遺憾乃得
仍其官老死牖下豈天道乎今觀李同之獄而午
之罪狀益彰法當剖棺磔其屍以正斧鉞之誅以
洩神人之憤此千百一大斷案也李同以妖言稱

伏罪當止其身若以李午之窮凶極惡盡法繩之
即使闔門無噍類亦不為濫是在持法者權衡於
其間臣何敢懸斷也午之罪誠不可勝誅矣若勛
世受　國恩結知　明主乃黨逆賊陷縉紳白日
撼風霆蒙蔽　日月使舉　朝側目卷舌藏聲而
樞要之人悉順指氣使會其意權姦之可畏一至
是哉萬一陰蓄異謀人皆重足而立俛首聽命焉
其為禍豈忍言哉正勛之罪似當革其生前之爵
貤為匹夫以示懲創誅權姦於既往垂鑒戒於將
來此誠　今日正人心銷禍本第一義也至於大

學士桂萼張璁等時以三法司被逮缺官奉
命典獄彼皆心膂大臣也一言悟　主動若轉圜乃
覩望扶同竄易原案卒犯天下之清議而不恤使
國是淆亂人心危疑載筆特書不免為　清朝之玷
禍端寖長雖任其辜似應追論前愆以明斜直之
責叅之往牒察之輿情使坐罪所由當無復他詞
矣先是獄既定　上以馬錄為首惡欲誅之賴萼
等申救得改永遠充軍編發南丹衛錄之免死多
其力他或有所牽制不得自專云使當其時正色
危言以去就爭之必不至此苟以迎合徇時曲為

自全之地充是心也亦將何所不至哉再照大獄
諸臣多一時忠讜之士其英風勁氣百折不回寧
忤權臣而不敢忤　國法世之所謂狂流砥柱非
耶今其姓名官階具載獄狀刻本見存凡未經
恤錄者乞通行擬議請自　上裁特加優異以廣
天地生成之恩以伸忠良感慨之氣其於士風世教
豈謂無小補哉或告臣曰往轍可鑒何用招尤臣
謂天地有正氣宇宙有正人故天綱地維萬古不
墜若依阿邪人埋沒正論終使亂賊之徒得以苟
容於後世天地且顛覆矣　國家何賴焉天道有

知亟當返正豈渠魁雲焰猶能為厲於銷滅之後
耶　陛下秉道嫉邪為萬世計倘不以臣言為大
謬乞　勑該部覆議施行臣素抱剛腸常嫉惡已
甚故得諸見聞義難緘默惟　陛下聖明少垂矜
察臣無任隕越祈望之至

遵　祖制以崇祀典疏

臣往年奉差河南行縣入懷慶謁濟瀆之神像皆
坭塑心竊疑之近見遼東醫巫閭北鎮名山也廟
貌甚偉塑像峩然比入大同渾源州乃知北岳之
神亦復如是夫山川何嘗有四體與人相肖哉皆

由前朝錫以封號稱為王侯故設像始此瀆禮不
經淪於佛教矣　太祖高皇帝釐正祀典封號盡
革惟稱其山之神此千古卓然之見臣愚揣之似
當易以木主不宜仍前代陋習褻瀆神明我
朝禮制為萬世法　世宗肅皇帝於文廟塑像猶力
排群議而正之况山川而可以人像之乎伏乞
勑下禮部再加考訂若果臣言不謬通查海內山川
凡入祀典者悉行改正此於大禮所關豈特為曠
世一事哉若謂遽行撤像未免駭一時之觀聽但
令有司自今以後不必沿襲更為之即著之彝典

質諸群情當無復疑矣臣不勝戰慄祈望之至

懇乞優容言官以廣忠益疏

竊惟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抗節死義
之臣夫節義之臣何代無之顧　朝廷所以愛惜
而成全之者何如耳　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
獨以言官狂躁者必杖而遣之彼戇直不情無人
臣禮罪由自致更復何詞然推其懇惻之情亦未
嘗無可原者　陛下恭儉仁明為萬世法乃言官
復兢兢然懷後艱之慮而因事納忠非賣直以沽
名也蓋恐心思或懈於憂勤則佚慾易長耳目少
偏於視聽則威權下移忠臣愛　君必防其漸言
雖過激心本無他　陛下駭聞其言獨未及深察
其心遂使正色危言者卒無以自存而一時骨鯁
諸臣皆岌岌乎若不能終朝矣忠諫路絕而諛佞
成風時政之闕失不聞　朝士之忠邪莫辯事關
宗社沉默苟容　陛下孤立於　內廷理亂安危何
從而知古稱賞諫臣而虛懷延納士猶逡巡却步
中切危疑况逆耳之言嘗蹈禍不測即使忠智者
決擇於其間亦何忍冒敢諫之名以遂
朝廷拒諫之失乎且　陛下罪言官並廢原籍為民

固待之以不死也萬一草莽餘生或斃於杖下他
日史官載筆乃曰　朝廷不能容直臣其於
聖德之累豈小哉先哲有言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言納諫為　英明之主也山有猛獸藜藿不採
朝有直臣姦軌不生言忠貞為　社稷之衛也故
言路之通塞而世道之治亂因之古人望言路與
城門並開其慮遠矣伏願　陛下擴天地覆載之
心鑒古今興亡之轍凡言官狂直由　賜優容倘
欲薄罰以示懲乞少霽　天威免其　廷杖或下
法司論如律附過還職或　命輔臣集九卿

廷議請自　上裁但責其論事持大體不為風聞所誤以致是非混淆而已　陛下何容心焉仍行錦衣衛自今以往凡奉　旨杖言官許即時執奏改送法司會同擬斷併乞著為令使奉行者不得依違則直臣接踵於　清朝讜論飛章於　禁闥驅群邪壅蔽之患燭四海理乱之源萬世太平從今伊始　聖子　神孫永以為訓此社稷無疆之福也其二三逐臣如石星李已詹仰庇等乞給復冠帯不終絶之使克責改圖若　矜其愚故從邉遠録用以警發其良心此尤特恩也凡於　朝班失儀者五品以下悉　面糾拿問夫　天顔咫尺孰敢忘敬慎之心其或言動周章皆戰兢之過也刑曹收問不過照常納贖本無大罪乃校士得奮呼而執之如捕重囚備嘗窘辱此在頑鈍鄙夫或强顔不大慚若施諸直節竒氣之士摧折多矣勑所司酌量情法凡有失儀俱於　朝退後具本叅劾候　明旨施行考之前朝罵辱不及於公卿而朴不行於殿陛事傳青史至今以為美談顧陛下留神其於　國體官常所関大矣

臣無任惶慄待罪之至

糾劾暴横中官凌虐驛逓打死人命疏

臣奉　命前往江北地方總理鹽法屯田行至山東東昌府河流如綫不能前進隨據該府原差快手報稱前路有南來中官裴恩坐駕大馬快船壹拾陸隻各船懸掛金字紅牌大書欽取九邉戎衣字面其船皆商貨滿載負重難行鎖打閘夫留閘積水已而開放復强奪閘板四散漂流兩岸糧船皆閣淺觀望怨怒之聲誠不忍聞臣至濟寧稍踪跡之據該州併驛逓開稱共勒去折乾銀壹拾捌兩肆錢竊惟此輩初未嘗學問通義理即漕河之利病驛逓之疲困彼惡知之遂置不問及抵揚州次日例應開告據江都縣民婦鄧氏告稱有夫李綵充當站夫頭被解戎衣太監管家馬成勒要折乾將綵非刑酷打鎖至徐州見命在危急放回淮安身死乞要存卹臣一見之不覺愴然夫攪擾漕渠阻塞運道已無所顧忌矣乃逼勒求索細打殺人其暴虐何至此極耶在臣耳目之所覩記者如此其他未及見聞者可勝歎哉陛下宰制海内紀律森嚴大小臣工莫不奉法惟謹

恩獨擅作威福敢於橫行其蔑視 朝廷盖不自
知身觸明法矣戎衣非 御用之物張恩非
欽遣之人乃所過地方輙狐假虎威厚其荼毒如此
若親受 命於 陛下奉使而出其竊弄威權不
知當作何狀耶恩一人何足深責但恐紛紛效尤
漸不可長其虐焰百於恩者後將何以制之
陛下為漕河慮為生民計豈宜姑息臣愚有言亦
非為恩今日一人而已伏乞 勑下該部嚴查張
恩果否督解戎衣其數幾何應否用馬快船壹拾
陸隻就事考究亟加重懲仍追問擬置之人引例

發遣以垂將来求鑒乞自今凡內臣公差合用車
船若干夫馬若干廩糧若干兩京行兵部在外行
撫按酌量定數不拘水陸先期開示沿途有司驛
遞等衙門遵照應付不許抑勒折乾有如張恩不
法者聽各該地方撫按及工部督河諸臣據實叅
論則非惟可以杜強索之端亦可以革留難之弊
臣職司風紀於權勢之縱橫地方之疾痛不敢沉
默苟安臣無任激切跂望之至

清理鹽法疏

竊惟 國家經費莫大於邊儲兩淮煮海為鹽歲
課甲天下九邊之供億實賴之先年邊計常盈公
私兼利邇来時異勢殊沿革不一 成法幾於蕩
然矣或取給於一時而不防其末流之患或牽持
於衆論而不察其受弊之源專事紛更迄無寧歲
臣謬叨總理之任愧無經畧之才博採輿情旁稽
往牒衆言淆亂有難折衷已經督同各該兵備道
及運司府州縣等官就事叅詳因時考訂復會同
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方廉兩淮巡鹽御史馬文煒悉加
籌度曲示劑量酌通變權宜之方為救弊補偏之

術欽遵 勑諭條目照欵開陳實出千慮之愚似
為一得之見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覆議若果臣
言可採俯賜施行則鹽法自此疏通邊儲永有依
頼矣除山東長蘆鹽法候巡歷至日再加咨訪另
行外其兩淮事宜合先具 題臣無任激切跂望
之至

壅滯者作何疏通

一設法銷引夫引目壅滯則鹽法不通積累數多則
勢難盡掣如先年加增工本鹽叁拾伍萬引以致
停積引目至伍百有餘萬此壅滯之病根也若非

一權宜酌處終無疏通之期查得淮南每年製鹽捌
单每单柒萬叁千引今議加為捌萬伍千引淮北
每年肆单每单該鹽伍萬引今議加為伍萬伍千
引淮南淮北每歲共加引壹拾壹萬陸千有奇行
鹽地方消遣甚易商人稱便課額日增見在淮鹽
不三年可以盡製矣至於銷引銷鹽皆疏通之良
法除各单加製外更欲比照嘉靖初年事例改行
小鹽每引止肆百捌拾伍斤淮南納餘鹽銀伍錢
貳分伍釐淮北叁錢柒分叁釐若令即日解綑小
包未免工費煩難商人虧損恭候題奉

欽依到日為始即行各場綑鹽俱照嘉靖初年斤數
不許過多候淮鹽製盡然後挨製小鹽淮南每单
捌萬伍千引扣筭加增為拾萬肆千引淮北每单
伍萬伍千引扣筭加增為柒萬引一年之內復多
銷引目貳拾壹萬有奇較諸常額每年多銷引目
共叁拾貳萬捌千引疏通之法何以加此或曰小
鹽之行銷引雖易每年少餘銀貳萬伍千柒百陸
拾兩於課額得無損乎臣反覆思之歲額餘銀陸
拾萬非盡為餘鹽得此蓋於割没取盈焉今引目
既多則割没益倍矣當不下拾萬之數又何患餘

銀之不足乎每引以餘鹽陸拾伍斤因而減納餘
銀壹錢柒分伍釐一則寬恤商人一則疏通引目
不惟可銷目前之壅滞雖傳之經久似亦可行而
無窒礙矣若欲照見行則例每引伍百伍拾斤須
待引目盡銷之後再加酌議另行亦未為晚也
一稽查實效竊惟天下之事職掌既相關則責成當
有明法彼此相退託則綜覈盡為虛文兩淮行鹽
地方除巡鹽御史歲經巡歷考成外其餘事關各
省禁令難齊先年總理鹽法都御史累經題奉
欽依坐委江西湖廣河南鹽法道嚴行監督各該有

司以銷引之多寡別功過之殿最其有不及數者
即考滿給由嚴行查覈叅問住俸各有明條而該
道之舉劾兩淮巡鹽御史實柄之法可謂詳且密
矣然引之銷繳十無四五官之勸懲百無二三若
舉刺該道則寂乎未聞此無他皆積習相沿之過
也臣至兩淮查前後題　請事宜悉已通行各省
矣然稽其成效造報者誰與覆覈者誰與簿牒全
不相聞功罪何由考見鹽法之壅塞何惟其然也
臣愚再三籌之謂各省地方郡縣遼邈獨以鹽法
道一人兼督雖稱事有專職其實勢難必行過智

巧有司輒以空文相蒙蔽豈能一一就近察之且文移往来動經旬月興革利病其能幾何查得各府皆有守巡道分駐一方就令將部内州縣各從近地分管其州縣隷分守道其州縣隷分巡道各府州縣設立循環文簿二扇每季内開商人運到官鹽若干引目若干或自行發賣或舖户轉販彼此有無抑勒鹽法果否疏通州縣一體查造各府併造所屬凡有利病事宜逐一具詳區處如或水陸難行商人不到有何緣由俱要明開以便查議每季終將原簿并截角文引同時齎送各該道覆

查無異即令具印鈐文簿一扇通將分理府州縣驗其引目分別功罪其完及幾分其不及幾分遵照先年題 准事理明開其應旌異其應戒飭或參問住俸等項各為差等聽巡鹽御史上半年於陸月終下半年於十二月終查道路遠近各差人給與脚力齎文前去查取守巡道即以原引連簿封付本差領回其巡鹽御史即將各守巡道所擬再加參酌照例開列條款應參者參應獎者獎通

、於接管一年内具 題該部據實覆

請亟加勸懲其守巡道坐視遷延及無所甄別通行參究往年一切公文絕不相報故不得已勒限差人以便查考庶隨在皆有責成不致仍前視為文具而鹽法庶乎其流通矣所謂官鹽不到之處設法以行官鹽者是也

一革除煩擾查得先年總理鹽法都御史題奉

欽依凡商人運鹽前往江西湖廣等處俱赴鹽法道查驗船隻及於布政司查對引目方許分行各府發賣其所以防冐姦弊可謂詳矣近據商人告稱鹽船報到即蒙本道分委本司首領官前来查船往往酷索常例肆意留難不即回覆或遇出巡即

連月守候控訴無由夫商人行鹽各省近者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私鹽夾帶之弊累經盤詰似無遁情今盡令運赴省城委官查驗非惟橫起科索抑且淹滯歲時求鹽法之不壅滯亦難矣臣愚欲令各商徑赴原派府分投引發賣若有別項弊端俱聽該府覺察文引截角連季報簿送守巡道類繳不必復由布政司鹽法道查驗以省煩文以杜紛擾此亦清壅滯之一端也至於查比私鹽坐委巡鹽官比照淮 浙事例隨各州縣衛所之煩簡而責捕私鹽斤數各以是為差皆鹽法道定擬委官呈

撫按衙門詳奪若按季查比仍專屬守巡道就近
督責庶免跋涉之勞鹽法道則兼理一省官鹽之
通塞責在掌印官私鹽之禁捕責在巡鹽官各考
其經理之實分別功罪歲終備造文冊送巡鹽御
史查覈施行該道之賢否於此考見而舉刺因之
則事不勞而民不擾法其必行矣所謂官鹽既到
之處設法以禁私鹽者是矣
一議減開中竊惟兩淮鹽法自昔疏通近因開中数
多而商人附帶餘鹽盍倍蓰無算鹽多則消遣不
盡引多則支掣不及日益月累力無所施今工本

之鹽已停一二年來漸見疏通此其明驗也然守
支商人今猶苦之查得　舊制兩淮鹽法七分常
股三分存積近因報中紛紛而二項名色亦混然
無辯矣今欲於七分常股照常開中而存積三分
暫行停止使引目既少鹽價必增人情樂趨而其
效立見矣此於本色供邊之數雖一時未免少減
然權宜通變責效將來誠未可屑屑為錙銖計也
況掣鹽之數一如往年解部餘銀照常不廢亦何
憚而不為耶稍待引目既銷仍前開中不得拘此
為例較損益利害之間於此當有權衡矣

先期給引查得鹽運司每年預處官銀遵奉
欽依事理差人前往南京户部請給當年引目回司
給發商人以免守候之苦此法人人稱便但據各
商告稱南部請引姦弊多端托故留難科索無厭
有後至而先給者有坐守經年而展轉遷延者此
皆職掌官員失於稽察以致左右人等任意科求
商人久羈鹽法壅滯亦多坐此臣愚乞行南京户
部每年坐委司官一員專管鹽引如運司預請關
給即具呈巡鹽御史移文該部經管官員務要依
期給發仍具回文查驗若復仍前遲悞據實查參

庶事有專職關領如期而商人支鹽不致曠日持
久矣其借支引價通候商人補還實為公私俱便
私販者作何禁制
一收買餘鹽查得私鹽橫溢則官鹽壅滯而私販之
所以盛行者以餘鹽未盡區處也盖動竈數口之
家全資餘鹽以為歲計若商人收買不盡則其勢
不得不歸之私販矣今欲查各户竈丁之多寡人
力之強弱盤鐵若干草蕩若干滷池若干終歲所
煎正鹽若干應有餘鹽若干分司官先期督同場
官總催人等逐户面審登記簿籍每年除正鹽併

商人收買餘鹽外仍有剩數若干官為收買其合
用鹽價請於割沒餘銀內借留十餘萬以備支用
或謂官買餘鹽則竈丁與官交易未免納鹽有轉
輸之難給銀有守候之苦其何以堪若轉販於民
間即俄頃立就絕無留難雖至愚者亦豈肯舍此
而趨彼哉此其說誠然臣三復思之亦慮之未盡
其方云爾查得各場多殷實竈丁皆習鬪鹽場之
利病而朝夕與俱者也今欲於上場僉肆名中下
場各貳名免其總催等役責令官買餘鹽按月給
領官銀授以印信文簿令其將銀自壹錢以上者

皆預先鑿定各照輕重數目另封收貯如遇竈丁
餘鹽即時秤對明白就給見銀不許頃刻留滯其
各場俱有竈倉通行脩理苫蓋每倉添設人夫大
場四名小場二名同原設倉夫看守如有侵欺各
從重追究每年收買餘鹽或貯以為存積或買補
商人令其照常納價其苫蓋席草等項俱用官銀
每半月該場官吏查算一次每月終將買過鹽斤
用過銀兩開印信手本送各該分司稽查每季終
各分司親赴各場照依月報數目查丈鹽斤有無
少欠類造鹽冊關送總司備呈巡鹽御史每年冬

夏二季造冊報部查考凡一切典守之責或力不
能支如水火盜賊之類即分司官親行勘驗不得
貽害追賠其收支各項利弊事宜俱候逐一稟官
亟加酌處使彼身任其勞求無後累庶經久可行
至於餘鹽之價此商人交易者須量為增益蓋鹽
倉之遠近難齊道路之險夷不一有商人應支正
鹽而榜派場分隔遠自願別場買補不願本場關
支以避脚價之費即此推之則竈丁餘鹽不可不
收而其價實有不可強同悉聽分司官隨地酌量
曲為區處每百斤比常價或加伍分或加叁分使

竈丁樂於官買而翕然從之乃為長策其收買之
人如有抑勒虧損許竈丁即時口告以憑究罪竈
丁未納正鹽先行轉賣及販與鹽徒定行從重處
治各分司刻示曉諭通知以便遵守或曰解部餘
銀歲不可缺今借買餘鹽則不能取足原額矣年
例所需何以應之夫事固有先損而後益者借餘
銀以買餘鹽銀固不能依期以解部而原銀初未
嘗損也况所收餘鹽留為存積以備他年開中則
其利更有不可勝言者臣所謂毋取給於目前而
圖為經久之利者此類是也若夫監臨督察皆巡

鹽御史主之庶隨事責成私鹽不禁而自息矣
一禁止私煎查得淮南安豐諸場鹽出於煎燒必藉用盤鐵淮北白駒諸場鹽出於攤晒必藉用𡒄池然盤鐵原有定額𡒄池原有定口非竈户所能私專置造也今則家家增鏾户户開池場官畏而不敢問司官遠而不及知私晒私煎日增月盛蓋不知私鹽之積將何所紀極也失此不治而規規於私鹽之緝捕譬諸治水泉源方滲九泥可封洚水橫流則千防莫障矣臣細加咨度訪之貧竈極陳時弊謂在嘉靖叁拾年舊盤損壞告官脩理富竈

姦商合謀作弊始告於官曰盤鐵重大而難於脩補鍋鏾輕省而便於置造且盤煎之鹽青而緇鍋鏾之鹽白而潔商人有取舍焉官司聽其便宜而許之鍋鏾之興始於此然猶官有防禁也繼而富竈與經紀合謀再白于官曰鍋鏾雖容置買但鐵冶住在鎮江隔越長江之險置買甚難乞要召匠開舖于楊州就近買辦免遭覆溺官司又墮其可欺之方而信之遂召鐵匠就白塔河開場鼓鑄而擅買私鏾者明目張膽而為之縱橫絡繹蕩然而莫之禁矣是以各場富竈家置叁伍鍋者有之家

置拾鍋者有之貧竈為之傭工草蕩因而被占巨船興販歲無虛日問其壹鍋日煎火鹽幾何謂每鍋一伏火可得火鹽壹大桶一伏火者一日一夜也壹桶者以斤計之可得貳百餘斤也夫壹鍋日計火鹽可得貳百斤則拾鍋一日可得貳千斤百鍋可得貳萬斤各場終歲殆莫計其幾千百萬矣多方緝捕可得而止之乎今欲將鐵匠即日遞回鎮江原籍不許留住揚州開鑄以絕其私煎之具各分司官督令各場官吏親詣各竈督同總催竈頭逐場逐户查報𡒄池若干私池若干盤鐵若干

官鏾若干私鏾若干盡數開申以憑酌量每場用盤幾角用鏾幾口計壹場額鹽若干該用鍋鏾若干如盤鐵不便煎燒從宜易以鍋鏾亦可也但須官為置造每壹官鏾必鑄運司花押無花押則為私鏾置私鏾者比照私鹽千斤坐以重罪有犯而不舉者則同竈連坐本場官吏坐贓并究至於晒鹽場分私築鹽池者盡行填塞每歲巡鹽御史出其不意倏委壹官行查庶幾法禁嚴而私鹽絕私鹽絕而興販息矣蓋鹽徒之出沒無定而巡緝為難竈户之煎煑有常而禁捕為易其本又在三分

司官各在本場住劄以時督率場官巡視譏察則弊端無所逃矣否則以邊海産鹽之地而盡委於拾數場官而責其令行於竈私煎私鍬其可得而盡禁乎説者又謂鹽法固在通商尤當恤竈假令盡禁私煎彼貧竈日不聊生將何所資以為衣食俯仰計耶此其慮誠然臣愚則曰置私鍬私池以私煎者非貧竈之力所能為也貧竈無立錐之地不過自食其力耳惟富竈累貲千萬交結場官串通總催大開囮竇之門坐收壟斷之利若一槩姑息而不思所以處之是所恤者小而所妨者大

也此私煎之所以不可不禁也

一巡鹽委官凡行鹽之地皆有巡鹽官所以捕私鹽而禁私販也近來軍衛有司員缺數多且號稱廉幹者尤不易得或管糧管河巡捕清軍及部解錢糧各有差占此外復擇巡鹽亦難矣往往以雜職備員所領巡鹽兵夫不過數名即小販且不能追捕況大夥鹽徒孰敢攖之今議巡鹽除有堪委官員外如無即屬巡捕兼管凡私鹽強竊盜皆得而捕之如遇鹽徒横行力不能制水路則飛報各水寨衆遊等官陸路則飛報各州縣巡司及墩堡巡路等官跡其所至必使盡數就擒而後已若徘徊觀望不行飛報而水陸官兵不行追捕或受財故縱各該守巡鹽法兵備道不時查訪一有故犯即便參呈以憑拏問其各處衆遊守備等官俱聽巡撫操江衙門給與批劄使得兼捕鹽徒隨地巡緝一體督責施行其捕獲私鹽而執稱鹽犯脱逃者不録其功仍追究賣放之人所獲鹽犯各根究來歷原係某場某竈丁轉賣牽頭何人官攢何人及經由某處地方巡鹽人員一體究問連坐庶幾拔本塞源而私販或息矣

專利偏累者作何調停

一酌處引價查得 國初原無邊商內商名色自邊商難於守支故賣引于內商內商難于報中故買引于邊商一專報中一專守支其初鹽法疏通引可速賣鹽可速掣彼此交易兩利俱全今鹽法不行在內商有支鹽上堆數年而不得掣者則其不樂於買引非得已也勢也由是抑勒減價之弊生而邊商始蹙額矣在邊商有中引到司數年而不得賣者則其告掣河鹽亦非得已也勢也由是展轉增價之議興而內商始側目矣轉相攻激視為寇

仇故由示調停河鹽掣三單堆鹽掣五單蓋以邊
商之報中也揭貲於一二年之前轉粟于數千里
之外櫛風沐雨履危蹈險甚至官司逼勒監併鬻
産以應其求及賫倉鈔到司而又苦于內商之抑
勒若非照掣河鹽激勵而鼓舞之即諸商解散邊
塞空虛將欲導其流而先竭其源將欲強其枝而
先伐其幹為　國家飛輓者誰與此河鹽誠不可
不掣矣又據邊商呂應麟等赴臣控訴執稱河鹽
既行即內商堆鹽守支年久深以壅塞為患若分
撥引目必待八年以上方得掣賣坐受虧損雖至

愚者不為也故邊商至此引既不能賤售鹽復不
能守支亦於是乎坐困矣臣反覆咨詢乃知邊人
中納糧草利在賣引以貿奇贏之利朝入淮而暮
還家乃其情也今留滯他鄉淹踰歲月關給引目
收買餘鹽勞苦萬狀邊人何以堪此況餘鹽納價
動稱鉅萬負重資而奔走南北往返長途豈無他
虞且聞告掣河鹽坐規厚利者多係截買之人於
沿邊報中者無與焉故質之輿情皆稱河鹽之行
否而鹽法之通塞隨之近查內商支鹽上堆比三
年前十減七八人情向背利害較然河鹽決不可

不停矣然停掣河鹽而不詳議引價即彼此紛爭
何時而定已經劄行兵備道督同運府等官召集
邊內二商從公酌議將邊商引價著為三等分撥
見引淮南定銀玖錢淮北定銀捌錢分撥起紙關
引淮南捌錢淮北柒錢分撥到司勘合淮南柒錢
淮北陸錢斟量得宜彼此稱便若非設法再為區
處則將來內商之抑勒邊商之坐守猶夫故也今
令內商將的名報出造冊在官如遇支鹽到橋頂
壩行令白塔河安東壩各巡司驗放鹽船如商人
該掣鹽壹百引務要見有新引壹百引方准造單

呈掣驗畢用印鈐記不得再照如無新引不許過
橋入單臣覆審各商心悅誠服謂處分曲當別無
異詞以後邊商上納糧草內商分撥引目彼此相
濟著為定規若邊商倉鈔已到而內商執拗留難
許邊商賫送運司照數給價以便即日回邊凡有
引目在官內商依原價承買其官給價銀乞暫留
割沒餘銀貳拾萬以備支用轉移之間當不出三
月外即原銀照常解部矣數年紛爭緩於一旦停
河鹽固所以速堆鹽也恤邊商所以厚內商也自
今論之邊商跋涉諸艱視內商何啻什伯蓋內商

利重則趨利輕則散鹽斤非價貴不賣餘鹽非價賤不收雖有守支之勞終獲自然之利是專利者內商偏累者邊商也告掣河鹽乃其不得已之下策云耳　國初正鹽之外原無餘鹽隨到旋支隨支旋掣故不勞餘力而引目疏通今超掣河鹽似為邊商得利然支掣之費浮于內商而轉販獲利徙遠不逮焉所得無幾而利歸稱貸之家矣然則邊商亦何樂而為此耶故邊商自以為偏累而以專利惡內商內商亦以為偏累而以專利仇邊商其趨利也猶水之無坊也苟無所底止則橫決之

患孰能禦之溝壑之慾無窮豈能人人盈其意惟引價一定則停河鹽於邊商不為權抑行堆鹽於內商不為偏利在此無濡滯之患在彼無觖望之私二商相為表裏本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輿論僉同似可著為定例勒石運司以垂經久矣後據邊商告稱引價已定人心樂從但恐邊上管糧衙門不知商人艱苦以官價伍錢之外必有餘息後令加納糧草別主他費則引價所得徒目虛名終罹實害最為隱憂夫邊商之利視內商不過十之二三耳往年鹽法疏通邊引有增至壹兩陸柒錢

者今所擬之數豈獨埋全利耶優恤商人使望風飛輓者不期而集乃為足邊長策豈可以其略有盈餘而輒苦之使規避逃散耶况搭配浙江及山東長蘆朝齊暮越所得幾何乞行各邊管糧郎中加意存恤毋得例外科派強其所難庶公私兼受其利鹽法疏通邊餉常盈矣　一

一割沒餘鹽查得商人掣鹽自正餘斤數外凡有多餘謂之割沒令其每斤納銀壹分照數問罪發落亦足以示懲矣近有積羨鹽斤之多寡以為罪名之輕重有一人而問徒數名納銀至於百餘兩者

有積算貳千斤以上即引例發遣者揆之情法似為過重夫罪無二科從一歸斷於律本有明條若一事而問徒數名此何法也大夥鹽徒橫行水陸間官不能禁且曲示寬假恐為厲階雖夏引桮連皆不能盡法而鋤治之乃於各商多帶餘鹽即累徙坐軍不少貸焉輕重失其平舛亦甚矣今議割沒之鹽照原數追罰止擬一罪不得仍前加徒及引例充軍此不但寬恤商人實所以祇奉明法為天下持平也再照行鹽多而銷引少壅滯之患此其大端若將割沒鹽斤姑免重罰只積算伍百伍

拾斤令照近日議定引價納銀若干餘鹽銀若干
開引起紙銀若干賑濟挑河銀若干就將運司收
買官引給與一道以便照鹽發賣則割没之銀雖
免而引隨鹽銷亦疏通壅滯之法也或曰每引照
鹽一包今積累斤數而以引給之恐查驗不便且
商人競打大包勢不能禁而壅塞之弊益又甚矣
夫水商買鹽自委官秤掣之後盡觧為小包則以
引照包之說此不必拘泥也今查常年割没銀多
不過柒捌萬以此剗量定為則例若有分外多綑
大包者每包罰銀叁分即當之亦不為矣

一拆鹽鋪戶查得各商掣鹽之後運赴各州縣地方
不能親賣即有司查報殷實之家督令承買隨便
轉販而先以鹽價給商人謂之拆鹽鋪戶各該地
方去鹽場隔遠者私鹽不到官鹽大行鋪戶皆樂
為之惟淮揚地方附近鹽場民間買食私鹽視官
價減十之七八以致鋪戶之鹽無地消遣官商徵
價破產包賠且報充之時有力者皆賄緣脫免惟
中人之家乃身任此役其為累蓋百有餘年矣完
銷引目追併甚難鹽法壅滯此亦一端臣初入境
即紛紛赴訴因召集各處水商細加訪問各稱大

江以南地廣民稠食鹽數多隨宜分派再增壹貳
拾萬引綽然有餘已行兵備道督同運司面審諸
商開坐數目查二府拆賣之引計陸萬有奇均派
各省地方無致偏累鋪戶似得調停之法矣或謂
鹽法之行當自近始若附場各州縣軍民通令坐
食私鹽恐非所以明法古有計口授鹽而納直于
官其法似為可行請查各州縣戶口冊酌量差等
書以官鹽付掌印官照里分設而歲徵其價觧司
庶法守畫一遠近無議夫私鹽之禁律例甚嚴若
使法不能行則課額何由取足但鹽之給散銀之

追徵戶口實數難憑未免日增煩擾且貧難軍民
肩挑背負易米度日原不在法禁之內則民間買
食亦不盡禁可知也況聞有汲水為滷而終歲不
食鹽者即一縣派徵可乎夫革去拆鹽鋪戶使免
偏累傾家無容議矣若使近場居民盡食官鹽照
常納價似為難行寬一分則民受十分之賜此實
有望于　陛下特恩也
一報中糧草查得各邊開中鹽糧務要量彼處米價
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奪則例具　奏召商中
納此　祖宗成規也邇來　上中納多不依時估

及雖依時估而轉運交收領給勘合其間私費尤
難盡言甚或以勸借為詞而陰行科罰之計邊商
之不堪命久矣糧草湧貴商人規避遂督責沿邊
有司或報殷實富戶或提原日商人驅逼上納如
捕重囚其間鬻田宅括資財破家以奔命者飲泣
呼天無從籲告可勝歎哉夫 國家以鹽課供邊
其利甚大往年權貴之家屬託賄緣欲染指於其
間猶恐不入手今商人之散招之不來而逼勒富
民代之此其利害較然矣輕費無窮民力有限以
九邊兵食太計而偏累無辜固非仁人之所忍聞

亦豈備邊長久之計耶 臣生長東南於商人中鹽
納糧草利病纖悉未得其詳獨念利之所在人必
趨之惟裁抑已甚則嚴父不能強其子豈勢力之
所能驅遣乎今議於商人報納糧草曲加存恤減
斤重寬斗頭計時估若干仍量減數目若干以補
其各色私費至於科罰勸借通行禁革倉鈔勘合
給不踰時凡能寬一分使商人受一分之賜矣不
極力為之其間別有區處事宜關係內地鹽法有
非邊臣所能徑行者乞行各邊巡撫及管糧郎中
等官隨事擬議務要委曲周全勉為商人計各不

時題 請行臣與巡鹽御史加意籌畫內外相通
互為變通必使鹽法大行商人輳集始為千百年
永利其責報商民逼納糧草不知此法創自何年
乞行沿邊撫按衙門早為區處毋令偏累傾家各
另具足邊長策以 聞庶轉輸常繼而邊民賴有
寧居積貯常盈而司農不至告匱矣

行鹽地方今昔不同者作何定擬

一行鹽地方照得淮鹽之利所以甲於天下者以行
鹽之地周徧廣闊而流通不滯也江西一省先是
南贛袁吉四府俱借行廣鹽以資贛州軍門兵餉

近該巡鹽朱御史題奉 欽依改令袁吉二府仍
行淮鹽舊地既復鹽法漸通矣尋聞軍門具
題仍令吉安一府復行廣鹽夫廣鹽之行專為兵餉
計也今淮鹽願納兵餉亦何以異於廣鹽哉復原
額行鹽之地納軍門兵餉之銀可謂彼此兩全矣
既奉 明旨復中易之彼各為地方用情誠非以
此為爭端也但贛州與吉安一水連接河流如飛
不信宿可達臨江直抵南昌矣若廣鹽行於贛州
而吉安不與焉則於萬安縣臨河喉咽之地設官
盤詰禁捕私鹽庶幾無攙越之弊今既達吉安即

晝夜橫行孰能捕之近省水商皆稱廣鹽滿地淮
鹽不行非惟吉安地方朝更夕改即袁州臨江等
府亦不能發賣矣各商推避紛紛有詞雖經派給
水程絕無一人認領豈其逐利之心故有所擇哉
蓋或淮或廣與奪無常官鹽私鹽勢難並發商人
之違從靡定有司之禁令不行雖至愚者亦不敢
投足於其間自虧資本矣今查廣鹽每引納軍餉
銀壹錢貳分若淮鹽到吉安照此納稅恐偏累不
均合無於通省淮鹽每引均派若干先令納稅然
後准其發賣每年務足原數類解軍門則行淮鹽

是即行廣鹽也在先年巳　題有成案奚容中變
其說哉否則吉安既行廣鹽而袁州臨江皆非淮
商所樂就矣坐失二府之利皆自吉安致之徃於
峽江設浮橋為杜絕廣鹽之路會未踰年盡行毀
滅皆鹽徒惡其厲巳而以洪水衝激為詞此往事
有明鑒也江西十三府而六府不行淮鹽欲引目
之既通其勢能乎湖廣如衡州寶慶永州郴州查
舊制俱係兩淮行鹽地方向聞各府執稱兩廣軍門
明文通行廣鹽以致淮商不入其地而廣鹽自此
盛行若非剖斷分明未免依違無據查得巡鹽御史

題稱淮商若到量免抽稅以資剩淺之費必待淮鹽
賣盡方許廣鹽發賣仍抽納稅銀解布政司隨便
解部以給邊需曾經題奉　欽依似難別議但廣
鹽既許兼行而復使暫讓淮鹽彼此互市誰能禦
之且軍門題　准明文未知有何考據徵銀解司
解部未聞定數幾何臣愚乞行該部查兩廣軍門
曾否於何年題　請為何年用兵各府每年徵解
稅銀若干有無完欠若干仍咨湖廣巡撫衙門備
行該府守巡及鹽法道通查各府鹽額每年應消
若干應納餉銀若干淮鹽與廣鹽至此道路險夷

果孰為便或淮鹽可到即令廣鹽不得仍前侵越
若淮鹽全不入境即當專行廣鹽所納課程或應
解軍門以充兵餉或應解户部以濟邊儲悉著為
畫一之規而淮鹽原課若干應否量為末減亦於
此當有定論矣若河南南陽府亦淮北行鹽故地
也初因淮鹽少到暫許解鹽兼行其後乃稱人情
向背道路遠近獨使解鹽專行於一府十二州縣
惟舞陽仍行淮鹽夫銅板　祖宗舊制也一旦恃
異論遂起而更之初云暫許兼行今則全奪之矣
淮商未聞以遠道為辭南陽未嘗喜解鹽為近淮

北之路雖稍遠而舟行甚便淮鹽到彼人競得之以為食貨之珍鮮鹽之路雖稍近而馱載為難每遇雨雪載途連月不到即價直高騰復摻和沙土人甚怨之臣嘗面問揚州府知府衛東楚江縣知縣方九功皆南陽人也悉稱郡人喜淮鹽惟恐其不至有得之私販者自以為出於望外則所謂人情之向背道路之遠近其說得無誕乎况行鹽各有地方安得由人取舍鎮江去兩淮近在咫尺而遠踰數百里以食浙鹽豈不辨遠近若是哉法制所限不容越也節經巡鹽御史具 題行該省覆

議今猶未報事之與奪公議甚明臣何敢瑣瀆但臣奉 命而出以疏通鹽法為先若待議論定時恐歲月牽持無救於目前壅滞臣愚欲灌訪兼行之說曲示調停乞將南陽各州縣分而為二某州縣行淮鹽某州縣行觧鹽權一時之宜為目前之計待會議既定然後求久遵行是亦疏通鹽法之一端也再照兩淮之鹽流布各省不為不廣矣自今觀之江西之南贛吉安湖廣之衡州永州寶慶鄖陽郴州河南之南陽皆行鹽故地也事變無常遂為他省侵越竟不能悉舉而復之地方日見促狹 國課日漸加增原額正鹽誠不暇論彼數拾萬餘鹽將安所消遣乎蓋鹽法之行也譬則水焉上流壅則導之下流壅則疏之所謂上流者西北飛輓之人是也所謂下流者東南行鹽之地是也下流之壅滞而欲上流之疏通雖有絶倫之才亦安能為神輸鬼運之術哉至於各省有司視為末務通塞利害全不與其責焉臣與巡鹽御史雖夙夜焦勞勉加綜覈亦豈能耳提面命以濟督之此時勢之掣肘難行而成效之不可必者凡以此也臣前所言者皆曲為兩全之說豈今日疏通之急

務哉乞 勑該部破格區處通查各省原
題或稱兼行而非為全與或稱暫行而終必復還或以事宜停止而占悋不吐或以年久因循而久假不歸事本出於權宜後遂掩為已有其初邊儲充足故酌量緩急與之今日九邊視往年大異且考之 舊制銅板具存即當據理析衷明示與奪以便遵行其各省地方凡府州縣掌印巡鹽官俱聽兩淮御史節制舉劾奬戒與江北同則激勵鼓舞之權得以行其勸懲之法人人皆知策勵事事悉有責成鹽政不患其不行矣

本色折色今昔不同者作何定擬
一議處本折竊惟淮盐供邊其利甚大而山東長蘆
次之故全納本色惟兩淮為然山東長蘆俱納折
色仍搭配兩淮如遇年豊願納本色者聽從其便
此定例也除山東長蘆無容別議外以兩淮言之
邊中海支原係　祖宗舊制自弘治五年戶部尚
書葉淇以邊糧二斗五升支盐一引貲少而利多
遂改令納銀發邊糴買初年甚以為利其後邊糧
騰貴積儲空匱尋復開中本色而飛輓艱難商人
利薄大非往時矣故論者亦歸咎於淇謂其廢壞

成法自改折色始而不知自[illegible]改廢者今已復其舊
矣每盐一引洪武初年納銀八分永樂年間納糧
二斗五升官之徵甚薄商之利甚厚蓋取給邊費
者不專於盐課故未暇深較也　臣至兩淮吊查各
邊倉鈔每盐一引官價伍錢其間所納粟米雖時
歲之豐歉道路之夷險不能盡同然每引所納多
者五六斗少亦不下三斗以上其路近而價賤者
將及一石則其視　國初不特倍之矣至於解部
餘銀每年六十萬此皆正德以前所未有也而邊
餉常缺大司農往往告匱其故何哉蓋九邊額供

之數以各省民運為主屯糧次之此十例也而盐
糧乃補其所不足亦千百十一耳先年民運屯糧
歲盈常數故中盐納糧草多在缺乏之時開中不
常故引價騰湧此盐法所由疏通也若謂每引納
糧二斗五升即能充實邊儲計淮盐七十三萬五
千引共該邊糧一十八萬三千石有奇其能盡給
諸邊之費否乎今各邊中盐一引官價五錢并脚
四錢五分盡令中納本色决不可紛更矣若改納
折色事出權宜此弊端不可開也議者謂餘盐開
邊最為大利種種論列確[illegible]可行抑不知竈戶餘

盐本無常數若商人報中[illegible]盐不知令竈戶出辦
乎抑商人自買乎額外加派竈戶决不能勝若商
人既納糧草復令買盐不知其能[illegible]乎況報中
正盐全倚餘盐為利若盡納本色即[illegible]損多矣雖
強之必不就也且餘銀納於運司原在掣盐之後
隨時營辦易於斡旋孰不畏其所難而樂其所易
哉責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強人之所不欲法必
不行臣愚謂餘盐以折色解部此不易之法也至
於革去餘盐則引目易釐誠救時之論然因商病
國竈亦若之其弊殆有甚焉蓋行盐地方數千里人

民億萬家若止行正鹽給散其何以足用乎此
餘鹽决不能革也且各場竈丁皆倚此為命私販
之門不開即枵腹死矣若稍弛其禁則百萬私鹽
橫溢遠近間欲官鹽之不壅滯得乎故徵銀解司
發邊糴買較之開中本色者不為大相懸絕一旦
革除則課額大虧商竈絕望於鹽法何利焉况改
行小鹽每引量減其數而引目立見既通又何必
盡革而後可也計部大臣悉有定論臣何敢再瀆

利有何者當興

一慎選鹽官竊惟江淮為財賦之地運司為經濟之

官邊計之盈虛商竈之利病胥此賴焉非才智絕
倫則或狃於因仍而不能自振或喜於更張而無
所取裁終歸於廢弛焉耳非平昔耿介則義不能
自決而利或昏心法不能必行而動多掣肘欲其
釐革姦弊表正官僚不為鹽法之蠹亦難矣查得
該司運使皆由知府陞任其餘同知等官多出遷
謫往往不能安其職上焉者持祿養望株守量移
下焉者謂此官可以歲月計遂無所顧忌而靦顏
為之觀望既輕則事難展布人無固志孰肯遠圖
臣愚謂運使之缺當於各府知府及各部郎中素
著才名為輿論所共推者明著其賢題
請註授六年以上果有卓異成績即陞按察使布政
使或府尹太僕光祿卿以示破格甄錄其同知運
副判官悉於進士舉人內擇其敏達廉正者酌擬
授任三年之後聲實並著累經薦揚即不次超遷
及一體行取考選科道該司惟聽撫按及巡鹽御
史節制其附近司道等衙門不得以統轄臨之庶
體貌優崇期待高遠而隨事展布莫不各盡其才
乞查見在稱職者通行申諭久任責成其有不稱
者即為官擇人早行更置盡用人理財實王道之

先務也甄別之餘當有英明特達極一時之選者
出於其間政令一新百弊盡掃而九邊兵食大計
舉無遺策矣

一分司駐劄夫運司各設分司給有印信正欲其隨
地分理凡竈丁之勤惰鹽課之盈縮總催之利病
場官之賢否私鹽之出沒皆就近督察設法考成
即有紛爭立為剖斷蓋將以一身繫各場之休戚
而經略布置舉無暇時至於收買餘鹽禁止私煎
皆耳目必親而後可也今乃觀望遷延不赴該司
駐劄各場相隔數百里利害休戚寂然無聞是此

官為徒設矣往年倭冦充斥各司孤懸海上恐有
他虞故一向因循衙門荒落及今揩處官銀早行
脩葺即旬日可以訖工携家與俱朝夕視事必無
奔走之擾何所顧戀而不能安意於此耶臣已督
責該司行令亟脩衙門即日就道矣但舊習相沿
或難遽改自今以後凡各分司官通徃該衙門駐
劄每季終將行過事蹟揭其總一造冊送巡鹽御
史查考如有公委亦須申請明白某月起程某日
回司逐一具報仍樹牌于運司之門凡分司官不
徃該司駐劄者定行叅問無鹽獘分理隨在得人

而百務具舉矣至於淮揚二府凡附近鹽場各該
巡檢司皆當聽分司節制以便按季查比緝捕私
鹽此亦脩舉鹽法之大端也

弊有何者當革

一禁治權豪竊惟阻壞鹽法莫先於勢要之家借名
開中綱利横行正德年間　奏討無厭日鹽課入
權姦之㶕危殆十九矣今遇　皇上御極法紀森
嚴此弊悉已掃除若有指稱貴縁比例陳乞倚借
權勢侵撓官鹽者在内聽户部科道在外聽臣與
巡鹽御史據法執　奏從重處治庶群姦屏息鹽
法疏通邊儲不致缺乏矣

一銷繳退引節經題奉　欽依嚴行各該有司追銷商
人引目近查各處姦商借此影射專販私鹽弊竇
萬端不可窮詰今議嚴行運司通行過限未銷鹽
引及客商貫址逐一造冊送部覆查移咨都察院
轉行各該巡按御史追究銷繳庶杜影射之姦而
私販之弊可絶矣

一禁止截賣查得内商掣鹽之後駢發水商承買給
與水程各照行鹽地方前徃各府投引發賣近有
姦商乘時規利常以中途尋著價輙便截賣所領

官鹽全不到原派地方以致食鹽缺乏衆口嗷嗷
阻壞鹽法莫此為甚今議内商掣鹽之日轉販水
商即查其的確姓名籍貫取結設司備將水商原
派其府州縣地方通呈巡鹽御史行各省鹽法道
轉行各屬稽查若過違限期四月以上不到即便
呈巡鹽衙門以憑移文水商原籍嚴行追究連内
商一併提問庶官鹽無徃不達而各省之民並受
其益矣

一嚴核報中查得九邊開中淮鹽每年柒拾叁萬伍
千引有奇每引定價伍錢隨照時估上納本色[illegible]

年皆商人親自報中獲利甚厚名曰飛輓是以國無轉輸之勞邊有積儲之富邇年以來鹽法壅滯糧草缺乏官司召商不至遂逼勒而監併之於是姦徒包攬之弊生矣利孔一開而勢豪之請託官攢之常例科罰之舊規隨在有之雖有監收委官亦多上下扶同更相欺蔽以致糧多糠粃草多朽腐甚有實收未獲而先出通關者有勘報累百年而倉無擔石之儲者徒存中納之名原無收支之實其弊皆起於包攬是以引鹽之報中數雖取盈而倉場之收支十無五六士馬不強邊塵未靖職此之由管糧衙門實不得辭其責合無申明舊例其辦納本色也則隨時價以定斗斛之多寡禁科斂以杜官攢之誅求毋令費出伍錢之外其報中也則令商人飛芻輓粟親自赴邊而積年包攬巨姦盡行處治通責管糧郎中躬親督察不時稽查將給過倉鈔編立字號登記循環各倉場收過糧草若干或折色若干聽撫按衙門隔別委官從行盤驗若有前弊即時參究庶幾撤行申飭宿蠹潛消而姦人不得倚官以為利也夫中納核實則一引有一引之積而邊關不至空匱鹽課不至虛糜食足則兵強而緩急有所恃矣此今日邊計首務也

清理屯田疏

竊惟天下之事不患無可行之法而患無持法之人 國家建置屯田所以足食足兵為久安長治之計其立法可謂詳矣職掌雖專於武弁監督必主於有司蓋知其不能獨任也臣於屯田謬有總理之責通查各屬管屯官應明者少貪墨者多束手無能固不免於因仍之弊恃才自用或以濟其漁獵之私求其振拔有為亦難矣初謂有司既得分攝則查覈皆可徑行自今考之乃不過出納一端焉耳至於屯田之占奪錢粮之侵欺埋沒拋荒置諸度外非惟不行關白在有司亦不與其責焉此屯政之所以日就廢弛而不能振也臣督同各該兵備道及府衛州縣等官反覆參議區畫僉同復會同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方廉巡視直隸屯田監察御史張啓元議照屯田兵食重務也
成法初無不具綜理貴得其人今以該道提挈綱維隨時經畧有司申明職掌就事責成其有不奉法者聽臣等執而糾之務令彼此夾持相為覺察不

得仍其往習以　國家供億之具為貪贖染指之
資此在江北屯田法應釐正如此推之北直隷山
東河南均亦可行除巡歷所至通行咨訪及遼東
等處另行外今將議處事宜欽遵
勑諭條目開款具　題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詳議
如果臣言可採俯賜施行則百職受成得以維持
此法於不廢而屯政於是乎脩舉矣臣無任激切
跂望之至

拋荒者作何召種開墾

一查得　國家設立屯田即古者寓兵於農之意無

事耕作不籍糧餉用此足食足兵長策也承平既久
成法漸廢時異勢殊日就廢格或旱潦相仍或催科
煩急或地力磽薄或官府誅求以致上軍流移屯
田蕪穢而尺籍消耗屯丁故絕者亦往往有之所
遺田地膏腴者盡被占種瘠薄者滿望蒿萊已非
一朝一夕矣今議直隷行兵備道各省行守巡屯田
道督令各該衛所掌印管屯官將拋荒屯田逐一
開報就令會同附近有司衙門出給大字告示召
軍民人等開墾有餘力者則寬其租稅俟五年七
年之後果有成業得利然後一體納糧力不足者
則資給工本凡種子牛具之類皆官為處之或立
陂塘或開溝洫或有司會同經理或衛所酌議請
詳水利之興務要鑒前慮後有益於此無害於彼
庶幾兩利俱全其一切應用官銀合用民力該道
通融計議就近申撫按衙門詳行若開墾既成不
許原主告爭及以原負屯糧追逼代納其管屯官
因而有所需求從重參問以警其餘要在信召種
之令寬給貸之恩定土田之等緩徭役之勞凡一
切事宜通察行有司兼理庶乎成效可必行之而
能久也歲終仍造冊報臣及屯田御史以驗開墾

若干未開若干掌印管屯官各以開墾多寡分別
有地本瘠滷力無所施亦要逐一勘明以
則逃移之户日漸來歸荒蕪之田日見開

奪占者作何清理撥給

一查得屯田之制每軍一名領田一分每屯設官一
員職專督理強者不得兼併貪暴者不得多取
其法非不詳且密也但因管屯官委靡不立苟且
因仍以致法紀弊端叢出有領種屯地私行
典當及受者有典種歲久無力取贖其地

則法度脩明豪横屏跡屯政脩舉而兵食有資矣

有名無實者作何勘處

一查得屯田原額皆具載冊籍中今名存於冊而田無所考豈以歷年既久而遂銷滅哉除附近江河彼水衝没據其歲報之數別為稽查蠲免額糧外其腹裏地方必係勢豪之侵占軍民之埋没也夫田有定分分有定畝若據軍民人等肯實陳告即勘處不難惟逃絕之田占匿日久佃民地隣皆以為世業而不知其根之所自来則乾没隱藏真有難於覺察矣合無行令各該衛所將有名無實之

田盡報在官備呈各守巡兵備屯田道分委廉幹有司查照原冊内来歷并責令該屯老軍開報某田一段計畝數若干坐落某鄉某村四至與某州縣某衛所某姓氏挨界查覈原冊沿坵履畝據有求無如此田一段其坐落地名相隣四至與原冊俱合是名實相符者也彼田一段不應特異有名必有其實通召集屯老居民挨查四隣之田某段或係祖遺或係新置係何年承買何人勢賣遡流窮源務求與原冊相合不得觀望遷延仍給示布告有能自首者免罪其田還官歷年所得花利俱

不復還原主者有因軍丁逃絕所遺田地公然占種久之遂為已業者有欺隱屯地冒認起科者有將實在屯田假作無糧民地售賣者有磨改冊籍飛詭稅糧埋沒界至失其坵段者有詭名冒領數分多至十餘分而執稱俱有户由者有挾勢逼逐貧軍冒頂其名而私擅占種者有逃軍復業而官旗勢豪仍用計驅逐占悋不吐者有假稱拋荒無人承佃而官旗私種者有食糧操舉軍仍冒領屯田者有局騙侵奪用債準折者衛所各官或況酣於賄賂而不能處分或受制於豪強而不能糾

正其弊信非一端矣今議督行守巡兵屯道就近分委各有司廉明官每衛所一員吊取該衛原冊及户由逐一清查果係本軍許其領種如官豪占據即行提問應追奪者追奪應給還者給還應改正者速行改正應丈量者即與丈量如有先期自首者許其免罪若假捏詭名仍前覇占者聽各指實陳告其屯軍懦弱不敢申訴者許他人代首到官定行給賞其故絕無人而追出原田見在查空餘軍丁給種責令納糧歲終具清理撥給過文冊開具總撒數目報臣及屯田御史查考以課殿最

免追他人首告者即以其田給賞照畝納糧求為
已業其田隣扶同隱蔽者與埋沒同罪一體連坐
不恕當必有直發其姦而求自免者矣若徒稱踏
勘而不得其方反滋騷擾之弊何能踪跡其萬一
哉至於責成委官稍稷未盡事宜各該道監督而
必行之歲終造冊報臣及屯田御史即以此課其
功能若退託依違無所考見聽臣等查覈參論庶
事有明效不為緣飾虛文矣

侵盗拖欠子粒者作何追徵

一查得屯田猶民田也民田納糧復有猺役屯田納

子粒並無別差其輕重大相懸絕矣然各軍屯糧
往往拖欠其故何哉蓋由管屯官多貪饕無厭每
遇徵收通同糧頭小甲人等任意侵尅不行報官
及遇查盤俱捏稱屯户拖欠習以為常全無顧忌
除曾經　恩詔蠲免外其餘侵盗者責變家產依
律究問拖欠者或嚴限追足或隨時帶徵俱行守
巡屯田兵備道從宜區處不得姑息然此皆治其
末流而非所以清其源也蓋以本衛之官徵本衛
之糧軍知官之侵欺而隱忍不發官知軍之拖欠
而禁令不行彼此扶同上下蒙蔽欲屯糧之完報

亦難矣今欲革除前弊必以有司查盤而監督之
州縣徵糧在糧長則有印信文簿在花户則有印
信小票花户納糧於糧長糧長登簿發與小票執
照花户無小票則拖欠在花户有小票則侵欺在
糧長一查可知也以後衛所徵糧合無亦令置立
文簿小票通送附近州縣用印給發衛所管屯官
職專催督不許私收令各屯軍將應納税糧俱赴
州縣完納糧頭人等登簿給票皆受成於有司而
該府管糧官嚴立限期按季督令各州縣將屯糧
錄解府其本色米麥收貯官倉聽府委官依期散

給使官軍不得私覬以長弊端而管屯官及經收
之人雖欲侵欺動多掣肘將安施乎委官查盤只
驗登簿若干給票若干倉庫收貯若干已經給散
若干侵欺拖欠洞然明白當不勞餘力矣此於舊
法似屬紛更然督催屬各衛所出納掌於有司事
在變通　成法初未嘗廢也若坐視因循私收侵
費則明正管屯官及糧頭之罪至於徵收不如法
散給不以時甚或有所漁奪於其間許官軍據實
呈告罪坐有司庶事相責成動有鈐制而百弊可
潛消矣

百可亭摘稿目録

卷三

奏議

清理鹽法疏

區畫行鹽地方以疏通鹽法疏

清理薊鎮屯田疏

清理宣府屯田疏

清理遼東屯田疏

清理大同屯田疏

清理山西三

百可亭摘稿卷之三

奏議

總理兩淮長蘆山東等處鹽法兼理九邊屯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龐尚鵬題為清理鹽法事竊惟天下之法固未有全利而無害者惟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利多害少者為之在善於調停而已長蘆山東之鹽法較兩淮疏通為易然其間利害相尋亦未嘗無可言者已該臣會同撫按巡鹽等衙門及督同司道運司等官反覆裁酌輿論僉同謹勑諭規條開列上　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可採即便施　或亦不能無小補矣

阻滯者作何疏通

一山東運司永利等八場原額本色鹽捌萬叁千餘引嘉靖二十九年因官臺等十一場遺下逃丁折色鹽四萬二千七百餘引奉例改行八場買補遂增至一十二萬二千一百引有奇今積滞之數計五十七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引邊商内商交受其病共稱買補之鹽數至四萬此壅滞病根也臣查得八場每年常製小引鹽十二萬解部餘銀通此原額惟買補勘合積累數多以致引壅鹽賤諸商

告訐迄無寧時若將買補四萬引暫停開邊則數
年之後盡見疏通矣但念糧草缺額無從處補事
勢恐難遽行因召集邊内二商面示以不便狀各
商即欣然告臣曰今日鹽法之壅滯不專在新增
買補而鹽包重大亦此一端也蒙加給酬勞鹽及
節蒙新例增添大包每引至五百陸拾斤行鹽多
而消引少安得有疏通之期今酬勞鹽斤願行裁
革每包每引係正支者五百斤係原額八場買補
者四百五十斤每年憑算十二萬陸千小引之中
共增出貳萬叁仟[illegible]引每引俱肆百五

十斤納餘鹽銀[illegible]叁毫四絲共該銀
柒千陸百陸拾叁兩叁錢貳分除將陸千肆拾玖
兩八錢柒分解部發邊抵充四萬引糧草外尚餘
銀一千二百五十二兩四錢一體解部臣反覆深
思兩利俱全無踰此法待積引疏通然後照原額
開中未晚也此皆出自邊内二商懇切之至情臣
獨謂其籌畫曲全使公私兼濟云爾况兩淮商人
減搭配山東四萬引尤其情之所樂趨者
一山東官臺等十一場州縣難通商販不至各場竈
丁例許煎鹽變賣抵納課銀往往被官兵以私鹽

捕之竟無地轉販真所謂奪其食而復扼其喉矣
節經題奉　欽依給以小票每票該鹽五百六十
斤共納銀貳錢伍分内壹錢伍分作本丁課銀壹
錢作餘鹽銀各編定行鹽地方不得私相攙越及
不許溢出青登萊三府之外隨鹽給票按月納銀
印鈐總發於運司掛號截角於州縣場官撥票以
徵課竈丁執票以行鹽綜理周詳宜乎公私兼利
無不可行矣然法立未幾尋復中廢何耶蓋竈丁
之貧富不同上丁每年課銀捌玖錢中丁伍陸錢
下丁壹貳錢量[illegible]定額今每票銀貳錢
伍分無論丁力之[illegible]貧之多寡立限追

票一槩取盈為力既難孰能強之且竈丁領票一
張畏避納銀經年不繳雖驅而之州縣勢必不能
也况一入官門便有苛索彼何樂而受制官吏耶
往往減價賤售私通鹽徒而府衛州縣巡鹽官復
以私鹽比較追捕甚嚴以致私販成群望風拒捕
闘殺之禍所至有之其為地方之害非一日矣斯
皆法禁太煩更相牽制遂致沮格不能行查得青
登萊三府凡軍衛有司巡司等衙門每季責捕私
鹽三十斤每斤銀一厘共銀玖百叁拾陸兩歲所

解者常不及三分之一多係扣追民壯工食量為
抵償故不得不強捕竈丁之鹽以寬已責也今自
臣愚揣之各場竈丁既照額納課則其所煎賣者
不得謂之私鹽而諸色人等日與之交易亦不得
謂之私販矣蓋課銀既納於官竈鹽即官鹽也將
何名而以私鹽捕之哉今議竈丁每户給與印信
小票内開上丁幾丁每丁該正課銀若干中丁幾
丁每丁銀若干下丁幾丁每丁銀若干各就場分
遠近及府州縣丁口繁簡彼此搭配明開票内行
鹽地方不得侵越[illegible]給蓋各照年分給發

除額辦正課外每[illegible]納票銀貳錢中丁壹
錢下丁伍分其票每户各給三張以便分行執照
票銀隨正課依期追納有詐稱無鹽不願領票者
查出重治其原不在場煎鹽止納正課者不必給
票各府衛州縣巡捕等官如遇竈鹽入境無印信
票照及雖有票照不係原定行鹽地方即時執捕
並以私鹽論此外不許仍前濫行騷擾其各該衙
門原捕私鹽額數盡行豁除即以票銀抵補當亦
有餘自此鹽法疏通而竈丁無抑勒之患其利一
也鹽禁報罷而官捕免責追之勞其利二也貿易
公行而鹽徒絕格鬪之禍其利三也凡掛號截角
一切繁文通行裁革地方民竈莫不相安而各得
其所矣或曰每票納銀貳錢伍分其利無窮若行
此法不坐虧損乎夫竈丁既納正課已足原額矣
復行加徵何以堪命寬一分即竈户受一分之賜
況前後議給小票皆不能行往事已有明鑒何必
強其所難再照山東竈丁俱係拾年清審一次歲
月既久消長難齊合改為五年一清庶無偏累不
均之弊及濟南府所屬濱州武定霑化蒲臺海豐
利津新城等九州[illegible]縣附近鹽場官商願與販入其

境住年已令竈丁[illegible]納銀給票發賣其各州縣追捕
私鹽悉照青登萊弛其禁則近場之地鹽法通行
而竈丁亦與有利焉
一薊鎮開中布花鹽每年兩淮玖千餘引長蘆肆萬
伍千餘引自肆拾年起至隆慶貳年止積下淮鹽
柒萬引蘆鹽叁拾陸萬引今據各商告稱納過淮
鹽糧草叁萬引蘆鹽壹拾伍萬引實收倉鈔俱已
投到運司而户部管糧衙門拘泥舊規務要每年
糧草俱完方行類填勘合以致未納者觀望畏難
已納者遲迴坐困鹽法壅滞糧草缺乏無怪其然

乞查照近日題准事例每年叄千引共填一勘
合不致展轉留難庶使商人聞風爭先而積滯之
勘合自此疏通矣

私販者作何禁制

一查得北直隸山東河南各州縣地面中多鹹滷私
煎貨賣者比比皆然以致私販橫行官鹽壅滯弊
端坐此乞行直隸兵備道山東河南鹽法道通查
民間私煎地畝若干每年鹽利若干從實體勘無
容隱漏法應禁治者即嚴行杜絕仍許人首告以
憑拏問其有地本鹹滷不生五穀若復禁止私煎

是絕其衣食之源矣必從長議處斷令依額納鹽
發官商領賣或給印信小票令其肩挑背負易米
營生不許乘機攙越別境務要與官鹽全不相礙
方許酌擬遵行此亦便民一策也

一販徒之入場也陽出陰沒先於數拾里外有勾引
之人有窩藏之家巡司必知之或弓兵為之亦所
不能免也若受運司統轄則監臨督察法可徑行
今議長蘆行兵備道山東行鹽法道通查附近鹽
場巡檢司行令聽運司節制非惟可以盤詰私販
而已海濱寂寞商人則有收買餘鹽銀總催則有
追徵鹽課銀先年屢遭劫殺之害皆由巡檢司不
相關攝故因循坐視如此與其懲創以明失事之
罰不若督責以嚴先事之防每季倒換循環緝捕
私販仍查地方有無盜賊以別勸懲則弭盜巡鹽
皆有所責成矣

專利偏累者作何調停

一御馬監歲用喫馬凉鹽原係差人下長蘆鹽運
司各場收買往往用強夾帶抑勒橫行商竈場官
聞風逃避其為害誠有不能盡言者合無移文本
監知會及查每年該鹽若干先期行令該司查處

前鹽照數收貯公所以備交納臨時仍聽天津兵
備道督察查驗即日起程毋致仍前下場凌虐官
吏綑打竈丁而商人支鹽自此不致缺乏鹽法亦
於是乎疏通矣

一長蘆原設貳拾肆場共鹽壹拾捌萬引有奇除折
布及各衙門食鹽外歲徵本色鹽壹拾貳萬柒千
玖百餘引節年總催督收入坨聽商支領此舊例
也但各邊開中鹽糧年月不一商人領到勘合前
後參差以致在坨之鹽守候日久挨支不及或消
折於風雨或汙雜於泥沙或虧損於侵盜商人厭

其濫惡不樂報中其間復有逃亡故絶之數上納
不全皆名為殘鹽該前任總理鹽法都御史題
准將各年殘鹽開中督追嚴急老稚流離至今猶未
復業甚可哀憐查得　詔書內一款自嘉靖肆拾
叁年以前各拖欠錢糧通行蠲免今竈丁窮苦視
民間百倍乞行一體矜恤將各邊未報鹽糧勘合
亦肆拾叁年以前通免填發庶竈丁無追併之苦
而逃流者自此來歸悉沾
皇上浩蕩之恩矣今查叁拾叁年至肆拾叁年各場
殘鹽共叁拾貳萬伍千柒百餘引商人懇欲納折

色開中而不可得若改給勘合報中於運司令其
自行買補則廢棄之物皆為邊儲矣此皆商人之
所樂為非臣強之也
本色折色今昔不同者作何定擬
一各運司鹽法三分存積七分常股此
祖宗舊制也近因兩淮引目壅滯該臣具疏題
請將存積三分暫停報中已奉　欽依遵行今查得
長蘆山東二運司原派引目俱係搭配兩淮今既
停中三分則長蘆山東力難獨舉合無暫令各商
內將三分於運司報中量增其價改納折色解部

發邊庶年額不虧官民兼利是亦權宜通變之術
也且查先年　明例兩淮全納本色山東長蘆俱
納折色若遇年豐願納本色者聽從其便今偶一
行之待兩淮引目疏通然後中納本色遵舊額施
行再照長蘆鹽利多而引目少商人爭欲增額拾
餘萬但恐將來壅滯未免紛更兩淮山東舊事可
鑒也今據執詞甚堅跂望最切臣已督同運司各
官從長計議欵量增伍萬引於運司報中每引納
銀貳錢伍分聽其自行收買仍照例遵納餘鹽銀
歲可得銀叁萬兩有奇俟行之數年若果疏通以

漸增益或再倍之亦無不可如或難行隨宜停罷
於鹽法初無損也
一山東與長蘆接壤鹽皆露積久而色變商人皆願
折價收買不願支鹽及查兩浙有水鄉鹽有濱海
鹽濱海本色水鄉折色弘治年間議令各場竈丁
有離場三十里內者全數煎辦三十里外者照水
鄉事體全數折銀山東長蘆竈丁居場者十之七
八其二三散寓於附近州縣或離場二三百里不
等而照丁辦鹽之數明載竈冊每年總催逐戶追
徵每引該價若干總催私索輒倍之及買鹽上坨

未必及數而商人不得實支合無通行各塲備查在塲若干丁各照濵海事例一體納鹽不在塲若干丁各照水鄉事例赴運司照冊納銀通關內開本色鹽若干折色鹽若干商人下塲本色支鹽一引折色支運司庫銀若干自行收買庶鹽法不廢商竈兩便

利有何者當興

一長蘆山東並設運鹽司官有專職事有責成可謂綜理周詳矣嵗後欽遣御史一員巡行監督所以搜剔姦弊糾察官僚凡足國籌邊通商恤竈皆因時經畧隨地考求不啻如手握戶樞而闔闢焉蓋事權既重且身歷其地而親見之故耳目所及霆擊風馳諸司皆凛凛奉法惟謹一切攺務寧有沮格者乎但念所轄地方聯絡四省運司遼隔區畫異宜巡鹽御史原係駐劄在京每行部至運司曾不浹旬輙更歷州郡以致文移往返動經旬月事多遲制法難盡行臣愚欲比照淮浙河東事例今後巡鹽御史領　勑出京即往長蘆山東二運司地方輪流駐劄依期交代庶照臨孔邇法紀森嚴官司各舉其職商竈並受其利而鹽法大行矣

或以供億為難而不知其所關繫者甚大小費誠不足計也况取諸運司從宜撙節當自有餘豈待加派州縣勞民以自給哉

弊有何者當革

一行鹽之地各州縣衛所及巡檢司每月責捕私鹽若干斤定為額數禁私販以通官鹽此不易之法也但各屬地方封域難齊戶口亦異各該官司因私鹽額數不足遂責應捕包陪甚至别生弊端要截官販隨地抽鹽名為補塡贓罰推原其故葢因捕額過多勢難取足不得已而然耳譬之捕盜然若不論地方曾否失事盜賊有無生發而一槩責令緝捕若干名則妄拏平人讐攀打詐此其流弊所必至者有司控詞嵗無虗日軍衛抵補常扣月糧其勢有難必行者乞通行山東河南鹽法道直隷兵備道各將州縣衛所除附近鹽塲及私鹽出沒之地照常追捕外其餘僻遠去處或量為裁減或止令巡鹽官兵嚴捕私販有則據實解報無則免其追陪若官鹽盛行旣溢於常額之外則責捕私鹽之數不必刻意取盈逐一從長計議各具呈巡鹽御史覆加裁酌題

聽施行庶籌度適宜各無偏累
一山東運司有民佃竈地鹽正德七年奏例每引折
徵銀一錢五分通共銀四千二百三十九兩五錢
四分四釐每年各州縣徵完類解運司解部充遼
東兵餉近來拖負侵欺十常八九以致歲額盈虧
乞行鹽法道逐一查開數目分行各該掌印管糧
官刻限完解如有仍前遷延退託就便提問呈巡
鹽御史施行庶法行而邊餉有賴矣其或以前年
分應奏　部蠲免乞與各場竈丁殘鹽一體查豁
一運司各設分司官例當赴各司衙門駐劄凡有仍

前戀住總司者參問治罪商人掣鹽既久原引違
限不消法應造冊送部行各省嚴提以禁影射之
弊割沒鹽斤當照數納價止問一罪不得引例充
軍運司查庫貯官銀先赴南京關引隨宜給發庶
免商人守候以上事宜臣於清理兩淮鹽法疏內
逐一具　題已該戶部覆奏　欽依遵行在卷今
照長蘆山東二運司似當一體通行
一長蘆運司併二十四場官吏每年該本色俸米共
八百六十六石四斗每石折銀六錢五分共銀五
百六十三兩一錢折色俸銀共八十九兩八錢原

係河間府所屬州縣隨地方均派勢分既不相攝
徵解十無二三該司各官猶能自給若場官則強
顔就列幾不能自存矣查得各場應納灘價銀每
年不下二百兩鹽商脚價銀每年不下四百兩二
項積算數亦相當本非解部額銀當作俸糧支給
仍行各州縣免派則不惟各官得蒙養廉之實而
疲民亦均荷蘇息之恩矣
　區畫行鹽地方以疏通鹽法疏
照得河南南陽一府原行淮鹽尋因解鹽兼行遂
彼此爭持迄無寧日查諸臣前後疏

請通下撫按衙門迄今未有成議臣奉
命清理兩淮鹽法曲意調停權為中分之說以俟論
定伏蒙　採納施行已將朞月矣近據運司呈報
今猶未有覈分淮北鹽商無門控愬夫南陽州縣
疆界甚明臣前奏　欽依未敢輒為剖斷案行鹽
法道及各該守巡隨地參酌正欲其遠近搭配彼
此得宜不相侵越也乃觀望依違竟未之商閱其
責將安歸乎若再移文行查持議何時而定姑就
臣鄙見度之通查南陽一府除舞陽原係兩淮外
今擬南陽縣鎮平縣唐縣泌陽縣桐栢縣鄧州專

行淮鹽南召縣內鄉縣新野縣淅川縣裕州葉縣
專行解鹽則地方各有界限彼此不得紛爭仍通
行巡鹽衙門刊刻榜諭督令遵行庶鹽法於是乎
流通矣兩淮額課甲於天下故行鹽地方最稱遼
闊無論汝陽即大江南北無地無之今查江西之
建昌臨江撫州袁州歲派水程全無一商認領苟
非道途險阻則為私鹽盛行二者必居其一矣乞
行巡撫衙門督同各該鹽法守巡道從實查勘若
私鹽為梗則嚴行緝捕以通淮鹽如或水陸間關
淮商難達即查該府食鹽果出何地每年鹽課其

數幾何各要刻期催徵類解戶部發充邊餉以補
淮額之缺今存積三分業已停中借此轉輸以應
各邊奏討此誠救時之首策也至於行鹽多而銷
引少鹽法壅滯此其病根臣前題
准將割沒鹽免其加罰惟令照數納引價及餘鹽修
河銀務使引隨鹽行設法疏通似得權宜之術今
運司屑屑呈請必欲借割沒之銀以足餘鹽之額
不免膠故常而昧變通矣餘銀原有定格豈取盈
於割沒耶查得先年割鹽斤每單足數即割沒多
縱寬假與其借此以恣姦欺若明示優卹而疏通

行引乎或稱割沒之罰既輕則商人競打大包必
至自相壅塞夫常年割沒數不相遠今須稍為限
制若過越原額即每斤罰銀三分仍照前坐罪誰
敢復冒禁為此乎欲濬其源先疏其流此緩急之
序也伏望 勑下該部再加參酌俯從末議早
賜施行臣無任激切跂望之至

清理薊鎮屯田疏

竊照薊昌為肘腋近地北護 陵寢東翼
神京視各邊為特重焉兵馬錢糧動關諸省犬羊窺
伺切近門庭 宵旰至懷非一日矣臣行役

東來查每年供億之費不下百餘萬而屯糧亦在
數內今舉其糧額計本折猶不及拾萬而屯田之
荒蕪者凡一千一百頃有奇除不堪耕種力無所
施者難以責成外其餘設法開墾以漸圖之數本
不多為力似易顧所以督責而考其成功何如耳
臣督同各該兵備及府衛等官反覆詢謀各盡所
見復會同督撫巡按巡屯諸臣就事參酌規畫僉
同似亦屯政之一助也伏望
勑下該部再加覆議若可採擇 俯賜施行諸款所陳
雖為薊鎮經畧然各邊事體亦以推類相同如蒙

通行各鎮督撫衙門轉行守巡兵備等道先期查覈照款講求侍臣躬歷地方擬議詳確另行題請庶彼此相成不徒為須文之擾臣無任戰慄致望之至

一立號紙以清隱蔽照得衛所屯田不許典賣禁例甚嚴但沿邊軍丁日漸消耗其間私相典賣者無地無之每田一分蓋不啻十易姓矣若必盡法清查給還原主則告擾紛紛迄無寧歲而主無見在或一時召佃之人相繼拋荒額糧虧缺此其勢所必至也今議設立號紙界為三方督令衛所掌印

管屯官查明填注上一方書本軍姓名及原祖何人或見存或故絕中一方書屯田坐落土名界至及原額畝數或新增若干下一方書本軍自種或某人承佃或見今拋荒或係侵占埋沒除本軍自種者無容別議外其餘承佃者各合照常辦納屯糧幇貼軍裝不必抽軍騷擾以滋他弊而拋荒之當開墾隱占之當查勘亦據此常行矣立號紙填完攢成文冊二本一留該衛一送兵備道存照如或開報不明各從重查究以清弊原

一撥軍士以廣開墾查得拋荒之田無慮千頃召種者日勤播告承佃者百無一二已非一朝夕矣臣反覆深思惟有分撥軍丁隨地耕種最為今日首務荒蕪之田遠近不一關管墩寨各就其所便利者而給之兵備道委官督同衛所各官逐一清查某土名荒地若干堪以耕種若干各隨方隅明白開報仍計量工力之難易如何畝數之多寡如何因地撥軍從宜區處通呈督撫衙門詳奪就委所部將領等官以時監督待三年成熟後方許徵收子粒即支作各軍月糧其田給為永業公私兼利本非強其所難巡撫都御史劉應節與臣計議謂

邊軍操守寒苦情狀日以枵腹為憂邇來修邊頻有餘閑若撥給荒田儘力耕種歲得收其子粒以自利此優恤之政也但各軍煢然一身誠不憚勞若牛種皆稱貸於人即束手無策今查見存犒賞之牛不下數百頭即令給散各軍及查處種子與之三年之內牛種還官所得田租聽其自贍當爭先為之不待驅使矣兵備道任督察之勞各將官司分理之責給過田畝撥過軍士支過牛種開墾過數目各類造一冊按季覈實呈臣及督撫衙門以憑分別勸懲務期實效該道綜理之能否悉於

見每歲終先即此一事以為舉刺庶上下均有責成人無遺力而地無遺利矣今查永平府見停牛種銀一千餘兩各州縣亦多有之不待別行胥處自可隨時查給及照各路關營原有邊儲地就近耕種歲納本色原不在屯田額數之內今以拋荒田畝照此施行即兩利俱全矣

一寬差役以廣召種查得各邊屯田堪耕者多而往往拋荒其故何也或憚包陪之苦或慮抽軍之害或本管官旗科尅或沿邊將領誅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此召種之所以難也除撥軍就近耕種外

其或地里僻遠淨土力不能及者當明立召種之令凡開墾荒田通免抽軍及僉充糧頭併雜泛差役各該管衛所或附近有司衙門給與執照永為已業應徵錢糧各考其用工難易或量免三年或今免五年俱待成熟得利之日酌量分數沃土如何瘠土如何務從寬假不必屑屑拘定原額若得斗納斗種尺納尺夫誰為之成業後若有原主告爭另查空閑田土給還其各衛所掌印管屯官通查拋荒屯田以十分為率能召種七分以上者通行優奬其不及四分或因而需索阻墾人户一錢一物者定行戒飭住俸甚則參提革任庶幾人無畏疑之心官有招徠之法而荒田不至汚萊矣

一嚴督責以清欺隱查得各衛所屯田或本軍在逃地歸衛官而隱占之弊生或兩圖便益私相典賣而埋沒之弊生或勢豪利其膏腴逼勒抵換或官舍因其隣近徑自侵漁而兼併之弊生或承佃年深捏為己業或指稱隙地投獻權門而雄據之弊生是以糧多虛賠為害滋甚除行各衛所照號造冊另行清查外合無通行示諭凡有侵占埋沒等弊許自首免罪歷年所得花利姑免追其田退出

給軍領種他人亦許首告者即將原田給為己業其衛所掌印管屯官通查侵占埋沒屯田亦以十分為率能清出七分以上者定行奬勸其不及四分以上者嚴行戒飭或參提住俸降級不容輕貸若自行侵占埋沒者各從重究治使彼此互相覺察而屯額庶乎其不虧矣

一免包賠以便徵解查得沿邊屯田有原係膏腴可耕之田一遇山水泛濫輒漂沒成河者或有沙石及鹼薄不堪耕種者或有虜騎出沒無常不得收穫者或為兵馬通衢多被蹂踐者地雖荒蕪其糧

仍在額徵之數速年拖併督責包賠逼促流移皆
坐於此合無通令填入號紙内按其土名委官丈
勘果無欺弊即與豁除或查有別處新增量行給
補其應納糧草通填定實徵冊及以由帖給屯户
明開本年或全徵或減免幾分或本色或折色使
人人曉然不得仍其舊弊而糧頭亦有所憑藉以
便收解庶幾得免包賠之苦永無逃流之患至於
督催責之軍衛出納掌於有司已經臣題奉
欽依查照遵行若管屯官追徵之完欠合查照有司
漕糧事例各以差等分別功罪陞俸降級一體施
行田糧既清復嚴徵收之責則據實以考其成而
法無不行矣

一審糧頭以杜偏累查得衛所屯糧侵欺拖欠姦弊
固非一端然審編糧頭最多規避而屯丁之偏累
甚或挈家逃流無地控訴此侵漁之弊所以不能
革也自今宜擇委廉明有司督同各衛所掌印官
每三年一清審將本衛屯户分為幾等則或輪流應
役或協濟朋充酌擬成規不得憑其有納充吏
承等項名色希圖優免者除本身外其餘户丁不
許一槩濫免事完造冊二本一留該衛一送兵備
道覆覈備照庶乎貧軍無獨累之苦而錢糧得徵
解之宜矣

一明區別以墾荒田查得沿邊曠地何下百萬頃原
不在屯田民田額數之内往年密雲兵備副使張
守中分撥軍士開墾成業永不起科至今速年享
其利但於通力合作計畝均分猶有未盡事宜漸
覺紛爭較長競短恐將來有廢弛之患蓋地之肥
瘠有難例論人之勤惰彼此懸殊至於每歲收成
皆一槩取必而無所區別於其間是導之以爭也
合無行兵備道督同將領酌量名數派以地段仍

攢造田畝冊以備查考各令盡力勸相均其勞則
亦均其利毋使退有後言或相魚肉所部將官有
漁奪於其間者許指實具告以憑究治庶乎裁制
有法永久可行其餘荒地不能盡墾者所至有之
凡諸色人等有能儘力耕種悉免起科一遵
祖宗詔令則古之所謂募民實塞下當自此再見矣
邊境富饒則轉輸不勞而自足利在民者未始不
在官也又何必責其供軍乃為
國家之利耶邊人日夜望此舉久矣
一均責成以期實效臣奉　命清理各邊屯田凡力

能自致者何敢避難但事勢殊懸地方寥廓一切
禁令多牽制難行尚非督撫同心虛懷贊助即臣
百其身亦木偶人耳若使義切同舟勉圖共濟凡
臣智慮有所不及隨事開發矢力相成已經會議
具
題奉有
成命悉令各屬逐一遵照施行倘
臣效有微勞皆係受成督撫縱指示事本由人
臣何敢掩為己功若歲月悠悠無毫髮裨益在臣
固不能逃瘝曠之罪而督撫坐制一方視也政之
廢墜而不能舉蓋亦與有責焉伏乞
皇上通行申諭彼此同心群策畢舉使臣得竭其駑
力有所展布以盡此心雖捐軀亦不敢自愛矣
一寬斗頭以廣開中夫商人捐貲中引視召商糴買
即給見銀者大不相同若非寬恤招徠恐本重而
利輕各商解散即強之不能至矣查得薊鎮自嘉
靖三十七八年始開鹽引中納邊糧兩淮水鄉鹽
玖千壹百肆拾玖引每引定價銀伍錢長蘆折布
鹽肆萬伍千叁拾叁引每引定銀貳錢開額數年
而報中甚少此其故不待智者而知也先年淮鹽
壹引納糧貳斗伍升蘆鹽壹斗後因米價稍平覆
議淮鹽叁斗蘆鹽壹斗叁升其後陸續議增淮鹽
伍斗蘆鹽貳斗壹升柒合尋以米價騰湧各商具
告部堂轉行查估淮鹽酌減叁升蘆鹽減壹升叁
合貳勺各商觀望日月遷延在官司取盈於錙銖
以足原額在商人較量於升斗以規厚利彼此牽
制多顧避嫌疑以致官與商人非惟不相濟而反
相病矣合無自今淮鹽伍錢蘆鹽貳錢原有定價
不容增損惟以時估之外量從寬假若果豐年即
淮鹽伍斗之上量議增益亦不為過如遇荒歉即
十減三四亦不為少但令商人稍有盈餘乃為通
商足邊之長策其所定時估不可拘為一例如薊
州糧壹石時估若干運至某處近倉該增若干某
處遠倉又該增若干其他州縣各邊堡倉口莫不
皆然務要反覆酌量市斗倉斗較若畫一各無異
詞明揭告示聽商人認納刻期完報查得時估一
節先從州縣起而後達於兵備道以及管糧衙門
至部堂而後定原有遞減之例故州縣與該道不
得不少寬其數以備再減事皆沿襲似為俗套而
商人觀望於其間不免益增他費合無今後州縣
各照的確時估聽兵備道與管糧郎中等官會同
訂議免關白於部堂庶不致低昂互異商人得以

有詞及訪得本鎮有賣窩姦徒抑勒各商阻壞鹽
法除臣另行拏究外自今承認之後若兩月以上
糧不到倉即係光棍包攬許別商另投甘限認狀
依期完納仍查原報姓名訪拏重治及照鹽商之
糧專備客兵支用往往稱難若改給主兵月糧及
米豆兼納或四分主兵六分客兵則諸商皆欣然
就之矣

清理宣府屯田疏

照得各邊或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或有可耕之
人而無其時凡以屯軍消耗虜患頻仍故原額屯

糧日就虧損皆其勢所必至也惟宣府邇年來休
養生息家有餘丁不患無其人矣隄防警備歲鮮
虜塵不患無其時矣乃邊人獨苦於屯田利一而
害百皆徵斂煩苛虛糧不均之弊也歲額懸空名
而屯軍家貲禍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臣督同各該
守巡兵備道及會同督撫巡按衙門博訪群言曲
加叅酌謹擬陳末議似亦一時救弊之權其間事
宜或有與大同相類者彼此互載不嫌同詞伏望
勅下該部再加覆覈如果臣言不謬俯賜施行臣無
任懇切跂望之至

一辦等則以清糧額查得該鎮延袤不及伍百里山
川芬錯地多不毛求其可施鋤犁者僅十之三四
而沙磧半之先年差官首清欺隱之弊督察甚嚴
以致承委各官妄增虛數其初額糧壹拾捌萬石
遂積至貳拾萬陸千有奇多係懸空攤派非必丈
量皆有餘地也每地一分計貳拾伍畝歲徵正糧
叁石叁斗柒升伍合糧額之重視蘇松尤特甚焉
夫蘇松東南沃區也人人操奇贏之利故取給不
以為難若宣府孤懸塞外生計蕭條旱潦無常虜
騎充斥即使其廣收而薄斂猶患不能自存況地

一畝額糧壹斗叁升且不問肥瘠一槩取盈其何
以堪命乎若夫貪墨之侵漁豪強之兼併富者有
田而無稅貧者有稅而無田其為累有不可勝言
者先是巡按御史周詠察其疾苦題奏
欽依丈量其建議可謂詳矣臣於此復有裒多益寡
之說焉合無驗其地力分為三等九則酌擬徵科
雖號稱膏腴者每畝不得過壹斗其餘等則各以
是為差庶乎輕重適均求無偏累之弊大段重為
輕則原額不免虧損非正法也今議該鎮糧額名
日多端除地畝起科墾種等項原屬民間私相買

覔為子孫世業通與丈明除照等納糧外其原額
屯田園種及邇來查出功臣香火及養廉牧種附
餘等地通革去紛紛名色併入屯田項下將額糧
照則均攤盡作實徵之数其往年新增虛糧通行
除豁不得虛實混淆以滋紛擾至於公務驛傳地
其間盈縮有難一槩取齊而歲用紛紜原無定數
亦非所以一徵科而革姦弊也合無督責委官悉
心查筭除驛傳銀先年已經裁革外其公用每歲
若干隨事斟量著為成案不足者從宜撙節有餘
者作屯糧放支畝數皆多改入屯田額內務令事
皆考實而弊蠹悉清丈量之實政既行則原額之
屯田盡復人有定業疑畏不生若撫御得宜催徵
有法屯政不患其不脩矣或謂新增之糧已經題
准恐難減免夫 朝廷軫念封疆 特命臣巡行絕
境無非為足邊安民計今新增者未嘗有升斗之
入而舊額之逋負視往年滋多征歛日繁所在愁
嘆將何以固結人心而保安重鎮乎日與邊臣究
極利病同然一詞革去新增併歸舊額通融攤派
損盈得宜覔一分則邊人受一分之賜矣再照該
鎮有延慶保安二州及永寧縣俱隷有司延慶衛
及蔚州俱隷別鎮其田彼此參錯若犬牙然苟非
一體丈量則指甲為乙各相影射而軍民之弊不
可窮詰矣必須通行委官與屯田均丈照則徵科
此不惟可以清屯糧而民糧亦無輕重不均之患矣
一嚴督責以塞弊源照得丈地均糧皆委各路通判
知州及各衛經歷等官沿坵履畝隨地設法逐一
遵照成議行似無遺策矣但恐委官難得其人或
聽囑於勢豪或受欺於左右綜理無術百弊叢生
以致伸縮那移飛詭影射其為害豈有涯涘哉合
行責成委官各矢公心天日持廉秉公仍先行各該
衛所掌印管屯官督同管種人户通將原田墾立
木簽開寫四至及畝數如何等則如何聽委官照
簽丈勘若有開報不實即拏解該道嚴行處治丈
明之日挨簽攢造魚鱗冊分別等則以便徵糧該
道仍親歷各屬地方覆加查驗若果區畫詳當允
協輿情即呈臣及撫按衙門以憑破格獎薦表章
賢能如顧忌因循及別有姦弊枉法行私即便嚴
提坐贓有贓者計贓從重論庶勸懲不爽而弊端
可絕矣
一革養廉以補屯種宣鎮地方狹小糧額繁重復加

以將官之養廉相繼呈請吞食漸多横借私牛濫
役官軍以耕稼而滋荼毒使人人疲於奔命盖日
益月甚矣利歸於已害將誰歸除各路將官閫守
中等已將原種養廉田具數還官外合通行禁約
自今以後不得指養廉名色侵奪屯田凡係以前
隱占者俱要盡數退回給軍耕種如違聽臣及撫
按衙門糸論處治若果先年原奉
欽依撥給及地懸絶境土人不敢遠耕聽各該將官
申呈明白率家丁管種通免起科今查養廉之田
有數百頃者有數拾頃者有全無尺寸者即不許

準亦當行督撫衙門量為差等使多寡適宜以示
大公一體之義
一嚴徵收以防侵盜照得屯糧徵解各有糧頭而指
揮千百戶等官皆有監臨之責復以管屯都司總
之其法可謂詳密矣然苟安廢墜上下侵漁其弊
種種而不能盡救者凡以武職之於屯丁玩愒因
循積習既久更相蒙蔽以遂其私此糧額之所以
日虧也合行坐委各路管糧通判或經歷等官兼
理監收巡行比較各衛所按月以完過數目報委
官查驗上仓委官按季以收過數目申 該道及戶
部管糧衙門在該道則各比所屬在戶部則通比
全鎮各以徵收之遲速完欠之多寡分別勸懲非
惟指揮千百戶等官不容姑息而委官與有其責
凡催督不以時監收不如法亦一體通行戒飭以
示責成綜覈既嚴姦弊自息何患乎糧額之不足也
一審佃種以防偏累該鎮土瘠人貧屯軍盡廢皆以
餘丁充之往往坐累傾家流移相踵管屯官強逼
軍餘認領屯種舉家攢眉如蹈湯火屯田之害至
此極矣若非設法調停恐人丁消耗田地荒蕪更
有大可憂者合無自今每三年一次揀委廉明文

職會同各該掌印管屯官通將各衛屯丁備細查
審除力能耕種照常外其有貧懦不堪者就將該
所壯丁酌量更替牛具種子隨宜處給如遇荒歉
即勘明蠲免不必過於誅求夫額糧既清而復審
其丁力以示存恤之意庶人人皆有所恃以自立
而遑恨其少蘇矣
一禁投託以杜兼併查得先年多豪猾之徒將各處
屯田移易名色投入權門倚內臣之家以供寺觀
則曰香火地借 欽賜之名以獻公侯則曰功臣
地恭横侵占莫敢誰何頃因據法清查豪右斂跡

各巳退出巡官而無涉染指之人猶欲移書請託
復萌見獵喜心除有名首惡如李岳周興等另行
外合無通行禁約凡功臣香火等地自今丈量明
白悉改入屯田數內若有占恡不發及指稱名目
囑託邀求者聽臣及撫按衙門據實參論以抑權
豪以清姦弊
一寬徵科以廣召種宣鎮屯田自徵糧之外別無毫
末科差而開墾之人往往不踰時而輙棄去者其
故何也一曰地瘠二曰糧重且凶年虜患間歲有
之得失利害不相紃雖至愚者亦知所趨避矣合

無自今丈量之後除各衛額田通巳坐認明白外
若仍有拋荒缺人管種即通行示諭無分主客軍
民人等聽其儘力承耕近者三年遠者五年必待
成業之日方擬輕則納糧庶乎利之所在人必趨
之荒田可以漸闢矣然此必丈明數實之外而後
行此法不然則豪猾者皆望風規避相率以原田
為不堪耕種而告認開墾苟免徵糧其為弊殆有
不可勝言者矣
一酌支放以圖實用照得該鎮屯糧以給主兵
欽買召買以給客兵邇來各兵之糧常有餘主兵之

糧多不足以故糴買在倉者有五六年不及支放
倉場之安置未必如法官攢之監守不免侵欺歲
經查盤日多虧耗守支之累有老死他鄉不能歸
骨者且糧既浥爛委棄成塵豈可無變通之法合
將收貯年久者改給主兵如有不堪亦要因時酌
量將屯糧彼此搭配通融關領即時補還此固出
陳易新通變權宜之法而官攢之守支亦不至楞
腹待盡矣
一禁囑託以絕巨姦照得該鎮射利之徒所至有之
凡遇開派鹽糧輙請託鑽求先投認狀此賣窩故

智也升斗之粟不入倉庾而坐收千金之利商人
受其抑勒耗費愈多虧折邊儲阻壞鹽法莫此為
甚合通行各路守巡兵備及本鎮管糧郎中先期
禁絕凡鹽糧開中俱於各該地方張掛告示明開
准鹽若干蘆鹽若干時估斗頭若干聽各商人先
赴各倉上納完足監督通判等官即出給實收齎
投赴部以憑填給勘合其糧未入倉先告認狀者
不得徇情准受以滋前弊仍乞通行著為成法若
有夤緣網利曲法請求聽撫按衙門訪拏問遣干
礙勢豪從重參究

一酌權宜以實邊儲查得該鎮每年開派淮蘆鹽共貳拾叁萬肆千貳百陸拾叁引先是報中利微積引數多近來鹽法通行除當年引目盡數報中外復先期報納各路米豆不下拾萬石已經輸運到倉隨據商人徐岳范臣等四十餘人具狀赴臣告理乞増開鹽額及查各邊未中殘鹽轉發本鎮填給勘合以補預納之數夫商人報中爭先固當從權區處但淮鹽壅滯以數百萬計臣前題奉
欽依將存積三分暫行停中正欲堆鹽疏通恤內商亦所以濟邊商也今復行開額其勢決不可能矣

合無通查各邊殘引及臣去歲題
准長蘆竈丁殘鹽叁拾餘萬已經豁免聽商人於運司納折色報中合無改發宣鎮填給各商若引少糧多數猶不足先將預納之糧嚴查覈實一面出給倉收付以執照戶部查先年郎中褚寳預開鹽引之議於今年秋成之期預發來年引目先將給過倉收商人儘數填發庶各商見積之糧得以乘時見售自今以後申明曉諭使知引目既減皆計引以輸糧則資本不虧而於停中三分之
成命亦不至背馳矣夫以先期積糧數至拾萬設法區處當為早圖乘此人心踴躍之初不有以大慰其望則聞風解散勢難復集是往歲招之而不來今乃拒之而使去矣改給殘鹽預開引目皆一時權宜之法公私兼利者也

清理遼東屯田疏

竊惟遼東 京師左臂也一面瀕海三面與虜鄰惟山海關通一線之路與內地相接舟車商賈之利歲不能十一焉故上之所以給軍需下之所以供歲事舍耕稼之外無他策矣地多沃壤鮮賦稅常薄種而廣收獨其人不習蓋藏一遇荒年無路乞糴輙相繼填溝壑且先年既改屯軍為操軍兵荒相尋尺籍消耗耕作之業率歸舍餘屯軍已盡廢矣舉千里曠土皆欲同時興耒耜其勢能乎近賴撫臣勞來安集寛召種之令人皆翕然就之始知有生民之樂但遼河以東人多輻輳漸可招徠惟河西地方屯堡蕭然十室九空其間附城而居者復有操備送迎之苦勸相叫墾當為漸圖若不因地制宜曲加存恤恐歲月遷延汙萊猶舊雖有良法亦徒託諸空言而已臣親歷邊陲督同各該寺道從宜計畫及會同撫按衙門更相考訂共要

其成乞　勑該部再加參酌如果臣言可採覆議
施行臣無任激切祈望之至
一設圈臺以便收保遼東沃野千里凡附近城堡者
絲尺寸不耕惟曠遠之地滿目蒿萊無慮千百頃
蓋零賊出沒恐無從避蔽也今行該寺道查各處
荒田凡堪耕穫者督行將領各就其便利撥軍管
種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處給牛種隨便
還官仍相度地宜督令修築圈臺遠近聯絡如零
騎入境即收斂人牛先為防避計其同田軍士或
專耕穫或為哨望彼此更番利害同情耕於此守
於此食足兵強而戰亦可恃矣此與營田之法跡
雖近似而其實大異
一寬糧額以勸開墾查得該鎮最多可耕之地而無
其人或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具且歲事荒歉虜患
頻仍開墾曾未踰年而徵斂誅求迄無寧日往往
苦於包陪雖三尺之童亦知所趨避矣孰能強之
今既撥軍耕種凡一應圈臺皆責其併工修築以
為耕牧之地用力用勞非旦夕可以坐享其成也
若仍照額徵糧即慮始之難已彪信相半又安保
其不終簽耶今議開墾六年後如果成業然後酌

量分數定立差等隨其遠近肥瘠從宜起科使人
人皆知其為永久之利則荒田無不盡墾矣每年
終各寺道具開過田畝收過子粒數目造冊報臣
及撫按衙門以憑覆覈即將屯政一端先行舉刺
庶乎事有專責成效可期不至徒為文具
一開溝洫以備旱潦遼東地方多平原易野而岡阜
之高低起伏亦曲折相尋其間接連河海者千百
十一耳故旱暵為殃則亦地千里霖雨彌月則泛
溢成湖天災流行秋成失望凡以其備之無策耳
今行各寺道遴委有心計文武職官相度地形定
溝洫之制河流可導也則因其勢而利導之其或
彼此相隔疏濬為難則審視下流開鑿渠堰遠近
大小順其方隅使原隰高下水有所歸潦則疏之
以為容納之區旱則引之以資灌溉之利而何凶
年之足慮乎剸量既定揆日程工聚千百人而相
率為之即塹山堙谷當不勞餘力況興此役於原
野而督責以考其成直在舉手投足間耳又何難
焉此不惟可以興水利而亦足以禦胡馬
一別功罪以專[illegible]東地廣人稀歲多零賊鈔掠
無常非以耕種之事專將校任之則觀望畏難欲

士卒各安其業决不可得也今行各寺道督同將
官隨地分布多者千人以上少亦不下數百人聲
援相應合耦而耕即千百頃可旬日迄工其地開
曠已久土膏甚潤菽麥既播生意勃然二月而耕
東作在息兵之後七月而穫西成在防秋之前併
力舉之亦不過浹旬耳然此必將官親為提督察
其勤惰而勸懲之每年以收成之多寡課將領之
殿最督率有功者特加獎勵勸相無方者嚴行戒
飭各寺道據實查勘呈撫按分別具
題而賞罰行焉則彼此責成各以哨隊相統率不令

而自行矣近據各該將官有申請荒田撥軍耕種
者臣已批行查給外
一廣召種以闢荒蕪查得 國初設屯田歲徵糧草
以給操軍實兵農相濟之利也遼東自成化以後
盡將屯軍改為操軍而屯田之廢墜非一日矣故
有其地而無其人雖在上者日竆其智力將安施
乎邇年来惟操軍之幇丁及各該舍餘耕種者猶
納糧不缺其他丁力單寡者調操且無寧日豈暇
從事畎畝耶以臣愚見揣之撥軍耕種固為良策
然東戍西守或無常期春作秋收恐無常業其成

效猶難必也合無示諭各該衛所等衙門除屯田
見種納糧者不許紛更外其餘荒蕪者無分官旗
舍餘寄籍客户聽其自行認種各照頃畝告給牛
種待五年之後若有收成仍分別上中下辦納屯
糧其有逼臨虜穴及工力繁難者永不起科若原
主告爭不得追奪另查荒田給還此亦多方招徠
之法臣巡歷所至紛紛具告開墾者已經批行各
寺道衙門查撥耕種盖耒耜徧野則蓄積富饒軍
士以折色而糴買供家商人以鹽糧而報中規利
皆隨在各足不待遠求其為塞上之利亦愽矣

一清逃丁以便招集查得該鎮行伍空虛屯田蕪穢
多由數年来或殺虜於強寇或凍餒於荒年户口
消沉日益月甚其間亦有乘時逃竄所至為家避
差科之勞懼戰鬪之苦相率走匿於竆鄉東南山
乃其淵藪也一二年來或相繼投軍然一姓報名
數姓影射一丁在冊數丁安閑若盡法搜查恐追
求太激或失撫字之宜今須議行保甲譏察面生
可疑之人凡見在人丁户分主客俱令登報不許
扶同隱漏待清查既畢然後下令曰凡流寓此地
者原日逋負及各色罪名通行蠲免聽其各相朋

合每五丁抽一強壯者守禦地方餘四人即為幇丁給以屯田儘力開墾一如撥軍耕種事例五年之後果有收成方量徵子粒或永不起科則彼得墾田互相存活而官得壯丁堪備戰守一舉而數利具焉先年撫臣招兵東南山有碩備鞍馬㨂充報效不終朝而應募者數千人彼謂生聚既廣終不能免役於官故以報效為詞告取壯丁占據名下雖曰用命於官實所以為自全計也今優以幇丁給以屯田惟其情之所欲而曲遂其私彼將聞風來歸之恐後矣此不惟可以墾屯田而亦可以實軍伍也

一議營田以廣儲蓄查得該鎮屯田拋荒數多往往缺人佃種故先年改為營田撥軍耕作牛具種子給領於官終歲以農為專責而戰守不與焉故人皆爭為營田之軍為其有利而無害也况月糧之外復給口糧而歲斂所入原無常數百計侵漁曲事蒙蔽者所至有之故就其月之所給計其歲之所收多寡較量或有大相懸絕者田雖不至荒蕪而權其損益所得幾何今遽行停罷則其田拋荒尤為失策合無令其照舊耕種先將應納額糧抵其歲支本折之數仍查羨餘若干盡入官倉以備支用如遇警報雖免其身親赴敵而防守城池皆一體編派使不得規避衧全庶無苦樂不均矣凡此皆為一時權宜之法若有可耕之人即改復屯田盡革營田名色軍回原伍照常操備此上策也

一寬海禁以備接濟遼東地當瀕海土人以力農為本業自嘉靖三十六七年災虜相仍米價騰湧人且相食蓋舟楫不通商販鮮至豊年積粟之家既不能貿易以規利一遇荒歉又不能稱貸於他方此生計蕭條閭里立墟職此故也查得山東海運

自登萊達金州旅順口僅一晝夜往跡具存可按也後以布花艀本色為登萊之累遂罷海運而解折色前後議復者持論紛然竟寢不報夫海道通行不獨商賈輳集一如通都且遼東饑則以移粟望山東山東饑則以移粟望遼東彼此兼濟豈獨遼人之利耶或謂海禁通則戍卒逋逃無從譏察而倭寇或出沒海島間禍且不測况萬頃波濤民其魚鼈能勿慮乎大驗引盤詰禁例此緩金州與登萊原有委官成法具在悉舉而行之其孰能飛渡耶倭寇犯遼東自望海堝殲其黨殆盡垂二百

年影滅跡絶姑試行之果海寇至即行報罷寧獨無策耶若必念風濤之惡則成化以前未聞有擾潑之患何今日為慮之深也但議復海運則登萊不免有造船之費而布花徵本色民苦其擾當事者輙附會他説以滋群疑今惟開其禁使商賈通行所在官司嚴盤詰之令重逋逃之罰不許姑息以長姦其山東布花乃舊徵折色由山海關轉觧庶乎官不勞而民不擾遼東山東兩利俱全矣否則饑饉相仍乃皇皇求活於　内帑是何異引西江之水而救涸轍之鮒魚其勢之相及能幾何哉

況遼東一鎮以寧前為咽喉之地扼寧前則全鎮危矣所以為應援者猶幸金州濱海通道登萊若必疑懼而閉之恐變起不虞呼號無路杞人之憂蓋有不忍言者或曰海道弛其禁誠利矣若軍士變姓名望風鼠竄雖殺之不能禁也苟不先期籌畫著為定例必待荒年及事勢不容已者乃間一行之救時之策庶幾可行夫由前所言者為百世經久之利由後所言者乃一時變通之權央擇取裁是地方任事諸臣審圖其所便宜云耳

一華關稅以資農末竊惟山海關控扼胡虜銜制逋逃凡有附帶違禁貨物者悉捕治之此關法也各省商人往來於此百貨兼備而農具亦於是取給焉先年抽稅之例始於太監李能後主事鄔閱守關業已　奏革近緣薊遼二鎮以撫夷之費遂仍舊額抽盤歲入凡四千兩有奇夫商人冒不測之險而行貨絶域遠踰數千里單騎孤囊盡有風塵之警類垣葦戶夜無椎席之家彼強顏為此者欲規十一之利以自封殖焉耳若所至關隘復苦索之彼揆度於盈縮之間或得失利害不能相酬即通都大邑無往非求售之地何必屑屑於遼東耶

況寧遠廣寧皆有稅課司去山海關不數程而征商嚴密如此其何以堪中鹽商人亦多買易於此以資奇羸之利紛紛控告情詞愴然聞近日課程鮮能盈舊額而物價騰湧大異昔年事固有明驗也乞自今惟查引驗貨一如　祖宗成法悉免其抽稅即農末獲相濟之利而行旅皆願出其塗矣

一增鹽額以實倉庾遼東屯糧原額貳拾伍萬石有奇該鎮官軍共計玖萬員名即使正額盡完猶不足以供三月之本色況地廣人稀田多蕪穢近年實收米豆僅拾萬捌千石一月之給所濟幾何今

兩淮鹽糧土人爭相報中惟不喜山東之引而願
增長蘆紛紛向臣言之案查去年該臣題
准新開長蘆鹽伍萬引就於運司納折色聽其赴場
自買合無將原開勘合量減其價改派遼東猶為
長便查得該鎮隆慶二年開過已前存剩及本年
額鹽共壹拾柒萬捌千陸百玖拾肆引止得米豆
叁萬玖千陸百壹拾叁石隆慶三年分該額鹽壹
拾貳萬肆千叁百壹拾貳引召商上納米豆共計
玖萬伍千叁百玖拾柒石蓋四倍矣視今日屯糧
之數亦足相當鹽法疏通於此槩見若再加長蘆

伍萬引豈以壅滯為患耶況近日兩淮停中三分
山東停中四萬引目既少報中者多固知其易易
也訪得權勢之家及將官嗜利者每遇開派鹽引
多雄據而染指焉溪壑難填專利無厭且險遠之
地巧於避難派納未完截給勘合其末流之弊必
至於買窩賣窩而阻壞鹽法矣乞行撫按衙門督
同寺道不時查訪如有前弊嚴行究庶利歸商
人而邊儲鹽法兼濟無窮矣
一酌引價以恤邊商據遼商告稱兩淮引價見蒙題
准則例官民兩便今歲戶部衙門開派鹽引即大家

小户爭報名投納以致人多引少上納利微願革
去小户惟大户各給千引以上庶不徒勞無益且
山東一引該官價銀一錢五分及分撥與內商止
得銀三四分而已虧折太多無地控訴乞照兩淮
事例著為成規庶無專利偏累之弊夫廣巾納之
門而後鹽法疏通此常理也查得先臣劉大夏經
畧邊儲凡糧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皆准報
官交納權勢包攬之家效弊一掃而盡至今邊人
頌之今遼東中鹽者無論十石五石皆奔趨恐後
此正上下相須豈容禁革聽其彼此相輳共填一

勘合於法何病焉惟山東之價原係一錢五分而
分撥內商不及三分之一此不容不區處也乞行
長蘆巡鹽御史督同運司從長酌議務使邊內二
商兩利兼全庶可經久或謂兩淮商人多親身報
中惟山東長蘆皆中途接買原非真正邊商若引
價過多徒資姦人之囊橐實與邊商無與此其言
未為無據也但引價既定即揭示遼東地方在邊
商必不賤售而分撥之人亦不得如往年抑勒矣
內商有新引一百道方准告掣名下舊鹽一百引
則邊引之疏通不[illegible]通此兩淮近例也何不可

行於山東與長蘆耶再照兩淮長蘆山東鹽法就
臣愚見已經題奏　欽依通行外其間興革大端
固難必其曲當然補偏救弊或差有可行邇來巡
歷諸邊去各該運司遠者數千里文移往返動經
半年諸所從違無由考驗乞通行各巡鹽御史嚴
加申飭着實舉行倘不厭乎輿情即便從宜救正
使通商恤竈得以維持此法於無窮而邊儲永有
依頼矣
清理大同屯田疏
照得各邊皆與虜為鄰而盤據門庭惟大同為近
故邊人失業屯政不修至今日極矣前後建議興
復者無慮千萬言其間時異勢殊有難槩論自今
觀之惟清查隱占均平糧額開墾拋荒最為目前
急務三者既行則其餘皆不勞而治矣但憂時慷
慨者或病於勢力之難厭事苟安者常溺於因循
之獘此所以日就廢弛而不能振也臣會同督撫
巡按衙門更相考訂仍督同各該守巡兵備及都
司府衛等官隨事斟酌參以一得之見非敢浪為
迂談其間應行事宜或有與宣府相同者彼此互
載不嫌同詞伏望　勅下該部再加覆覈如果臣
言不謬俯賜施行臣無任懇切跂望之至
一嚴督責以塞弊源查得該鎮屯田糧額之輕重不
均豪強之欺隱滋甚丈量誠不可已也必須委官
沿坵履畝隨地處分已經巡按周御史題奏
欽依業有成筭無容議矣但恐委官難得其人或聽
屬於勢豪或受欺於左右綜理無術百弊叢生以
致伸縮那移飛詭隱占其為害可勝言哉且軍民
雜處地畝相連加以　王府牧馬草場將官養廉
田地及隨　侍官校免買民屯互相叅錯若犬牙
然苟非一體丈量則指甲為乙各相影射而軍民
之弊不可窮詰矣合通行各衛所州縣督同各該
人户不論軍民隨　侍養廉草場等地每五頃為
一大坵上揷牌㮚明開四至孰為民田何人管業
孰為屯田何人見種孰為養廉何人撥給孰為隨
侍何人承買各依畝數塡註姓名坵内四至各滚石
灰以防移易增減仍另分別屯田若干見種成熟
若干拋荒堪種若干水衝沙壓若干各該種草若
干其地畝洪洲寄庄等項亦皆倣此委官查照開
欵從實丈勘成熟者照舊承耕拋荒者設法開墾
水衝沙壓者明白開除仍令置立坵單每坵一幅

前半面圖畫地形後半面照前脚厯填寫姓氏及軍民田地各項名色併成熟拋荒數目一送各該掌印官印鈐收照一送見委丈量官臨時磨對有無與同每坵擇地多而諳畏老成者一為坵長二為坵副責令先將坵内地數丈算明白互相覺察填單立㯙聽候委官親臨公同丈量仍將地力分別上中下三等九則以便派徵錢糧若坵内地數敢有扶同開報不實者即将坵長副併地主拏解該道從重治罪其田没官事完各攢造魚鱗冊以備查考此不惟清屯糧而民糧亦無從隱蔽矣該道仍親歷各屬地方嚴加查驗若果區畫詳當允協輿情即呈臣及撫按衙門以憑破格獎薦表章賢能如顧忌因循及別有姦弊枉法行私即嚴提坐黜計贓從重論庶勸懲不爽而弊端可絶矣其東路如天城陽和西路如大同右衛平虜朔州等處地當虜衝亦必委官丈明具數存照候從宜開墾以漸圖之再照大同地方與宣府迥異素多桀驁悍成風今丈地均糧其不以為厲已者幾希矣或陰謀沮撓或結黨把持亂法之雄漸不可長悉聽委官指名參究懲一以警其餘各衙門毋過信流言使任事任怨者憂讒避謗觀望依違不得直行其志此又今日明法紀抑豪強第一義也是在規畫得宜能服其心焉耳

一明賞罰以勸開墾查得各路荒田何啻萬頃承佃者疑畏相尋豈獨困於工力哉歲事之豐歉無常也虜騎之出没不測也差役之徵科難禁也利不能十一而害已七八矣召種雖勤誰其就之今惟責成將官撥軍開墾務令通力合作牛具種子取給於官每歲秋收除將子粒補還牛種外其餘悉計畝均分直待五年之後果有成業然後酌議從輕則徵糧盖大同地方切近邊境耕稼之業利鈍難齊故寧損上益下以示存恤勸導之意然此非責成將官其勢必不能也合行各該守巡兵備道坐委該路管糧通判或附近賢能有司各查見在荒地若干某將官部下應撥若干某某若干務要遠近搭配肥瘠相兼將官總其大綱隨宜監督每年將開過畝數若干收過子粒若干悉報該道查驗轉呈撫按衙門以憑獎賞其副參等官有能督率所部軍士開墾至三百頃以上守備管屯操守等官五十頃以上俱一體保薦陞用若副參二百

頃以上守操二十頃以上通行奬勵其田既成業
毋十頃内給將官五十畝以為養廉之資若副叅
不及一百頃守備以下不及一十頃定行叅論戒
飭或降級住俸以為怠事之戒所以綜核而考其
成尤屬該道主之庶互相督責四野皆舉不至仍
前汙萊矣若地通虜巢及多沙石勢不能耕或召
種有人不必撥軍開墾者俱聽該道從長計議備
呈撫按施行

一議新增以蘇疲困照得該鎮屯田除原額已足外
復浪加新增名色或據冊有數而納糧無人或地
本荒蕪而糧多賠累人甚苦之今查各衛每屯田
一分其間畝數多寡不同甚有彼此較量大相懸
絶者則於正額之外復有新增此亦未為無據也
但地本挼壤糧有定額而水衝沙壓鹹薄不堪者
亦多有之合無今次丈量明白即以新增之地均
攤舊管之糧疆界既明則欺隱盡革稅斂既薄則
輸納易完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况連年逋負
督責煩苛徒有新增之名全無徵收之實何必駕
虛名而滋勞擾哉至於屯田之外有所謂地畝洪
洲等項名色皆屯田餘地糧額甚輕當為衷多益
寡之法令據分巡道呈稱審得地畝等戶韓玉吳
春等各願帶種拋荒屯田辦納折色此亦官民兩
利也聽丈量委官隨地叅酌定議本折之數申各
道施行務要彼此調停各從其便不得一槩取必
强其所難

一嚴徵收以防侵盜照得屯糧徵解各有糧頭而指
揮千百戶等官皆有監臨之責復以管屯都司總
之其法可謂詳密矣然苟安廢墜上下侵漁其弊
種種而不能盡救者凡以武職之於屯丁玩愒因
循積習既久更相蒙蔽以遂其私此糧額所以日
虧也合行坐委各路管糧通判或經歷等官兼理
監收巡行比較各衛所按月以完過數目報委官
查驗上倉委官按季以收過數目申該道及戶部
管糧衙門在該道則各比所屬在戶部則通比全
鎮各以徵收之遲速完欠之多寡分別勸懲非惟
指揮千百戶等官不容姑息而委官與有其責凡
催督不以時監收不如法亦一體通行戒飭以示
責成綜覈既嚴姦弊自息何患乎糧額之不足也

一明職掌以專責成照得宣大屯田累經差官清理
及督撫衙門隨時區畫殆無毫髮不盡矣然竟屬

空談全無成效豈獨梗於膚愚哉凡以責任不專焉耳各路兵備守巡其於兵馬錢糧原隸職掌今清理屯田以開墾責之將官以監督責之該道固無容退托矣但事權不一恐掣肘難行合無比例遼東凡兵備守巡各給 勅書一道欽遵行事或糾正侵奪或清查欺隱或禁革科歛或開墾拋荒徵解必惟其時拊循必有其道每遇年終考屯田之興廢如何課將官之殿最如何察歲歛之增耗如何具呈撫按衙門嚴加覈數併查該道原行督理有無實效每年照防秋事體會

題舉刺分別勸懲庶乎職掌所關隨事盡力自不得不任其責矣至於巡撫係風紀重臣雖於錢穀無與然興廢舉墜果斷必行挈其大綱而萬目畢舉者莫如此官乞併查遼東近例特給
勅書督倚屯政照臨孔邇百職受成必有大可觀者其宣府兵備守巡亦宜照例一體須給以便責成

一革養廉以補屯種大同屯田額數甚少拋荒最多後加之以將官之養廉相總呈請用強吞食孰與爭衡盖日益月甚矣利歸於己害將誰歸臣不暇縣舉即威遠叅將楊縉種地八十四項收糧一千一百五十二石盖歲入不啻千金矣舉此一路其餘可知合無通行禁約自今以後不得指養廉名色侵奪屯田凡係以前隱占者俱要盡數退回給軍耕種如違聽臣及撫按衙門叅論處治若果先年原奉 欽依撥給及地懸絕境土人不敢遠耕聽各該將官申呈明白率家丁管種通免起科今查各官養廉之田有數百項者有數拾頃者有全無尺寸者即不盡革亦當行督撫衙門量為差等使多寡適宜以示大公一體之義

一酌支放以圖實用照得該鎮屯糧以給主兵

欽買召買以給客兵邇來客兵之糧常有餘主兵之糧常不足以故糴買在倉者有五六年不及支放倉場之安置未必如法官攢之監守不免侵欺歲經查盤日多虧耗守支之累有老死他鄉不能歸骨者且糧既浥爛委棄成塵豈可無變通之法合將收貯年久者改給主兵將應給折色存貯如有不堪亦要因時酌量將屯糧彼此搭配通融關領即時補還此因出陳易新通變權宜之法而官攢之守支亦不至枵腹待盡矣

一革偏累以廣報中查得該鎮召中鹽糧俱係每年

九月中查取時估定為一歲常規至於春夏之時青黃不接市價高騰並不酌量寬減以致商人坐困力不能支且據各商糴買糧料每銀一兩該斗行牙行銀二分每米一石自市送倉脚夫要脚價米一升進倉應該耗米二升又每米一石搬運倉臺弁晒晾工食銀六釐擡斛上洒工食銀五釐入廒扛脚銀七釐飯食三釐墊廒席價銀六釐大率每米一石雜項使用費銀八分六釐料豆之費與米相等而草束雜用視官價倍之及積貯年久僉場之滲漏糧料之虧損查盤問罪照數追陪甚有

逮繫妻孥瘦死獄中者即土商且不能堪命況遠商乎據各商執告上草一萬束自願加納一百束以備虧折聽官攢守支則其情可槩見矣至於給銀糴買僉報商人受禍尤酷如李世臣丁漢臣等控愬無門飲藥自盡此皆近日事可為痛哭流涕者也民為邦本乃歲歲驅逼而荼毒之彼何辜而死於非命一至是耶家破身亡禍無寧日臣不知邊民所終矣合無自今以後各路時估俱每年分為四季城堡有遠近歲時有豐歉物價有低昂先從各該守巡兵備道督同軍衛有司隨地斟量按

季詳定然後關白戶部管糧郎中彼此參酌給票通行仍著立限期如春夏時估即限春夏上倉若延至秋成即改從秋季時估以革遷延觀望之弊其應用斗脚工食等費皆常規決不能免者公同會估即議入數內無令蹙額包陪其糧料納完即隔別委官查盤明白付官攢守支並不得與諸商後相關涉而後禍端可絕也查得該部先因言官建白已經題奉　明旨今猶沮格未行臣嘗細求其故皆曰官軍支糧草勢如刼奪官攢不能制惟商人厚賂領兵官嚴加約束乃無凌虐虧損之患

彼官攢一貧徹骨豈能勝此其顛覆於溝壑無疑矣此商人之守支必不能免也夫官軍之暴横沿襲已久須該道委官監收仍先期申飭各就近而督察之敢有用強凌奪及額外需求即據實參拏連坐主將解總督衙門處以軍法其孰不就繩束乎如以為必不能禁坐視商人之焚溺而莫為之所焉臣恐諸商望風逃散雖欲疏通鹽法其可得扒及照宣府鹽糧以市斛估價以倉斛上倉市斛倉斛其大小差有不同以故商人獲利爭先報中多由於此合行大同管糧郎中及該道關會訂議酌量

損益一體施行至於糴買商人茹苦萬狀無辜額天乞通行督撫衙門破格裁處或寬斗頭或議雜費或免守支或改官買使商人與官僨皆得兩全而無害庶幾邊民不至傾覆而邊儲求有攸賴矣

一預開中以便招商照得物價不齊有難預定歲開鹽糧俱候部文至日管糧郎中始行給示召中劄付未至雖時估平賤不得先期報納及劄付既至而市價騰湧在商人轉輸無地在倉庾虧損數多殆公私交病矣今隆慶三年五月内劄付未到之前查得[illegible]商[illegible]預積鹽糧多至數萬而不得早塡

勘合者此[illegible]商人乘時射利故相率為之而官亦與有利焉不可不由為區處也合無自今以後俱於每年冬季預發明年勘合待開春之後一遇市價稱平聽商人不時報中轉移遲速之間即公私兼利何憚而不為也此在各邊均宜一體通行查先年亦有建議及此者豈獨臣一人之私見云哉

一禁囑託以絶巨姦照得該鎮專利之徒所至有之凡遇開派鹽糧輒請託鑽求先投認狀此輩窩故智也升斗之粟不入倉庾而坐收千金之利商人受其抑勒耗費愈多虧折邊儲阻壞鹽法莫此為甚合通行各路守巡兵備及本鎮管糧郎中先期禁絶凡鹽糧開中俱於各該地方張掛告示明開淮鹽若干蘆鹽若干時估斗頭若干聽各商人先赴各倉上納完足監督通判等官即出給實收齎投赴部以憑塡給勘合其糧未入倉先告認狀者不得徇情准受以滋前弊仍乞通行著為成法若有夤緣網利曲迯請求聽撫按衙門訪拏問遣干礙勢豪從重參究

清理山西三關屯田疏

照得[illegible]嚴[illegible]以固邊防廣屯田以足兵食務

農講武[illegible]兵家之勝筭也除保定各陜原屬内地其屯務聽該鎮撫臣自行經理外若山西三關逼近犬羊為門庭之寇視諸路特稱要害焉設軍屯田其來已久歷年申飭具有成規似無容紛更矣但人情偏泥於故常未免因仍之弊部卒苟安於游惰不親稼穡之勞所以督察而利導之者不獨致詳於禁令之間而已若欲責成後效必須綜理得人臣巡歷西來通行該道就事查覈復移文撫按詢謀僉同雖摘舉其大端而一時興革事宜或不外此乞 勅該部再加查訪詳議施

行臣無任戰慄跂望之至

一嚴督責以清姦弊照得邊關武職凡有片長皆從軍中録用其餘分理屯務者類多貪墨營私無從振策欲其不抗法侵漁亦难矣况能釐革諸弊撫恤屯軍乎今查三関地方在沿邊則有管糧通判在腹裏則有附近州縣凡監督收放各該兵備道先期分委使預行申飭隨事考成如遇催科之時或本色或折色或全徵或減免給長單於屯頭散小票於屯戶管屯官為之綱領委官則督察而繩束之每[illegible]役目及有無姦弊定為差等自申兵[illegible]道[illegible]分別功罪遞加勸懲而委官之經畫果否[illegible]亦於此考見而殿最甚明則綱舉目張屯政皆有所責成矣及照各関兵備道職專戎務経畧邊防至於屯田事宜自有該道主之本不相攝但足兵足食皆邊計所関豈容以秦越之肥瘠相視耶况各道分駐一方期會簿書鮮閒冗併即常兼數事當不勞餘力何必他辭乞行撫按衙門督率分理則照臨切近法紀森嚴而屯政之聿修必有翕然更新者此不徒目前之利也

一廣耕牧以資戰守照得三関平原沃野悉為良田若問拋荒惟孤懸之地間有之亦千百十一耳其餘山上可耕者無慮百萬頃臣嶺南人世本農家子常嘆北方不知稼穡之利頃入寧武関見有鋤山為田麥苗滿目心竊喜之及西渡黄河歷永寧入延綏即山之懸崖峭壁無尺寸不耕彼皆長子老孫之人豈浪用其力無所利而為之耶查得三関軍士除防秋外凡調操按伏之事歲能幾何餘皆游惰苟安掉臂閑歩竟不思為終歲計欲其飽歌騰槽投石超距得乎今宜督責副參遊守等官分率[illegible]上凡山麓肥饒之地聽其[illegible]揀擇[illegible]立章程各伍以隊長主之務要彼此相聯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牛種取給於官聽一二年後照數償還所耕之地永不起科其將領等官每年將開墾過地畝若干收過子粒若干具報巡撫衙門及兵備屯田道以憑酌量等第從重嘉奬其有坐視因循迄無成效定行切責以示不職之戒則兵農相須俯仰有頼耕於此守於此古稱屯田金城坐困西羌者用此策也

一豁拋荒以禁暴斂查得偏頭所拋荒地四百八頃五十六畝逼臨虜穴最當戎馬之衝數拾年来竝

無鋤犂舊跡鴈門所原日冊開無糧地六十二頃八十一畝五分今委官清查除堪以耕種者召令屯戶李海等分投開墾候另行起科外其他石壓不毛之地三十頃一十九畝四分力無所施決难成業皆已勘明夫地有不同一則拕於狂虜而不敢耕一則挠於亂石而不能耕其在鴈門所者雖稱無糧然冊籍具存當明白開豁以杜攤陪之擾其偏頭所荒地在先年以此立新增之名在今日據此為實徵之數管屯官督追嚴急均派包陪頭會[illegible]十室[illegible]甚至逮繫及於妻孥竟無明[illegible]

[illegible]荒絕寡[illegible]聚錢何而能勝此剝奪之合無通為除豁使管屯官不得指此誅求以重其害庶乎人有固志猶得以強顏自存是亦結人心而重保障第一義也但念錮免舊糧則正額日損此豈足邊長計耶近該屯田道僉事孫坤督行邊關查出開荒田地千有餘頃起徵屯糧壹千伍百捌拾叁石貳斗玖升今偏頭所歷糧肆百玖拾捌石壹升貳合鴈門所歷糧地叁拾頃壹拾玖畝肆分通行查豁即以新增之糧照數抵補尚餘壹千捌拾伍石貳斗柒升則取足原額初未嘗有所虧

損也邊氓苦徵科迄無寧歲日夜望此舉久矣

一議減折以杜偏累照得宣德七年以保德州據河為險獨當虜衝撥三護衛軍八百名調守隨將忻州拋没地一百四頃柒十二畝一分該粮玖百伍十一石二斗二升給軍耕種每石徵折色銀伍錢至嘉靖三十二年奉例加至八錢今查山西通省屯粮每畝起科不過三升貳合忻州民地每畝最重者亦止伍升有奇惟該所屯田實徵粮玖升八合三抄彼此較量大相懸絕且軍隸保德地[illegible]州相[illegible]伍百餘[illegible]多係土人佃種利不能

徵科[illegible]君[illegible]力不能勝以致軍餘[illegible]率控告紛然有詞復查得永寧州有孝文水[illegible]房二屯原額地六十六頃四畝玖分壹釐該粮二百伍石三斗四升柒合每石折銀八錢嘉靖三十玖年丈出新增地壹十伍頃六十畝起科粮四拾六石八斗每石徵折銀伍錢四十伍年復丈出一十壹頃八拾伍畝壹分起科粮三拾八石伍斗陸升每石亦徵銀伍錢通將原額新增彼此牽筭每畝該粮叁升伍合有奇查該州民田在山崖者每畝止徵粮壹升壹二合在平原者每畝壹升伍陸

合今前項屯田俱錯列萬山之中岡阜相連並無
水利可資蓄洩間有平地亦多山澗相叅不成坵
段節年委官查勘增報地粮恐难盡據近於隆慶
元年被大虜搶刼人丁消耗拋荒更多今據太原
右衛軍餘裴希伊等遮道泣訴情甚懇惻臣亦為
之愴然通將各詞批行屯田道委官查勘覆覈相
同且稱忻州屯粮最為偏重先年該道呈巡撫衙
門業已量行減免但未經題　請輙难據為成例
永寧州屯地新增過額為力已不能支今災傷
年人丁之喪亡流盡其何以堪命乎合無
所屯糧照依先年舊規每石徵銀伍錢亦
房等處屯田係原額者照舊徵銀八錢係新增
改伍錢為三錢庶乎寬一分即受一分之賜錢粮
歲解逋負屯丁得免流移而防禦亦有所資矣查
得該鎮屯粮彼此輳給不煩處補又何用屑屑較
錙銖乎此皆察之輿論更無異詞非臣一人之私
見也
一均開派以招報中查得三関原開派淮鹽七萬六
千三百三十二引搭配浙鹽四萬八千玖百玖十
玖引山東鹽二萬三千六百一拾引彼時淮鹽數
多斗頭寬減商人皆聞風輳集近悅遠来至嘉靖
三十年總督軍門以宣府缺乏題奉
欽依將淮鹽一萬玖千伍百伍十一引改給宣鎮止
存淮鹽伍萬六千柒百八十一引後加山東鹽四
萬引有奇淮鹽既少搭配益多遂致價值难齊未
免得此失彼商人漸散招之不来今勘合停留填
發不盡其源皆起於此夫浙鹽之價其低昂臣不
及知山東之鹽引價甚輕大虧邊商原本臣已於
遼東疏內題　請詳議務求兩利俱全若淮鹽
各邊皆以自[illegible]日惟恐其數之不多在三
此為厲甚在宣府以得此為奇貨觀人情
如此其間損益可知矣合無自今山西鎮量
鹽一萬引其山東鹽果為偏多似應量派各邊使
甘苦適均各無異議則三関之鹽法當自此疏通
矣再照酌處斗頭中納本色此鹽粮不易之定例
也近據各商告稱當青黃不接之時米價高騰糴
買無路願將官價照時估與軍士折支臣批行寧
武兵備道通審各軍果否稱便間以得銀為幸或
以本色折色不屑屑深較夫米珠草桂惟邊塞為
然先事蓄積正所以備不虞也若以折色為權宜

必不得已用調停之法可偶一行之苟積習相仍不時據此爲例而以私智行乎其間則商人弄幻術以爲利媒軍士負虛名而無實惠矣乞通行申飭毋得執稱簡便改壞成規然後邊儲之計畫不徒爲文具也

百可亭摘稿目録

卷四

奏議

百可亭摘稿卷之四

奏議

總理兩淮長蘆山東等處鹽法兼理九邊屯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龐尚鵬題為清理延綏屯田事照得榆林一鎮孤懸塞外東西皆為虜衝兵荒頻年士不宿飽日與胡人角逐於平原曠野之間往往枵腹荷戈人馬骨立孰不為之寒心乎今查其屯田蕪穢者殆半其間可耕之地先是已著為成法勸課有常期斂散有常額三令而申飭之固宜文武兼職更相責成而實效可具見也乃有憑

以漁奪者有影射雄據者有科歛誅求者有乾沒侵欺者有相視胡越者虜為強鄰不可以力制乃同室之人自相漁肉更有甚於胡虜焉竟使果郡之夫強者規避弱者流移其能屹然自存者或寡矣古稱一國之中積粟之家一待哺之家百則國非其國以今事勢觀之誠可為長太息也臣驅馳入境隨地訪求聊為目前計豈能集眾思之益廣萬全之圖以少助富強之業哉日惟督同各該兵備守巡道將臣徃者修舉鎮事宜互相考訂推廣前籌復會同督撫巡按衙門就事致詳曲加擬

議正孟軻所謂七年之病而三年之艾今宜早蓄之時也伏願

勅下所司軫念孤危之地勿輕鴻毛之言使沿邊大小諸臣極力勉圖共為經久之慮撫士卒廣耕牧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則投石超距者皆奮呼而起即當掃穴犁庭肅清朔漠蓋不獨百年無事而已臣無任戰慄跂望之至

一繩侵奪以糾姦弊查得該鎮屯田之拋荒其害有四屯丁之消耗一也虜患之頻仍二也征科之繁苦三也豪強之兼并四也除屯丁欲其生聚虜患

其於戰守別有督責舉行外今以征科言之額糧之外有均徭馬價木柴採辦供軍買馬等項門類不同名色甚多以致管屯各官及屯頭等役頭會箕斂曲法侵漁或賠荒糧或逼徵逋負或取協濟夫馬以資送迎或令抽辦柴薪以供朝夕誅求日甚力不能支且招撫復業之人相率指為奇貨門攤之稅照常派徵遂令懷土心灰朝蒙袂而來夕掩泣而去欲求屯田之闢屯政之聿脩何可得乎以兼并言之各所屯軍視武弁皆世受統轄之人自非破裂身家死生在俄頃孰肯危言正色訐

發其奸以取反噬之禍若其同為僚屬則更相遮護所至皆然即有守正奉公者又或憚其威嚴而莫敢先發故侵奪𣲖以隱占為業祖孫相繼盤踞自如凡應納屯糧悉置諸度外其餘官舍彼此效尤用強覇耕不納子粒往往均攤於槩衛或指月糧扣補或變家產包陪年復一年皮盡而骨立矣富豪者種無糧之地貧弱者輸無地之糧埋沒為奸積逋萬狀豈獨荒年之作沴胡馬之內侵能為患乎今欲革科征之擾須行該道清查除力差如看堂看庫看倉應捕徭卒之類毋年嚴行該衛掌印官督同管屯官從公面審酌定上中下三則人戶劑量編派其餘銀差逐項訂正應留者照舊存留應革者即時裁革分析明白逐款開填若干仍結算總該若干然後類為全數歸併一條鞭追徵或論丁或論糧各照地方舊規每丁若干每石若干刊刻小票填定數目用印鈐蓋給與屯丁收執照此納完監收官批付執照以杜重科其屯糧或米豆或草束該數若干或本色或折色或全徵或減免各該分數若干悉照前票刊行其粮頭則總給長單以示遵守庶乎頭項少而科尅無由稽

察明而奸弊自息其有禁外責徵仍前暴斂者該道不時廉察及許被害之家據實投詞以憑追贓問遣若流移復業五年方許量派輕差設有故違從重究革隨地立催科之法各鄉懸招撫之牌使人人之耳目所親見聞可也若豪猾并蔓引株連未易悉拔臣嘗建議清查或許自首免罪其田還官或聽他人首告給為己業或責田鄰自相糾舉扶同者連坐或委老家旗甲搜查簿籍究其根柢已經部覆奏

欽依通行各鎮着實查行竟不聞有一二舉發者此固未得其樞要也臣閱歷各邊細加訪求乃知各衛屯田原有額數若果水衝陷沒考証無由誠難查驗其餘抛荒棄置坵段具存未有飄流別方失其疆界者況見在耕種者乎至於私相兌賣日異月殊而冊籍相沿凡四至與土名班班可考誰得而磨滅也各所千百戶等父祖相傳悉有底冊凡軍丁之消長屯田之存沒即數百年皆在耳目中令惟責成各衛管屯官除踏勘抛荒衆証明實就於各所項下開註明白外其餘埋沒欺隱者嚴令管屯千百戶據實清查申呈勘處若能追出屯田

以十分為率六分給軍領種四分給本官永為已
業仍以賢能奬勵其或隱忍縱容巧為掩餙不徒
住俸降級仍革去冠帶差操以示懲創閒有勢孤
力弱不敢明言檢舉恐有後禍許開具来歴揭帖
不註衙門職名不用印信隨便送該道查行亦不
必開稱其衙門舉發以廣納言之路及該道巡歴
所至通取各該管屯官屏去左右隔别面審令其
得以盡言夫既重賞使知所勸重罰使知所懲復
虚懷以導之使言必求盡得其情而後已蕪并欺
隱之奬庻幾少有廓清之效乎若委官清查偏泥

循途守轍之見欲於旬月内坐照百餘年積習之
遺奸亦不免徒為文具耳

一申禁令以防騷擾查得西路鎮静等堡一帶地方
近因脩築邊墻内有庻地萬頃該道動支官銀置
買牛種分委千百户等官撥與步軍督率耕種歳
收子粒將及五千石官之勤惰分别勸懲循其法
而果斷行之自此以往即萬石亦可必也但查邇
来承委官員假公營私全無忌憚有强指他人熟
地冒報拋荒以圖省力者有將官牛别耕私地而
掠奪他人之牛以耕官田者有散種子於所部軍
人而照数追收子粒者有將夏撥步軍賣放散遣
而别行拘擾出力代耕者有强借軍人車驢馱載
粮草而倚官為市者有既支名下廪粮復科索步
軍輪流供應者若不嚴加禁諭恐積弊日深而軍
民不勝其擾矣合無通行各該守巡兵備道查照
前例逐一清查凡有拋荒之地堪以開墾而便撥
軍耕種復分委各官隨地責成甄别勤劳重加奬
勸其有因仍歳月實效無聞及利已損人指官营
私者各条提治罪以為貪黷不職之戒夫屯軍逃
散而撥操軍以墾田大堡四十名小堡三十名寓

兵於農深得古人屯田之遺意但委官督率甲乙
更番如遇調操終非長便臣隨地所至質諸將領
及採之輿論咸謂各軍名下多有餘丁其力足以
開墾但給領牛種歳利盡入官倉且開創工程為
力百倍而其田終非已業徒劳無補至於缺伍抽
軍脩邊守隘亦皆從此差撥得失利害分数甚明
雖嚴父不能强其子况可以招致乎合無通行曉
諭凡軍餘自愿出力墾田者照常給與牛種暫免
徵糧直待三年成熟之後歳計所入辦納屯糧其
田不拘畝数若干盡行給為已業若原主告争另

查別地給還凡有抽軍及一切雜泛差役並不得
累行科擾庶人人皆有所利而為之爭相効力而
荒蕪可盡闢矣
一給牛種以資開墾臣自永寧州渡河西入延綏所
至皆高山峭壁横亘數百里土人耕牧鋤山為田
雖懸崖偏陂尺地不廢及至沿邊諸處地多荒蕪
臣召父老面詰之皆云地方薄而虜患不可測且
每年牛種無從稱貸於人是以力無所施終歲愁
苦臣復查各該官庫初無牛種官銀非如薊遼宣
大原有本項名色可以動支也乞於餘鹽銀內查

壹萬兩預發該鎮收貯明示開墾人戶凡缺牛種
即具狀操守等官申明驗給候秋成照數抵還年
復一年照常給發待數年成熟之後不復取給于
官通查原銀未常耗損或改作年例備用可也既
名牛種即存留該鎮不時查盤以備散給亦可也
銀至鉅萬自太倉視之不啻九牛一毛在榆林則
為一方之命脈有不容終朝缺者臣不自揣輒敢
懷非分之望此在各邊誠有之故援例陳乞以廣
邊氓生計
一詳稽察以杜侵欺查得屯丁上糧類皆肩挑背負
多者三二石少或數斗陸續輸運報納無常期往
往通同倉攢伸縮作弊糠粃相半一槩照收甚或
賄結官軍冒支影射即管屯官亦僥倖苟完不復
問其他矣玩法欺公莫此為甚除鎮城及別有該
道住劄地方不時督察搜鋤奸弊外其餘各堡監
臨皆操守官也廉明者少貪昧者多常染指鼓吻
於其間巧立名色賄賂公行欲求糧之乾圓草之
新潔決不可得矣夫輸納之多寡槩難取齊若循
督委官監收其勢必不能也惟於報完之日分委
各路管糧通判及附近州縣掌印官躬親盤驗凡

有前弊即行覺發經手官以侵欺坐論查果屯戶
賄囑一體追究其委官若有徇情姑息聽該道廉
訪參問不得苟容及支放委官亦如之法紀大明
而群奸當自戢矣及查先年原有管屯千百戶分
理責成近經裁革誠慮夫十羊九牧不勝其擾遂
令守備操守等官各照城堡就近督催往往多致
愆期此皆懲噎廢食之過也在榆林地懸數百里
始權宜行之試觀後效若他衛不用千百戶惟獨
任揮一員雖強幹有為者亦豈能獨濟哉再照
屯頭有徵觧之苦審編不均則偏累尤甚仍乞三

年一次選委賢能有司督同各衛所掌印官從公編派分為上中下三則或全名應役或協濟朋充務使屯丁免傾覆之虞錢糧絕侵欺之弊查得榆林衛以屯頭為老人仍編總甲十名專管催督凡均徭銀皆令徵解以致積年巨奸營充前役往往任情侵欺事發行提即挈身逃竄雖管屯官不能轄制莫敢誰何須該道嚴行禁革已往者從重追究將來者據實審編庶事有責成公私稱便無為奸人囊橐之資也再照各衛糧多兌支並不交納中間有奸頑花戶抑勒正軍以致連年告追者有

豪軍將放實入戶任意過索者甚或各官俸糧乘機坐兌用強誅求者或將在逃軍人不行開糧朦朧冒兌者其流弊蔓延日盛月甚矣合行責成印屯官嚴督上倉照名散給有仍蹈前習者痛加懲治以清屯法

一查拋荒以豁包陪照得該鎮東西延袤一千五百里其間築有邊墻堡護耕作者僅十之三四虜騎鈔掠出沒無時邊人不敢遠耕其鎮城一望黃沙瀰漫無際寸草不生倖遇大風即有一二可耕之地曾不終朝盡為沙磧疆界茫然至於河水橫流

東西衛隔者亦往往有之地雖失業糧額循存管屯官坐名督追甚或逮其妻孥而抑勒窮治不少貸焉蓋屯糧之逋負即參提降級明例甚嚴彼但知由為自全之地而屯丁之疾苦誠不暇顧也事勢窮蹙逼促流移其為害當何時已乎臣巡歷所至不犒軍士呼號仰天飲泣而管屯官疾首蹙額凜然如蹈湯火中真有使人惻然不忍聞者合無通行各該守巡兵備道督令衛所掌印管屯官將臣前日題　准立號紙以清隱蔽一事着實舉行其間果係拋荒明開土名四至造報該道弔取先

年魚鱗冊分委各路管糧及有司等官彼此磨對果否相同仍令沿坵履畝踏勘明白若果拋荒即豁免額糧另行召人開墾如有虛妄連掌印管屯官一併參申從重究治庶虛糧不累包陪而邊人各安其業矣近查得榆林衛新增糧二千四百八十石西路靖邊營等堡新增五千石借此補彼輳足原額復相率開墾以漸畜之其數或亦相當也今查二項新增之地未經丈量雖據呈報在官難免侵欺之弊其間有用私智而影占過多或恃官豪而蒙蔽滋甚若以此為實徵之數寧免掛一而

滫蕩乎必須委官親行丈勘但求覈實不得過求與其較量於丈尺之間孰若權衡於等則之辨隨地而量定賦稅因糧而量派均徭或擬全徵或行減免悉與從宜區畫務求允合輿情決不可刻意錙銖使用力用劳之人聞風觧體則廣種薄收之餘自有累絫成尺之效而屯糧充裕庶乎可期矣仍通行各該守巡兵備道分給告示凡願墾荒田者聽其儘力耕種五年之内方斟酌起科凡抽軍及年例差徭悉行豁免令各堡多置木牌刊刻大字懸示通衢使人人共知是亦廣招徠以勸開墾

一法也

一築塞垣以護耕作照得該鎮地方高仰者岡阜相連卑下者沙石相半其間稱為腴田歲堪耕牧者十之二三耳且天時難必水利不興雨暘或致愆期則束手無從效力此米價之騰湧邊儲之缺乏職此故也查得沿邊東起黄甫川西至定邊營千有餘里膏腴之地無慮數萬頃往年西路如安邊靖邊等處皆虜人出入之區邇來脩築邊墻耕者得以安其業而歲獲之利概以萬石計惟東路絶無藩垣限隔胡馬一鳴即長驅突内地寧有耕作之日乎故四望沃野草莽芃然門庭阡陌與虜共之誰不扼腕歎惜也今若查照西路築墻為守當有不貲之費然於保障之功耕稼之利實百世永賴焉或曰塞垣之築可以扼零騎而不足以禦大舉况工費浩煩不下十餘萬若其可為不待今日矣夫事每難於創始功莫要於漸圖往聞建議諸臣皆欲一時併舉故　内帑之發遽難取盈版鍤之夫亦虞坐困何怪乎計畫之不行也今須酌量緩急以五年為期在錢糧則逐年查給而不病其擾在夫役則計日更番而不以為劳惟當事者善

於調停酌財力審時宜明職掌定久任各矢心權度於其間即不必如往年會計之數亦可訖工矣零騎不侵則耕收各得其所人人有歲事之娯若大舉必須潰墻聲息先聞預為收保豈曰無關於地方之利害乎臣欽奉

勑諭有督脩墩堡之責苟邊垣寧謐即墩堡益無傾之憂矣乞付所司從長區處以漸施行則三秦之門户底寧一鎮之藩籬永固此安夏攘夷之上策也豈特為屯田之所倚毗云哉再照鎮城迄東十里許為一方 炭窯萬家煙火朝夕所需一時不

可欽者獨以虜騎横騖人畜往往被其害已該撫
臣脩築邊墻稍為障蔽然西至常樂堡二十里地
連境外驚擾不時軍民採炭者尤苦之脩築大邊
未敢計期而防禦之切首圖及此尤一切利害之
極切者也
一嚴責成以通運道照得延綏不通舟楫輸輓艱難
米珠草桂之謠其來已久故别鎮升斗之粟在榆
林即為擔石之儲矣先該撫臣王遴勞心焦思開
運道於府谷每年操舟往山西興臨保德各積粟
地方隨時糴買以濟黄甫川孤堡之急已經題奉
欽依凡委官造船編派水手僉撥運軍就事責成悉
有成筭旬月之内運糧四千石此皆已試之明效
也臣初入境即首詢顛末果稱綜理得宜及與地
方諸臣反覆談之乃可否相半其間倡為異論者
或以人力之難繼或以時勢之不同造船則堅久
難期編夫則徵求滋甚利害懸絶恐非遠圖人言
紛紛即吏事者亦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矣臣細求
其故皆緣有司以創議興作財力不支而頓民厭
事苟安者又復從中沮撓扇惑人心其運船停泊
之時各軍皆就河關給道途風雨苦樂難齊而所
部将官復以調遣不時恐妨戰鬬往往心非巷議
直欲去其籍而壊其成臣陰察從違恐旦夕且報
罷矣嗟乎智者之舉事較利害分數之多寡擇其
利多而害少者為之榆林視各邊最為險遠倘事
變不測虜絶我糧道即扼其吭矣嗌指待盡雖積
金如山其可充腹乎該鎮将士素號忠勇瀕死無
二心豈有他虞但恐干戈相尋危言蜂起脱巾之
變亦不可不慮也較彼造船僉夫之費水支陸運
之劳其利害得失果孰為輕重乎乞嚴行該道督
責考成務要維持此法於不廢使蓄積有所恃如
日升川至之無窮譬諸大家其屯田之入乃取諸
附郭而運道所致則得之别業者也兼濟之利不
亦大乎自今凡有浮言沮壊成議悉從重追究官
以不職論庶遴之達旦操籌為邊人百世計亦不
負其初心矣再照河流自綏德而上用小舟牽輓
亦可達於榆林但聞間有危言參差或水勢悍急
為力似难要之北人闇於水性不習操舟且當事
者未嘗躬為指畫而親試之故未見其利先見其
害遂攢眉縮首不敢言彼鑿龍門排伊闕者豈有
奪天神策哉顧為與不為耳乞査南人之有心計

者命造舟按試果能開創運道即破格甄録以荅
茂劳未必不可為也
一酌輸納以清塩糧照得該鎮窮荒絶徼遠商鮮至每年俱係坐派本地有力之家中納塩糧塡給勘合竟不到淮浙地方俱聽別省奸商中途接買即以所得倉鈔賤售於人在巳任其劳他人享其利故開派引目常執詞控告或稱時估不定或怨僉報不公輾轉遷延盤桓歲月遂致原估價值彼此懸殊即以為傾蕩家貲力不能舉聞有山西遠商前來鎮城将鉅資交與土商朋合营利各私立契

劵捎資本者計利若干躬輸納者分息若干有無相資勞逸共濟宜其不相負也乃有侵匿費用訐告紛然糧草不入倉場身家盡為煨燼其不可歎恨者幾希矣通商無路将何以實粟塞下乎凡此皆催徵不以其時監督不得其法且取盈於錙銖升斗之間惟恐小民盡享其利而徘徊隱忍不屑與之如之何其不引避而侵盗也為今之計必見其斗頭增其脚價一遇報中之日即招各商面計其倉如何其倉如何立限督催刻期完報痛絶頭之分例嚴革虛出之侵漁主管者不得留難監收者不許抑勒若有違期定行治罪則凡經年累月耗費相尋者皆不得復售其奸矣至於本商勘合俱私相販賣從來不赴運司故本重利輕人無固志臣雖歷舉两淮引價委曲諭之彼皆以萬里畏途不樂遠離鄉井夫孰能强之今惟酌量寛減無泥常格令遠商風動雲從翕然而至仍設法監督使飛輓無後期所可用力者如斯而已若該部先期預發勘合使得乘時召中則官民兼利而歲入之數亦且倍之臣於宣大疏内業已題
請通行不敢屑屑瀆

一審權宜以通塩利查得延安一府原行河東塩但山路崎嶇舟車難達計程凡二千餘里即輸運及此脚價視塩價豈但十倍哉故百餘年來不聞河東商人有運塩至延安投引發賣者夫觧塩既不入境然則延安一府之人豈皆淡食耶盖花馬池塩場每年課程多溢於正額之外商人貿易東入延安所至皆坦途即私販者晝夜公行有官置不問誠以官塩不到而欲禁捕私塩其勢必不能也況官民之所仰給皆取足於此豈容一日缺哉故花馬池塩改行延安府萬口稱便不謀同符臣獨

念河東塩課原有定額今延安一府既改花馬池則每歲塩課若干義應處補庶無後詞已經督行分巡河西道會同定邊兵備道查延安府每年派河東塩課原數若干今花馬池塩利改行延安歲課應若干以此補彼有無相當或額外增益若干隨該各道會呈河東之課每年一千四百六十一引今以花馬池塩利照數抵補似當有餘但未經派行有難懸斷姑以一年試之即大數可槩見矣榆林糧草最稱缺乏九邊會若莫此為甚合無將花馬池所增塩利盡發榆林以補屯糧之缺其應

補河東之數待剛量明白即於延鎮年例銀內每歲加除類發宣府以補河東原額則彼此省徵解之勞而延綏增轉輸之利其所仰藉多矣或曰行塩地方具載銅板一旦改易恐非所宜夫河東之塩若果能達於延安即百世通行何敢中變今名鑄銅板而水陸無可通之商是徒有其名而全無其實也又惡用此空文為哉況兩淮行塩之地如江西之南贛吉安湖廣之寶慶衡州道路艱虞各從其便豈謂銅板不可移易耶與其膠固以病法孰若變通以宜民若謂河東之塩今可行於延安

則是該道扶同於有司敢為異說誤臣以欺
陛下也商人之有無投引州縣之曾否繳引衆証具在安能塗人之耳目乎河東塩法各有攸司臣何敢侵越但通商足　國事關邊儲自臣視之皆職掌也又何擇於彼此哉

清理固原屯田事

照得固原一鎮自各邊視之本為內地其屯田與民相等耕穫之利多享其成但於各　王府功臣牧地及苑馬寺草場阡陌參差疆界混雜蚕食兼併之患其來已久況先年提督馬政衙門廣招牧

軍寬其賦役以致屯丁暗將屯田投入監苑避重就輕蔓引株連日益月甚近該總督右都御史王崇古洞察奸弊委官清查遡流窮源悉有成緒惟靖河洮岷等處地方番虜交侵迄無寧歲而糧額之不均科差之日煩猶有不忍言者臣就事採訪倍覺惻然隨督同該道及軍衛有司等官悉心講畫究其始終參諸百慮之詳附以一得之見復會同總督撫按衙門博審輿情熟計其便謹條列上
請乞
勑該部再加詳議施行邊人幸甚臣愚幸甚

一酌新增以求實用查得固原衛先年查出抛荒地五百三十九頃每地一頃招軍一名共軍五百三十九名靖虜衛抛荒地八百四十頃每地二頃招軍一名共軍四百二十名當明例初行聽募者紛然響應各謂地多而軍少任意揀擇當亦有餘各衛摘其姓名倉卒開報業已題
請矣及著實清查有名已入冊而無尺寸之地或雖有地多不足頃畝其間醎薄不堪耕種者又十之四五甚或牽連別軍屯地用強告奪互起紛爭此虛實混淆皆所司空文相應之過也合行委官從

實丈勘凡地之有無多寡及肥瘠堪否耕種盡數查出定為差等或彼此搭配或酌量開除毋壓虛名致滋實害此非樂為紛更之勞乃所以示均平之法也再照給地招軍以資戰守之用最為救時之良策但查應募者多係豪猾之人每遇調操頂名應役另馬器械黙視全無欲令其徒手格鬬豈不難哉況時值秋防正農事西成之日即家有強壯悉從事南畝顧此失彼勢難兼全若量從寬減徵糧入倉免其征調惟警急坐派守城似為官民兼利也

一查原額以便撥補查得固原衛右所屯軍胡大江等額派屯地二十八分坐落本鎮小山頭與長樂監廣寧苑牧地相連先年督理馬政楊都御史將前地輳撥廣寧苑牧軍領種而於鎮原縣隻屯里將地二十八頃補給胡大江等今惟屯軍孫表等二名見在承種其餘二十六分地里懸隔不能遠耕多係附近居民連年占據一切糧草仍累胡大江等照數包陪已經軍門委官平涼府通判劉維藩丈出廣寧苑牧地草場共五千二百六頃五十三畝除原額正數外多餘地四千八百一十九頃

內民地一百四十九頃五十九畝應歸民戶屯地一百九十九頃三十三畝應歸屯丁其餘牧地不啻倍之合將原撥小山頭屯地仍歸胡大江等領種納糧其鎮原縣舊撥地畝即行清查明白改徵折色每石銀五錢觧固原州各倉上納以免轉輸之勞及據委官固原守備陳陽州同知李星丈得鎮戎所十百戶原額屯地三百分每分該地一頃五十畝其頭二三各百户屯地九十分坐落本所河東與開城苑牧地相連今經丈明見在屯地六十四分尚少二十六分多係牧地侵占合行委官

會同苑寺官丈勘撥還其四五百户屯地六十分坐落李旺堡迤東地名細溝廟四百户丈有見在屯地一分尚少十二分伍百户見在屯地一分尚少一廿分十百户尚少地四分俱應於丈出李旺堡回民退出原侵本所地名李官兒坪等處荒熟山川田地一百二十二頃八十畝內撥補與四百户二十分五百户一十分十百户四分每分一頃五十畝共給地五十一頃其餘未盡之地另行召種以補屯糧又查得靖虜衛屯田節被會寧縣民并　肅府汶丁侵占六十三頃合行該道會同分

守隴右道委官公同丈勘原係民地者歸民原係屯地者歸軍係牧地者歸牧軍養馬其牧地如有不足就於丈出多餘地內照數撥給各立峯堆明畫疆界不許混爭通攢造魚鱗冊印鈐收貯以備查考其　楚府　慶府沐國公原奉
欽賜牧馬草場地見經丈量其溢於原額者不下二三倍通合查照前議一體施行以杜管莊人員重起侵漁之弊則屯牧各得其所永絕紛爭矣
一處拋荒以免流移查得靖虜衛屯地多係沙磧肥瘠難齊槩以一頃派糧六石草九束地畝銀一錢其間完納者十一包陪者十四力不能支逃流者已十之五六查先年屯軍二千三百名今已逃亡一千五百一十六名矣該衛孤懸河上與套虜為比鄰屯地荒蕪尺籍消耗每念及此可為寒心合行委官丈量除係腴地及頃畝俱足照常外其餘通行清理照地派糧先定三等九則以為額數或應搭配或應處補或應開豁或應免科務令因人而派地因地而徵粮毋強責包陪逼其逃竄仍填造魚鱗冊以備查考此不特清查屯地亦所以聯屬人心為守禦地方計也

一勘處增以求偏累查得靖虜衛因先年清理屯田被委官增報附餘地二百頃每頃坐糧六石草九束地畝銀一錢共該粮一千二百石草一千八百束銀二十兩查據屯軍陳小羔等連年哀訴及管屯指揮陳節切申呈成案具在所司拘泥原行竟不早為區處屯軍之害將何時已乎合行委官丈勘果有實地照數徵粮其係鹻薄拋荒從來無鋤犁舊跡即明白開報盡將虛糧豁除此皆舊額之所無者民力不堪連年逋負何用懸此空名使屯丁受追呼敲朴之擾乎乘此清理之時通行釐正

以廣
朝廷寬恤之恩誠不可已也其餘各衛凡有類此者
通合一體施行以慰倒懸之望
一槩名實以便收支照得平凉衛原額實徵并拋荒
屯糧共二萬三百八十六石二斗六升五合六勺
後於嘉靖四十年委官清丈新增開墾地一千八
百四十五頃七十八畝一分二釐五毫每頃該粮
六石共粮一萬一千七十四石六斗八升七合五
勺每石折布一疋共布一萬一千七十四疋二丈
零又該地畝馬價銀二百八十二兩六錢六分糧

屬新增連年逋負屯丁往往流移已經該衛申請
坐委涇州范知州并該衛所印屯官丈出虛增屯
地共六百九十六頃九十八畝五分三釐七毫八
絲具申到臣據報虧折數多恐不能無欺隱之弊
且一槩折布精粗難齊未免濫惡兼收終無實用
隨行分守關西道酌量地力定為差等一體改折
納銀庶為長便及查該衛於隆慶元年遵例召補
新軍五百二十六名內除逃亡之外實在四百八
十七名每名給地一頃二十畝准本色月粮四石
八斗該粮二千三百三十七石六斗軍出召募有
名無實不堪戰守且原額馬步正軍月粮衛多缺
乏奪此與彼勢難兩全其新增虛糧及見募新軍
合一併通行酌處且該衛官折色俸糧共該折銀
五百七十八兩八錢九分一釐例於布政司關領
後因丈出新增地糧遂行裁革通於折布糧內照
數改支每布一疋准折色俸糧一十石今除豁虛
糧四千一百八十一石九斗一升二合二勺六抄
八撮前項折糧無從支給合行議補通經督撫衙
門批行該道查覈處分今據通詳擬議明白除各
官應支月米照常關領外其虛增屯地六百九十

六頃九十八畝五分三釐七毫八絲粮四千一百
八十一石九升一升二合二勺六抄八撮馬價銀
六十九兩六錢九分八釐五毫三絲七忽八微地
本荒蕪不堪墾種此虛糧之當開豁一也召募新
軍五百二十六名原以屯地新增故因糧召軍彼
此兼濟今地糧既革則兵食空虛且濫支官糧無
益實用此新軍之當裁革二也各該屯地原額者
不分肥瘠一槩徵納本色不免有低昂之互異新
增者不論高下一槩通减折布不免有精粗之不
同平凉地方本折俱便今通將新舊屯地區別等

則均徵價銀其正糧則每石四錢折布則每石二錢五分徵收不難散給尤易此屯糧之當畫一三也各軍月粮自嘉靖四十年以前歲支七石二斗後因地有新增遂加四石八斗共足一十二石頗年拖欠徒負虛名今地額既除通於各軍名下歲減二石較先年亦已加給二石五斗矣視新增似為不足視舊額則已有餘此軍糧之當損益四也折色俸糧皆年例不可缺者今照布政司官庫空虛遽難處給合行叅酌權宜補支此折色之當計議五也在平涼一衛如此其間事體相類者恐不

獨平涼為然合通行各該道一體查照施行庶名實不至於混淆官軍各得其分額而屯田百世之利於此具占矣

一嚴清丈以絕弊源照得隴右各衛所屯田或正額之等則未均或新增之坵段無據或應開豁而照冊存留或有附餘而循私隱蔽此虛實之未明所當清查也或平原而多水利擬作熟徵或高亢而坐山限定為上則或以五十畝為一分每畝徵糧一斗二升或以一頃二十畝為一分每畝徵糧六升地之肥瘠不同糧之多寡互異似難一槩取齊

然或出於舊例之因仍或由於官旗之增減開荒咫尺輒有異同此苦樂之不均所當清查也拋荒之地召佃紛然牛種未償科差雜出官司之蘗令盡為虛文上下之誅求襲為常例處處多催科之擾人人懷疑畏之心此召佃之失宜所當清查也官旗下鄉催徵雞犬盡歸囊橐或私收侵費捏詞重追或叅問遲延飲銀陪納屯丁之累百口難言此侵尅之大端所當清理也合行該道遴選廉明有司督同各該衛所印屯官沿坵履畝通加丈量凡地之[illegible]糧之輕重各[illegible]為差等通融均攤如

地果肥饒則以五十畝而汎徵全粮不為加重地若沙鹻則以一百二十畝而酌量減折不為過輕正額果有多餘即明著實徵之數拋荒果難開墾即豁除包納之糧以科尅而禁官旗嚴示叅提之罰以開荒而寬賦役高懸召佃之牌庶乎耕牧者無向隅之戚而流移者有復業之期矣然隴右地方借稱頑悍既多欺隱之弊易滋告訐之風必須特委賢能有司授以規畫不計期於旬月以速其效惟盡心於權度以考其成先行各衛查原額幾何新增幾何逃絕幾何檳造文冊互相叅考然後

通行曉諭虛增者許告明類勘隱占者許自首免
罪刋給小票令將已地每坵明開土名畝數及四
至下落從實填報仍照票開寫木橛插于地中以
便臨期丈量查對其無橛者即為逃故荒地於此
覆核其十之三四餘皆可類見矣其間有無虛增
果否肥瘠即督同耆老人等面議等則以定粮額
豈復有混淆錯亂者乎至於地有方圓斜正偏曲
之不同而丈尺之用當因地制宜先為變通之法
以便牽筭此全在委官有心計叅衆見而酌行之
非可繩□拘也夫沿邊屯地全屬軍衛管轄絕無

民田參錯其間故清丈為易今隴右民田十居七
八若非一併均丈則指甲為乙影射之弊難窮况
閒有司田粮不清差役偏苦今日尤甚若能並時
丈勘使軍民之賦役適均不至蕩覆身家為子孫
累實地方之福也今查軍衛有司原造黃冊悉多
悖謬不堪憑據甚有詰其冊籍遺落不知所歸者
非及今圖之即百弊所蔵其高如山其深如海矣
一議均平以足糧額據分守隴右道呈稱河州衛屯
田已經委官河州知州聶守中丈量每軍該額地
一頃其間有見種五六十畝者八九十畝者甚至

二三頃七八頃者地之多寡懸殊而糧之額數則
一苦樂不均莫此為甚若將多餘之地撥補地少
貧餘似為均平之法但彼耕種年久父祖相沿安
為已業一旦奪此以與彼誠非人情所堪且恐告
訐紛紛終無寧日况撥給各所屯餘地方懸隔力
不能耕終有拋荒之患合行該道將該衛屯糧通
查原額正數若干即將丈過地畝分別上中下三
等九則均勻派足原額正糧其水衝沙壓及高亢
鹻薄不堪耕種者通行開除但求取足舊額不必
更求新增以滋虛糧之害其餘岷洮等衛地之多

寡糧之盈縮不能一槩例論亦多類此乞通行委
官查照河洲衛事體委曲叅酌施行事完之日通
造魚鱗冊該衛用印鈐記一送該道一留本衛以
備查考
一審權宜以脩屯政據分守隴右道呈稱臨洮衛屯
田已經行委同知原森設法丈量隨據本官呈報
會同印屯等官查審該衛官軍悉稱屯地曠遠遍
難丈量衆口一詞願分給地畝各多寡若干即抵
充每年俸粮有不足者另行按月補支該道親察
輿情果非免強似可查照施行在倉廪省出納之

勞在官軍受實支之利此誠一舉而數利集焉但沿邊屯田道路有險夷地方有厚薄水利有遠近或相十百或相千萬誠有難于一槩取齊者今若不先丈量悉聽印屯官指點分授恐豪強者長兼併之謀善懦者抱向隅之泣意雖甚美勢或難周此不可不逆為之慮也合行委官丈勘明實分別等則著為定規除原屬屯丁管種為業者無容紛更外其餘自願告領抵充俸糧然公平派撥務要彼此適均其他衛所若欵比例一體施行如或衆論參差乃照常給屯軍領種或召人開墾時勤撫

字斟酌催科此經久之法也悉聽該道盡心區畫但求官軍兩利不必固泥章程斯為變通盡宜矣

一專委官以責成效照得各衛屯田在撫臣專意經畧而守巡兵備各以力承之似無偏而不舉者然地方遼邈職務甚繁必欲躬親閱歷考驗成功其勢必不能也今若額外設官未免益增煩擾查得清軍各府同知職事最簡其沿邊窵遠者則有監收府佐等官凡清理丈量釐正姦弊督察收支皆可隨地兼攝取裁于院道據法施行此亦廢舉墜之大端也然不加旌別則無所勸懲緩則推避之計生急則僞增之弊作虛名無實亦何益於屯務之興廢哉合無定擬規格凡三年之内果有成績者聽督撫衙門覈實具　奏照依近例陞級加俸更易服色仍舊管事以後功能卓越即授以方面之寄若因循沮廢者叅降黜罰則官雖不增而事可以兼舉法無不行而人皆知自奮矣

一寬差役以恤屯丁查得臨洮蘭河等衛每軍給地一分計所入多不過十石自每年屯糧外舊有局料草價蓆墊地畝樁朋等銀此外並無別項差役而地畝樁朋亦不過解貯太僕寺以備各軍買補

之費猶可勉強支持近年來邊境多事差役日繁以均徭則有上中下門則諸銀差矣而所吏屯頭旗甲庫禁水夫兵牌城夫諸力差皆不能免也若指揮千百户既查餘丁跟用復編派伴當索見面月錢是亦不可以已乎以茶法則每地一分寄養一馬每一月未鮮則供草料一月力已難勝矣及解各邊并苑太二寺一有倒死即責追陪夫道路之遠近不一番馬之強弱難齊其倒死亦非負重之所能必也此豈可不曲為之處乎屯丁人數有限而前後召募新軍搜括無寧時每一户多至六

七名少亦不下二三名甚則户無空丁盡編行伍每年調操防守衣甲弓馬之費誠不忍言況兼晉屯官溪壑之慾無窮科歛之弊百出如地畝每頃銀一錢有收至二三錢者屯糧每斗先取樣糧一升仍要尖斛加耗甚或官旗攬納加倍徵收復以違限問罪為名指稱名色酷意誅求雖經嚴禁視為虛談凡此皆屯軍之深累在各邊間有之皆未至若此其甚也查　國初紅牌事例内開一錢不許擅科一夫不許擅役故屯政具舉豈如今日之浚削無已乎合通行各該守巡兵備道者實查議凡軍衛屯田除辦額糧草及地畝銀外其餘各色科差其項應存其項應革盡將屯地内應徵本色折色及均徭合辦數目刋刻由帖逐項開填該衛用印鈐蓋送道掛號給屯丁遵照完納凡一項報完即監收官於帖内明註完訖二字給還執照如有額外多科一錢一物許指實陳告以憑參提究治其旗甲屯頭庫禁等役原係力差亦要酌量定數從宜裁減每年照有司均徭事例委官審編無使偏累其指揮千百户等官除合用軍伴原有定例名數不許過多該道通行刋刻榜示其官該若干名其官若干名毋得故違役占包辦月錢及加收屯糧用強攬納通行開拨禁革該道復不時查訪以發其姦庶乎屯丁有所恃以自存而屯政之廢弛不至日甚一日矣

一定規畫以興塩利照得西漳二縣塩額計每年課銀不下二千两除漳縣成法具存無容別議外惟西和縣塩井去該縣九十里原無巡視專官以致兼併侵漁無從禁捕此監守之官不可以曠遠而廢也原額竈丁逃亡強半包攬煎辦私販盛行此僉補之法不可以格例拘也往年壚井深濬一十二丈近来圯塞僅六丈有奇井淺其半則水勢漸減而塩亦因之此開浚之功不可緩也井泉凝密則塩味滋深今甜水相侵真味漸散此防過之功不可少也貧難竈户私賣課塩商人守支動多缺乏遂使搭配之額徒有虛名竟無實数況塩易消折勢難持久此支領之規不可不定也今宜委該縣首領官往来巡察每月將查理事情開報分守道查考凡商竈利病責成處分不許營私囊弊苟且因循則兼併侵漁當自此釐革矣清察竈丁調停斟酌正身者照舊應役包攬者即時革退逃絕

者另行僉補如果正户消耗間擇民户殷實者酌
量預充則課程不患其不舉矣鹽井漸淤亟行濬
治凡應用木石人夫查估明實動支官銀及時脩
舉則井復其舊水當有餘而鹽利可以取盈矣甜
水之患首當隔絶或近穿一井而曲防以遏其源
或徑鑿一渠而疏導以分其勢則甜水之來路既
斷而井泉不失其常矣商人鹽課先於舊冬報納
即於新春守支鹽方出井諸商環視於其間非惟
竈丁不得侵費而消折包陪之害亦於是可免矣
凡此皆救弊補偏之術必該縣正官任其責而首

領分治之復以該道耳目照臨豈復有廢弛之慮
耶再照漳縣鹽井去縣治三里許指顧所及百弊
易清惟逃絶竈丁隨時僉補應與西和並行其往
年觧納課銀事屬該府近議改委商人多以險遠
為累今查蘭靖地方歲有防秋之役動調客兵糧
料多缺其鹽井課銀即存留該府以備支用似為
得策萬一轉觧亦當量加脚費仍以官任其勞毋
令商人有抑勒之歎此尤諸商赴訴懇切之情也
再查行鹽地方止於隴西洮岷等處雖寧遠伏羌
均為一府所屬及臨洮渭源相去該縣甚近俱不
得通行此鹽法所由壅滞也合行該道清查果無
窒碍准於三百里境内地方聽其販賣則上下兼
利邉餉裕如矣

清理寧夏屯鹽疏

照得該鎮據山河之險而疆場寧謐脩漢唐之灞
而水利疏通固宜屯牧阜成公私兼足富庶等中
州矣夫何民貧而生齒漸耗地狹而賦稅日繁外
受富饒之名而陰受虛耗之患者寧夏是也該先
任撫臣王崇古極力拊循凡屯田水利事宜莫不
懋布章程著為畫一之法繼此者尤能綜覈而善

承之殆無容紛更矣但法必待於申飭之嚴而後
持循於不廢事必貴於調停之善而後變通以盡
宜臣察諸群言參諸獨斷復會同總督撫按衙門
相與折衷謬為論列凡屯田鹽法有關于興革大
端者皆就事指陳直攄其千慮一得之見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咨訪若果臣言可採頋即見諸施行
臣無任戰慄跂望之至
一酌處清理丁田查得該鎮屯田五十畝為一分納
糧六石草九束地畝銀五分脩渠採草計每年工
料合用銀三兩有奇各邉屯糧莫有重於此者其

開地力有厚薄水利有遠近難以一槩取齊而因
丁派田常有不均之歎蓋田多丁少姦弊叢出誠
難具言邇年來田已丈量其疆理固甚明矣然移
坵換段水衝沙壓間歲有之丁既清審其派撥固
甚均矣然逃亡事故那移增減隨地有之頻年徵
科完及九分以上孰不謂屯政具舉也然每地一
畝該糧一斗二升雖豐年尤不免包陪之患況遇
霜雹及蝗蝻為害乎漢唐二渠歲費脩築水利之
愽固百世賴之然地勢懸殊亦有非灌溉之所能
盡逮者若黃河泛溢淫雨連緜則水勢瀰漫盡為

湖蕩天時地利豈能常必乎此清丁查田誠不可
一日廢也蓋田一年不查則衝壓者糧何從出丁
一年不清則逃故者田將安歸訪得該鎮每年春
初俱清查一次以考丁田之實此法未嘗不善但
空文督責原無委官覈實行移動經旬月東作已
戒期矣遂皆置諸不問此丁田之虛實不能盡得
其詳而催科之嚴包陪之苦力不能勝其勢必驅
之流移而後已也合無委官清查俱於每年冬間
著實舉行一次除丁田見在無容紛擾外止搜逃
亡續收之丁及拋荒偏累之田隨宜處分從公派

補凡有衝陷即結勘明實立案類　題早與開豁
毋得執稱舊額刻意取盈重貽無窮之累查得撫
臣王崇古原行均平之法尺度具存西人沿襲而
世守之此千百年之利也再照今歲河水橫流屯
田多渰沒之患乞行查勘量議減折以曲示存恤
寬一分則小民受一分之賜矣
一酌處開墾地糧照得延寧邊墻自先今陸續脩築
之後夾道內多有腴地可耕節被豪強侵占近該
總督軍門題
請添設定邊兵備道督責清理授以成規今查副使

張守中自到任迄今共開墾過荒地二千餘頃除
應軍准折月糧三百九十七頃七十五畝外該納
糧地一千六百二頃二十五畝復於榆林定邊七
堡及寧夏後衛近邊地內清丈出各項餘地一萬
五千八頃九十一畝其地或係土人隱占今經丈
明或係連年拋荒今已開墾若令照常按畝納粮
則人懷疑畏之心恐失招徠之道據該道酌議每
三畝折一畝徵糧一升二合輕其賦稅使近悅遠
來誠為得策但查其地原在邊墻夾道內土膏豐
潤歲穫頗饒臣至花馬池會同軍門從長參酌覆

行該道勘處除以前開墾給有帖照者每畝納糧
一升外其新行清丈者每二畝折一畝群情胥悅
並無異詞共計歲納新粮九千五百四石四斗五
升合無照此給帖使人人皆有固志而後草萊可
盡闢也其餘荒地循不下數萬頃以後召佃開墾
速年增益不獨倍之今軍門復行該道將佃人清
查貫㘴編成保伍使相為守望復議脩整堡以防
虜患便收斂昔稱草莽之墟今阡陌成行一如內
地矣近訪得本地奸人每見開墾成業往往糾衆
用強霸耕甚或捏告興詞嚇詐錢物最為屯田之

害合行榜示通衢凡已經丈明給有執照者不許
復行告爭如有故違從重懲究則豪強歛跡而耕
牧之人皆得安其業矣查開墾人户多係內地之
民生計蕭條流離至此築土屋而居耕荒田而食
生聚日廣似得募民實塞下之意間有原籍差人
勾攝致滋煩擾合行該道蒡來安集凡執有本管
官司印信公文前來拘勾者俱要赴道投審明白
量帖丁差不得私自窘辱以致復行逃散其沿邊
抽軍併一切雜泛差役通行豁免以示存䘏著為
定規再照延寧靖邊定邊二道共新增地粮以萬

石計原因脩築邊墻於夾道內得之今邊工未畢
合將歲入之數專備脩邊口粮俟工既完即充主
兵糧額此亦籌邊經乆之慮也
一寬恤屯丁徵調切照榆林寧夏每年入衛兵馬各
三枝往返道途除倒死馬匹外若軍士物故者常
不下數百名其他疲於奔命骨立而歸僅存殘喘
者循十之三四及至挑選補伍悉於屯丁內坐名
抽撥遂令屯籍消耗日甚一日既有陪粮之苦復
被抽軍之害凡可以挈家長往為旦夕苟安計孰
不挺身而他向乎合無於二鎮入衛之兵量行減

免使連年追補之擾稍有寧日而休養生息之餘
屯丁漸衆屯地日闢而屯政亦庶幾其克舉矣
一查填積滞勘合切照該鎮鹽粮原無遠商中納節
年俱係僉報本地商人坐名攤派填給勘合全不
投淮浙運司俱聽姦商中途挨買本重利輕往往
告稱艱苦且派定名數年復一年追併上納迄無
寧時今隆慶三年始開中元年粮草正以其力不
能勝故難依期取給也查得隆慶元年以前凡勘
合一道俱係一萬引今有完至七八千引以上而
拘於舊例未經填給各商多係中人之家資本有

限淹滯既久則虧折必多且責追新粮力豈能継若欸公私兼利必須權宜変通合無比照隆慶二年該部題

准事例每引三千道查各商勘合凡足三千引以上盡行填給庶平資本流通而目前派納粮草不致稱貸於人官民相濟而不相病矣其應補勘合若干道悉聽撫臣咨部另發再行報中查得該鎮浙鹽多而淮鹽少淮常獲利浙多包賠今據勘合先完者多係淮鹽而推托棄置者皆浙鹽也若補發勘合盡以浙鹽另派別商均納是先填勘合者專享其利而諸商共苦其難不免有後言矣似當叅酌時估再寛斗頭仍以原商補納若果力不能及悉聽該道從宜區處毋致偏累各商皆連年坐派原無更番之時督責取盈情甚可憫似宜量加寛減是亦勤恤民隱一端也

一均派淮浙鹽糧查得該鎮先年原派淮鹽五萬四千九百八十引工本鹽四萬二千四百九十引撘配浙鹽九萬引淮浙相兼商人獲利故更相報納不以為難近因停革工本而浙鹽較淮鹽幾兩倍矣故淮鹽頗有餘利而浙鹽類多包賠官價一引銀三錢五分及貿易所得僅一錢二三分商人之苦於偏累皆以領中浙鹽若驅之使蹈湯火矣合無通計各邊鹽額原数若干彼此通融淮浙中半則以此有餘補彼不足諸商不以為厲已矣再照鹽法壅滯不在淮而在浙臣巡歷所至紛紛具告者皆以浙鹽為苦一面之詞誠難盡信但念其懇切之情安得恝然視之乞行浙江巡鹽御史查邊引到司果得價銀若干審處詳確移文各邊曉諭商人知悉使中途接買者不得抑勒以濟其姦而各邊中納粮草商人亦不得輕於賤售以虧資本庶兩利兼全而鹽法疏通矣

一專任鹽池委官照得大小鹽池原額課程甚多数十年來虧損已十之六七矣蓋因經管該道駐劄相遠而鹽池四面並無限隅藩籬雖設有軍夫相沿守望往往乘隙伺便通同為姦故每年池鹽半入盜手且理鹽委官原非專設禁令不行歲月因仍廢弛極矣今新設定邊兵備副使張守中曲盡心計區畫得宜繚以周垣守以巡軍四隅並立墩臺入夜分更輪哨池亭公署昇建一新凡鹽場利病所關悉已處分詳備臣與總督軍門親行閱視

並加歎賞獨以二地通判雖職專塩法仍分理各
處糧草倉場以致彼此巡行歲無虛日其一應提
督塩夫掣放塩斛類不能如期兼舉以致商人車
脚之守候動經旬月敢怨而不敢言欲求塩法之
疏通何可得也夫事本兼攝成議具存若再設官
恐增煩費合無小塩池通判就近兼理本堡及隰
寧蔚城韋州四倉其靈州大沙井石三倉則以通
判楊時芳紅寺堡一倉則以通判姚謙夫兼之大
塩池通判就近兼理定邊倉其新建舊安邊石澇
三山饒陽新興新安邊等倉則以管城堡同知孫

黃兼之厥官不更設而事有責成仍通行各該衙
門不得別有委用及不得容令本官遠道叅謁致
妨原務若或曠職廢業納賄營私聽該道不時叅
問以清塩法

一更置管糧衙門查得榆林孤懸塞外輸輓甚難米
珠草桂之謠其來久矣每年主客兵本折錢粮凡
七十餘萬原係榆林兵糧道職專出納本有攸司
若果計畫得行何患應酬不及但恐勢出艱危則
一時之所調停動多掣肘事分此此則諸路之所
給發每致愆期怨嫌易生往往有明鑒若撫臣重

後　奏討每留難於計部那移給散恐取議於浮
言別嫌明微若將况巳苦心極力日懷隱憂常與
臣更相計議謂增設户部司官一員如宣大之例
則地方缺乏得以徑達於部堂而隨事借籌兵食
之仰給裕如矣但事關創始遽難取必臣至花馬
池會管粮郎中因詢其職掌事宜乃知每年所司
者惟延寧東西路派納客兵塩糧共一十四萬引
酌時估查實收驗支放皆委各路通判隨地分理
若延寧固三鎮年例民運及屯糧止催督冊籍於
年終具數造報而已惟監督二池塩法因時綜核

規畫具存以郎中一員坐籌其間本不劳餘力實
枉其才也况數年前原無新設定邊兵備道則管
糧衙門誠不可少今查該道職掌東屬榆林西屬
寧夏其一應防秋錢粮及提督二池塩法措顧受
成悉能具舉若派中客兵塩引自有延寧各道可
以兼攝照常規遵行臣會總督軍門彼此酌議不
謀同符且稱先年具　題增設定邊兵備亦曾建
言及此今移管粮衙門改駐榆林專理兵餉提督
屯種另行題
請換給

勑諭凡一切事宜悉照宣大事例一體施行若寧夏固原二鎮錢糧京運主客不過四五萬悉聽撫臣督責該道自行經理郎中於每年終會計出納盈縮總數報部亦可以兼行而不悖也或以榆林增官則不免有供億之費恐非所堪及稱寧夏錢粮均係兵糧道專掌未可遽有異同夫榆林軍需較寧夏不啻再倍而轉輸坐困人人能具言之此皆臣之所親見者况該鎮原有空閑衙門不待創建而花馬池每年供應原係榆林朋辦今移此給其費所增幾何臣與撫臣業已籌之熟矣

清理甘肅屯田疏

昔聞趙充國屯田湟中而西羌坐困傳諸青史至今稱為異事臣即其地而考之彼以步卒萬餘人墾田二千頃其為力本易先零西羌盤踞一隅非匈奴埒功成振旅非流連歲月老師費財故其陳便宜十二策皆不勞餘力今甘肅固湟中地也自金城而達嘉峪關屯田數萬頃南番北虜警報頻仍海賊田戍事變難測舉全鎮步騎之兵猶不及六萬而迎送調遣終歲無寧時較充國坐控湟中強弱之勢懸殊主客之形互異必欲盡使戰卒觧甲冑而事屯田亦難矣臣巡歷所至見萬山環合諸水迴流自謂可以蔽羌胡高阜原隰此邊人百世之利也顧山口甚多有昔稱天險而今為虜衝者水渠雖衆有昔名天泉而今為沙磧者霜早春遲雪多雨少故豐歉難期然則屯政之寢廢豈獨人力未至哉該鎮撫臣悉心經畫具有成規臣本迂庸何能有毫髮增益惟隨地延訪就其利害之切近者而籌之督同各該守巡兵備道及都司等官曲加叅酌求經久遠圖復會同總督撫按衙門折衷群言更相質正乃集衆思之益謬陳一得之

愚備

聖明採擇伏乞

勑下該部再加查議若果臣言不妄俯賜施行庶幾

食足兵強少寬我

皇上西顧之憂臣無任懇切跂望之至

一清撥補以釐姦弊照得該鎮屯田其便利者爭相墾種不遺餘力若道路險遠及地方鹻薄或水利艱阻遂多棄置拋荒此屯丁相繼逃亡雖禁之不能止也各衛所每年清查實徵輙倡為撥補之說将各城堡空閑人丁不問力之強弱家之貧富照

名攤派計畝催徵或今年坐㳙甲明年以錢乙代
之或趙甲頂一分錢乙頂一分已而移之張丙李
丁則以一分而彼此朋名矣操縱伸縮莫知端倪
皆官旗吏識㨿弄於指掌之間雖別郡流民糊口
於此亦皆沿門均派襲為常規或以上丁而貪緣
倖免或以傭夫而頻年牽累甚有不知原田土名
而苦於追逼稱貸輸租豪強者種無粮之地貧懦
者納無地之粮苦樂不均為害滋甚此河西屯田
之通弊也臣嘗面詰管屯官皆曰本鎮田多而丁
少若不用此法則額粮虧損誰執其咎惟務自寬

已責不暇更察民隱如之何其不窮且逃也合行
撫臣督同該道通將臣原　題立號紙以清隱蔽
之法盡將原額屯田查理明白除成熟見在耕種
納糧外其餘逃故倒應撥補要見地力之厚薄如
何水利之遠近如何道途之險易如何逐一區別
註為差等以足實徵之數不得懸空妄派使茹苦
包賠更須審其家資量其丁力或以一人而獨頂
全分不為多或以數人而朋頂一分亦不為少務
令彼此答配多寡適均因人而授地據地而徵糧
開坐姓名給以由帖使不得那移任情派撥牛具

子種有不能自給者量力周之當計期還官惠而
不費也其有地本荒蕪不堪耕種丁本貧弱無力
追賠通要從實查明即行開豁以免流移之禍仍
嚴查積年旗吏盡行革退另僉殷實素知信義者
結報頂充凡撥補田粮各要指實坵段肥瘠相兼
如有前弊因仍究贓處治以示懲戒或曰流寓之
人絕無差役非派屯粮即居王土為王民而不供
賦稅豈斯民之義乎夫給地以贍流民而徵粮以
供兵費此固上下相濟之利也但苛於督責使辦
無地之粮借名色而漁奪之其何以勝此尅剥之

害乎況不查等則一槩取盈此即頭會箕歛之法
其有不饜額而愁怨者幾希矣查節年開墾田地
多係原額內正項之數不加覈實輙便指為新增
以致舊額正粮重復撥補地本一段粮係重科沿
襲至今流害不已今須通查各該渠壩之地果屬
原額抑係新增然後酌量定立撥補之法其開墾
成業田地必如瀚澍等渠創立渠壩水利疏通始
可謂之新增名實相符庶無偏累今欲查丁田之
虛實而權度適宜是在委官得人而已邊鎮人家
屯聚城堡非如中州村落雜居也窺上、户即家業

洞見誰能敵之若耕牧之地高下肥瘠一望較然雖至遠不出百里外耳目所及豈有遁情顧所司不暇留念耳此誠一方之疾苦日益月甚非特臣一人得諸親見歆引手援之而已

一脩邊墻以全腴地該鎮自金城關而西僅通一線之路南番北虜出沒無常掠我人牛擾我耕牧往年欲避其患多順路挑濠咫尺通衢棄置境外遂使可耕之地為虜人分據水頭不時嘯聚然此皆零騎耳初非歲時擁衆大舉也使得邊墻限隔則動有牽制豈能長驅突入內地乎即欲潰墻而逞其勢亦非一蹴之所能及也烽堠之先傳耕牧之收保將士之邀擊皆可以早見而豫待之矣臣巡歷所至覩得諸見聞如莊浪之岔口甘肅之古長城等處近經脩築功已垂成士人爭引水利墾田其間畢出暮歸不聞有驅掠之擾此其明驗也合行撫臣督同各該守巡兵備道會行大小將領通查邊墻之當脩者分別險夷酌量緩急計畫丈尺以定其難易先後之序一切工程皆坐派操守軍士及輪借驛遞募夫而分用之此該鎮歷年脩邊之成規也每名日給鹽菜各有差等悉於庫貯官銀內計處周詳隨宜處給各預定歲月以漸圖之庶乎人力之更番迭作不敢言勞官庫之搜括借支未常告匱不出一二年百堵皆興自可要其成功矣然此必該道總其綱將官任其責先期揆度分布責成每年其將官該脩邊墻若干其該若干酌定限期通呈撫臣詳奪仍設立循環簿將各屬邊墻數目開列在前以後按季將完過丈尺若干支過鹽菜銀若干各分別工程做最其監督官應行奬薦或應戒飭通明著簿內送巡撫衙門每年終覈查脩完工程丈尺支過錢粮數目具冊

奏行巡按御史委官覈實酌議勸懲該道之賢勞有無實跡亦於此考見而舉剌因之則人人爭相奮勵而大工畢舉矣

一給牛種以資開墾查得該鎮屯田其拋荒者常十之三四或道路險遠或水利微細或人力困乏或徵歛煩急其患固非一端然牛種之資無從處給遂攢眉卒歲愁歎饑寒所至有之此誠仁人之所宜動心也今查河西一鎮惟肅州衛原有牛種銀一千兩近據指揮陳端召屯軍一百二十名開墾荒田一百餘頃所給牛種業已還官見在起科納

粮其餘各衛通無本項名色若求仰給　內帑恐勢難徧及終徒托之空言合通行各道查照該鎮舊規凡給散牛種俱動支粮草折銀即民運也按肅州事例每牛一隻給銀貳兩種粮隨宜俱以三年內聽便還官息粮每年一石加一斗合照例通行畧倣社倉之法另厫收貯置立循環查考以後願領牛種者即於息粮內支給免再支年例折銀年復一年積貯日裕墾田之中即寓備賑之意其給散之時或五人十人連名保領如有逋負一体責償此在官司雖免出納之煩在小民實曲蒙周

恤之惠彼食於其土者亦何憚舉手投足之勞而不思為貧民計耶况開墾成業歲賦日增其於公家亦何嘗不利也所給官銀及以時收復之數通附入屯田循環簿送撫按查考以驗各道舉行之實而屯政之脩廢悉於此具見矣再照本鎮屯田五十畝為一分納粮六石其徵科已為最重且羌胡作孽旱潦為災亦頻年有之屯丁之苦誠難盡言近該共肅兵備道清出餘地數多欵請每分量加十畝似應俯從使小民特荷

朝廷寬恤之賜

一廣屯種以給兵食該鎮小民類皆憚科差而厭農業惟欵頂缺軍名伍坐支月糧此屯地荒蕪倉廪空虛有由然矣今查各部官軍除係畨虜之衝及當往來要路調操迎送無解甲息肩之時遽難責以力農外其餘僻遠城堡率多暇日各行就近擬地開耕即以所部將官督之為之導引水利處給牛種限三年後量地力而區别徵科所入軍租就令抵充月粮免坐食之費此即趙充國屯田湟中之遺意其將官監督果有成效特加獎勸若因循玩視必戒飭而繩之悉聽該道綜核而因地以考

其成寓兵於農且耕且守非惟無冗食之患而荒地亦可盡闢矣近查各堡缺伍甚多每遇防秋擬軍按伏往往疲於奔命且糜費行粮日不暇給合行各堡人户不拘流寓土著校尉土夷通免起科聽其儘力耕種止令防守名為土軍一切雜差不得擾害牛具種粮照常查給而出息一如例行是亦足兵一策也再照往年脩邊桃濠多以腴田隔絶境外領軍官原有禁約不許擅自出邊以致不能耕種合無將邊濠附近之地或資渠水或資山水隨便脩築暗門聽近邊居民開墾耕種通行各

該将領查撥軍丁架梁哨探遏警收斂農隙掣田
其地應否起科候成熟之後裁處近行給示召人
開墾隨有井州左等各衛所餘丁張鋭等數百名
願承種荒地二百餘頃每地一畝當年即納粮一
升草三分徵科從減則人情樂趨因地招徠各聽
便宜區處固不必屑屑拘常格也況開墾既衆則
納粮數多孰謂非官民兼利乎顧諸司所以振率
而勸導之者何如耳
一明綜核以興水利照得該鎮屯田全資水利大渠
凡數百而支疏不下千計百世頼之往因綜理非

百可亭摘稿　　五十一

其人以致脩築不時疏通無法而啓閉澆灌之間
甚有納賄行私用強侵盜彼此不得均霑者合行
該道各分委廉幹官親詣各渠逐一踏勘凡淤者
疏濬坍者補築断渠則架以木槽高地則創為水
車溝口則限以尺寸放水則定以日時其合用工
程就於各渠内有田之家酌議均派定為規則每
年督責該衛所印屯官督同各壩總小甲查照遵
行若管屯都司則總其綱領以時巡察凡因循沮
廢及豪強邀截私自盜賣放給不公許各指實陳
告從重處治仍先期於各渠口刋刻大字告示諭

衆通知其有避難觀望不赴工役者坐名提問以
示懲戒若險遠之地應用官兵架梁以便開濬通
行各該附近将領查撥遠哨務保無虞若有故違
嚴行叅問再照該鎮平田則資渠壩之水山田則
資雨雪之水俱要秋後先行澆灌謂之冬水待春
開耕種方有滋潤若不先期灌漑必致悞年失收
合通行管屯官定立限期嚴行申諭每冬巡行阡
陌督察查驗有未澆者痛加省責以警将来其管
屯官玩視苟安亦一體查治
一豁虛增以免流移查得先年委官将莊浪衛青寺

百可亭摘稿　　五十二

兒鎮羌岔口等處荒地妄增屯粮六百六十餘石
填入屯丁梁名陳鋭等實徵冊内其地高亢原無
泉水不堪耕種管屯官擾冊督徵求免降罰小民
受追呼之擾往往鷄犬無㗇瀕臣巡行入境爭俯
匐號泣擁馬前控愬其地原在道旁指顧之間洞
然在目非懸隔别境得影射為姦也臣督同該道
親行踏勘已經取具結狀開報甚明循恐有欺隱
之弊復行查訪萬口同詞夫番虜交侵即良田失
業猶有望於将来若彼荒蕪天時不可必人力無
所施愁歎之聲實不忍聞亟當早為開豁以安人

心此非原額正數不過去其所本無者而已若必
拘泥成案過於誅求臣恐逼促流移非惟新增不
可得且於見耕者亦相繼抛荒矣城堡空虛此其
害豈專在於屯丁已乎及照西寧土舍李崇恩等
本出降虜世守西服先年因族人詰發新增地粮
二千八百九十石有奇連歲抛荒逋負日積致累
户長指揮李世顯住俸降級實非其罪彼皆胡人
苗裔聚族數百口食指日繁即原額地粮猶多虧
欠况草萊滿目督責起科何以堪命此與梁名等
之新增同一類也今當追徵原額其餘盡應蠲免

歆得其死力先結其懽心使居常受
朝廷豢養之恩臨事効封疆守死之力是亦招徠降
虜保障地方之一端也再照甘肅屯田自嘉靖三
十二年及四十一年二次委官清查各有新增類
多虛數以致相沿攤補之害視往年尤甚蓋不獨
莊浪西寧為然合通行查勘有田者照常徵納無
田者立案開除虛增之數既清則攤補之弊自息
此皆西人茹苦迫切之情而不能自達者也
一酌權宜以廣接濟照得甘肅一鎮惟西寧號稱沃
土薄種而廣收視莊浪米珠草桂之地蓋大相懸

絕矣往遇豐年銀一錢可易粟五斗故西寧給軍
之月粮皆願得折色蓋粮一石止易商人布一疋
直銀一錢三四分若折色定例銀伍錢則所得多
矣莊浪銀一錢僅易粟一斗四五升各軍月粮皆
願得本色而倉庾常苦於困乏蓋地多瘠薄農家
無擔石之儲故其價騰湧也近與該道籌之每年
莊浪將年例折色銀解西寧道酌量本折從宜給
軍西寧將歲收本色存貯倉塲聽莊浪道差官轉
運回衛放支在西寧喜得折也在莊浪喜得本色
一舉而兩利俱全此計之得也查得莊浪去西寧

不下三百里轉輓之勞其費誠不貲然較諸招商
糴買不但豐年受數倍之利即荒年所得亦不為
不多但莊浪固稱長便而西寧或不免憚煩分疆
域而持二心則彼此相資勉圖共濟亦難矣合行
巡撫衙門嚴加督責毎年莊浪解銀若干照西寧
時估應得粮若干彼此關會明開數目各依期呈
報查考若莊浪必於取盈而自將矛盾西寧過於
退托而先後衍違此必有任其咎者地連唇齒事
關安危而漠然肥瘠之相視如秦越人斯豈分猷
共念之義哉更有遏糴自利而不知恤鄰抑又甚

矣若能平其市價使得私相貿易毋立町畦則莊
浪主客之兵粮悉有攸資誠地方之福也
一免起科以廣召種據肅州兵備道呈稱嘉峪關守
備汪深將清出安遠寨荒地十頃分撥軍人一百
名給與牛種照年限還官及稱本寨孤懸絕境乞
免起科除已批行外查得先年欽奉
祖宗詔令凡極邊空閑田土聽諸色人等儘力耕種
永不起科今井蕭苦寒之地惟附近城堡者人無
遺力地無遺利其餘畏避艱險不敢遠耕雖以番
虜為憂實懼徵科之擾故寧強顏朝夕苟全殘喘

民間蓋藏十室九空一遭凶荒乞糴無路竟俛首
填溝壑其不可為痛哭流涕者幾希矣合行刊刻
板榜懸示通衢凡極邊拋荒田土不拘軍民僧道
流寓土著人等悉聽儘力開耕給與執照世為己
業永不起科亦不許豪強妄稱已地輒行告奪使
外郡之民望風來歸生聚日廣漸為富庶之地亦
募民實塞下之一策也查得莊浪最多曠土先年
曾題　准給示永不起科今有一二開耕漸次成
業者衛所各官輒歘報冊徵粮是官司自食其言
不足以布大信於邊人矣合遵照原行一體蠲免

以示開荒之勸古稱竭澤而漁非無魚也恐明年
無魚今各邊惟邊費是急不患無魚臣竊憂之再
照　國初鹽法每引只納粮二斗五升蓋以鹽商
戮力墾田克實邊塞故特從寬假以廣招徠若商
人有能捐貲開墾荒田者待成熟之後量徵其租
十之一二聽就近堡報納鹽粮官軍有漁獵侵擾
者悉從重懲究此又鹽法屯田相為表裏之意也
一勦零騎以保耕穫該鎮重山複嶺遮蔽羗胡若大
舉或間歲有之惟遊騎鈔掠無時不然屯丁不敢
遠耕患多坐此昔唐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每歲

積石軍麥熟吐蕃輒躁而奪之莫有能禦之者翰
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張兩翼夾擊之殲其
黨殆盡自是不敢犯塞者數十年今各路將官坐
擁重兵往往失於遠哨賊至而墩軍方舉火兵纔
而虜騎已出境矣零賊且不能勦惡用增兵選將
坐糜倉廩之積哉合行撫臣督同該道及將領等
官各勘所屬地方添築方墩田地廣遠者三四座
少者一二座一以備軍馬之按伏一以便耕農之
趋避預哨探明烽堠或據險邀擊或望塵窮追務
令雷奮風馳悉行撲滅以大示懲創庶耕穫之民

不至驚擾而人畜得以保全該道通查每歲零賊入犯若干起斬獲首級若干奪獲夷器若干殺虜人畜若干擬實類呈撫按衙門分別功罪用彰勸懲不得扶同隱護使屯丁日苦於驅掠控愬無門也

一處番賊以禁騷擾照得該鎮北控胡虜自古稱難若南山一帶多番夷種落剽奪無寧時甚或占據良田耕種為業枝連蔓引愈覺暴横不及今圖之恐蚕食之漸非獨為屯田之害而已合行撫臣督同各道及沿邊將領嚴行撫夷官驅回巢穴諭以

朝廷之威德示以向背之利害各就族屬中擇其為衆所信服者假以頭目名色授以旗號令其自相約束遵奉禁令一以分其連結之黨一以銷其獷悍之心使不得仍前嘯聚剽掠横行凡各處山口通立戒諭牌嚴行禁戢除開馬市照例聽其交易外其餘不許擅入內地驚擾居民每歲中查無入犯即將各頭目特加賞犒用羈縻之法以廣安集之仁若負固執迷仍舊猖獗即按伏截殺破其黨而禽獮之庶幾稼穡之夫得安其業而無剝膚之患矣臣過莊浪見番人聽撫若迎送千道路俛伏慄息告領紅旗鈴束族衆臣慰諭而遣之皆唯唯受命及查肅州有近山聚族者相率墾田告領牛種與吾民雜居並耕而食照歲例納糧以是觀之則其畏威慕義未常無人心也今查山口盤據多係屬番各有頭目顧吾所以駕馭而馴服之者何如耳歲終各道將撫過番夷若干賞犒費用支過官銀若干備呈撫按衙門以驗綏懷之畧再照近邊將士多與番夷交通陰販私茶坐竊厚利甚或肆行欺騙潜起釁端為地方患合嚴行禁捕以正國法毋令致冦殃民

一議解發以省部差照得甘肅鎮錢粮戶部原設管粮郎中一員於蘭州駐劄凡催徵收放皆屬職掌其責成不為不專矣且念河東各府錢粮轉解甘肅往廻數千里跋涉畏途動經時月甚或横罹鋒鏑遭劫奪之禍家破身亡故敢議解蘭州戶部衙門交收貯庫隨便轉發不得復令原解人員備嘗諸若此設官之初意也近查州縣之徵科事有成法司府之類解歲有常期管粮郎中惟坐待呈報於催科督責無所容其力焉往年收文解銀循折封秤允近則避嫌遠怨候甘肅委官至日與原解

彼此交收然後給發批迴是户部監督衙門特為
委官諮佐而已以郎署之通才而置諸簡曠無事
之地獨不為人才惜乎其他供億諸費又不待言
矣查得先年累經　題準後復仍前建置重鎮錢
粮原無別官兼攝故終難改廢今新設臨鞏兵備
道專駐蘭州職務甚簡驗解之責兼理有餘往聞
該部郎中以陞遷離任原不候交代即委蘭州管
糧同知照常驗發近則數月遠或彌年卒未聞廢
事今屬之該道呼吸受成無足疑者臣入蘭州常
與管糧郎中及兵備副使反覆論之同然一詞莫

不稱便獨以臨鞏兵備道與甘肅撫臣不相統攝
恐事體窒礙勢難必行或不免逡巡遣誤臣至金
城關親歷程途乃知蘭州之於莊浪河州之於寧
西諸路軍聲相為犄角蓋唇齒之地也今臨鞏兵
備正當戎馬之衝如果羽檄交馳必須互相策應
非惟聯絡甘肅亦所以保障河東也合無行令該
道聽甘肅撫臣節制凡應解該鎮錢糧查照户部
郎中原行事例一體驗發仍行布政司凡起解河
西官銀預於一月之前行該道知會以憑關白該
鎮如期差官交領庶免留滯蘭州致有別虞若兵
夫應援悉聽甘肅巡撫一體調度不得依違該道
路隔黃河專衙一面毋以節制為詞遠事參謁致
妨職守
一嚴責成以期實效照得河西屯田分屬各道查理
其責不為不專然邇年以來漸多廢墜豈時異勢
殊力艱展布耶蓋番虜跳梁歲無虛日各道有錢
糧兵馬之責早作夜思幸四境無他虞自謂能舉
其職矣視屯田已落第二義鮮有教然力任之者
今欲興廢舉墜誠莫先於得人有謂當設屯田僉
事職專提督有謂當屬行太僕寺巡視分理皆不

為無見但念官若增員恐滋供億之擾事多兼攝
常懷退託之私合無查照宣大二鎮近該臣題奉
欽依事例請　勅一道行巡按御史兼理查覈凡一
切屯田水利事宜及粮草之收支設立循環按季
開報要見以前拋荒若干今開墾若干先年逋負
若干今完足若干據實清查務要彼此互見以防
空文掩飾之弊每年終併查脩築邊墻有無實効
會同撫臣將各該守巡兵備及將領管屯都司等
官共舉劾一次庶勸懲不爽凡職掌所關皆勇於
自効矣再照　朝廷設官各有專職紀綱體統上

下相承今查陝西行都司額設管屯都指揮一員巡捕都指揮一員經畧屯田撫馭番賊皆其責也夫何各該衛所不知都司建官之義輙稱屯田總聚於該道寇賊責成於將官凡都指揮叅行事宜往往東之高閣前後沮撓更相效尤案牘文移全不關白即巡歷所至管屯巡捕官多不相見若掌印官則以贅疣視之矣體統不正禁令不行雖有綜理之才亦安能展其志而舉其職哉合檄行串飭各軍衛等官務要上下相成矢心共濟不得蹈其故智蔑視章程以致茍安釀成玩愒之弊有復

仍前抗拒者聽各都指揮具呈撫按衙門叅提降革以示不職之戒

聚屯政以責實效疏

臣欽蒙

簡命督視邊屯日惴惴焉惟不能祇承

德意是懼凡一切利病因革悉遵奉

勑諭會同總督撫按衙門及督同各該守巡兵備道併軍衛有司博採群言更相考訂即田夫老卒亦皆延訪以備折衷未嘗偏恃已見已經先後具

題曲蒙　採納俯賜施行但念空言無補事貴責成若非綜核嚴明安敢遽期後效臣復攄一得之見

提舉前言敷陳十二款伏望

勑下該部再加詳議通行九邊總督撫按諸臣嚴行各該守巡兵備道查照款目熟計其便著實舉行悉於年終備造叅答冊通呈各院及臣衙門以便不時查覈仍候臣巡歷再至之日親行磨勘有無異同甄別功能特行舉刺以示勸懲其造報文冊只貴簡明不得煩瑣以杜虛文之擾庶乎章程嚴畫一之規屯政享阜成之利臣勉竭心力或能少裨我

皇上安攘至計雖萬死有餘榮矣臣無任戰慄跂望之至

一查開墾照得各鎮屯田抛荒者無慮百萬頃或屯丁消耗無可耕之人或虜騎充斥無可耕之時臣因地具　題從宜經畫其間有可為力者以漸圖之皆可冀其成效合行各該道悉心區處每年終明開自臣未至之前抛荒若干今開墾若干或已納糧若干某將官或某衛所某官開墾若干應否獎薦若干員其坐視因循全無開墾合行叅戒者干員各道員下應管屯田原抛荒若干以十分為

率已經開墾幾分逐一具報以憑查考
一嚴徵收查得各邊屯粮有管屯官徵收者有操守
坐堡官兼收者有本色者有折色者各隨地立法
似難紛更臣採察輿情量為釐正合行各該道通
查徵收官如何責成每年終明開其完至幾分合
行奬勸其不及幾分合行戒治其遂巡息玩或通
同侵欺合行降革毋得過為姑息即以原額正糧
通融均派凡水衝沙壓者即便開除另將新增補
足不使仍前包陪若果粮額均平原無虛稅然後
明註新增之數塡入實徵質諸官民萬口稱便臣

業已具　題合行各該道查勘該管屯田正額若
干果否完足新增若干果否虛實有則明註冊籍
無則結勘開除每年終開具的數呈報以憑查考
一清丁田查得各鎮屯田全非屯軍管種蓋尺籍消
耗常苦於無人而廣種薄收往往多包陪之害其
間丁田交錯派撥難齊有不知原田坐落何地而
破家納粮者逼促流移何從稱懇除別鎮不能一
槩例論外若宣府寧夏則清丁查田信有頻年不
可缺者蓋田一年不查則衝壓者何從納稅丁一
年不清則逃亡者孰為頂田其餘各鎮隱占埋沒
及鰥薄不堪耕種者亦多有之至於阡陌相叅有
與　宗室侯伯及太僕苑馬寺各莊田牧地錯雜
於其間影射扶同莫可究詰此屯田之失額或虧
官儲或累屯軍種種難盡言臣先是各就地方事
宜悉已題　請合行各該道於丁田二項各質諸
權度或輪年清審或按籍考求或隨地丈量或從
宜裒益務使分數均平虛實明確貧懦者不受偏
累智巧者不得叢奸每年終開具實徵及應除豁
總數類報查考其有勢豪侵奪不服退還據實叅
提按法究治

一清牛種查得各鎮屯丁力雖強衆地雖肥饒而牛
種不能自給遂坐視拋荒甘心陪納此饑寒流離
之苦勢所必致也近於各邊清查有官貯牛種隨
年給散秋收還官者有自行稱貸未嘗仰給於官
而公帑原無本項名色者臣巡歷所至悉已具
題原貯在官者聽其照常給發不得稽期若果全無
當隨宜區處以為邊氓生計苟聽其困乏則人有
遺力地有遺利而兵食無所資矣合行各該道每
年終通查原銀若干散給若干收回若干見存若
干必如何而散然後不至遷延必如何而收然後

不至侵損○一開報以[illegible]

一禁科尅查得各邊屯軍丁有雜差歲有均徭如鄉飲科貢紙劄驛遞送迎之類其將領及各衛所大小衙門或以技藝而供匠作或以空閑而備役使及辦納月錢散遣還家者亦多有之查得永樂年間　欽定紅牌事例內開一夫不許擅役一錢不許擅科今各鎮藐然視之屯丁之害至今日極矣臣每所至詢其疾苦輙隨地具　題凡銀力二差通行酌量明白應存者照舊派編應裁者亟行停革委官清審臣細不遺刊刻成書使人人共見以

杜加增乾沒之弊合行各該道查照遵行凡銀差如何釐正因地委官如何審編每年開具事宜明註某衛銀差若干力差若干其銀通作一條鞭追徵或隨糧併收或另期交納管徵官某會否完足審編官某果否公平出納有無報官徵收有無給票支銷有無立案○一開單以憑查考

一清水利查得各邊屯地原隔不一多限隔山川旱潦無常歉效東南開溝洫通水利亦難矣惟寧夏甘肅二鎮渠壩之利百[illegible]顧之若他鎮地本異宜誠難槩舉然相度修[illegible][illegible]導之亦未

必無尺寸之效顓職司[illegible]如耳合行各該道原有水利者查官年申飭成規以時脩舉其餘通行各衛所隨地酌量或首創開鑿之功或曲為導引之法毋徇一人之見而必求衆論之同毋憚一時之勞而求圖百世之利每年終開具行過實跡若干以憑考驗

一愼出納查得各邊屯糧多由操守坐堡官與該倉官攢查驗收放奸弊百端相沿已久臣已具　題凡屯丁納糧多寡各從其便若屑屑委官勢難必至須待徵收完足行管糧通判一員盡數盤驗其

散給軍士亦如之往聞屯丁多費緣將官雖雜以糠粃亦槩令各軍強顏關領或駕言纔支彼此推托者其弊尤甚至於放給之際將領酷於誅求官攢苦於抑勒致有力不能支憤激自盡者若曲意行賄苟為自全計又不待言矣臣於前弊悉已　題革合行各該道清查某衛某官經收某衛某官監放官攢果否侵欺將士有無求索俱於年終造報以憑查考

一嚴侵漁查得各邊屯糧有未入倉易而管屯官及粮頭侵盜入己者有已經送納乃盜收官通同官

一攢乾沒摊和者千頭萬緒誠難具言臣前題
請設立粮票內開花戶某該屯田若干粮料草束若
干或本色或折色或全徵或減徵明註的數通由
各衛掌印官磨對印發如係直隸所則該所徑發
花戶自行賫票赴倉庫交納經收官親筆塡註完
字給還執照不許再行拘擾其管屯官及粮頭止
許督催不得經手以杜侵欺之弊合行各該道查
照曾否遵行每年終開具款目呈報以備查考
一集衆思照得各鎮屯田利病懸殊因革互異粵經

臣論列成案具存間或聞見未詳猶當覆行查議
事難遥度言多異同臣嘗虛已訪求何敢遽以為
是合通行該道除商確已定與土俗人情相宜者
無容費詞外其或時異勢殊力難展懲便當開陳
報罷不必拘泥原行及臣前後具　題門類紛紛
即累牘不能載今所舉者此其大端耳須各道因
此及彼推類盡其餘若款內該載闕畧尚多及未
經具　題者仍須各盡所見從長計畫一體通詳
以憑參酌
一明賞罰臣本駑劣誤蒙
朝廷録用督理邊屯凡能效尺寸之勞雖捐軀何敢
愛其力臣愚一手一足豈能獨濟所賴以夾持並
舉者惟各邊守巡兵備道及軍衛有司掌印管屯
官隨地責成群力畢舉何患無近效耶臣巡歷各
邊求戮力共濟者信多有之其間坐視因仍藐然
不相關者亦未可謂盡無其人臣嘗正色以大義
讓之竟喟喟而退絕無一言相關白此其心豈獨
置臣於度外且於邊計若秦越人相視矣近該吏
部題奉　欽依移咨到臣內開清理講畫臣獨任
其責若諸所建白既經該部　題覆着實舉行則

全在撫臣督責該道坐考其成
明旨森嚴通行申諭凡留神邊務者莫不矢心借箸
匪臣不逮矣今巡歷既遍查各該條畫悉與邊臣
商確而後具　題非徒騁一人之私見也若有所
窒礙自當委曲劑量其他事宜可即施行者豈容
循襲故常徒以空文相應該吏部咨稱各道應管
屯田不拘
勅諭有無開載各要一體分理如有玩視遷延竟無
成績聽臣指名參劾該部申明職掌請自
聖裁諄諄乎勉加繩督可謂嚴且切矣合無容臣查

其具報歴實親行考驗即辨其、思之詳畧施為之勤惰才識之優劣逐一品評除綜理得宜卓有明効者即時薦舉以憑優録外其有碌碌無為曲詞掩餙者通行叅論或降級或停俸或改調其尤不職者即乞
賜罷黜雖於備邊一事素著才能其功過亦不得相掩庶乎甄別既明而人心思奮勸懲曲當而屯政聿脩矣

一查祗應臣衙門新設十一在内十九在外查隨巡吏書及寫本貼辦各役例有工食衣鞋畧倣漕撫

衙門規則量為裁節十減三四每年於兩淮運司查無礙官銀發揚州府按季給家屬支領通行准揚兵備道關白巡塩御史每歲以出納之數凡若干類報查考若臣廪給隨日聽該驛辦送別不令查報支餘若干以備他費即臣隨帶家人二名兵部照例給勘合支口粮俱於臣廪給供應並無另項關支以寓節省之意若巡歴各邊除日用蔬品各註定數目辦送外並不容開報支剩官吏廪糧以滋科擾其督撫衙門酒席宴會禮難盡廢即將原惠下程發所在官司變價備用曲加撙節所至有餘未嘗另行軍衛有司動支一錢一物以供賔客之費誠恐道途懸隔姦弊易生合行邊鎮及准揚各該道著實行查凡軍衛有司驛遞等官指稱供應名色奉臣一字一票支取在庫錢物若干作何項應用即便追究來歴通詳總督撫按衙門依律治罪仍呈臣知會以憑查考
懇乞

聖明集衆論權時宜以濟邊儲疏

臣奉
命清理淮蘆山東塩法凡一切興革事宜得諸見聞

者已經題　請見諸施行近因查理沿邊屯田巡行各鎮親見中塩商人全失　國初法意坐名僉派每嗟督責之難經歳遷延原無飛輓之實臣隨地咨訪就事折衷謬著權宜一論列為五款此誠愚夫千慮之見但念一人之所籌度或未能允協乎輿情一時之所更張恐未必可行於百世伏乞
勅下該部博採群言擬議當然後請自
上裁臣固陋無知何敢輙稱其便獨以邊儲困乏勉竭此心焉耳

一改納折色切照兩淮開邊塩課每引官價銀五錢

各邊報納米料算減斗頭每引實收入倉多不過
止銀叁錢少或二錢四五分且拒負頻年動以鉅
萬計此其故何也蓋緣各邊道路險遠全無遠商
往來惟該鎮附近報克塩商類多貪緣苟免一經
籍名在官必致蕩覆身家而後已故定時估寬斗
頭告擾紛紛迄無寧日間有內地富商出本與土
人糴買乘時射利更相侵匿而訐告風起者亦往
往有之夫官府招商未甞刻意取盈而商人報中
皆疾首蹙額以為厲已者非別有侵漁以致失利
也蓋由土商皆生長邊鄙不諳長路填給勘合悉

聽服裏姦商不時摟買土商為其所愚未免賤售
皆攢得與之不復知有善價矣臣前至揚州見內
商以積滯數多不肯分撥邊引彼此爭鬭相視如
讎因議調停之法使邊商專於報中內商專於買
引每見引一道淮南定銀九錢淮北八錢不踰三
旬而交易者幾七十萬引邊內二商忻然稱服頗
題　請著為令業已通行矣臣於此時正以邊商
有中納之勞故曲寓優恤之意謂五錢官價獲利
四錢蘆折搭配以此補彼亦不為多及巡歷各邊
召諸商面審絕不聞有一人曾到淮浙地方者若

長蘆山東又不待言矣夫一引九錢直使邊人得
之即望風爭先惟恐不入手何至畏縮避難今乃
路人享其利而終歲煩擾者乃顛覆相尋無由控
愬何苦樂之大相懸絕一至此耶臣愚欲令內商
改納折色照原議每引銀九錢每年均派內商依
期納足照數發各邊用銀糴買以克塩糧使邊民
無中納之苦內商免交易之費豈不公私皆受其
利乎或曰塩引開邊官不勞而民不擾上下賴之
故謂之飛輓此
祖宗成法也一旦散廢恐米珠草桂之時雖積金如

山其如十馬枵腹何夫遠商運糧草果自別境而
至非取足於該鎮以入官倉則聽其納本色而以
塩易可也夫何土商原不出境皆就各城堡積粟
之家無論升斗攢取應官此皆不得已苟為目前
計若引價折銀官以銀易視土商為力不更易乎
或曰
祖宗時塩法疏通故遠商皆挾重貲爭相報中甚有
買窩賣窩而不得者且古稱屯田塩法相為表裏
遠商因塩利甚厚乃自築墩堡自招游民自墾荒
田故粟多而價賤上倉之外復交易于民間故邊

人富庶皆從塩法致之今改折色則塩法不行遠
商不至邊地不墾米價日增其為害滋甚夫邊地
苦寒舉數百里皆草莽之墟虜騎鈔掠無日無之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彼肯輕其身出入畏途以市
小利耶單騎孤囊即路人且有陰圖之者獨虜患
哉此雖至愚者必不投足險地安能強其來至於
墾田積粟此尤勢力之所不能蓋黃沙白草舉目
蕭然附近城堡者各有完業若十里之外即與虜
共之其孰敢遠耕乎且地多瘠薄計歲入一畝不
能數升一山不及數斗如遇霜雹即牛種皆不能

償遠商有力之家盤桓樂土豈無生計何用率佃
人遠離鄉井卧虎狼之穴妄意升斗之利乎人言
百年前虜患寧息有墾地中塩者事出浪傳此皆
虛語或謂　國初塩一引洪武納銀八分永樂納
粟二斗五升塩利倍增故墾田者益衆夫一斗二
升之粟所費幾何而遠商乃墾田為積粟計愚亦
甚矣今論之邊人並不聞故老有相傳及此者皆
人言之謬也或曰　舊制已定誰敢紛更夫銀八
分及粟二斗五升此
祖宗朝成法也今若必循　舊制則每引銀八分該

銀六萬有奇每引粟二斗五升該粟十八萬有奇
共所濟能幾何較量事勢取足邊儲蓋不得不隨
時變通矣若謂事属紛更則今之官價銀五錢視
銀八分與粟二斗五升其變置成規不尤甚耶或
曰淮塩折色誠然矣若蘆浙山東可例論耶夫土
商納淮塩一引只易銀五錢二三分浙塩每引官
價三錢五分僅易銀二錢蘆塩每引官價二錢常
易銀二錢三四分若山東塩每引官價銀一錢五
分只易銀三分凡此皆各邊常價故土商彼此牽
算就各色搭配之間以此有餘補彼不足惟虧損

是處凡以此耳乞通行各該巡塩御史督同運司
盡將内商審訂査其每引該塩若干公私之費該
若干製賣所得該利息若干然後酌量定價仍令
稍有盈餘以示通商之意則各該運司之折色亦
可通行矣再照河東塩粮原納折色歳解宣府糴
買該鎮以折色為幸每年兵食甚賴之其餘各鎮
因先年停革工本塩今折筭鏹銀照數抵補臣悉
加訪問皆謂工本既革而銀易所得反倍之翕然
稱便百口同詞則權度時宜改納折色恐亦不為
大謬且以兩淮言之每引銀九錢歳額該增銀二

十八萬在户部雖無所加益其於邊餉所濟多矣解發引價夫鹽引既改折色則解發當有常規每年該引價若干運司先期開示坐定商人姓名分春夏二季照限完納不得遲延若此照餘鹽銀差官解部則衙門懸隔未免轉發愆期除薊鎮原係腹裏地方徑解薊州管糧郎中查收外若遼東引價則解永平府宣府引價則解永平州大同及三關引價則解山西布政司延寧甘固引價則解陝西布政司通候各鎮差官依期查取若徑解各邊恐道路險遠或致疎虞若該鎮差官則防護得宜

保無他患也或曰引價解納各就附近地方誠為良便但恐户部以每引只該銀五錢今額外加增必須量為扣留以備年例之數且運司徵解皆當於夏五月以前盡數到邊始不悮秋成糴買若户部扣減運司遲延則邊儲坐困矣又不如照常開中之為便也夫引價九錢雖逈踰常額皆自該鎮原引内得之非户部於舊格外有所增益也安得輙行扣減耶每年徵解酌有定期務使商人不苦於追迫運司不狃於因循則上下相成官民兩利又何難焉况以巡鹽御史綜覈督責考課功能有後期者執法繩之孰敢逡巡以誤邊計而且蹈厚譴乎或曰開邊中納此商人故業也今改折色而運司解納之累其能免乎沿途勞費何從取給此不可不預圖也况銀之交收法子有高下官庫有加增虧折相尋何地處補此不可不長慮也夫引價既增則於解納之時每錠扣銀一錢給解官路費亦不為濫該司仍備呈巡鹽御史給與勘合如餘銀解部之例則沿途有所資矣户部查收銀衙門各鑄給法子一副發各運司者數亦如之候解銀之時即給一副與解官聽其當堂交收就將各

衙門原領户部法馬彼此秤兑各衙門仍別委廉正官二員公同驗看孰得而高下於其間乎其運司之兌給解官及各衙門之兌與各鎮悉倣此衆證具在物議何從而生凡勢有所難即叅酌而曲圖之此特末節耳

一專官糴買夫鹽改折色既不累土商中納以免包陪之苦若復僉報富民以銀付之責其糴買是更置新法既不忍以中鹽名色害土商今又嫁禍於無辜之人使其傾蕩家資為子孫累非惟力不能繼亦豈仁人勸卹民隱之意乎臣愚謂自今以後

華去糴買商人另設府佐官一員專掌其事如遇
秋成之後查時估若干量減若干俱聽本官設法
轉運城堡有遠近道路有險夷人力有難易該管
撫臣督同各該守巡兵備道從宜區畫夾持本官
使得以隨地奉行不勞餘力毋為太察毋深攻疑
事勢有難强通即便參詳酌處必欲維持此法委
曲調停公私兼濟而後已若該鎮不體〻意仍坐
累有力之家是即竊政殃民甚於戎賊〻方而不
顧也聽總督撫按衙門不時查訪據實參論以示
懲戒或曰商人中鹽糧俱[illegible]自升斗而

上各家攢合乃陸續上倉故積累之餘漸足成數
若委官收糴豈能沿城就堡所至搜括乎況年歲
豐歉不能逆覩一遇水旱民生嗷嗷室如懸磬官
價雖百倍取諸何地乎夫商人之力一手一足耳
即父子兄弟周旋其閒必不能給其勢不容不資
借於人也若以官主之凡應用役使之人因地雇
覓而復選其忠實有心計者為之綱領優其歲直
而厚賚之豈無任事之人較諸商獨勝若乎顧本
官之經畧委用何如耳何患乎不商人若也或曰
商人籍名在官知中鹽不能免背先期於附近州

縣市布帛器物預散於農家待秋成之期然後計
利收息以此納官農末相資各有餘利故不勞而
自足也今用官買則彼此貿易何暇紛紛為此而
民間交易之利亦自此索然矣此豈便民良法耶
夫中鹽改折專官糴買皆所以為民興利而除害
也官銀在手即選委堪用之人從內地廣市布帛
諸物散于民家採取菽麥各以其時而不計其息
則民家之受利於官視商人不啻倍之其有不懽
呼響應者鮮矣此不過舉手投足之勞豈商人能
之而官之智力獨不能及此乎或曰官多則民擾

因糴買而復設官恐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何益於
事乎夫引價既增復設官糴買則邊糧之加益不
待智者而知若本官柴薪馬夫凡歲有供億悉於
引價內取給應用自當有餘決不科派軍民重滋
煩擾況每鎮各路俱有管糧通判等官若可兼攝
即不必增員當亦不致冗濫無補也臣於各邊訪
得商人鹽糧乾潔者少糠粃者多監收之留難官
攢之求索其弊蹇有難盡窮今查驗追陪有經四
五年猶未完結而倉中積糧派給軍士皆棄置不
領至今僅以數萬計若其連年拖負告減斗頭依

達觀望者常不下十餘萬臣每與撫臣持論及此
輙頓足太息若改官買則升斗皆乾潔之粮官攢
無虛冒之弊而軍士之受實支其利普矣
一查給文引照得各運司塩引皆由南京户部塡發
此　舊制也正德年間已改歸户部磨筭給發徑
自施行不復與南部相關白最稱簡便尋以改易
之議起自劉瑾不可為後世法遂復仍舊至今頒
費文移遷延歳月各商闗領百口稱難臣先是具
題行運司預觧引價先期申部給發庶免商人守候
迄今循仍舊格未能給發如期臣愚乞改歸户部

以便塡給瑾之議恐未必盡妄若古暴秦一無可
法然罷侯置守郡縣天下長城萬里界限華夷至
今百世因之豈以人而廢其法乎及照原鑄銅板
更歷百餘年字跡糊塗真偽難辨非所以察姦弊
也乞行改鑄以便稽查或曰銅板置諸南京
祖宗原有深意豈可移易夫事關機密誠不敢擅議
若銅板乃永樂間因遷都北京户部最稱繁劇故
令南京分掌其事此豈安危倚伏所關耶請試行
之若有所窒礙即時改復亦未為晩也
一設官行塩切照淮南之塩通行大江以南江西湖

廣等處地方内商與水商皆乗時射利相為表裏
巧於遷延專利無厭如前商塩未盡發即後商在
途觀望壅断故智彼此相沿或遅迴未即報掣或
既掣而復逗遛自儀真至南京曽無二日之程例
復抽盤有經數月不行者或應掣而久待或既掣
而久停用力費緑其獘更有不忍言者臣先是條
其故業已通行各衙門會議　題革庶免稽留乃
諸商執稱不便者同然一詞臣復召土人細訪之
乃知借此盤桓得以遂其窺利之計又攷各省僻
遠地方跂望塩商甚於饑渴塩價騰湧有一斤易

銀五分者廵撫湖廣都御史劉懿曽移咨到臣備
言其害臣即嚴加申飭竟以遠地不能盡革其奸
竊嘗揆之輿論而獨以已見籌之欵於兩淮添設
行塩官隨地方遠近大小而官之員數以是為差
召募商船給以善價就於各場支塩照常掣放勒
限赴行塩地方各有定期明立定價聽所在商人
及時交易不得留難仍通行各省布政司及各府
稽查凡有過違限期酷索髙價即呈廵塩御史嚴
行究問則塩既通行别無壅滞官課愈久而愈增
各省地方塩利充足官民並受其益矣其赴場支

盐及依期督發各有程度信非一言之所能悉要在預行經畫各適其宜若添設官員俱於盐課銀内支給俸薪及門皂之費不用别項加派以滋煩擾或曰两淮盐商原已積至數百萬今猶未能盡掣此法行則諸商盐課果安歸乎臣昔建議疏壅滞行之未及數月舊盐增掣者比往年十之三而增報餘盐銀倅至一十一萬二千两有奇具載巡盐御史馬文煒之疏可考也計期催督以漸消遣待與評畫一然後舉行此豈一朝夕之所能辦哉推法意而調停變通不惑於迂儒偏泥之見此亦存乎其人焉耳

一廣集衆議臣聞昔人有言害不百者不變法又曰智者之舉事擇利多害少者為之甚言法當守常而猶貴通變也弘治初年户部尚書葉淇論盐法利病具 題改折色令商人納銀於運司以原價發邊而該部收盈餘之利以資他費其於各邊之糴買初無毫髮增益且虧折隨之曽不數年遂改復本色凡以其調停注厝無關於邊儲故不如仍舊為善耳至今論盐法廢壞者皆首罪葉淇抑孰知數年之後尋復改本色時異勢殊盐法壅塞實於淇無與也且謂淇與大學士徐溥為同年淇本淮人視盐商皆親舊故囑溥擬 内批可其

奏行之此皆未詳其顛末得於傳聞之誤遂謂两淮盐法至今循相沿納折色近見各衙門章疏莫不指此為言蓋惑於解部餘盐銀而茫然未探其實也臣今復祖淇說謬有此議皆就耳目之所聞見較量於利害之多寡而採諸人言參以己見念邊儲之缺乏無能少效涓埃聊為此救時之一助何敢謂務[illegible]之言真足以備擇哉伏望 勅下該部會同两京九卿及科道諸臣從長計議通相參酌務令輿情允愜

然後[illegible]諸施行庶幾天下後世不以變易成法為自臣作始如今日之歸咎葉淇也及照建議官臣若舉而行之者則九邊督撫諸臣及巡盐御史皆與有責合無通行訂議不得以異同為嫌若果可行各陳未盡事宜用圖經久之利凡有裨於邊計誠何憚於更張如無補時艱恐增紛擾各須直陳己見具所以不便狀聽該部照常開派不當狥其所難則集衆思之益以為萬全之計折衷可否當有定論臣又求諸心亦不為徒騁一己之私矣或謂九邊盐法未盡壅滞何必一槩行之且改納折色[illegible]、、商困竭力不能勝

則各邊　奏討紛紛將何以救燃眉之急乎夫各
邊鹽法臣已得其詳矣東如遼東西如井鹽法
最為疏通然時估一石値納五斗價銀二錢五分
而賣引得九錢此利於官乎抑利於民乎為邊餉
致思者當有所權衡於其間矣其餘各鎮寧復有
疏通如井遼者乎若內商堆鹽今積滯未掣者不
下數百萬即赴場支鹽或以歲凶不能仍舊額而
常年掣放者固自若也當掣之時與水商交易即
其利在目前遵納引價不旋踵得之復可慮焉堆
鹽之未能盡掣在商人或以壅塞為患自臣愚揣
之積聚之厚於　國家蓋與有利焉調停變通使
商人稱便而歲歲支掣
內帑之入無窮譬之富家常年多蓋藏即水旱凶荒
百需並給固可恃以無恐也又何患於內商之困
乏乎或曰淮鹽改折誠利矣然蘆浙山東正價之
外或難增益若仍開邊則搭配無淮鹽能獨行乎
夫淮鹽之利甲天下其他皆十之三四耳淮既改
折即令各運司倣此意集群商而明諭之開誠講
畫寧無所取裁乎凡此皆當會群議而用其中固
非臣之所敢專也

欽差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臣龐尚鵬謹奏為恭謝
天恩事萬曆四年十二月初四日准吏部咨該本部
等衙門會推奉
聖旨龐尚鵬著以原職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
寫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即日望
闕叩頭謝
恩就於原籍起程行次韶州府由江縣准吏兵二部
咨催促赴任本年二月十七日至福建延平府准
先任巡撫右副都御史劉堯誨將原奉
欽給　勅諭壹道關防壹顆　旗牌捌面副冊吏卷
咨送到臣臣即祗領行事外伏念臣一介書生荷
先皇帝錄用絕無毫髮建明慚負
國恩懍懍無寧夕恭遇
皇上勵精圖治虛己求賢從草莽中
拔擢愚臣授以安攘之計　恩同　覆載感激
生成即頂踵何能為報然竊惟入閩山海數千里自新
設撫臣至于今凡二十餘年往往時事多艱上厪
聖慮今以臣務力任之術
天日照臨於下而其身思竭此心以仰承

皇上南顧至懷厝集衆思為海邦未平萬世計臣瞻望
闕廷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請免帶徵餉銀疏

據福建布政司呈稱查得閩省軍餉錢糧見奉
詔書蠲免減免者止是備用倉折魚課鹽糧數項係
秋糧派撥其未完之數例應蠲免至於機兵弓兵
寺租丁米等銀原因地方倭亂兵餉不敷節奉兩
院會議題留充餉係措處之數並非蠲免之列今
磨筭得通省各項餉銀除蠲免減免外嘉靖四十
三年分未完一萬二千七百九十六兩四錢零四

十四年分未完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兩二錢零
四十五年分未完二萬三千一百六十二兩一錢
零隆慶元年分未完一萬三千八百一十四兩七
錢零隆慶二年分未完二萬二千八百三十三兩
九錢零隆慶三年分未完四萬四千三十五兩零
隆慶四年分未完四萬九千三百八十七兩一錢
零隆慶五年分未完四萬一千三百一十九兩三
錢零以上年分總計帶徵未完餉銀二十二萬六
千九百三十四兩三錢零隆慶六年未完四萬六
百二十八兩九錢零萬曆元年分未完二萬四千
五百四十七兩五錢零萬曆二年分未完二萬四
千七百四十八兩五錢零萬曆三年分未完四萬
二千五百三十三兩五錢零以上年分俱見徵未
完餉銀一十三萬二千四百五十八兩零為照閩
省所屬州縣拖欠各項軍餉錢糧蓋因先年民罹
寇患窮困已極遂致積逋難完今幸地方稍寧兵
食頗足合無軫念民艱將嘉靖四十三年起至隆
慶五年止帶徵未完前項軍餉題
請蠲免其隆慶六年以後見徵未完者通行各屬遵
照追徵全完解司備餉等因到臣於得接管卷內

准戶部咨該禮科右[illegible]中石應岳題該本部覆
議移咨各省直巡撫都御史及咨都察院轉行巡
按御史備查軍餉原額若干每年支用若干完過
若干拖欠若干并查每年除支用過及拖欠外有
無餘剩若干中間年遠者或應盡數除豁或量別
分數逐年帶徵徑自具 奏等因今據前因隨該
臣會同巡按御史商為正議得謹先備以給軍需
逃海安懷之計蠲積逋以寬民力
朝廷曠蕩之恩臣自受 命以來兢兢焉惟不能奉揚
德意是懼會春汛方殷封疆底寧慮後絕前莫有先

於兵食者因查該省布政司見貯軍餉銀凡五十
一萬有奇皆前撫臣劉堯誨曲加撙節極力措辦
故積累至此今以兵食常數較之足支二年有餘
臣碌碌無能幸仰從其後得安意享其成何敢忘
前人良工苦心 我獨念開海用兵垂二十餘年徵
歛煩苛迄無寧歲地方之生成既薄民家之積聚
多空今雖漸有生息之期猶未盡覩太平之效臣
杞人過見實竊憂之近查拖欠軍餉銀自嘉靖四
十三年起至隆慶五年止共計二十二萬六千七
百三十四兩三錢此皆先年 恩詔免徵之數但

以抽充兵餉為地方先事之防故未敢輙行題
請遂遷延至今萬口嗷嗷向臣控訴須早白于
朝一體除豁以慰東南數百萬生靈雲霓之望伏願
陛下軫念民艱俯從所 請則八閩蒙再造之恩與
天地相為無窮舉忻忻然幸出唐虞之世而瀕海
地方永受無疆之福何莫非 陛下一天之庇哉

查處驛傳疏

據布政司呈行准驛傳道牒報查得通省原編實
差民米五十二萬四千九百九十三石零派銀不
等共銀一十四萬四千四百七十九兩四錢零內
給驛支應銀一十二萬八千九百五十四兩七錢零
存留各州縣公館支應并聽解防夫工食銀共一
萬八百六十三兩三錢零尚編剩銀一萬四千六
百六十一兩四錢一分零存備各府聽給閏月并
朝會科舉等用內福州府屬每米一石派銀三錢
二分興化府屬每米一石派銀二錢上下泉州府
屬每米一石派銀二錢不等漳州府屬每米一石
派銀二錢四分延平府屬每米一石派銀四錢五
分建寧府屬每米一石派銀三錢不等邵武府屬
每米一石派銀一錢四分汀州府屬每米一石派

銀三錢七分福寧州并寧德縣每米一石派銀三
錢二分為照各屬原派站銀中間米石科則輕重
不同若槩行一例科派如重者減輕則人情皆悅
輕者加重則民力不堪相應酌處合無將福延汀
三府并福寧州寧德縣各米則重者量行減派興
化泉州漳州建寧邵武五府并福安縣米則輕者
照舊派徵除各府原額給驛存留等項站銀外尚
有泉漳建邵四府共編剩銀七千九百一十九兩
有奇均融撥補福延汀三府以足各驛支用通計
給驛并存留各縣公館支應等銀共一十二萬九

千五百三十七兩二錢八分零比原派減去銀一萬四千九百八十七兩三錢零福州府屬每人應徵銀二錢七分四釐四毫延汀二府幷福寧州寧德縣各每石止徵銀三錢延平府比之原派尚少銀四千八百五十四兩八錢四分零就於建寧府編剩銀二千五百九十四兩六錢九分零邵武府編剩銀一千一百二十三兩二錢八分零泉州府編剩銀撥出一千一百一十六兩八錢七分零俱解延平府協濟汀州府比原派尚少銀二千八百六十五兩五錢一分零於泉州府編剩銀內撥出

一千八百三十三兩四錢零漳州府編剩銀內撥出一千三十二兩一錢零俱解汀州府協濟福寧州比原派少解福州府給驛銀二百四十七兩四錢零亦將漳州府剩銀二百一十九兩三錢四分撥補更少銀二十七兩六錢九分零聽該府酌量給用但恐協濟之銀有司視為泛務徵解未免愆期隨查得福延汀三府原有解司備用餉銀聽福州府截留二百一十九兩三錢零延平府截留四千八百三十四兩八錢四分零汀州府截留二千八百六十五兩五錢一分零俱存府庫給用仍行泉漳建邵四府將編剩協濟銀徑解布政司補還各府截留之數如各驛用有剩逐年扣收府庫幷將上年未完站銀嚴併追徵以備閏月朝會科舉年分及扣給夫廩等用及查隆慶二年准戶部咨每驛遞防夫十名扣減二名工食銀兩解部濟邊福州府年該扣銀三百四十五兩六錢興化府年該銀一百七十二兩八錢漳州府年該銀三百五十五兩六錢延平府年該銀四百七十五兩二錢建寧府年該銀四百三十五兩六錢邵武府年該銀四十三兩二錢汀州府年該銀六百四十八

兩福寧州年該銀四十三兩二錢通計每年該扣銀二千五百一十九兩二錢自隆慶二年起至今九年總計雖有銀二萬二千六百七十二兩八錢除已經解部銀四千二百七十三兩一錢零又給解官水脚銀七十二兩六錢五分三釐續追完司庫銀七千一百三十一兩八錢零其餘未完銀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五兩一錢七分零節追未能完解合無請乞俯念民困將前銀除已解部外見貯司庫者盡數差官起解赴部交納外凡銀兩盡數題請豁免萬曆五年以後免其扣解止照減存名數差

用不得再議添設槃費錢糧又再查得各府驛遞
并無驛州縣公館自萬曆二年 月奉例清革冒
濫之後至萬曆四年約積剩夫站銀共計三萬六
百四兩二錢零內已解司備餉等項及見貯府縣
庫外尚未完銀二萬五百兩二錢八分零係各州
縣拖欠等因到臣會同巡按御史商為正議照為
政貴得酌量之宜便民須有畫一之法切見閩省
攤派站銀夫則之輕重互異故民力之輸納不齊
有司勞於追呼驛遞疲於供億今既經司道區畫
詳明重者量行末減輕者照舊督徵而原編剩銀

皆使通融撥補有彼此協濟之益無公私加派之
嫌及照原編銀一十四萬四千四百九十餘兩今
止徵一十二萬九千五百餘兩實計減去銀一萬
四千九百六十餘兩又自奉例裁省之後計剩銀
三萬五百餘兩雖多民拖欠猶可漸次追徵以備
給驛之費自茲以往倍加樽節則每歲支餘之數
可以例推行之三四年必有一年之積矣今照前
銀既減派而見存 明例抵年俱要通完及時給
發不得後期若循習故常遷延 事非大有懲創
何以責效方來伏乞 敕下該部再加查議酌定

應徵應免之數及課有司殿最分別勸懲行臣等
著為成規以便遵守再照原行 解防夫銀兩數
僅二千有奇自隆慶二年起奉文改計今九年
完解無幾而拖負過半民力困敝督併不前再乞
聖明軫念閩海兵荒相仍民窮財盡併下該部覆請
行臣督行該司將前銀見收在庫者剋限差官盡
數起解其未完一萬一千餘兩盡行豁免萬曆五年
以後悉免起解則斯民幸甚臣等幸甚

疏通錢法以裕經用疏

據福建布政司呈稱閩省錢法久廢民忘未孚鑄

錢因難而行錢尤難若不詳諳規條恐各屬無所
適從而小民不便遵守今該本司備將行錢興革
事宜參酌擬議開列條款呈詳到臣會同巡按福
建監察御史商為正議照錢法之為天下利從古
為然但於鼓鑄之初紛紛建言者或擬議雖周未
得綱領之要或變之無法未盡節目之詳故行於
此者或不能行於彼行於前者或不能行於後時
異勢殊事難懸斷此其故何也良以官民之情多
壅塞而不達公私之用常窒滯難行若能仰體
聖懷推廣 德意通其法而善用之即[illegible]行之一

方雖四海九州無不可行不但一時行即推之
千百世亦豈有壅滯之患哉今言之者政
司從省城給發每銀一兩易錢一千頃者紛紛
然惟恐不入手及查民間自相交易以錢文
易銀一分無不人人樂從曾未一月即以錢七文
六文易銀一分矣錢價騰湧此其勢之必誠有
勃然而不可禦者今據該司條議委曲詳確雖經
臣等叅酌損益先已行然非開款具
題著為畫一之法恐人心易玩事或更張必有難責
成于將來者伏望
勑下該部再加查議果於錢法疏通少有分毫裨補
早為題覆以便遵行臣等無任忻躍祈望之至其
一議歲鑄額數其二議創建局所其三議工料規
則其四議督責磨錢其五議錢質定式其六議出
納定例其七議兼用舊錢其八議嚴禁私鑄其九
議責成所司其十議勸道民心其十一議[illegible]餙
户其十二議禁煎低銀其十三議收[illegible]其十
四議禁革騷擾

百可亭摘稿目録

卷一

書柬

百可亭摘稿卷上

南海龐尚鵬著

書柬

奉江陵張相公

得

君行政孰踰相公專且久蓋世功烈直畀管晏先太

師凶問

主上勉留方懇言臣攻激不巳

主上不震怒譴責言臣則相公不留相公不留則

聖母皇皇若有所失如　顧命何如　國事何然

宗廟社稷尚未諒相公之心也蓋

國朝二百年來史官無廷杖者有之自今始昔羅

太史奪情一疏李南陽實能容之秋止外移至今

人尤韙太史而指南陽相公乂秉大政斡旋率伊

周事業何嘗有黙彈文獨啾啾之口欲成𤼵𥘅之

孝此議論固激其題目甚正若等均相公忠臣也

相公諒其無他使以去就爭之

主上樂聽當如轉圜自古大臣遭喪强留非

上意此天下鄙夫所不為而謂相公為之乎鵬為門

下士恥阿附多官叩闕請留又未能效若等批鱗

請去復不敢依違洩忍以累相公之盛德以負國
士之知遇第惟有愚衷存大體望横休休之度毋
使南陽專美于前鵬所願効忠于相公董布其心
曲如此

江陵田書附録

聞訃奔歸者孤之本願也暫留守制者孤之不得
已也方其草疏陳情之時仰而呼號俯而泣血使
天若有耳孤亦呼之以求應矣柰
主上一聞孤去即為酸鼻
聖母日夕皇皇如有所失慰唁之使項背相望懇

之辭人臣所不忍聞至於特遣信臣為孤治喪
母則 恩已竭而不可復加勢已迫而不容挽矣
當此之時乃欲慭然不顧而去此惟禽獸異類乃
忍為之故不得已而為辭俸守制預訂歸葬之請
誠寓不得已而為之者也使言者誠忠于我則宜
諒孤不得已之至情以將順
主上之美而曲全吾臣子之節乃舉其章句之說揚
於王庭甚至極力詆毀加以詬詈苟以沽一時之
名而不顧國家之無託
主上之孤立是尚謂忠于我乎若其包藏蘊蓄挾私

害正尤有不可盡發者其所言安得為格論乎嗟
乎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或有心知其義
以孤之所處為得而嫌有所附比於孤乃從而両
是之以自解於衆夫使彼之說誠是則孤當削迹
闕庭委棄 顧命背而去之而已矣胡為强顔在列
乎孔子事君盡禮人以為諂老子謂道大似不肖
若肖久矣其細也夫以孔老之聖人尤以為諂與
不肖况以孤忠當衰世之末流能免於流俗之議
乎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
已矣吾無一毫利天下之心雖舉世非我亦無[illegible]

焉以公為知己略吐其愚比已禁晋内臺台階[illegible]
邇區區一念薦賢之心於是少慊但孤歸期擬在
夏初恐不獲奉晤言矣人旋草草別具奏稿一冊
見其事本末統惟 鑒亮

簡杜晴江方伯

屛息樊丘辱虚懐下問仰見盛德謙冲孜孜圖治
恐匹夫匹婦不得沐太平波澤顧芻蕘陋見何能
仰副至懐竊念番南二縣近隷省城百費叢出較
視外地州縣相去豈獨倍蓰乎按其款目而詳覈
之在通省州縣民當協力並濟者常十之七八而

循襲故常率以番南代事供億今二縣里甲之憂
勞岌岌乎殆不能支矣百鈞不任以數人舉之常
有餘力今以一二人而負千鈞能不顛蹶得乎諸
所公費乞查派各州縣隨宜協濟解給以時在番
南得稍寬其獨任之勞其一切州縣非加賦而重
困之也鵬舊為江西樂平令每年額編南新公費
銀八十兩舉一縣而通省可知也頃祗役大梁附
省獨祥符一縣坐困尤甚查其歲編兩院司道門
役已不下千金他可類推矣若科舉之年更有不
忍言者因其常數承行通省祥符固稱便而其心

亦未聞有怨言今番南之民强頑孰後誰敢有
詞而公費支銷登籍申報者徒緣飾空文於十一
耳門下仁覆四海為天下持平豈獨私我二縣哉
曲為裁酌變通以盡宜而稽其出納悉裁之以法
是在門下一呼吸間耳不自揣度敢以此答清問

簡耿楚侗道長

九月事嚴程入公治境見兒童俎豆戶有書聲所
至採民風而得過化章程何地非名教也立馬郵
亭輙向壟人作書欲附致門下竟無從覓南使邇
目風塵遂拔牘而歎嗟乎秣陵在吾目中即咫尺
之書不能達况奉筆文苑受經門下敢妄意計日
遂所希冀耶南北驅馳獨聞公名滿天下諸縉紳
咸謂鵬職事相等多舉以相勗顧聲實並茂方駕
古人公康莊絶足也豈下乘敢望芳軌哉伏念士
維風靡樹立誠難而游世虛舟亦鮮有不逢怒于
時者刓方為圓衆稱通才若破偶為奇即苛意求
全而百毀塞路殆從古然矣惟高視闊步者獨權
度於其間日惟較視此心之影庶幾無遺憾即一
切浮塵黑白蠅蠋噓揚宇宙間不啻如飄風掣電
耳其俄頃變態皆倏滅沒能終朝乎天地一晝夜

古今一敝廬達觀者信以此生為塵劫也近有過
師偶從公署中談數學指摘京師樞貴人浮沉死
生其應如響信乎浮生萬狀默定於天雖有高世
之智絶倫之力豈能侯李廣而壽嵇康耶惟有樞
機在手日低迴於雷雨晦冥之中不致迷轍左道
獨此心之靈得以專制耳外此皆陶鑄已定即百
其身將安所施乎頃出三輔校士衡寒卧起漸覺
向衰讀諸士所為文常掩卷閉目忽張睫即小星
滿室視燭焰如斗大非神昏氣頹然耶强頹祗役
未敢遽言去俟來歲秋試罷得薄譴歸足矣自惟

根弱易摧器盈多覆鏡視往古寬容為後時歎乎倘銖積歲月復謬有姦寄視此為劇其濁賢路而覆公餗殆有甚焉舉平生顧愛者一旦毀諸通衢其不以燕石為世所發笑者幾希語云踮壽頹天同歸於盡長路驅人雖沒輪躓馬猶攢眉事膏抹真西山愚夫不是過矣今課多士殿最日掃軌杜門簡嗜好薄滋味凡昔胷中糾結頓覺汛除獨孤陋自慙憫心怏怏耳恃公知己敢布其心曲如此把臂何期願各努力教然後知困學然後知不足反躬驗之信為名言顒奉弘規匡我不逮

答葉崧岡

官署劻勷嘗日不暇給每奉手諭即三復移時不忍釋置他櫝中欵檢之而即得也往見海內交游書雖情義綢繆類多世俗語鮮有談及時政累百餘言即有及此者多不能就事演其義徒為費詞公憂世長懷思見經畧筆端滾滾若湧泉盖非徒競詞華直欲施諸建明而坐致成效者也鵬歷官十餘年勉竭此心愧無善狀即投諸散地曲示優容已踰涯分矣今復濫竽重寄行役江淮
朝廷欲破格用人乃使徼虛名而無實用者得承乏其間如　國事何無地借籌良有餘懼亦惟盡其力之所能為者而已若事勢齟齬智短法窮亦安能如之何哉承示歷年放榜俱名在孫山外每撫時感慨不能忘情此相魯而色喜去齊而不豫在
聖賢用舍行藏亦豈能不動念哉但其具在我任運推移誠非私毫智力所能與也公負異才當為世大用蹶而思奮夫孰能禦之古稱卧薪嘗膽濟河焚舟有志者竟成敢效忠告

簡内閣舉亭徐老師

古稱世變江河愈趨愈下豈其勢使然耶顧砥立

中流障狂瀾而百折不回者孰謂宇宙間獨無砥柱哉老師才本王佐學為　帝師入掌絲綸羽儀四海天下彬彬乎改視易聽矣然天下之理亂係人才人才之汙隆係風教今貪風未息直道難行小廉曲謹者多矯情干譽之私黨同伐異者為遠怨自全之地或露才揚已欺世以盜名或偽學亂真言清而行濁居常無事則奮臂遊談氣摧山岳及極奔於事變即悸心赭面視其素所樹立者已蕩然矣盖廉恥之道喪節義之風微今日人才視
國初遠甚靖難之際一時忠義駢首就戮皆蹈義爭

先其後上木之變死胡塵而死於軍中者前後櫛
籍若抗節死義誰為南朝李侍郎其人耶已而景
泰易儲或迷於利祿或怵於禍患倡義主持秉時
覲望者皆喪其平生而不暇顧舉
朝泄泄然以此為德色　社稷將安賴乎故節義之
士以百年培養之而不足以一朝摧剥之而有餘
今之頑鈍無耻者雖漸聞引退然陽避其名陰蹈
其實者謂盡無其人耶自非於此激勵而裁成之
欲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如汲長孺之孤忠戇直
為社稷臣者恐不易得也老師佐理萬幾匡扶
黍運以人才為急願廣延納之量傾吐握之懷凡海
内人品之忠邪才識之優劣皆洞燭於形聲之外
用舍予奪一裁之以至公而已無所與焉為天下
計一人之恩怨不必顧也為萬世計一時之利病
不遑恤也使天下萬世稱太平古今相業孰有加
於此哉鵬受老師特知愧不能效芻蕘一得之見
敢以此備采擇惟老師留神不録其迂狂之罪即
遠猷辰告其所資以裨天下大計者豈尠小哉

簡弼唐兄

祗領手書其感賚成之意而講學一事今之都市
士大夫皆以為美談謂轉移風教磨濯人心其樞
要無踰此矣然古風漸遠士習日漓陽借空名而
陰營已私者往往有之操鑿別之權為世表儀者
又多採華不採實誅文不誅意其間特立褎守毅
然不回者能幾何人始而信既而疑終而笑且排
者無惑乎紛紛於天下也海内之士跂及古人不
以毀譽之私輒有所搖奪如兄者寔不多見鵬每
就事嚮慕勉自箴規不敢以踽踽無徒并為風靡
中人但根器淺薄卓立為難終不能握其樞機自
拔于風氣之外究其所就不知竟作何狀也頃

竽文役日進燕趙之士就其資稟淳戇者示以嚮
往之途殆有浡然而興者餘多溺於流俗以校藝
不前輙消沮而覥顏去矣此以古人自待而亦以
古人望人所以難也聞諸婭勉自砥礪皆有凡風
而援筆綴文復飄飄然有凌雲氣家庭之樂當無
量矣鵬一官留滯未得謝塵鞅從兄山水間倚戀
之情耿耿如何冗劇書此百不能盡

答王總制論屯鹽書

捧讀門下全陝屯田議究極弊源籌畫曲當信無
遺策矣細讀撫夏公移諸所申飭皆邊防大計而

於屯田利病探本窮源纖悉具備心思智力豈復有毫髮不盡耶窮日流覽繼以夜分猶不忍釋手使各邊皆能倣此何至軍民之流移儲蓄之缺乏抑嗟乎金城渭濱千載曠見然則今日之西夏非繼此獨步者歟鵬於三秦屯政未經涉獵不敢謬論若薊遼宣大則嘗聞其槩矣昔稱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蓋謂地廣人稀耒耜所不及也今自鄙見度之欲脩廢舉墜開阡陌闢草萊顧吏於其土者經畧制置何如耳豈全在耒耜之夫耶西夏屯政即推廣以達之諸路行之百世無施不可

鵬雖未及其地固已心循其法矣諸路事宜有難具述若論其大端則虜患不時科差無度最為屯田之梗而侵奪兼并次之顧有其人則其政必舉此非可以掉三寸舌指天浪談也自惟蕘芜小智雖嘗建言亦皆循途守轍差為目前計耳各省鹽法除浙江河東原非職掌不敢億度外以兩淮言之行鹽多而消引少壅滯之患此其病根門下洞照所及即欲舉此調停疏通真為卓然之見自工本裁革至今數年矣查見在未掣堆鹽凡五百有餘萬而派支未經出場報中未及到司者亦不下一百萬有奇故數年以來內商分買邊引四年後始得挨掣遂相率執此為詞抑勒邊商置諸度外當事者雖極力處分竟相持不下乃疏

請行河鹽以卹邊商蓋支鹽出場即於河下聽掣視內商上堆以年月為序者大不相同初擬中半兼行內商邊商兩利俱全尋以內商哀鳴復以邊三內五邊為增損於其間內商堆鹽昔以四年而掣者自此積算須守候八年矣乃各束手閉門於邊引絕不收買而邊商河鹽歲掣三分其勢不能盡行且追納餘銀動以數萬計彼遠道至此豈能

挾鉅貲涉江淮以輸官庫耶稱貸於人出息數倍且家僮與俱者不過二三人支鹽掣賣百冗如林群姦環繞而播弄侵漁徒為搖手鼓吻者開一騙局耳其所得能幾何哉故河鹽之行以此抑內商則可否謂其有利於邊商皆不揣本末之見也鵬初入淮聞二商皆散髮巷鬪迄無寧日甚或納利刃於衣履中抗辯公庭輒欲以自刎且有挾此以相刺者世之所謂屠仁義而死財利其貪狼之心蓋已橫天地而蔽日月矣即行該道及司府曲為裁斷彌月不能決乃召至庭下為條分縷析各計

共每引用資本若干浮費若干得利若干量爲差等酌定引價令邊商認引以報中內商買引以守支查見在運司邊引七十萬旬日之內盡行分買已將河鹽停掣專行堆鹽又恐河鹽旣罷仍前抑勒邊商復令有新引一百道送司查驗方許掣堆鹽一百引已經題　准遵行此皆出二商同情非強之者今運司申稱每年掣鹽俱令各商將原引投司待納完餘鹽銀方准給引發賣今示諭邊商各依年月投新引到司即隨見掣堆鹽數目分派邊引務要遂一納完引價方許給發舊引照鹽發賣邊商之引以年月爲序一年所掣之鹽即消各邊當年之引雖未能瞬息流通如火然泉達之勢然在官握其樞要在彼不得留難一面發鹽於水商可以轉販一面納價於邊商可以得引乘本相濟法所以相病耶若邊商不能久候賤售速回是彼欲自遂已意恐難盡咎內商也自此以後每年掣放不下一百二十萬今存積三分已於本年停中明年邊引到司者僅五十萬內商分買似不待強之而自速矣向查該司堆鹽每引多至五百八十斤而掣鹽委官嘗以爲况已承委之後槪望還

延有踰兩月而後至者故空曠歲時掣放多不及額而姦商隴斷規利常遣人於江南密訪若鹽價未長即運鹽迯巡雖差人督押皆不能應期而至監臨者若復因循即歲額益耗損矣近已著令凡委官別有冗併不能即赴掣鹽者許文到之日即覆實申報以憑改委其有三日內不離任起程者即行叅提商人堆鹽刻期趲運該司設牌管領計程以定限期若有遲違即商人船戶嚴提重究隨事致力不敢循襲故常獨於此猶有不能徑行者兩淮批驗所原係一南一北掣於北所者即商人徑往行鹽地方從便發賣不復稽查矣惟南所掣後行至南京復聽南道衙門再掣往往彼此牽持常積至數月而漠然視之如秦越肥瘠然遲速難期何能預計也雖經題　請每月聽巡鹽移文關白按時催促然衙門不相統攝期會簿書皆文具耳昔人云力每取給於人使忠智者不能應機而發此類是也至於鹽斤過多引目山積公私交病久矣今議每單加掣計歲增十餘萬而鹽包重大悉改小鹽每引止四百八十五斤割沒數多通免加罰即查炤斤数以引給之使引隨鹽行已上三

項皆詳見疏內業有成案矣近據該司胥屑申詳
復以割沒鹽斤歲有加罰之例每斤銀一分正欲
借此以補餘鹽之額一旦改廢恐戶部按例取盈
無從取給今復再　題而後定事之掣肘類如此
割沒之數每引或四五十斤鮮有多至百斤者每
年加罰併罪銀凡八萬餘兩該司徒知以科罰為
利而不知其壅滯之為害也至於餘鹽盡革則引
目易銷最為目前捷法但始終籌之決無可革之
日何則戶部資餘銀給發各邊為年例今毫未通
完循攢屑告詘若去此則　內帑困矣歲計六十

萬將取給於何地乎上竈丁煎鹽自納官之外常
有盈餘終歲聊生仰給於此以各場通計之不下
百餘萬若盡革去不許商人貿易數十場竈戶丁
口以萬計何所恃以為命乎所積餘鹽汗牛充棟
將何地消遣乎竈丁之私販鹽徒之横行即有秦
法必不能禁也況內商分買邊引全倚餘鹽以媒
厚利若必革去則群商嘗散矣今之談鹽法者
多偏抑內商謂其歷年厚利皆談笑坐得之非若
邊商之備嘗諸艱也是固然矣今以其有裨於邊
計論之則內商之餘銀每年皆六十餘萬未嘗以

錙銖逋負也而接買邊引每踰數年始得掣賣以
自營彼何負於邊人乎若邊商中鹽每引官價銀
伍錢無論他鎮姑自榆林言之各商皆土著之人
查覈減斗頭每銀一錢時估糧八升彼僅納五升
猶稱艱苦若計一引費銀四錢一二分舉鎮商人
並不識兩淮之路惟聽姦商接買勘合少則五錢
三四分若先以銀布散各堡耕戶臨期撮取隨便
上倉則其所得又倍此矣舉榆林而例他鎮或不
甚相遠是一引之價中納實糧猶不及三斗以七
十萬引計之官價銀該三十五萬截長補短計每

年實收鹽糧僅得二十餘萬視內商餘鹽銀招商
糴買豈獨倍之況在邊勘合歷年皆有拖負尤難
一槩取必乎故邊商互相為用不容有所軒輊也
嘗論兩淮引價原定九錢若專令內商納折色即
以九錢一引照原價發邊專設一官立法糴買不
許牽報富民以致連年賠累就其中計之可得五
利除六弊而邊倉之充實又不待言矣設官供億
即於引價內從宜酌處百貲有餘其有別官可以
兼舉者即不必增員此甚簡而便也或曰商人中
納常屬沿邊小戶以時積蓄隨地搜羅故能應期

取足若以官任之何暇瑣瑣及此夫商人舉手投足且不勞餘力豈以官任其責曾不得與諸商比乎亦存乎其人焉耳新舊引目三七兼行此誠鼓舞之法聞命之日即已具行運司集内商訂議亟圖施行事在彼中未能懸斷若此法既立則争趨新引以求目前之利而邊商不患於遲留但恐淮上各商大小不一或資本缺乏必待掣鹽而後可以買引者則不免以此為厲已矣其他自顧有餘力即奮臂争雄以入手為利誰能禦之俟有定議即當具 題上為計部借籌下為商人導利門下

留神及此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若長蘆鹽法近覺疏通南北二場趨舍互異蓋以地利言也南場多陸路不通舟楫脚價視鹽價不但三倍故中引商人皆須領價告買補於北場竈丁煎鹽棄置不用今惟一二近河者仍其舊業餘皆改事農商納折色於運司以給商人矣蓋利害相懸絶故各從其便也北場臨河易於轉運商人紛然趨之而歲所産鹽亦難以限量計今順永等府地方皆私鹽横溢勢不能禁盡官鹽不到而欲杜絶私鹽雖捕卒星羅亦豈能一一盡法乎巡鹽比較照常按問通責應捕追陪此屬何辜也近已通行酌處乃人持已見奉行者不免依違可勝歎哉門下欲增鹽額真救時之要論去歲巡歷該司諸商懇告願破格倍增其詞毅然不可奪猥念增額開邊事難預料萬一壅滯旋復裁革則各邊逋求處補户部不免厭煩如兩淮之工本可鑒也乃量增五萬引稍增其價納折色於運司若果疏通以漸請益如其阻格即終朝可以停罷業已題 准施行矣後查該司殘鹽原係竈丁拖欠者三十餘萬改元
恩詔未蒙蠲豁各場連年帶徵貧竈甚苦之近已具

題乞蠲免聽商人損資赴北場收買止納餘鹽銀挨次聽掣以此為新增之數而不失舊額不擾竈丁商人亦同詞稱便姑待報中如何再 題著為新額一如門下所指授者奉為成規也山東之鹽與淮蘆迥異青登萊三府山海阻絶商人不入其境歲徵竈户折色僅十之五六濟兗東三府及徐州皆行鹽地方疆界狹小商賈利微且民間多鹵地私煎販買所至有之不能盡禁而運河往來權勢軍民人等舳艫相望自長蘆南下夾帶私鹽沿途轉販皆官鹽之蠹也山東商人坐受虧損其米

久矣先年以青登萊三府竈丁納銀鹽不開邊輙將四萬餘引改入濟南鹽場增額報中自此引日壅塞計積累五十餘萬亦以鹽包太重故行鹽多而消引少近已照兩淮事例改行小鹽查每年加掣之数增出餘鹽銀七千六百兩有竒就於額鹽開邊者暫停中四萬即以增出餘鹽銀發邊補作原額正引彼此湊合数猶有餘復查長蘆運司鹽多引少即以山東舊引那借勘合九道共鹽十萬引改行長蘆支掣已經題 請如議行此皆補偏救弊之一端云耳近日定邊張兵備至金明具言新築塞垣得夾道腴田甚廣下召種之令翕然響應者數千人大小鹽池近設官清理更置一新其間經畫周詳鉅細畢舉皆門下持衡獨斷百司受成黠劣如鵬仰荷成算多矣花馬池鹽改行延安府而酌補河東額課使無別詞已入延綏䟽議中解商不到復代輸課程彼固不得仍前執撓也謹述見聞照欵裁咨仰候門下折衷示我良畫何啻登群玉之府扣萬石之鍾耶

簡江新源年兄

鵬頑鈍無他長丗為時論所短白廢居後羅雀門庭鮮有寓書存問者兄獨憐其平生折簡垂情曲加禮遇不以榮悴持二心寤寐高風擊節稱歎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竊惟去歲 朝集兄以卓異
聞特膺 大賚者悉超拜崇階彈冠柄用矣兄負命
世才仰壓 簡眷嶺海一隅能復久借哉
皇上當盛年而棄萬幾草莽逐臣豈勝摧裂
皇太子幼冲即位倚 先朝重臣為伊周 宗社有
靈杞人何慮但憂治世而危明主寔古人忠愛之誠兄視 國如家此心更切中外群情莫不舉手加額頋兄登 朝以副倚毗之望計榮行伊邇俛仰增懷嗣容出候郊関為兄勸駕積心如海延佇神馳

簡星野盧方伯

吾輩平生只有進退二字先要勘得破次要立得定萬事到頭終是盡千般智巧總成空自古及今其誰不臭腐消滅乎從前擾擾日揮泚攢眉巳虛擲半生光景若婚嫁早畢仕路巳結局僕營營為千年計直於塵囂中沉埋了一生豈不令人三歎息承示舍之則藏發明藏字義可謂真切痛快矣然以愚見揣之所謂藏者非必削跡人境獨坐窮

山絶俗離群也惟不炫其才能不露其聲光庶幾沉默自全云耳鵬素性簡朴不習紛華毋以拱揖折腰伺人顔色為苦故寧退處村落偃臥長林豐草間似有一種仙風道氣不易遽語人若兄卜居城市日有應酬皆義不可廢随其所至處之晏然此何足為累但念家計執掌無論鉅細必関白取裁而後定且千里外負贄及門以文事請謁者項背相望無寧日兄雖欲謝事埋名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鵬治生寡術百不解營家事付諸弟綜理其有無損益皆置諸度外惟歳終考其成使

知求圖不以饑寒遺子孫足矣若功名一念兄嘗言之胡盧藤既斧其根而欲求枝葉之復蔓滋也雖愚夫必知其不能矣况鵬濫竽及此已踰涯分若復有所希冀必脂韋揣弄而後可以苟圖卄笑駡而作子孫馬牛此身名之大僇也貴溪夏少師張樞密蹶而復起竟中奇禍汚彈文而膏斧鉞此非前轍殷鑒乎昨見邸報以浙中段疋稽誤坐經管撫按官事更六年竟有追奪之命此由樞貴人舊多觸忤爭嫉之如雠故鍛鍊為之倘如前靦顔在列當即罝諸虎口皮骨盡糜矣今幸先期引退

得未路生還安敢復有他腸妄意染指乎鵬讀書最鈍惟得力處全在深思故知才識不如人福量不如人喜宦之巧不如人妄念悉已掃除煩惱何從著脚暇則枕書倦輙高枕窮通得喪總不縈懐即對客朝炊瓶粟垂盡亦掀顔談笑而待之顰慼之状不上眉頭此皆滑諸試驗非敢浪談也兄雄視羽流棲神海外當垂名仙籙為羲皇上人但聞遡来萬緣糾結有如騎虎勢難中下安得與慧遠棲丘飲谷數十年肇開業障直達空門為上乘耶昔常論人生分三截書生時一截也歷官時二截

也解組閒居為第三截有鉅福者乃後截最長若復為諸苦相攻視書生歷官時困瀫尤甚何以堪居人生百歳無常好萬事捐除苦不早讀来諭去間於幽寂時不覺煩惱驀從暗中来此必有所感發輒勃然而起謂妄念為根柢非耶根柢未鋤雖強自排遣終能決絶耶鵬學易頗能以卜筮道吉凶多奇中自謂進退存亡數定主之非人力所能移故以義安命無所容心學易之功似有獨悟愧其間膠固甚多竊不能無疑惟兄開示迷塗使知嚮往幸甚幸甚與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促膝何

時顧聞命

又

連日奉来教累千百言披露赤心傾吐殆盡獨居寡學每賴兄指點萬緣消滅如身坐空門不復知有天地牢籠矣然細讀兄所論列尚有一二與私心相謬者敢再訂之鵬之所謂妄念蓋以事勢之所不能取必智力之所不能強求徒勞心思愈難愈遠雖機巧畢用終無所施以此自苦欲不煩惱得乎故一念既覺即拔其病根庶幾無所繫累此心常泰焉耳兄以愛憎取舍無非妄念便是煩惱

却於天地人事時世間隨處感觸輙生惡懷此不過外境飄風掣電耳收視反聽曾不瞬息影滅跡絕何足介乎卜筮一節偶於學易中得其糠粃時或對人談之不謂其言誤中遂緊論理數難逃如此若生之必有死成之必有敗進之必有退即如晝夜寒暑更相代謝事在不疑何容卜乎其餘身外利鈍必欲屑屑較著龜謀之較得失以為憂喜皇皇無寧日此為妄念孰甚焉惟信其前定不為妄求隨所寓而安之何地非樂國也若趨吉避凶亦人事有不可廢者盡其在我聽命於天何足為心累耶終身卜居須求適已意不必較山林城市為異同如漁人未必偏於水樵人未必偏於山各就其性之所安云耳樵者何嘗不羡魚漁者何嘗不積薪蓋相濟而未始相病也今謂居城市者厭山林之閒寂居山林者病城市之煩囂是漁樵更相笑豈通方之論耶若以鄉落而較之城郭其間難易繁簡奢儉勞逸終不能無辨但吾心既安於此自當高視兩忘獨念子弟僮僕習於燕安溺於浮靡三年之後不知有宗族十年之後不知有農桑蕭墻之外便為胡越此其勢所必致者恐不可

不逆為之慮也一家之內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錢穀收支當有主者若終歲不一問然則勤勞孰為甄別盈縮誰與考成聚散有無寧不為乾沒慮乎士大夫謀國當如家從前視吾職掌內斗粟尺帛未易輕委人出入勾稽咸有籍記今理家政即如秦越人置諸度外可乎在兄必有玄神獨司其閒鍵鵬固未能無惑焉試以愚見揣摩必乘除出納各有司存歲時得以按問惟不事刻削計錙銖以取盈此或理財一策也向謂不炫才能不露聲光蓋欲崇明藏字義繼以兄文名動海內不免有應

酬之擾萬緣糾結此亦一端非謂兄曲意脩文欲釣時譽也古有學士草詔終夕構思泚筆不能就時起步前廊見老卒酣寢鼾之曰快活否曰快活識字否曰不識字若識字安得如此快活學士歎賞久之蘇東坡常云罷官歸正好快活又為讀書忙了竟不得受用此皆識字之累也兄為文思如湧泉不費敲推力但視他人酣醉不識字或輸一着耳前論所及意正謂此鵰初道兄為百口之累塵緣種種豈能掃除今乃知達人大觀脫然於風氣之表有非管窺所能及者若常饑而後知飽食

之樂久勞而後知高卧之樂負病垂死而後知有生之樂種種名言皆明白痛切必身親驗之始覺有餘味今之有者與者猶厭苦不自足彼徒行負戴者衆何人哉六月披裘而負薪豈與居高而視卑者語姓名乎昔有置瓢飲水掛懸於高樹風激瓢鳴輒怒喧噪遂擲而毀之此其人未免過僻若道解忘其身外之累則翩翩濁世中可少此老耶巢由薄堯舜夷齊非湯武帝王與匹夫乖聲亘萬古人之傳與不傳豈以富貴貧賤有間哉鵰與先生同時居同鄉仕同　朝及罷歸又得追從相朝夕反覆商訂悉奉良規故於辨析之間直陳心曲不復有所引避亦冀兄就事扶正不負其平生數發狂言願矜察勿罪

又

昨艤舟水涯風雨晝晦徒步迤邐而登山叢林下無可駐足者立酌數盃飯一盂即緣磴而下雨復大作風林傳響瀑布如驚濤滚滚若壑間抵舟時已不辨早暮矣迎波泝流水光接天而亂雲斷續相持如天帝行兵雷為鼓電為旗雲陣低昂不可名狀此身倘徉如在畫圖中恨不得與兄共之前

一日天朗氣清乃舉步出門即雷雨徧天下天道陰晴俄頃異狀其變幻不可測如此昔人稱造化小兒其以是夫然跋涉多艱便勘破一番光景大千世界自古今為然眼前紛紛安足為異乎即視兄聽雨傳觴各適其意而胷中灑然亦何彼此相關哉

簡陳菉峰侍御

蓋世風猷直聲動　朝野諸所建白皆經
國訏謨翼善鋤姦天下倚以為重古稱真御史非明公其人歟鵰往年濫竽遐鄙久玷官評辱明公搜

羅叨塵薦剝即木石為伍委骨窮山衣被光榮多
矣顧草莽餘年捫心感奮安能報明公國士之遇
扎

又

明公晝錦榮還既遂庭闈之樂即馳驅王事勉就
嚴程可謂忠孝無二心矣宣力　明時懋著顯揚
之業為　國朝名臣非偉丈夫事扎鵬燕石耳誤
為宋人所寶遇周客當掩口而笑敢自擬荊璞終
能自衒乎邇聞陪推操江偶一時乏人故浪及其
姓名耳非明公曲為延譽即木石為徒誰復知之

誠自揣非嚮用之才若明公獎拔虛懷信有終身
不能忘者昨承別諭良覺泚顏今惟偃息空山疲
神筆札日奮其餘力網羅章句間倘犬馬之年猶
能鑿方心而廣尺寸或不至虛負其平生視往年
南北薄遊一無善狀私心嘗權度之若有不容以
此易彼者恃明公知己敢白其素心

又

嶺表衣冠之盛自嘉靖初相繼崛起斌斌多名卿
及壬寅以後至于今凡　三朝矣科名宦業鮮與
中州埒其森羅諸路者瞬息浮沉遽難懸度堪輿

家謂人傑地靈常彼此相因豈嶺海山川之秀先
後互異歟若明公鍾扶輿清淑之氣應
昌運而生此固億人之人也仰瞻風采海內爭倚毗
於明公况義屬同鄉竊附桑梓孰不倚以為重扎
近承嘉札欲疏　請還東山鵬竊訝之今
主上神聖曠古所無　天眷老親誕膺多福盡忠孝
以報　國家不忍負　明時此明公夙心也安能
違天下輿望而私諧其所請乎若鵬草間蟣蝨分
甘納之溝壑乃曲蒙振拔數濫　廷推若未忍以
棄核而視之者是當路信明公而誤及匪人鵬猥

受特知遂使姓名不至終埋於草莽夫誰為之[illegible]
犬馬餘年壯心銷燬誠不知何由為報也若令及
時嚮用推明公吐握虛懷猶以終朝為晚嗟鵬何
人敢懷非分之望扎今未暇別談且就吾鄉觀之
司空大常寖階通顯乃春卿大計幾不能自存去
者不可留其留者今猶控辭以求必去也察舉天
下良有司吾省兩人耳晉江令以輿疾不能前陽
朔邑在群盜閧捕循有聲尋以課殿抑之遺還任
夫尊顯為名卿旋當執政矣而時不能容以循良
徵赴　闕下矣而事相齟齬每如此豈山川氣運

使然歟抑亦命之所遭也名登仕籍負異才其進退遲迴猶沱眛不能逆覩即百鵬終何補於世其敢有他念哉同菴公以司成京兆故左官

國是重明必不令清議終廢也往聞内計遷謫即

題補不踰時今日月長矣猶未聞邸報豈銓曹偶忘之耶

簡鄘鏡泉表弟

夫士大夫脂韋時態與俗浮沉所至權頗坐階通顯矣誰不能然直節奇氣之士終不能諧俗苟全以此而易彼其所[illegible]立豈能塗天下耳目乎昔有去巖邑而名益重、下大第豈薄上海哉今持此入閩當臥治不勞餘力矣嘗聞 朝廷之用人惟恐不能盡其才而人之自用其才則必使才常有餘事常不足而其心始快足而無累也譬之豪飲者一舉累十觴盖勺視滇渤矣若當留三分醒眼看席間沉醉人當更有餘味鵬先是涉足醉鄉曾身親見之故以此取譬不自知其迂也揮戈可以回日射石至於沒羽彼何人斯乃能移天地而裂金石如此要路在前願畢力正志而從之此豈壯夫迴視却立之日耶客冬勞舅丈枉駕草堂叢談城中卜居事人情趣舍各審其所安誠不能强異以為同若為子孫萬世計則煩鑒具存當有如謬見所陳者鵬恐不能就面談故屑屑及此非敢為佞也借宦籍一覽數日即封還欲觀人才之進退以占時事耳

同鄉簡總制石汀殷公

聞東征凱還元兇掃蕩日月重明嶺表乾坤自今再造矣生等延佇懽頌未及詣轅門展賀尚圖磨崖作頌爰志永思茲謬有一言瀆陳門下竊惟省城為嶺海都會之地萬山擁衛襟帶長江信稱雄偉矣獨以東西河水沼城分流張兩翼而去勢成散漫絕無迴合之情此堪輿家大忌也往荷當路諸名公博采群議改東方河流從批驗所蜿蜒而出區畫得宜殆無遺策惟西城河自太平橋直出大觀橋業已封閉旋復疏通持論依違竟無成議生等十年前曾從郡縣諸大夫跋涉西郊隨地揆度擬於采虹橋開一小河直通大觀橋河内其擇取開河者皆民田也按畝給直人無間言尋以工費牽持未能輙舉遂齟齬至今近復會同鄉父老及別省善談方輿者同行而權度之咸謂開鑿功

原缺第三十葉

賢之芳聲垂後學之彝訓為千載具瞻悉從今日
發軔乎鵬仰天動色喜　國家得人天下倚以為
重不獨為一人之私忭而已聞邇來著作富於千
篇此誠公之筆札餘事然旋當業官則職掌所隸
更有先於此者如　國朝令甲
大明律例諸書須旦夕與俱此於守官日用最為切
要故敢瀆告於門下請擇其善本而常目之久當
森羅胷中矣草莽放臣不敢及
朝事惟公察其恩

簡何霞川中丞

徙從塞上拜手書畄畏途能弭顏苟歲月藉公
自遣多矣比削籍歸會貴同年胡長公涖郡辱折
簡曲情弟草莽逐臣杜門悔禍顧影深藏海內交
游皆罷廢殆盡簡曠之罪公能亮察否乎每聞公
南北典文衡海內異才悉歸甄錄甚為
國家得人喜近讀南畿録擊節稱歎久之曾聞先哲
云經世之文不徒重詞華當先考才識古經濟若
聽其言甚偉施諸用則疎即百牘具陳何裨當世
执惟公學術夙著詞垣入　經筵則朝夕論思以
資啓沃直　綸閣則持衡要地口代
天言此豈章句儒以組繪為工者能與此执公文學
世家自令祖大復先生以著作名天下而宦業未
大顯公崛起負海內重名覲耿光於前聞而世濟
其美其所不盡施于曩時者豈非有待于今日执
鵬於公托知己之末故特舉其職掌所關者寓忠
告焉公由侍從坐階通顯並驅古名臣鵬仰借先
榮當奮步增賴矣蓋世勳勞何必皆自己出也近
築室海隅躬耕養母倘不為悪歲所苦倖全其溝
壑餘生他復何望执獨念負　國之人為當世擯
薄無復有記識其姓名者矣乃辱貴同年諸公馳

書遺問禮意特隆此非曠世高義执鵬三復致思
良獨內愧其詳具松谷書中餘未敢瑣瑣

簡姚同菴太守

春間聞明公以直道忤時尋有左官之報輿情大
駭竟莫知積嬿云何嘗謂言官與時浮沉噤不發
一語此為善宦由意以自全其正色危言不避權
貴時與勢殊輒嫁詞相附會以此快恩讎而逞其
私故獨持風裁以嚴見憚為國計則忠為身計則
愚蓋自昔歎之矣然忠智之士寧為此而不為彼
青史褒鉞百代具存明公古之遺直也

國是重明孰能排輿論而抑之乎況歷試諸艱以盤錯別利器上天增益聖賢而隆以大任往往如此惟明公達觀于昭曠之外豈以是動色乎

簡李義河司徒

自古雄偉不常之人其於海內交遊更相倚以為重蓋無論朝野不惟其跡惟其心誠有感于聲氣之同乃不期然而然者此豈聲音笑貌為乎明公古之聞人也昔以一人信之不為少今以天下信之不為多昔以躬親盤錯不為難今以手握樞不為易茲然特立而天下莫不倚以為重焉故賢

士大夫望風景從有不強而自致者惟明公正色立　朝宿以耿介聞天下剔歷所至雷動風行而推賢讓能惟恐以賢智先之士無賢不肖孰有不信其心者如鵬孤陋椎魯少文無復齒于當世不謂明公辱片言之譽流傳草野望風增頹即巖穴深棲如在天表矣嘗聞夷齊西山餓人也百世而後得仲尼一言遂使匹夫加於王侯首陽高於華嵩乃得倚明公為重乎今海內賢智孰有能先明公吐哺握髮以下天下士汲汲乎推轂而致之明主此周公之心也若鵬不肖舉世皆以為棄材斷

而置之溝中矣明公獨加察焉將謂繩墨之側不以尺朽棄寸長使天下莫不頌明公延攬虛懷如共其方且入彀中欲濡潤而脩飭之其他賢於其者豈出冤雖外天下之士歸之何啻百川之赴滄海也昔侯嬴董公子王生重廷尉彼一時風烈足以震耳目而弄微聲鵬何人斯焉能為有無敢以是為明公重乎

簡楊臚山進士

往聞明公談星命常曰今當如何後當如何究竟當如何此誠達觀之論今以愚見揣之凡偉丈夫

特立人寰其弘濟蒼生羽儀百代豈一人一家一國之福乎此當就天下而校量其平生不可徒以一人之身為之論斷也明公億人之人請從天下觀之自今伊始其在一身乎一家乎一國乎古之所謂君相所以造命其於愚見大畧相同故特以此獻忠告於明公請以天下而觀一身也先是聞華亭　新命曾勒片言瀆記室願無以狂生忤視之鵬邇來宅心事外日與魏伯陽寤寐逍遥視往年擾擾匆匆晨雞暮鐘殆別是一乾坤矣

簡弼唐伯兄

湛公請謚初為部郎持議堅不下復會大宗伯引
疾杜門且先入郎官之言猶豫久之後雖題
請乃末云應否補謚欲委其責於人幸當路竟從中
主之盖論久而後定也　朝廷恭儉寬仁曠古僅
見但邇来言路漸塞中官漸干政
新詔漸不信於天下杞人之憂信有不能語人者鵬
奉職多過即以舊官量移當在今年春夏間或再
序遷又明年事乃緣防邊會議為各衙門誤薦遂
叨歷今官　朝廷欲破格用人而不量其才如此
獨恐力無所施難逭負　國之罪耳今查兩淮鹽

引未掣者凡一千餘萬使即日停新引不許陸續
報中亦須十餘年乃得盡絕況後至者復日積月
累乎邊徼屯田極目榛莽戎馬交錯城堡蕩然今
雖設法經營亦恐無從下手悠悠歲月實效無聞
浮由此為羈歸之地了溝塍餘生亦云幸矣兄往
視事應天曾以開荒吾美業於不朽幸指示其所
宜行

　奉大司空林退翁宗師

職掌事宜日就徃牒求之成法具在及旁稽衆論
猶病於折衷之難盖時異勢殊信非執方自用者
所能必行也今察其受弊之源曲為變通之法行
之有漸或非託諸空言顧成效難期未知究竟何
如耳獨有河鹽爭掣各商悻悻然憤氣塡胷相視
為寇仇業已數年矣順之則姦弊株連矯之則謗
書蜂起先是持議者率以此坐累至不能自明今
調停兩家使報中者為賣引之客守支者為買引
之主酌量定價著畫一成規不得以時而消長焉
往復考訂輿論僉同二商皆忻然就之數年之争
寢於一旦此亦解紛一端也其他事勢扼於難行
智謀有所不及更加裁酌徐俟另圖有非旦夕所

能預料者計部原議專屬邊防小疏既
題即擬為遼左之行矣內地屯田漸次經略雖遲以
歲月或未晚也向蒙手書示以堅持晚節勿露才
揚己以自全門下愛鵬有甚於鵬之自愛矣當祗
奉格言為此生矩矱安敢謬有捐棄叢百毀於其
身終為師門玷耶長江天塹飛渡未由瞻望台垣
豈勝延佇

　簡古林何中丞

頃小役回祗奉手書無任感激近從職掌中求諸
故牘質諸群情而謬以已見參之救弊補偏苟為

目前計内地浙行區畫即日為遯左之行
王事驅馳當亦忘其身之在塞外矣三復来諭不忍
釋手知蘭臺清暇常懸蕭寺之懐方丈池亭本皆
樂地但念司馬再相身繫官家即獨樂名園當付
之呂直欲徘徊别業擁膝長吟誠未有期也伏念
門下君鄉立　朝皆足以垂不朽於後世太史公
云自古富貴而名磨滅者不可勝數惟倜儻非常
之人稱焉鵬希慕高風雅辱陶鑄獨頑鈍之質不
可弦帚未知終成何物耳淮揚藏拙頗無案牘勞
退食公餘惟勘書自遣隙地中蒔花卉數種岑寂

相對似覺娱人昔稱吏隱庶幾近之惟塵鞅驅人
十九在外不能遂迎養之私一二老蒼頭暾官署
蕭然日營歸計已遣渡江矣今惟二僕與俱如訶
林僧舍坐忘世味澹然有餘盖私淑門下身教於
此最為有得而未敢以語人也行人給繹皆非嶺
外来絶不聞故鄉時事承示督撫交懽元戎戮力
知海氛不足平令弟揚聲藝苑濟美
清朝此實庭訓之功而吹水築城採堪輿秘論以昌
百代人文惟門下衆義獨先而其應如響盖自家
邦達之天下矣事有似幻妄而不可盡廢者其此
類歟鵬濫晋臺階日懐非望之懼如能自效誠不
敢避難苟力屈智窮即乞為嶺外布衣何敢妨賢
路而誤邊計也審圖去就當於門下請裁世無指
南即索塗冥行矣

簡洛南尚書陳公

鵬驅逐王程凡十有餘年矣辱海内名公寓情推
轂者多惓惓焉求其折節虚懐推誠奬拔如我翁
國士之遇者能幾何哉念卷曲散材不堪就繩尺
為良匠所棄久矣乃門下特從桑梓中幽勤顧視
未忍輙棄於泥塗使與樗櫟為伍固知門下雅意

憐才過勞剪拂遂俾入搜羅得備一榱一桷之用
日惟三復薦剡併録示疏議諸篇仰感陶鎔豈在
生成之後但恐孤根易拔朽質難雕慙負公輸終
無實用敢不免期樹立以副門下栽培之厚哉世
之士大夫居同鄉仕同朝間以辭色相違及名位
稍相逼即更相齟齬嫌隙易生惟翁羽翼後進汲
汲焉常恐不及忘人已先後之間此古之大臣忠
誠雅量類如此鵬於縉紳交游中每稱述感歎不
敢輙聞於門下偶此附及用申景嚮之私

簡洪芳洲侍郎

鵬海隅賤品頼門下翼其成立竟落落無所開斷負眷睠覥顔非一胷中糾結更復何言近涉獵邊閫愧於屯政事宜無由展布惟見祟巒峭壁界限華夷真天府之國也每考前人經畧互有得失而利鈍因之輙為之三歎然外寧必有内憂邊事戒嚴群工交儆殆亦憂治世而危　明主一事乎頃問遼陽高士潯漢之管寧執義安貧前後徵辟皆不就公孫度父子諸所餽遺皆受而藏之既西渡盡以封還真可謂千仞翔鸞非鵕鸃之網所能羅矣慨然慕之想見其人令人亦視浮榮有栖丘飲

谷之志謬恃宿愛敢為明公道之西望馳情餘不敢瑣瑣

簡陳偕所中丞

凡士大夫出入均勞中外相應以共成久安長治之業蓋自古然矣念門下持衡重地坐策
廟謨屬鵬等分行天下各勉脩其職使薄海内外攺易視聽真曠世一時也鵬惴惴焉恐無以稱
内廷督責及仰副門下聲應氣同職業交脩至意閒嘗私論近日之士風較往年若大相懸絶今夔龍在列衆正盈　朝無容議矣其在列者職常既别聲實難齊類多俛首攢眉潛移歲月究其弊惟在因循顧忌二者而已或沿襲故常而因仍苟免或牽制文法而規避求全其間有承蠱壞之餘而更張過驟倘事變不測即詰責隨之譬之龐疾待盡之人先是為庸醫所誤一旦攺付國手力無所施乃身為前醫任其咎至於人持己見伐異黨同指顧之閒動多牽制譬之岐黃珎品雜投百藥中即能起死回生何敢必其明效近以邊事驗之尤為切中何惑乎因循顧忌者皆挾他詞以自觧也鵬智畧短淺闇於世務何敢狂談伏惟明公負世道

重寄憂先天下故不自揣輙以此言聞手握臺綱風示四海門下豈與百司槩論耶向奉尺牘以前驅未至不果達今另裁候牘敢以迂談瀆記室惟門下矜其狂

簡劉中丞

朝士有談今之起廢者若商鼎周彝為廟堂備觀而不適時用惟諸曹特達者其器或非商周也乃随所用而無不宜其言蓋有為而發夫珪璋清廟古器不可盡無但當有所區别於其間誠不可泥古而畧今也讀手札正與此論同今鼎彝其名多

不稱其實亦漸爲寓目者指瑕而相繼引藏矣固
問附及母曰口中雌黄可駭云

簡譚見日

鵬俯仰古今凡世之學士大夫正色危言足以決
群疑而定國是讀其疏恨不與之同時公起布衣
抵掌論　國事折衷千古勁氣掃虹霓真可謂與
日月爭光矣第所司懷顧忌而憚更張
奏雖中寢而中外士論莫不翕然歸之他日太史權
衡實取衷焉此非不朽事耶

簡尚書虞坡楊公

去冬逹井宗歲月流連蔣無樹立獨聞翁安攘之
弘畧撕循之遺愛西人衮衣之思至今猶一日也
他未敢悉數即如屯田一事綜理詳密規畫具存
繼此若莫不申飭而並守之翁鴻名駿澤信與天
山河湟並其高深矣鵬濫竽及此豈能復贊一詞
領時異勢殊有當權宜補救以維持成法於不朽
者謹奉揚德意謬列一得之愚鵬本冗員亟當裁
革更復何言頃蒙翁覆　題明示職掌以清理講
畫鵬當建白于　朝若督責考成則督撫行所司
各隨地經畧併力圖之翁黍𠂤事權授成百辟可

謂獨擅其勝伐矣勉思職業敢不盡其愚但淡獵
封疆空言無補恭綿劣何計三月後固原之役苟
完即倍道　淮揚遍歷各場司而審視之頃得計
部咨始知淮司掣鹽近倍於往歲除應解餘鹽銀
六十萬已足正額外復增十萬有奇業已題
准留貯運司借給邊商引價飛輓之人樂給發之便
庶幾有聞風而至者差以是自遣耳事關邊計敢
以附聞

答兆石雲

萬里及門聞井棠先生去世後尋以族人攻立幾

於破家禍出蕭墻潛移初券雖義關骨肉亦巧爲
漁獵圖九原有靈當奮臂執之矣公托金石交曾
爲擊節三歎否平生樹立一朝蕩然即諸姪皆喪
其門户波及之禍可不謂烈哉常捫心怏怏無從
發其愚不知他日吾輩與井棠相見於地下當何
詞以慰之此不能不大慙耳

簡譚雙臺表兄

朔漠驅馳迄無寧日故鄉雲樹觸景增懷所至擁
重兵而行猶惴惴然懼風濤撼平陸安得與兄坐
澄百慮削跡塵囂乎傳食彌年絶無絲毫建置惟

轍跡所及盤錯備嘗心思困横輒仰天歎息何莫非動心忍性之地羽書旁午枕戈待敵者多枵腹長號將士窮愁以日為歲其何以堪命乎即使鹽法屯田犂然具舉猶不足以供軍儲之十一况時異勢殊究其成效終難取必者𢦏鵬剛腸悻悻人嫉之如讎計掛冠在旦夕乃復迂談及此誠以杞人過計未忍恝然每與封疆守臣論目前事勢謂當局操篙者如人醉覆舟之中魂雖驚而力不能奮旁觀建議者如馬行畫圖之上足雖舉而步不能前就事指陳曲為引證蓋亦切中時病云吾儕

大盜虐焰彌天上塵
宵旰至懷亦孔棘矣乃蕩平氛祲歲月難期豈海邦之厄運未及開泰耶南北關心撫顛何日風塵萬里願聞德音

答海樓凌年兄端陽啓

恭惟蘭臺芬署幸依杲日之光薇省行春復擬德星之會愧濫竽之有托慶倚玉之多緣榮戟遥臨未遂趨蹌之願羨墻瀧止益動痌瘝之私感物興懷憐秀萎之應候撫時悵別喜犂錫之充庭綺輪珠聯恭歎陽春寡和 鄒函王潤式瞻雲錦交輝炎
帝持衡方鼎朱明之節秭生苦熱願須壬癸之符謹述報章用陳愚悃仰懇隆渥彌切遐思

答李少泉中丞

伏以斗柄回寅化育肇乾元之始歲星臨午文明宣 帝德之光休徵首被乎東隅淑氣覃敷於西域仰惟門下撫輯華夷法陽春之有脚調和宇宙奉日月之無私事觀節序更新重喜
恩波淪浹河上醉投醪之賜軍中懷挾纊之温竊揣孤踪濫叨隆渥三陽開泰先霑雨露之榮萬福攸同謹效岡陵之祝力難為報情見乎詞

奉韓王啓

恭惟奕世象賢 宗社賴藩垣之固
熙朝眷德山河堅帶礪之盟自昔有光於今為烈茲遇 大王殿下賦性謙冲為善褒東平之樂躬行節儉愛民持西伯之心嘗忘勢以下交每虚懷而晋接顧慙謭劣曲荷光榮既專使貽以手書復承筐侑以綵幣禮不嫌于蕃庶詞更溢於褒嘉徒切中藏豈勝頫厚念涓埃之末答感優渥以難名先勒謝忱附陳侍史

答王總制啓

原缺第四十五至四十八葉

雖隆寒盛暑不少休彼身罹法網自有常刑今特
為之權衡使無出入云爾何容替之衙門厮役以
市賂而立威此其故智也諸因未及門已於此部
前擁遏而群索之矣間嘗廉得其狀繩而遣之他
非所得專者吾其如人何君公堂之後一月而鼠
盜数作百物盡去門封宛然彼行盜之人何暇掩
覆如此其足跡可一二数也懸賞購捕竟索之不
可得何耶徃曾屑屑以為言顧莫有同然和之者
遂隱忍置之然事關苛求恐傷大體淫刑為雪或
及無辜隷卒之橫内盜之肆明豩重地豈宜有此

邇聞諸公盡掃前習鵬復不揣狂戇謬為此言誠
慽前此力無所施故不覺利口喋喋耳

簡尚書虞坡楊公

東渡蘭州聞翁致仕還海内輿情莫不為世道歎
惜鵬孽由已作竟貽玷門下負翁負
國罪狀滔天竊揣庸流誤蒙甄録愧不能效一日國
士之報今復力排群議曲賜保全覆載生成之恩
何加於此顧緣諸惡叢積衆怒交歸致累翁知人
之明俛仰平生銜結無地復何顏立寰宇間也惟
翁鴻業殿華夷張忠明日月一身去就関氣運之盛衰
郊廟有靈司馬歆以居洛得乎今天災人眚流傳中
外時事可憂恐不特如目前易見者而已
社稷之衛舍翁其誰鵬放逐南歸未即填溝壑得再
覩翁太平相業為海上逸民布衣之願極矣豈復
有他羨哉引領嵩華有懷如海

簡郭夢菊督學

昨得郵報始知法御新從蜀道還寤寐風神馳慕
轉切愧未由供掃門之役通求見之誠此心長耿
耿也竊惟足下自通　朝籍為尚書郎已屹然負
天下之望矣及分符典郡奉　璽書與文學賢良

折衷鹽鐵議此歷試諸艱之日乎頃移秩柄文衡
海内賢流方切延頸跂踵願執經款門北面事足
下不謂蜀人先得之英風義烈岳峙川流即以卓
異才拔居要路為天下具瞻　廷推在旦夕矣恐
閑直道難容蓋有從中抑之者遂與時齟齬坐人
言改官吁嗟乎持禄養望苟容悅而都美官者所
至有之夫誰不可能然踈節奇氣之士蓋嘗辨之
早爭之強寧却步自全終不屑以此而易彼者自
中雖黄身外利鈍吾其如人何人其如天何此足
下所自信天道神明實臨之蓋必有真知足下共

推轂 上前破群疑而為正論立赤幟者請持鄙言為左券而待之鵬先是以狂顛罷閩役竟速天譴
于老親不孝孤罪狀滔天幾於殞絕夫誰憐之遠
承慰問已感激不自勝矣復緘詞望奠寵渥異常
先人有靈當改容拜泉下况鵬猶強顏人間世敢以一息忘足下高義哉曩歲曾奉咫尺書遣一力候足下追至荊州聞前旌取道出夷陵凡數晝夜矣今檢故牘封識宛然謹附塵記室倘蒙寓目亦足以占其平生嚮往拳拳非敢為空談也

又

足下名世才望重 清朝羽儀天下頃緣特立與俗寡諧中外輿評莫不翕然推之英風勁氣屹河嶽而掃虹霓振飭臺綱維持世教非足下其誰任之逍遙東山杜門著作此非其時也足下寧忍遽忘天下乎嗣圖勸駕中拳拳屬望之懷鵬本豎儒為士論所短幾不能自全少壯雄心銷爍盡矣不謂足下猶以起廢期之此豈跛浮屠病顛駒自見之日乎蓋嘗讀柳子厚之名言覥顏久之今奉來諭奬借過情捫心良以耿也三復名篇詞調高遠渢渢乎大雅遺音嘗 亦從盈庭乃能豪吟視草珠

璣燦然一何整暇[illegible] 哉更願得足下全編而卒業焉當別有請也

又

鵬削跡人寰不敢輒通片言于記室惟日奉夔州志夔紀及夔門三傳細讀之具占足下著作才即旦夕金鑾視草備 顧問為 聖明啓沃論思平章軍 國事其權衡於胸中者燦然備矣豈西蜀校文之役謂能盡見其奇哉足下通籍二十年秉道嫉邪不能強習脂韋會人意故剛直難親與時齟齬蓋自昔歎之矣或謂柔勝剛乃所以自全豈通論乎自古偉丈夫正色立朝自有不可得而撓撼者其風節屹然天下共倚以為重若泄泄乎曲學阿世風靡波頹將焉用之願足下彈冠奮步固守其平生為天下
國家任艱大之寄此其時也謹專人勸駕積心如焚

簡蘇近齋年兄

扶南鄺家弟毋族也其二世祖墳原坐落沙湾青螺嶂龍頭崗自正統己巳間王賊倡亂舉族逃移故老死徙無所歸遂迷失前墳久缺祭掃近已得其故穴参諸譜記 亦宛然聞此山今屬沙湾李

家盡不知幾何年〻〻歲展𧨏醫兩姓聚談各持議不相下盡諸說紛〻皆負氣相高宜其不能相聽也開年兄與李家諸公皆世親也敢借名言爲之裁決請先就其事理詳論夫此山非有奇穴可資後蔭鄺家欲得之非啚爲新塋乃以祖宗毛骨之所藏義不忍終棄之耳一棺之土丈尺幾何鄺家但求保其墓棺外尺寸地豈所望哉此地李家得之不過一杯黃土耳不可以爲壙也自鄺家得之則祖宗在天之靈與百世孝子慈孫之心不啻如復見天日矣其感李家之德豈獨九原有知當爲

宜報彼子孫相視世世爲墓鄰何敢一日忘李家護持也不然血食無人豈不念其祖爲墦間餓鬼哉或曰李家以鄺家冒認其地堅不與夫祖宗故地誠尺寸不可輕與人然亦乃鄺家祖墳與李家諸墳相去頗隔不相干礙其家故老必能評之此何待言哉曰鄺祖墳誠有之但恐其將來得隴望蜀蠶食無厭及採石脩墳爲碑亭於李家旺氣或不能不少損焉其堅不能從者以此夫鄺家之所跂望者前言已具若更有他疑請立明文券自畫地樹界外不得越〻〻更不得有所封樹恐觸李家諸墳若不如券內〻〻官治之豈敢昧其良心乎或又曰鄺家族譜內載碑亭危跌及守山人有住旁山下有祭田恐此端一生遂難窮詰李家聞此益有後慮焉夫鄺家二世祖歷宋元至今國姓已一二易矣且僭亂相仍嶺海塗炭墓碑田廬盡爲浮塵不知是何世代爲虜及此不已迂乎　作兄高義重鄉評一言如泰山請爲委曲詳道之弟於鄺家忝有瓜葛之義其祖即吾祖也故言辭懇惻不憚煩瀆鄺之族不下千人爭來手加額求先容丁李家弟擬親造其廬而請焉更有所欲言而未敢遽猝者俟躬布之倐不盡

簡𨙸唐兄

開　兄近有足疾未知已全愈否又聞往羅浮未知何日還城向承　示扶南沙灣二家祖山事彙乘頓劇談禮意懇懇眞令人勃然感動不能忘獨惜鷄黍相延不能款留信宿耳嘗日辨論此山之有無不下數千言悉已聞丁鄺家鄺家復紛紛辯折皆直述其世譜所記載宿昔所見聞鵬每從中各勸諭而和解之悉覽之不納所謂人微言輕不足以動人非與竊惟此山贖土耳堪輿家所大忌

在李家視之不過棄耔若鄭家則以爲祖宗神靈之所棲乃舉族數千人命脉之所係也得之則先人華復見天日百世歡顏失之則白死臥重泉終難瞑目吞將視此山之有無以爲榮辱死生矣且欲鵬從旁佐之此誠大義不容已然兩姓均親舉目相見豈宜左此右彼輒持二心乎先是曾以鄙言聞于李家云此地不過尋丈間耳鄭家以祖宗毛骨之所在但存其一棺之土不敢復有言即明立合同關官給照豈別有疑慮哉李家以祖宗故地不可輕與人而鄭家志諸世譜心口世傳確有

指據又彀然以祖宗体魄之所藏安得蒙而輕棄之佩佩乎以必爭爲死義鵬請以待以觀輿論之異同然察其怏怏之私終不能已且以鵬爲中立觀望無底葛情盡信其言而疑其心矣今獨念凡伏義執言鄉邦推信李家懿親也而鄭家諸子弟講學及門有道義骨肉之愛請爲就事調停芟除訟根推李家仁厚之心成鄭家孝思之義此即凡樹無量功德于世世也若彼此質成于當路在鄭家爲祖宗用情即人百其身雖蕩覆猶稱舉義天何憾焉若李家徒竭心思爭不毛尺寸之棄地即得之何所加損乎苟事勢相持或難預必是終負不義之名得無自訖其不能辨之於早也惟兄獨會此意婉詞告之必有能相体者鵬不敢於李家復有言恐生別嫌鄭家諸子弟來見白其耿耿幸少垂听焉

簡張少渠中丞

鵬嶺外竪儒素無學術自謂虛過此生無從追悔矣往尋台教種種皆格言柢役南行謹奉爲矩矱得以謝顓尤茲復濫竊文衡愧處非其據正擬千謁躬請法程尋聞節鉞蒞邊陲末由一見豈勝歧

慕之私竊惟明公頭望閎猷威名動中外豈獨
廟堂簡眷
社稷頼之而
畿輔晏然邊塵不聳鷄犬寧夕滿地絃歌鵬與燕趙諸生得以舉其職而安其業孰非明公太平之賜獨念
聖明虛執政以待而邊人切幃范之思又冀不能久借也
朝事清明千古曠見正賢者盡力之時鵬志若才迂無能樹立願示我鄉方敢不百其力以副至懷

簡譚侍御

今天下泰運重新凡有志者莫不濯磨思奮惟彼宵人竟爲貪風披靡所至盗官錢陰自封殖方施施然挾其才名以欺世喜鸞鳳而憚鷹鸇比比皆然夫惟明公繡斧所向首鋤貪墨一一舉在囊括中有彌縫極周而獨推見至隱者人皆以爲神得諸傳聞擊節歎服鵬先是剛腸嫉惡類多繁言其老於文奸目爲鯨鯢者竟漏網而去視國手能無愧哉今奉役邊儲借籌無地群商競利之心塞天地而蔽日月不能百聲而曉之積滯已數十年輒欲消遣且暮閒寧有幻術乎内地屯政隷武弁掌行詰其大端皆茫然不能至於沿邊虜患迄無寧時觀望自全力猶不給乃使戎馬之地枕戈明農欲實粟塞下其勢能乎即管氏操籌諸葛更生猶恐時異勢殊成功難必况株守如鵬者哉付託不效當由此譴歸更復何詞但平生報

國私懷良獨耿耿耳

簡吳悟齋年兄

鵬自通籍迄今浮沉世路無補時艱日惴惴焉惟負乘是懼况直聲震天地勁氣吞鯨鯢節義文章照耀千古以鵬較之何啻什百倍蓰也遭逢

聖明同時録用豈徒輿論以爲不稱雖反躬自考亦獨厚顔嘒星而北朝陽丘陵而望華嶽豈不難哉開凡視事甫彌月諸所建置皆經畧遠猷都人過江淮往往爲鵬言之咸謂盛名之下無虛斯其信然乎鵬凡食以來就職掌所宜行者博採群言斷從鄙見近將以封事

聞變通權宜姑爲是補偏救弊之術豈能著採本要論垂百世永利耶

廟[illegible]議專爲備邊鹽政在兩淮此其根抵也若論屯田則邊方與内地其緩急迥然不同疑今[illegible]後即行役出遼陽秋防既罷凡沙場絶塞皆可躍騎周行躬覩考驗頗事勢之能爲與否當徐圖之未敢懸斷耳風塵萬里關塞蕭條視兄出入官舍中湖光入望百卉先春談玄著書坐籌機務其

天上人間也邇來災異頻仍郎報無虛日而大江南北旱魃盛行赤地數千里時事如此良切隱憂徒有曲突徙薪之懷愧無排山倒海之力凡以天下爲念其將謂何

簡譚侍御

原缺

浙江財賦之地姦弊淵藪不可窮詰其間那移出
納東牽西補覔入貪夫之滿橐蓋十九矣向曾移
示所司通查未完之數其開款目或照常徵解或
已經蠲免或因事那借或後時處補或果出拖欠
或已開侵欺順序年月究竟事由刊刻成書頒行
郡縣使吏民耳目莫不曉然知孰爲應免老胥不
得因緣爲姦此亦塞弊一端也而視篆者固執他
詞謂數雖應免而那借未還遂束之高閣竟置不
行蓋大姦之盤據已深積習之因仍難可勝歎
識門下明同日月洞察秋毫此[illegible]迫切[illegible]不當

[illegible]拂稿　閩卷　上　[illegible]

後[illegible]亦偷門下揆擇而已江淮冗食念已吟時近
㡬拾群言謬有封事彙已具
題矣即日戒行東出蹈海仰瞻法從侶侍何時

簡譚雙溪別駕

吾當賦役之煩苛盜賊之充斥蓋日益月甚矣數
讀兄手書抗詞憤嘆思有以掃蕩而更置之鵬馳
驅王路豈無桑梓情[illegible]事權原不相謀安敢輒塵
奏記頃者惜撫數易實無救於地方燃眉之急邇
當將[illegible]之一言於當路而當庭盡滌築室惟道
謀亦付之歎息而已頃來多膜人或以遠地咨之

百可亭摘稿目録

卷中

碑記

序文

百[illegible]

卷下

誌銘表

百可亭摘稿卷中

南海龐尚鵬著

碑記

總督三邊都察院右都御史鑑川王公擣巢全捷碑

夷狄之患自古有之我
朝建都幽燕控制胡虜傾海内之全力以飭邊防挨(?)天下之異才以司兵柄經畫垂二百年殆無遺策矣然虜患頻仍歲[illegible]侵暴我兵遇之輒望塵膽落竟未聞有掃其[illegible]斷其歸路而[illegible]伐之威者以敢輕入其[illegible]忘螳蜋之臂而[illegible]今
總督鑑川王公受　命以來聲震西服碁月之間數提兵出塞探虜穴而擣其虛霆擊風馳若從天而下一何壯也花馬池為沿邊要害虜潰垣而入非東蹂環慶必西掠臨鞏若犯固原達涇州即三輔騷然矣往軍門移鎮坐擁重兵居中彈壓幸不損壘即為萬全故先期分布申飭責成即不見一虜不遺一鏃得苟全旦夕之安吾無餘責矣公平生氣吞胡羯必欲滅此而後朝食誠憤積弱之勢風靡波頹日甚一日不自今奮迅激昂振揚士氣

以宣昭 國家神武之盛則虜日驕橫益輕中國覬覦憑陵之漸恐不特如今日而已惟我之勁兵常襲擊大破之彼魚駭鳥驚自保不暇何敢有異志乎此其效甚速而其機甚危非料之素明斷之必果鮮有不奪於疑懼之私而盤桓卻顧矣公早富文武才剔歷南北常臥起兵間勘虜中情偽甚於觀火比拊循西夏日勤遠畧動中機宜及總制三邊申軍法嚴紀律功疑惟重賞不踰時故所部將士莫不延頸企踵願為公死者先是延寧擣巢凡三次奇捷受[illegible]

王上出知晉右都御史廕一子入監皆异[illegible]也餘將士並優錄有差及駐花馬池得降人傳報知套虜有異謀遂集諸將於長城關指授方畧分遣驍騎三千人屬中軍副總兵李震將之震故西秦宿將也按轡一呼響震山谷未至前十里為虜所覺亟移其老稚竄匿草莽間乃部分精銳或躍馬迎戰或露刃死守我兵劈其堅陣突入帳中所得强壯盡殲之其他部驚聞鼓譟聲援兵四起自辰至夜分轉戰窮追矢石如雨復乘風縱火光焰燭天已而風反火滅虜噬指以為神事可謂奇矣件聞擣

巢必地當荒落人跡罕至或眠戈偃馬非入寇之時或分道南侵虜幕孤懸於塞外故掩其不備易以成功今花馬池當嚮聚之衝秋氣漸深即舉衆移營近邊往牧其地難也胡騎千群迭遞響應控弦擊觸睨傲長驅其時難也連營糾結志在跳梁我觸其機孤軍深入變不可先圖其勢難也夫事機盤錯衆環視凜凜公獨談笑折衝以全取勝豈僥倖於其所難必耶盖深入虜地非死戰無以自全故裂眦張眉人百其勇遂成破竹之勢夫孰能禦之之後也天心助順整衆而歸計所[illegible]首凡

一百七十六級馬駝牛羊及夷器不啻倍之此百餘年所曠見也巡撫都御史寧夏沈公應時延綏李公尚智陝西張公師載保釐西土經畧同心羽翼訏謨掃清河朔號稱一時之盛寧固總兵官雷君龍呂君經智勇兼資好謀能斷摧大敵如指掌有古名將風若親歷戎行備嘗艱險論戰功則李震其最也户部督糧郎中蕭君大亨分理防秋布政司右布政使曹君金延寧各路兵糧道按察司副使張君守中劉君應時僉事方君岳或轉輸給餉或帷幄借籌廣集衆思曲成群策均著茂勞若

寧夏衛都指揮哱拜千户鄭勝奮跡降胡身先嚮
導誓不與此賊俱生法應表之以示明勸捷音露
布會戰卒西從軍中來為予道狀令人鳴劒抵掌
直欲身親見之總戎及部司諸君謂予曾濫文役
當載筆紀其事備太史特書用彰我
朝安攘之大烈予雖不敏義何敢辭竊惟今之狂虜
東起遼左西逹甘凉其部落可謂衆矣然不相統
攝各自為心非有聲勢相犄角也苟馭得其要當
坐制不難故就圖牒之所記載而論之規畫大寧
制罷三衛守開平興和以維上公而連五

堡靖雲朔而蔽三關恢復河套自寧夏中衛以及
鎮番皆漢武故地扼險為城拒河為塹此萬世計
也誠得如公者併力圖之網羅豪傑鎖鑰中原猛
将謀臣交臂受事虜獨能飛渡耶審時度勢持論
者往往有難色然則破匈奴擒頡利築三受降城
彼何人哉公将畧吏僕未易數即予所見榆林自
把河都而東靖圍自五方寺而西調兵方至虜猝
及門常五入而五拒之徵發先期若出神授頃得
虜諜言諸胡遠徙數百里不敢近塞畏擣巢云他
如蒐将才繕武備諸路之亭障西夏之屯田斌斌

乎巨細畢舉若不勞餘力以公沉謀英斷昭德蓄
威如予前所言顧不易哉若擣巢誠曠世殊事蓋
虜本驁悍易以計擒難以力破也惟伺其入寇而
間用此策尤為有名一以折其雄心一以牽其内
顧我之乘隙既得以扼其吭而禽薙之則彼之視
我常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其有不怯入吾地乎
兵出於奇道而不失其正者此類是也若後之慮
敵者不知彼已輒曰花馬池虜之孔道即秋防戒
嚴猶能掃穴而大騁其志則亦何擇於時與地哉
啓脩循其跡而輕動寡謀鮮不仆矣敵設奇

百發百中然非可常試也故以戰守為實務以擣
巢為權宜審奇正而善用之兵家常勝之術亦惟
曲審其機焉耳詩稱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公嗣徽
前哲異世同符即入典樞密奉
廟算而憲萬邦将士拱手受成邉海當晏然矣獨西
陲哉

重脩甘州儒學記

漢武闢河西五郡斷匈奴右臂其後佛教首從此
路入中國河西之人更相扇惑事浮圖最先吾道
綫於晦蝕矣且地懸河外羌胡接踵苦戰鬬不休

士之所習聞者類以武功競相雄長自謂控弦躍
馬由徒步可佩將軍印安事詩書聖學秦燕人才
希濶豈一朝夕之故邪更兩漢六朝馴及唐宋間
僭偽迭起聲教蕩然士生其時貺然於風氣之外
或以節義聞或以文學稱或以勛業著雖代不乏
人吁嗟乎落落如晨星矣學宫淪於草莽經術棄
為弁髦何惑乎成材之難也按井州古張掖郡
國初置重臣控制西服稱雄鎮焉巡撫都御史孝泉
王公拊循之明年經文緯武百度更新獨以先師
廟歷歲滋久棟撓垣頹非所以隆[illegible]嚴對越亟
下所司鳩工掄材綜理詳密品飾具備犂然並與
重建儀門以肅宮墻外望增脩泮池以備先王規
制移　敬一亭於啓聖祠尊　帝訓也建文昌閣
於魁星殿應天象也會予行邊至工始落成博士
諸生詣予請為記與言世遠經殘素鮮師授顧聞
入道之路奉為嚮方竊惟聖道之大蓋之如天容
之如地不以世代之沿革而有存亡不以疆域之
異同而有顯晦惟治朝表章而尊信之則其道行
諸儒誦法而紹述之則其道明若廟貌之森嚴豈
徒為觀美之具哉所貴尊其道而行之天下與天
地覆載相為無窮焉耳然斯道無形所以考驗而
牢制之者心寔主之幾微之際剝復相尋人心神
明不容泯滅雖下愚與上智非大相懸絕也氣拘
物蔽或昧其良心及聞法言則慙汗交作遇平旦
則悔悟旋生譬之日月重明雖或為雲雨所蔽而
本然之全體何嘗虧缺乎故孔子以一陽之復見
天地之心孟子以十日之寒為萌蘖之害其於事
心之喻可謂深切著明矣若早見而豫養之察識
之必精操持之必力充拓此念克全其天之所以
與我者便當與聖賢為徒烱然常明毅然自信奉
此心為嚴師此古之人權衡素定百折不回舉世
稱之不為喜萬口非之不為懼其平生之所樹立
誠不可得而搖撼也故倡明聖學則為千載真儒
而章句之組繪不與焉主持國是則為一代名臣
而功烈之掀揭不與焉萬象經綸悉從此出何嘗
取衷於外待文王而後興乎今河西遭遇
聖明右文崇治歲屬巡按御史奉　璽書視學與畿
輔等信能祗承　德意早作夜思宗孔孟正脉以
紹心法之傳操文武全才以崇
社稷之衛宜從吾身方寸地求之斂之則退藏不測

散之則彌綸無外孰謂聖道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乎顧人之自立何如耳公於用武之地首崇文教上下觀感翕然嚮風豈惟化被青莪章縫不變即文武將吏其有不鼓動雲從者乎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扼金城之襟喉嚴玉門之鎖鑰西陲寧謐關中晏然必自今伊始矣若斌斌多才屹迎厓序當身親見之是役也百費取給於贖金而民不知勞若指授規畫揆日程工分巡右叅政楊君衍慶寔兼董之創書院於城東倚席談經弘奬士類皆文翁治蜀之政也鎮守總兵汪君廷

佐與聞建議樂觀厥成法得並書陝西行都司都指揮王宣等迄事效勞成蹟具在文廟之役以從事為榮當併叙之王公名輪山西蒲州人登嘉靖戊戌進士夙以異才綰符歷諸鎮所至有聲修學乃其嘉政一端云

貓相乳記

予舍旁隙地小築東書堂敝篋殘編苦黠鼠擾擛不能制因畜一貓捕治之四足純白目光如電肩背首尾皆黃文置庭中曾不移時而群鼠屛跡信奇矣居久之夜出而求牡經旬不返忽從予居樓小閣下長號而歸遂命家僮閉之于木檻以示懲也家故有貓視其歸相顧而並號若有感于離索者予甚訝之家人因就予道狀云貓始生未彌月即離其母入吾家會吾家貓方乳遂併乳之母視之無間於其子而其子之相對咿嚶盤桓於其間亦不知其出自異母也故斯貓視之如其母視其母之諸子如兄弟然居則相懽別則相戚蓋有人理焉予初未之奇也獨憶韓昌黎曾記貓相乳大較類此直以為世間常有之事近得唐太史荊川文集細檢之有續貓相乳說其事見於吳博士家

謂自唐以來至今僅再見此皆和氣致祥非獨一家一鄉之瑞蓋必有所以感召之者予掩卷而思曰豈誠以是為瑞耶予涼德動多乖戾反躬常自慚天下事或出於偶然不足為祥亦不足為異獨念人靈於萬物得其性之全非可苟同于物者乃陰懷二心動相角立視其夫前妻或側室之子及其子視異母之兄弟不啻如寇讎直欲扼其吭而絕之其心始大快而無憾若申生尹伯奇孰不為之拊心酸鼻者嗟乎人而貓也已非吾類今且不貓若焉竟何物乎予獨有感於斯貓而記之以風

世也吳博士平生志業莫考其詳若唐北平王馬燧當德宗時以武功封王爵其為將也與士卒同甘苦嘗破家貲佐軍費其馭衆也後擊刺而先拊循所至人爭歸之其退而家居也父子兄弟雍睦無間交相愛敬如一身其為國家致太和而瑞應出於其家斯固有所本歟昌黎叙其功德祥祉而以持盈之善稱之盖不獨為北平發也

西還記

隆慶三年十月予巡邊西至甘州次年正月十一日復東行先是巡撫蒲州王公輪謂燈夕近矣請

少留予以六壬奇門訂行期無踰此日者公曰此天煩卦恐事有不快柰何予意已堅不可易公出餞二十里長亭暮抵仁壽驛行太僕卿許君東望先辭去風塵障天人馬辟易總兵楊君真載酒夜談經宿而後返副總兵與守巡叅政梁君明翰楊君行慶兵備張君蕙及叅遊而下先後各率所部兵翼而行至山丹衛雪霽夜寒諸君請就予署中觀星旋命酒各持一巨觥環立露臺東西指顧持論相折衷漏下三鼓而散十五日至永昌衛諸君請往遊擊府觀燈是夜會月食予辭以脩省非遊

觀之時衛人吏部考功郎胡君執禮方持服家居訪之留與飲因語及督撫任事之難而武弁依違多彌縫觀望故邊政日漸廢弛云是夜候月至五更竟不食昧爽戒行遣人告諸君別而還業已戒發矣夜宿懷遠驛復設香案以俟月食于夜分護之如禮十七日至凉州諸君揣知予誕日置酒高會入夜燔滿城簫鼓燈火燭天忘其為邊塞也次早楊君與張君及副總兵別于城外雨雪霏霏予曰凡日月食三日內大雨則其地災減半此瑞雪也諸君其毋以霑衣嘆行路難乎梁君復與副叅

偕行盖凉州為分守常駐之地前途皆其所轄也至古浪所看城外酸酒石凡造酒酸以此石投之即其味轉甘先巡撫陳公棐改題甘酒石詩云石可以攻玉孰知酒味亦受變於石乎然則學困人而善變誠有以哉晚至黑松林夜坐檢筆札撰甘州學記成黎明出郊外陝西督學副使曾君省吾陞浙江叅政差吏送考録且以告行君卽中異才諸所品題皆名士其尺牘叙別語尤奇輿中數日之不忍置也二十一日至莊浪日晡矣得督撫書始知予以狂戇忤言官事下吏部尚書楊公博侍

即王公本固呂公調陽及考功即某持議力爭之
尋奉　旨楊公致仕王公呂公及所司皆停俸有
差予罷廢還籍臨遣書既畢慚負　國恩然志苦才
疎如釋重負得未路尚全亦幸矣時文案塡委悉
行本發具書答督撫偽草既完乃休衙以邸報示
家人及胥史各相顧大驚予笑而語之曰官猶寓
物也孰有不吾家者此豈吾家故物耶二十三日會
萬壽節二十二日習儀次日雞鳴行朝
賀禮畢即登途先一夕行太僕寺少卿兼莊浪兵備
劉君時舉置酒為別而梁君及副將皆與焉君鬚

眉皓白有古人風席中一切去繁文酒罷諸君起
告予曰故相鈞州高公奉　特詔起為天官矣始
知楊公去位時有陰嗾之者此其故難言矣及早
發方出門有倉官某浙人伏地痛哭乞與予俱南
謂邊塞窮愁仰天待盡恐終為長城下餓鬼矣予
謂官之去留自有主者慰諭而遣之弊衣徒步而
去予為之悽然至紅城子去黃河甚近土人争言
河冰解決不可渡予潜卜之吉遂長驅而進既渡
食頃而堅冰側立下聞流水聲若有河神相之者
蘭州兵備祁君天叙步蘭靖副參各率其部兵迎

于河甘肅諸君及大小將校悉悵然而別兩河士
馬呼聲震天薄暮抵州城理餉户部郎王君基移
席郊外相問勞甚勤　肅府攝事將軍賚夜饋予
署中彼不聞邸報獨知予免官浪為大言　笑而
答之予一往一來悉遣人于數十里外具雞黍飯
于途户部王君復于關門左掃官亭酌酒再拜即
堅辭不廢也此其相沿之禮然哉出蘭州道中分
巡僉事麻君瀛同年兵備副使劉君侁相繼出迎
至安定縣三邊總督王公崇古特遣人移書請從
間道入固原且言八盤嶺險隘難行須避之蓋督

府駐固原欲盤桓而後別也因答書辭謝至會寧
縣具　奏繳　勑諭及移文本院咨送關防因留
此二日齋沐辭文廟而後行諸君共設餞席于行
臺次早約為別不果甘肅巡按潘君民模遣人遺
書就馬上答之已而渡八盤嶺雲霧交翳咫尺不
辨惟風從樹杪時送金鼓聲至靜寧州固原兵備
張君昇相見于城外諸君始別去次兎亭驛其地
去固原二百餘里督府王公先二日已駐此相見
惘然甚以　國事為憂憤切時艱義形於色不獨
以予之去留為念也陝西總兵呂君原同將而至

王公舉餞席張呂繼之徘徊信宿不忍去及出關
外王公張幕于曠野牽衣再拜揮涕而別予曰公
社稷重臣受　明主特知願為封疆萬世計公曰
時事多艱敢不盡力良工心獨苦誰其知之昔韓
范二公備西夏竟不能盡收安攘之功每一發兵
頭須為白蓋自昔記之矣君早謝畏途誠塞翁之
福顧予未知所稅駕也天下紛紛稱才難豈能容
君留海上即令長臥亦已矣君復何求哉遂以詩
卷贈予行及出書幣寄吾鄉方伯盧君夢陽舊與
公同官比部蓋三十年故交也公之高義無間顯

晦類如此既而張呂告別與公還固原未至平涼
五十里　韓王遣中官具飯于別館分守叅政于
君德昌苑馬寺卿侯君東萊太僕寺少卿黄君襄
寺丞某同時出迎及抵城宿關外公署行平涼府
具儀節次早朝　王夜訪同年鄧人周君鑑初釋
服補山東提學副使酌酒劇談比歸漏下三鼓矣
黎明　韓王遣官請會〻別墅以賓禮延上坐臨
池泛舟絲竹並作命歌行酒百鳥鳴花間已復游
覽登臺俯長林逦曲徑類江南名園謝邊塵而寓
情幽賞忘其身之在逆旅也況

賢王折節屈懷敦義好禮有河間東平之風日旻始
謝辭已復遣人送予百里外苑僕諸君旋告別惟
侯君昔為嘉興守予嘗薦其才獨於前途駐馬立
談久之而後去過平涼遣人馳問尚書楊公時方
抵家公答書曰某不敢排海內士論以枉公今幸
與公同日報罷千載有餘榮復何言哉至涇州會
潼關兵備范君以作從東來次早文廟春祭也余
范二君與予先赴廟行禮是夕余君請謁王母觀
瑤池在州西三里回中山山勢峭直上有王母祠
西廡下列周穆王漢武帝塑像祠後有堂甚爽塏

然長垣剥蝕前楹将顛風高氣寒不能堅坐遂相
與下山有大石鐫瑤池二字立山麓故池不知湫
在何許矣復與二君月下談仙家有無及佛氏後
身之説夫酷好神仙莫如漢武帝其末年大悟乃
曰天下豈有仙人則其有無誠不待辨矣若夫後
身譬之燈滅而復燃非前燈也雲合而復雨非前
雨也其所稱三生人間迂誕不尤甚哉越日范君
以白事趨固原予東行晚抵驛舍驛無別館于君
宿民家甕牖繩樞牛羊兒女雜隘巷予夜訪之移
榻坐前簷談宦情蕭索久欲引去君登第幾三十

亦頗毛種種猶滯留潞皋間其人故長者乃其宦序甚拙有由也强之為別乃辭去至永壽縣行太僕卿周君京予同年以赴任方入境留署中談涉世之難便欲拂衣去君本南給舍為人所抑也漸行入乾州界近城西北有乾陵乃唐高宗及武后葬地華表雙闕至今猶存翁仲及麒麟橫卧草野豈天厭凶德故令傳穢千載歟聞乾陵之栢多文理一株徑尺可直萬錢白樂天有文栢詩地何靈而生此也過邠州日方午城中人依壽山而居者數十家多林木之勝城東南豳谷即公劉立國之

地其人朴野多穴居衣服男女如公劉時人道出咸陽平原千里自漢長陵以下多丘壟纍纍或高或下隱見草莽間牛羊收豎躑躅其上此皆漢唐陵墓也帝王將相知為誰氏乎禾黍離離故都沉沒阿房萬仞盡落煨燼中人世豪華與此生共盡何苦營營耶陝西巡撫張公師載約會于涇陽公與予素號金石交休戚相關情踰骨肉若有不能釋然於予之去者高酌留別為近體詩一律贈予末云歸兮我亦從公後與水衡山正渺茫時公欲引疾求去復擇盆千户送予直抵家先是予未至公

已駐節數日出視河渠矣長安沃野有去河數百丈而高下相懸者非就地築渠停水以備旱即亦地千里力無所施故善開水利者秦人受其澤而歌之曰舉鍤為雲決渠為雨言其功與天相埒云公歷歷道其事如此方告行

秦王遣中官授粲治席禮甚優即差官具謝參政陳君一松予同鄉潮人因從張公出視河餽予二幣鄉義也予不敢納悉還之邑人通政李君世達以請告歸予訪其家於郊外四壁蕭然君業已出前村候予過而延之別館具詳京邸事對案善飲不

覺移時君往為天官郎予甚慕之故傾蓋相懽如此夜至高陵同年王君業邑人也招飲禮特隆予甚訝之尋聞遼東巡撫魏君學曾至以謝病還涇陽人同年也因往訪之談邊事若不勞餘力但恐有薊遼總督之責不能久于家謂予峭直常持人短長素有倡言欲排擊之者獨拒於輿論故隱忍待今日而發耳其言蓋有所指也夫名者造物之所忌違衆孤立以權度高下人而名隨之鮮有不遭彈射者顧虛名在人間如電火石光何常之有君憂讒畏譏吞聲以自全即公孤非所願也過臨

潼縣陝西三司左方伯栗君永祿右方伯曹君金
臬長同年劉君曰材都指揮其等凡十餘人及郡
縣自長吏而下皆來會諸司遺書百十種予以行
笥不能容謝却之驪山在縣城南門外山西北有
溫泉昔唐玄宗嘗與楊貴妃遊幸因建華清宮名
其池曰華清池東西繡嶺即驪山左右以林木花
卉如錦繡故名今基趾坵墟青山荒落惟湯池猶
存諸君設席臨池上眺望久之暴風揚沙幾於晝
晦開縣西南五里為秦皇坑儒谷以日暮不及往
嗟乎溫泉天下多有之惟在驪山者自秦及唐為

帝王公卿之所表異可謂至榮矣然辱國家汚史
籍萬世有遺德焉其他溫泉與人境遼絕惟遷客
詞人羽衣高流日相從嘯詠托名於無窮寵辱何
由至哉自此去長安計程不遠闌城外八水交流
終南太白吳華諸山互為界障而黃河萬里從西
北環抱入中原以稱山河四塞之地天府陸海以
一面東制諸侯蓋關中第一都會也此平生所願
遊乃咫尺相違竟不果豈輶軒所至抑有定數耶
出藍田縣東南為秦嶺東起商山西連隴右綿亘
千餘里經萬壑千巖不斷絕嶺下置藍關為商洛

通衢予過此大雪不能行分守參議楊君樞冒雪
及門告予曰昔韓文公之潮陽雪擁藍關驅馬不
能前與先生事相類得無並傳千古耶予笑曰韓
公諫佛骨南貶潮陽為刺史至藍關大雪天故以
朝廷之怒終當雪釋告公也若予以罪廢阻雪長途
天寔困之見韓公當大慙君安得漫言相比乎雪
甫晴即戒僕御陟秦嶺先過韓湘祠瞰門內草深
三尺矣旋數武即文公祠徒步入謁登堂再拜公
像甚偉衣冠儼然前檻樹豐碑勒公詩語詳述湘
子花中句其字多剝落下可讀略　人過其祠未

有不瞻慕而不拜者或道李逢吉時事即百口共
叱之君無所容人心秉彝何嘗泯沒哉至商州陝
西代巡楊君君賞遣人窮書出此即為河南境矣
延綏巡撫李公尚智寧夏巡撫沈公應時總兵雷
君龍先後遣健兒馳問悉報書遣還參議楊君邀
予燕集倉頡祠去州城二里許祠甚宏曠州東南
為商山漢四皓隱此長巖曲磴有巨石屹立凿草
間樵人語予曰此四皓採芝石也吁嗟皇陵有莫
辨其姓氏者四皓商山匹夫耳何路人能記其履
跡耶然則人之傳不傳何論貴賤哉夫商州故商

鞅封地踞食幾何車裂隨之川東有武關路接荊
襄漢高帝由此入咸陽蓋阨塞要地云自此而東
入河南内鄉縣東南出鄧州故相二達李公賢州人也
國朝名相稱三楊一李恨不與之同時至新野縣聞
南鴈飛鳴不覺愴然喜曰鴈北向而征人南歸天
路茫茫各相去數千里何日始還舊棲乎蓋自是
鄉心勃勃矣少頃鄧人報武君金靈輿至乃鄖陽
撫治卒于官予同年也遂往弔之召護喪者問故
始知其后嗣未立而毋年八十餘撫棺涕零不能
已分守叅政沈君寅屬府僚餽酒餼牘中無一言

因謝却之河南巡撫李公邦珍遣人追送于墳上
出此三十里即湖廣北界午至呂堰驛會湖廣巡
按雷君稽古行部駐襄陽遣人来迎次日渡襄江
守巡副使徐君學謨叅議王君應顯及郡縣而下
俱渡江迎于樊城雷君過從握手如故交即招飲
別院徐王二君亦如之明日請
襄陽府朝謁宴于正殿後另設席于東書室招郡人
御史予同年劉君存義俳佪竟日文酬盡懽
王未弱冠儀度端雅且折節下賢酒罷送予大門外
瞻顧而別次早發襄江雷君復出餞登城樓俯瞰

長江共擊節而嘆曰荊州乃自古必爭之地蓋世
英雄今安在哉若襄陽借樊城相為犄角此古人
深計也中原無事可遽忘先備耶遂再拜為別復
遣人貽書追送至承天同年劉君請遊高陽池故
舟中流俄頃報至會天雨攝衣而登門外多平田
道旁多茅屋墩碑斷石沉埋草間當門有池方數
尺環以木檻池上構小亭亭後為堂留題者殆無
虛壁矣土木朽腐幾為巖墻其左有圓亭八窓洞
開差可人意亭後屋數椽設木主三書山公簡習
公鑿齒杜公審言其位次皆倒置不倫室中二驢

倘碾石而卧蕪穢不能堪夫此地自古稱豪華世
代變更遂銷沉至此諸公有靈寧復倒載重遊哉
若峴山鹿門在左右至于今巋然獨存何也因相
與浩歎舉觥引滿大醉登舟別時已深更矣至承
天兵巡副使李君堯德僉事趙君岩相見于舟中
明日謁　顯陵夾道新松芳陰冉冉及門中官迓
而進禮畢即延飯于公署比還謁
睿宗皇帝廟守備太監拱晋款禮甚恭復登舟遺予
小詩韻二冊大類行吟一掌金郡人户部郎中魏
君堂僉事李君得春同年也初與予同拜官同日

出京今相繼謝事歸追憶往年悲喜交集浙江叅政曾君省吾副使孫君應元初抵家未行皆顧予江濱曾君督學關西與予相厚善其尊公並舉進士歷官十餘年訪其廬環堵蕭然雜處委巷中清白家聲得無與關西夫子並傳耶承天何太守子壽占籍京師於予為同鄉邂逅相逢桑梓之情藹如也下潛江遇同縣永州推官陳君良珍艤舟聚談出高吟數章示予恨不得其全集讀之夜泊漢陽湖廣三司各遣首領官渡江來迎郡人同年蔡君結致仕里居予訪之市鮮具飯坐語移日出臨大別山俯漢江望石鏡亭鸚鵡洲郎官湖弔古興懷神爽飛動與世俱忘不知身是逐客也先是出襄陽沙高水淺舟甚隘至是更巨艦乘湍流徹夜而行明月中天江光如練過赤壁追憶蘇子瞻往年月中遊悵望久之至黃州御史王君同道黃岡人寓郡城中携酒訪予會風濤拍天維舟未發彌日談往事甚懽君先是按岳廣因言廣中士夫某口中雌黃多失實共訐之而薄其為人君左官為忌者所中與論惜之戶部郎熊君養中坐事待勘持服歸予吊之夜過舟中請予題其封君燕居亭卷中名家詩殆盈帙矣君登第刻其文予甚偉之抵蘄州兵備僉事盛君當時聞予至當庭大憤謂予昔按浙江曾草其關文及各邊督撫差人持勘合請號怏怏多誕詞悉欲裁之既而怒稍解始發晟知州楊魁浙人也舊為國子監學正京邸常過從贈予蘄艾復持酒饌遺之時暴風撼舟因留夜酌談星數多異聞二日至九江府舍舟從陸兵備副使張君岳置酒于分司論家鄉一二事甚稱快獨羨興化李公春芳為真宰相不可及云郡人御史張君科舊同臺故嘗按浙江就居第飯予因訪

其邑人太常少卿歐陽君右一敘欲謝病不果恐其遲留多後悔愧不能致書速之歸東林寺道中會御史李君輔以北督學赴京相見甚喜遂於谿往亂石間披懷立談恨不及留郡城信宿也由德安至建昌同年李君從龍自武寧縣以虎皮大扇遺予答書謝之遂入安義安義主簿某浙人論浙中賦役就事質疑因直書數語譬曉之奉新縣令李某長沙人予年家姪也問歷官體要恂恂乎有諸父風至瑞州會同鄉畢君千禎時為高安令以衙故供張禮予劇飲為懽自塞外至此不下萬餘里

始於郡城遇鄉中一故人心甚適也早發賜臨江會分守參政王君元春舉酒相屬論昔年黃門事歎人情險惡天道難欺云遂舍陸從舟至新淦而下遇分巡副使同年吳君道直自吉安來會君舊守寧波共事最久聞予還故急於相見也泊吉水郡縣各僚悉至及訪吳君於廬陵持盃酒解頗談宦轍紛紛朝齊暮楚君以才調任從曹濮來紆程多矣復移舟送予泝流數十里而後返過泰和謁先任楊州府同知陳公雍予為順德諸生時公予師也席中出詩卷索題識別因為八言一章自舟中書之大理寺正王君劭知縣薛君廷寵俱邑人以故吏之情切切候問若不能忘也抵萬安南贛督府同年張公岬遣人候于途既至則載酒臨江豪談竟夕言嶺東山海之寇如地上塵旋拂旋生人立町畦動多齟齬若同心共濟大盜何足平頃予病夫親從乖老近且乞還豈襄居高卧林壑哉其文學風節足樹不朽於來世而功名富貴若視之歘然明滅復移舟出送郊外十餘里樹系上蘇子瞻詩曰世人養子愛聰明我為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蠢無災無害到公卿輒戲予曰君非古聰明即立致公卿誰為災害乎予曰君自今慎毋作聰明公卿故君家物也因大笑舉案對食訖各判舳而去分守參政彥存舊臣予移維舟時即來頗遂往答之因共談象緯舉往而推來若將有驗焉贛州太守新陞福建副使黃君家吾廣人會于水西驛即東行赴任維舟待發云由南康至大庾有司告予韶州兵備副使同年許君鎰自贛州從陸回將入城矣予登岸君已暮發次日渡梅關追之不及遂登謁文獻張公祠因歎公正色立朝竟為李林甫牛[illegible][illegible]所中卒躓于荊州嗟乎世不能容才自古如此公至今凜然如生頗作李安在乎引領徘徊見五嶺盤西北大海環東南自唐以來僅生張文獻余襄公先後崛起為百代名臣而大鑒禪師從曹溪演法為佛氏南宗此皆地靈人傑也今去唐千餘歲真儒名相代不乏人若與時浮沉碌碌如予者視山川此類哉抵沙水村舊館人朱榮挈壺具茶獨迎予至三十里外入南雄郡縣相問如常儀比登舟先一夕大雨水勢悍急經宿至韶州太守李君渭遣人候予芙蓉驛因總督劉公熹北歸與兵備許君俱先期出矣順流下

英德過横石家人來迎至清遠署縣郡博士程文掌衛指揮使楊騰驤迎予飛來峽口晚泊胥江次早達三水至石門過菲節亭觀次自城中出江滸相見會吾家兄弟兒姪亦此時達舟中骨肉親知俄頃聚合數年離索相對張顔日未昃抵家四月二十一日也卅齋巡撫王公輪及參政楊君衍慶差二使兒歸予後勞問于家後二日方及門是行也跋涉一萬二千里自春徂夏凡百有十日天地之大若水陸之險夷人情之好惡舟車之勞逸世路之悲懽欣戚備嘗之矣自昔哲人夐立世外睇古今於瞬息等宇宙為鴻毛貌予一身豈以窮達而有加損哉語云天下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阻君子不為小人之洶洶而易其行予誠有感於斯言

重建臨海廟碑

吾鄉世有臨海廟祀溫許二公舊碑蕪沒遺事不可得而詳矣聞故老相傳皆稱溫許為閩右巨姓當宋元淆亂禍變風起死徙半道路二公獨倡義首兵為鄉人請糧以身蔽之鄉之人得免湯火共推二公為太尉沒乃建廟海隅世其祀以報德也逮我　朝正統己巳黄蕭養竊逆航海道吾鄉鄉人禱于二公率衆禦之賊歛舟而去自是吾鄉恃二公為長城稍聞海警即踴躍操戈而出爇香歃血盟于神祈陰相之咸恃以無恐每遇伏臘各携老負幼操豕鷄斗酒謁廡下雨暘旱潦歲熟而卜之應輒如響人有為人所誣者敢奮言矢于神即無異剖心相示也衆亦釋然不復疑廟祀垂數百年而遺址至今共傳不朽先是督學儒臣魏公校秉道維俗所過淫祠必毁之惟臨海廟巍然獨存蓋重其有功德於先民故留之以風世也嘉靖癸亥廟寖圮鄉人亟議改建以崇祀在為廟仍其故址而規模視昔增勝右闢𦶟地監爲鄉約亭蓋推二公保障吾鄉至意使知幽有鬼神明有法守日遷善遠罪咏歌太平以侈神賜也祭法曰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祠之蓋澤被生民功在社稷故名載祀典歲屬有司慶事凡以表異而繫民思耳溫許二公生能全其鄉以歸順而不使夷陵於逆賊没且數百年矣挾其威靈猶能使懦夫擊强敵怒臂爭先群盜風靡豈非勇畧蓋世力維桑梓雖死猶生耶且受誣于人者百口不能辨直以其情質于神人輒信之鄉之人祇奉為蓍龜信乎從之則吉悖之則凶也故具以鄉約矢于神願卒守之得與此廟相維持於不廢即神之大有造于吾鄉勿替引之矣食報寧有

窮乎今廟成於民不煩有司監督而祇役恐後豈強之使然神之功德因有不忍忘者雖歷千百世猶一日也予先是謬登薦書及再試春官皆落第尋卜于神語予明年舉進士已而果然初期入第後當勒碑廟門兹值廟貌重新當紀歲月因募石載筆著其畧以垂示後世使對越神明勉率卿約各毋斁視此心靈光也

序文

贍邑侯抑菴陳公入覲

嘗讀西漢循吏傳自文翁而下凡六人豈其餘皆無可稱述歟蓋由郡縣而徵為名執政累樹勳勞則撫述其大者屬史館特書而郡縣之政殆不暇致詳矣公卓著才名以先世宦業未大顯思提衡奮步為百代名臣究其平生之所樹立足以光前聞而風後世當有特書青史以著其顯揚之烈蓋不獨稱循吏云今考其治狀累光薦剡達于朝此何待予言也諸君以公不復蒞南海而眷眷不能忘夫天之生才為天下計豈私一邑哉公不能百其身徧天下其於時政之得失海內之安危民間之疾苦蓋嘗拊髀興懷仰天而坐壽之矣

朝廷首置公于臺諫悉條其便宜上中興太平十二策其敷陳必先從嶺外始孰謂南海不均被其澤哉公之行予復有請焉予往年待罪有司以應 朝赴 闕下所司既汰其不職者散而歸乃引其存留者至 上前免冠蒲伏九卿及臺諫各紛然並糾其欺玩請按法治之夫怠棄官常者既不在列矣彼存留復任即有缺失或當見原未聞逮一人下法曹推問不幾於為文具乎百司庶府之中多直節奇氣之士曾不數年致位公孤者往往有之而畧其體貌如此恐非所以培士大夫節義之氣也竊嘗謬有論著惟綜核嚴明引其貪墨者論如法旌其卓異者宴于朝賞罰並行傳示天下一時吏治必有勃然改觀者公身親見之其亦以是為須建白否耶

亀川董先生詩集

余嘗歎聖學蓁蕪是非蜂起其溺於聲利詞章之習茫然莫知適從此無庸論矣若獨立不疑思以吾道為正鵠者往往奪於似是而非之見黨同伐異角立私門挾勝心而偏持曲說竊佛家上乘之旨以附濂洛主靜工夫不自知其反經叛道索途

而寘行也甚或駕虛名以駭愚俗而陰濟己私其心術之隱微有不可得而權度者海內浮薄之士風靡而從之自謂千載真儒亦不是過學術誤天下其流弊可勝歎哉龜川董公本撫州世家以聖學沉埋千百年鮮有獨得真傳屹然樹吾道赤幟者陸象山為前代名儒雖幸出同鄉恨不與之同時獨聞陽明王先生崛起絕學之後嘗欲北面師事之而不可得乃贄東廓鄒先生雙江聶先生執經而私淑焉其隱然自負以聖賢為必可學而至蓋有不言而躬行者嘗下帷授諸生經出其門彬

彬多名士涉獵群書好為古文詞尤長於聲詩令子惟益舉進士宰東莞有聲欲梓公之詩以傳乃移書介門人祁在德奉公集屬余序之因披帙諷詠而三復焉乃竦然異之曰公學力於此具占矣其超然遠覲之見殆橫騖九州高視千古哉夫士不能奮于時多托詩以自見若詩雖工而行不逮其言即能詩奚取焉今考公行誼著于鄉其為詩取裁於風雅而溫厚和平循其言可以入道此豈飾枝葉而遺根柢畧性情而競浮靡者哉詩自漢魏六朝歷唐宋迄今無慮數百家其言人人殊朱

必世代相承若合塗轍也陳居仁作江西詩派圖自黃山谷而下取陳無己韓子蒼潘邠老二十五人為之嗣蓋謂專門世業其源流有不得而相參者彼物外高流獨步當世豈更相祖述各立門户哉公之詩余不知其所宗惟攄發性靈高翔寥廓其殆不由師授者歟人之傳不傳在人不在詩若公之詩其與人並傳何疑焉昔人謂祿位不足以動人孰肯傳其書夫書之不傳謂其言無可采耳若真有千古不可磨滅之見孰得而廢之故山澤人著其多與六經並傳彼王侯卿大夫好古探竹

詩必唐文必秦與漢乃有終其身求一言幾乎道而不可得者竟與時銷滅耳其於祿位何與哉公白首短褐豈顧身後名然讀公之詩因而得公之為人是可以風百世矣昔虞文靖求其八世祖蘊公文集不可得惟得其辨烏誅蚊二賦遂手錄以傳人謂其表章先世之遺文此顯揚第一事然則惟益之用情非文靖遺意哉公初志未竟輒脩文地下其徘徊日月寤寐風雲勃勃乎壯心橫宇宙至于今猶存余每擊節誦其詩如忽忽年華變勞勞世慮長廊廟謨謀壯 風雲意氣多傳經劉向心

應遠叱馭王尊之志欲繩其匡時孤憤之懷豈以布衣而忘天下哉惟益負任道之資而素練經世之才即為其所欲為以承先公未遂之志顯揚大烈孰有加于此今之賦詩談道而文學高一時孰不欲有聞于後世然亦有不能盡然者或生會遭逢之厄或後世無繼述之人其何所恃以信今而傳後哉然則公之所托以垂不朽者蓋不專以其詩也擁膝高吟卧遊世外或惜其藏名終身令人有王符之歎嗟乎潜夫著論曾片言輕王侯他澷何慕焉世言序其詩當先序其人余於公集良然

邑侯胡思泉保障功成

浙之思泉胡君舉進士出宰順德不數月而境內大治予故順德諸生也邑中多長者常過從語予曰君獨持風裁門不受私謁有包孝肅之風救荒勦民著畫一之法即青州富鄭公不過是也威行四境盜賊屏跡當路器其才以京兆張敞目之敦尚儒雅增飭學宮卓有文翁化蜀之志風清弊絕裁決如流期會簿書鉅細畢舉若進議修城衆與論而果於獨斷初下令與民約曰居安思危有備無患吾業已按籍均其勞力之所能以時委輸豪右鉅家須首倡大義若其繇皆得自主之而官不與焉近者以日計遠者以月計各就難易考其成邑之人感激赴義人百其身不朞月而大工落成矣予聞之改容稱歎曰此非古之循吏哉夫大梁本南海故地自正統十三年黃蕭養稱亂始分建順德地當曠遠跨山為城草昧之時土多不稱往為群盜所闞夜越城而入破縣門收捕卒掠官庫內外驚眙不敢動賊整暇而去若令包藏禍心乘時大逞為其所欲為其流禍尚忍言哉君獨長慮却顧奮筆列狀曰莒恃陋而城惡不治浹辰失其三都此前事殷鑒也白于當路遂焦勞任其役前人之規畫不啻倍之保障屹然東南倚以為重獨一方永賴哉往予行部吳越間會島夷橫騖潰上海陷崇德屠黃巖千里丘墟而桐鄉孤城圍困彌月獨堅守不下遂能西遏强寇不敢渡錢塘犯吳山蓋相為犄角其勢然也及薄遊塞上歷萬里長城其以時脩築而隆然高厚者即不能戰猶可據以守而邊人之耕牧並賴之若使胡騎得乘其卑薄擁衆飛越焉即戰與守俱失之矣故邊人倚障塞其以天塹視之內而中原外而邊海孰不知

以脩城為急君生長呉越習聞塞上事獨於是惓惓焉謂非安攘遠畧哉若南仲城朔方以闢疆土張仁愿築受降以備胡詩書所載至今誦之君治行久著即 朝廷下璽書徵拜要路為
國家長城顧東土何能久借哉君入居貴近
聖天子首臨軒召對問君海上事諸所備禦孰為最急君指陳利害舉其所常經畧者條列以
聞下所司著為令屬吏民世守之即海隅萬里徼福于君豈不與山河並遠哉

賀宗師鄭養翁榮壽

弘治癸亥秋八月為公徹降之期今萬曆改元春秋七十有一矣鄉之父老子弟及士大夫故嘗與公遊者悉圖為公壽公固辭曰吾先公托足青山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歲時伏臘不能親灑麥飯于九原吾意未嘗不悒悒也敢煩上客酌酒相賀乎世受 國恩策名仕版曾不能一日近
天顔嵩呼稱 萬歲效華封之祝歌天保之詩平生報
國之心猶有欝乎未伸者今何敢偃然自壽也聞公忠孝語誠使人悚然曾記予束髪受書時從公入三水先世青山在焉公撫松楸酌澗水而弔之涕徊不忍去曰吾安得廬墓左依青山百世長欽此也乃予官西臺會公考績至自南雍夜宿予邸舍候早 朝鷄未鳴業已櫛沐漏下四鼓即躍馬而出謂一官數千里今始見
君陛赤墀而瞻文陛忠愛之心勃然啓沃良謨思效其尺寸儒臣大願豈獨一見哉公忠孝赤心流芳千載其為壽安能以歲月計也人生百年即豪華盖世亦不過瞬息間其號稱不朽者惟其所樹立云耳客曰公年七十即表業其官禮且引年今猶可復仕乎予曰坐策國事公年尚少昔呂望八十載後車中公九十御蒲輪豈謂晚哉今能盡其守行其志使忠孝聞天下足以光青史而重邦家即古稱三不朽何加焉公神釆射人目光如電豪談移日為文頃刻數千言皆上壽之徵也安車蒲輪時固有待與客曰罔陵之祝無以加此請持此為介紹以達于公鵬自少執經忝為門下士愧不能文謹述其言為答客問賀客皆接武而從之公大懽盡醉而別

何古林中丞被 召還京

五嶺以南號多賢哲代不乏人若張文獻崔清獻

陳白沙三先生此其最著也今大中丞古林何公
鍾扶輿清淑之氣生　國家全盛之時弱冠登
朝起家文苑曾倡議特剏二獻祠及編白沙言行錄
交而刻之光昭前聞人以風示來學是是以占其
志之所存矣當　肅皇帝時獨持風裁以直諫顯
舉世之所不敢言者而獨言之此非得天地之正
氣而浩然獨存者哉已而謝事歸著書談道掃跡
公門時士習依違聖塗榛莽公崛起絕學之後惟
反求諸六經而尊信不疑蕭然一身蓋自任天下
之重如此今　聖天子虛執政以待公

寵命新傳中外稱愜公門人徵余言為贈竊嘗聞自
古名世之人在一鄉則一鄉重在一國則一國重
在朝廷則朝廷重非公其人歟今以耆儒覲
聖天子耿光日奉先儒之格言為啓沃謨訓以仰副
宵旰之至懷所謂以此道君天下必於其身親見之
為名臣如張文獻崔清獻為真儒如陳白沙孰得
而樂焉然考之歷朝未嘗無全才亦未嘗無真才
而往往與時齟齬宦業不大顯此其故何哉直行
已志不量其所安視天下事若卷舒由已必欲以
一人之見而專之不復慮其後夫黃河下龍門排

砥柱其勢滔天矣然必九曲而後達于海然則善
用其才為國家建萬世長策寧能亢直以自遂乎
況用人太驟責効太急持議太苛即有絕倫之才
欵著世稱奇亦難矣公執義侃侃孟賁不能奪而
審權宜以通變從善如轉圜天下皆靡然從之若
百川之赴滄海一時輿論咸以公之出處卜世道
之汙隆其信然哉諸君欣然曰公為世道計誠無
以加此若諸生所以誦法于公者殆未之及也請
一言申之余讀太史公儒林傳述齊魯諸儒分門
專經者數十家一家多至千餘人國有大事下廷

議博士諸生各舉其師說附經義以對朝論甚偉
之故其經術流傳更千百年不衰諸君皆就學于
公充充乎有得也進則張其師說以大行乎天下
退則更相授述使人人皆得私淑焉鄉閭有善俗
郡國多善人豈獨今日哉公方從王事未暇與諸
君論學惟各舉其所習聞者書諸　紳求不愧師
門他日傳儒林與前史並行于世請得就此而考
證焉

總制石汀殷公拜大司馬

夫世必有雄偉不常之人而後能乘時靖大難濟

也安民樹乾坤不朽之業而天下晏如也若事權
不一而委任不專則顧望依違或狃於聞見之
或沮於時勢之難或奪於利害之私鮮有不僨事
敗謀及垂成而中廢者當
肅皇帝時東人告急議增設撫臣余尋上封事列所
以不便狀請屬總制兼攝之會主議者堅持不下
乃其後自相矛盾績效無聞今就公觀之始信余
言蓋幸而中也公視天下猶一身常以排山倒海
之力為曲突徙薪之謀舉東南數百萬生靈蓋之
如天容之如地其福澤在五嶺以南豈不與山河並遠哉

朝廷方倚公為 社稷臣遺大投艱誠有不可得而
辭者其談兵慷慨激烈如雷動風行常言京營典
禁旅及一切沿邊守臣
朝廷給 璽書屬以戎政職掌所關無不具言即祗奉
明命臨之宜無不得行者乃或為人所持動多齟齬
近在 輦轂且不能具
聞若疆埸萬里外有邊臣之所不敢言
朝廷之所不及知者此其故能具述哉繩宿習而伸
紀法重邊計而勘輿情在憂國忠公不二心之倫
必有能毅然步前轍而保萬世治安者此皆存乎

其人夫固有所待也公起家行人所使諸郡國考
輿圖而知職方比入諫垣典章奏得專主封駁皆
軍中機宜遠而天下封疆近而 京師肘腋事關
大計輒奮筆危言請早見而豫待之故自為中丞
仗節鉞操便宜凡得諸見聞真切者無不就事指
陳纖微必達 上嘉其忠誠下所司亟如所請朝
發夕至群策兼收摧陷廓清若有天授之者其權
衡素定也即入典樞務正位大司馬盡心體國開
誠布公如前所謂牽制而不得行疑懼而不敢請者集
廷議折衷悉務當 上心定 廟謨石畫屹然坐籌

四海以一身繫天下安危使中外倚以為重以光
聖天子中興之大烈文武吉甫萬邦為憲非復見於
今日哉

贈新興縣王明府

新興侯如水王君以治行先天下特負舉焉其門
人徽余言為賀余昔有贈言謂君政成即當入諫
垣旋陞政府蓋歷試諸艱乃公孤地也今復有芻
蕘之見頗備君采擇不敢以不文辭夫
朝廷設官量才而器使初無限年之例及校其文而
後敘遷也惟臺諫必為官擇人乃搜羅異才各如期集

闕下察其年而試之何若是其慎與盖官以言為職
天下之公議繫焉古稱擇言官當以三事必惜名
節曉治體不愛富貴乃能舉其官豈少不更事及
年力中衰而能辨此耶考時政之闕失甚天下之
安危獨立敢言及時匡救鑒往而繩來手占彈文
日無停牘出入禁闥獨持風裁皆言官專職也若
旁徵汎引徒炫迂談則其胸中涇渭可知矣安得
不試其文而取其持論侃侃深切著明者𢧵君以
方壯之年而操持堅定器識淵宏考古今理亂之
源而通達國體屹然有古名臣風以是立
朝而職當言路豈非國家之福𢧵君自舉進士守官
南服常慷慨談兵毅然以安攘為己責其於國事
凡職掌所關當無論鉅細此心勃勃乎為天下借
籌不遺餘力矣若嶺表自軍興以來徵調旁午賦
役煩苛水旱相仍迄無寧歲而山海警報循東西
出沒無常期君往蒞廣寧而疆埸安堵廣人德之
及移新興未朞月而四境大治新人共倚為長城
安得百其身照臨四方以副天下之望乎今歷官
諫苑與聞大政首以封事白于
朝其經畧必先從嶺外始自此罷兵息民不加賦而
用足山海晏然孰非徼福於君借回天之力𢧵余
昇居海上日從諸父老擊壤歌太平敢於君之行
也述東人跂望之私

野航

天地一晝夜也古今一瞬息也人生其間如旅寄
然嘗聞上世高士有鏟采埋名不出鄉井而偃息
長林豐草間雖編茅為裳採蕨而羨晏如也有風
致倏然高步宇內以天地為吾廬視胡越為一家
睨傲日月襟帶江湖惟意所適皆桑梓樂地斯其
人盖中天而居窮地而游車轍馬跡遍天下豈以
故鄉雲物歲晏天涯戀戀為兒女態耶吾族兄野
航少事儒術累不售于有司乃棄家西遊入田寧
所至人多從之山谷故老爭率其子弟延為上客
築室而師事焉上酋素獷猂輕士獨聞野航名更
相敬慕因禮為塾賓日從藜杖逰容與谿峒猶狎
歲月而田廬非曰日以澱備遂卜地而家焉因號
野航有客聞而詢之謂昔馬伏波將軍南征交趾
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有大志常
言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
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當吾在浪

泊西里閒虜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話何可得也夫古之烈丈夫遠離墳墓垂聲竹帛猶切故鄉雲樹之懷君咲傲王侯白首異域獨無懷土情將安歸乎野航曰予誤矣士各有志何相方耶志之所安雖如盧敖遊大荒露坐風塵何非樂國苟不愜吾志即仰覆棄梓如杜五郎之三十年不出籬門而風波陸沉何非苦海子獨未聞吾野航之樂乎世之人祁寒暑雨輙多怨墻外尺寸地即門户角立未嘗又半榻假人予惟駕野人之舟當伏日流火即漱流面風披襟而岸幘依水為鄉招月為隣托蔭蘆叢即吾舞雩也盛寒披敝裘縮舟曲岸去村境十餘里林薄擁蔽絕無人煙鳥跡膾鱗漉酒掃雪烹茶舟中惟玉壺氷一卷興至則朗讀數過高酌沉酣餘但微醺而罷雖陰風怒號積雪為沙丘酒後耳熱屹坐不知也稍視風日曈朗乃吹笛出長江理釣捕魚或逆流而上從風而轉南乎可北東乎可西無論泚城水郭皆吾卧榻地誰復為吁哇乎嗟彼瓠繫窮鄉不啻如苦炎擁火當臘負水乃謂並天而寒暑殊同世而憂樂異其亦未聞吾舟中樂乎聞者語塞乃高揖而謝曰君之高懷誠非吾巢棲蟻族者所知也嘉靖壬戌夏四月田寧土酋徵調入嶺東因與野航並舟達吾廣野航自弱冠去其鄉閒數歲一還今長子育孫皆為田寧人蓋以流寓自安矣一日攜竹樽過予具述平生謂海口吾蓐食處也先世墳封林池魚鳥忽愁然忘情乎顧吾托足西土數十年園木已拱牛犢成群數世生聚就其鄉為朱陳里或不墮吾後昆也但念迴波戀舊浦飛鳥懷故山幸為序吾號以示吾志之所存使百世而下知從海口尋源無為望洋增歎乎曰野航之樂曾聞答客問乎何能復浪談乎昔蜀有遺世之士倜儻特立鬱鬱不得志乃斲異材為翔雲之舟負重貲而出尋為暴風迅激踰年飄泊入楚江為羅者所捕自言蜀之梓潼里人從羽山解維誤逐風濤至此楚王移問于蜀乃知其倜儻士也拜為國相給以宮人優以田宅子孫遂世為楚人而光被宗黨垂永譽于無窮今野航其亦翔雲舟乎能無忘梓潼里且記羽山為揚帆出海之地曰鄺徽聲其後當有興者亢吾宗以光奕世寧不嗣望將來野航因莞爾而咲即引滿泥

行偶烈風伐木雷電大駭雨且至舟人皆狼顧欲避野航獨掀髯曰聞雷而出衝雨而行長風增巽破巨浪而歸此吾操舟故所習見也而輩何怖焉昏夜渡海咫尺不辨予亟命老蒼頭步雨招之浩歌若罔聞鼓枻而去

雪槎卷序

昔人云自開闢來天下本一家故四海會同初未嘗有所限隔惟疆野分別從而區別之故有疆域懸殊山谿遼絕不可以强通者偉丈夫馳驅當世雄視八裘若揭日月而行中天使宇宙大觀悉歸延攬而撥羅海嶽吐納風雲以發胷中之奇安能齷齪跬步內顧影深藏若醯雞不能自發其覆也惡知天地之大哉鄭君仁隱於商足跡徧海內若乘槎飄飄行雲中因號雪槎余聞君仁本楚人去故鄉而家粵城天地即吾廬其孰為町畦也君仁嗜文詞慕世外高流所至遇海內士大夫必折節下之故雪槎卷中多留題要皆以乘槎至天河得諸傳記者而諷詠之夫張騫之事乃古人寓言何用更相附會以為美談哉君仁喜遠遊必有以自遂其志者若余人嘗嘗操牙籌指畫達旦歲占其所進貲較量麤細而忻戚以之挾舟車强顔就畏途其耿耿于中猶有未能盡遣者即如白晝大都之中常若與孫吳對壘風濤沉寂江海晏然若天吳陽侯交鬬於其間是以此身勞勞任百戰而終歲為瞿塘舟中人豈不自伐其天真乎浮生如寄人壽幾何其自視何良苦也考拾遺記唐堯時西海浮巨槎其上有光如月星轉浮四海十二年始周天常有羽衣仙人栖其上君仁其有慕於此乎傳聞希曠之事其有無不可知若游神天表翱翔九州此盧生所稱汗漫遊信有之矣君仁所過見名山大川及古今英雄思終身與俱而不能忘者其孰為平生嚮意乎余往年薄遊浪有四方之志今歸卧巖壑嘗思訪武夷浮沅湘登岳陽樓陟衡山泛三峽歷劍閣岷峨取道關中踐嵩華由太行直趨恒岳望 天壽山而瞻禮焉然後升岱謁孔林過金焦南趨秣陵出武林觀浙江潮上會稽探禹穴徧天台鴈蕩憩嚴子陵釣臺乃泝長江觀匡廬瀑布讀 高皇帝手撰周顛碑遂踰五嶺還羅浮而棲息焉願借乘槎為道路先君仁其許我乎昔閩人崔唐臣與蘇子容呂晉叔相友善後蘇呂

登第列清要唐臣罷舉倒篋中錢百千操扁舟自
通關市取給於奇龐蘇呂共訪之問其別来況味
崔遺以詩云集仙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
家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其風致高遠
如此若賢士大夫問雪溪之樂君仁即引此以對
孰不莞然傾聽哉其有縉紳風雲號稱偉丈夫脫
屣人間長從天上遊君仁得其轍跡而希艷之其
歸以語余君仁索余言抑不知其何所取也今惟
述余逍遙遊如此俟君仁審其所適從

小江吳中丞榮任西粵

廣西古百粤地也頃年來有古田之役所司特剏
議設撫臣任安攘之寄已而掃清群孽威震百蠻
上嘉督撫功遂拔擢登　朝特　簡命小江吳公代
之韶州府推官程毓奇三水縣知縣朱寬公門生
也徵余言為賀嘗考
先朝令甲凡軍國有大事則
廷遣御史大夫一人往涖之經略底績奏報還京其
後以疆域未寧因留鎮其地蓋自是遂為專官矣
廣西建撫臺由用兵始今西人安堵武功告成以
吳公文武才即入典樞密從中借籌佐
聖天子中興太平之業天下方延竚以待之乃復涉
地勤節鉞此非為久安長治樹西人無疆之福哉
廣西去京師萬里襟帶山川地多險隘舟車水陸
所至戒嚴古稱蠻荒夷酋錯雜其鷙驁者治兵相
攻吞據彊宇大姦宿猾時發首難之端顧其人敢
戰而輕生雖微調頻年望風響應而紛紛騷動皆
狼子野心若不逞之徒或從而鼓扇之其借為羽
翼集為淵叢誠有不可不逆為之慮者若韓襄毅
蕩平大藤峽正當跋扈之時王文成既降思田遂
因歸師擣斷藤以及八寨掩其不備而禽之稽諸
往牒明鑒具存他如此類者可勝述哉今惟及側
是慮居安而思危早為太平萬世計急之則魚駭
鳥驚或堅其蹈禍之志緩之則株連蔓引而觀望
蚕食其勢或至於燎原日月逡巡漸不可長曲突
徙薪之喻視前途舊轍在焉土俗夷情其變千狀
非得諸見聞舉群策而預待之即持議牴牾十九
異同安能動中機宜晏然無事哉蓋天下嘗多卒
然之變而鮮有卒然之功惟得其人以先事早圖
審機而善應之耳公颺歷中外垂二十年往行部
西陲無論通都鉅邑衆忻忻乎望督學使君巍然

在天表即深山窮谷之中亦莫不舉手加額輒思
見其人若地方之險夷世教之隆汚士維之弛張
山川之阨塞民夷之向背盖嘗就其轍跡之所及
而身親見之不待考職方而知輿圖采風謠而知
國俗矣故　朝議察群情之胥嚮遂以安攘屬公
信乎百粤安危若懸諸掌上呼吸雨露號令風霆
奉揚　聖天子之德意而彈壓之此非萬里長城
哉自古名臣經畧以保障為求圖而常恐變生于
肘腋故謹其控馭固其封疆察其微而防其漸急
其本而緩其標體上帝好生之仁脩
朝廷靖遠之法恩威兼著不以少戢而忘先備焉蓄
國家神武之威養天下和平之福此
高皇帝之心也其或自干天討則有明法在焉若馬
伏波之平交南狄漢臣之破崑崙關使側貳儂智
高駢首就戮為朝廷誅元兇何能晏視遷延以滋
禍本乎曾聞有市賂張疑而蔽姦罔上懷嫌僨事
而玩寇殃民竟不顧朝廷大體云何徒駕言釋狄
兎之憾銷唇齒之憂禍變潜生皆由積漸遂為諸
夷輕侮莫敢誰何今其人已往矣夫誰不跡其後
而議之先是諸路告急旋就削平其善後事宜善
慮周乎百世矣然持循不廢必有待于申飭之嚴
其或時異勢殊則有通變調停之法安能駕木驪
而馳操膠舟而渡哉公誕敷文德肅將
天威其神筭訏謨獨得諸天授者鑒往以繩來必有
攻心萬全之策而求戢華夷孰得而窺其際也余
獨於戎政惓惓效芻蕘一得之見亦以二廣壤地
相接義同輔車故借此寓言公以一身繫天下之
望豈西人能久借哉

壽冏卿石川何先生

吾郡石川何公當弘治甲寅挺生南服負才名聲
天下重望今　皇上登極之明年為萬曆甲戌春
秋八十有一矣同鄉諸縉紳圖所以致賀而問言
於余夫洛社耆英之會司馬公位宰相年未七十
幾不得與焉然則壽登七十亦已難矣况八十乎
然何公之壽蓋有大於此者不特高年也正德間
中官擅權流毒徧中外其禍烈矣
世宗肅皇帝收其權而坐制之武定侯郭勛黨附邪
人請復諸路鎮守權姦柄國即左右近臣無不附
會巾其意公給事諫苑獨立敢言首疏搏擊之竟
從中報罷折姦萌而銷禍本此非回天之力哉銓

曹市宦錢神濁賢路臧否黜陟往往排公議曲護
私人陰鋤善類使海内方正之士攢眉結舌終不
能自明公獨累疏窮訐之至今讀封事無不悚然
改容者尋出守衡州改荊州悉以廉平聞晋湖廣
按察副使已而調貴州遷行太僕寺卿遂以太孺
人年高謝不赴築澄心定性樓凡坐其間時或操
扁舟逍遥自適非讀河上公素書何其見之早而
志之决也公職當言路匡
朝政闕失持論侃侃不憚煩峭直忤時業聞有抑之
者而公之令名益彰使能却顧以自全其歷階通
顯當坐致耳乃急流勇退薄此而不為歸而杜
門績學好為古文詞搜羅六經低昂百氏考其所
論著尺牘千言動關彝訓退居多暇日庭無雜賓
手不釋卷天固昌其文與詩也若門外事敕家人
不相關白平生清約恂恂如儒生讀齊物之篇從
方外談玄其於長生久視之說殆有懸悟而妙解
者昔萬石君以上大夫禄歸老于家諸子建慶等
官至二千石封侯世載令德流光青史至于今稱
之公之子孫並以儒術顯嗣徽聲而世其家視萬
石君何讓焉

贈番禺沙明府

夫越文獻名邦也自古多異才斌斌乎以德業文
章著海内為百代名臣蓋歷試諸艱忠誠徹國流
芳青史哉嘉和継山沈侯以明経登上第出令番
禺其積心如皎日寒水號稱清白吏諸所服御如
儒生操通敏之才期會簿書不移時而集遇士民
以恩信莫不翕然歸之惟鄉豪胥吏日凛凛若風
霆卒起肘腋間恩威兼著所至畏懷此古之良吏
也公餘賦詩與郡中詞人相結納論其所論著皆
陶謝遺音有風人之体焉逍遥百氏日昌其文詞
若登著作之庭豈獨雄視文苑哉今以治行為天
下第一　朝廷薦其才徵特赴
闕臺諫以侯之郡之縉紳念侯樹無量功德於茲
土而身繫天下之望非一邑之所得私也義不能
固留乃屬余代言以識別余不敏誤辱侯特知效
片言以備釆擇其敢辭竊惟百司庶府各有專職
天下事為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故諫官之權
與宰相等侯方有臺諫之責正色立
朝條上治安議如軍國所關有不容以終朝易視之
者悉早見而豫圖之為太平萬世計此非蒼生之

福哉然物治本莫先於辨人才夫天之生才何代
無之而古今人不相及盖自昔歎之矣㧞才自多
者常惡天下事為不足為而終蹈僨轅之患其顧
忌固循巧於避難者輒先為自全之策視公家如
弁髦盖不徙猥虛名碌碌充位而已若以一身繫
天下安危如萬斛之舟容與於安流之際而屹然
於風波撼搖之上畧無抵牾於其間史稱社稷臣
非斯人之徒與故奬校忠良排斥姦佞誠不可以
一人之譽而信之亦不可以一人之毀而疑之自
古維偉不常之士天下莫能容及臨事變而定艱
危常奮不顧身以先國家之急其忠風義烈至于
今猶䀿䀿不磨若以一朝風聽之誤而失之其於
宗社之輕重豈細故哉今
主上英明虛懷延納羅海內異才而置之言路欲聞
伻求開此堯舜之心也上克艱之謨陳無逸之訓凡敬
天法 祖虛已求賢兢兢乎將順啓沃答
宵旰至懷以為 中興太平之助集衆思而廣忠益
嗣徽音於前聞嵩與世同符矣侯本宰相才康濟
天下從此始其無忘歷試之地哉

賀王[illegible]大[illegible]兵樂奬

子嘗俯仰古今當天下無事之時即中才坐守之
不勞餘力若天下有事則非曠世絕倫之才不能
濟吾嶺表用兵廿二十年矣嶺西將萬山之中為
羣盜淵藪株連蔓引縱横絡洞雖大兵分道四出
竟不能跡其所至而斂難之近始白于
朝新設廣寧縣扼其襟喉而控制經畧視他縣為最
要云銓部抜異才領師帥之任而江右如水王君
遂以名進士出宰廣寧曾未移時恩威兼濟部內
晏然若卧治無餘事若總制少司馬石汀殷公議
削平群孽輒移檄屬君出募兵已而舉浙之材官
及猛士如期還公大奇之君之名遂隱然動嶺表
夫縣令受專城之寄不獨錢穀獄訟而已况廣寧
為要地非可以他攝者公察君非百里才故令暫
攝縣務以盤錯試之令之守令惟簿書期會較歲
月而獵功能鮮有卓異聞者君典篆巖邑百廢具
張雖遠歷數千里而邑之父老子弟循畫一之法
不敢踰尺寸以俟君還此豈默用機智強之使然
耶客兵所過剽掠殺人有司攢眉不敢問其受命
監督者每曲為姑息護之如驕兒遂坐視其狂悍
不能制惟主將自率其部兵或能借便宜之權以

制其死命故勉就縋束怵於暴横然亦千百十一
耳君以文儒領數千烏合之衆更歷郡縣水陸不
下數千里所至肅然不敢動一草一木以干軍法
非馭得其道豈能馴服至是哉就馭兵之法而徵
馭世之才胷中甲兵數十萬悉於是具占矣今海
内多故談兵者無慮千萬言其最稱便利者皆曰
莫如練鄉兵若徵調之難上下苦之勝則驕悍不
用命敗則散而從賊不知所歸此亟宜停罷夫客
兵不宜調雖三尺豎子所共知而終不能廢何也
蓋主兵雖多未經鏖戰見敵而心膽墮地惟客兵
嘗摧鋒蹂陣奮勇先登故一鼓成擒往多賴其力
較主兵相去倍蓰也况鄉兵乎今欲免徵調必先
練主兵主兵既足而後客兵可罷也然治兵猶治
病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各有酌量之宜今群
盜鴟張勢且燎原矣練兵告成功非十年不可此
豈治本之時耶客兵連年不可罷凡以此耳予昔
年謬有建白謂募兵不如選兵調兵不如練兵若
鄉兵則可使團練而不可監督可使應募而不可
調操令之言練鄉兵者孰能洞察民隱而究利害
之源乎夫兵雖多而不精徒累行陣古人以少擊

衆以一當百皆精兵也若選用得人即攘臂一呼
同聲響應計能備戎行掃大敵足矣何用廣招募
濫收録而糜餼費哉練兵之法莫先於練將尤莫
要於練膽將不練何以帥兵膽不練何以赴敵廣
延教師嚴别殿最凡戰陣機宜皆素習而豫待之
使主兵優於客兵又安事遠調哉若鄉兵畧倣前
賢保甲法使各鄉之人自相團練人自為戰家自
為守近不出鄉閭遠不出縣境與官兵相犄角遥
為聲援以應之若令籍名在官胥胥稽查即里胥
病追呼之勞官司增科索之擾妨農失業何以堪
命甚或坐名調遣死徙無常民間且視此為豺虎
矣其為害可勝言哉頃歲有司奉
明詔揀選鄉兵鬻人幾破家其募市兒入尺籍境内
騷然尋亦中廢其為策不已誕乎夫團鄉兵以固
守練主兵以備戰隨地取足不待他求鄉兵責之
郡縣主兵責之督撫此常勝之術也今之練兵者
徒衘空名罕聞實效選調速而事權輕人無固志
孰肯遠圖君方有安攘之責故就事論事以此相
折衷云爾友人海山陳君曾過予可否天下士因
言督學時按文得君最稱奇絶疾論海内經濟才

必首及君然則君為書往已巍然負天下之望矣豈若章句儒於天下事索之茫然漠無樹立哉督府下所司隆禮優奬風示百條及先是御史臺緝齋趙公將還　朝廉君治行以任淺例難登薦剡表揚並時而至此皆曠典也予聞君風烈方擊節喜談雖不文何敢固辭贊諭周官設文武諸司使各守其職不相侵越天下事惟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故臺諫之權與宰相等予謂宋人有言天下之治係宰相與縣令若使循吏風行卓魯循海內即太平相業何加焉古之為宰相者常恨不得為此官先朝公卿多典州郡終為名臣其所得於歷試者信不可誣而斯民享太平之福豈少哉君政成即入為臺諫旋登政府凡其所言者得並行之一朝天下聳聽共稱社稷臣咸為國家得人賀獨廣寧哉予特書此為左券而徵諸異日云

百可亭摘稿卷下

南海龐尚鵬著

誌銘表

明季弟少郁三處士墓誌銘

嗚呼吾其忍銘汝耶汝生有異質白額而廣順兒時即多智且敏常雜群兒遊輒以其意坐困之人或執以告即款款置辨笑以理自解人不能怒也長從鄉校習句讀即能通大義間以頑惰棄學父師繩之不少貸乃嗷嗷然號泣訴予因就事譬曉之遂收淚就學謂予言當其心不忘遺也既長而聰慧日生遇事即能坐照與之語輒條分縷析若素習然自予謬附薦書仲兄補博士弟子員兀兀企慕且累日者窮星數愧不諸兄若也及予舉進士拜江西樂平令時方弱冠從予宦遊遇海內士大夫恭遜如禮外雖穆然而內有臧否烱如也予視篆甫半月即有校文之役所得優卷別識之伺予出寄令付外庭群胥分錄數冊將持歸遺所親予廉得其狀乃引諭而力禁之自是杜門讀書公庭外寂不相聞予得專意民事無內顧憂寔惟汝是賴尋被　召去汝即護嫂姪蹈不測風濤歷數

千里南歸觸寒暑更跋涉憂勞萬狀無別虞予惟
汝是念後予拜為臺御史出按吳浙便道歸省汝
復偏舟數百里迓予安遠道中喜動顏色夜語予
以家事歷歷如指掌予益為之喜後稍聞汝負氣
不羈親黨有餽馬者輒處以祟櫪復專役飼馬予
曲譬以義遣還故主遂幡然惟予言是從辛酉夏
四月叨蒙　聖恩循例錄勞績拜　勅封南還汝
對予籍籍稱喜俄聞吾家先是挾小忿煩有司事
多由汝乃怏怏不樂汝即俛仰懷慙欷歔垂泣告
予曰事本生於所激實愧不能以理自裁而百忍

無由也矣自今何敢蹈前轍即汝之聞過而悟既
悟而改樂聽予言真如轉圜先君御史大夫平生
勞瘁勉為奕世圖汝戮力相之卓有心計善綜理
以考其成汝之勞蹟居多也予與汝仲兄及而弟
得以專其職業用賁家聲不為衣食奔走累㝏汝
忘乎去歲予歸自京師父子兄弟夜語于堂云歲
荒用繁力耕所積猶未能供伏臘凡公家歲給無
病于義者勿炫小廉為十口累予云父母俱存兄
弟無故此天倫之至樂而不可必得况復冒
朝廷渥澤乎方愧踰涯分懼弗克勝豈宜更有封植

吾鄉數十年前豪華滿眼雄視里中者今安在乎
嘗聞天道虧盈何可勿虞也獨喜汝方盛年助先
君以齊家政無踰汝予時祗奉
新命按河南剋日就道復懼汝之蹈故智也乃於三
水舟次更諄諄語之予即解維掩涕而別踰年正
月十一日先君之訃至陳州予拊膺大慟徒跣南
奔飲泣驅長路夢寐如在波濤中痛惟先君既沒
豈復有後望恒念母且老揮淚撫諸孤食口日衆
而故業漸就凋落可柰何從姪載報訃至麻城朝
夕與俱舟中馬上每攢眉語此輒亦奠彌日惟倚

汝宣力克家無論長幼皆賴汝以給也比入門亟
趨先君之靈撫棺長慟惟汝兄弟服衰倚杖向予
而哭方意汝或從他役未還也無何乃告予以汝
死矣予叩地悲咽不能起嗟夫天禍吾家既奪吾
父復奪吾弟耶去歲五月拜楫前即與吾父永訣
三水為別即與汝永訣耶天道虧盈之語其或為
先讖耶豈虞吾父子皮骷禍一至此極耶人之生
也予喪其父弟喪其兄汝以盛年早卒父病且革
汝負奇疾不能省且歛今而母為汝哭兄弟為汝
哭而息方孩提莫知汝之死生云何也而婦嫕

呼汝哭嘗旦暮不絕聲汝於幽冥中其亦念汝母
兄弟及而婦孤孩何嘱而心折耶汝兄歷官無善
狀多矯枉過直觸忤天譴故其禍首及于先君與
汝罹之慚予赭面萬死何贖病弗及檢藥斂弗獲
視繢恨切終天何時而已太行可斷滄海可竭予
之痛且恨寧有斷竭之期日見汝之遺孤即吁嗟
泣下檢籍中見汝之遺言即雨淚汪汪不能讀今
惟字汝之孤翼其成立俾汝後昌且熾予幸未死
即汝後生茲以本年十一月十六日瘞汝近泰山
申庚向之原中為先君宅兆左即汝也朝夕從先
君於九原先意承志惟汝勉之汝諱尚詵字少郁
生於嘉靖丁酉四月初一日卒於嘉靖辛酉十月
二十七日享年二十五歲曾祖諱英妣梁氏鄭氏
祖諱㢸妣唐氏父諱憲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
史母鄭氏封孺人妻李氏上溶右族男端思汝卒
踰數月始滿歲天之所以默相汝者其在茲乎其
在茲乎汝嬰疾據床襟開先君去世即披髮長號
易縞衾以自覆擗踊呼吾父口不絕聲者數晝夜
遂不食而死嗚呼為臣死忠為子死孝皆足以垂
不朽汝為父哀號而死可謂孝而婦乳其孤矢心
以成汝志當以節義聞凡此皆吾家不朽事也俟
圖表異用翁徽赦銘曰天命靡常天鑒匪謬大化
陶鎔惟孝順受作善貽祥誕膺玄祐雖嗇永年茂
昌厥後脩短奚論傳芳即壽勒此堅珉永垂宇宙

明故中順大夫湖廣德安府知府旗峯談公暨
配周宜人墓表

旗峯談公托身桃源崗今十年矣其嗣子士元率
諸孫表章墓道欲宣昭令德之休光以垂永訓遂
具行寔再拜為書屬其子文江請余請為表按行
狀公諱儲字積德早負才名正德丁卯舉于鄉初
授江西吉安府通判以廉敏有聲會寧庶人反太
守伍公文定倡義勤王公戮力相之庶人既就擒
公奉檄簿錄其家悉歸公帑士民有脅從者械繫
紛然公廉得其情輙抗詞辨雪不自疑尋陞南京
中軍都督府經歷未幾復改　宗人府以優異之
已而出知湖廣德安府事地當孔道近
獻皇帝藩封夙夜勤勞日不暇給公傾力應之郡事
畢舉蓋備嘗諸艱矣歲課以最聞特蒙
欽獎方期録用竟齟齬罷郡歸衣不重裘食不兼味
兀坐一室以自娛方黎明即攝衣起課僮僕理園

池避地深居絶不赴郷人飲然接人多温顔美詞卽漁佃最下者亦與之立談郷鄰有鬬來質成輒謝遣之不樂言人短喜居村落寡交遊不通請謁有監司以徵時徳公及門索一見不可得歎息而去夫偉丈夫之所樹立與其所遭遇要惟盡其在我者而已他何暇問焉公筮仕吉安當逆藩稱亂一時倡義諸公為讒邪所構多不能自明公完節全名節膺多福此非遭際之幸哉今士大夫閒居常挍足公庭廣交以延譽鮮有不低廻伺人意日徙當路標榜以為高公獨削跡公門埋名世外而人亦莫有知公者公素不近名何問人之知與不知哉吾意所自適吾道不外求誠有不必取給於人者亦惟自信焉耳公非篤行君子哉宋寶祐間有諱應奎者為循州牧故江西萬安人始䆒籍吾邑世居平洲祖諱以長子經貴贈直隷太平府通判父綸封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母梁氏封宜人公生於成化戊戌六月初四日卒於嘉靖甲子七月初七日壽八十七配周氏封宜人成化辛丑正月十九日生嘉靖丙戌二月十三日卒享年四十六男士元女一人孫文江演曾孫公壽公相公曆公能先是嘉靖甲子十二月業已奉公典宜人合葬矣今始樹碑于墓前余故論著其特行如此不敢避諛墓之嫌

明故伯考中堂麗公暨鍾氏安人墓表

余束髮受書時卽為伯考中堂公所顧愛每侍賓席輒納之座隅城中就學休沐歸必召而飯之歲以為常尋知名有司輒大喜幸而舉于郷益大奇之已而舉進士省覲還公已捐賓客矣余念公耿耿不能忘愧無以為報今操筆書墓石捫心愴然九原有知其尚聞斯語乎公諱文祐字天申曾祖諱大如祖諱潢考諱轍母梁氏生母張氏公少讀儒書無何輒謝去嘗言吾先代以儒世其家不儒其身而儒吾子孫豈謂詩書遺澤自吾而息哉延名師于家塾視宗黨獨加切焉性嗜酒卽沉醉無惰容或觴客為懽竟席不去或閒居獨酌微醺後或古人謂積心夷曠不能逐商賈操奇贏惟謹盖藏樂稱貸家故饒布衣蔬食晏如也而創田廬增園池勤封植百果纍纍叢陰蔽野其為利豈曰木奴千頭足歲用云哉倡義特建小宗祠與從弟志堂公極力堅持雖有横議不能奪考古禮定祭田

首創章程多出公規畫屬子孫世守之吾族舊無
譜自九世以上其故實多散逸不傳公從蠹書中
得其殘缺者十之六其字多漫漶不可辨獨舉以
授余曰先公世系賴有此宜釆輯成完編無令燬
滅㦲今去公三十餘年矣勉加考訂族譜始告成
非賴公即錯簡脫誤可勝歎乎公與物無競有侵
其田畔者或以告公笑曰彼從經界間侵漁尺寸
損益幾何安用屑屑較論哉鄉儕有鬬以質成及
門公談笑和解之若悻悻持他詞即面折其過否
且掩耳置不聞然終不能易公論斷也嘉靖丙申
大盜伐門公舉家踰垣而出即僮僕無受挫者鄉
人往詢之輒對客自寬曰禍福命也得失數也吾
猶倖與家人僅以身免敢忘天地高厚哉此非守
義而安命者歟公生於成化癸卯七月十五日卒
於嘉靖壬子九月二十一日壽七十配安人鍾氏
扶南人生於成化壬寅正月十七日卒於嘉靖辛
亥四月二十八日與公同壽嘉靖癸丑春正月合塟
于珠浦嶺甲向之原子男一諱允升女二長適夏
教黃彬次適三山邵其著孫男二長希聖次希舉
郡博士諸生公謂必儒其子孫當有以經術顯者
豈終負初志㦲承先公仁厚之澤而世濟其美故
終身清暇未嘗一日攢眉在人間奕世子孫光昭
令德覲前人之耿光垂休于勿替此必天道默有
以相之余故書此勒于石以永孝思

明太學生粵江周公暨配方孺人墓表

自古未嘗無銷滅之人所恃以不朽者惟其人之
所樹立耳故有祿位名壽為當世尊榮身死而名
磨滅者何限乃特立孤貞之士恂恂乎儒行素脩
豈為身後名而其名卒永傳于百世哲人達觀寧
以此而易彼乎吾郡太學生粵江周公故相方文
襄公佳婿也少孤篤學穎悟絕倫弱冠未幾由吾
郡諸生尋改翁源縣在博士籍中有盛名督學者
其文優遇之置廩生高等會嘉靖初元
天下學校拔異才公文名冠多士遂超貢入
國學師友名儒文采日富時文襄公居政府貴震天
下公在甥館日折節讀書未嘗以片言之私通請
謁疏食布衣視勢利澹如也嘗著族譜其事核其
言文其義嚴而正凜乎稱宗史焉百世而後得以
考文獻而徵世家孰非公之力乎使當其時能留
公百歲之身以畢其志之所欲為復幸樞貴人從

而推轂之即其行業論著必將翩翩乎與古之閫
人翱翔千載矣乃遭毋大慟竟以哀毀成疾卒于
家豈非命歟配孺人方氏事其毋與姑以孝聞姑
性嚴曲意將順務得其懽心否則惘心憮然雖浹
旬循耿耿也姑疾輾轉不下榻凡六七年常左右
調護之旦夕惟謹富而能儉貴而能勤舍旁隙地
悉為園蒔蔬躬自灌之其服御布素與公篋中
餘錢課家人事封植斬私費而善持盈若不知其
為相門女也以是備諸福而享永年當有不期而
自致者竟以哭殤女而遘疾長終宗黨莫不憐之
公與孺人合塟于景泰山深橋之墟蓋二十餘年
矣伯子少麟奉文襄公所撰墓誌銘屬余表之以
風示來世余不文義何敢固辭公先世湖廣道州人
出宋濂溪周元公之後其卜居吾廣北城雙井街自
總管公十郎始世載令德代多顯人公曾祖珍祖
德父易妣劉氏大朗人公諱業字曰振正德丙寅
年生嘉靖己亥年卒享年三十四孺人生正德己
巳卒嘉靖丙申享年二十八子男一人履祥即少
麟太學生娶同郡湖廣按察使九岩吳公允祿女
女二人俱早殤孫男二人某某孫女三人其長者
即余家婦也惟昔廿年前少麟與余結世講之義
意氣相期曾揮涕告余曰吾祖亡吾父方五歲托
身舅家幾不能自存及吾毋亡吾父從之履祥方
九歲拊摩翼其成惟吾祖文襄公是賴遭家多難
其如荼毒何吁嗟乎父毋之愛其子豈能終身撫
負之顧其心死生何能忘伏念不肖孤煢然一身
幸與頽至今日即捐未盡之年以益吾親無及矣
將何從效尺寸慰在天之靈恃以自遣乎遂勃然
為太學游思仰成先公未逮之志其好古攻文詞
操行端恪殆視公無愧云世德之家雖中微必振
嘗以人事而質諸天信有不可誣者公與孺人樹
德長厚凝百福以遺後人其可得而量哉今之人
憑婦家寵靈以漁獵聲利其顛覆不旋踵即坐喈
通顯鉅貲雄里中而校足禍梯身名俱破者耳目
睹記班班可考也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以恭儉
自高冠金覆珠動糜千百此不獨貴家女祖習以
為常即里婦且更相效尤以是有盈色矣欲不秧
浸于其家得乎公操持耿介潔身遠嫌脫然於世
俗風氣之外蓋以偉丈夫雄視當世何能俛首縮
眉帳千人以私荀清議從而彈射之能復蒙面向

人乎義與利孰多公其素辨此哉文襄公特筆諸墓銘此實錄也若孺人毋鄒氏封一品夫人其於孺人子視之獨鍾愛而匡飭焉故孺人生長富貴間終身清約不憚勤勞有桓少君之遺風而盡掃綺紈之習即農家婦所不能為者而恬然安之此殆得諸天性抑亦姆教然哉且公之卒也以毋喪而成錮疾不能支孺人之哭殤女也竟與之俱亡為子死孝為毋死慈天道有知必不令其湮沒無傳也余以是知天之報施善人誠未有三世為儒而潛曜無聞者公年不埒德禄位未逮其身而百

世流芳壽令名于不朽非有待于今日乎余特鐫此于墓石使後世誦其言信而有徵

明封太安人譚氏墓誌銘

嶺表世家推番禺唐氏蓋世載令德代多顯人抑亦由毋訓哉予同年唐君允通之毋太安人譚氏世為廣州人父文欽郡之諸生也太安人少而穎悟通孝經章句有女士風年及笄抱其父遺書歸東陵公公少派廢學嘗觖觖不自快輙寬之曰君故儒家當世其業予父竟以儒歿其身無復望矣而世之盜儒名者往往沉迷於聲利而棄其平生此非儒之為孽哉君不事詩書獨以卓行著里門何劣於儒也况諸子中獨不能以儒術稱君意乎公為之動容不儒其身而儒其子遂卜日延師遣就外傅歲時督責不少休太安人復解簪珥購古今奇書遺之察其所與遊多知名之士每過從為張具甚懽日嘗諭之曰恥予一身承先世詩書之澤檢笥中故籍尚存而兄弟早作夜思能遂其顯揚之孝即予父蓋不為無子而其書亦不為無傳矣自是諸子皆感激向學卓富才名長守動登嘉靖甲辰進士歷福建興化府知府次守明與予同

年登丙午鄉進士任江西臨江府通判次守文登壬子鄉進士任福建壽寧縣知縣次守謨次守敬皆博士諸生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太安人復從而申飭之謂士大夫讀聖賢書思經濟天下非徒為利祿樹航若颺歷四方無所建明即養其親以公孤之祿非所願聞後伯仲相繼舉其官才名動海內孰非義方之明效哉少歷諸艱讀書知孝敬勉事東陵公為糟糠之妻折節事其姑為糟糠之婦未嘗一日有咨嗟不足之容姑疾足旦晩卧起待左右必請所安而後退生則致其養沒則致其哀

東陵公事其兄篤於友愛兄卒而善視其姪姪卒
而善撫其孤為之治生為之授室主之者東陵公
而就事賛决不奪於浮議太安人實與有力焉親
中饋身先其勞不避寒暑蚕桑之役督諸婦及女
奴分任之獨考其成厭芬華而敦清約衣無重帛
食不兼味而供祭祀享賓客則豐潔適宜自東陵
公即世諸子服官從宦邸迎養皆堅辭不赴謂汝
父安在予何能藉重裀而茸列鼎也況而弟守敬
方弱齡予朝夕與俱策其成立庶不靦顔于諸兄
而善業其官即忠孝備矣安事溫凊末節哉伯子

由南京戸部山東司考績奉　恩命贈東陵公承
德郎戸部署郎中封其母為太安人服冠帔喜動
顔色忽念東陵公輒欷歔相顧謂公平生恨不得
為儒日強顔羅立布衣中今子貴登　朝奉
璽書優以章服為戸部尚書郎可謂尊顯矣而年不
待豈非命歟初太安人父沒而無後其母改適頼
叔母冼氏特收而女之乃終身事之如其母既舉
其喪復令子孫祭其墓至于今不廢信乎死生不
相負哉及暮年輕財好施里閭多德之者夫太安
人持厚德而享榮名可謂備應諸福矣獨以與化

君卒于途守謙卒于家而壽甯君尋亦繼之母子
幽明之間或不能無憾焉豈天道之倚伏物理之
盈虧終不能逃乎黙定之數耶太安人生於弘治
己酉九月初二日卒嘉靖甲子六月初三日享年
七十六女一人黄爵其婿也孫男十人與齡與疇
與經與穀與式與功與德與徽與法與門齡疇式
俱庠生孫女九人曾孫男二人崇業崇儉凡此於
義皆得書予年家子知太安人為詳古人有言稱
婦之賢本其夫稱母之賢本其子予豈漫言無據
哉允通等卜某年某月某日舉葬于永泰鄉金鐘

嶺回龍岡丙向之原持翰林檢討劉君所為状絨
書再拜請銘於予謹按状而撰述其大都如此後
之子孫念劬勞而謹封樹重番創而永孝思以儒
世其家而益衍東陵公長享之澤其母忌毋剷哉
銘曰系出儒門名家介婦教子六經賢科接武奕
代流芳偉哉賢母巍巍青山並傳千古載筆堅珉
用徵来祜

故承德郎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掌中書科事
浮山梁公墓誌銘

自古奇節特行之士嗇出名郷坐階通顯何代無

之然以忠孝文學世其家三代而下鮮有聞者信
乎奕世載德無忝前人樹立其難哉禮部主客清
吏司主事浮山梁公故相文康公之孫也早以異
才露穎文苑年十六為博士諸生邑之子弟皆望
風下之比長好為古文詞尤長於聲詩不屑效書
生局章句高視世外澹如也初文康公罷相歸守
先世田廬無所增益及身後為鄉豪凌奪多不能自
明且祠墓蕭然荊榛叢薄士論嗟歎久之公毅然恢
復舊物及建祠修墓奉　先朝寵命具勒豊碑表
國恩崇祖烈為百代具瞻文康公勳名動宇宙平生
著作多散逸不傳公手録其所存者校而梓之已
而從秘閣復得公章疏遂兼輯成編使文康公忠
猷偉畧久而益章盖不遺餘力云嘉靖戊午補廕
如京師先是
世宗肅皇帝念文康公定策功
詔官其子錦衣衛堅辭不拜日思有以報之會吏部
請廕内批出徑授中書舍人不復由太學此
特恩也公入官會曹務清閒得以其餘力攻文詞援
筆豪吟多唐人風骨草書祖王右軍趙子昂畫宗
董源吳仲圭磊落風神横鶩海内一時館閣清流
及四方詞人墨客談公姓名莫不灑然動容者以
公篤行法萬石君家不徒工文詞予嘗見廕敘拜
官者多鏡脂韋飭輿馬揮金帛廣交游日款樞貴
之門為伊客於典章世務白首紛如也公倜儻負
奇氣每披襟論國事有如指掌至民間疾苦戚戚
眉睫間庚申使南都辛酉考績進徵仕郎
恩加考妣妻封孺人壬戌入禮闈掌會試卷尋奉使
之松江既而遭内艱持服東歸及還
齋　寶冊封岷王隆慶改元㡳　駕天壽山辛未
加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仍掌中書科壬申使山東會
皇上登極推　恩廷臣有差公進承德郎舉家復同
時拜　寵命視昔加隆癸酉春特使節還鄉八月
八日考終于正寢卜葬有期諸子紹績等捧侍御
佘君所撰公行狀請銘於予按狀公諱孜字恩伯
其先世有諱克家者仕宋為丞相居南雄始自司
庫公某自其改遷於南海石碏村景泰間分置順
德縣遂隸籍世為順德人高祖諱清曾祖諱祖順
俱累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士祖諱儲特進光祿大夫
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盖殿大學

士致仕贈太師謚文康考諱次櫨都指揮僉事贈鎮國將軍都指揮同知加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妣鄭氏贈太夫人卜氏封太孺人贈太安人公卜出也公性至孝而早孤事一母甚恭謹鄭太夫人卒喪葬一循古禮初遭家多難常與卜太安人不遑寧居及官京師數迎養不就每奉使輒取道寧親迄無虛歲甲子奉板輿北嚮次徐州以王事稽程徙間道先發遵母命也踰旬而大安人嬰疾卒得訃長號絕而復起逐梓慈德錄以志孝思公自弱冠師少詹事泰泉黄先生尋負笈遠遊所過名

山大川輒盤桓久之而後去寓姑蘇訪文太史徵明引與語大驚特被鑒賞比涉燕趙踰年始歸取古今異書盡讀之忻然慕司馬子長之高風歷覽名區文釆日富故自立朝居鄉所至聚賢豪分曹結社限韻賦詩墨妙詞華著名當世謂得江山之助非耶性喜客戶外屨常滿其所過從多海內名士每出圖史識賞彌日張具為懽客有高流會其意即往來南北常與俱勉繩祖風以顯揚為大孝初拜官即上狀撫臺鄭公綱請表章文康公墓道歲編守墳夫嚴禁樵採封樹屹然嗟乎公不忍墜

其家聲豈忍負國哉獨恨位不埒其才年不副其志不能盡暴其所長然歷事

三朝出入禁闥早登侍從分掌絲綸業官十餘年荷

寵賚甚渥蓋不可謂不遇矣況英聲踔行儒雅風流為士林奬許而世濟其美代多顯人當有崛起明時求壽公令名于不朽者公後何羨我公生正德巳卯某月某日萬曆元年癸酉卒享年五十有五配張氏封孺人加封安人子男六人某某某某某其女六人婿余君喜訒占進士任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某某某孫男一人某以甲戌年正月十五

日葬番禺龍眼洞大羅嶺某向之原公平生喜與青山相結納常自稱羅浮山人故別號浮山辛未遊龍潭作詩寄予詞翰奇絕公沒後予始得之三復泫然公不能忘予顧予豈忍忘公我銘曰洣藏川媚玉韞山暉哲人攸居山川瓌奇光動台階琅予音徽神遊天表偉我襟期英風披拂萬古如斯

雜著

冠垢說

六月午坐聞穢鼠氣亟令人舉室拂除索諸香爇之復如故問左右童豎皆對如前聞乃張目怒曰吾家故畜猫而穢鼠乃流溷吾室剌吾鼻若此猫之尸素當譴而逐矣姑俟夜取猫禹吾室徐試焉特苦熱餘穢猶襲人因擲冠據胡床冀以息以避之乃汗浹不能卧起取冠復著冠積數月未澣有漬色稍嗅之即疑鼠穢者正此也乃擊案太息曰冠穢而罪鼠且求諸猫天下事不能反諸己而胥焉諉其責於他者豈獨此哉夫冠吾首服也戴紞在茲不暇為容固積漸然矣舉吾室之人皆惟鼠之咎而歸其責於猫嗟乎鼠以無辜被惡何暇訃焉而穢之無與於鼠也雖有猫何能為力况蓄吾首穢盈一室且不能軏其所聞而察之况遠於此乎幸早得其故乃惟鼠與猫之憤且怒者釋矣否則鼠之穴地而藏吾猶未能跡其所至而磔之也若猫也其能累此鼠之無辜以謝譴乎然則以誣抵法而非其罪世之不幸如猫者亦多矣或曰穢鼠固不足責與噫行之穢也剽竊于昏夜乃自畫為人所誣故仲尼曰君子惡居下流然事所由始不能自吾身反觀亦奚責之辭故曰君子求諸已因濯冠去垢遂書此以自檢焉

復古議

一相見古禮止再拜若四手怍親師為然近則全無隆殺之辨通行四拜矣今議凡初見行賀送別之類止再拜不得叩首及轉揖

一賓主相接自有常儀如卑伏失容折腰掃地非禮也今議同輩平揖後進及屬官拱揖稍俯躬手不下膝其有鞠躬復類長揖者謂之足恭亟當改正

一稱謂宜稱情今議同輩相稱則曰先生長官長兄後進稱前輩則曰老先生近有稱老翁者多不情其前輩於後進一槩稱老先生亦非禮若書問相稱尊者稱號卑者稱字其稱大台柱等項是徒以名位相高非古人期待至意今須以見任之官稱之乃名稱其實

一投剌通名而已今議同輩止單帖或半帖其有應用全帖者非喜慶不須貼紅簽若全紅拜帖俱盡革

一贄賀餞贐舊皆用羊酒花幣但事多沿襲原無誠敬有明知其必不受而姑循舊格行之彼此件後

使為繁文所苦今議裁革

一燕會須從簡朴除看席花幣免設外今議賓主只用小卓時果五色小菜五色麪食粉食各二色殽蔬不得過十器湯不過四道酒飯隨宜其客有輿皁犒以麪餅六十枚時酒一罇鼓吹戲子俱不用

一燕會盛寒盛暑須早散則平時亦不可秉燭至深夜凡徹席須坐以待完

一

聖駕出郊百官迎送於門外惟俛首立班而已近見有司之事上官也舟車所至則路跪謁廟閱操則門跪是尊敬上官有甚于

朝廷矣此皆卑謟成風更相沿襲不自知其非也今議道傍拱立惟庭見如常儀

近來繁文勝而實意衰去古遠矣禮貴適中寧過於儉今謬以私見酌人情而為之節文著復古議凡八款刻于籌邊堂願我同志以身先之庶幾挽回厚俗見三代之遺風

驅鼠文

天生萬物使各安其所毋胥虐毋胥戕若或逞其凶殘為人間大蠹是逆天也有不覆滅者哉予嘗為

天子命吏誅強暴以綏四方即元惡渠姦虐焰薰天地並磔于市不少貸况鼠輩哉頃予居室中書籍百物悉為爾所苦爾何恃而敢於狂黠若是耶予視爾不啻如蟻虱然使爾糜潰直顧指間耳今特緩五日期爾亟竄爾其奉予言勿干顯戮虎豹匿長林鱷魚潛深淵猶有寢其皮而刳其腸者爾乃橫行人境若待噬臍其何及群遊廬井之外露人之剩餘苟存視息而無求於世爾何患哉

市兒述

頃行縣至新城忽公署旁有夜鬪者捕卒執以聞

乃市兒為其鄰召飲酒酣擊案狂歌主人亟詈而遣歸及引對質諸左驗受伏矣彼獨昂首欲一言就吏議予曰而何言乃擊節浩歎自言為市中屠沽子偶罷夜作飲于儕不謂聲徹公庭遂竄名吏牘中吁嗟乎以酒召禍獨吾市兒哉嘗見有執賓席而進退以禮排徊窮日或達旦而罷者有立馬交觶曾不移時而退者有沉酣忘歸厭厭無度者有賓主相懽曾未浹旬而展采交酬者有濁醪粗糲而會數禮勤者有專事靡文而競求遠方珍異者有樂從市壓而雜于通衢者有高會幽勝而名

山大川騁目燕遊者有酌酒相賀深自結納願為
金石交而擊筑酣歌思奮明時者有耳軑絲竹目
倦俳優散髮歌冠忺諧為謔者有犬嚼痛飲輒喪
常儀而倒屣出門顛越道路者有私懷梨栗竊取
巵斝而酒半潛歸者有巾車造門會聞他變而不
及浣觴者有倚席長談而枵腹攢眉不及染指者
有扶醉既歸醒後復還雖惡犬踞門而望望不顧
者有同為賓介而競相雄長一言觸忤輒彼此交
仇擊柱而罷者有科頭箕坐而顰蹙絮羨雖椎牛
擊鮮未常灌顏者有為主所厭而視聽不及雖臧
獲且怒目陰刺之而猶覥顏在列不即遄歸者有
賢主嘉賓共稱二難雖酌醴焚枯魚盤桓不厭而
投轄堅留者有以禮貌寖衰及就列非人而相顧
駭愕竟拂衣歸者有一言不合遂引身而退舉座
大驚延為上客者有被酒狂悖鬪躃罵座猜鸞鳳
為鴟梟而人莫敢較者有使酒難近人或攖之輒
折肢破面竟逮繫于官身中危法者有特立芳潔
志懷獨醒削跡人群累召不至者有引類呼朋曾
未聞折簡而投謁款門自誇放達者有徵逐相親
互為德色而破家延客雖父兄不能禁者有棒觴
流涕自稱死友執手懽如平生及後會寥寥即交
盱如途人者有中酒偃仰永夕呼號謂當仇視麴
蘖已而復耽嗜如故者吁嗟乎寄懷命酒為懽幾
何而引禍招尤奚獨吾市兒責也常見士大夫以
宦游賓中外豈異是哉進退循禮雖一飯不忘愧
吾市道之交難言矣若其他役役醉夢中并為惡
賓而不暇顧即吾市兒皆能奮筆列事狀白諸當
塗顧無因得從法吏竟所欲言耳予聞此改容大
驚曰而乃醉心世務側身里閭醒視寰宇者乎古
有高士埋名賈豎中憤俗劉賜輒有所激發直攄
其感慨長懷而著論匡時者子殆其人與謝而遣
之因此復其言於吾曹委質而仕者有深省焉三
揖而進一讓而退以惇禮也寧其澹薄毋競繁麗
以明志也義不食而避周醴不設而去楚以伸大
義而燭先幾也脫粟布被有餘懽焉以訓廉也若
悻悻自用或以平生睚眦而危言相傾遂波及于
大禍甚或沉湎忘返雖漏盡鐘鳴猶復有所希戀
吾懼其殆矣質諸市兒其當云何候吏從旁聞之
謂斯言雖小可以喻大因著市兒述用以自儆云

課園謬談

予築園於蕭寺南方池曲水諸果環植其中歲多華而不實園丁惟灌蔬事近利餘不暇顧也偶燕居散步擇木而就蔭仰視之樹皆蒼藤連結如車蓋然其枝葉頹萎不復見天日被雨露矣始驗其不能結實者陰有所奪也亟命鋤其根而盡掃其蔓樹之葉脫落殆盡稍覆以沃土而滋潤之尋日就向榮不啻如羸夫去膏肓之疾雖元氣未盡復而掀眉引步秀氣漸種種見矣嘗謂君子所至草木生色蓋以詞客騁臨品題增勝凡一草一木之詠被之聲詩與錦心繡口之士並傳不朽予感荊扉畫榛草徑張羅詞人墨客鮮及門者獨携滕長吟與草木結盟幽芳耳休沐之暇率蒼頭迴視林莽中培其根幹護其枝葉就吾力所及者日望其壽且孳使與百卉同榮其生色果孰勝乎夫藤蘿惡草也若其無所攀附梃然獨生徒瘠吾地力已為老圃所厭況倚樹秀發株連而蔓引為吾良木大蠹耶即舉手投足斧其根而誅夷之恐不早也若夫叢棘之下或倖而苟容得與此樹相終始其殆人跡所不及之地乎先哲著朋黨論譬君子為松栢指藤蘿為小人以其蔓難圖也然松栢之地多車轍馬跡寧無持斧者過其下乎然則藤蘿之能有所倚以長存者亦幸矣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計莫如樹人嗚呼樹人以匡國而坐使小人之滋蔓如藤蘿然非国之福也

仁不主兵義不主財

夫仁主於愛殺一人而生千萬人此仁之功也何嫌於主兵況兵凶戰危以仁人臨之則號令明賞罰信必不屠城畧也浪殺無辜而忘上帝好生之德天下之至仁何加焉義主於斷凡錢谷之出納戕則得宜此國家之福也何嫌於理財況權衡定守嚴自足以排盜臣之姦通泉府之利綜核以允誅賞必行無不可以質鬼神而暴天地天亦之大義何加焉若仁不主兵此乃煦煦之仁義不主財直小廉曲謹之夫耳信如此言必不仁者乃主兵不義者乃主財其可信乎

百可亭詩集摘稿目錄

卷上

五言古風

五言律

卷下

七十春遊詩贈劉山人　輓同年孟玹唐中丞
卧遊羅浮和盧方伯　譚山人過草堂有贈
歲晏行　金山寺聞雞
虛室行三月初旬已貸粟矣　木綿飛絮歌
新月篇　鬬鳩行
猛虎行

七言律

李陽河即事　贈翰林王忠銘省覲還海南
登大梁城樓　雄州簡譚次川大參
次韻初秋雨夜有所思　次樊比萊督學感秋韻寄懷
次西庄臨池翫月韻答孔臨干
天閑書院飲至次韻答吳自湖中丞
次韻答洗石雲　楚中晓行
次韻答倫謍軒廷評　次韻答歐崙山
次韻答張印江同年　次韻答吳川樓太守
度梅関用韻
周蒔厓中丞邀遊滕王閣別後用韻寄
陳鶴山榮壽冠帶　陳學樵丈榮壽冠帶
驛亭所至見總制王鑑川留題及檢所上封
事數讀之勃然興懷賦此寄贈

秦中書感　次韻答麥海樓同年
過大同村庄感述
曾元山臺長謫居光孝寺與予別業為鄰賦
詩寄贈就韻答之　謁韓范二公祠
詹道長抗疏還閩作此訊之詹令予邑有聲
次董陽韻答王總制時聞擣巢大捷晓發巡河西
次韻答朱鎮山尚書　巡邊苦雨答王鑑川總制
長途書感　行邊
延安清凉寺次壁間韻時聞西警
靈武臺　安化聞壁江伯兄訃

林中丞念堂與予夙有心期卒于姑蘇輓之
吊譚省吾　泰和别陳養蘭先生
次韻答王鑑川總制時報罷東歸
次贈别韻答張少渠中丞
先君諱日　壽南泉兄八十
對客夜談　新宅觀珠燈次韻
寄何州攺　代鄒麥二公酬和譚別駕寄懷
寄懷海村家兄次韻和譚別駕
次韻酬蘇眉山寄贈　水亭落成次韻酬和譚別駕
次韻酬和戴鈞臺太守

七言絶句

百可亭詩集摘稿上

嶺南龍尚鵬著

五言古風

古驛書懷

嵗程方息駕砧杵雜烏啼羈戍情偏梗哀猿聲獨
悽斷碑勒遺蹟頹牓懸舊題叢林翳白日絕壁臨
清溪荒郊沒禾黍永夜喧鼓鼙歸鴉集枯木行旅
懷舊棲宦情秋雲澹嶺海煙樹迷撫髀思躍馬枕
戈喜聞鷄吐氣吞胡越奮纓步燕齊長懷太平飲
籍草醉如泥

入秦即事

流光逐飛電一去不復還東風本信宿難駐桃李
顏舉頭有皎日凝目無冰山黃金蘇季子消滅隨
塵寰秦兵號百萬終棄函谷關感時歎往事得喪
如循環達人有玄覽飛鳥山水間嗟予日蓬轉茫
茫百折灣世路苦相促安得忙裏閒西華在咫尺
頹言一躋攀

新橋落成酬和譚別駕

卜築河梁外為園地更偏江流當户轉樹影隔溪
懸似泛仙槎渡無勞錦纜牽柳堤環古岸竹塢夾

斜川曳履魚龍動披雲草木搴（橋之北伐樹薙草乃可行）千橋傳別墅駟馬愧前賢水石偏宜我林池別有天相過惟二仲三徑綵虹邊

盧方伯枉過園亭酬和十四韻

高秋多爽氣新雨過池塘客至潮初長林紆徑未荒懸壺三島勝載酒一溪長地僻門如水亭幽石作床天邊橫朔塞樹杪帶帆檣鳥作春風語花分禁苑香飡霞玄鶴洞看竹白雲房心靜風神秀身閒寵辱忘玉書勞問字金菊待傳觴長對千山碧從教百草黄涼飈隨羽扇清露灑荷裳妙悟尊生

訣叢談却老方胷中藏海岳筆底駕梯航洛社追隨地芳林藉寵光

次韻答孔臨干

金風正蕭瑟初旭何蒼涼嶺海久無雪何時築雪堂君坐春風中忝李競幽芳凌寒日未晡轉向酒中藏名教有樂地忘懷入醉鄉浮生本素定安用智力強頷子東歸晚何心賦長楊灌園理松菊三徑未全荒

壽譚别駕

掉臂塵寰外閒居意悠然林池足幽賞何曾羡輞川風流跨絶代何必繪凌烟筆掃千軍勇胷羅萬象全談玄稱獨悟翊義欲相先江樓常問月海屋不知年飡霞迎晚日戲綵舞瓊筵菊徑黄花晚槐堂玉樹妍蓬瀛天上路彭澤酒中仙痛飲為君壽真詮豈浪傳

登樓書感

秋齋獨登樓誰家夜吹笛酷暑避嚴風敢借回天力芝蘭入我懐胷中無荊棘安得素心人對床風雨夕

斗酒賦閒居雨餘枕書卧歳月不待人盛年慚虚過盜跖白日行夷齊西山餓柎髀思古人古人當知我

張翰秋風蓴庾亮南樓月何地無蓴鱸明月任圓鈌松陰架短床便是神仙窟紛紛行路人誰能觧此説

有所慕四首

吾愛嚴子陵高風懸絶代天子布衣交不改狂奴態此身能幾何似覺乾坤隘諫議安足榮堅辭終不拜千古共銷沉萬事浮雲外桐江望釣臺漢室今何在弾冠競奴顔吁嗟狐鼠輩

吾愛衛武公年高志彌篤勉循抑抑篇歲月如斐
轂及聞榮啟期行歌萬事足伏生九十餘授書曾
累牘後世如有聞誰道浮生促皓首日營營多壽
還多辱蔡羨任吾年蔡澤何須卜
夷齊百世師中天立人紀王室歎陵夷此身弃鼎
沸侃侃叩馬詞英風動天地伏節餓首陽嵩華今
並峙商周已寥寥往事光青史誰為賣國雄掀頹
從風靡歷朝有董狐榮華安足倚
魯參本庶士仲由非俠客仁義有餘榮何必大夫
簀臨難當捐軀畏死任馬革死生得喪間蜉蝣視
朝夕千金任去来揮擲何須惜蒙袂苟生全萬死
何足責反身竟誰從床頭有周易

泛溪紀遊

共有江山癖逍遥月浪遊秋深正搖落萬樹風颼
颼一掃黃霧盡須臾紫氣浮金輪出東海移上碧
天頭清光徹林莽仰見草木稠溪毛正堪采蘋藻
盡加羞搴蓬廣舒眺萬象皆凝眸俯吸長江水欲
涉崑崙丘觀者爭擁路李郭同仙舟孤村藏曲水
中有百花洲園池開別墅菊圃枕芳疇停橈頻命
酌撫景意綢繆魚龍排逆浪鷹隼擊高秋此生常
擾擾勞瘁何時休達人能自遣泛泛水架飛樓挈身
謝塵鞅恥為名利謀皂帽迎風落漁樵共歌謳遭
逢唐虞世　恩波徧海陬感君結髙義難將白璧
酬朱顏豈長在明珠惜暗投盤桓有餘樂身外吾
何求白雲長聚散千古空悠悠蓬萊隔萬里道路
嗟阻脩歲月不待人倚天任去留

自檢二首

長虹貫白日當世競猜疑人情良難測天道不可
知浮生能幾時擾擾欲何為高名蓋四海百毀終
隨之萬緑須盡掃長嘯海天涯
白日睛催人朱顏不常好奕世帶貂蟬金章同枯
槁人生如飄風來暮去常早莫坐利名關役役如
庸保塵刼盡銷沉青山長不老

殘月如新月

缺月曾何損乘雲海上生共憐今夕好還似舊時
明銀漢金波淺氷輪桂魄輕蛾眉天萬里羌笛夜
三更牛女星猶在嫦娥恨未平鏡光疑漸滿延佇
不勝情

城中還用韻答盧方伯

弱齡騁高步常從世網牽畏途倦行役索居辭喧

闐一朝入城郭塵鞅如鈎連紛紛紅顏子白馬黃
金鞭流光疾飛電安能長少年願為雙鴻鵠比翼
同翩翩託身青冥上逍遥遠俗纏江山羅几席呼
吸生雲烟衡門謝車馬偃蹇良獨便感此歲華暮
涼飈入園田抛書卧松石肯負頭上天人生貴適
志此樂難具言寥寥千載後宇宙總茫然

曉起

長安凄風急卷地如驚濤征人邊戍苦烽火雪山
高顧予謝遠役晨起登東皐荷鋤獨舒嘯豈憚場
圃勞抛書課兒童井臼時親操甁粟不願餘此生

何貪饕徵君去千載清風長思陶斗酒足懽娛休
問五陵豪

種花

種花滿青樓繽紛常掛眼翻憶賞花人浮雲同聚
散花謝還復開人去何時返秉燭良夜遊却恐尋
春晚

讀陶詩

世人號獨醒誰似陶公醉紫桑忍長饑豈問三公
貴晉室已銷沉何煩折腰吏披褐日高眠肯為形
骸累素心揚清歌逸氣橫天地知音日寥寥千載

真如寄

元旦述懷用韻

律轉三陽泰春明百尺廬東風披草木新露下庭
除紅入花心早青田柳眼初餐霞依日表吸海醉
波餘不入攖金市曾抄種樹書明時耳短褐薄技
愧虛譽高蹈應忘世微吟獨起予漫栽招隱賦新
築草玄居擊筑心徒切移山事更愚天門雲路遠
松谷故人踈

小樓朝霽見西樵山

宿雨暗郊原寒陰凄庭戶朝来報新晴東風卷黃

霧曙色見西山春暉明深樹中天開翠屏峯巒盡
迴顧屹然比衡嵩君是高幾許欲希謝傳遊濟勝
慚無具惟有寥廓心憑高久延佇青山不負人巢
由動千古隴上白雲閒豈識青春暮紛紛尋芳人
鶩馬爭前路

故人羅尚書卽索居海上遥有此寄

人生能幾時踪跡何參商昔為雙鴻鵠比翼共翱
翔今為水上鳧分飛隔河梁天高白雲遠音書何
茫茫曾聞招隱地叢桂揚孤芳謫謫朱陳村上有
百花莊談天掃日月吸海揮壺觴高名動酒帘封

侯入醉鄉一盃羅浮春何時對君嘗蓮社追昔遊
清風比柴桑懃予專一壑力短心徒長為園理松
菊三徑未全荒車馬不到門荊棘生路旁古人金
石交萬里宗相忘丈夫志四海何必共一堂願言
諧心期豈逐歲月忙雄峙千載前燁然魯靈光

誦盧方伯獨居手簡

玄鶴鳴風林思君獨居樂空庭無雜賓攬書臨高
閣心閒世亦輕浮雲任飄泊嗟予日紛紛良苦不
自覺從今學逃禪塵心盡摧剝避世金馬門堪咲
東方朔

正月二日諸公登小樓和答十二韻

四時一何速春到物華更占歲書晨候登臺望漢
京地平江樹合風起午潮生四海干戈戢中天日
月明三陽初啓泰百卉漸敷榮極浦歸帆遠重簷
過鳥輕高風飾洛社勝日聚耆英倚檻千山小驅
雲萬里晴懸壺思吸海作賦擬登瀛共切憂時念
寧忘戀闕情故園長自好北鴈為誰鳴世路如
逢轗黃河幾度清

新歲拂架帙八韻

散帙微風入牙籤起細塵天邊芸閣靜架上蠹魚
新應咲康成癖何辭原憲貧下帷耽筆札鑿壁愧
比鄰一日不開卷寸陰如轉輪年光忽已邁燈火
亟須親韋編力未及庭草碧已勻何人封斷簡幾
曲畫堂春 曲名

端州積雨潦大漲有司俱億紛然民甚苦之

連月不一雨一雨便連月澤水沒田廬郊原盡魚
鼈干戈苦相尋徵求貧徹骨萬口日嗷嗷鮒魚藏
涸轍西江千里遙斗水安能活吁嗟行路人相盻
如胡越時事轉多艱念之中腸熱天高視聽卑耳
目何遼絕誰為萬言書繪圖上

天闕世運苟太平甘嚙山中雪

贈譚廣文之京

鴻鴈度河梁秋陰送晚涼九天瞻日月萬里駕梯
航白雪都門遠紅梅驛路長淑衷憐季子皓首歎
馮唐世態風塵異王程歲月忙儒流推獨步文苑
漱孫芳擊筑聞燕市登樓望岳陽君曾為臨湘博士故云匡
時懷赤牘奏賦達明光愛爾金閨彥懃予綠野堂
春藏千日酒溪隱百花莊贈別餘孫劍題詩滿皁
囊形骸能自外天地亦相忘廊廟雙眉綠江湖兩
鬢蒼遥知風雨夜倘憶水雲鄉

感遇三首

朝看一片雲暮作千山雪天上明月光何須論圓缺時事日紛紛誰巧復誰拙利害不同心對面皆胡越

種樹滄江邊人在江頭住綠樹已成林幽人在何處高枝掛藤蘿四時驚風雨誰問種樹人空見江邊樹

昔日姑蘇臺終朝麋鹿遊五丁苦其力何曾得金牛夷齊與景公同盡北山丘濁醪與粗飯一飽吾何求

寄贈佘侍御家居八韻

詞藻推文苑風裁稱法冠埋輪豺虎伏吹劒斗牛寒休沐辭龍闕歸來拂藥欄登山懷謝傅臥雪比袁安心靜風塵遠身閒宇宙寬神遊三島外目極五雲端海嶽瞻 明主星辰憶舊官秋霜明白簡天詔下金鑾

懶

寂寞楊居地深藏一腐儒黃塵封斷簡高臥常晏如為園任蕪穢經年不荷鋤點鼠凡嚙瓶眾坐視其棄餘閒關却遠遊豈為出無驢古人謝干謁吾無

政府書折腰良獨難那能曳長裾醉來但揮手萬事姑徐徐覥顏畢驚力誰智復誰愚

拙

此生何良苦白首愧窮經紛紛事筆札一藝不成名常為十口累俛仰不解營塊然如木石笑比偶人形東坡恨聰明不得至公卿云何柳子厚乞巧通天靈當世偉丈夫善哉猶却行智慧先天下難以口舌爭傾予斗薄劣抱一學無生

和盧方伯開徑移樹

荷鋤良不倦卜築任西東種樹春初艷編籬日未

中深根盤沃土新葉吸輕風斜抱軒窗秀忻沾雨露同參商三徑曲掩映百花叢方訝池邊綠翻憐竹裏紅韶光開勝麗曙色散空濛石磴浮塵沒溪橋活水通林深青嶂合日射碧紗籠過鳥聲遙絕迴廊氣鬱葱下帷親灌叟被酒訝凫翁散步心逾適閒居賦轉工杜門車馬少揆筆倚蒿蓬

飲八十三翁何大僕池亭

花開頻對客地煖早逢春促席飛金斝臨池膾玉鱗名園能共醉皓首轉相親倚郭青山近窺簾碧草新壯心猶未老短褐不言貧盡掃風雲夢長留

海岳身鈴鑪烹汞鼎麈塵拂綸巾日月壺中景羲
農世上人

窺園

遠俗□□忘世郊居喜掛冠春深花欲語雲斷晝生
寒竹栢經年茂藤蘿倚樹攢閑閑談道易學佛出
家難巖洞烟霞潤何人許共飡

寫懷

古今一晝夜流光飛電速世界如奕棋百年幾千
局勞勞役吾生轅駒何齪齪憶昔廿年前東西日
徵逐盧生夢已醒黃粱猶未熟歸来讀殘書高臥
青山麓兒孫咲語讙對食忘饘粥富貴等浮雲得
隴寧望蜀天道有盈虧待足何時足前車棄道旁
何人肯推轂脫駕息樊丘安知非為福造化任推
移不問君平卜時事難揣量江河變陵谷人生無
百年云誰相逼促千秋魏伯陽還期踵芳躅

寫懷用杜韻

吾自愛吾廬方齋但容膝雨後對青山坐高天上
日束髮慕古人與誰論疇匹昔從洛陽里停車訪
君賓今為田學士烟霞稱錮疾長揖謝王侯避人
且捫虱一枕夢華胥平生志願畢寸心化成灰燮

眼黑如漆鸞文此何時虛負中郎筆入山不厭深
入林須更密王門晝好竽漫勞工鼓瑟鬪雞咲群
兒屠龍本無術

風折竹

萬竹成行列風吹幾竿折叢林影漸疎不礙天邊
月百物有榮枯世事多圓缺況此草木儔那能不
消歇沃土著深根春来應再活飄飄雨露滋生意
誰能奪淇園天日晴重看飛綠雪

會劍客談兵

君讀孫吳書平生負遠志呼吸掃虹霓盛名無虛
士登壇會有時獨抱凌雲氣佩劍著危冠露袒看
後臂談鋒射星芒雲陣藏巾笥白面咲書生漫學
屠龍技本非文武才那堪備經濟願從黃石遊踞
鞍策飛騎請覲拜將年預卜封侯事

吳户曹傳樞貴言訝余不通京師書

自昔稱哲人無書抵政府曾聞司馬公引拔登賢
路青史傳美談高名垂千古我本西家愚碌碌安
足數即持萬言書累牘終何補追憶廿年時努力
事　明主徒懷狗馬心無由報　恩遇今逢　堯
舜時夔龍滿朝著推轂日紛紛征途渺何許往徹

至今存念之倍疑怾飄泊歎浮名好似風中絮自
憐骨相負何勞問唐舉我命本自天誰能復陶鑄
投筆對青山逍遥重箕踞

五言律

別江西藩臬諸丈

盡角催明發離情繫日邊舊遊應愧我相見巳忘
年雲起天連樹潮平月滿船德星長在望分省別
才賢

友人邀遊故相夏桂洲白鷗園寶澤樓

名園参爵樂門徑為誰開倚檻花千樹臨池酒百
盃撫時增感慨待月共徘徊剩有山陰興重期雪
夜来

初至大梁

十載梁園夢弹冠入鉅藩卿雲環雉堞輦路夾朱
門臺栢霜枝勁庭花露葉繁擁旌初駐馬麥穗滿
平原

飲張氏別業

澤國多名勝何須問故園亂松紛石壁金菊綻籬
根雨過嵐烟盡風恬鳥語喧更憐魚水樂時向藻
中翻

次韻答李三洲中丞

宿昔欽生望徘徊澤國邊雲林開別墅石室倚青
天家學真名世玄脩獨悟禅夜寒檢周易細雨對
金蓮

次韻答岑蒲谷方伯

離情江水遠引望日華邊晚傲非無地行藏信有
天好奇常問字習静欲条禅最爱陶弘景飡霞游
玉蓮

次韻答倫穗石正郎

少壯嗟行役星霜不計年亂雲迷鳥道斜郭帯朝
烟潮長平沙没村多遠樹連悠悠歲將暮明月滿
前川

次韻答鄒海嶼邑侯

南州張仲蔚黒髮謝朝冠圖史供春事尊罏奈歲
寒城隈開菊徑筆裏倒詞瀾策騎空慚我長途未
息鞍

邊行

夜識郵亭月重来即舊廬長憐身是客不問食無
魚出塞省兆見烏河梁駟馬車篋中何所有數卷是
圖書

對雪次韻
北地偏多雪凝寒氣獨先陰風常捲地朝旭便回
天作賦誇梁苑披圖入輞川江山贍物侯離索日
如年
寧夏秋日紀懷
浮雲多聚散孤鴈獨迴翔旅夢關河遠離懷歲月
長魂銷芳草渡淚灑碧蘭房寄語重臨日姑蘇上
畫舫
哀見初姪
憐汝英州路飄飄下急湍西風摧玉樹良馬齒金
鞍遊露朝暉早江濤夜月寒重昏何日曉雙淚向
誰彈
鐵柱泉中秋對月寄懷
秦關今夜月凝望五雲端命酒頻吹劍懷人獨倚
欄光摇銀海白影合玉樓寒却咲長為客年年駐
馬看
田園燕集次韻答雙臺
萬綠渾是夢一醉便為家繞屋溪流合臨池石徑
斜園林多橘柚風雨長桑麻倚席逢仙侶頻開須
刻花

次韻酬和李中丞
塵掩陽關路空勞歌渭城未論霜鬢改偏喜布裘
輕海近日常早心閒夢不驚山中何所有葵藿向
陽傾
聞郭夢菊祠部北上將戒期次韻勸駕二首
鳳池春草綠一別幾經秋 朝野頻相問江山肯
久留乘潮觀海市簪筆上螭頭畫角催明發含情
獨倚樓
紫陌紅塵靜看花 御幄前 禁城春似海蘭省
夜如年雨過千山秀天高一鶚鶱河橋朱旆遠疑
望五雲邊
次韻聞西北邊警
朔風飄紫塞羽檄動高秋幕府傳新令胡兒飲上
流嚴城環虎帳永夜察旄頭(昴星也主胡動則胡兵起)何日梟
殘虜降旗滿戍樓
黃沙埋白草新月半窺前(虜化塞皆月半窺入將望則出境)烽火
連秦塞胡塵擁漢川雲橫羌笛起風急馬群騫韓
范今何在 宵衣問守邊
村居雜詠和盧方伯
地僻無車馬柴門綠蘚封烏棲常擇木雲起欲從

龍涉世書千卷談天意萬重石床秋草亂晞髮倚
長松

紛紛時事改世路欲何之雨雪青山暗風霆白日
移却憐投筆早應恨掛冠遲載酒空亭晚玄談得
我師

正喜太平日同為田舍翁焚書謝政府開徑長秋
蓬已任頭顱改休嗟杼軸空希夷傳睡法高枕許
誰同

江上秋陰

推蓬閑獨酌天為掃煩襟樹色籠寒日江流帯夕

陰斷霞孤鶩遠高岫亂雲深千古知音少何人共
賞心

答西莊和盧方伯

乍入江城晚秋光能幾時竹高霜後節花發歲寒
枝右砌添新蘚苔藤遶舊籬菜根如有待長向雨
中滋

深雨

喜對連朝雨黄梅四月天樓前空見海樹杪不聞
蟬雲暗通津路山飛瀑布泉得鱸炊美酒漁火亂
沙烟

葺先人別業

卜築人何在含情祇自傷舊存投轄井新葺讀書
堂斷岸鋤荒徑横塘架短墻尊生留此地休更覓
仙方

陳秀才歸田

白髪非前日黄河幾度清未論三策貴須識萬緣
輕借劒心徒切坑儒恨未平乾坤如大夢何處覓
盧生

夏景園廬

炎風披夏日閒擒絶交書歲月雙蓬鬢乾坤一草

廬雨深新竹密地遠故人踈莫問東陵事瓜畦且
荷鋤

地畔築小堤使園廬相屬

園林環古屋遅日緑陰斜活水溪邊入新墻竹外
遮門通蔣詡徑樹隱鄴侯家月色臨池静長留鮮
語花

秋日園居

物候隨時變那堪問歲華晩風三徑竹朝雨半籬
花自比禪居静從教物論譁浮生何所有醉處便
為家

高鳥聚還散浮雲東復西地平江樹合潮長稻田低村徑通魚浦林塘隱竹溪盡遊車馬客何意問巖棲

月中觀群兒戲鬪

門外吹葭管如聞塞上聲披襟誇勁敵連袂樹疑兵草莽多私鬪兒童亦世情紛紛人語罷徙倚月重明

小樓中望所期客

舊有文園約俄驚白露秋掃門開竹徑聞鴈倚江樓天地年華改林塘樹色幽晚風潮欲長新月待移舟

予適誦詩一鳥久立花間不去

青鳥來幽徑逢人聽說詩似憐秋色好猶悵賞心遲凝立渾何待飛鳴欲語誰若能删類句一字亦吾師

聞譚長公之官宜山寨卒于蒼梧作此志恨

夢斷宜山路輕車歎陸沉梧門秋日暗竹馬白雲深風雨孤臣淚乾坤萬里心獨餘龍劒在凝涕倍霑襟

憶亡弟次韻

愛爾獨鍾情虛疑死復生倚樓頻悵望聞鴈更悲鳴白日塵緣斷慈雲世界輕莫論人壽促誰復見河清

八仙圖

曾赴瑤池會還來泛斗槎胷中藏海岳壺裏傲烟霞草木傳真蹟乾坤共歲華五雲披鳳幄同醉玉皇家

登盧方伯華樓二首

結廬謝城郭開閣跨林皐環視衆山小仰攀明月高星河臨短檻江樹送飛濤徙倚閒雲上乾坤一羽毛

立春十二韻

舊臘春先到新元曆正頒天高紅日近心遠白雲閑未厭氷霜苦重開桃李顏迎陽花欲語出谷鳥知還黍向風初暖衡門夜不關潮回看海市雪霽見嵩山樹色環青幄嵐光吐綺斕月橫香閣表斗轉玉河灣頓覺年華改寧忘時事艱王庭臨紫塞銅柱偃南蠻龍劒終難没驪珠豈易攀思玄曾作賦罰草待誰删

蚯蚓吟

日月中天轉人間幾度秋長鳴如有恨幽抱本無求偃蹇忘三窟逍遥藉一丘浮生能自遣何地不瀛洲

元夕連雨苦寒

雨暗銀燈爛重簷溜未乾那堪風颯颯况復夜漫漫香散屠蘇酒寒深苜蓿盤却慙朱履客愁殺踏青難

元夜蚯蚓鳴用韻

千蚓號登夕紛紛雜管絃新雷猶未動鳴蟄已相先呼吸長隨月行藏共戴天世情渾莫測何意受人憐

雨中樓居

一身天地小容膝便為安素壁雲猶潤新題墨未乾筆花頻入夢雨氣欲生寒穩步凌塵界何如百尺竿

錡臺戴郡公枉駕湫廬賦此為別

幾曲倚蘭調行藏付短琴風塵忘去國江海覔知音信有并州夢長懸竹馬心歸来頭未白偏覺主恩深

東去羅浮近朱明欵石扉天高黄鵠遠風定白雲飛戎馬頻看夠烟霞早振衣青山如可載應附短航歸

暮春書懷和周雲谷

誰道春歸去長從水竹居池邊通小徑花外駕輕車見獵心全息逃禪計未踈浮名千古笑安用茂陵書

秋日得塞上督府書

驚喜邊書到祁連朔氣清共論張仲蔚何似李西平歲月東山遠風塵白髮生誰家吹鐵笛偏動玉關情

得邊帥書

西望陽關路衝星劍氣横天青沙草暗月白隴雲明投筆千年事平胡萬里情遂臣江海遠回鴈聽邊聲

殘年寫懷

日月雙推轂俄驚節序更歲寒新酒熟風急敝衣輕多暇惟談易長貧懶治生鷦鷯棲息穩何意向人鳴

視溪亭樹

曲徑環深樹何如習氏園參天含霧氣蹲石倚雲

根横覆髙低屋斜連遠近村漁樵無路入疑是武陵源

醒枕

輾轉[illegible]曾無穩卧時寸心應自遣百慮欲何為月落[illegible]竹風聲禁漏遲華山尋睡法無計訪希夷

老婦

最是青春好其如白髮新却憐看鏡日長憶畫眉人莫問前生事爭誇見在身嫦娥有靈藥重喜結芳儔

春前一夕宿遠客

休道論交晚相看歲月長雪消沽酒市雲滿聚星堂占氣春將到忘年喜欲狂須君留信宿同醉滿庭芳

懐光孝寺寄霍南皜用韻

曾聞西來意誰參最上乘即心原是佛出世不如僧說法空堂月翻經午夜燈炎洲多苦海應有玉壺氷

荅應酬和髙左史呈譚別駕

却笑門如市勞勞欲避人閉關藏竹塢倒屐厭車塵樂國如何地浮生只此身扁舟同載酒江上且垂綸

重陽書懐和譚別駕

黄花三徑好一醉即柴桑月色臨池近秋聲入夜凉江天横朔鴈龍樹帯斜陽猶憶邊城日登樓望故鄉

泛海有述

孤嶼横連海漁樵共一家滄波浮日月遠樹帯雲霞夜靜驪珠現沙平鴈陣斜扁舟星漢近縹緲泛仙槎

懐劉躍衢年兄

世態烟波轉江流自古今共看千里月長照百年心塵掩虞卿璧山藏董𦒟金憶君投轄醉天遠白雲深

獨坐和盧方伯

世局紛紛變齋居總不知青春忙裏過白日靜中移鴻鵠翔千仞鷦鷯戀一枝此心忘去住面壁得吾師

客有問予別墅者作此荅之

結屋滄洲上桃花隔武陵海深先近日山遠不逢

僧鶴立千年樹岩藏六月氷蘇門渺何許長嘯憶孫登

答友人話舊

西北風塵地那堪論泬寥與誰籌國事何日滅天驕塞馬寧論失江鱸早見招薄軀猶善飯拊髀未全消

登黃鶴樓和同年張侍郎

千古名樓遠憑高何壯哉江隨天地轉山抱日星回樹色連雲合湖光拂曙開欲尋仙客去乘鶴共飛來

久雨

天遠層雲合占晴獨倚門玄蟬投樹滑黃潦入江渾山氣嵐烟重蛙聲鼓吹喧三農歌帝澤晴景未須論

和移石床近蓮花

風從天上起吹送野亭香竹外紅雲島溪頭白玉床流霞開艷景明月助清光斗酒逢君醉寧論世路忙

夏日無客

炎天長獨卧岑寂最相宜客散何須問瓶空不自知閒關涼雨過題竹晚風吹小步臨花砌嬰兒戲袂隨

晚眺祈晴聞龍舟出海

積雨連旬朔江村樂事稀忽聞金鼓震爭訝木龍飛雪浪滔天湧旌旗向日揮晴颸雲裏發應跨彩虹歸

頹垣和譚別駕

獨樂名園在休論四壁摧藤蘿長自好風雨任相催竹塢鄰雞入蓬門野徑開青山堪卜築千載共崔嵬

園亭避暑用韻

德星連夜聚知為集耆英喜氣從天下豪談擧座傾采蓮溪上醉看竹雪中行壺裏乾坤小還期泛八溟

和王總戎假寓西莊

西臺凝望遠永夜看旄頭(昴星生胡)飲馬思吞海投鞭欲斷流東山千里月南鴈五湖秋盡角中天發虛疑塞上樓

和譚別駕病起

萬事從今好休言百病侵加飧香稻足穩步曲門

深雨後窺三徑風前戲五禽何勞學莊舄長作越
人吟

秋日苦熱

鬱鬱炎州地驕陽白晝騰空中飛鳥絶樹杪亂烟
凝夜月秋光暗天門海氣蒸briefly雲方出岫疑是待
龍興

卧遊海珠寺

天高孤月小海濶萬山連身世雲間鶴乾坤浪裏
船逃禅留客醉開閣倚雲眠探得驪珠在神光照
佛前

中秋良會客有不待月而別者

庚亮多秋興高懷向晚開酒深人漸散未遠月徐
来瑶草千莖露彤雲百尺臺嫦娥能共醉徙倚夜
徘徊

清夜吟用韻書感

拊髀嗟時事風高曉漏遲長懸千載慮豈為一家
私烏鵲雲中渡明星月後隨江湖心欲折新白幾
莖髭

贈劉翰林還京

奏賦才名遠抽豪上玉堂　禁垣勞侍從綸閣待
平章擁傳趋東觀看雲憶太行詞臣司獻納忠讜
達　明光

暮春

休道春歸去青春去復回烏聲来遠樹花氣落深
盃景色何曾別人情莫浪猜緑陰高閣上偏憶草
玄才

聞杜鵑

月色横天地長林鬧子規悲鳴如有恨悵望欲何
為聲急凄風斷魂寒曉漏遲頻教深結舌投足萬
年枝

聞蟬

夏日開東閣天邊送遠聲一身能自遣萬口為誰
鳴露重林霏濶風高羽翼輕知音如有待聽爾豈
無情

園樹有巢鵲

緑樹連霄漢幽棲羡一枝託身忘偃蹇集木識安
危雲暗歸巢早天寒出户遲名園脩健翮不使弋
人窺

古劒

神物終當合應憐觧佩難倚天曾耀日抵掌獨登

壇價比南金重光騰北斗寒沛公西略地三尺定長安

鄙述答諫議蕭公

諫草傳天下奸諛膽正寒赤心懸日表紫氣上眉端　春殿依　龍幄慈闈拜鳳冠秘書三萬卷頻向夜燈看

五言絶句

雜言五首

翻雲還覆雨天道幾晴陰義薄黄金重人情似海深

人生日營營得失為心患世事盡浮雲冷眼林間看

陵谷有變遷日月無停滯坂壑等雲居何人来問字

看花閑便出邀月醉還歸試問羲皇人千載誰問心

纍纍多荒塚誰辨賢與愚冉心照青史偉哉真丈夫

睡覺

雲深天未曉側足踞繩床明星窺户牖疑是旭日光

日高睡未足愧我希夷身鐘鳴更漏盡猶有夜行人

村居雜言

甕牖窺天地何人顧草廬家無千日酒惟有萬言書

世事今何日深居獨灌園夜來披諫草偏愧舌猶存

一卧滄江晚何年夢覺時周公如復見千古是吾師

雨景

一夜風雷起溪流處處通五湖天浩蕩烟水更冥濛

西平道中

樹色迎朝日春風動酒旗杏花村裏過無處覓金龜

髙茗峰陳辛野劉純吾三公隔水不得相見

芳村連曲水樹色隔江分頓結青山侶同為出岫雲

莫歎帰来早那堪遠别離鳳城春草緑偏憶舊游

時

默坐

地遠山河靜天空日月移明心持戒律禪定是吾師

芸閣藏詩譜忘言對項斯竹陰環短榻況復月明時

絶句和杜

遠樹籠朝霧輕鴻踏雪泥江樓先得月野店是聞雞

短髮霜前草浮名鏡裏花風烟皆過客宇宙即[illegible]

原缺

百可亭詩集摘稿下

嶺南麗尙鵬著

七言古風

醫巫閭山

長夏蕭森不知暑雲中鷄犬作人語蒼礫禪房長薜蘿老僧持鉢歸何處洞裏原無蟬貌人山腰空見冬青樹眼中日月長爲侶華嶽峯頭高幾許撑天柱地鎭東荒觸石興雲作霖雨

西河驛

去歲淮樓坐明月海色山光白如雪今歲揚旌[illegible]

塞塵黃沙白草埋青春聽雞握髮事長路東渡登海西入秦臨岐拊髀長歎息愧我碌碌非能臣會當早覺漁樵伴買舟結屋稱芳鄰

院中葵

蒼類本非楊柳質幽香不似芝蘭室年年空有歲寒心萬綠叢中長捧日公餘坐對滿枝紅豈羨江陵千樹橘

颶風歌

卧聞萬里天聲動赫赫玄威孰操縱撼岸潮頭湧怒濤却疑漢楚睢陽鬪翻盆暴雨夜漫漫渰水千

丈迷桑田黑風捲地鮫龍鬬亂雲披靡相牽連揚
沙拔木木欲折霆擊山摧群芳歇胡商倚舶攬驚
覌瀕危始悔謀生拙射潮安得萬弩強力能倒海
如鞭羊中流安得撐底柱屹立東障波瀾狂天地
何心民何罪田園荒落留逋稅干戈旱潦若相仍
十室九空歎貧悴誰能飛身雲漢長坐掃重陰天
帝旁挽起扶桑回赤日深山窮谷歌朝陽

聞雁

有鳥有鳥刺天飛凌風何處借高棲朝遊碧落暮
四海誰道湯網橫天施雪深邊塞五更時洞庭雲

暗雨如絲河漢一聲天地曉恥隨越鳥巢南枝少
頭明月秋偏好蘆洲曲水環蓬島群居不為稻粱
謀廻翔肯落虞人手問爾常從海上来釣徒幾見
鷹揚老

鄰婦哭殤子用韻

山中薤露歌里人皆動色何况母子間情義関休
戚柎心長慟白日頹淚零百草東山摧奈何原壞
歌貍首猶於母死忘悲哀亦有風流稱放達浹旬
一飲醉如泥只將白骨埋黃土兩餘荒塚草萋萋
世間骨肉多如此吁嗟鄰媪何深悲幽明已隔重

泉路腸斷呼天知為誰游覌一去不復返人生如
寄終同歸乾坤亦有銷沉日杜宇空勞月下啼

曉行歌送盧方伯如城

雞聲初亂五更殘朔風颼颼送曉寒潮長扁舟下
急湍輕波水面正瀰漫日輪浮動海天寬蓬萊宮
闕倚雲看咫尺誰家吹紫鸞城上朱樓十二闌

泛溪紀遊

朔風飄飄溪樹前輕篷短棹溪邊船翩翩鼓枻泛
溪去鑑湖萬頃通長川入夜披光清且漣秔秫蔽
野橫朝烟舉酒相屬意悠然青天直與水相連村

墟日高集販賈鋪排沙頭雜兒女相逢問答無別
言耳邊盡是農家語吁嗟世態如春雲紛紛代謝
不堪陳經過渡口百花繁信宿隨風向水濱古来
萬事長如此招携何惜采芳頻會心便是忘机處
忽覺魚鳥来相親避人休問桃源洞只今
聖代非羸秦

感時排律和楊朧山

閒居卜築枕江瀕舉盃獨酌羅浮春宇宙幾逢三
月景蜉蝣應笑百年身何緣蟬蛻囂中事得比羲
皇世上人赤地平原飛旱魃窮閻尾䑸起黃塵十

郡敲鞭官賦急四郊烽火羽書頻利窮山海脂膏
盡稅及舟車道路貪雲冷戰場埋白骨車深山巖
絕遺民當晝衛衢橫虎兕故鄉門巷長荊榛飢寒
共抱農桑恨覆載何孤天地仁貸粟捐租常倚盼
積薪厝火敢誰論書生歎息曾流涕　天闕高深
難具陳日月亦常臨蔀屋廟堂寧忍棄編氓陽春
浩蕩雲為雨和氣氤氲夜向晨竚望太平知有待
錯教愁苦動相嗔東皐舒嘯陶彭澤谷口躬耕鄭
子真谿蔽敢忘青玉案憂天空負白綸巾

惠短牋口號

朝来新得五花牋尺素須教百世傳筆底龍蛇次
飛動松硯片片生雲烟益州十萬誰寄我望幸不
作明河篇洛陽一日聞增價三都賦就心兇然咄
咄書空愧知白寧為草聖酒中仙薛濤千幅不盡
意掀眉按筆且談玄

　弼唐兄食不重肉乃東西遠遊無寧歲感而賦
此寓忠告之意

流光荏苒如擲梭人生温飽能幾何安樂窩前萬
事足年年新雨長青蔬饑来長啜一盂粥坐對妻
兒生計足鐘鳴鼎食豈不榮秪恐終朝聞顛覆夷

齊采薇西山外嚴世高名懸絕代何人下筯日
萬錢風塵朽骨今何在濁醪粗飯常有餘肯負平
生七尺軀人世蜉蝣等朝露黃金築塢何其愚古
来富貴皆由命繩樞甕牖吾何病此心擾擾空自
勞天定安能以人勝何如避地且懸車竊得胷藏
萬卷書開門求日對幽草莫問家無儋石儲

　雪月歌壽盧方伯

攤爐朝賞東山雪撫箏夜燕南樓月醉來滿地砌
瓊瑤清光萬里橫雙闕藍橋風起報春回江南江
北梅花發
嚙梅先嚙枝頭雪招客先招江上月雪深同結歲
寒盟紅梅雪後絕堪折門前舊客任去来明月何
曾遠離別

　偶有異聞作此發浩歎

秦廷不信馬如鹿趙高坐法夷三族如何白晝人
寰中一手能掩天下目峩冠徐步曳長裾儒名盜
行何勝誅利欲滔天比洪水排山漂木人其魚

　鄰曲招飲添歲酒

江流東去不復回青春白髮長相催郊墟渾似桃
源洞千樹萬樹桃花開日月行天如轉轂江南一

夜蘼蕪綠却教沉飲共忘年床頭貯酒三千斛一
徑蓬蒿寄此身田盧雞犬日紛紛不識醉鄉更何
處夜捫南斗披衡雲

七十春遊謌贈劉山人

人生七十能幾時韶華過眼如飈飛出門兩手擁
日月清光萬里常相隨壯年早負桑弧志閶闔排
雲謁青帝至今吹劍斗牛寒遨遊肯厭貂裘敝掛
冠航海涉鯨波蘇門長嘯南山阿古人會意各自
適如君所得良更多一年一度青春好白髮催人
容易老蓬萊石室近如何閒庭且對濂溪草

輓同年孟玢唐中丞

十載長安共明月歸來獨釣滄洲雪君從何處駕
梯航鯨海龍山非故鄉悲歌萬點英雄淚愁對西
風灑白楊

木棉行

槎牙古樹海天涯長與東風競歲華翻見白頭人
易老獨留蹤影傲烟霞昔年自幸栽培早歲月幾
何今合抱仰看皮骨正蒼蒼肯隨樗櫟同枯槁托
身不入百花叢屹立乾坤秋復冬雪裹奇葩千萬
簇春來雲錦燒天紅繁華盡付風塵外惟有丹心

長不改紛紛百卉競銷沉姚黃魏紫今誰在飛絮
漫天東復西零落殘紅逐馬跡片片直隨流水遠
漁人爭訝武陵溪君不見園陵多植冬青樹森森
叢棘知何處又不見栢梁高架承露臺金莖露冷
旋成灰何如深根著南土長年飽歷氷霜苦參天
咫尺日月光肯為人間作棟梁

卧遊羅浮和盧方伯

曾擬羅浮訪列仙風烟縹緲石樓前林亭丹竈知
何在欲問當年葛稚川俛仰天吳如咫尺萬里乾
坤懸几席黃龍洞口駕飛雲四百峯頭生羽翼滄
海瀰漫東復東三更日出海波紅枕書高望扶桑
頂咫尺天河有路通參差臺殿曾遊處鹿鳴澗底
聞人語捲簾飛瀑晝生寒朱明草木多風雨誰是
名山真主人蓬萊閣上好尋真神遊八極清風遠
壺裏同收天下春

譚山人過草堂有贈

乾坤盡是吾儒事誰稱磊落奇男子如君半字不
浪談皮裏春秋比青史古來天地本一家子身萬
里醉流霞目前管仲豈易得海内誰為鮑叔牙下
筆風濤從地起憑陵草木從風靡曾期侍詔金馬

門漢廷乂監嗟知已歲寒風雪到茅廬手持扁哭
萬言書氣吞河嶽塡胸臆瓶粟雖空常晏如浮名
㕦付東流外虽臂鼠肝同覆載高風千古重夷齊
王侯將相今何在世間多少臨江麋抵觸偃卧終
何為人生遇合會有時何用攢眉強賦詩

歲晏行

黄霧飄飄朔風起歲除日月今餘幾爐烟欲盡書
生寒三陽開泰從玆始釣魚臺上獨盤桓雪消雲
散海天寬羅浮東望如咫尺神遊曾入梅花村多
暇田園依竹榻掛壁藤蓑懸短鍤牛犢長鳴扣角

歌黄雞白酒過殘臘羽檄宵傳海若驚獻俘方喜
來夷庭蠻荒復報群酋亂壯士何人願請纓閭閻
紛紛按圖籍里中雞犬無寧夕尺田寸宅魚鳥身
公家何苦相驅逼我本江南一布衣逢時經畧願
多遠太平　天子勤南顧誰向蒼生為察眉

金山寺聞雞

萬籟沉沉玉宇開水中山寺鬱崔嵬鐘聞兩岸烟
光動恍惚聲從天上来黄鳥枝頭向人語和鳴追
逐叢陰裏對此翩憐求友情故人千里知何處奇
毛濯露長翩躚四顧螳螂且避蟬中流隔斷塵寰

路那得王孫挾彈丸兒童爭訝鶯鶯好高飛自愛
春風早翠竹山房寄此身何須更覓蓬萊島幽谷
常懷一片心江湖隨地有知音衹園共識遷喬意
日月重明雙樹林翩經臺上天花落九曲江流環
草閣巖頭徙倚萬山低披雲欲跨麟洲鶴

虗室行三月初旬已貸粟矣

寂寂空庭無雜賓盡書湘榻生浮塵青天明月長
相照環堵蕭然肯厭貧細視瓶中久無粟舉火終
朝待鄰曲長饑近午始一飡敢望豐年收萬斛倒
翻囊篋無餘錢杜門謝客常高眠逢人笑比龎居

士千金散盡方成仙東鄰問我何所有一卷黄庭
常在手西鄰問我一事無安得天地為鑪鑪陶鎔
萬類頻開局坐運乾符轉坤軸未論黄土盡黄金
且令四海家家足

木綿飛絮歌

曾見溪頭楊柳花飛来飛去落誰家木綿白絮渾
相似向日隨風陣陣斜春来便喜春光好人人共
道花開早花開花謝能幾時白雪紛紛春已老無
揚何必怨東風年去年来萬古同自信若非揚柳
質春来依舊滿枝紅

新月篇

西郊雨過月初生浩蕩乾坤陰復晴雲簾捲盡玉鈎横天門迢望恭階平銅龍漏下報初更極北閑山處處明曾憎朔方傳箭夜黄沙磧裏聽秋聲

鬪鳩行

最喜群鳩在高樹時時相對呼風雨一朝狂噪百怒生頓覺形骸分尔汝吁嗟羽族誠卑微分飛顧影将安歸丈夫鬪智不鬪力排山倒海終何為古今局面皆如夢休将勝負為軽重泰山兀立霄漢間掣電轟雷揺不動衆星敢比孤月明一鶚能

令百鳥驚英雄吐氣千軍勇何待奮臂輕争衡秦人鏖戰長城外烏知禍起蕭墻内鴻溝萬里接天流茫茫楚漢今安在曾聞捕羊指為虎羊質虎皮寧足數蚊虻飛聚任成雷一擊勝之未為武争名逐利田单牛烈火連天苦未休蒲目豪華易消歇秖餘荒塚北山頭一門牴牾成胡越尺田寸宅交相奪説客蘇張不可移骨肉恩情中斷絶何如卷舌且深藏氷天炎海夜生凉揜耳不聞門外事是非得失俱相忘

猛虎行

捕蛇鬪雞安足數浪説屠龍亦何補誰持雙劒斗光寒奮髯盡搏人間虎眈眈雄視七尺身怒號白日驚風塵從教横鶩犬羊群豈無射石飛将軍

七言律

李陽河即事

秋盡東行思渺然陰晴何用問蒼天(頃自青陽道中苦雨暁發池口次李陽河偶陰雲四起故云)數聲黄鵠青雲上幾點疎星白鴈前月印西林明野寺潮平東海長桑田十年風雨江湖夢重問當年范蠡船

贈翰林王忠銘省覲還海南

暁傳 温詔下承明晝錦寧親出鳳城捧檄正懸

憂 國夢望雲長憶倚門情瑶池天近 恩波潤瓊海春深愛日生莫向周南歎留滯早期勳業著西清

登大梁城樓

遶郭星河入望頻上方臺殿逈無塵鷄鳴紫陌千門暁雨過平原萬草春天際彤雲長捧日樓頭青鳥欲依人前朝弟宅今何處惟有棠梨歳歳新

雄州簡譚次川大叅

宦園蟬蛻正芳年曲巷方齋秖自憐白日静移編

竹塢秋風長送釣魚船山間鶴夢隨春夢海上狼
烟拂曙烟自分華陽高士笑披星馳馬枕戈眠

次韻初秋雨夜有所思

凉入郊原思萬重山家砧杵亂雲中雨餘曲巷添
新薛夜午商風拂素桐千里誰家吹玉笛一緘何
處覓飛鴻松堂筆硯封塵久欲賦閒居愧未工

次樊北萊督學感秋韻寄懷

颯颯商飇百尺寒高樓長羨一枝安中原烽火猶
飄泊陸地風濤正溯漫鳳沼牽絲稱獨步螭頭簪
筆愧同官行藏自信床前易巍得青山雨後看

次西庄臨池翫月韻答孔臨干

朝来鍾鼓報新晴千丈紅霓晚更明石徑碧桃渾
欲語屋樑髙燕若含情懸車莫問風塵惡擊壤今
逢海宇清對影曲肱池水濶夜看華月上重城

天關書院飲至次韻答吳自湖中丞

光徹轅門寶炬焚捷書連夜動江濆風生絲筆稱
神武雲擁樓船識漢軍百戰金戈迴赤日千山寒
谷望晴曛徘徊宴喜歌周雅應信中興有頌文

次韻答先石雲

紫燕飛飛擁去旌郵亭酒罷聞吹笙馬前忽報鄰

門路嶺外猶懸隴樹情天闕夜開三殿曉金城雲
晝萬方平侍臣奉御臨河閣惟聽高梧老鳳鳴

楚中晚行

南望衡寒早策鞭鷄鳴茅店月中天花迷宿鳥春
山裏風掃明星曉騎前石徑直穿芳草渡河橋長
拂綠楊煙離愁最憶池亭夜嶺樹江雲入夢懸

次韻答倫警軒廷評

九衢風起散朝煙玉漏沉沉霜滿天按轡獨慚桓
典馬聽雞猶問祖生鞭春明粵海滄波濶草綠吳
山赤日懸長憶西臺官舍近棘垣風釆獨稱賢

次韻答歐崙山

江天卧病數年餘復向金門上使車曾引法星依
御輦幾看宮柳拂鸞旗蕭蕭短髮頻看鏡苒苒青山
欲結廬萬里憶君同赴　闕憂時應有治安書

次韻答張印江同年

五雲樓閣鳳翩翩握手相看各問年蘭省才名稱
獨步漢京岐路愧相先釆風重見天台月浸興遥
歌白雪篇立馬津亭長北望微音頻遣寄江邊

次韻答吳川樓太守

朝来初報杏園春禁掖傳宣遣使臣鳳輦忽看雲

五色赤墀應見日重輪天迴吳越鯨波靜路逴吳
山草色新攬轡却憐東土近登臺長喜拜 恩綸

度梅關用韻

立馬長亭早度關重重磴道幾躋攀畫遊風偃巖
前草晚眺雲開雨後山望 闕獨疑烏遠題橋
應愧駟車還珠璣巷口無人問（族祖自宋朝由珠璣巷徙南海）惟
有長松識舊顏

周苺厓中丞邀遊滕王閣別後用韻奉寄

十載烟波幾往還相逢尊酒駐江關登樓共醉湖
中景彈劒長看鏡裏顏百鍊精忠迴赤日萬山霖

雨起東山（公初為臺史抗疏忤時宰尋罷歸後歷膺通顯故云）扁舟擢夜頻
相憶西望匡廬指顧間

陳鶴山榮壽冠帶

人間何處覓蓬萊壺裏乾坤日月開 聖主恩深
長望 闕杏園春早獨登臺朝看綵服青山秀夜
宴瑤池北斗迴却咲浮名羈漢署何年携酒對三
槐

陳學樵丈榮壽冠帶

白首詩書草莽臣伏生應咲是前身仙家豈羡朱
門貴海屋今看紫綬新夢裡雲山長是客醉來花

徑易逢春他年玉樹天香發重拜鸞書下 紫宸

驛亭所至見總制王鑑川留題及擒所上封事
數讀之勃然興懷賦此寄贈

紅塵隨地逐征鞍長聽晨鐘起著冠隴樹朝雲迷
古寨栢臺秋雨長叢蘭酒傾逆旅渾忘醉琴對知
音不浪彈滿路朔風沙草白綈袍應咲范君寒

秦中書感

西入潼關問勝遊前朝陵苑幾經秋春來細柳多
青眼雪後高山亦白頭未道金戈回落日會聞砥
柱障東流長安市上千盃酒銷盡興亡萬古愁

次韻答凌海樓同年

茫茫天地咲萍踪酌酒高歌意萬重十載行藏渾
是夢一官南北愧何功秦城秋冷無來雁淮海雲
深有卧龍欲訪烟波尋范蠡滿船明月五湖東

過大同村庄感述

田園桑柘已蕭然土屋朝炊幾斷烟風捲火雲天
欲雨馬嘶鈴閣日如年危途敢道應回馭尸位須
知早避賢安得虎谿同一笑獨留衣鉢向人傳

曾元山臺長謫居光孝寺與予別業為僯賦詩
寄贈就韻答之

扶桑萬里掛蓬弧休道頭顱非故吾梵宇坐令生慧日法壇重擬借良謨皂囊諫草曾私淑白馬風裁孰與俱　當宁求賢頻側席徵書應見下尭衢

謁韓范二公祠

文武才名自古難西来英采動朝端旌旗影遠山河壯鼙鼓聲高虎豹寒慷慨風塵長躍馬折衝樽俎並登壇豐碑緑草祠前月萬樹鳴飈倚紉看

詹道長抗疏還閩作此訊之詹令予邑有聲

幾向棠陰佛皂囊俄聞鳴鳳作朝陽驪駒早發都門路白筆長晋諫苑光雲去有天皆日月時来何地不梯航　君恩已許生還日且築山前醉白堂

次重陽韻答王總制時聞禍巢大捷暁發巡河西

胡虜年来驕氣盈旄頭鶩見昴星明　九重宵旰勞西顧萬里風雲助北征（之閫當陣有反風滅火之奇故初聯及之）全捷已聞飛羽檄書生何用請長纓壯遊獨喜逢方叔許　國丹心共結盟

次韻答朱鎮山尚書

長淮曾共聽飛濤此日征途贈佩刀給餉未論蕭相國臨邊空憶霍嫖姚榆關風急龍沙遠北斗霜横塞雁高天上尺書頻還問敢辭行役歎賢勞

巡邊苦雨答王鑑川總制

百折飛泉石澗濱路迷何處是通津幾看霖雨隨車轍似瀉天河洗虜塵萬里邊關戎馬暗十年湖海羽書頻　九重宵旰思良将誰是　君王夢裏人

長途書感

石門山下酌貪泉（貪泉在廣州石門寺吳隱之祠前）水陸長驅不計年臧否有評懸月旦浮沉何處問桑田雲隨馬足迎朝雨風渡鐘聲送客船便欲掛冠還海上可誰能貸杖頭錢

行邊

路繞重巖百道泉參差雲樹擁新阡馬前宿霧長疑雨城外青山盡是田（土人鑿山為田雖峭壁不廢）沙淺草深歌牧豎霜遲春早卜豐年朔方顧見胡塵静笑拂霓旗尺五天

延安清凉寺次壁間韻時聞西警

青山雲盡月初明徙倚空懸在壑情覧鏡亦知憐短鬢参禅何必問長生舷閑堪咲浮名累穩步須

從實地行塞上羽書頻入夢何年重築受降城（黄河套外有三受降城）

靈武臺

龍輦偏驚蜀道難誰將一劒定長安漁陽鼙鼓逼秦塞靈武旌旗擁漢宮百戰風高爭躍馬六飛塵靜見回鑾獨憐恢復功成後河朔雲深草木寒（自肅宗後竟失河朔）

安化聞疊江伯兄訃

夜靜烏啼霜滿林月斜香冷漏聲沉詩書已負青雲夢兒女應憐白髮心長信江山流水遠那堪風雨落花深邊庭獨下燈前淚愁聽胡笳雜暮砧

林中丞念堂與予夙有心期卒于姑蘇輓之

十載相期賦遠遊一朝離恨付江流埋輪南國心猶壯建節東吳志未酬義薄皇天須自信名高青史復何求衡星夜拂龍泉劒應有寒光射斗牛

弔譚省吾

地下脩文筆影寒憶君離索夜漫漫愁來忍聽山陽笛夢覺虛彈貢禹冠伏櫪未忘千里志長生安得九還丹何年掛劒墳頭樹腸斷西風夕照殘

泰和別陳養蘭先生

憶昔傳經廿載前冊心如渴吸春泉浮名悮入金閨籍塵藻空慙白雪篇（因索留題故云）避俗不嫌沽酒市卜居何用買山錢（公罷郡歸里中與屠沽為比憐琢堵蕭然）驪歌一曲長亭晚草綠江頭月滿船

次韻答王鑑川總制時報罷東歸

忍遣并州是故鄉山中松菊意偏長郵亭解綬過秦嶺春浪移船下武昌（歸途順流出漢陽故云）十載風塵迷轍跡九邊烽火渡沙場從今罷釣滄洲晚遠水蘆花深處藏

次贈別韻答張少渠中丞

眼底雷霆敢獨當側身天地任行藏但令砥柱中流見休問風濤白晝狂洛水正思新結社蟂頭誰憶舊含香清忠最羨張安世宦海何須歎渺茫

先君諱日

凝塵滿座晝沉沉簾捲爐烟栢府深愛日獨懸千古恨看雲徒負百年心鶴來華表當空見霜落寒烏倚樹吟記憶平生忠孝語蠹書猶在淚沾襟

壽南泉兄八十

八十仙翁久練形獨留雙眼向人青呂公今始逢西伯梁父猶能對大廷臨水看花忘策杖呼孫移

榻聽傳經大平擊壤年年醉笑指天南問酒星

對客夜談

鱸肥曾約釣秋風况復歲晚重相逢天高夜分北斗轉月明雲盡滄江空斗酒論交忘伏臘白頭憂世哭萍蓬盤桓徙倚南山曲回望扶桑日欲東

新宅觀珠燈次韻

危樓千尺倚晴空佳氣相看正鬱葱雲盡星河光錯落夜分燈火碧玲瓏深山草閣連陰雨青海龍沙捲暮風安得太平同樂事萬方簫鼓月明中

寄何州牧

隴頭誰寄一枝春草綠江深憶故人西蜀井棠明月遠君曾任蓬川州蒼梧烟雨畫樓新人間自昔多豺虎屋漏應知有鬼神時看前亭看戒石好將嚴訓獨書紳

代鄭麥二公酬和譚別駕寄懷

江梅生子芥生孫野樹臨溪水遶村常遣兒童開竹徑不因風雨掩蓬門夜閑草屋忘懸榻春到在畦喜灌園秉興山陰能放棹雪晴携酒醉朝暄

寄懷海村家兄次韻譚別駕

風濤飄泊自相依天涯春望何時歸江鄉已負梅花約庭院今看燕子飛釆藥忽驚雙鬢改聞猿應恨故鄉違一尊待酌池亭月萬樹叢陰上釣磯

次韻酬蘇眉山寄贈

遠水空林羨一丘春暉萱草共忘憂浮名已恨藏身拙薄技何能為 國謀宦海風濤三尺劍帝城雷雨萬家秋長公元是瀛洲客天上夔龍結勝遊

水亭落成次韻酬和譚別駕

綠陰清晝水雲居百尺林塘一鑑虛山遠直將天作畫溪深休道食無魚江光瀲灧春潮長樹色參差徑路紆初學灌園新雨足邵平瓜地更何如

次韻酬和戴筠臺太守

十載相逢贈佩刀長亭尊酒氣偏豪天連海市潮初長風動棠陰月正高剡曲扁舟重訪戴潯陽五柳獨稱陶悠悠世路浮雲外一醉何心獨反騷

次韻雨中遣悶兼七夕過從和雙臺星野二兄

秋早雷聲撼遠村東風排屋雨翻盆三更洗出南樓月七夕吹開北海尊鋤徑莫教延俗客操觚誰為賦高軒牀頭新酒今初熟況有東園舊菜根

小構落成次韻酬和周雲谷

卜築芳村枕水涯一尊常對四時花長江浴日明金珮遠樹屯雲擁翠華清簟疎簾高士榻石橋流水野人家巡簷更覺青天近重憶星河泛斗槎

立秋值七夕同鄉蘓會酬和盧方伯

白頭相聚浣花村坐久渾忘首蓿盤萬樹秋聲回落日九天涼雨送清尊鵲橋縹渺銀河路庭竹蕭森綠雪軒此日紛紛論乞巧天工沉默總忘言

簡譚見日昔年以布衣遠遊曾上書

闕下時論偉之

飄飄文藻擅名流倚劍留藏五岳秋萬里江濤青雀舫九衢風雪黑貂裘臨池洗硯奎光動草奏驚人國史收更欲釣鰲稱巨客直從天上試金鈎

次韻譚山人登城樓寄懷

浮雲散盡見孫峯颯颯城頭起暮風羨爾登樓瞻渤海與誰騎鶴跨崆峒秋深古戍邊聲急春早銀河斗柄東信宿江村談往事十年踪跡歎飛鴻

村居和盧方伯

與君同住百家村長採新疏薦野盤夜雨江樓頻下榻石亭秋圃更移尊逃禪早結棲雲侶問字常開讀易軒海內舊遊零落盡倚天彈劍向誰論

和譚別駕用杜律秋興韻四首寄懷劉曜衢年兄

一夜清霜滿禁林江皋雲樹獨森森輕飈入户逢新霽涼月浮堦送晚陰萬里江湖燈火夢百年天地歲寒心故人相望蒹葭外長聽秋聲促暮砧

盧方伯移舟過小亭

僻居同在水雲間休道乘舟取醉難河漢夜涼星釆合蒹葭霜早鴈聲寒尋花懶入長春苑載酒時過白鷺灘多少遊人歸未得青山空對畫圖看

和友人懷溪園

把酒長亭月上時滿湖秋景畫中詩天邊雲靜星河遠海曲雞鳴鼓角悲短徑黃花牽別恨東山瑤草寄幽思何緣共泛溪頭棹綠樹陰中向晚移

寄譚見日

秋氣蕭秋草木疎憶君重過水雲居休將玄鬢歌彈鋏長向青藜閱校書世態江河志百折草齋風日惜三餘浮名盡付滄洲外司馬何勞賦子虛

珠江夜泛

百尺江樓擁女墻幾行歸鴈渡瀟湘沙村見月晚潮急海寺聞鐘秋夜長遠樹溟濛藏野寨銀河迢

迤隔牛郎扁舟莫動廬敖興鼓枻還尋水竹鄉

春日村居

誰家横笛倚樓吹門巷春深草木知世態浮雲多感慨村翁盃酒共襟期心閒肯厭謀生拙性懶從教見事遲為喜潯陽在傍曲日聞蓮社賦新詩

贈去鴈

千仞翱翔瞰八方衡陽山外即他鄉經秋夢斷胡塵遠歸路心隨雲漢長風急龍沙飄雪翻月高秦隴渡河梁郵亭見爾南来日清海城頭百草黄

春燕

信宿韶光幾度新烏衣門巷已成塵畫堂去住常如客草屋棲遲不厭貧一别豈能忘故主重来猶得寄閒身社前為報豐年兆谷口應逢鄭子真

贈歸鴈

南来衡兩度三湘北去飄飄戀故鄉懶學啼烏棲苑樹喜隨鳴鳳向朝陽黄雲朔漠同千里秋水蒹葭各一方我欲寄書懐定遠玉關門外早廻翔

寫懐二首

海翁相對閲年華紫陌春風萬樹花竹外小橋頻送酒溪邊新水細烹茶林塘古木通幽徑山郭斜陽帶晚霞粗糲一盃能自適天台何處覓胡麻

乾坤浩蕩本無言信宿春風已到門地遠最宜山色近林幽偏愛鳥聲喧遊仙自古人何在借劒當年舌尚存白日閑門閑未得直愁車馬破苔痕

村居感事寄所知

烟村迢遆隔江城避地應須更避名鴈足帛書雲外至鳳池春草夢中生曾搜往牒看花譜欲駐衰顔仗酒兵當世共知憐范叔綈袍誰憶故人情

讀龐德公傳

結廬巖曲謝招尋幾樹松蘿滿地陰無路執戈排亂賊與誰披褐卧芳林人間空憶安危語隴上寧知去住心千載鹿門山下路武侯相見亦霑襟

過田家有述

兒童遮道問来程笑插江花擁袂迎門掃藤蘿如有約地連桑梓豈無情梨尊細倒鄰翁醉箬笠高懸世慮輕月白沙村歸路晚杖藜人在畫中行

鍾心瞿道長欲狂顛作此招之

瞬息年光似水流蓬莱山下幾春秋仰天大咲雲垂地擊筑高歌月滿樓偃蹇喜逢金馬客逍遥誰識醉鄉侯扁舟不負東遊興載酒同過謝眺洲

望白雲寄城中諸公

延佇高峯萬仞梯翠屏環繞萬山低龍拖雲幄天
連海風起松濤月滿溪蒲澗尋僧看卓錫簾泉呼
酒共燃藜江村正憶遊仙客欲訪安期誰為携

贈方進士之任慈利

廿載驅馳道路長前旌今始渡衡陽江城露晃山
川秀花縣褰帷草木香春雨平原蘇久旱朝暉寒
谷借餘光爭看天際雙鳧起五色雲中侍玉皇

望西樵和盧方伯

極目丹梯最上層春回佳氣散炎蒸九龍晝起千
山雨萬壑寒生六月氷井底何年通巨海松陰無
地著閒僧高峯若有飛来日藉草穿雲共臂鷹

午睡

一簟春風醉兀然不須長借酒家眠最宜樹色窺
簾入休冒蛛絲隔幔牽心遠神馳黃鶴外夢回身
寄白雲邊何年高枕希夷峽不用華山僦屋錢

酬黃東明慱士

百花紅紫競幽香卜築新成綠野堂慷慨拂衣還
嶺海太平歆枕醉陶唐天迴蓬島千山月風送炎
洲六月霜身外豪華何足問漢廷誰復論金張

陳古洲表弟詩来多感慨就韻寄酬

萬事浮雲敢浪言與君尊酒哄燈前升車肯負題
橋志掛紱曾輕負郭田白筆昔懸親鳳幄玄冠
何意插貂蟬時来莫歎馮唐老皓首還逢漢主憐

酬楊臚山兼寄姚栢菴

青鬢翩翩結壯遊看花春滿曲江頭九天雷雨雙
龍噴萬里烟雲一紱收看鏡未須論晚達著書應
不為窮愁却憐戎馬傷心日迴望中原獨倚樓

洗秋官日錄

寡和曾聞白雪歌杜門刪述晚尤多草玄已撤眠
雲榻乞巧爭傳製錦梭歲晏菅衣環石榻月明池
藻漾蒼波青山千載留君住崖石留題不忍磨

憶亡弟次韻

少耽青史遂名流何意修文地下遊忍聽悲歌聞
薤露不堪乘醉過西州有懷滇海嗟何及無力回
天可自由却憶夜堂誰共語數聲啼鳥萬山幽

聞曹諫議抗疏改官次韻書感　詰

頹流誰更問迴瀾涉世空勞作說難短褐有懷憐
杞國尺書無路達長安諫垣敢避雷霆近　帝德
原同天地寬明燭捲簾看疏草忽驚炎海夜生寒

酬交親枉過

江村烟水望中分緑樹芳陰百鳥群倚竹窺園曾
避客得魚呼酒喜逢君尋幽常藉溪邊草持贈偏
多隴上雲共向北山留短榻免教猿鶴笑移文

和劉明府登何太僕定性樓

仰捫南斗倚高樓俯視長江天際流三島盡從城
裏見五湖疑向月中遊閑來聽雨金雞曉短閣棲
雲碧樹秋東望剡溪風雪夜可誰乘興共移舟

聞 宮車晏駕愴然書感

鸞傳 遺詔下江村忍向鄉亭問改元 紫禁何
年回 御輦孤臣無地報 深恩遺弓悵望 臨
轎遠 負扆爭看 帝座尊相國古來重伊傳
先朝耆舊幾人存

陳右崧太守將赴京過予晚酌

金井梧桐棄正稀漫勞車馬款荊扉天高海岳含
秋色風起桑榆送夕暉對酒不堪聞羽檄憂時誰
復念宵衣爭看威鳳翔千仞好向朝陽覽德輝

螢

淡月疎星天氣涼飛飛長似逐人忙風高便入金
敎閣雨暗還來緑野堂誰笑浮生同腐草夜看青
史借餘光相逢若問行藏事莫怨人間白晝長

百舌

百鳥誰能辨姓名翩翩鸞鳳喜和鳴如何盖日頻
相語似為前身怨未平詞客共憐鸚鵡賦行人休
問鷓鴣聲若教倚樹深藏舌應笑攢眉過此生

譚永明中秋枉顧談時事因及高堂白髮感而
賦此

曾憶當年賦遠遊馬前明月幾中秋披襟正憶都
亭夢倚劒寧忘國士憂羣竹江村頻下榻晚山斜
日共登樓應憐寸草心長在莫向風塵早白頭

陪陳忠甫飲譚别駕宅用韻

萬里僑陰暗赤霄與湖霜冷草蕭蕭鷺傳夜徹還
西内悵望雞鳴視早朝 三殿日高 冊扆在九
原雲斷翠華遥飄零獨有湘阜恨愁對秋風拂旱
貂

對新月懐盧方伯往金山登高

扁舟何處訪松楸日落長江急暝流林壑風高天
似水星河霜冷月如鈎山間籬落黄花塢海上笑
蓉白鴈秋試問青蓮李居士幾時還向竹溪遊

秋日溪山野望折簡邀同遊

海上孤城急暮砧霜淒楓葉氣蕭森豪吟懶讀長
門賦穩卧誰論李子金芳草荊扉生計拙青山明
月
主恩深烽烟不入漁樵路共醉湖亭十畝陰

次韻酬和關紫雲過訪草堂

平生文藻擅江東偕向青山訪謝公彩筆凌雲誇
作賦石亭移榻笑書空竹梧池館寒烟碧風日桑
榆照照紅帳望西京談往事數聲羌笛月明中

喜友人過訪

曾騎白鹿訪仙踪颯颯東風吹短蓬石室閒居聊
自遣竹根高卧許誰同溪邊有路通愚谷隴上何

人間德公斗酒夜談天路遠萬方秋思滿壺中

陳冊泉枉顧別後寄懷

東山曾訂十年期翠竹江村入夢思世路正憐投
轍早故園偏恨見君遲牢籠天地心猶壯呼吸烟
霞鬢未絲欲向雲房借飛舄（仙人鍾離權號雲房）便從華嶽
訪希夷（歸芳鍾表弟同過草堂今欲借先容而登謁故云）

送陳洛南尚書致仕

海上青山識貴臣　御爐香染　賜衣新黃扉共
憶還家日黑髮應憐報　主身南北頻年勞夢寐
漁樵何計靜風塵洛陽司馬歸來早不是名園獨

樂人

贈何廣文之任樂昌

草綠郵亭露正稀彈冠重拂舊儒衣地連衡岳春
風早花發韶陽絲燕飛北郭雲霞開絳帳東園松
菊覲朝暉即看海上文星耀五色中天貫紫微

贈醫師

懸壺長揖玉堂仙細飲當年橘井泉神農往矣不
可問華佗妙處誰能傳採藥玄巖降虎豹烹丹石
鼎生雲烟共論醫國回天手調燮須從未病年

春日壽家慈用韻

翩翩青鳥侍瓊筵王母瑤池席更前長奉板輿回
日轂早持鱸膾進江鮮春暉萬里明萱草荊樹千
花蔭玉田曾憶太行山下路擁旌懸望白雲邊

元夜喜晴

千金一刻此良宵積雨初晴樂事饒白兎影寒橫
紫塞玉樓光動逼丹霄人間燈火鰲山近天上風
雲輦路遙正喜太平巡幸少廣陵何地駕虹橋（唐玄
宗事）

春日泛海值風雨

偏喜青春作伴遊雨中誰駕李膺舟天低水郭藏

深樹風急沙汀起白鷗草色漸看三月景潮聲先到百花洲餘流洗耳人何在莫向高山問許由

夏日山房次韻和陳洛南尚書

緑陰叢裏浣花村懶性朝来學灌園地僻烟霞藏竹塢夜涼風雨到柴門敢論宣室虛前席猶記黃封賜上尊自愛閑林專一壑樹聲長送水潺潺

度嶺謁張文獻次韻

立馬重登丞相祠巖頭高閣五雲垂中原早識胡雛亂大駕何勞蜀道思天送荊州風雨夢世傳金鑑帝王師虬松似指長安路嶺上年年發北枝

讀佛書

却恨前身不是僧當年誰許共傳燈輪迴世外三千界業障人間百萬僧出定慈雲開慧日坐忘灾海結春冰澄心本屬吾儒事面壁空齋對惠能

夏日懷陳洛南尚書

艷陽池館夏生寒偏喜清時共掛冠夜雨高吟頻遣寄稻田新熟頻加餐交遊轉覺逢山遠魂夢猶驚蜀道難最是故園風景好滿天明月似長安

七夕前二日檢佛書寄懷盧方伯

法林持鉢聽龍吟蕭瑟淒風送暮砧對境肯教忘梵語逢人會遺寄鄉音天浮海虹秋聲動雲捲郊原雨氣深乞巧樓前新月好待君乘興共登臨

癸酉中秋憶前辛酉茲夕鎖院校文

鳴鶴凌風欲上天夜涼星斗望中懸若教法眼空塵世休向詞垣數歲年紫陌豪華俱夢幻故人南北各風烟屠龍絕技終何補誰遂虛名乞世憐

園中秋思用韻和盧方伯

秋聲迢遞到江濱魚鳥相看意轉親雲淨林塘天似水月移河漢夜留人壺中信有金丹在頭上從教白髮新平地風濤何足問（因原倡有薄俗相傾之句故云）東山會許藉閑身

次韻梁塾師贈于化弟會試

扁舟高卧鑑湖東送爾明時謁帝宮家有六經傳製錦手持三策薄雕虫才如范老先憂世名忝昌黎肯逃窮迴望曲江春草緑鳳書來自五雲中

秋試罷舉用韻寄酬鍾少濂

天上星槎海上雲徘徊島夢喜逢君小山獨有淮南賦名馬還空驥北群投筆謾誇班定遠能詩何羨沈休文懸弧萬里平生志不向桑榆歎夕曛

和劉珠江遊龜峰矩洲嶽橋賞梅次韻三首

畫遊高步海天涯應信桃源別有家月引溪流頻洗耳雲迎朝旭共餐霞山烟細繞黃花徑江樹晴分白鴈沙卜築幽人今已遠杜鵑啼上海棠花

登六合樓

入望嵐光向晚收仙槎河漢路悠悠長招海上青山醉肯厭人間白日留萬里風雲隨去住一身天地共沉浮雪中㨿徧江南景先遣梅花寄隴頭

新正海棠一石榴盛開約同鄉燕會

海棠凌雪厭枝紅苒苒榴花競朔風幽賞共尋真率會豪談疑對滑稽雄高軒幾夕虛陳榻別墅何人訪謝公天送江鄉春事早却教清嘯一尊同

懷六榕寺塔

側身西望對須彌鈴鐸聲高白晝遲繞檻風雲連海岳近人星斗界華夷諸天寥廓禪鍾遠飛閣崚嶒慧日移古寺六榕今在否清陰長憶舊遊時

人日會酌書懷

高閣春風吟短琴漫開新酒對知音已擠東井投賓轄肯待西傑乞素金節序幾能逢勝日年光誰解惜分陰天高轉覺陽烏近應向人間照此心

用韻贈鄉中諸館賓

十年燈火卧松廬肯羨題橋駟馬車掌上風雲三尺劍胸中星斗萬言書江亭晚酌曾同醉 帝苑春遊未可虛早入承明須獻賦漢廷爭見馬相如

和楊生早春試筆聞新雷

讀易方齋夜聽雷萬分春意自東回冥冥漸向江邊起隱隱還從天上來電火驅雲崧岳動桃花飄浪雨門開當窓筆陣風霆捲迴視商霖徧九垓

春夜大雷雨和楊館賓

誰挽銀河夜洗天晝收氛祲報豐年風聲捲地千山動雷鼓驅雲萬樹顛龍起滄溟翻巨浪雨深新水漲平田何因卓錫匡廬上卧看懸崖瀑布泉

高左史枉顧草堂和盧方伯

羅雀閒庭遠市門扁舟乘興入江村山中穩卧忘秦鹿月下重來醉習園賈傅才名千古壯漢廷豪傑幾人存細炊香稻留君住一飯同懷 聖主恩

與二客曉起登樓

霜滿楓林葉正稀江鄉搖落鴈南飛天邊日射紅雲島樹裏雞鳴白板扉鄴架藏書心未老侯門彈鋏須多遺（二客有馮驩風致故云）還期倒屣崑崙上卧看滄溟舊釣磯

南鄰黄山人招飲

雲裏高山似鹿門千家雞犬共江村庭留四壁堆

禾黍篋束殘編遺子孫頭白肯論生計拙眼青猶

喜故交存年来伏臘頻相過頗給河東酒百尊

衙唐兄寒月遠遊用韻懐寄

十年踪跡混漁樵藉草巖頭共聽潮路入瘴江風

土異鴈横星漢朔雲飄長懐五嶽天邊去遠謝諸

生舘下招西望石樓明月夜敝裘霜滿暗魂銷

贈武将軍枉駕敝廬和盧方伯

准亂曾聞國士風請纓何必羡終童六韜肯負登

壇志百戰還收靖海功幕府論兵推上将金戈回

日掃群雄春隨馬足臨江滸千樹榴花十月紅

贈何中丞赴召

聖主臨軒訪老臣却教黄髪御蒲輪今逢海宇重新

日誰是乾坤獨立人北斗才名留畫省東山經畧

獻楓宸争看司馬還朝好莫厭都城萬騎塵

讀盧方伯著作篇有述

掛冠早厭承明廬文采風流意自如視草烟雲生

筆札倚樓星月滿郊墟才高司馬曾難蜀宮似虞

卿懶著書天上詞垣誰獨步紛紛空自笑黔驢

春初雨中寄隔溪孔二和盧方伯

醉看高竹受風斜喜有青錢付酒家十里長溪連

夜雨一池新水滿園花雙飛紫燕占春社倒轉銀

河望斗槎偏憶遼陽同卧雪鴈書愁絶海天涯

新歲却賀客和盧方伯

朝来獨坐思悠然似覺今年勝舊年星漢望中黄

鵠遠竹溪深處白雲連雨添別墅銀池滿風裊虚

堂寶篆烟誰是翟公門下客尋梅騎馬到花邊

早春寄陳洛南尚書

門掩蓬蒿轍跡稀花明江岸野雲飛風烟正憶桃

源近琴鶴新從蜀道歸細雨名園開錦席晚山斜

日照羅衣東陵曾記封侯好一笑休論往事非

送李蘭亭進士還京

王孫芳草醉春暉驛路花明照采衣心逐漢京紅

日近夢懸親舍白雲飛名家李杜才何壯報

國金張願不違極目東南戎馬路好將封事達

黄扉

用韻酬同年雲明府同窓吳秀才

歲月推移自古今山中松菊已成林潯陽且學陶

公醉漁父誰憐楚客吟萍水他鄉勞夢寐風烟何

日喜招尋高梧彩鳳朝陽近阿閣還聞治世音

贈霍悅來進士還京

振衣重入鳳凰城弱冠登　朝適宦情信有科名高絕代況兼文采重西京馬前楊柳三春色天上風雲萬里程莫向東山頻倚望好將霖雨慰蒼生

過盧方伯竹園

司馬新開獨樂園廻廊深徑隱重門閒從水檻看池月靜對溪流卧竹軒揮麈頓忘三伏日披雲長住百花村翩翩六逸能同醉肯向東畦薄菜根

劉躍衢年兄枉駕草堂有述

盡角長亭破晚烟輕颸吹送木蘭船朱顏白髮深相問儒雅風流喜倍前小飲偏能留上客拙耕何意望豐年披襟莫厭綈袍薄共掃雲巖向日眠

和羅古墩懷寄 古墩別墅在城南甚幽勝余為諸生時曾與遊相善

立馬當年問故山曾看飛雪滿藍關還家更覺青春好看劍寧忘白日閒巖壑有天堪倚望風雲無地可追攀年來堅向叢林卧目斷江亭倦鳥還 原有蒼生繫裴公等語

十四夜對月獨酌用韻和王總戎

華月遙從天上來欲招神女下陽臺臨池正待金波滿倚檻時聞玉漏催雲盡秋光明海岳露深花氣透樽罍羅浮山下誰同醉醒視參橫幾樹梅

贈于化弟遊朗寧

舟泛蒼梧月上時萬分秋色滿林霏雲開驛路青山好天遠關河白鴈飛銅柱風煙長入望杖藜燈火自相依 夜勉以舟中讀書 伏波祠下清江淺莫載當年薏苡歸

答譚盧二公懷北溪園亭

雲氣西來過海東幾番秋雨瘴烟空林紆蘿草通幽徑日落窺園采晚菘看竹門多題鳳客泛溪人

識浣花翁年來梅柳成行立肯似淮南桂樹叢

秋夜即事

小窓軒豁最虛明況復蕭森露氣清酒罷却看江月近風高偏覺鹿裘輕千家砧杵連宵動幾樹薔薇拂檻縈迢遞飛鴻向何處楚天雲樹豈無情

南園會棋用韻

咫尺朱陳共一村彈棋留客正開尊經秋新築陶公徑結客同遊習氏園當局迷途曾自笑通天神筭已忘言紛紛國手知誰是靜對閒花卧竹軒

劉年兄聞邸報有贈次韻寄酬

秋鴻春燕去還來壺裏乾坤日月開一自抽簪披野服何曾飛夢到鱗臺常從高士共雲卧肯信徵書出　御裁共喜江湖懷　聖主與君長夜望三台

東遊泛海會戴山人于南步村居

細草平沙白鷺前驪珠長照水中天何人曾解懸陳榻此日初移訪戴船萬壑寒雲山似畫五湖明月夜如年不知范蠡今何在欲向滄波問討然

水村小景

芳村斜抱曲江頭縹渺滄波起白鷗地煖春藏編竹塢花深人倚望仙樓雲中雞犬千家曉湖上風烟五月秋多少巨魚橫釣石勝教溟渤下金鉤

三公

小檝深酌晚風時西望層巒入夢思藉草久拚千日醉看雲猶負十年期山中宰相今誰在壺裏乾坤只自知隔斷紅塵天上路濯纓還向九龍池

夏日園中

萬綠陰深梅雨時落紅飛絮滿天涯蘭孫飲露抽芽早燕子窺簾學語遲白日坐消頭上雪晚風吹醒夢中棋焚香掃地長延客最是玄談得我師

村舍

草色連天綠滿衣廻塘深樹隱荊扉穿雲烟火林間出汲水兒童竹外歸棲燕故依高壘宿鄰雞時過短牆飛那堪委巷塡車馬欲住溪南白鷺磯

漁家樂和黃東明

石鼎飛霞對小鐺得魚沽酒晚凉生閒眠獨藉滄洲草罷釣時春白雪粳市上兒童偏識面江干鷗鷺不知名幾番風雨懽良夜日出烟波萬里晴

和苦熱用韻

竹梧池館晝森森河朔應忘酒力深六月炎風蒸

海氣萬山雲樹隔秋陰日斜高鳥投林宿天暝玄蟬向夕吟曾憶邊關懸汗馬扁舟誰識五湖心

初夏雨後庄居和徐相公

十年空宅鎖朱門今對漁樵共一村高稼平田隨雨足舊潮新潦滿江渾花浮水面魚吹浪風轉溪頭竹抱孫塵世盡從忙裏過玉堂金馬幾人存

用韻贈于化弟赴春官

五色文章憶鳳毛江山千里助揮毫龍墀射策雲霄近春殿題名日月高閩海棠陰多惠政伯祖知福清縣有聲畢公門地有吾曹畢公之子封於畢以國為姓乃初祖也傳家莫

負箕裘業空愧當年汗馬勞

題天倫樂事圖中畫紫荊芝蘭釣渭水皆異景也其兄弟一門雍睦各取號於此云

古木成陰水繞村紫荊花下長蘭孫天清却抱風雲氣春早先沾雨露恩棒釣臨流觀海市得魚呼酒醉犧尊君家勝事人間少千載賢聲重里門

燕集平遠臺用韻酬和大諫議蕭公

崚嶒臺殿倚高山遠郭長從磴道攀紫氣氤氳紅日裏綠陰浮動彩雲間天迴海上橫金鈒風轉螭頭拂珮環萬里壯遊頻作客石亭留月醉朱顏

大宗伯林公談鄉國時政作詩以羊開府為言用韻酬和

長城千里屹如山羊叔高名敢浪攀會見福星明海上郡敎霖雨遍人間新阡細草鳴黃犢畫棟朱簾捲玉環但願太平無一事笑談樽俎共懽顏

贈大諫議乾養蕭公使琉球

十載聲華播玉堂逢時何處不梯航星河影動仙旌遠劒珮光騰驛路長絲筆獨懸青瑣夢賜衣猶帶 御爐香 九重宵旰勞南顧封事朝來達建章

贈大行人繆悔謝公使琉球

司馬題橋早擅名駟車持節出都亭華夷一統乾坤壯日月重輪海岳清直指東南臨屬國却從西北望神京歸 朝首獻平夷策天上夔龍聽履聲

七言絕句

池口舟中

山郭烟蘿處處同水光如練照簾櫳東風吹上江頭月萬里蒸雲入望中

五桂亭

五桂森森覆棘垣燕山遺事至今存清風百代陶彭澤誰問當年五柳門

讀邸報書事

曾訝冊山多白鹿俄聞雙兎出維揚大江南北干戈地靈瑞年年入報章

井里蕭涼野戍孤忍看烽火滿平蕪 九重若問豐年瑞先上流民鄭俠圖

過夏羹侯墓

漂母何曾問姓名英雄一飯豈無情千年漢業遂蒿裏猶有都人問夏羹

喜郝少泉道長行部至清苑

燕邸談經共結鄰校書時拂案頭塵傳呼夜入金臺驛名路雪裹爭看萬井春

登王屋山時　朝廷遣官特祀

御香遥自上方來繡嶺宮前輦路開萬綠叢中迎晓日彈冠今喜上蓬萊

星軺初駐五雲端夜宿山房紫霧寒夢裡拂衣聞躍馬此身猶自愧黃冠

園池偶述

曲徑高齋淨不塵百花紅紫雨中新相看自咲門如水猶有園亭富貴春

次韻答郭蓼菊儀曹

同上京華十二樓萬分春色滿　皇州別來誰送尊前景獨有黃花解報秋

積雪經春凍未消含情江岸草蕭蕭校書夜對青藜杖休向南宮歎泬寥

白登城

風急揚沙拔漢旂曾經雎水解重圍不緣天奪單于魄虎旅何時塞外歸

萬里長城

板築聲寒萬姓嚬胡兒先讖解亡秦誰知傾國為丞相不是長城塞外人

賈家莊

薊里山中五桂堂閉雲幽草舊村莊路人只解傳名姓誰向門前問義方

李廣射石

驅日鞭霆射獵游石中遺鏃幾經秋將軍莫問封侯事猶有降人骨未收

土木驛

百萬貔貅出　帝畿飄飄春雪滿征衣行人飲馬長亭路猶憶當年北六飛

出居庸關 石敬瑭獻十六州於契丹至洪武初始收復爲內地

天險重重繞戍樓材官飛騎夜鳴騶危樓旭日鍾聲曉直照中原十六州

瀋陽夜月

虎帳危途三尺雪五更猶見城頭月朔雪淨胡塵胡笳月下聞

虎皮驛

陰風捲地馬蹄疾擁路霓旗迎曉日紅輪天上薄朝雲黃沙白草皆青春

沙嶺

斜月横空酒未闌擁爐猶憚朔風寒誰知戍卒邊城夜起馬烽前雪滿鞍

盤山驛

河東伐鼓急徵兵河西鳴金催築城胡馬南嘶無寂夕良田萬頃生荊棘

李陵臺明妃塚

北望中原隔虜庭漢家遺恨付滄溟李陵臺下多芳草不似明妃塚上青

蘇武城

夜聽胡笳鬢盡絲暗看南雁憶歸期黄沙白草空

明月忍讀河梁送別詩

姜女石 姜之夫范喜即以秦築長城死于遼姜走哭海濱化為石

獨立風濤咽海頻夢迴空見月重輪六宮柳黛秦樓夜誰望沙丘一愴神

華表柱

化鶴重來見此身當年華表已成塵神仙本是人間夢何處桃源可問津

入山海關

遼陽新草未抽芽關上紅梅滿樹花塞外風烟原自别從來春早是京華

答臨千雲谷

春水年年上釣磯扁舟今趂暮潮歸羊裘已被虛名累須向滄洲着布衣

龍躍雲從嶺外村江頭白日雨翻盆紛紛世事如棋局西望長安欲斷魂

次韻答弼唐兄

罷釣空江水逩磯無魚偏載月明歸東陵已卜宜瓜地誰向青門問布衣

勃然有懷

别孔臨千几六年偶泛舟過橋下望水竹新居

一徑新開曲水濱橋頭花發萬家春牽牛更向前灣飲恐有當年洗耳人

與蘇近齋年兄對榻話舊

澹澹秋光似宦情濁醪深酌道平生歸來夢斷長安路猶記當年聽鹿鳴

月上東亭水接天春風吹送釣魚船長公自是西湖主願借蘇堤栁下眠

壽邵端臺

一筆丹青載五湖晚凉新月醉尊鱸他年許結長眉社重作香山九老圖

贈別樂平高秀才

萬壑風聲漱玉泉長亭尊酒醉離筵東歸父老如相問春早江頭一釣船

贈別樂平舒子長禮部儒士

世路浮沉歎奕棋十年塵夢各天涯側身大唳風雷動肯為窮愁兩鬢絲

樂平舊友過草堂告予北行

文園曾道漱珠芳親捧詞頭下玉堂若與馬周同客邸好將封事付何常

端陽日次韻寄壽周雲谷

問詩仙與酒仙相携飛舄徧山川行歌五嶽隨明月每處峯頭住十年

贈筠臺戴太守還閩

五嶽何人共采芝畫遊應恨得歸遲夢回莫問邯鄲路秋早携家入武夷

山居避俗

避秦休問入桃源避世何須金馬門欲訪草堂何處是石橋流水百花村

風起松陰鳥亂啼五雲深處有丹梯閒來送客巖前路一笑應忘過虎溪

得戴筠臺太守遊山記

重巖千仞遍躋攀天遣浮生幾度閒馬首斷烟隨鳥沒却從雲外見冰山

白沙先生像

倡道東南接孔林誰從山海測高深千年遺事傳青簡白日青天是此心

詩東不書名

曾訝人間月旦評雌黄原自口中生年來正苦虚名累莫遣兒童識姓名

聞有司議賑

一飽從来不願餘幸分官廩到窮閭長鯨便欲吞溟渤升斗猶能活涸魚

憶亡弟次韻

從来死別最堪憐况復同胞更少年淚灑鶺鴒原上草不堪衰謝老江邊

懷閔玄門累期不至

片言為樂借神功瞬息能令業障空廻望雙鳧如萬里尺書無路托飛鴻

猫卧花下石山

横天觔氣夜光閃晩入重樓護賜書竊得花陰

閉白晝敢論終歲食無魚

周雲谷枉顧別後寄懷次韻

萬木叢中一釣臺滿湖烟水百花開江村不是醴塘路莫惜乘潮百度來

送別還城次韻

艷陽朝氣杏花天樓上青山湖上船風雨臨池看醉墨令人長憶酒中仙

溪亭新築石徑漫題

廿載瞿塘路上行驚魂飄泊歎浮名從今穩步隨明月肯信風濤陸地生

東門別業為陳二山太守題

倚郭芳陰石徑斜鳥聲人語帶烟霞東門遠地春光早多種秦侯五色瓜

漁

東倚扶桑共結鄰輕舟長載日華新夜來風雪連天地信有寒江獨釣人

樵

萬樹芳陰日往還長隨玄鹿入松間春深何處尋行跡洞口雲開便出山

耕

斜倚溪流屋數椽自分秔秫種溪田　君恩一飯終難報長對春疇百草前

牧

短褐風前夜飯牛滿天明月更何求青山芳草眠黄犢特向滄江飲上流

訪黃山人二絕

綠樹叢陰草屋春滿庭雞犬若無人入門却恨逢君晚一笑驚看折角巾

披襟談笑動梁塵白髮原非避世人三尺阜囊頻檢萬言書在墨猶新

鄰翁問治生口占一絕

長嘯須尋阮步兵醉來高枕一身輕如何范蠡扁舟去千載猶傳貨殖名

秋天

冥鴻萬里知何處亂蟬白日鳴高樹縹緲江頭一片雲朝來散作千山雨

梁山人夜宿東書堂有述用韻寄酬

俛仰空齋常晏如圓天爲蓋地爲輿坐看千古經綸事却恨從前不讀書

早起用韻

夢裏乾坤何處靜紛々局面還誰勝東園晴色大
欲明翩々蝴蝶穿花徑門前如市心如水懶學鄰
翁雞鳴起五湖天遠駕扁舟陶朱不是鴟夷子

夜坐

北斗移天拱帝星流光長照太玄經俄看子夜風
雷起盡撼人間百夢醒銀河高掛玉樓前笑拂彤
雲尺五天幾處關山明月好何人終夜不成眠

寄夔州郭使君

五馬行春出鳳城故人天上豈無情十年醉卧平
羣翊肯似淮陽對月明幾年相望隔河梁獨有漁

舟繫緑楊江頭春睡足不知何處是瞿塘

幽獨

掃葉烹茶米炊幾番啼鳥上花枝晴簷對日心
如水不讀書不看棋

竹下乘涼

緑雪飄々陰復晴園林啼鳥似秋聲蕭然一枕羲
皇世萬事浮雲百慮輕

題寄南華寺

曾道南宗勝北宗天王嶺上秀高峰卧遊咲指曹
溪路寶樹花前意萬重上方臺殿拂雲齊俯瞰懸

崖柁碧溪卓錫便尋花果院緑楊啼鳥萬山低

百可亭摘藁九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龐尙鵬撰尙鵬字少南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天啟初追諡惠敏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奏疏四卷襍文三卷詩二卷凡分三編千頃堂書目作三卷蓋僅據其襍文一種也詩文皆朴實惟奏議頗爲明暢其與張居正小簡尤切直居正復書附焉蓋論萬歷四年九月居正奪情事也史稱居正深銜之嗾吏科給事中陳三謨以給由歲月有誤劾之遂罷去家居四年而卒云

石泉山房文集十三卷

〔明〕郭汝霖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五年郭氏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泉山房文集十卷》提要

一厓先生石泉山房文集序

予曩在京師一厓先生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予為符卿得相與朝夕共砥[illegible][illegible]身心之學先生真誠淳靜恬澹質直與人不設畛域而世味塵機不涉于衷獨其汲汲於學雅志內脩常若不及每見同志向學者欣然引重傾懷酬荅必致忠告無少曲狥即後學咸窺先生言出根心非由外襲而一念懇至莫不信其為慥慥君子尊信而感服焉一日同鄉宴集有舉卮浮白酌予者予受不辭少頃先生作色誡予曰子學道人也何至濫觴同於俗客乎予乃悚然引過敬謝之蓋先生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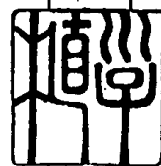
諒愛人惟恐其淪於非僻如此已而
先生與予相繼解組南歸予寓錫金
牛禪院先生時一至郡必信宿金牛
叩予靜中所詣商訂可否又時時共
對於青原西原顯証密參加勤弗懈
盖先生以予資雖闇鈍而志知嚮往
乃於予契合最深予乃蒙指導督勸

之益於先生者厚矣先生立
朝端恪祗慎諫垣論列動中機宜奉
使肅將夷邦讋服歸田息軌躬示典
刑盖先生以實德措諸日履故所至
矩矱有常不愆于度足彰儒者真積
之學識者尤以先生經世之蘊未及
大用以究其施為世道惜也先生既
沒其子庠生賓舜委贄問學於予因
輯先生所遺石泉山房詩文書疏諸
稿編次成集謁予為序予惟先生之
遺言讀是集者可得而知也先生之
沖凝淵粹顓一渾成不外飾而全其
天非親炙而面承如予者殆未易以
測其涯涘也故不辭而備述予所見

知於疇昔者綴于篇端庶覽者得尚
論而興仰止之思焉

皆

萬曆丙申中秋吉旦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
　卿得請致仕前
詔起鴻臚寺卿友弟安成王時槐頓

郭一厓先生文集序

予盖得侍郭太常一厓先生青原山中既予登第先生亟索予文讀之語予友劉司成曰鄒生文氣深厚必有樹也既鄒生漂泊浮沉未能副先生望許萬一歸而先生已為泉下人不見先生見先生季子甫韶趣操如見先生面焉今年甫韶刻先生石泉集成請鄒子為序予受而卒業讀先生詩歌直窺古作者閫奥至論學諸語浸浸有見世固以浮海事難先生不知我明浮海者代有人然藉是益有所砥俾學之有所証則惟見先生一人耳世譚學者遁相塗說聞之令人

掩耳夫學諱何容易不有所舍則不能有所入不有所奮則不能有所發人最畏者死最貪者生生可棄也世間更復有何物足以罣靈襟此先生之得于海者深也先生之被使命盖因巧避者而忽及云巧者曰等死耳死海寧死諫猶不失萬世名公曰吾業被

聖天子命使異國脫有全軀念如臣道何死官下與死諫一也欣然就道卒生全以歸彼巧避者雖能博一時嬰童村婦之口不能逃天下正人君子真心卒之顛倒末路以是知虛名不可假也皇天不可欺也獨波濤異

域能死人哉嗟乎人之初終係于一念一念而真萬死萬生歷久不變于於茲益信矣往在長安人頌先生成通州功最高為官家省金錢數萬緡卒以是媒忌使先生私囊橐出緒餘結與援何顯位不可致奚必優游泉石老耶然太極之隈石甘泉冽先生樂之必不以彼易先生之得于泉石者固矣

萬曆丁酉歲孟冬月吉水通家眷晚生鄒元標頓首拜譔

石泉山房文集目錄

石泉山房文集卷之一

吉郡永豐　著
後學長洲　校

賦

採蓮賦

日纚纚兮雲涼波澹澹兮洇光滑湛露兮映腸明珠綴兮盈筐菡萏郁兮相羊仙子出浴兮靚妝丹霞臉兮鬌黃氷雪肌兮十里飛香內心旱兮迴腸華盖挺兮綠房凌波夭裊兮孫芳羅襪絕塵兮難將臨風獨把兮自傷體態婉媚兮何當瀲灩奪目兮寧雙九芝移瑞兮百草色喪奄忽狼籍兮柔腔粒者錯落兮鏘鏘揭彼桂棹兮蘭槳三五偶兮成行洞庭木葉兮飛揚連漪雜沓兮沅湘萬頃駛及兮滌洗吳娃楚娥兮頡頏儔然秀出兮天章相與扣舷兮解而佩纕兩兩起兮鴛鴦驚橫吹兮迴塘小艇入兮蹤藏烟霧霏兮微茫浩歌兮滄浪搖曳兮鳴璫一摘一置兮勔勳含而復拾兮意何長舉棹歸來兮明月皎皎東廂綠陰啟戶兮理我覔棠理覔宋兮樂康懷君子兮不能忘思掩淚兮騁望月半落兮屋梁寤寐恍惚兮君之旁

牡丹賦 并小序

客或稱定惠院海棠詞余偶過老氏宮見其
房櫳前有牡丹一本時吐花茂盛唐人以此
為花之王周子亦曰牡丹花之富貴者也乃
冷置之道宮此與蘓子天涯流落俱可憫之
況何異余感焉命門人咍玄子賦之曰
名花兮拔類對時兮芳菲紫莖兮夭矯綠葉兮芬團
疊瓣兮潔鮮重苞兮葳蕤國容挺兮姣麗天香騰兮
靚衣綠蔓蔓兮愁結心菀菀兮彌徽鉄臨風兮欲語
羞對月兮凝脂露珠團兮溢媚皎日照兮添緋淡烟
籠兮影動薄霧散兮神飛色不一兮錯采文不雜兮

孫奇奴芍藥兮侍吐耻桃李兮先披百草兮隱映衆
芳兮讓暉犂捧心兮西子顧解佩兮虞妃巫雲兮夢
杳湘竹兮淚稀若無兮若有倏依兮倏違近不可兮
得褻遠不能兮支離魂搖搖兮竭精情悅悅兮生悲
悵上林兮既去迷幽圃兮誰知豈仙品兮非凡庸之
能測將命薄兮實造化之玄機眺瑟琴兮不來怨綠
鄙兮忘携青陽逝兮不再嘆王孫兮何羈倚欄干兮
聘望聊自慰兮憂思

惜時賦

惟時節屬青陽月旅令嘉白日舒緩惠風融和萬卉
欣榮羣生驩育鳥獸蟲魚則交頸鼓翼弄舌諧音鳴
嘆跳躍咸若厥心草木則柔枝競冶綠葉布陰其華
可拾其馨可尋農夫則力作於東郊紅女則桑陌而
紛紜有號先生者獨席錦於玲瓏之臺憑玉幽賸之
館長廊曲榭旋房洞閣榱桷倚雲楹軒邀月紫檀瀧
烟銀屏宿雪先生間復幾衢圖臨蘭唐攬積翠陟奎
童耳謝莞絃目擯玄黃案牘不擾不復殳戕以優以
游洋奐樂康童子侍曰先生泰矣奚不學夫亦乘時
紬思文史留情翰墨夏貢商銘周書孔冊漢選唐詩
楚騷秦刻諷誦咏嘆孰無所得心體力行孰非膏澤

號先生曰童子頗云學哉吾方墮耳目黜聰明厭精
粕全神真吾方乘雲鹿揚霓旌排閶闔登帝庭帝乃
享我以鈞天之樂飲我以瓊液之精衣我以玄裳之
衣授我以黃庭之經方是時我何暇於周孔之夢何
暇於文王之與羹墻何暇於堯舜釋老何暇於銓評
然則又何有於百家子史又何有於文人墨卿真混
兮沌兮窈窈冥冥何思何慮何為何營南太史曰語
曰終日乾乾對越在天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號先生
可謂學諸心而學矣彼其視外慕猶糠粃也號先生
下學上達蕩蕩自得宜矣

喜鵲賦

嘻爾鵲本羽之族以喜名焉靈含夙賦識照未然既慧巧於作室復聞來而縹翩匪阿鳳之朝陽而見者忿鷁匪鳴鶴之在陰而聞者歡聞若夫霡霂泥地晴霽開天吁群展翼噪咬留連或公子王孫折丹桂選青錢歸梓里錦衣鮮或東吳西蜀南越北燕飛航得意杖策而還或嘉賓上客鳴玉揮鞭冕冠綰奕枉顧頻聯或和鮮衒異隋珠耀圓鴈帛附信魚書寄平凡百禎瑞隱隱綿綿爾則恢我好音告我於前喳喳不已嘈雜而喧簷楹雀躍屋桷環騫惟恐語言之未白消息之未先蓋將友燈花而前兆同芝木而預傳雖著龜之神卜莖亟驗而周旋君其讓巢於鳩避驅於鶚化印肆赦之日填河天漢之邊然非損己以利物諛福而推便故羽不墜於彈射肉不登於俎筵

仰止賦 并小叙

昔一峯羅公梓溪舒公調官提舉提舉者寅黃者也余亦以冊美至閩訪二公舊有書院過展謁則毀瓦敗垣頹枋破柱雀蛤涎蠐糞穢蛇虫蠅蚋所盤旋也而二公神主駢列[illegible]棠中余惻然曰是不足馨香祀耶問之非二公之故宮矣撤有司復之作仰止賦弔焉

時唐春暮鳴鳥雕雕循城阿而命駕邁佛子之殘檻瞻烏石兮巘巘仰先哲兮致恭引渚蘋以祇薦何廟貌之弗崇走雀蛤之濁吃污糞穢之光光既戕酬於蠅蚋亦瞽盾於蛇虫訪路旁之所云非先生之故宮追惟羅公嶽降吉豐　廷對萬言倫蹶一通揭三綱而振九疇配韓斗而嫓夷風亦有梓溪蹤跡相同道德允協褻作偕隆儼雙鯉之夭矯恙兩鳳而特空辭玉堂之清邃並鍍落於閩中豈函夏之洋溢將施及於海隅煒煒燁燁飛照夷東嘹嘹陰鶴肅肅冥鴻洵松桂兮凌蒼胡芝蘭兮弗叢悼至人兮已遠歔不學淨而撫躬

南征賦 并小序

戊午初夏奉

命東封慨馬攬節行無淹遑迴首京邑思我王庭念我友生駢無動悰作南征賦

聲盾闕之麗作兕黝樓之華搆竊司直於鴆物來群寮之章奏餘

皇命而寵加教侯王於夷嶠捧金章而輝煌建王節之焜耀疾揚帆兮南下矯鼓楫兮中流風客與兮疏

鉤水逶蛇兮以遊江皋頻兮曲折山谷沓兮綢繆參既遁兮夏王草木綠兮繽紛黃鳥鳴兮好音蘢蔘秀兮布針杜蘅芳兮沃若辛夷茂兮平林悵天門兮日遠懷佳人兮勞心念手容兮引睇感雅意兮霑襟思不輟兮如玉膠不解兮斷金於是延佇漱想歌以永言歌曰

桂樹梟梟兮團青雲有人娟娟兮若為羣洞房肅肅兮竹葉吟玉簫吹徽兮思益不禁重曰目眇眇兮余愁日月逝兮不留德音慰我兮迅脩撫蕤琴瑟兮聊以忘憂

夏館賦

青驚迴朱明似縈輕稀䆐陰繞悵何華兮疊波鶩摺錦兮搴藥燕燕飛兮差池林塘映兮蕙芷何高朗兮無人撫琴書兮倚徙感時事兮霑纓窮消息兮無儗叩詹尹兮曷徙洵天命兮靜竢

歌賦

帝張樂洞庭之野詩曰夫歌以永言孰為我歌客乃抗班而進啓朱唇發皓齒轉鶯喉遲雀舌氣吐芝蘭聲出金石烈彼衆王度如游鴻耳其辭則白雲在天氣芝覆地南薰喜起大風霓裳其始含商叩角其繼鳴宮調徵其終憂羽窮變始也嚶嚶吻吻繼也洪洪惇惇終也依依促促始也如啓如引如發如招繼也如軒如翥如舞如蹈終也如旋如顧如慕如訴于是子夜掩綵駒病王豹罷謳虞公卷聽未已也流雲遏林木震梁塵飛律呂應潛蛟舞盤龍鶩玄鶴迴紫鵠兢未已也風雨驟至日月晦冥雷電交作天地蕩晶後數日風檣過者餘音遺響猶若可聆

藏拙樓賦

黃大夫結廬人境構樓嶔崟缸梁雲架石柱霄參飛棟橫斜藻拱邊臨榱題聯絡欄檻棟森大夫危坐其

中左圖右畫暮史朝經或耽玄釋老或濯淵汗青或據几潛歎或倚柱孤吟或俯焉而攬川岳或仰焉而攀日星啓朱扉憑繡楹呼清風邀月明嘯歌洋洋恭壺錚錚付代謝於四時齊醜好於衆形大夫嘻然曰是足以藏吾拙矣遂扁而名客有過懷虛子者曰言曲而貴中拙云拙云山野乃稱何大夫構樓市廛而是之名客又有曰言文而貴徵拙兮拙兮隱逸結盟何大夫侍御廣庭而是之名懷虛子起而唉曰烏烏有是必若客談則是荆山之璞不可復秦楚之庭縫掖之徒不可衆忠信之貞斯所謂膠柱而調瑟求日

於叩孰者也客亦知拙之說乎夫拙者而貌睢睢而言于于忼懟其行尺寸其趍我矩我規範我馳驅不覬利塗不貪徑路並事而時弗捷並行而或後焉識者以為守道昧者以為謬迂蓋昔丈人桔槔之卻恥其傷拙也司馬安巧宦之目眩其弗拙也柳子厚乞巧之文譏其厭拙也拙乎拙乎豈獨山林隱逸而乃然乎夫大夫之樓有雲亭之玄有葛廬之署有元之黄岡之雅有堯夫空中之豪而藏拙是名其必有道矣誅何容易黄大夫闢之曰拙云拙云二客則泥矣懷虗子亦求之過者也夫拙有似有真懷虗子言其

似者且若而言則余有意於拙以矯失而不知樗櫟之材跛鼈之行辟之庸工終日矻矻辟之駑馬終日喘奔蓋欲巧而弗能非能之而弗欲斯余之真拙也豈若懷虗子之云雖然巧者有時心勞拙者心逸日休寧無吾巧毋無吾拙故作樓而藏之將終身不輟

樂府　古調曲歌謠琴操

芳樹篇

於芳樹階左右種植以時愛惜維厚托根既得所灌溉亦已酎芟乂懼滋蔓維持念長茂牛羊無敢窺斧斤無敢冦風雨垂膏潤霜露仰篤祜日引月升亭亭挺秀上于青雲浮下垂綠陰覆庭戶飛來何陸離門闌光華見輻輳四時有鳥鳴其間雝雝協比笙簧奏於芳樹念茲枝幹縱橫盤鬱邦家舊

陌上桑

日出照秦樓樓上有好女好女名羅敷行止洵容與　一解

羅敷不出閫禮節素所諳攜筐陌上行採桑將飼蚕　二解

桑條一何柔羅敷亦何麗被服都且閑顧盼婉而慧淵心杳春雲妙質抗秋桂　三解

不歎金雀釵誰言綺與紈飛采耀皎日自令觀者嘆　四解

使君從東來芳豔奪心目停車遣蹇脩欲得諧鳳卜　五解

佳人啓皓齒使君無乃愚使君自有婦妾亦自有夫不覩洲上鳩飛鳴各歡呼　六解

使君極榮耀妾夫亦顯揚朝出承明側暮值含香傍頭上黃金冠腰間白玉璫宛轉謝使君願樹萬世坊　七解

董逃行

覽衣登彼高岡歷越隂阻徬徨慨然四顧茫茫俯瞷

城郭繁熾解一

城中樓臺雕梁珠簾繡柱蘭房主人列筵濫觴燈明

達旦未央解二

翠珠金瓚飛鳳彈箏鼓瑟鳴璫何以與之徜徉肆然

挾彼名娼解三

錦衣飽食揚揚鬬雞走狗誇強三三伍伍成行誰能

荒野悲傷解四

誰能荒野悲傷天命未之有常一朝風露北邙哀哉

胡不德將解五

結交篇

薰猶不同器厥各有由方枘圓鑿自古難相仵以水

擊石誰謂得投周公心王室召公有不平那可三叔

尤張陳共始事一言不契合操戈相讎仇鮑犿知管

仲豈以形迹求虞卿棄印周魏齊遑恤抵窮愁朋友

本天合孰曰在人謀野鶴雞群誚鸞鳳鴟鴞咮猗猗

芝蘭松竹芳馨意味自網繆嗟爾衆草那得儔嗟爾

衆草那得儔

斧斤歌

斧斤莫展起萌芽大堤漫漫畏流沙誰能制剛積柔

牙

釣竿歌

河水漸漸河石齒齒大魚跋跋小魚仳仳

河水泗兮河石嶄兮魚上上兮客子喜而

空城雀

黄而麻上不能高飛比群翼下不從燕子巢人家危

含鷇穴跳梁躑躅乘晴鼓翼嘖嘖譁譁呼朋引類千

百其羣來止田中食穗啄嘉田南老翁持杖視禾傾

足拊心忿言罵哇人之為田亦大勤苦爾何不念扶

犁藝爬拋石拍掌詈不顧遑急呼挾彈彈不即投丞

呼張羅羅不即加棄何嗟嗟操彼長竿起而斜斜翁

稍抽身又相揺委翁棄止雀何嗟嗟 一

渴不飲盜泉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志士秉清芬豈嗟賤

與貧振衣慕避執高步躡古人夷齊首陽餓孔孟齊

楚津墓掛季生劍肩魔庚規魔憲子鶉結衣林宗折

角中俯仰宇宙内慷慨百年身樹高拂蒼雲塋淵展

巨鱗急絃無懦調雅奏寡旦呷賭言耿介資貞亮誠

可因

鴟鴞篇

城上鴉飛橫斜啞啞聲慎人急呼童子彈併張北里
且走者簷前鵲喳喳聲不惡相指開令顏着麋招爾
醲

結客少年場行

煌煌燕市燈皎漢宮月五侯七貴兒意氣何㻑勃
千金粧寶紉萬鎰招駿骨香車流水來錦綺騰雲發
但得刎頸交夙夕相馳突

飲馬長城窟行

猛虎終日欲噬人鷹隼厲翮摩蒼天韓盧逐狡兕穿
畏險阻還赤驥騁千里汗血為君前趫趫牙爪士力
與玄熊肩體掛犀兕甲手控沒羽弦鐵獵陰山狝㳙
飲城窟泉風雪滿塞野凍冽少人烟舉目何瀟條胡
地固邈縣托志在城虜投身苦防邊歸來上幕府功
名刻燕然

豫生篇

漆身身癩吞炭啞廁中心動伏橋下斷衣求遂胡敢
假苦哉豫生行爾何不學張孟談發見揚君貪

烏生八九子

烏生八九子八九子皆雛羽稀毛濕那得啄蟲餔雨
老烏枯樝為巢高樹巔朝夕綢繆圖風雨虞漂搖鷹

隼丧攫呼哀慕聲息細揚來體質羸爾老烏存心亦
大悰咨爾八九子何以報老烏唯見車輪班班日夜
征長途

黃渼思歌

郎心如車輪時時逐輪轉
妾心如繭絲糾結那日展

江南弄

名花散來柳飄絲岸鳥嚶嚶轉綠枝牙檣錦纜到處
宜到處宜波横彩棹清商調玉姿奉大雅樂芳時

涉江行三首

蘭舟蕩漾桂為楫綠水青波渡桃葉引商刻徵啓紅
頰輕風裊裊身柔怯何處飛來兩蛺蝶
芙蓉灼爍隔江頭枝輕染雨臙脂流顛言採摘置粧
樓長江無侶難獨游獨游轉覺心縈愁
盈盈水鳥汎波心天寒日暮横清陰美人不來空華
簪素思究轉焦桐琴下陳那由奉德音

寡兵謠

凾被犀兕雪白之刃風雲張旗魚鳥麗陣食兮衣兮
官司給兮裹竭力兮柰何見賊逃兮

客兵謠

朝上山顛望望見白旆搖搖杜林應悉倭賊耶土兵
耶倭賊來猶可走土兵來苦莫窮彼邀賞躋功殺人
牽妻剗劫誰能伏

仙人篇

仙人披綠髮綠鬚朱顏酡赤足解垢紛鼓腹咏太和
晨飡玄圃芝暮種玉山禾朗誦鶴背書授我雲門歌
我欲從之遊不畏年齒過麗茲永福昌寤言莫相忘

又

仙人善馭氣馭氣騰太清維南攬舟大北洞玄玉晶
扶桑東蒼蒼西見弱水傾九州何芒芒仰揮日月銜

我欲從之遊授我鸞鶴笙麗茲永福昌寤言莫相忘

甘露歌三章 為太保贈江公賦乃姪泉屋禮部儀制

甘露降壽公塋珠顆顆玉盈盈寒被柏葉潤滋莖
甘露降中色盎黃蒿無疆神朱晶國荷休禎
甘露降公塋瀼瀼何以協茲祥太保德馨香對丞彼
蒼將誕育賢良如夢熊羆矧有儀制宣重光叅斯埶
埶羿氏彌昌

航海歌

海氣嵎嵎兮蜃閣巍海波鱗鱗兮金銀輝乾坤浩蕩
兮萬象依日月浴光兮星辰微簫鼓中流兮在璇璣

旌旗煥來兮蛟龍飛天吳夭矯服命兮鯨鯢[illegible]祇
德而畏威眼空六合兮八埏希欽
皇靈遠播兮百神罔違嗟哉　皇靈遠播兮吾咏而
歸

南臺歌

南臺上日微微曉臨臺雲依依孤橫一曲陽春歌日
光雲色相映輝嘆哉子期今何歸

四仰詩 有叙

儆庵潘公積仁絜行嘗鬻受產以訓諸嗣諸
嗣皆翩翩成立而公先逝不享其報至中丞

益大以昌騰騰鼎軸之司因作堂而顏之曰
留餘彰先德也中丞公懼責償已浮爰命其
爲詩以發留餘之義示其後人嗟其何能詩
乃若高山仰止亶切悰思遂作四仰質焉

一仰曰我所仰兮巧餘堂至人獨與天運翔虧盈益
謙天之綱春陽悉發秋斂藏役智殺力豈不臧桔槔
負愧丈人行明以晦養括其囊庶幾天巧不我傷

二仰曰我所仰兮福餘堂至人消息時低昂蕙葭漢
落白露霜東園穠李難存芳喬松翠竹寒益昌龍蘇
鳳子凌蒼蒼衰多益寡謙自防庶幾天福不我戕

三仰曰我所仰兮祿餘堂主人享報佰斛量　朝廷
制祿養萬方不專而竭推賢良萬鍾有道非濫觴即
令世祿何貽殃葵藿耿耿傾大陽至哉一飯君不忘
四仰曰錢貨世用錯流泉流之不積誰得專積而盈
缶禍涓涓紫絲步障金谷園至人妙契造化權能盈
能縮福澤延塵垢不滓心超然神遊八表大羅仙

瑞鳩篇

倬彼北堂盤鬱維萱慈心麗止流景翩翻潛感瑞鳥
來倚于軒哺育其子毛羽爍繁毀巢別構豈不騰騫
懼傷慈氏念寧與舊俱存嗟孰謂鳩性拙而不能擇

恩
倬矣新構其堂奐輪憶歐鳴鳩林野相因昌為潛感
而舊主是親爰栖爰止無奐氏晨唐室董生氏豬狗
咸有倫君家豈慈孝可以方古人嗟孰謂鳩性拙而
不能托身

歌行散體

株山行

株山者為李子賦也李子母葬株山李子憶
馬其今青田也憫憫焉遂稱株山子君子曰
永言孝思孝之謂乎

株山何鬱鬱中有佳氣藏白雲相薮厨風木鳴玄霜
有鳥巢樹上有草垂澗旁之子意彌惻聊以誌不忘

高樹篇　為李子念所作

北堂有高樹結根何盤盤甚稍干青雲其葉被芝蘭
芝蘭日已長樹葉日已廣嚴霜墜秋旻零落誠可愴
憶惟祖母烈窮儀高樹姿督紡敦姜勤吾教孟母慈
材氏豈園舉孫也實孫遺二雛生翩翩頭角訝岐嶷
一朝瀰天闕母乃欣解頤但言紫誥榮孰貽風木悲
祿後逐鄉井攀墓重淚潸淚潸亦何事至德不可追
諒哉九泉下慰奐風所思

壽萬母篇

春陽氣清淑品彙欣向榮睠茲北堂萱未未敷華英
欒巒毿毿纏虞弦光欄階種萱葉今週彤竹結蟠桃盟

又

和九古有萊戲綵揚令芳豈知千載下賢孝兩相望
蘭烟叢佩玉珠絡引飛鳳紉水劇春祝長歌樂未央

月下怨行

寘陰紫臺諸紫閣風冷冷皎月出東白奄忽轉太青
攝綦何事斷若結空庭時懷遥雲響欲奏誰與聆

又

蘭渚引徽佩每與青芬析孫宵來相解對此明月輝究究出洞房寒露重霑衣仰看林鵲息俯覽流螢飛佳期悵伊阻徙倚臨空扉

東王子揭予扇竹

琳琅久佚覩佇想空淇隈芳標偶入圃颯然冷風來嗟爾王喬子展玩每徘徊殷勤白辟意不與咲顏開

七言歌行

寶劒篇

黑金産自赤堇精夜涵雲氣光熒熒採拾爛手不可識帝付歐冶鑄干城此寶一出鬼神泣芒寒上薄星

辰晶抗之陸割犀兕走沉之水斷蛟龍爭風驅雷擊何烈烈魑魅魍魎那敢嬰中原昔曾事征戰平地倏忽奔鯢鯨邊陲胡馬急擊鼓陰山白晝啼猩猩兩時天子試一揮頓蝕四海無戈兵千年光耀墮南土一朝物色勞張生大柄須令同世用雷也分佩何其𡨴神物飛騰原契合異哉嶮峽留鴻名

種竹行

吁嗟東鄰有田不肯耕吁嗟西鄰勤耕種不溉我家住有一林叢生意逼迫常在目不栽榆柳不栽花不植苑梨唯植竹　此竹生來種自神飄飄蒼翠籠風塵琅玕未辭遍林野頭角已見高崢嶸龍孫鳳子日振振栽培正值淇園春異時摘管入蕭韶一曲虞廷鸑鳳馴

織婦行

妾家住近山之隈男耕女織爲生媒含嬋未效西施態咏雪那堪謝媼材生年十五即學織紉麻緝苧無刻息春蠶吐絲力益勞蟋蟀秋吟心轉亟春去秋來妾不知宇覺顏容漸後時昨日裁成一匹綃隨犀抱入街頭換綠總有女貌如花遍身羅綺真靜嘉問渠紡績總不理釀粧自得人人詩歸來淨掃菱鏡看娥

眉不如亦不怨吞聲忍息了殘機朝朝暮暮念郎衣但得郎身寒可禦即令辛苦夫何歎

冬夜行

朔風吹樹天雨霜客寒無夢夜蒼茫鄰雞側聽不到耳綺窓徒覩明月光螢花棣萼總在望更有脉犬時嬰腸萬事無庸欲撥置銅壺歷歷誰禁當

石樓歌

畢雨君爲余言彭子余郡文江人祖還靖州宣慰彭子嗣居之屏有石樓別號石樓代索余作作此與之

何者一石樓結根青陵隈連覺辟棟稍突南嶠聳上
雀雀而嵬嵬上有玉女峯飛瓊萼綠華鳴璫結佩實
濛杳邈時與相往回澗旁糾互蘿薜枝垂絲拂帶舞
其下岩樹横邪曲直吐珠關雪之寒梅麋鹿呦呦鳴
猿狖環嘯哀鴻鳳賓岑自銜來西望娥眉蜿蜒斗峭
更有崑崙中天挺出白日飛雹而奔雷東睇匡廬峯
前瀦鄱陽湖波光萬頃文江濤流迂瀉至此且潆廻
石樓子登石樓日月旋其巔風雲羅其堆虎豹對我
蹲鳥蛇隨我閑四方八面殊玲瓏噫嘻嗟哉嗟哉石
樓子閑爾亦將材當今南征北伐相喧闐爾何不妝

取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捲作八陣寘之胞中咆哮傑
出而登黃金臺

南山晚趣歌

一從董生三載園不窺天下紛紛結遊驕趙翁素愫
席上珍胡為獨抱南山志南山嵯峨倚孤村樂彼十
畝閑為園編籬密護心亦苦園中仍闢館叢辭抱甕
蔬畦力自鋤園花詩物情偏易有詩可詠琴可絃風
月無邊庭草媚寸心杳繞秋雲懸世人只道丘園賁
日華翩翩照綠篠文鶯兩兩鶯橫吹龎公携家入鹿
門冀野不廢如賓食翁時樂園還撫井井桑春湯冬
則斷靜愛炙嘉契拙名生平出處頗相等憶昔幾經
泮水濱心源道脉皆齊真膏澤匝指流斯人豈謂獨
享芳園醇只今不已迴生念井邊行行種橘茗橘入
泉香紅杏飛杏色林光春娉婷寒甘既得壽雙親餘
波猶解蘇群命於乎時人為園獨樂只自樂那能如
翁還及生民樂

送李醫生歸淮行

李生採藥居淮陰偶隨身服遊上林上林杏開春色
媚李生峩冠飛兩翅囊中瑞浮意氣高乘秋又鼓南
行舠人生致身信有自扁鵲倉公蹈爾曹

四歌贈吳子南歸并小叙

吳子棣石余髫年交兒女姻也幼負雅志弗
克遂屬屢逐試難携弟赴訴京師予覩其行
事於厥初異矣讀曰時有利鈍知有明晦豈
謂是耶予頗憫之於其歸為四歌以贈併余
母太夫人屆七旬而余靡戀升斗不能歸省
罪大矣末章附以見意

憶昔別子江之湄諗余言旋可指期蹉跎宦跡苦難
知淹留數載余胡為子有林塢可栖鷄棄何扶弟來
京師京師雜沓風塵冗故山明月情應重斗酒送子

上東門車馳馬驟行程湧
子才少小稱奇居讀書萬卷探淵海逸足真堪驥尾
追脩條不向霜前改李廣難侯豈不工浩然吟詩詩
反窮得失有命誰能同古來落魄多英雄古來落魄
多英雄請君寘心塞上翁
天道攸攸無幻假眼前誰是如心者桃花李花春日
妍松兮栢兮冬翠雅辭謹乘家萬石君伏波示誡尤
紛紜桑梓之里多知閒出入井牧時相群願君倡率
適般勤他日必多銘爵勳
北堂有母壽七旬稱觴戲綵值茲晨慚予猥闔羈微

身安得附爾展車輪椎牛釃酒非無人倘佯色笑躬
未親幸傳遙祝到庭闈南山峩峩對嶙峋春言省告
卜來春庶慰鶴髮倚閭頻

寶劍歌

王公贈我寶劍且莫舞聽我狂吟寶劍歌少年頗負
班生志封侯萬里未足多千將鏌鎁形宿寐千金不
惜價如何時當隆平勝文史遂令此輿日蹉跎適持
章奏侍玉皇一朝忽鼓東封舵使軺迢迢麗閼省王
公節越方平倭傾蓋之初如故知笑談授我以泰阿
舉手出匣星斗動霹靂一聲雷電過龍蛇遶室光閃
爍雪花亂落三山坡王公雄豪冠九州巴山華嶽相
崔嵬有時激烈唾壺缺淨掃兒魃揮天戈歐冶鉤鑄
神物現祥瑞豈但十載磨丈夫佩之增意氣俯視瀛
海如溪河風雲獵獵生羽翼頃刻萬里鬼神訶嗚呼
王公手提三尺氣業嵬然金石摩予也仗此乘桴搖
令鯨鯢慴伏海不波

遘危行

余偶與張賓峯給諫顧魯齋侍御同過李
槐亭大行署李飲余三人酒半出此卮因
賦

太乙真人遺玉卮馮夷捧出清波上李君朝來偶拾
之鼓鑄形容歸巧匠妙哉斧鑿如天然瀲瀲芙蕖究
相向綠房入手花氣浮素質涵虛蜿彩蓮美人窮窕
水中央上下殷勤勸佳釀朱唇對啓瓊液流十里荷
香生肺臟自從此卮入几筵竹杯菊盞俱堪抗碧筒
勸飲古有之兕觥思柔彰雅況是時張顧同在御李
君出此情何豫二君談詩興更豪李君提壺不覺勞
張公一飲鯨吞濤顧也細吸量亦高豈為微物添眺
酌胸懷要與天雲翔危乎此卮亦云遺

憶舍弟至

旅魂夜夜詹戀表堂堂𠔇衣斑衣遠誰道輕車此地
來簷前喜鵲喳喳曉此時汝想三關了

河上公

世傳河上公遁跡養天真呼吸息以定卷舒用自神
手握靈蛇珠脚狎游龍鱗衆人溺富貴於我如浮雲
紫芝寂寞深山春黄精花開未近人孤蓬短掉鷗鳬
覩滄霞飲露漱玉津傲笑綺季昔逃秦只今亦爾超
風塵嗟河上公孰與倫

麻姑山

風日澹澹梅花天捫蘿遠訪麻姑仙石澗兩瀑瀉珠
玉古壇半松饒霧烟蔡經子仍嗟怨王方平鳴策鞭
魯公碑傳固其然一厓山人千載後神情獨契千載
前寒泉一吸洗肺腑矯矯玄鶴飛蹁躚瀛州蓬萊在
咫尺任爾滄海變桑田

鼓山望海歌

鼓山雄峙閩城之東南危乎突兀蒼雲參天風播蕩
萬島側吹我條忽青冥嵐一聲長嘯林谷應語響似
與真帝談扶桑翅畜積烟霧彭湖滉漾如拖藍海氛
戎戎海日薄浪花滾滾金銀函長鯨噴沫短鯨駛蛟
龍未駕天吳駭中山杳鵠知何處飛航逢阻余多慚

君不見五虎閩安在眼底連年倭血赤潮水揮戈豈
無斬馘功四郊多壘公卿恥誰能折衝樽俎間免令
黎庶勤弓矢

蔡君歌

蔡君夙負凌雲器射策金門踦甲第一朝　天子試
牛刀百里河陽花柳媚方期宣化泳太平豈謂年來
倭冦異陸地翻然鯨駛波雉堞未周那禦備抱印揮
戈逐賊奴回首烟塵空灑淚事不酧心遺際殊文法
相持誰肎議癉雨冥冥薜荔鄉蔡君落落荷殳戕門
當暇日飛尨李尨李森陰君益喜蘭芝桂樹况滿堂
巨口細鱗盈釣艇君今吟弄時自觴世間萬事浮雲
耳

武夷阻雨

廿載武夷勞夢想冥搜此日諧心賞九曲那堪風雨
深一掉未移增悵怏杳藹群峯蒼翠籠飛鳴洞壑紅
泉響漈陽精舍望迷中玉女裾裾霄漢上麋鹿呦呦
賜遠峰玄猿淅淅哀林莽天遊屏嶺不可攀仙掌凝
雲梯萬丈自慚俗骨未移胎遂使山靈秘奇象他年
拂袖歸去來跨鶴虹橋翻上仕

洋中折舵歌

雙雀嫋嫋何自來鷲雲忽暗金銀臺咫尺不辨飈驟
發萬馬突兀仍奔雷鼍作鯨吞勢益雄蛟吻龍吼濤
山摧替烈一聲舵榦劈兩䑺掣斷縄千尺浮石螺杯
盡蝶飛雞呼鳳叫如人擱舉舫哀聲不忍聞拔劍問
天天嘿舊生寄死歸心所安五百生靈良可惜往讀
使録疑遇言令朝字字皆覩搵胃險覓利古所嗟嗟
余捧　命非貢客三日換舵危苦甚舵換舟人田生
澤稠疊閩山倏在望扶持鰲荷神功碩海邦登岸慶
生全平地風波尚難策人生於世何有哉止足安危
君自擇

丈人篇 為黃殿所侍御乃翁七旬作

紫芝曄曄雲林山丈人驂鹿時躋攀三十六峯沆瀣
環古拂旬值天孫鸞童歌綫調舞般般赤城霞爲朱
酡頹丈人抱道風種德二郎走馬黃金勒烏府朝馳
報　續書　紫封夕灑函香墨榮學壽兮世所歆誰
似丈人能兩得一樽那魁望雲思瓊章遠附飛鴻集

楚望行 為戴鄉衣作

巍峩楚望峯踞蟠何嶜盤飛鳥伏其下青雲冠其巔
岷流沮漳互環諸祝融龍盖相簇擁峰腰築臺看蔡
父手植萬種青琅玕戴侯登臺學玄豹晴窓宿霧或
我畢玉篋潛心詩禮傳銀燈苦志然九教一朝江漢
起神龍戴侯奮翼蹈雲從金吾夜直承天容錦衣旦
謁意氣顯戴侯生平薄艶治不渝寒素如儒者床上
常懸萬卷書櫪中肯畜五花馬紉珮燕京四十春故
山松桂時勞神陟岵陟屺昔有誦戴侯寧獨嗟風塵
嗚呼戴侯寧獨嗟風塵

同年王龍峯大僕雙親榮壽

王同卿遭逢何大奇自昔射策登甲第青雲步步超
儕輩讀書中秘窮古典曳裾左省流論思過來三載
報牧績　天子感慨龍章馳昨夜孫星煥南極恩光

忽到螺川域封君腰下垂黃金夫人頭上飛鳳翼翦
犴椎牛啓玳筵瓊漿竹葉尤可憐珠履雜沓相周旋
里閈嘖嘖翁真仙一雙玄鶴舞蹁躚况有蘭孫遶膝
前人間難得既已全何妨同卿滯京塵猗嗟同卿遭
逢億大奇馬得不訏謨遠畧報明時

懷人歌 時王東厓張華菴仕泰和未回余懷之作此

明月皎皎照我堂涼颸泠泠響琳瑯坐移玉軫發清
商唳哉玄鶴雙翺翔彼美二妙兮何方期之不來攬
余腸迴旋緩步歸洞房河漢西流夜未央

老將行

白雲陰山響鉦鼓漁陽老將淚如雨自矜年少學孫吳一劍縱横勇可賈也曾叱咤風雷生也曾靜虜敵開户也曾飛箭定燕山也曾破膽傳西虜也曾東海馘天吳也曾南山縛猛虎自信勲名勒燕然誰謂功高翻不數李廣輕身侯不封淮陰羞與絳灌伍年来抱甕甘治畦磊苴多恳兒曹愁鵬翩無風蜩鳥嘲蛟龍失水魚蝦侮昨夜西風吹戟袍手揮如意燈前舞慷慨一聲裂唾壺壯心此日向誰吐

登仙行贈陳任菴明府赴擢刑曹

寒城吹木風蹄鑾河橋酌酒送客行孫舟片月棹自

輕乘雲渺渺雙鳳笙東指淮濟北燕京瞬息萬里天潢横九苞覆運展太平爾曹振翮相和鳴爾曹振翮相和鳴俾我林叟飽犢耕爾曹耿耿垂勲名

送張起潛太守入覲行

江雲漢漢江水干江頭大府揚帆行胡然大府有此行三載述職朝　天京黄童白叟走怦怦胥我士女咸詫嘤唯恐我翁留帝庭攀援莫及淚雨盈自我府翁司化衡一郡九邑日豐亨鄉閭雞犬夜不驚吏胥不見踪交横我黍我稷及我粳亦商亦賈工㸃程士談仁義親短檠絃歌不輟無浮聲憶昔我翁玉之瑛

牛刀倅越顯令名烏臺霜簡飛直聲俗忌芳潔懸去旌帝心簡念付專城三年甫爾治功成我翁春陽浮晶晶溪花岍梛競發生我翁秋露泣寒瓊癯梅孫月相對清我翁入覲鸞和鳴賜車錫宴必首攖願翁遄日展歸軿山陰兒童原有盟山陰兒童原有盟余亦款段江邊迎

石泉山房文集卷之二

吉郡永豐　郭汝霖　著
後學長洲　金士衡　校

四言古詩

佩蘭三章

彼猗者蘭植于中谷其芝韡韡其蓀郁郁君子之佩
謁兮芳馥庶幾夙夜其宣潔兮
彼猗者蘭植于中庭華之幽幽葉之青青君子之佩
念言德馨潛伏孔昭誕哉光榮

維蘭之茗流光陸離零露醲之沃若其儀君子式我
中心戀觿彼喬者松有竹有梅以毋忘厥期

雞鳴一章

飄風響林微月映渚喔喔雞鳴幽幽人語我鞭載揚
我馬既良僕夫遑遑念言四方慨其健止于何不臧

賀大司空古和雷公以宮殿功進階宮傅
賜白金玉帶緋魚服併蔭子

帝命我　皇靈承　烈祖規恢　殿廷光宅　西宇
時惟宮傅克纘厥功始其經營矛議叢叢財值于匱
事棘其豐大會夫伺旁小民下訌　天子曰吁汝其析
衷番番宮傅起而迓之匪棘匪徐弗震弗貳艾其舊
類柞其新植用固或耗材必堅緻惟時赴役有衆有
位嗟我有衆倡之以動率之以義嗟我有位誠之是
敷忠之是示凡百有衆孰敢不虔乃事凡厥有位亦
孰敢或懈攸司遂度殿廷殿廷巍巍遂度西宇西宇
暉暉　天子曰吁古之作者孰邁若程惟茲膚功不
日慶成惟汝宮傅圖難於易用愜余懷惟爾之志龍
章袞袞宮傅寵臨何以錫之獻錦白金又何予之束
以崑琳　天子曰吁爾之敏動莫克比倫無止華厥
身尚爵其嗣人以勸冠紳宮傅拜手稽首　天子萬
年　帝命惟中　天子萬年　祖烈惟鈞

贈司徒永石張公之南都

玄雲鬱積春雪載霏爍爍瓊瑤溢此九圍於赫司徒
氷雪之輝令聞令望能慈能威嗟都人氏師尹具俟
帝其悅止推之司徒曳旆南畿
玄雲既霽春雪既融爍爍瓊瑤麗彼昊穹於赫司徒
氷雪之衷令聞令望能明能公嗟都人氏師尹是崇
帝其念止授之司徒遄馹南國邦計以豐
維此司徒操立匪易昔著之部分有嚴有翼出牧東
方民懷其利詰戎西陲西陲寤寐冀陽東鉞江漢數
淹咸宣昭問義追廷評之平也師尹之肅也展矣太

戌邦直攸寄高遠其來駟

右圭雲首章十三句次二章十四句三章十六句

恩遇紀榮為雷青吾太守作

於　皇肇位海宇維新大聿厥恩首及近臣光茲廸
哲顧彼絲綸贈之郎署存殁香春
於惟元良青宮授　冊承華吐雲甘露零澤光茲廸
哲倒進大夫里巷喧傳　龍章煥敷
倬矣哲人其德孔碩寄跡鴻商存心槐植亦有淑孺
探行洵同篤生賢嗣為儒之宗青雲致身[illegible]石昭功
帝心駿喜郡侯是崇能忠能孝古道比隆瞻我我侯
百世其風

右於皇三章前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十六句

五言古詩

雜興

春華媚時馥艷陽恣名園杖策事遊玩舉睫何紛繁
時數不可停升降自一元朔風吹林木柯葉難具存
百彙日鑠消爾氣滿乾坤眇哉握其樞抵極復何言

又

大化日流佈醜好那能齊彼此且莫睹誰肯擇高低
夭夭金絲楊吐花盈前堤一朝震風來飄泊隨東西
或入簾櫳上或沾塗路泥奈何塵奔徒歎怨苦自述
吾愛菀李花不言下成蹊
綺羅誰為工纖手動組織累臺屹九層功成一簣力
所以南山豹七日不下食成文豈易能霧雨寧晦匿
君子慕流芳寸心恒翼翼日月何迅邁前修罔敢熄
操持既精深頓超庶幾域

感遇

陳伯玉感遇詩詞調古雅予慕之京邸無事
中輟漫作不次序積之亦得二十首

白日洵舒遲青陽流未已旻乘紛劇餘盥沃親文几
仰瞻玄化機俯瞯興已理性臨恣蒐羅述作有餘旨
空庭抱區區吾以免乖睽
渾沌原一氣陰陽漸剖分乾坤既奠位人物滋氤氳
生化無窮門誰哉為之君遐想鴻荒子㷖然忘感欣
聖人出撫世造化將委靈聰明固超邁神氣獨清熒
觀象備規製通變植常經人極賴以立天地賴以寧
奈何荒誕言希媧有殊形
生氣日漸繁民物日漸夥并牧互需濡分封相右左
黃虞亦何意三后固無我周衰堂陛夷阡陌制乃墮

之時勢殊經綸適其可不諒聖人心立論均偏頗
萬物本一體四海吾度中臯陶明五刑欽恤懋乃功
章服畫不犯囹圄設亦空世運有升降民情日不同
感此敲朴繁愧彼淳質風哀哉緹縈書仁矣漢文隆
皆箠雖不免斯民有完躬
古法不可復古意尚可求柰何遂淪沒至道誰與謀
高者騖玄虛卑者安惰偷激切河圖嘆嗟彼漆室憂
觀世鹿門子皓首逾春秋
結繩邈焉遠書契漸璀璨幽秘荷昭彰疑惑賴剖判
造化洩神精日星相炳煥末世資口語靡靡富篇翰

蔓草嘉禾哀魚目珎珠亂唯應木石老庶寤忘言默
三季丁衰運世紀就陵夷天柱將缺裂斷鰲誰其支
杏壇勤祖述勲續振蒼姬宇宙一小闔創闢千古基
希黃聲君極仲尼樹世師天心胥有在飄覆每餘思
伯陽懷至寶遁迹謝紛囂龍潛用叵測雌伏音逾寥
闔闢有機要顧藏難模描雖非經世道固亦拯溺操
竭來西方教皇古已肇始椎象示至心拈花傳妙旨
金經入中華波蔓遂無已同泰至浮屠嗟哉梁武氏
不悟本空性剃度徒勤只
展圖閱往執古訓胥有徵丹書戒怠滅無逸原周與

朽索非馬馭臨深持氷兢心存百務善主健衆慮澄
蟻穴苟不塞九嶒屹以傾抑詩久莫紹漏室嗟我明
鳴鶴搏九霄鳳凰翔千仞翩翩儀羽章噦噦聲音振
覽德膺神靈托交符世信蒼姬何寂寥林臯有饑鐘
豈伊羨魚蝦鷙梁頗充牣
蠛蠛飛蛾虫於物本非汰附草既優游依叢亦露霈
柰何慕明耀繾戀卒莣昧但云燈燭光豈悟殺身害
自古羨知幾汙濁能蟬蛻
西有瑤池宮東哆蓬萊島金銀何璘璘珠玉殊皥皥
羽衣翩躚子御氣遊玄昊遐登信逍遥服食貴在早

服食非外求調元實至寶湛寂得真常天地同不老
魯連輕千金干木踰于垣珪組且不縶軒冕寧足言
皭然塵埃表翕熠列國尊身潔名自歸洄漲清風存
抗志巢由嶺振衣於陵園彼哉儀衍徒刀錐猶競奔
寗越叩角歌里奚五羖衒齊桓有餘恥秦穆寘先見
鼓刀相周王鐵籠搏齊戟漢初蕭絳徒毋起織販賤
依托日月光感會風雲雙崢嶸垂世業時來咄嗟辦
鴻鵠萬里心豈爭雀與燕
禍福咸自然消息難逆覩塞翁失馬歸反得群馬輔
蝴蝶莊生快倉鼠李斯苦秦時東陵侯五色瓜盈圃

衛青大将軍誰意奮奴虜君子有遐心得失忘懟
群物競勝負利害無定歸螳螂知捕蟬豈悟黄雀威
三后不可作至徳日衰微中原疲戰爭邊隴苦攻圍
智力卜廢興衮鉞吾誰揮
舉世珎璠瑜光麗信莫上一為瑚璉器廟朝重欣賞
下生昔得此撫玩日在掌既懐鏘然聲復注温潤想
櫝藏豈不美胡為生枝癢般勤楚王庭卒貽燕石枉
刖足良可悲野泣增心愴
里謳合洋耳巴唱慕彌多齊瑟空自抱陽春誰與歌
遏雲久佚響鳴鳳日蹉跎欲拭龍唇琴調促寡諧和
遠哉鍾子期流水山峩峩

感物篇

春首屆艶陽名園競紅粧綠葉莽冥密柔條剩悠揚
芳郊名傳夏枝幹鳴螳螂涼颸激商楚火旻有微霜
紵衣漸不理紈扇亦篋藏向來繁華叢彫瘁那留芳
不惜時序改但嗟物理傷物傷仍可道物變尤難當
芝蘭化蕭艾雀鴿互無常偉哉松栢姿歳寒益蒼蒼

齋中

幽獨謝紛囂澹然餘清瑩積想入天雲癯肥慕戰勝
撫物皆自得對境忘感應道論慰寒廓蝬屈默泥淳

誰言孔明廬因懐蒋生逕冥冥天籟發即此風泉聽

重登闓明遠樓

登高不厭頻可使繁憂遣況茲明遠樓沿以校文展
蜖户何玲瓏棘璪互森緬青雲逸飛簷劒氣餘聳扁
瀰疑蠶食聲猶記墨花泫是時逢新夏蒼翠攢高巘
遠水白淼漫隴稼漸蕃蘚盈盈雨餘眺萬彙如澄洗
契我豁然心似對石泉晃余石泉山南有晃嶺

對月篇

廣莫雲漢淨皎月升東溟瑶華布遐照奄忽凌太青
陰魄羨盈滿流彩詫娉婷桂樹何婆娑蟾蜍杳晶熒
三五屬此嘉四五懼彼丁佳人邁麗景常願揚芬靈
揚靈何徬徨所保莊圓光圓光信可常不惜夜飛觴

復齋詩 并小序

往余讀易至坤震卦未嘗不慨然嘆曰嗟乎
復之時義大矣哉天地之心先王之治胥此見
焉初爻曰不遠復顔子以之顔而下復者鮮
矣夫一念冥密萬化權輿君子所以貴復也
顧世鮮若人乃今有王公以扁其齋公不難
歟公操忠信勤孝友閭閻起敬鄉閭復之稱
不虛哉不虛哉

玄穹變炎運肅氣凌大荒摩弃萎霜雪孤英誰與芳
黃鐘啓大雅幽竅振微陽一元既胚肇萬化茲攸昌

又

赤螭媚重淵明珠時靜息感會風雲極奮翻飛騰力
東園桃李花直從根幹得誰知培養功灼灼在玄默

又

孔昭自潛伏大易垂洗心如何季毗徒微逐脣外尋
達人悟幾妙戢兢同高深寸衷不敢貳上帝固陟臨

又

流波嗟陸沉道論傷氷炭吾愛篤徭翁獨反登彼岸

白駒皎空谷冥鴻薄霄漢膺騰契精深晝日皆平旦

鞲鷹篇

稜稜鞲上鷹宿性稱悍鷙側耳秋風揚瞠目凌雲思
搏空非恣威除害乃展翅兔兔三窟兔爲計㸃狡偽
百鳥毛血灑岈草豈能庇柰何謹縧鏇鞲絆不得肆
空令九霄心終日甘餧飼

青松篇

團團青松蓋挺挺立閑階流月時篩影清風入我懷
佳人杳何處仰視星漢排素手携玉管曲終意愴乖
更深不成寢念言各天涯孤倚還自慰繾綣終當諧

贈江原山知新寧

拱手黃金臺仰視浮雲翥至論推肺肝佳猷啓心慮
方切輔仁資柰何舍我去夙駕出都門徬徨肅徒御
登車聲轔轔君行亦容與唯見車後塵不見君何處

又

至理本渾噩靜養乃先天如何狥外馳詖論遂蔓延
之子貴自得刊落忘蹄筌撓之不可亂推之而益堅
瓊瑤既在手永終幸勉旃
新寧果何許分疆界南粵東接羅浮雲西瞻白沙月
天子命撫綏小民賴提揭豈無鈎距徒賣劒終化澈

君行敷至仁絃歌洽肌骨歸來謁承明偉哉雙鳧發

夏日閑居

炎曦時肆虐高館絕浮埃愛此成靜坐薰風自南來
偶誦釋子書頓覺塵襟開荷香積微雨幽意滿庭槐
方用適吾適外紛疇驚哉
亭亭獨芳樹睠乃繁陰結有鳥棲其間鳴韻何清切
相關如得意焦桐寧用揭大雅久不陳天籟誰能別
抱沖嘆往藩息念知來轍微露散晴空湛寂希皇列

又

恬介消渴疾酌泉洗貪心至理在自得豈爲行里尋

攸忽風雨至凉氣襲衣衾叢蘭吐語語新篁吟
蕭條家字空芝蕙重扉靜彼美者誰子寤言延想深
可望不可攀吾欲抽華簪
漆園乃傲吏柱下豈爲工汲汲姬旦懷不遑夢寐中
經世自有道造端實吾躬惜陰聊慕禹草玄慚效雄
況此日馭舒懋脩胡可矇努力崇明德淵閔庶無窮

和東廓先生韻二首

憶昔隨麋䴥往來每憧憧道逢洗心人揭迷示良功
白日生羽翰天衢自從容咫尺赴廣庭旦旦聞黃鐘

又

秦灰湮道脉絕統更惟誰上下數真人俗痼良用醫
調元既得術康復可計時柰何稷下徒詼說爭雄雌

曲阜孔廟四首

侵晨潔心慮敬叩夫子門喬木拂蒼靄玄禽附庭喧
升堂挹生氣恍然聆教言鐘鼓既鏗烈衣冠何直溫
彬彬動仰止肅肅來駿奔詎知千載下胥受生成恩
憶昔鴻荒氏吾道隱渾淪三后繼有作淵淵淺天真
世運每下趨皇衢日荊蓁繽紛恣異說至寶遂沉湮
王風一陵夷大雅竟誰陳六經亟刪述至教何諄諄
亦以奠天地亦以立斯人

巍巍素王烈蕩蕩配兩儀過魯太牢祀肇漢四百朞
唐宋迄歷代秋禮每崇祠英辟振遺芳臣工飭雅規
精神亘千古元氣迭四時九苞雖未呈一麟業已奇
木鐸無停響諒哉帝王師
伊余竊向慕遐僻阻未通爰持東藩使得拜大成宮
詹檜挐寒雲壇杏羅清風溫恭既可接俎豆益以崇
愧非步趨徒頗慰瞻依衷愿勉希聖志庶幾啓顓蒙

甲寅抵家

嗟余質寡昧世藝毋弗便夙負先公教弱齡事簡編
頗蒙識者賞漸與賢達肩秋風霄漢明喬翮隨騰騫

倖已脫塵臼未即冲雲天抱璞時野泣遺珠空自憐
蹭蹬數年內始獲選青錢皇華使東魯乘驛遂言旋
聊慰倚閭念敢誇衣錦鮮入門拜堂下燈燭光四筵
我母獨在座我考聲寘然母氏舉夙昔神形宛在前
父嘗教子仕子仕父已捐追思教子意淚下如迸泉

邑令赴召

凉飈散郊垌顥氣振遺芳玄雲構層空送客上河梁
天書下魏闕萬里走徬徨赫赫果何爲念言棖龔黃
寒衣不可得思政惟慷慷矯矯千仞翔儼見謁明光

又

張侯凌雲姿奮翮西南隅射策黃金臺直比連城瑜
河陽滿種花合浦且還珠一朝乘綠耳振衣蘭臺趍
豈不豐民念獻納實要樞何以慰耿耿明廷失良謨
仁風洽四海庶不蒼生孫

務本中尉勑旌賢孝卷

朝出承明廬暮達東藩里爰當致事餘頗得尋勞軌
倬我務本君賢孝真能子既以安其考亦以將其妣
謹禮必躬行養志寧甘旨　天子一朝聞綸音馳命
使門閭赫寵光名譽垂青史
幽蘭生澗底不與衆卉同松柏挺高岡青翠凌寒風

草木既殊類根荄固攸隆顯顯金玉英仁義華其躬
芬芬揚上國懿矩自髫童天性亶穎異詩書况旁通
皇矣孝順謨庶幾無愧衷

贈周斗崑南還

晨風佈和煦征鴐競出門念子有南邁慨然舉芳樽
采采嘉樹枝交交黃鳥喧攀條寄遠悰聆聲羨飛軒
君行何逶迤時景况浩繁感昔四路贈申此葯芜書

又

奕奕南曹彥宛彼清揚資既馳聰闕情載切倚閭思
同舍方兩月别袂忽在茲朋游豈不戀離合固有時
仰視雲中鵠矯矯翔漢儀君子服道論泮渙喻靈芝
白日振羽翰諒哉漸天逵努力成此羨庶慰夙所期

道院貽陳高二丈

愛靜託幽素委心抱玄虛喜此窮巷隘頗斷來者車
青楊垂速條白日照新蔬好鳥鳴高樹微溜積深渠
騶騎信非計時展古人書古書未易讀古義尤難據
糟粕悟輪斲工文歎雄如游藝苟得精倘可棄其餘

酬陳西塘留别二首

燕地多風霜早秋氣已冽眷我耿介朋慨然攬南轍
上懷九重遠下戀綈袍切携手載丁寧豈為愴離别

又

離别不足道繾綣亦何需達人慕奇策君子抱中孚
矯矯松栢姿不為歲寒渝願因凉飈發學子金玉軀

贈趙太僕之滁

夙齡慕盛名末自承歡讌幸茲青鎖門態慭接顏面
君子揚令德偉偉空時彥獻納遵明良推引先幽賤
松操寒益堅蘭馨露滋炫蹇予慚劣弱日愿切依戀
會逢念既違别促神尤瞑慷慨白首心愴惻青郊餞

又

伯冏久不作良御槩誰嗣非子創秦封毛仲留唐勣

岧岧千載餘寂寞騰空驥之子建群材秉心靈能
馳驅法無遺術牧方無至 聖明爰咨諏是用動委

寄歸來獻大庭天廄皆良駟

首春氣微和駕言啓南旆園梅粉漸除堤柳芽初大
睍睍黃鳥聲叢鬱綠野脊別秩戚方深攬勝懷偏泰
奕奕古滁陽山水稱名最歐翁闢徽製王老鳴天籟
往跡亮神遊佳謨仰心會陶情播大雅釋慮焚清翯
明當列官仙超逸風塵外

人日對雪贈朱鎮山叅知河南

玄雲邀萬里微霰集層霄方此迎綵勝忽彼寒花飄

纖纖布地密朶朶向風搖既淩素娥粧復奪孤仙標
美人究青揚搏弄霏晨宵為調謔寡和儷質愈難嬈
慇懃獻廣庭殊重齊瓊瑤睠言叅大藩載酒別河橋
杯行車轔轔馬鳴風蕭蕭廊廟豈匆貴中土頗云凋
惜惘不終年召望在崇朝君行廣德暉萬象咸光昭

奉使琉球出都門

垂紳青瑣闥祗役閩海東崇朝出都門行佩何忽忽
皇心布美澤四夷悅來同玉帶橫我腰麟袍華我躬
親知餞我酒與壹控我驄〻君命在速趨意氣敢自
雄難易非所擇夷險又何忡忠信尚可仗庶幾奉以
從

化劒閣

晨車建安逵日暮南平里崢嶸劒閣雲迅激嶕溪水
吾聞古龍精白日燬飛起噴薄春雷吼崩奔萬山徙
冥冥歸赤霄爍爍嚋能擬神物終升騰寧濡人間壓
空令壯士心千載猶拊髀

望李大行未至

撫枕時未寐曉起登崇阿浮雲西北馳之子來如何
豈不桑梓戀寵被皇華歌願言早速駕共鼓天池舵

又

孤鴻橫海上嗷嗷喚其群喚群將何之比翼淩蒼雲
風波固浩渺忠信古有聞 皇恩仗以播忼慨報吾
君

剗草

養禾不養莠苗秀實何由至去草不除根滋蔓終難治
願將種植心繼取芟鋤意

垂老嘆 寓福州作

屯居山海隅漁樵乃世業不謂衰暮年值此倭奴刼
室廬既焚蕩雞犬亦震慴虔劉盡丁男孥戮逮妻妾
十家九逃亡十人九血蹀聞之鼻酸辛言之口囁嚅

所賴官長仁並補㨿歸恤苦哉瘡痍深何日能周浹

又

福地古讖福遇亂亦不亂連年賊在門恐𤼵猶效筭
𢹂来慘禍傷疑信始相半募兵乏錢糧調兵難法按
嘖嘖練鄉兵来陣先逃竄師屢荆棘生古人曾先判
惟有神仙侶辟榖能禦捍三代已不然况復秦與漢
凡事貴豫防毋貽倉卒嘆

和復樊斗山侍御

海霧晨蒼蒼海波夕杳杳𢹂来風雨多榜子揚帆少
春登崇臺看何似忘機鳥

玄岩長芝苗潭水餘龍氣嗟彼悟道人可望不可暨
欲往從之遊四顧多雲蔚

郊別王芳湖中丞四公署

郊原送客去而我躊躇四所嗟心知別况值春陽懐
融風拂脩條海鳥行江限桃李競新華艷色映高臺
豈無淑景羙顧此抱未開誰能登高岡爲我策遐憤

有感寄宋望之

熒熒青銅鏡婉婉盤螭紐羙人寵愛深把玩不釋手
玩之亦何爲可以鑑妍醜嗟彼一點塵趣此明月垢
我願勤拂拭朝夕比瓊玖惟君廣末光莫謂我衰朽

又

仰視雙黃鵠天地常比翼凌雲布羙音羽展儀不忒
風帆互疾徐上下頗相則柰何遭遇殊分飛遥南北
一攬千仞輝一垂廻溪側各保完完軀毋令起矰弋

觀海四首

海雲濛曾波㣲風激溟島攪巒陟崔嵬引睇横汗浩
搖搖榜曳舟柏柏鳧親草揚帆擬夷游戒衂苦未早
古人重臨淵危難能先保沿流果何歸羨嘆東山老

又

乾坤時動搖日月相上下始知天地中廣大非虛假
鼉鼉逐浪浮魚蝦噴沫射蛘蛤珠光吐蛟蜃樓臺架
我欲拾石華方舟未能跨長風萬里心聊且付杯斝

又

海中富蓬瀛自古諍仙宅朝雲倏往来夜月乘虛白
素懐登此山旁目安期奕理棹梅花嵋悵恨風濤隔
眺之已茫芊舟之何所適練羽學飛昇切恐歲年迫
因思秦皇帝終日鞭橋石
登望頗騁心霍然巨風来波翻廻湧聲雲變寘濛懸
䳓鶴啾啾鳴野樹行行抜漁舟杳無尋珠客亦何在
乘危須靜安出險惟心對幸得保舟航天地無終晦

有鳥二篇

有鳥西北隅飲啄何眴眴驅掠恣其威翕然無所懼
妖聲既厭聞悍態令人惡我欲縛此鳥惜哉倚高樹
浮雲冉冉征遊子多遲顧稊稗日芬芳叢蘭莫調護
西風吹岩桂盈切山中慕

達人有遠圖愚者多牽執君子貴流芳鄙夫惟利視
日月胡迭微寸心將誰寄鸞凰雖群誚鷃雀揚高翅
千里困鹽車長鳴伯樂思愧非燕頷肉徒抗班生志
迢迢四通衢欲灑楊公淚

旺嶇泛舟

受此春氣柔弭棹旺嶇渚平川無趦濤搒子何容與
愀雲生遠岩飛鳥入孤嶼結想散鬱襟浩歌愜徒旅
臨谿有幽花撫玩那能語
日暮風雨來拴蓬泊沙岸崩騰鼓黿鼉叫呼群雀鶴
幸茲不終朝猶得妝奇玩含桃綻珠來園柳飛黃翰
雖無川上悰頗慰烟波嘆

文丞相祠 延平府

丞相開府祠嶄嶄憑高翠展拜值杪秋清風泛塵墍
追惟南渡時國事既已蹙中原盡戎藪濱海一成地
耿耿捧日心肯墜魯陽志抹血張空拳從者如市集

六師揞崤峽震蕩山岳昊思徽待士夫宋德真難比
錦衣玉食徒誰辨利與義歷朝養士功卒乃先生寄
出門忽仰首一鶴橫雲翅

魯村三首

朔風吹暮雲歸客自海上村巷兒童喧簷端鳥雀颺
妻孥聞我聲走報倚門望隣人駭生還携酒來相訪
近年海多倭不獨驚風浪前傳遭劫掠并說舟飄蕩
骨肉疑信半朝夕增惆悵一旦歸里閭信荷神天貺
奇功且莫言庶免魚鼈葬

海客談海險未知鄉里災五月炎荒時突然粵寇來

既肆焚劫威復慘殺戮害填壑盡老羸係累多幼艾
壯丁走山巖復遭風露泰村村哭死亡室室告狼狽
傾耳訴蒼天蒼天何昧昧

死者喜復生散者喜復聚彼此話前踪翻然兩流淚
世豈無乖離承平非所擬海波姑勿言事變尤當備
大易戒履霜稍緩堅冰至潢池恣弄兵綱紀將焉寄
翩翩歸巢鳥栖息何時遂欲進脚趦趄欲言口囁嚅
更燭叨叨談猶恐是夢寐

南國有佳人和復萬淺原方伯二首

南國有佳人被服紈與綺清操儷松筠穠華奪桃李

戔戔盤靚粧札札動絲梟纖手弄朱絃長歌啓皓齒
蹇脩何逶迤玲窓獨徙倚
陟江采芙蓉臨渚雜蘅莊豈無繁華叢芳馨難此伍
佳人攬寶鑑長嘆歲年若鳴鶗鴂于飛奐玉亦思沽
明當諧夙心一札寄鴻羽

出京別會中諸友 嘉靖乙丑

少小慕華耀馳騁翰墨塲中歲屢蹉跌慨然攬周行
道逢諸老翁殷懃指迷方蹇余莫能前徬徨以自将
幸荻金蘭契鞭策相振揚努力不敢辭天衢鷙翱翔

又

卓我金蘭友寘矣道義心寥寥千古悰朝夕共追尋
綴論不苟同過失交規箴短晷繼霽燭長歌引鳴琴
咨余方倚藉胡為忽分襟躊躇都門下握手戀益深

又

聚散人事恒違離何足悲所嗟麗澤况貴收一原奇
我願鴻同袍黽勉相夾持前途非有息歲月不再時
仰觀璇璣運晝夜逝如斯千古聖學功自強實吾師

又

吾道本非難吾道亦非易高明而中庸廣大精微至
體用自一原寂感豈二事柰何意見滋均之中正累

寔淺不知求窮索迷厥旨安得無極翁為語割沉秘

又

乾坤示易簡庶物自露生聖人握元命造化無遁情
時時專以翕時時直闢行靜虛與戒慎一致而二名
大觀忘物我湛然絕將迎隨流非特達穿鑿喪真精
我願同袍友研幾達至誠

獻花岩祖堂

峩峩者何山綿亘牛首南憶昔懶融氏安禪在其間
千載慕夙槩秋雨勇躋攀求之不可得雲氣相往還

又

山空黃葉飛樹雨寒珠落尋幽值凛秋四顧何寥廓
縹緲小星槎偉兀芙蓉閣明當再乘興不負山僧約

早秋二首 隆慶六年閏主上新政有感

炎威頓云革涼飈入郊墟感此時節換攬衣步庭除
仰觀星露繁佇望明月舒孤鴻天際激哀音及里閭
願彼蘭桂花芳姿恒逐初
商絃怕急調名駒忌疾足調促絃易絕疾步寡芳躅
豈不快神情乘除理相續高樓有佳人曳步金輿玉
左右巧逢迎誰為諧心曲持此耿耿懷諄切來車筯

贈張諫議二首 有序

張約齋諫議幼從其先大夫龍田君令余豐茂著穎異既成進士授廣信司理徵拜給諫徐生子明其舊友也為卷索詩賦此寄贈

陽烏陟漾汜八表騰光輝靈鳥鳴高岡翽翽戢其儀神龍奮九淵鱗介咸歸依萬類各有宗吾儕寧獨違卓矣金閨彥操德合顯微穎拔兆豐鋭明恕殫信威胥占磬中正秉笏爭是非　聖人作於上垂裳式九圍行偕唐虞化豈羨諫書稀

奕奕孤標竹託根淇水隈淩雲既有姿棲鳳洵推材憑風響琳瑯零雨灑珠瑰卓矣金閨彥彼美相徘徊詩書本名家宦業亶追陪況當熙明時謨謀咸都哉上以悅　皇心下澤及嵩萊亮奏簫韶曲俾績齊三槐

石泉山房文集卷之三

吉郡永豐　郭[illegible]著
後學長洲　金[illegible][illegible]校

五言律詩

臨邑道中

野曠寒蕪盛春明使節高鶯花紫皂蓋晴日上征袍戀闕行偏亟瞻雲思益勞何如閑閘者鷗鷺總能逃

孟廟

鄒邑孟夫子學問何淵源風受三遷教真承一貫傳闢邪故廬壘憂世每拳拳炎日拜祠下　風霜仍凜然

又

孟廟倚高閣門開對嶧山盤雲篆樹古啼日鳥聲閑碑老無苔蝕庭空有鶴還伊通杏壇上鸞驂應攀攀

顏廟

闕里瞻夫子顏祠東更開精神原契合祀德世宜陪化雨懸心授和風拂面來萬年千載下王佐獨憐才

又

巷陋猶存井泉寒故泛瓢如思真味淡屢空性天遙廟古偏宜柏鸞翔自應韶一團和氣在蓋筆總難描

郊行視魯王塋　時奉使祭葬

烈日孫雲薄襜帷暫駐郊地臨鄒邑近墳有泗流包
寒落悲氏含綢繆羨鶴巢載馳　君命重寧敢畏時
嘲

秦封

石屋何年洞登封實始秦香烟浮嶺表雞犬出岩峋
六月遊無暑四時花自春亭亭五松蓋風雨復留人

漢畤

盡日緣山嶠孫登漢武臺白雲仍岫出青鳥幾天來
泥撿空貽咲乾封益可哀茂陵如有迹莫羨馬卿才

月下聞琴

夜涼天宇靜撤月轉花陰撫景因思昔懐人幾問今
攪衣承露重移席坐更深何處泠風起嘹嘹孤鳳吟

與鄒六華夜坐

旅舘頻孫寂天寒鴈影踈一燈時對汝雙鬢頗憐予
壯志悲前業生涯賴古書興来彈寶鋏不為食無魚

和復宋望之

楚楚宋公子清名四海歸吳門鷲雛伏烏府覩霜飛
劒擊鋒逾厲珠涵淵自輝向来攬轡志誰謂范滂非

又

江京華客衆穿尚未歸一官叨驥尾萬里深鴻飛
鶴禁占時泰萱堂戀日輝何當白雪調瓊報自知非

壽夏翁六十

仙翁真不俗抱道卧烟霞鴻寺曽揺佩河陽久種花
鳳雛呈彩翼蘭玉長新芽值此行年化春桃映碧紗

贈新寧典史

君才稱敏捷抱策佐新寧蓮幕堪留月花封羨戴星
征鴻隨旆遠擲葉照人青不盡都門别秋風送去舲

出塞

塞上傳烽火單于已過河將軍策寶馬天子賜雕戈
許國心原重專征意自多稽令驕虜滅歸奏太平歌

又

征車辭漢闕慷慨赴平林野戍黄雲合秋風白葦深
夜酣星月近曉度雪霜侵辛苦陰山戰摅予報　主
心

古驛

古驛嗟寒落殘鴉下暮墩虚堂逐白日風雨自黄昏
碧丸時沾草哀垣尚倚罇寄言疆理者何以慰輶軒

和復中立中尉二首

卓卓東平彥賢良獨擅旃衣冠敦雅飭禮度故清明
時把鰲溪掃頻將虞咏賡陽春今悳義調絶若爲情

炎夏趍東魯搖搖爾漢旌禮從宗國重文與日華明翠岱曾懸望朱絃幾費賡式瞻東閣上葵柳總含情

夏夜

空亭吾獨坐林鵲暮歸巢野曠天河淨風迴樹葉交流螢依窗竹微月下蘅茅隔院来清馥詩成不費敲

憶家書

離家今數月那得寄書来夢遠時廻榻鄉遙屢上臺行藏惜分定消息念誰裁佇立孫霄迥嗸嗷鴻鴈哀

京中九日

京國登高節芳醪對菊花天空雲物淨風急鴈行斜長嘆悲秋甫遙憐落帽嘉晚来鄉邑望迢遞萬山遮

贈劉蓉峯知常德府

郎署常司法銅章新拜侯人懐燕地別帆倚楚天浮紅雨桃源樹白雲黃鶴樓他年遺愛碣應是使君留

賦良會忠告卷贈張月泉

聚首談心地分明近紫微瑤光青壁照道氣白雲飛每覺芝蘭浥寧辭葭草非諒哉平叔子示我有玄幾

又

玉樹人難倚嗟予坐越冬寒生殘夜雪清徹五更鐘慷慨懐前烈棲遲寄此悰興来雙抵掌鳴鴈起雖雖

又

幽期常慕道稷下愧談天汝把朱絃拊予從白鶴旋橫風青漢上落日紫臺邊後夜相思曲懸知憶玉田

贈陳靜齋司訓潁上 吾邑六一公嘗遷潁今聞其裔頗盛

初冬天氣烈念子向征途白馬霜蹄勁青袍月色孤談經逢聖世鳴鐸信吾儒潁上多歐裔傳芳詢有無

雪夜蕭程二子過宿

天上雲同色林端鳥息飛憐君乘夜雪愧我寡春輝景積瑤華勝寒驅綠葉稀式看雙玉樹忍使酒杯違

歲暮

嚴城急鼓角玄朔變風雲萬木寒多落孫根暖欲芬衆穿餘雲色紉動轉星文目斷歸飛鳥慈闈戀愈殷

吹笛

悠悠發孫吹裊裊暮雲橫悽切折楊柳斷續落梅英誰知寄遠意盡是訴心聲莫綴氷崖奏陽回轉谷鶯

同憲副譚少嵋遊顯靈宮

頗愛春無事相携道院過庭空宮樹麗晴日鳥聲和世界真何有玄門靜自多誰能變白髮空爾歎蹉跎

又

縹緲紫微閣飛翬樹影過人閑貪奕數境寂見天和

杳杳塵心遠冥冥道氣多幽尋應可再歲月莫蹉跎

顯靈宮餞楊思橋陳文峯二丈

[illegible]旆向南發觴君老氏宮庭花新泛雨芳樹淨含風

巳是仙登境況斯天使驄當炎有涼氣莫放别樽空

和高谷南韻

簷雨鳴已絶密雲猶衆宮頻看屋隙日喜值槐陰風

見性境皆好忘言靜亦空未須鄉思切天際有飛鴻

夜雨東谷南侍御

中宵抱孫思微雨飄我楹潺潺夜氣息澹澹凉景生

厭看數螢亂佇聽一鴻鳴何事高季子又欲向南征

月

坐覩雲間月輝光及萬方玉蟾明弄影桂樹暗生香

輪轉情波靜珠涵覺夜長南樓時卷幔烱烱射流黃

元貞觀和韻東壬峯

久慕羽士觀清秋始一來蕭森鸞鶴思縹緲風雲才

境依城市闢筵傍菊花開他年記遊詠此地亦燕臺

陳吏目赴任

合郡多材藝一官今領南秋風鳴獨梓夜雨淨千嵐

書檄進爲幕公餘篆可酣此時戎務急籌策好高談

朝天宮　一

綺殿欝岧嶢門攔鎖石橋洞深雲氣密堦敞鶴聲遥

爐霧蒙金像林風散玉簫年年瞻漢典燈火集官寮

贈程雲岡司訓燕湖

湖水浥金陵湖波麗萬層羡君持教㪉此日錦帆騰

綠草春雲長青衿夜月澄西梁鄰采石應不厭頻登

贈醫士南歸

素抱岐黃術羈棲屬上林有丹隨病藥無杏不成陰

岸菊臨風折江鴻帶雨吟瘡痍嗟汝去吾切萬方心

贈曾鴻臚乞養歸豐

殿上日鳴環征車忽故山臘梅憐別色朔雪照行顏

門掛陶洪服堂承萊子斑前村時散步應共白鷗閑

過善果寺

野寺荒岡抱林深曲逕通鳥幽翻訝客竹懶故隨風

佛法誰能果禪心自苦空閑尋期盡興斜日促歸驄

江村夜泊

獨樹倚柴門雙舟夜泊村沙凌明月白星照使旌繁

耕谷逢初願乘桴憶昔言漁燈三四點宛宛對芳樽

寄王芳湖中丞

海嶠春光動王師尚力征轅門持虎豹劍外斷鯢鯨

報　主心能壯憂時夢亦驚秪看銅柱上千載仰芳

名

和芳湖見寄

倚柱吟孫室燈花幾爍然忽傳鴻鴈信來自碧雲天
翠管橫風外明珠耀目前憑君清魍魎予鼓詔夷船

南臺觀舟

孫舘依岑蒋城隅一逕通遠山橫帶雨芳樹對含風
潮上來漁艇橋懸落彩虹節旋時到此歸路月玲瓏

又

此日風光好驅車載出郊柳邊花欲語山際鳥相啁
耕稼憐新務音書愧舊交頻來非玩物思理駕雲梢

又

日午浮烟歛洲迴草色縈潛鱗新噴浪野樹遍飛英
慷每臨風壯春徒望眼明添波知浩蕩吾欲蹈蒼精

再和王中丞韻

獨上層臺望壯心時勃然乘風超碧海倚劒問青天
卧龍誰是後麟閣爾應前凱旋知不日簫鼓送予船

張賔峯給諫春暮見約

風送池塘雨花殘旅舘春羡人羞王步海客慕香塵
晚景堪留賞芳心能細論雲芽新出建攀摘敢逡巡

李大行報到

馳傳君行亟聰雲我思勞夜來風雨夢直遶白麟袍
海若舟應迅　皇恩天與高雙旌飛冉冉刻日泛滄
濤

喜李大行至

河洛星華動閩臺使節臨共將　明主德遠撫海夷
心天際孫帆掛雲間雙鳳吟仙舟原共羨利涉頼同
襟

雨中新荔

繁華初解尺嫩核欲凝脂甘澍千絲墜明珠萬顆垂
楊妃昏倚洛帝子曉含悲膏沐晞朝彩斜風莫屢吹

老鶴　傳云一千六百年形始定

癯形今始定丹頂轉來成萬里心常在九臯時一鳴
卧雲應怯冷乘月更能輕赤壁蹁躚後何人再結盟

顧魯齋侍御李槐亭大行同過張賔峰給諫留
飲

戔戔張諫議暮雨抱孫吟不假霜威促居然朋盍簪
倒樽留客久敲燭坐更深經世無多術難忘再四尋

蟬

高林時托跡秋到共吟陽逸韻因風遠孤腸受露涼
自憐毋薄翼翻解畏螳螂幸得依貂尾圖形御座傍

黄田次辟韻

驛樹故蕭森停驂思不禁秋風觀海客落日望鄉心

荏苒年華嘆棲遅道路吟前途仍理㔹恐逐峡波深

東樊斗山侍御

予讀杜少陵不睡詩慨然有感於今日摘其

起句而以意足之得五首

客睡何曾着虚堂夜有聲一簷斜影入雙鴈向雲征

烱烱丹心在勞勞白髮生所嗟平仲子那日促歸程

客睡何曾着浮生誰與論衆人皆察察而我獨昏昏

海嶠蛟鼉遍故園松菊存扶搏九萬里應讓化鯤鵬

客睡何曾着懸衣幾遶床有才非濟變無夢可銷忙

慷慨憐知已迂踈嘆老狂但能歸病巢寧敢薄農桑

客睡何曾着無端只問心平生一長缺此日是知音

滄海風波渺干戈旅思深他年休擬迹吾老碧山岑

客睡何曾着愁聞舉別杯雲邊孤鶴去月下一琴回

世態炎多附交情急更培莫嗔吾懷古道有陳雷

東芳湖中丞時致仕候代

屢建攘除蹟飄然欲卧山龍韜聊暫卷綠野故洞攀

春把黃精藥秋看玄豹斑古來征戰將幾得此歸閑

又

暫許休筋力轅門尚爾留重臣謀國遠聖主特恩

優旌旆雙龍𧈅圖書一葉舟蒼生仍注望他日若為

酬

園鸎

豈是難調舌况當陽艷時秖沿金羽惜翻爾上林移

究轉求同語殷勤織柳絲青樓多晝夢莫放好聲遅

二月十九日出城時寓三山上年城外有冦此時頗静

晴日溪山好春深雨後花野橋無海鰱村逕有人家

瑣瑣柳陰密飛飛鳥影斜平生山水僻忘記在天涯

鼓山寺

春日古招提風花滿曲蹊人從一逕入僧倚半岩栖

拂石懸苔字觀濤没海鯢興來登絶嶠一哭萬山低

又

老樹斜穿石橋門梟薜蘿偏宜支遁隱偶似子瞻過

寺頂逼天緯林髯落海波素心慕禪寂對此愈逶迤

雨酌

零雨絲絲下吾亭獨舉杯砌花斜倚草瓦雀暗窺罍

積溜凌晨急飛虹薄暮開所嗟來臘月又見摘園梅

又

興發能欺酒懷豪屢自傷臨簷飛雨色促席墮雲光

盜賊猶馳驟干戈若未追樽前三尺劒誰我共騰驤

懷陳文峯侍御 時按長蘆

別汝凡三載相思勞寸心蓬宮燈對讀除夕酒同斟
鴻鴈風塵隔芝蘭意味深此時開攬轡河朔氣蕭森

懷高谷南侍御 時按廣西

高君珪璧質文雅更誰偕別西余深懸封書函未諧
一驄辭帝里群峒走狼豺何日燕臺上芳樽話舊懷

候報

樊君名御史尺素　帝庭披大體存中夏威懷及外
夷綸音須報早鴈足莫飛遲徙倚夕陽盡勞勞無限

思

一檄馳夷徼三年阻海濱龍光徒在望鯨駃未應頻
慷慨知尊國安危不為身明明天漢上諸老合經綸

同李槐亭大行登明遠樓 樓後有雲臺

樓閣凌雲逼閑登霽景開浦鷗飛白沒海嶼送青來
城郭雲巍矣陂陀水溯洄憑欄思舊事鼙鼓未忘哀

又

挈友上層樓長空一望收身高雲氣近風烈樹若柔
綠野盈春稻鳴沙急暮流未須頻酌酒吾意杜衡洲

和李槐亭雨後見月韻

雲方斂迹孫月漢陰橫涼送蒲風晚光搖葛服輕
莫思晨際濡且卜日來晴消息天難測滔滔況世情

宿新江口橋

雨歇黄昏後維舟宿野橋山城寒柝近古廟暮鐘遙
月黑低江樹沙鳴急海潮長安與桑梓夜夢兩迢迢

宿小陂鋪

一雨暮何急山村偶住車布袍懸草榻篝火照薪蔬
世路每多阻風塵未遂初野雞三四喔明發莫躊躇

洋中

昔聞滄海闊此日擬舟仙縱目惟鄰水推蓬直對天

潮來晨雪捲波靜夜珠然忽憶臨淵戒吾生亦可憐

掛帆

暑月馳　王命南風五兩輕帆從閩海掛人倚碧天
行噴浪鼉聲泡排山鰲足崢少年舟楫興此際獨含
情

釣嶼

天畔一舟橫長風萬里行黄龔浮浪遠釣嶼蘸波明
蜃氣山將結濤聲笛共清倚檣時浩嘯奇覽慰生平

赤嶼

赤嶼盤盤立丁八風舟動搖中孚敢自信餘事丸虛飄

幽贊歸神貺安全荷聖朝海邦忽伊邇早晚聽堯謠

書扇別中山王

咨爾中山國榮封荷　聖朝衣冠雄日域奕葉到星
軺報　主貢應爾安民福自遠年來倭寇異好奮獻
功招

禮部侍詔王毅菴乃翁六旬二首王金吉郡安成人占籍湖廣宜成曾為臨江節推壽之日寓京師

綵水晨光動芳霞映楚松人喧翁始壽恰值　帝推
封絲服凝眸遠黄花浥興濃承明嬉滕夢不記萬山
重

玉節曾推郡江湖早拂衣道因方朔顯化與衛遷幾
郢客流春調仙郎愛日輝此時湘渚鶴應傍五雲飛

春暮巡築灣城

燕郊頻注目春暮益流連鳥下平蕪遠花滋澗柳妍
杵歌如按節漁唱故催舷忽憶金臺築曾傳駿骨言

和聶儀制元日韻

鼓角傳新曙占雲報太和晴光喧鳥雀瑞氣藹林柯
海內風塵少春園樂事多閒君倡雅詠柰我老狂何

和聶儀制酧宋憲副元旦二日喜雪韻

昨喜黄雲動今看白雪來微微霑玉樹脈脈入庭苔
豐歲堪先賀陽春莫後裁梁園閒有賦三嘆盡仙才

元夕聶儀制宅燈宴賦

佳節綺筵開歡從衆客來人間燃火樹天上接樓臺
擊鼓銀花合徵歌玉盞催百年兹會幾欲去又徘徊

送胡侯赴召

秋風涼氣至有客動驪歌魏闕徵書急河陽去思多
雲陰兩邑沛霜刃十年磨曉入明光裡珊珊響玉珂

宋憲使按蜀

風雲忻實起雄劍獨西看諸葛原安蜀愿生寧久盤
清霜凌玉節寒日肅雕鞍好展匡時志無懐行路難

又

西土誇形勝君今衣繡看岷江片月下峩嶺五雲盤
白雪多留賦青樽幾解鞍年來皆習隱翻覺別離難

過友人園

市喧頻刮耳因慕靜栖便鶴瘦精神舊林疎風韻懸
相看寒倚玉篤論久忘筌喜共搏鵬客閑觀嚇鼠鳶

陳西塘奉常宅七夕讌韻

今夕獨何夕相携聚德門銀河看鵲駕玉露侑芳樽
人事恆宜合天孫豈貴言未須論巧拙千古自朝昏

和陳西塘重陽雨韻

籬菊應陽開江天風雨来空憐白衣士不送黄金杯
老病頻推枕孙吟幾抱臺明當續佳興應有鴈聲催

送王明府入覲

天閼慶重瞳車書萬國通雙鳧雲藹藹三最日融融
鳥語催行旆芳樽侑別衷承恩應特異早返灑吾豐

代作一首

輯瑞明王典君侯華轂行徵歌雲聳湧戀別鳥嚶嚶
有績登天府無私共月明歸来須早早竹馬競逢迎

夜坐有感

空庭憐獨坐樵報欲三更撫景忘吾故隨緣嘆此生

天高河漢淨露冷月華明多少難言意雕欄看斗横

和艾暘溪閏月中秋望雨

蟾光那更勝一歲兩中秋撫景偏增戀飛觴可自由
嚴炎消欲盡涼露泫應浮月御將離畢凭欄不用愁

和陳西塘奉常登環青樓韻二首

當此春和日聯鑣過小樓花從千種放雲與四山妝
按老形骸倦忘言道氣浮乘風吹短蓬鳥語自相酧

又

不受流俗擾相携登此樓𨷑彈龍氣吼偈誦雨花妝
昔人多簡淡吾輩豈虛浮願以武公語時時相唱酬

五言排律

靈岩寺

隱隱靈岩點山迴獨抱妍寺弘東晉後師起達磨前
白兎時馴草青蛇故引田袈裟驚鐵異驅路詫神先
嶺嶠甘寒井齋厨卓錫泉一經馱虎豹雙鶴遶雲烟
象伏朝南列獅雄蹲北懸峭崖羅茂樹嶮澗出平川
僧舍依林構危橋夾岸遷騰巒嗟矯矯怪石更拳拳
鐘鼓鳴晨夕笙簫雜法筵朗公終拱立雞唱永無騫
風烈鈴聲急宵孤塔影圓猿投知法印輪轉見燈燃
碑碣新仍舊層楹斷復連所欣傳佛旨尤要祝皇年

贈陳戶諫之留都

西風吹塞日汝抱鳳臺遊地有金陵勝官分青鎖優
徵雲踈去樹究鳥近行舟萬里江天暮一帆風雨秋
聖心根本重臣職靖共脩羽檄連年急嶌驀接海浮
明光需諫草國計仰紆籌悵悵都門別君恩何以酧

城南樓

公署餘清暇來登鎮海樓八閩山色湧三島浪痕妝
鳥外雲移岫風前樹引虬蒼蒼烏石突閣閣玉壇幽
形勢東南勝城池溪越留草汀沙綠遍花渚水紅浮
王粲悲何事庾公興自優達人懷已往吾道竟滄州

八載皇華重君恩愧莫酬泛槎誇悦望從我羨許由夷惟連年作民情苦未休田疇天闕上日暮獨含愁

紀夢

歐老鄉先覺形神夙昔思文章軻愈別老泉曰公之文非玉軻韓愈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名蹟富韓追五代史曾纂廬山高有詩何来蒙主嘆借表走龍龜小子慚畀荀門墻敢妄窺況生千載後寤寐大賢師雅頌今誰繼芳傳久已遺把橋垂二字心印亦稀奇夢筆固應的效顰良自疑山川今古共華國意孜孜

嘉靖辛酉三月十六日余同三司至旺溪監封舟挽田宿所[illegible]橋夜夢謁歐文忠公几上有一卷詩[illegible]公峩冠博帶起迓余曰道德文章之要不[illegible]芳雅二字君今得之遂以卷授余余寤因紀以是詩詩中雅頌芳傳之說蓋有指云公余鄉先正

石泉山房文集卷之四

吉郡永豐　郭汝霖　著
後學長洲　金士衡　校

七言律詩

帝京春日

金鰲若鬱紫雲深萬樹名花赤羽林映日樓臺鶯語綠乘春羅綺杜香侵中宵仙侶飄輕裾少室佳人倚玉琴莫道甘泉能奏賦野狂還抱獻芹心

早朝

曙拂蒼龍映辟紗禁樓鐘動集鳴鴉鵷行百辟鏘鏘至虎旅千夫隊隊加雲抱蓬萊珠蓋[illegible]月斜鳷鵲樹交花微臣時倚晴空望縹緲宵衣隔絳霞

曾湛湖司訓南海

黃鸝啼歇上林春細雨和風灑輅塵萬里烟花飛旆遠一庭脩竹映袍新雲連海嶽瞻韓切月滿江門訪石頻君去定應敷　聖化紛紛桃李屬洪鈞

石溪司訓衡陽

閒說衡陽鴈幾群君為南去正秋芬孫帆自照懸明月芳草時看出白雲苜蓿不妨供日饌星河業可補龍文經堂佳應千年事好衍菁莪答　聖君

庚戌八月胡虜入犯郊畿雙江先生起冀州廵撫公舊知平陽曾防虜

胡騎中宵嘶北風征袍煥日陣雲紅龍文舊著平西績虎旅應傳代北功中國簡書今古畏朝廷禮樂萬方同太平事業標麟閣不數秦風錄小戎

長安新秋

冉冉浮雲郭隗臺塞門秋動鴈飛來砧敲夜月偏切書寄鄉園夢屢回木葉俄驚涼露下天香時對廣寒開孫腸隱隱堪誰語徙倚欄干只自裁

孟冬吳家賞菊

秋去階除菊尚花淡雲疎日護清嘉孫芳不與繁霜改正色難將老眼遮自愛捿金垂野逕還憑誰彩映陶家含香莫訝還重九且向梅前共衆誇

采采華堂見此花不隨桃李競春嘉閑吟已入陶詩賞細摘還堪兩鬢遮間碧饒黃留舊圃凌風欺雨更誰家狂歌未許嗔吾醉老節清芬實可誇

熊吏目之靖州

理劇剸繁美爾材衆戎忽拜出燕臺冉冉遊雲隨去佩依依殘柳引行杯楚天迷雨寒鴻下湘水浮波桂棹開早晚殷勤奏功績王尊曾作佐喜來

奉使東藩舟至天津

西風孫棹泊天津四望迷茫海若隣北極烟光時上下東華山色日嶙峋夜闌徙倚青萍看歲晏飄搖鴻鴈吟承乏皇華將祀典重嗟鼎室廪懿親

和復雙江先生

庭槐風靜響高蟬黍鉞光搖接御𪪺勲業名垂留柱石神功及物長寒泉平生學問唯承聖宵晝思為可對天頻賜瓊瑤何以報服膺求忝忝生前

發邑城至南源道

旌干娲裊出江城細雨和風送客程無路烟花爭遠近吐雲山岳訝縱横水田處處開犁稻岸柳時時轉一鶯回首鄉園何處是人生蹤跡信浮萍

望匡廬

匡廬突兀摩中天倒旋日月山之顛未躡雲根到脚底已移岫色盈眼前谷簾濺玉殊磊磊石髯叠翠何鮮鮮他年抽簪從綠髮假爾萬丈凌紫烟

謁濂溪祠

烟樹雲林路曲通昔賢遺祠暫停驄留連俎豆懷先覺想像圖書溲帝衷太極靈根終不改伊顏志學竟誰同蓮渠廬阜瞻依切水長山高萬古風

南畿道中

雲白山青風日好皇華旌節度南畿鳳陵松桂浮空
迥鍾寺樓臺入望低隊隊繁香穿蛺蝶溶溶野水浴
鳧鷖過看耕稼民安業愁說東吳有鼓鼙

客談南冦

由來戎馬防西北忽爾東南羽檄飛天下安危應要
謹古今夷醜直須威三軍憶昨曾分閫諸將誰今念
解衣徒使書生憂社稷野芹何日獻黃扉

桐城憶樊郭二兄

鳴騶肅肅駐桐城晴日斜暉使客程村落頻穿桑柘

影松篁時送管絃聲故人那得談鄉誼羣從惟知促
北花明發不堪頻轉首金陵雲擁帝王京

和僕江先生對菊

落木層城鼓角悲霜空萬里凜秋姿寒香獨抱偏憐
汝老節重芳更有誰弄日金錢真可詫隨風桃李敢
相欺等閑那得尚書顧雙鬢盈盈醆酒巵

嶧山

恡石嵯峨古嶧山夾天與矯蹺蹻攀泉懸君并泠泠
淨路滿藤蘿故故攀仙洞殘碑人已遠孤桐遺響鳳
應還憑高漸覺雲生足便欲乘風霄漢間

太山

天留岱嶽鎮東土攬霧飛雲擁翠旄漢祀秦封俱莽
跡崤崖幽壑獨關情樓臺蜃氣滄溟抱古木龍文日
月銜探賞未窮吾借榻翠微今夜一星明
盤紆已陟碧霞宮峻絕仍懸上帝鐘星漢誤疑堪掌
握風雲時覺與身通千山突兀浮烟外四海縱橫攬
鏡中翹首悲珠真不遠興來吾欲命飛鴻

日觀

何處扶桑烟樹暉轉看晴日上山扉金搖萬壘波光
湧珠碎千山露氣微宴廓遠天通物照旋迴周道夾

雲飛鸞聲噦噦龍樓啓時擬鳴珂補衮歸

吳子寄余雪月交輝之咏索和

瓊花六出積江城況值銀蟾徹夜明野老已曾成獨
賞玉人何處羨雙清景於此夜分奇絕天與三春開
太平為語胡奴須屏迹中原盛氣已先呈 時有虜報

公署

公署瑤階槐數株入門晝日陰垂垂青空嘹嚦鴈南
過白髮曈曨雲橫移少年抵掌談時務中歲低迴違
素思攬鏡不堪雙鬢嘆許身那得十朋龜

和復谷山人

承恩捧節出明光冠蓋逢君孔孟鄉濟濟風流希兩
漢莪莪音韻逼初唐賓鴻老鶴心偏遠翠竹蒼梧興
自長海岳烟雲歸攬望陽春一曲獨仙郎

太白樓

濟水城南太白樓夾天登眺坐銷憂一雙白鷺浴萍
渚萬疊湖波散客眸高樹抱風時震拂飛花沾席故
綢繆豪懷賀李今誰繼兩岸蕭蕭芳杜愁
樓上風烟布野陰樓前絃管度芳晨柳條送客復留
客汀鳥避人還近人北極燕雲宮闕壯南浮江漢貢
舟頻河流似色時時異嘯倚闌登迥不塵

在兗憶友人山居

遠看轇轕雲際幽美人獨枕寒山流朝揖吳劍玄豹
怒蘇吟庾閣蒼虬愁桂樹團團桜鏽柱飛花點點羅
青樓我今遲暮事奔走何日鶴壠田鳴騶

和復務本中尉贈別

六月東藩賦載馳芝蘭玉樹思攜離芳馨並抱明時
賞俊彩偕懸清廟期獻德禮經傳石壁更生書疏抗
形墀他時苦憶城隅別願拾瓊瑤慰寸思

壽茹翁

禁苑城西事考槃當年振翼接鵷鸞甘棠遺化流恭
庶冰蘖清明照巨姦放杖階除龜鶴靜懸弧天表日
星寒古來徒解誇靚齒德壽如公世所難

汶上雨水

風雨瀟瀟古汶濱老槐幽柳翠眉顰千山白晝驚雷
吼四野黃濤見雁呻南眺不妨來小艇北車那得振
重轔棲遲轉覺鄉關遠寂寞空憐奴僕親

朝城驛次韻

庭樹紛紜鴉鵲呼雲軿錦轎輳征途秋風短劍懷雙
闕夜月遺珠憶五湖紫塞北連關勢壯青齊東震海
濤麤不堪梟梟傳鄰笛翠幙銀燈對客孤

移居靈濟宮 宮近西苑前有蓬萊坊

旅食京華又轉秋朔風寒日到羊裘湫隘敢辭近市
宅銷閑欲共羽衣流地隣禁苑瑤光射天入蓬萊紫
氣浮五夜不勝清帳夢翻翻玄鶴橫孫舟

贈黃玉岩使青州

叔度汪汪千頃深况兼風雅薄南金新從北極懸旌
節使入東藩播玉音象醴會看九棘并海濤愁切釣
龍心孫奎矯首扶桑近拚取歸來鸞鳳吟
蓬宮燈火我更深哭倚同袍託斷金愧我邯鄲空旅
步知君青廟有餘音皇驊韓入三山路梁月猶懸五

夜聲願比松筠持節操歲寒無負白頭吟

贈周除岩使襄陽

玄冰朔雪關稜層歲晏憐君萬里行始卜星軺臨楚甸遥看天使出燕京峴陰日落殘碑淚湘漢雲横斑竹情郵典已將　明主厚歸朝仍擬問蒼生

酬高谷南閣予登岱諸稿

才名此日知高適況值終軍英妙年玩弄瑶章珠在手行馳瓆閬玉為鞭冥鴻一舉凌霄漢黄雀群飛墓野田宵把陽春同郢調願從青廟托朱絃

窮年藝圃諧音律翡翠蘭苕唧唧勞豈有金聲堪地

擲空懷絃賞共山高壯心勲業頻看鏡舉目風塵欲奮刀倖向天朝時亞馬太平遺際信吾曹

陳西塘話舊

霜露微月下踈鐘爐火青燈話舊遐春浪大江雙舸放風塵逆旅幾車從鶯花麗日先驅馬佩劍銜星學化龍一笑彈冠驚十載紫臺翹首五雲封

贈人歸豫章

柳條桃蕊媚金臺　帝里風光次第開劍佩乍瞻迎臘入錦袍新看帶春回月移顏色留栖燕鳥哢歌聲侑別杯君過匡廬應仰首紫雲黄霧鎖崔嵬

對雨

裊裊城雲拂地垂冥冥細雨綴遊絲林花欲語霑脂濕宮樹含流映碧滋閶左已聞奔羽檄海波猶未静鮫鱷晚來獨倚層臺上極目南虹有所思

高谷南奉使洛陽

郭隗臺邊青草沙梁王園裡桂浮花鼓聲旅鴈驚秋入一道皇驛向洛斜棲榻獨懸明月照擁旌時憶絲雲遮故山未可淹留久鳴鳳行看麗日華

陳給諫七夕讌別

仙娥此夕渡銀河鵲駕雲橋水淨波節值異鄉情共

切筵開諫苑興偏多人間巧思今誰得天上佳期更若何聚散浮萍總相似歎君明日又驪歌

幽棲

道宇飛翬接禁林幽棲時傍五雲深庭閑細草含秋色鐘向高樓起暮音靜玩紅塵真擾擾弄移白日故沉沉廻思匡濟當年志老大悲傷梁甫吟

同宋滁同遊萬福庵

寺隔城池逕故斜關尋共挽邵雍車小菊露滴多毋亂孤樹雲來盡放花杳靄野陰分酒盞霏微秋色映窓紗浮生此日應難得回首風烟又暮笳

萬福寺感舊

偶入招提遇舊僧旅遊因記昔年曾飽龍石碣仍非猶燕雀簷巢漸已增燈燭繼吟悲獨苦鋒紗留照愧無能廿年蹤跡如朝夕白日何人可繫繩

真元觀重訪蕭子 時同陳給諫

愛汝蹁躚棲林館靜秋增更覺雲氣深連翩兩從青瑣騎要妙幾理朱繩琴酒樽不改浮玉色菊叢仍結垂金心獨憐疲馬苦終日此地應難厭再尋

旅舍中秋玩月

碧落風驅雲霧淨月華露滴孫娟娟一年秋色此獨

勝萬里客心何處傳丹桂香寒飄廣闕驪龍珠抱媚重淵羽觴飛醉吾誰共遙憶霓裳更可憐

十六夜月

已是秋光昨夜平再瞻皓魄此宵廣寒臨翰海潮初落影轉銀河桂漸橫羽爵更堪邀客子霓裳仍得被仙英盈虛消息那能定萬古霜懸兔藥精

贈蕭原滙國學南歸

桂楫乘秋出潞河寒雲落木水增波磨成霜刃歸懷壯覽遍甘泉賦興多把酒臨風迷曲浦封書投雁憶層蘿 聖朝首重賢良策三載重來白玉珂

九日顏進士諸友同會靈濟宮和杜韻

層樓舒目海天寬萸紫浮杯共客懽九日風光占物候百年佳會有衣冠黃花霜露清香滿旅雁雲霄素影寒莫羨龍山留舊事盛朝遺跡更傳看

同宋望之遊報國寺

偶攀驄馬到珠林晴日回光古木陰雲裹岩堯孫閣迥望中稠疊萬山深溪花不語滋禪意庭鳥相求布好音境入諸天遊擬遍夕陽歸騎又駸駸

竹園叔皐兒等南歸

數年游宦滯京華藜藿無殊昔在家念汝殷勤能萬

里慰予孫寂喜無涯和風旅邸茅柴酒香雨庭前夜合花何事聯翩又南去離亭携手日西斜

袁少參之粵 乃父曾官粵高凉有祠

潞河雲共緣帆飛鴻雁新秋出 帝畿屯署十年流偉績參符一日著光輝烟凝古樹瞻先廟月映瑤階戀太微莫謂南藩能久借須看丹詔下彤闈

萬吏部省覲

迴雁金塘動客歌秋風萬里棹聲和恭辭北闕朝依切望入南雲暮倚多瑤室桃香開壽盞細江龍氣馥吟窩乘春駟馬應來早新殿光搖白玉珂

啞嘛酒 割西域集出此國賦

給舍華筵傍晚開啞嘛鐏酒似泉來寒香直注金瓢嘗春色何須琥珀杯細吸海潮明月入旋吹仙籟暗雲催歌深既醉瓶難罄咲逐霜蹄畫夜回

冬至 丁巳

玉欄橋北夜如何直省迎長候筆過雲物俤祥占太史綉絲添晷羨宮娥天心一竅潜通鑰淑氣孤根欲放柯寒谷不須鄒子笛佇看函夏遍陽和

齋宿奉懷桂野

省看齋居對禁垣晚風零雪送輕寒懷人咫尺心難

語步月中宵夢易殘北極衆星光歷歷南雲孤鴈影團圞何時樽酒重相共夜雨清燈咏釆蘭

奉使琉球路河解纜

風靜波恬曉放舟夾堤垂柳隱鳴鳩晴雲漸隔長安望彩鷁新貪天漢流杳裊嶠花開遠樹英明使節起鼇鷗人生踸踔真難擬咲向滄溟萬里浮

江行小雨

積霧冥冥畫色昏野雲橫鶩失孤村苦遭細雨游絲墜坐看回瀾疊雪翻潦倒十年京國夢棲遲何日故園樽行歲信有天機在張翰鱸魚未易言

九月樂邑道中

小遲迢遞曲曲廻山行惟覺鳥聲催寒雲細逐岩花落甘橘遙依野水開海外恩光勞使節人間愁思倚離杯鄉園咫尺頻翹首旅鴈一聲天際來

八閩道中

萬山稠疊古閩中竟日攀緣路未窮絕壁亂雲盤鳥道小溪流水渡鳴淙孤危樓閣多依竹杳裊風烟半入松童叟焚香迎道左傳呼嘖嘖羨王封

琉球長史至

冬暮殊方候吏來山庭微雨故啣杯長風破浪舟飈

捷寶劔搖光斗自廻聽令魚龍先淨海迎恩夷部幾登臺乘春花滿南薰奏嫋裊旌旗對日開

除夕 寓三山

萬井蕭疎歲聿逋海蒸山斂暮雲驅宛懷天上瞻龍衮時憶堂中獻栢醽憤世兵戈仍未息驚人日月迭云徂空庭飲罷頻搔首耿耿星河照影孤

吾賓峰給諫見邀賞節併致奉約之意

都門悵別頻回首今日天涯始遇君氣擬芝蘭原自合光餘燈燭欲相分博侯事業知尤偉令父勳庸啟妥勳節值上元隨處勝何妨樽酒更同醺

元宵

山城絃管競元宵海國風光遍柳條火樹樓臺雲影合水晶簾幙月光搖春回竹葉浮寒鵲斗轉銀花落絳橋却憶燕京貪此夜五更宮市尚烟燎

和賓峰魯齋重登淩雲臺韻

綺閣喬雲宣日開重隨冠盖泛清醅羽觴不盡仍邀月疊鼓頻催勝擊雷遠樹春深花劇密平沙草暖鴈邊回西臺侍史黄門客却羨輶軒共此來

賓峰魯齋約觀海舟

淡日踈風泉桂舲揚帆預卜海波寧遥將雨露霑夷

國敢擬龍文煥斗星横笛舞蛟他夜事淺杯浮蟻此時銘二豪旌節期雙假瀛洲鸂鶒眼自青

同張顧二丈觀舟南臺

共客郊行值雨餘春風淡淡黯肩輿曲欄水長亮鷺密村逞涼生桃李踈岸灰花綠廻錦浪日斜檣影躍珠魚溪陂歌罷無人再此會風流可垂書

和貿江先生南臺韻

當年攬轡臨閩省閑說豺狼畫錦吟詩句漸成塵土滓姓名應取辟紗籠旁陷石碣留前烈隔岸林光獻晚圖對客劇談忘促騎歸途明月在氷壺

不睡

星河耿耿接楹簷窓竹瀟瀟欲拂簾海上風塵勞獨慮雲邊魚鴈切雙瞻石渠天祿懷多識楚水吳山典日添何事嚴城頻木柝東方起視理韜鈐

寄斗山侍御

美人遠隔閩山原望之未見思益繁梅花歲晏愈綽約松桂谷暝何翩翻看劍引杯真汝壯揮毫作賦更誰論金蘭契誼久不覩今日要令風槩存

端陽同魯齋槐亭飲賓峰署

共向天涯逢午節遥過諫苑泛蒲觴鬢邊艾葉仍相

拾海上龍標阻未將榴綺横巷風雨淚梅丸叢薦玉盤香烽烟尚爾山城警戰欲樽前奮戚揚

張賓峰給諫移居貢院

明遠樓通萬里橋省郎移卜敞虛寒炎天晝抱流雲濕積雨陰籠碧草矢倚遍崇臺還引劍閑來清夜故吹簫知君不厭風塵感此地應將奏疏條

留別賓峰給諫同鄉

幸從瑣闥接菁華此地承看泛海艖抗疏功名多汝賴錫封榮命愧予加片雲鄉國腸堪斷杯酒天涯日未斜握手臨岐重相勗歲寒同折上林花

留別曾齋侍御 同年

栢府風裁夙著聲閩臺軍旅故飛旌攬轡千里事樽酒論文五夜情泛入海天雲浩浩望懸螺嶠月明明沙邊水鳥應矜別時向横塘相對鳴

和賓峯咏貢院池

凌雲臺下有芳池池色雲光相映移欄曲每深周藻詠橋環時憶漢官儀臨波星斗旋旋動對面風雷隱隱隨遠羨好吟青瑣客一泓明月沁詩脾

出師雨注

蠢爾倭奴大國仇元戎赫怒奮洪龍旂始展雲霄應虎旅旋揮雨澤流雷動捷音馳北闕風傳更愠解南州請看十二使宜策纖取金城根本謀

摘荔

荔枝閩嶠亦稱名白肉紅包氣味清盛暑不緣餘蔗異公餘寧許獨含榮搖雲帶帶承筐摘映日留丹對客孃正是黎民甘食日苦遭蝗虜淚盈盈

秋雨阻拿口驛

西風吹雨欲疑寒拿口孤亭暫解鞍一水横欄新漲湧萬山羅碧宿雲團支離且喜衝應阻點綴黃花思不乾却笑奔忙成底事寸心遲遠覓誰安

新秋宿澄心亭

邵武城邊草色肥澄心亭上客依依暮雲樓角生悲切秋雨山原轉翠微寒暑忘言天地旅風塵無息古今機樽前且莫懷兵冦行向西南見里闈

九日同館賓劉春園登石峰諸友携酒至

攀磴捫蘿上石峯紫萸黃菊節華濃白衣喜有王弘雅吹帽憐追孟叔踪覓嶺浮陰雙過鴈鳳溪流影幾芳容樽前欲盡臨秋賞斜日寒山已暮鐘

郊亭別後撫景懷人悵然有作呈斗山侍御

東風驄馬去翩翩細雨山城客獨還人遠鴈聲來近渚水流花朶媚前川談心應共今宵夢思德難忘別後篇幾上層樓舒望眼暮雲春樹滿江天

春日閑署西亭

娟娟幽花照水湄嚶嚶鳴鳥轉高枝晝長童子睡正熟無事山人來賦詩陽院秖須繁管促東郊莫放小車遲故園喜有西窓竹時護春雲慰我思

重遊新庵懷斗山侍御

烏石山頭雲氣浮烏石山下鳥聲幽尋芳已無故人共入門惟有寺僧留當日百杯忘五夜別來一刻勝三秋平生屈指幾知己撫劍欲歌[illegible]淚流

生日答槐亭 時寓福州

年来此旦多馳外誰謂蓬孤志四方賴汝雙眸能不白慚余短髮漸非蒼籠中日月悲梭擲海上風雲附鳳翔爛熳異鄉花鳥勝小亭何惜共飛觴

秋懷八首 己未三山作

金風昨夜叩柴扉趙子山前一鴈飛遠水蕪葭堪濩落故園松菊正芬腓寒生畫角城頭月夢杳清砧塞上衣搔首幾迴王粲賦五雲迢遞憶京畿

邊后樓前萬歲山玲瓏宮闕絶塵寰晴雲東擁滄瀛峰弱水西來碧海灣湛露瀼瀼仙掌淨月華隱隱鳳

笙閑年時杳靄秋香動玉佩長隨祝壽班

憶上龜蒙第一峯秦碑漢碣紫臺封撩天雷雨磨崕讀絢日雲霞旋去聲手龍西望靈岩堪踏鶴太山西有靈岩寺多鶴南聽鄒嶧欲鳴鐘嶧山在太山南洞有石鐘歸與暫息登臨興又向滄溟泛巨艟

雞舌時含青瑣闥龍鱗日侯鳳凰樓懷夷典册天邊下極品麟袍海上遊悵望一提眞漢績殷侯萬里敢身謀燈前俯仰成悲咽屈指三山已數秋

海上何緣大不同漁樵棄置學從戎遠村烟火續仍斷近岸紅巾西復東推轂誰專司馬法乘船苦憶射

蛟功倚欄暮雨瀟瀟急一片飛雲送落虹

曾將短疏達承明大要安攘在理兵徵調豈宜喂虎毒供儲祇益捕蛇驚賈生憂國多流涕終少羈夷欲請纓起對爰鈞頻拂拭腰間躍躍有雷鳴

平遠臺邊白玉壇秋清擧擬注金丹乘雲渺渺飧芝草脫屣搖搖愧羽翰江上低垂鱸鱠細風前遲暮菊花團祇須不負漁翁約一曲滄浪泛釣灘

茂陵何事滞文園更笑楊雄苦法言夜月驪龍珠白抱秋風老鶴玉偏翻儆歌敢擬流金石濁酒常懷注瓦盆白兔山人多洞壑歸来許我桂枝繁

遊廟峰寺和李槐亭韻

山腹雲盤梵宇幽人富仲夏挾恭遊洞陰共訝夾飛濕海汐虛疑浪倒流香火一僧形另另瓶花數朶影悠悠迴旋且息歸途閙恐觸牽嬉浦際鷗

池竹雨水獨盛

嫋娟蒼篠媚石池此際含雲似更奇風觸洄波影上下枝横零澍光琉璃鱗鋒乍解何落落鸞翮時鍛故披披漁人稚子休浪擬庭韶須作參差吹

立秋 庚申寓福州作

短髮颼颼暮雨催憑秋人倚越王臺孫楼未卜星河

去一葉驚看海樹來鵶鶻雲林迷夜月魚龍濤浪遲
春雷中流我欲横簫鼓莫擬桓王小笛來

車盤道中

秋雨秋風客鬢斑蒼雲蒼霧失蒼山潺潺遠水斜穿
逕落落征鴻徑度關鄉園兵戈音信杳程途車馬夢
魂艱三年苦戀東封役驛吏相看嘆往還

遊武夷

三十六峯雲霧浮九曲溪頭碧玉流幔亭仙蹟日已
遠寒岩脫骨仍傳留依依草樹變微露鼎鼎鸞鶴翔
清秋虛無吾擬天遊上一笑人間今古愁

和崇安王令韻 時同遊武夷

仙嶠凌空恣勝遊紫芝玄玉結雲樓無人獨跨虹橋
鶴有客同尋芳杜洲訪隱猶歷郤廟念觀風因釋綠
林愁不妨小艇秋陰霽九曲滄浪自在浮

四賢書院 楊龜山羅豫章李延平朱紫陽書院在延平府

輶軒延建訪流風唱道東南首四公早讀遺書懷盛
事遲廻旌節拜神宫數傳漸墜多言弊一脉誰窺未
發中澗石峨峩嵢峽匯時聞鳴雨起雙虹

公署東軒

余與賓峰斗山魯齋聚首三山而諸君皆旋
朝矣余三載猶倀倀東封之役過延平公署
東軒讀諸君壁題因賦

蒼筠翠栢鎖東軒旅寓幽閒故到門雙澗玉流秋色
吐九峰龍立暮雲吞涼飈吹鬢頻横劍明月懷人獨
倚罇讀罷壁題添感慨寸心何日更同論

端陽劉帶川中丞請城樓觀渡

蒲觴共泛中丞酒曲度梨園樂事饒愧我三年淹玉
節多君四際覩龍標湖波蕩漾飛鳧急山霧冥濛暮
雨飄却記瑣闈傳賜扇清風搖珮下雲霄

開洋

縱金伐鼓出梅花煥日調風送海槎變幻樓臺何處
接支離雲樹望中遮魚龍濤浪驚旌節島嶼烽烟急
暮笳自是皇仁能遠被使臣啣命到天涯

琉球哪覇港

孤槎萬里黿鼉國落日飄飄那覇陰雪浪排空時數
級雲花到眼霎千尋稜稜鷹隼窺魚出肅肅征鴻帶
雨吟泊岸帆檣一矯首烟波迢遞故園心

波上寺 寓琉球作

海日爍的波上寺微風習習吹客裾弁飛何處忽雙
鳥潑剌潮廻仍數魚黃花酩酊殊方酒白鴈蕭條故

國書陛覺登臨添感慨薜蘿松逕引歸輿

茶亭觀渡 寫琉球作

八月龍舟戲曲湖秋花錦石爛雲鋪橫空旂旎懸標
賞過麓茅堂入宴圖鳥度夷歌天外落波洄緩舞鏡
中徂遲欄不是航奇玩魚藻須占 聖澤敷
璘璘蟒玉日柏鮮賓主華夷對綺筵翠管銀箏秋水
上魚吹燕蹴羽觴前洪濤閃色来孙樹落葉餘哀急
暮蟬異樂祇増鄉國思溪橋携手擻風烟

秋眺 寫琉球作

野曠波澄海氣清望鄉懐國幾登城孙洲鴈語寒雲

起曲檻凫飛遠水生勲業華夷慚抱志萍蹤天地獨
含情興来激切三山揖萬里長風可計程

壬戌二月至吉郡卜居

十年不到螺川汕丗日乘春獨棹来氏舍舊增花什
伍女牆新歸燕徘徊雲橫白鷺洲前草雨長青原山
上臺士節人文今古羡避居吾欲倚城隈

四月廿日至京 嘉靖壬戌

首夏輶軒返上林淡紅穠綠布芳陰萬家人倚層城
容五鳳雲連永壽深乳鴨新蜓時逐水老梅踈李盡
垂金海天鞍載扶搖客一旦黃扉聽 玉音

劉太僕之滁陽弃專使捧 誥命榮壽其二親
太僕昆季又俱仕途云

都門烟柳別觴酣羽節雙榮遍路談新佩金章辭闕
北逢傳玉軸耀天南望雲狄舍恩袍儷愛日歐亭花
氣含誰似冏卿承寵顧好舒驥足為君驂

郡齋古栢

古栢蒼蒼獨倚門畫圍雲氣鬣清鐏離奇自抱冰霜
苦斑駁翻憐鳥雀喧影接禁樓分曙色枝橫霄漢托
靈根吏人稀迹公庭罷一炷心香對此燔

尚寶李槐亭使封併歸壽乃翁 時李新舉子

逢孙晻映五雲初上國新廻星使車香報蘭蓀添壽
盞光搖龍節鬣仙裾嵩林赤日来玄鶴河水凌冰躍
錦魚頌祝未能分綺席梅花悵望獨憐余

壽康北崖七旬

古来大隱多朝市七十如君即若人門外紛從車馬
閙壺中不失故山春青霄王藥懸丹桂華旦琅函捧
搢紳只此便應醺綠蟻未須更問碧桃津

首夏寓廣福寺提築灣城

芳樹扶踈梵宇清撲簾花片對朱明日高遠接飛樓
影風細翻喧版築聲雉堞聯雲天闕翠龍舟繫柳潞

河横安攘祗奉　皇心切萬載郊畿頌太平

順天鄉試同徐李二年丈登明遠樓用張陽峰韻

樓角旌旂煥彩霞樓頭鳷鵲接東華風鳴合殿傳仙樂月入銀河泛桂花倚柱參差槐影亂横空嘹唳鴈行斜幾迴拭目危欄上欲攬真材慰　國家

蓬瀛曙啓散晴霞海浪層層擁日華雲裏千群詩畫錦餅中雙樹占秋花芙蓉翠疊西山近玉露香酣上苑斜獻賦十年曾此地毋慚勲業負　皇家

少司馬萬兩溪過談講武賦此簡之

仗鉞誰登郭隗臺龍旌肅肅角聲哀銀鈸校射軍心惕車騎圍營古法田寒雨落鴻閑戟擻清霜留菊照吟杯太平自是戢兵盛好聲訏謨吞　上台

春雪柬張筆峰論詩

青空縹亂散楊花片片隨風點絳紗蝶圓生憎霑粉翅鳳臺應怪溜簷牙望迷五出輕寒釀喜溢摩葩暖氣加幸附陽春人共羨可能餘韻化山巴

和省會雪咏

何處飛花映二毛玄雲稠疊朔風高空中畫擬飄輕絮簷際真如綴樹青坐對寒光人婿玉夢回清畫鶴

鳴阜棘垣作賦多枚乘瑰麗將無續楚騷

贈宋大理陽山謫守竟陵

使君千里赴徵車花佩欣然捧檄書憂國賈生原弔楚敎時汞叔亦知滁東吳竹馬傳聲舊南徼甘棠望雨初迢遞五雲知夢切秋風為我寄雙魚

我念家山爾故来我懷伊鬱為君開百年勲業相期許四海風塵更攬裁道大豈須論宦跡時清羸得展奇才都門握手瞻旌節已覺光芒動　上台

漫述

學道無閑悦力徵心齋何處切瞻依玄黄敢自虛鞭

策霄漢終期遂奮飛萬物繽紛皆主宰一源澄徹是天機如愚千古欽顔氏始信從前着見非

自知自得自精神機括分毫不係人衣錦底須能尚絅參衛何用更書紳盆魚潑潑忘言妙庭草青青太極真多少春光歸點瑟鳳凰千仞出風塵

送朱鎮山司寇之金陵

秋風江畔萬芙蓉泥露含香送去艫德擬三槐群望重官聯八座　帝恩醲明謨仰弼無窮化止辟從敎肺石封　當宁寤思難久借即看鍾阜召人龍

又

少歲驚傳甲第名中年閱省振儒英青齊澤厚人今
戀內苑工成　賜獨榮帆帶燕雲千里夢歌騰吳樹
九韶鳴衝余荏冉鄉關思那得從公肅肅征

和吳初泉寅丈中秋韻

湖海波澄皓魄浮萬家砧杵報中秋桂垣霜兔懸丹
藥天上霓裳憶盛遊何處佳人吹玉笛揭來餘韻徹
雲樓步蟾不已通宵望時見龍光入斗牛

九日同劉月川年兄登牛首山

秋空佳節鴈聲悲共客高峰泛菊卮望入楚雲山盡
小坐臨方塔影偏歆古巖花雨瞻文佛石洞松蘿問

辟支不為禪關忘落帽颼颼短髮任風吹

遊棲霞寺同吳初泉

高秋直上梁王臺千朶萬朶芙蓉開披岩石佛有隱
耀流雲洞壑無浮埃古碣字蝕蒼蘚跡乳泉光動黃
金暈正思一叩維摩詰滿眼獅象騰空來

和葉少岩少司冦致政歸韻

扁舟歸去邁風塵出處如君有幾人服采兩都惟報
主核簪一旦任吾真浮雲勳業心無累庭草圖書道
自神况是名山仙福近漁翁何處覓潛鱗（葉居廣信龍虎山相近）

南歸出城

細雨斜風別　帝京隔林啞啞鳥鳴嬰行藏有道心
多愧來去隨緣意自平懶性烟霞原分定忘機鷗鷺
不須驚山林多少未能事豈謂浮雲世故輕

歸田舟中偶述

一棹東歸煩自便敢云出處不牽纏逢時有道曾縻
爵報　主無能合慕田波浪祗平仍有險風雲會解
尚浮烟却憐夜夜江湖夢恍惚嵩呼五鳳前
歸去來兮與世違也知今是昔還非流連濁酒堪呼
月卷幔新荷好製衣松竹歲寒長自護鳳凰千仞莫

忘輝山林朝市原無異尹志顏心願力希

和復謝虛亭齋坐韻

密雲天際散輕陰伐木春山鳥語臨何事幽人時閉
榻豈緣清骨畏塵侵冥冥坐悟根機妙活活中涵意
味深多少賢豪迷未得論心須切頂門鍼

送陳介齋教授潮州

君才久已宜民牧教檄何緣復到潮豈謂賢材資治
理故多桃李報清朝蠻烟彩鷁鶯花麗海月虛齋薜
荔饒當路已聞飛雅譽星軺行見又相招

和謝維世新春縣著會講用韻

睠日高軒相挽来螺菴雲捲洞門開凌空群鶴偏偕
和出谷鳴鸎故往廻共說氷河浮澗玉須知乖李次
携梅舞雪風鼓休輕易多少春工費點裁

和復李蕨厓

憶昔芝蘭氣味投別来霜鬢幾春秋知君素抱康時
術愧我曽乘弱水舟目斷雲鴻長太息忽傳珠玉若
為酧登龍折角千年事願共濂溪遡泗流

和聶儀部論學

天真一路本平平誰向其間合類行此日相看同着
脚當年空自役迷情澄澄縿彩千山照混混源泉萬
派盈但得主翁長不昧丈夫何患不圓成

萬象光中自在身六根無日不陽春祇因動念成乖
僻遂使支離見復頻精魄未須悲故咎盤銘顧得與
時新至人一語天機合夜夢晨惺揔是真

和聶儀部夜坐韻

星河隱映火雲流萬籟無聲興獨悠心到光廻同月
照道從靜悟與天謀空中樓閣尭夫達海上風輪樂
寇遊翹首至人蹤跡遠紛紛相向口頭求

和聶儀部自述韻

良知何用着心思不着心思又昧幾每見孩提能識

敬偏憐全體自澄晰丈夫信矣荷擔重萬水誰言道
脉微一貫工程期共進無分源委是和非

贈周鶴阜太守督學貴州

江嶽浮雲逐使車江干芊樹映金魚三年化雨霑螺
郡萬里春風拂貴堧白晝啼猿衰䇖轉菁林散雪峒
花疏古今儒治濂溪子竹帛勲名羨並書

曾於京國覩羊神重沃分符五馬春乘乘風流渾是
愛循循心政揔歸真簾垂氷月寒侵骨路溢霜烟淨
護輪意實未應悲去遠漢庭行見屬　台鈞

冬日山行

淡日微雲野色稀零霜飛玉上征衣隔林紅繞寒楓
動遠水蒼涵宿鳥歸幾處燒烟憐古寺萬山落木掩
柴扉何人解有天根悟共探仙源學息機

和艾侍御端陽觀競渡時值大雨

蒲節溪河浪拍天盈盈龍舸鼓駢闐爭先每得兒童
羨退後翻令老眼騫水鳥檻見堪自喜晼蘭汀芷故
相妍歸来展卷觀漁父清濁誰分未雨前

和陳西塘同陳任菴明府夏日登鐘樓韻

樓閣凌空九夏來峩峩山色倚雲開萬家井閭浮烟
樹百里提封峙此臺河漢鶩傳鯨韻吼雨花飛訝練

訟田凭欄喜共王喬飲雙履行瞻接上台

艾陳二兄雪夜集草堂奉和其韻時值舍弟澍壽宴

市居不脫野人家忽枉冠棠絢彩霞豈有一樽堪弄月幸逢雙樹遍飛花雪移刻掉流風勝星聚荀門樂事賒秉燭夜闌清不寐敢云歌舞慶年華

九日陳西塘程歐南同遊白鹿觀次辟韻

九日相携陟翠微寒寥白鹿竟何歸杯傳紫萸懷偏壯鬢引黃花興未稀遠水浮空呈碧色涼飇入木見寒機劇談不覺松陰轉旋騎遲佪片月暉

病起感興萬曆二年二月

花氣江城春正臨閉門咄咄擁高衾藥當瞑眩難開口貌大尫羸頼此心摩室遣痾誰獨悟漆園化蝶夢何深陽和漸覺冲眉宇行向河濵理釣針

朝來掃鏡非吾故短髮長髯盡已霜可是支離無湊泊由他泡沫豈真常壺中仙客能調攝雲外山僧自不忙欲學無生除老病古今天地亦相忘

八月十三日赴青原山道會

西風吹葉到新秋河水澄澄汎客舟映日林扉開古寺排雲鴻鴈起滄洲至人精爽千年在大道淵源一脉流廻首敢云歸路晚此心期不愧前脩

羣英閣共餞程歐南遊吳在席分得高字

搏雲吹木朔風高有客乘舟意氣豪江閣臙杯憐別遠溪橋折柳慰思勞行經采石頻邀月賦擬三吳幾溁毫握手共期歸佩早莫貪緊境忘林皐

孟冬曽平南宅八十壽宴

葛溪橋畔草堂開冠蓋相隨舉壽杯釣渭太公年甚德摘桃方朔語多詼黃柑香引黃花薦赤鯉膏兼赤玉堆塵世幾人能似此何妨沉醉夜闌回

冬夜宴陳西塘太常宅

玄雲冬護太卿家向夕賔筵盡可誇葛水東來浮雪艇白芙西峙散霜華坐中詩句行盃促掌上歌容引袖遮歸騎縱令更漏轉前呼應莫惱城鴉

冬季山庄

野烟霜日淨林扉冬盡山庄興未稀傍雪老梅時漸蕋凭風孤隼恣横飛喜從樵牧聞真語不用玄門叩息機千古輞川傳勝槩云何鷗鳥尚依違

四月赴能仁道會

和風裊裊駕孤航孟夏螺川赴道場甘澍淨沾群草綠遊絲飛惹百花香共談體量乾坤大頓悟心源日

月光歸棹䑐翩沙鳥迸不須童子咏滄浪

小江歸述

一溪烟雨護江行何處歸來巨浪平幻眼丗華原寂畫對人心鏡自圓明葱青夾岸多新竹歌吹垂楊有巧鶯身擬浮雲無轍迹白鷗應羨往來輕

張右渠比部壽母席上和陳奉常韻

日影朱簾詔省堂嘶思將母羨清郎盈盈綠橘浮珠顆朶朶雲華奪玉璜剩有梨園時度曲況多梅蕊暗生香昔人喜誦瑤池賦灑翰今傳草木芳

送謝維式遊衡嶽

久避炎蒸懶出郊偶携藜杖過蓬茅湘雲杳鶴來清望葛水澄鮮別業交蒼月夜凉龍氣吼黄花秋凜鴈聲瀟歸傳南岳觀心法共擬層岩學鳥巢

贈張右渠告省還京

秋風裊裊水增波比部仙郎舉棹歌瑶室絲衣歡宴罷金臺龍衮戀思多雲飛曙色迎征紉霜動寒光韻佩珂　聖主如文矜庶獄羨君此去詠咸和

秋懷

迢遞孫雲天際來蕭條短髮幾登臺沿江歷亂芙蓉吐隔渚紛披杜若開千古有期知獨往百年多病溢

堪哀岩松洞桂懸青望烈日凄風韻更培

壽人七旬

簫鼓駢闐啓壽筵羨君忽到古稀年童顏宛若占觔養儒行無虧可語仙清誦寒光生坐几放歌明月滿前川稱觴已說多蘭桂况值元燈灼灼燃

歲暮寄潘映川中丞 青同大理

寒雲江浦振遺芳落木山城思未央棘寺昔憐歌白雪南邦今喜沐甘棠壯心京國雙龍象極目滄洲一鴈翔歲晏遠其何以獻臘梅孫月對流香

瑶青樓和韻

小小雲樓葛水渦高軒過訝出風塵六橋東渡寒烟鎖五嶽横來翠霧新種竹敢期能侶鳳環青偏喜解留春雨餘一曲欄干外萬紫千紅爛醉人

丙子四月爲二弟事往府舟中值雨有感

綠暗紅稀春暮天一江波浪小舟顛興來敢把長梚舞老去偏憐變綱牽掻曳鶺鴒原上急迴佪鴻鴈雨中聯是非千古憑衡鑑誰謂塗言畫信然

臘月廿四日弃兒等府考

江城雨雪鎖寒雲歲晏兒曹比校文身慕藍袍忘雅齒心懷青簡來明君池光太液流冰硯春色宫墻長

泮芹莫謂前途初發軔要須麟閣樹功勳

潘映川中丞有讀書臺在毘嶺對道場飛英二塔旁有兩川又吳興諸峰列秀於前而其北則震澤大湖之所滙也舊為柳太守渾庄居潘索余作詩二首

中丞何處讀書臺天削芙蓉朶朶開雙塔影連霄月照兩渠清送曉帆來坐臨草樹黃鸝語歌引鐘聲白雪迴勝蹟未須誇柳守東山千古並崔嵬

中丞雙眼窄乾坤臺上長將古典翻道氣冥濛青海濶心花寂歷紫芝蟠釣絲不動依群鳥彩筆時拈躍北鯤麟閣功成歸息此吳雲震浪互相吞

和復尹洞山宗伯

帝里相逢記盛年每占勳業畫凌烟朅來歸釣螺川上忽漫扁舟葛水邊皓首六經知重望蒼生四海若為指一聲天際傳書鴈珠玉盈盈照我筵

艾賜溪壽筵和韻 艾自詩云蓬瀛久乏青鸞信故末句慰之

共把蘭陵滿滿斟梨園又與奏繁音古稀今壽爭稱祝秋晚黃花恣賞尋風動西臺憐舊草月明北塞憶孤吟不須更擬蓬瀛約翠竹蒼松歲歲心

寄江中丞新原年丈

曾倚春林共看花別來蹤跡渺天涯一丘負愧投簪早萬里遙瞻奮翼遐寄龍韜折梅頻夢寐疑梁落月滿山家秉風幾艤山陰棹嶺樹江雲究究遮

秋夕劉充陽謝維式同宿環青樓和韻

溪樓秋夕景偏多晤對其如二妙何口吐蘭芬稽古訓耳聞天籟發清歌凌雲有志三花秀蛻骨無能兩鬢皤移坐忽驚寒露下須知歲月易蹉跎

九日鐘樓和陳西塘韻

裊裊秋雲佈遠陰微微細雨灑瑤岑半空虛閣堪乘興四顧郊原對語心迢遞鴈聲風乍急芬芳菊蕊酒頻臨振衣共展摩霄翮一嘯龍山浪古今

冬月同庢亭遊華羅山

何處青山萬木陰呦呦麋鹿哨嶙峋溪橋流激斜搖日松檜拏雲暗散金老去探林堪玩世閑來坐石共談心豈辭更到層岩上一發鴻濛大古吟

二月十二日郊行

滿林紅紫報花晨幽谷鳴鶯亦喚人香引好風吹短袷雲橫微雨灑輕塵十年蹤跡滄洲夢五畝生涯黃犢春欲向芳郊覓知己舞雩歌罷又垂綸

三月玄潭觀訪曹見臺中丞不遇

嶠水春明放小舟玄潭風急暮雲收山田雪色波光動月射寒林夜氣浮跨鶴玉人無處覓遷喬幽鳥故相求歸來寤歎良緣薄一榻何時下大丘

和虛亭元旦觀曆感懷韻

十年曾見念如來合是心花此際開耳順知君堪進步從心愧我浪浮杯洞桃駐筭原非種玄谷田姿別有胚願把無生相勉礪止憑天性作良媒

平岡 為人題錦

坦坦芙蓉紫翠堆無端佳景入蓬萊一登便覺乾坤潤四顧從教道眼開時有鳳凰鳴叢竹更無車馬破蒼苔山人妙得其中樂笑指山花對酒杯

輓徐北溪 選貢

當年曾獻天人策度越真儒儒者風一自承恩歸粟里即看抱膝卧隆中乾坤鵬徙非何極湖海麟游泣亢同徙倚向占箕尾氣夜深猶[illegible]斗維東

石泉山房文集卷之五

吉郡永豐 郭汝霖 著
後學長洲 金士衡 校

五言絶句

讀易

太上本忘言畫像意已淺獨憐周孔心畫把迷途揭

蘭

庭空天宇涼玉露滋幽香不獨階除異明當瑞聖王

蘭出祖阡

蘭蓀出祖阡瑞氣鎖雲烟世德宜昌報子其此卜天

金川渡

川水何溶溶川原何曲曲淩晨一棹橫驚起雙鳧浴

觀日

散髮坐石上卬首觀天章馮夷疑夜晴曉日出扶桑

又

一日一日來日來萬象新咸池無宿影吾以照吾心

又

日乃衆陽宗萬象賴以飾時時仰此光不可令此蝕

又

日出海波金駭奇吾欲走來何豈其部日中見星斗

夜思

片月吐雲端星稀珠露溥風來羅袖薄應恐玉樓寒

古意

莫打寺樓鐘驚醒羅帷夢不是愛慵眠恰聽江南弄

春風

習習終宵吹瓊窓響碧紗曉來移步看爛熳一園花

池上

散步西閣池池上春容嫵芳稍滴明珠知是朝來雨

又

紅花到白花舊竹將新竹撫景獨無言一池青草矗

又

天空雲影涵日麗波光濯照見雙鯉魚隱隱橫頭角

又

隔岸垂綠楊枝上啼黃鳥頻驚春夢斷誰道知音少

彈琴

泠泠七絃琴寫我迢遞心雙飛白鶴起天壤轉輕陰

晝睡

日永簷低樹風微篆烏香誰能北窓下一枕到羲皇

東肩峰給諫避暑其寓

烈日赫炎威微涼何處索挽我徑寸心從君十步閣

茶陽驛東廟

叢竹護亭幽清泉飛澗響多少往來人誰此諧心賞

又

樹高雲影沉草長苔紋絶欲度小橋東翛然六月雪

鼓山靈泉

禪跡久磨㓕靈泉獨瑩然玉虹時下飲珠灑海雲邊

偶書

世事何勞慮盈虛實自然不觀雲際月光盡復生弦

又

每道心難信權衡物自平眼看輕重手依舊係人情

又

髮是愁多白愁因髮更添若將青鏡照二者病相兼

又

一自乾坤判勲名總莫逃古人忘世累那識許巢高

感事

三年超海念一刻未曾閑即夜臨衾枕風濤夢寐間

又

海上年年賊途中事事艱所嗟青瑣客何日返鄉關

雨竹

紛披淇上子風雨夜來殊辮辮稍頭霧盈盈葉上珠

又

山童走階下底事急傳聞如何隔岩岫顛倒一林雲

又

雨珠紛朶朶風幹自翹翹此時暫𨦟尾日轉又干霄

又

虛心慕直上不解學低垂何洽亦生奴為有宿鸞奇

嘲雨竹

老竹偏勁挺拽曳是新篁一霄風雨擺橫直便殊常

又

孤節終難立飛陰好結叢群標堪灑雨萬幹不驚風

尋隱者

攀陟不辭遠為訪飡霞君誰知萬山上尺尺是白雲

暮竹

翠篠娟斜暉坐對千林玉逶邐絞月升相看猶未足

琉球歸棹

爾爾歸飛翼搖搖去棹聲他年山海國愧我亦留名

七夕

一歲一相遇猶勝會面難幾多河畔女終世綺羅單

又

自有天然合何緣乞得諧若言牛女巧應是永無乖

漁樵耕牧

江海釣絲輕卷舒時在手日日足風波風波足何有

又

山深雲霧深萬幹蟠崖上人知大木難誰解難師匠

又

黃犢一犁春顆顆秋雲滿能將種穫心疊向哺時筭

又

綠草遍平原斜陽歸逕寂應憐叩角歌不及風前笛

夜宿牛首

零雨響山窓嵐光垂古塔欲問俞心人釋子無能荅

夜住牛頭寺朝來雲氣濛[illegible]俏相詭語恐是卧人龍

獻花岩

岩花何寘寘岩鳥何嘖嘖[illegible]見岩中人惟袁岩頭石

又

懸崖嘆凡骨胡此能脫[illegible]手弄白雲咲他年歸去来

攝山天開岩

風林映怪石秋日抱雲[illegible]撒手懸崖上羣山盡點頭

棲霞白乳泉

源從何處來潄[illegible]處[illegible]觀此乳珠一滴容心否

書扇贈饒石泉醫士
片月入孤掌涼颸泉碧石蘿願君常展手逐處解炎疴
山陰草亭四絕為處士戴梅泉賦
岩雲瞑漠漠岩乳響潺潺中有搏珠客泠然瀉素心
又
松風吹我襟亭月還自呀何處泉新笙驚醒孤山夢
又
麻姑久不見踪影照青苔昨夜梧桐雨靈源帶菊来
又
寒江落嗟木朔雪滿亭華無限陽回意都留處士家

七言絶句
長安春咏
遲日園林花大繁朱樓十里酒旗翻黄鶯欲語頻穿
柳紫燕啣泥趂入村
春風細細入珠簾夜雨沉沉轉碧簷絃管不知何處
鬧樓臺應向五雲瞻
一雨郊原生氣足萬方比耦事農功枝頭布谷宜頻
聒耒耜猶曾藉　聖躬
青絲百尺剪柔桑幾處蠶蛾繢滿筐金衣公子亦營
止鎮日拋梭有底忙

去年此日上金臺今日今年花大開盡換林芳吾語
汝異香佳氣直須催
娟娟粉蝶侵閑幔裊裊遊絲綴短墻閑倚金鞍一回
首朱樓誰不綺羅粧
江蘺錯莫草烟生河柳低垂望眼明白馬王孫大無
那章臺金彈打黄鶯
深林有鳥叫關關盡日相求意未閑一自杜陵遊賞
後江頭誰與羨春還
隔岸桃花紅刺眼當溪柳絮白隨風獨憐國色幽園
裡萬萼千叢護自工

芍藥牡丹爭爛熳天將美景付梁園眼前物物皆如
醉一任遊人走馬看
和東廓先生春日韻
何事當年苦問津飛痾疾痛切心真楚狂只解歌衰
鳳寧識流傳一脉春
人間處處布陽春天上應瞻斗轉辰飄得仙翁頻指
點墻梅庭草盡精神
廬城夜雨
蒸蒸夜半油雲起滿天風送廬城雨曉来一枕旅魂
驚無端百舌枝頭語

布谷

綠樹衰殘烟雨中一犁黃犢萬方同催耕促織嗟何
切衣食誰言造化功

玉女峯雨

芙蓉闘媚雪霜輝曾拾瓊枝飼汝饑洞口歸軿予大
速故颺雲雨濕征衣

遊靈岩寺

青巃綠樹鎖烟霞疋馬招提日已斜〻一榻孫燈僧夜
話塵心時得付壜花

僧話靈岩始末併及佛義

泰麓西開釋子基良工心事獨傷悲漈漈甘露源流
遠鳴鶴雲飛不奥期（甘露寺泉名寺鶴受記每六月一日去臘月一日來巢）
眼前世事殊逼窄法界乾坤亦大寬不同無中了無
念却從心外覓心安

僧導遊靈岩

釋迦家在青山深白日寒泉古木陰幾對笙簫邀騎
入〻一雙玄鶴起叢林

濟寧訪皖川不遇

濟上風光媚素姿柳條湖水着青絲南樓今夜頻搔
首空對荷花月一池

炎日晴風暑氣蒸洞門六月有寒氷戴生不與山陰
棹王子空懐月下乗

孔林

闕廟儀刑已見神孔林阡表復嶙峋獨憐底許孜孜
意永與乾坤作主人

晴日滿林芳杜幽鳥聲無間泗長流他時翠岱頻登
望夜夜瓊光是此坵

贈陳吏目之廣東

車輪軋軋出都門南望離亭舉別樽羨爾叅戎馳嶺
表新承冠佩過鄉園

暮府霜風捲旆旌鳴笳咽月陣雲橫懸知他日蓮為
署看取他年海洗兵

出城

二月廿日鳳城隈桃花梨花相間開儘教柳色能欺
眼未許榴紅解映顋

贈張少石南歸

江花江柳足時芳二月鳴榔出 帝鄉舉目風光看
不盡殷勤收拾載歸囊
去年梅熟予方出今歳梅青汝獨還歸到鄉園如有
問迸予應在熟梅天

慨何靈谷憂淮阻

干戈傳說阻江濱寂寞尤憐旅寓身棄繻終軍繫南越鄉今好作請纓人

眼前萬事着歸空煩惱菩提悟不同莫須今日鄉園念一似浮雲逐曉風 靈谷每謂事事當以空觀

雨餘漫興

夜來蛩蛩虫喧熱一雨朝騰草木蘇暗室乍看走雷電平地倏爾奔江湖

柳枝三五横斜出雨打風披頗不禁粉蝶已難呈彩翼黄鶯那得弄嬌音

旅舍時憐將子遲故園空憶邵雍車不妨泥濘即深阻且整銀鞍走傍花

東望蒼蒼萬樹烟西看山色未鮮妍誰能奮力滂沱後挽取田戈落照前

臨清州

此州自昔稱繁勝千樹垂楊鎖綠堤遊女綺羅當晝艷酒樓絃管月兒低

萬艘鱗次集江頭簫鼓聲聲散客愁撫景獨憐初夏好閑艙偏愛晚風柔

昔曾乘月出重關霜露蒼蒼失萬山宦未數年三歷此白慚羈跡幾時閑

南征歌

王公二月親南征左右招搖龍虎旌閫内將軍傳號令海中健卒斬鯢鯨

烟花冉冉閩王臺海上新馳羽檄來汛掃妖氛奠南國中興吉甫是真才

江花晻映戰袍新萬斛樓船雜海濵壯士手携三尺劍倭奴血取赤魚鱗

倭奴本意慕通舟無賴乘機作寇讎即使虞劉非黷武華夷内外紀春秋

李牧防邊善出奇服羌充國號便宜京屯牧俱芳烈談笑今看淨島夷

風日晴明好射蛟 武皇曾此奮弓弰懸知大將功成後鳴鳳翩翩着九苞

引弓

天狼北噬南走蛟羽書歲歲相馳函出門仰首試彫弧一箭忽覩雙飛墜

養由百步巧射楊李廣石虎能沒羽男兒意氣横四方擒令爾慎來貢楛

感事 倭冦時在福州城外

城南黑雲壓樹垂城樓鼓角中夜悲誰能獨奮青龍
劒斮取猩猩白晝啼

烟塵蔽野尺莫辨磨牙對虎路攫人老夫撫枕睡不
穩憑軒涕泗愴我神

去年勅書調官軍今年准擬立奇勳如何烏石山頭
望祇見嵢江一片雲

閩中鄉伍奴團兵何事倭奴遍野行經國祇須憑廟
算空談自昔悮書生

贈別㳟山侍御巡延建

浮雲落落白微微風色寒光龍霧衣歲晚凌兢山路
塞如何驄馬又南騑

越王臺下旆旌飄李侗祠前山岳搖可言海嶠氷霜
冽須信春陽遜使軺

與君把袂在今日恰值梅花傍驛開後夜月明移影
入揪愡應是君來

除夕 未時 兩閒

喧傳爆竹撰桃符頭歲韶華又一適却咲吾生萍梗
命每當此夜此身孤

山僮共歲越王臺頻酌屠蘇咲不開古往今來皆逆
旅未須故里獨縈懷

元旦立春斗山侍御過飲西亭

煖烟瑞氣羃簾櫳恰值東皇馭六龍栢酒頻斟那覺
醉僮教花鳥看春工

春到園林景便佳纖纖細草競生花履端羸得琴騐
客身世誰云天一涯

尹參閫歸省

手握韜鈐口藝文十年海上立奇勳春風此日鍾山
路堂北萱花正爾芬

不因爵祿苦戎麾一紉驅夷報主知名重更班銅
柱勒功成莫戀蓼莪詩

田家

農婦餉農童飼牛田家力苦心則休却思數畝石泉
下何日扶犁飽種收

春日郊行

一箇兩箇鳥相語十枝五枝花爛熳開却是春風大無
賴半天紅雨點蒼苔

感夢 二月十九夜夢同羅念菴宮贊啜茶盞中有青芽羅以其盞分注余盞

石蓮居士大清凉春茗春芽共我嘗洗滌肺腸真藉
此應殊先客夢黄粱

菜根苦味久相將誰云此日能禁當石泉種種知

吐梅舘英英帶雪芳

昔日啜茶肚皮外祇須此際到腹中世味悠悠嘗歴遍可是甘兮與苦同

公署對竹

白日公庭吏事稀遶簷飛雀入朱扉乘閑獨倚欄干看落落新篁解籜圍

夜來風雨數枝斜朝日依然拂紫霞送客已慚堤畔柳媚時寧共草間花

一日何能無此君子猷佳致古今聞時人莫浪山公擬惹起千竿透戶雲

穿簷盡日含蒼翠勁節虛心更莫儔記取種桃栽柳意何如植此護清幽

窓前翥尾微微擺案上琴書恍恍搖香鼎裊烟玄鶴睡洞簫吹玉紫鸞飄

竹几風清夢亦清一聲何處客魂驚起來寂寞閑庭步夭矯蒼龍向我鳴

綠陰每喜當炎密秀影生憐月下多對月臨風勞把酒黄陵一曲共誰歌

柔風吹動青琅玕玲瓏爾爾[illegible]人不來空自抱拂攸吾欲跨雙鸞

不獨孫標偏可詫即聆風韻亦魂飛幾然環珮珊珊響彷彿披香天上歸

萬竿吾擬故園開滴露籠烟照酒杯石泉幸有饒雲地為勸先生歸去來

雨竹

雨濡暫歛飄瀟興鸞峙翻鷺聳翠深可是此君無不雅一四清對一長吟

夏日移花軒署

滿戶雲陰客晝長移花應不為壺觴晚涼徙倚欄干外便有芬芳襲我家

采采蘭芝共綠筠輕香茉莉亦堪親不爭合葉能清暑更覺窓幽久住春

封王十詠（嘉靖辛酉使琉球王城門有瑞泉坊）

大明　皇帝德天同禮樂車書萬國通一自中山歸化後　王封世世邁夷東

干羽三苗沿舜舞越裳重譯為周來虞周千古誰能繼銀印金章我　祖開

聖業巍巍　祖有光況兼　聖壽慶無疆中山喬梓承恩渥三十年間詔兩行

夾路松花引旆旌　龍亭高結瑞泉楹不妨鳥雀疑

簫笛却有飛雲罩海城
山作宮庭海作湖戎盔戎甲簇歡呼爐烟浮處夷王
拜　法駕堪傳外國圖
布巾角髻走僮夷敞服籠頭婦女馳隊隊鶩誇唐禮
樂人人詑說漢官儀
島嶼難無風日好今朝風日實殊常夷王踴躍夷官
蹲大侈　天恩厚小邦
夷邦居服半中朝拜舞嵩呼禮度調可是　皇明文
化盛嚶嚶幽谷亦遷喬
倭冦連年枉自疲血腥潮水盃堪悲何如脩貢中華

主鴦玉珠弁耀海湄
四載馳驅慚　重命玉麟此際敢云衷鑾臺展讀綸
音畢一笑萍蹤到此中

新築茅亭夷子移花来詩

春土誅茅構小亭梳柳晻映隔林青移花且卜秋能
盛看月須教夜不扃
新結茅亭亦可憐勸時肱枕覺清編夷僮也識凭欄
意載鉢幽花置檻前
羣群鴉雀遶簷喧蜂蝶紛紛亦恁奔信是名姿終不
掩便多香氣馥芳樽

海島尋名鳳尾花荳茉莉亦嬌娆蒼雲入户晴流
采皓月穿簾故引標
内園爛熳皆春霽此地栽培又後時屈指重陽萸酒
熟菊花好放莫教遲
海雪飛濤日日風難將紅紫即成功祇應遍取霜筠
挿候忽青鸞入短桐
鄉國秋風露氣涼蘭芝桂玉趂天香不爭小景能消
日反惹青雲客思長
自有茅亭日日来况無花萼倚雲栽寒枝弄蕊休言
苦灌水編籬亦可哀

覔桃覔桂少陵居海賦流連萬流書朝客暫来排俗
慮時人休擬學玄虛
浩劫乾坤俱逆旅尭夫到處即行窩誰云小舘居夷
嶠他日還能入夢麼

送穆姪歸試省闈

三年挾汝寓　皇州汝返鄉關我尚留不為秋風仙
桂近肯教書劒獨南遊
丈夫身如百鍊鋼世路風霜要備嘗莫把一官誇汝
伯海濤朝鳥幾多忙

贈武寧張冲齋補官思明張經曹佐福州余出

便時知之故詩有三山之語又思明亦有鳳凰
山漢之銅柱聞在其境云
芙蓉江水木蘭舟粵客新秋泛去流昔年棠樹三山
種此際分陰到六州
張君佐郡寔奇才瘴雨蠻烟畫自開簾幙只留銅柱
月誦聲應遍鳳凰臺
贈龍經歷雲崗赴長盧運司
盈盈蓮海散銀花江淨芙蓉引去槎君到幕中籌
國計一輪明月照簷牙
患痢初起

也曾示疾維摩詰誰是金剛不壞身昨夜絳宮頻俯
首濁河九曲絕纖塵
朝來狂夫折角巾戰勝肥癯鏡裡真生老病死底須
免無位真人始出神
贈醫士闞春園二首春園初善幼科兼通大方
拾將紅杏種東園晴日娟娟花氣繁可是君家知此
意每嗟甘潤療元元
刀錐不向街頭覓獨抱軒黃術亦奇雲日映林芝草
長惟迎不但走群兒
二月之金陵

山人頗識山中趣何事勞勞又出山猿鶴隔林應笑
我碧雲空鎖一溪閑
舟至峽江
一江風浪春雨鳴兩岸桃花爛吐英回首故園何處
是峨峨松峽白雲屏
與天界寺半峰老僧
脩脩叢竹護雲亭中有高人養性靈相對言筌俱脫
落蒲團贈我表心銘
長夏安禪到梵宮一塵不動六根空山僧細詢前來
歷笑我似從羅漢中

題薛氏先世遺容
一展名圖一次新高風清調有斯人須知後裔英墻
切豈盡丹青貌得真
寒松翠滴一溪雲泉瑩鶴濤徹夕曛獨恠山僕囊玉
軫何緣大雅至今聞
贈醫士劉南渠歸楚 劉慕仙宗
春風曾泛武陵槎拾得桃花到杏花夜雨畫傳甘澍
應朝來爛醉赤城霞
芝田裊裊藥苗肥一粒神爐白雪飛解救疲癃功行
足兩應他日步雲歸

送張右渠工部之金陵

解組歸来學卧雲未曾足跡到江濆一杯竹葉離悰酒惆悵江亭為送君

鳳凰臺上白雲栽燕子磯頭萬頃波羨爾龍艘張水部往来時聽櫂江歌

細雨寒烟芳杜洲名香好為美人收曲江風度吾聞久他日君須要匹休

憶昔曾登千佛山牛頭靈谷一時攀君遊莫使迂呆我自古高人多坐關

陳太常西塘藝黄用艾賜溪韻

爾祖泉臺沐寵光須知玉瓚自流黄大夫忠孝昭家國桂蕊蘭蓀奕葉昌

瑶天化日綫彤墀紫閣傳来表徳詞此是激揚臣子典帝心寧為一人私

栢府螺田曾樹烈容臺振響羨孫支九原欣躍綵綸到恰似當年植笏時

壟前簫鼓繁音急壟上風雲濡澤深他日大夫重起用許身應不重南金

壽蕭一岡七旬併婚厥嗣且将授司訓

十年霜刃擬酧君歸到梁園瑞鵲紛五色霞光纔映盞一雙靈鳥嘯青雲

黄花漬酒照烏紗酒色花香相對嘉恰是綵衣歡宴罷春風桃李競萌芽

夜飲蕭一岡宅席上和句

彩雲潋灔月華開共見仙娥下玉臺况有梨園供樂事不妨竹葉倒樽来

人間雙喜幾曾開此日羣仙聚寶臺花燭蟠桃相睕映驪珠行看自天来

程歐南七旬誕旦遊吳時東道王宋華陽方建節句容因成此贈并諗之

江上黄雲鴈語繁江中樽酒別離難孤舟搖拽東吳去南極明星夜夜看

句容山北是三茅芝朮瞇翩結紫苞記得主人曾慕此歲闌多釆慰心交

菊丘為人題跡

結籬高處數叢金傲日凌霜操自深多少春風爭艶冶幾將佳色入陶吟

時旱陸尹禱𪩘山得雨

旱魃為殃欝不開十苗九槁共増哀四郊忽到雰霏雨知自賢侯禱意来

古稱行雨屬靈龍呼吸風雷頃刻從移檄九淵原不易何如稽首禮名峰

年來民瘼在農人歲有豐凶穀賤均若使亢陽終不解誰將重困蹴　楓宸帝心原自念民艱幾視民傷若恫瘝頼有我侯能懇惻過時甘澍亦開顏

二月十三日飲湛湖宅

春來風雨連旬惡忽爾微晴便放車走向長翁謀劇飲不知歸月上窓紗

山庄燈夕

岩雲野燒照燈華獨少兒童咽鼓笳一夜溪流鳴到曉又聆山叟話桑麻

春日山行

漫山桃李競穠華山畔行人盡嘆嘉却哭懸崖老松栢翠雲終日有誰誇

又

山行偶入竹雲庵香噴梅花遶佛龕何事兩僧來乞偈為余禪點素相參

石泉山房文集卷之六

吉郡永豐　郭[illegible]著
後學長洲　金[illegible]校

書

簡羅念菴宮贊

別去忽踰三載每詢貴里往來稍知動定其方竊祿不及時親德輝然承引誘真切精神鈎鑄雖欲頃刻忘不可得常思性命之論直是真機學者必有見於此而後工夫無歇手時而後能至誠無息今人一時興起少有意氣者皆能之惟是一真一切即此感應流行即此時時受用非有得於性命之學未易也自聞雙江先生併公之教以來檢點日用以老實心腸接人處事持循本等要亦不難然於此學難論也惟是真有見於性命功夫乃能不墜時時精明庶幾得其大而小者弗奪矣何如

奉鄒東廓先生

記違教範已四三載泰山之仰夢寐不忘我師韜晦山林闡揚斯道光被寰宇其竊祿都下時獲侍雙翁南翁而南翁云亡斯道之傷何可喻念惟我師之教良知為宗而提端作用無欲為要顧柔弱之病正在

多欲時親師友覿教言未嘗不恍然醒而感物易移倏忽間又復紛然馳矣豈拔去病根尚有遺策而入聞夫子之道徒樂者卒難以禦紛華之悅歟秋盡冬初必得南還敬造函丈仰中叩請誨必有鞭策賜也

答聶雙江先生

宋望之處接手札殊切感領豚兒北來又辱雅教腆儀益增愧古人樂優而仕其出處非漫爾從事故光明俊偉之業每有可觀後世功利心腸苟得逢奔而赴之矣豈計吾斯之信與否夫子提于若未信之云所以啓學者反觀自驗之何如真今日砭劑也鄙

劣悠悠度日叨竊祿位於世務無補分毫乃知年鄰始衰學不得力痛悔何及所計者惟勉強支持一念自立不至大毀紫為門墻羞此則不敢不自信若乃先達文教之業崢嶸傑出豈復學小生敢望四月十四夜大起　朝殿為變異常而南倭北虜相繼猖獗廟廊之憂亮所切切豚兒歸便敢此佈謝惟對時酌眠食為斯道珍

簡代巡復三公書院

聞之周爰諮諏使人職也走三載寓此日孜孜者歷海船則詠干戈稽古禮文之事缺焉近稍得訪福城夫子廟宮外又有道南勉齋一峯諸書院敬過展謁則見一峯者敗落倒塌糞穢臭惡重納攢集而公神主置之欹案中塵灰蒙茸又有章楓山舒梓溪二公者同列此真坐三公於廁溷也塗炭不啻矣哀哉哀哉既詢之則曰非三公原祠乃三公原祠則府學後往以勉齋入之於彼因置三公於此此何謂也其誰乎爲之竊嘗思勉齋鄉賢必祠而又有書院則鄉賢而專祀者也三公名宦亦必祠而又有書院則名宦而專祀者也一峯以名狀元建人倫大疏調官提舉提舉雖非地方有司而其清風高節廉頑立懦過化

地方未嘗無功焉往作者所以專而祠之重風教也梓溪事體同一峯者也章楓山嘗按察僉事於此是又有司之官也三公者皆我朝大賢舊專一峯書院乃後以二公並之事省而典不缺亦既當矣一旦忽然更置之取此與彼何謂也以三公非賢乎則其始不宜建也以勉齋為勝乎先賢非所當軒輊也以三公非有司乎則楓山者既有司矣而二公之廉頑立懦亦未嘗非功也三者無一可不知一旦更置之何也其誰乎居之夫維持名教以助激揚公之事也存往諮來敦典秩禮公之心也茲者已檄郡有司中文

公其酌而釐正之果以三公不宜專祀則不若取而入之名宦果以三公未嘗不可專祀則宜易而復之舊果以勉齋之祠敎壞則發有司脩葺之不越三四十金亦煥然矣即時方詘乏未必遽乏於此幸毋令三公者日坐廁溷而半扉不掩担糞趴時時過其前霖謂使勉齋而有知其心且不知何如矣謬妄不罪

簡羅念菴

徃歲自海役歸承詩冊敎言至今閒一披誦衷心灑灑儀範儼然近聞華旦新開桂蓀猷秀天佑仁人信不誣矣其自入金臺緇塵荏苒日月逾邁而墮落愈深其為慚負何可言所幸者敎語夙承照心未息懲悟之餘痛思自奮未敢遂爾安暴棄也公清明在躬何以時賜鞭策學絕道喪世之談者皆謂不貴能言而貴能行霖謂此猶夫不行而空言者可耳若夫道一而已行者行此也言者言此也苟有得於道纖毫瞬息無往不是又孰為貴孰為不貴哉世之空言者既不能行而不能行者又以徒言自解此學之所以諱講而道之所以無聞也吾郡南翁廓翁相繼云逝而雙翁又有風恙所以發揮斯道俾煥然大明而後學有所宗依者唯公是賴公其懋玠道體以副衆望

答徐魯源

承諭鄙人前此論學常及一體之旨邇來於此頗覺有致力處對二兄陳日間工夫惟萬緣放下光露此心何人不愛何事不平然此中機緘甚微容易夾雜參之以見則溺清虛雜之以欲則落凡俗此必志向真確以盡心為期者始足以語此真點水滴凍示人具見吾丈之學刻骨刻髓視取便於口耳者天淵不侔第愚昧間有未透不敢不請吾丈終敎之夫一體之旨乃吾儒之學之標準志者志乎此也盡心其功也萬緣放下光露此心即所謂盡心如此則何人不愛何事不平固矣但不知萬緣者何所指指耳目鼻口乎指視聽言動乎抑身家之類乎聲色貨利之類乎此皆外形骸忘物累放下之誠是矣若如吾儒之格致誠正操存涵養不知亦放下否若放下則吾儒似無所事事若有所放有所不放又不得謂之萬緣放下若以放下即是操存格致等其文義又不相類且放下之與光露一乎二乎而所謂本心者在萬緣之外乎萬緣之內乎若在萬緣外則放下之餘始得光露若在萬緣內則既放下矣又何從而光露若以為放下即得光露是心乃獨為一物而萬緣者與之

相為彼此一往一来如兩件然不知盡心知性知天之人亦是如此否亦視天下萬物皆在吾度外否亦放下否吾丈又謂此中機緘甚微容易夾雜夾之以見則溺清虛雜之以欲則落凡俗則是放下光露不足以盡心而放下光露之時又須要審幾一着若是則工夫有三項矣且既已放下矣何得又有夾雜若有夾雜與清虛之溺物欲之落不知還可謂之放下否其時又光露否幾微之功不知又何如作用也凡此最緊要望一一明示庶不負吾丈之教承示諸作温潤條暢有德之言感發良多併復

答唐文讓

講學貴於力行力行見於日用人倫之著事物之宜此外無學矣象山先生在人情事變上作工夫真聖賢之學也近来學者剿竊口頭不務實勝適自穽自欺終其身何益哉舊與文讓每商量及此不知亦記憶否所諭近溪斯道之宗文讓正宜常往聽講以資切劘至三教門戶雖殊究其實際非判然各別學者又不必嫌其異而生疑也此中爲得方於斯道有進人回草草奉復何時合併以罄此懷

寄王塘南

霖三月終過省城會岩泉文宗云云吾丈之事後至省都又畧聞其狀因歎吾人在仕途平陂高下自不能免反復往来亦是常事惟動心忍性功夫到此等處委實不可錯過吾丈德性和平同輩推服施爲舉措必無過當或一時照鑒之所未及則拂手事幾者恐亦不無不以責備爲非則尤望反躬自飭時時惕若庶幾忱心研慮之深而險阻無足爲吾累矣僕鄙人也竊謂世途寡良友諫忱者恒多而規過者無一二此不惟泛交平等爲然即號同志亦或未之免焉成德之鮮是誰之罪哉學問之功非必取容於人如鄉愿然至于鉴察事幾以成務定業則亦不害爲大公而順應者吾丈以為何如

與徐魯原

其得

旨歸田過貴境正思一會詢盛价乃知往鄉悵念甚甚鄙性愚昧疎畧粗心浮氣時時見於酬應豈堪世用自就從田夫野老學農學圃可以無拘惟於己事尚欠明了雖不敢弛肩放擔而無從侍高明如我兄者相與切劘兹固不能已於懷念也兄丈功夫日益透徹每思吾輩不必終日較勘講論只是一真一切

刻刻有事路頭亦自分明近聞部咨某人語頗有夜聚閑論之說結為黨友之說似時節因緣當知所以善處吾徒非謂因此便動心於利鈍只知微知彰皆良知妙用亦不容輕易忽過也吾輩與人論學稍得一知一解每自張大刻為成書流傳底許恐不無心病在而闇然實脩一着擬之濂溪明道果何如耶往在靈濟相會今皆落落如此惟兄將榮入致用吾道倚仗者不小但與時偕行斟酌變化尚望毋易易也弟之家居亦不敢不動心忍性闇實自脩偽有便鴻尤望時惠德音以發昏瞶

答胡廬山

奉違雖久而道趾動定每得諸往來慰悅甚甚山居正欲乘便請教不謂適秋有仲兄之喪情苦冗奪無能出門五溪兄到捧誦矩誨感愧亟切静坐之益前因謝友及此云云吾人念頭馳逐先賢謂藉以補小學一段工夫至其緊要乃當觀主腦是當何如若執坐相以為定機恐亦非其理也細讀聖學心法知丈天則之訓極為精確蓋其義從復禮中來夫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而有物有則即所謂致知在格物工夫非有二也但求端用力尚未承丈指授便

中得發揮數語以示幸甚敘文中所辨學脉及不可以瞿曇蒙莊精魄為堯舜孔顏性命所以開發後學良多但其微似非口耳便可了斷亦容面請庶幾不從鏡中觀花也

與吴旺湖

明公別來無恙歲曆游更憾我寤歎往公遁跡湖中鄙人亟切嚮往無緣晉謁中心孔懷公復入京傾蓋之初渙然契合朝夕緒論出入周旋即處儕衆而心目投注故交舊識或不足言況涵鄙俗之人何以得此于高明哉讀曰誰為為之有莫知其所以然矣繼

公列要津某守南寺不敢輙通書問令公領南冢宰而僕山林長往無復干進之嫌況道義之重有不容不質證者惟公亮之夫三教大聖向承公語屢屢至精神歸宿似於玄學為宗竊惟大道無情坎離運轂知之脩煉謂之聖人後世假象鉛汞媾結神氣變而雜術旁門極其至不過留形住世如搏箭射空力匱終竭聖人性命之妙何有哉釋迦圓覺真空無生無死一念萬年知來知往斯其際與不亡者壽不殊矣若乃一悟微空無假脩持萬緣具足君子必由也吾儒志在天下國家自存心養性至經世宰物功用大

矣然多不揣其本依違耳目舍已狥人或反出二氏之下何以拔而振之何以攝而歸之山房瞌睡之餘摸索如此敬因良便奉佈惟明公開發蘊奥示我通衢山人雖虛心願從事焉

東宋華陽

昨庵中承教謂學須辨異端庶知所從事此意甚佳然象山有言願且理會同底一端今人於同者往往不知下落却只去辨異端此方雜於堂下而欲辨其曲直不為所詘嘆訶斥者幾希夫仙如精金佛如美玉儒如五穀東坡亦嘗言之矣豈必東坡今三尺童

子亦無不知仙佛之異而儒者之同儒者有用而仙佛難能也然五穀必求真種吾人每每認荑稗以為佳縱使成熟終不可以濟生民故儒者不患其異而患不知所以同不患其不能濟生民而患其非真種也誠使得真種子則凡播植灌溉其功自不容已而商量謀度其幾自不容間在人若傚然自是泄然自能不加商量謀度即可知其不曾播植灌溉既不知播植灌溉即可知其未得真種子也既未得真種子吾於同者先自異矣而又何異者之辨乎兄又謂吾人只在遷善改過不必更求玄妙固矣但不知何謂

之善何謂之過善何如遷過何如改吾人於日用間意氣橫發言語恣肆遂謂之善否過否任其恣肆橫發遂謂之遷否改否且善而遷矣過而改矣謂之玄妙否而仙佛之玄妙在此否抑另有否即如此則聖學功夫一言盡之矣不知所謂與言終日與終身誨之有不能盡者又何在也此皆疑似難辨而真見必有定歸幸直心示我庶得奉以周旋

再答宋華陽

性善即真種子固是然鄙人之意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説孟子道性善一言盡之矣不必更論吾人今

日學問須要切已為性命而學便是真儒便是五穀底真種子是此真種子則凡改過遷善懲忿窒欲會友講習皆商量謀度以培植灌溉使此種子暢茂條達生生不已將來結果便成箇五穀真可以濟蒸民若貪聲聞求利益而學是從情慾起因緣這種子便不真便是那荑稗底種子縱饒灌溉培植至於成熟亦只是個荑稗終歸無用此鄙人之意與兄高論似隔一塵然非鄙人之意也陽明公之告郭善甫曰君子之於學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稂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穎

足發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辯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蔑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蔑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猶懼其或蔑稗也公之言如此然則鄙人之論乃拾公之緒餘鄙人不足信陽明公之言可謂其不然乎兄又謂真種子是人人自有豈待求之若求之是人有二種子不知真種子固人人自有但人多棄置不用却去蓄蔑稗以至費力於耕卒不能望有秋然則真種固人所自有而蔑稗亦不能無皆係乎人之一念耳吾人若一念而真便是

穀種一念而假便是蔑稗真假在乎一念而不在乎他念之所係緊要我學者於是有辨志立志責志種種功夫不同於是師友講習一日不可或已而終身行之有不容已也若道性善則一言盡之矣夫子又何必終日皇皇而在門諸賢綣戀之若是也兄又引證謂如耳本自聰目本自明聰明豈從外面尋得弗思之此象山之說也象山謂學者沒耳本自聰目本自明本無欠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夫聰明本自有然須要自立聰明乃受用流行不是說你自有便恁休便自家會發用流行如此却是道能弘人了唯道不能弘人故道雖人所自有而猶必加弘之之功故雖顏子之聰明而夫子猶教之非禮勿視勿聽也使顏子自信其聰明不必更用力鑽仰則夫子亦不必指之以克己而顏子亦不必既竭吾才矣今人但恃自己聰明不肯一用力講求此何異長養蔑稗變成茅塞而猶曰吾嘉種自有也弟久廢其田不知耕者往亦嘗欲用力於此又為一種浮泛說話謂一切皆是自有不必尋求遂滲滲蕩蕩只從口耳上承接過去如捕風捉影卒無所獲是以委志於二三兄以求力耕而食也而兄之所示猶如故常故不能無

疑而重以請益耳唯兄諒之

與胡廬山

劉少南到備詢動定知大倡此學信從者衆斯道之幸喜甚喜甚又承於謝維世書末推及鄙人令一體請教鄙人不學何足與議然承兄引翼如此即謙安敢自已我來諭謂近日語恭默者多不免近玄與堯舜孔子仁體一脉似遠其功愈寂愈隔蓋此真體不容有加微有加即成層數多矣既成層數即與天地萬物為對為二方其為對為二即使盡力於天地萬物亦不足以語一此真可謂至論無容更擬議矣蓋

堯舜周孔之學不外乎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非意之也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人惟間於有我之私始與天地萬物不相流通若去其有我之私則天地萬物由此而出而位育之功可致二氏自私自利已非一體之仁即從事於性命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儒者志在天下國家一體之學也然或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務外遺內舍己狥人與性命之情反有出二氏之下者夫二氏之清虛儒者之功利均之非一體之真如此然則君子之所謂學者其必有在矣愚於此每竊有疑夫既謂之一體矣則盈天地間莫非

我也君子之善與人同即芻蕘工瞽有合焉不棄也而猶獨嚴於二氏二氏之自私自利要其極於飛昇涅槃君子闢之無疑矣乃其收歛精神含攝心性所謂虛所謂寂所謂靜定則吾儒亦恒言之今談者稍涉收歛稍涉虛寂稍涉靜定即群然斥之曰影響曰想像曰尚玄曰禪學攻之不遺餘力毋乃異同之太甚歟蓋君子之學惟吾之本體而已本體者性命也本體原自虛君子之無欲而虛非有加也其本體也本體原自寂君子之不擾而寂非有加也其本體也本體原自靜定君子之定而能靜非有加也其本體也本體原自流行變化君子之隨寓而虛寂而靜定非有加也其本體也本體徹上徹下原無階級本體成始成終原無先後斯所謂一以貫之也是故自其一體流行大公無我謂之仁自其昭明靈覺謂之良知自其天然一定謂之天則蓋莫非性命也莫非吾之一體也君子之復其本體也苟其說於吾儒而合焉取也於芻蕘工瞽而合焉取也即於二氏而有合焉取也蓋吾性命分量原無物我原廓然洞然原無許多揀擇故其有合於性命之學者君子取之而已若其違於性命者固闢之不辭也夫是乃可以語一

體之學不然而同異之大甚謂之曰一體恐亦未也以盲摸象鄙人之見如此惟高明裁而教之

再復宋華陽

承示二書箴砭良多感感鄙意謂學問只要切實為己若只說性說命僅有得說兄喜立論中間亦不免詘同大多如鄙意謂學者立志為性命而學便是真種子不如此便是假底如所謂志道志學是也兄乃曰吾人立志以求真種子然後可以語性命又謂吾人須立志以求真種子蓋如是志是一件真種子又是一件弟未有此說也聖門如顏子當時用工便不

知要亦不至厭動喜靜墮體黜聰心齋坐忘此語出莊列聖門無有也兄既闢異端何獨信其說顏子耶其誣罔顏子甚矣如曰有己之心非禮也以己為非禮亦非禮也如此則己與非禮字全無下落兄前說顏子是從陽明先生說夫子告顏子為邦纔得來然彼謂顏子用心於內大本已立只於制度文為上或有疎簡故幫補之不謂其學便如此大抵吾人從識見上立議論儘有得說千言萬語儘足動人聽聞只是自不受用非所以達天德也姑務養心息辨便是眼前真際忠告其面未若忠告其心願與兄同從事

前承論詩弟於兄詩有未愜處只當直說弟意謂詩特一藝耳講學乃吾輩緊要故兩次請教不厭其非已有而來書中間勃然處甚多豈虛心聽受委有難然者乎弟於是又領教矣

復聶泉崖

與朋友講學仕途不便弟未嘗輕易談此兄乃吾邑吾輩之長又家居悉心於此無所不可使弟輩他日有所歸依故不辭惓惓此事全是為己與人無干原不視人進退人亦棄已不得亦不要名亦不立異只是直心而往不必打算較量今日興起今日之是明日敗壞明日之非原無許多文面較計而與朋友講習正欲善與人同不敢孤立自是且兄來疑時既闢之何近日全不提起正恐兄或忘之故欲以此厭芹兩讀報章詞義侃侃曰欺天罔人其罪尤大見作偽之弊也曰立定跟脚斬釘截鐵見務實之勝也弟之所謂講者正在此但兄或執着太嚴然無非着誠去偽烏在其為輕薄氣揚曰弟生平篤實實志無疑與其進也曰虛負此名起人責備戒其退也弟之所謂講者亦正在此但兄或打笑太過然無非謹終于始亦烏在其為輕薄氣揚弟得此當時時警戒搜肝滌

腸長此善根毋蹈惡道庶幾不相孤負但三代而下全德者難孔孟周程亦當隨機接引人材風俗於此焉分吾人亦當隨材奮發曷能實心向往有過即改聞善即遷踏着實地何嘗不有所成必量前慮後度其終之完美而後往將畏之太甚而自棄吾身於不能矣斯道乎等無可疑畏故嚴於責己可也不恕於待人不可也因人之不實而自勵可也恐己之不能而以此開躲閃之門不可也乃若弟之生平過錯極多而為惡似有所不敢朴拙太甚而作偽或有所不能景入桑榆方將收東隅之失而居德善俗實惟切

皈依之誠兄若猶不開納弟之願望孫矣良念未遂悵惜方深相感匪誠自咎益重又何敢以爲輕薄氣揚占復草草言語無次不罪

答聶泉厓

兩承批示感教甚甚志者心之所之猶農夫下種子也志于學志于道乃是五穀底真種子弟所謂爲性命而學性命即道不從情欲起因緣也此正兄丈之意但不如所拈二語易見虛寂靜定變化流行吾心本體吾人虛寂靜定變化流行便是工夫工夫不離本體本體便是工夫若曰必何如乃能虛寂靜定變

化流行卻是加一層矣所得有頓漸工夫無兩途不知可如此說否學要深造自得方可論著信矣然今日非論著也藉此求教友朋切磋商議以求進益若拘前黍動曰閑言似又不謂之講學矣大抵纔涉議論便長勝心素貧之子一旦說金尤爲可嘆可恥兄所謂虛心實學正弟今日對症之藥敢不佩服仍望致意陽山毋怪弟聒噪也兄帶去人太多舟次時加教戒諸務淡靜毋令紛擾乃學問用事何如

答宋華陽

講學惟是真精神相與便彼此有益前虛中見兄只

憑己論再不容人措一語二書又勦襲空撰說求占地步門面似是勝心爲祟故頓且養心息辯亦一時對症之藥而來諭謂僕得無厭怠如晦翁云云乃僕真有於是請以所論顏子問仁章言之來諭謂顏子專在自家性命上尋向內去孔子因其用工緊密專內遺外不知吾心真體云云此卻未有證據莊列墮體黜聰心齋坐忘等說乃莊列論顏子得處而引以證其專內遺外得無所謂杜撰者乎又曰日用流行何者非物何者非仁一涉己私即吾真體便生障礙即爲非禮是矣又曰循吾真體不以己私與之則

己即是禮故有己之心非禮也以己爲非禮亦非禮也如此則己與禮全無着落孔子不知說克復做甚麼又曰說文禮從曲從豆從示言吾心精微周旋曲折於俎豆神祇之間更無滲漏更無假待此卻着意深求反生纏繞夫子告顏子未見此意也又曰顏子當時翻然有悟見得向來工夫不免喜靜厭動是內非外憑謂顏子聞克復之訓直請其目蓋請夫子指其條件並未見顏子悔悟其用工差處兄乃爲顏子索出一段隱情如此言之得無畫蛇而添足乎又曰孔子從頂門下針直告之曰天命之性本與天地萬

物同體吾全體時時發見於視聽言動此在兄以告
顏子可矣若孔子則未聞有是也即如此則非禮勿
視聽言動亦是又何以非之又曰但於吾心天理流
行處不加私意不假卜度則真性全體隨處充滿則
是視聽言動以前又有一個不加不假而後得全體
隨處充滿卻不免為對為二矣弟又推之此即前所
謂若能透悟真性煞際用工則隨吾耳目所發天則
自見若從視聽言動一一體察此為禮此為非禮便
是後來窮理格物之說如此似以透悟真性煞際用
工為一段然後於視聽言動自然天則發見乃為勿

也如弟則直謂透悟真性即是勿視勿聽等勿視勿
聽即是從天則流行不以非禮碍之似無許多級數
也又曰後世看顏子學問不透將四勿工夫條分縷
析不知顏子之四勿即堯舜之精一固是但又曰求
四勿於禮則四者一求勿於視聽言動則一者四此
又是於勿字內加一箇明辨之兄為後世言亦可若
在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兄亦不必過為之慮也大
率孔顏之學無內無外只是當下即了只是時時刻
刻用工天然一貫徹上徹下無有等待無有階級固
非透悟真性然後天則流行亦非臨視聽言動時方

體察曰此為禮此為非禮也兄又贊揚陽明公之學
甚好但公之學在致良知致良知者致其知於事事
物物也此公之論也即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云云
所謂純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即克己復
禮之傳也故嘗曰格物者致知之功博文者約禮之
功此何等著實謹密今兄曰不落形氣有無而性命
之精立乎無前通乎無後以形氣為一件性命又為
一件為對為二此卻不知公肯受否公之學愚夫愚
婦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聖人有不能盡踐形養
氣一以貫之不雜於形氣亦不離於形氣如兄云云

似有一段神奇怪異分外透悟性命非衆人可得而
同者公未必然兄又嘗以善說書自任弟每觀昔人
稱明道善說詩亦謂其只從原章或畧加數字諷詠
懲揚使人自悟今兄動輙鑿空撰撥一段議論不顧
聖賢有此無此只憑胸臆決斷牽扯他來輳泊其亦
異乎明道之說詩矣兄又曰凡吾人書從來不免各
發己意中間便有不能照管處此自不妨是矣但欲
斷以可否必須舉其詞原其意如明者聽訟必憑供
招人乃心服若不舉其詞不原其意恐非使人心服
手段這便是以胸臆橫決謂之公案可乎弟與盧山

言却是自己生平謬見如此夫謂之誑誠有之若曰執筆作文兄毋乃以文字之心觀之乎大學兄之論只是穿鑿杜撰安排為多此種學問卜度擬議情景究然而安處其中終身無復省悟在好議論者聞之嘖嘖悚動而明眼一觀如黑白然所謂字字是句句是然而畢竟不是也言語無次素亮

答謝維世

真性原無上下凡下學處一一是天真流行便是上達非禮勿視勿聽便是禮而視禮而聽這便是視思明聽思聰便是天聰明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終日

變化流行何嘗丟却何嘗紛擾錯亂此便是虛寂靜定世之論者曰上達甚難或曰虛玄吾直從下而學自然上達是不知下學者也又或曰吾但透悟真性一著日用隨處天則自然發見不是在臨時用工此是學之緊要是不知上達者也是皆分而二之不知所謂真性亦不知所謂真學矣禪家說悟今人亦好言悟不知禪之悟是實悟如非禮勿視聽等纔是他底悟不是從識見上悟了便自然通此何異狂狗逐塊也陽山才辯方在他所學處安住豈肯輕易轉動但其論最易波動一種不肯做工夫底人故又畧為之辨其實涉議論長勝心予不能無過矣

又

今人好言見性其實何曾見性見性之人毛髮骨爪呼吸便溺無一不是今人好言轉法華不知法華輪轉不停無處無之一刻不轉他便被他轉去凡見大定之人戳頭戳脚不輕那易維世是此見否鄙人今日之論是從来謬妄知此前與徐魯原書亦畧可見昨張白江来蒙廬山云吾與維世往復切磋其實何曾實落商量前在菴見維世頗多然諾鄙人揺惑尤多甚不可不一劇論也

前庵中所論遯世義甚好細看来亦不是止好敍後世求知之弊其實聖人之學不如是聖人之學只是依乎中庸便至遯世不見知而亦不悔不為索隱行怪以求知也所以死而後已不半途而廢此真在性根立脚這學底種子便真故人知可也即舉世而莫吾知亦可也非是要去遯世若要去遯世即離群為邪矣聖人之學不求人知亦不避人知求人知者名利之徒也避人知者巢許之輩也均之非所以語聖人也

答宋華陽

講學切忌牽扯攙補謂之葛藤如論仁禮便不必說
性命而仁禮莫非性命也若說仁禮又牽補個性命
便是不識仁禮矣說四勿便不必說個四者一而四
勿莫非一也若說四勿又攙個一者四四者一便是
不識四勿矣又如因說志學便以志學為真種子不
必又单拈個性善而既謂之真種硬定是性善若說
志學又攙補個性善便是不識志學矣此皆從上論
學要規每見高論不無牽扯攙補便會流入穿鑿窠
臼在已多費分疏在人又難領畧亦會自相矛盾便
不是白手寸鐵去戰底手段且弟謂志學是真種子

非徒然也欲人責備於志而不諉辭於性也如兄所
舉慕親一節便是人少則慕父母至奪於少艾妻子
亦漸虧減甚至父子相夷兄弟為仇豈其性不善哉
慕親之志不切耳便可見性到此作主張不得而舜
之所以能底豫克諧者唯其慕不同耳非其性與人
殊也兄乃硬要執性言之弟故疑兄之占地步文面
也墮體黜聦心齋坐忘莊子之書其曰顏回告于夫
子曰回益矣曰何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回忘禮樂矣
夫子俱曰未也至心齋坐忘墮體黜聦夫子乃曰而
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信如莊子之言則此乃

夫子正喜顏子之得處而兄乃以為顏子用工之失
其亦異乎夫子之見矣孔顏之學無内無外當下即
了只是時時刻刻用工云云此誠鄙人之孫也然非
鄙人之謬歷考孔顏論著並未見一内外字眼亦非
孔顏為然也求之吾人本體實是無内無外即以所
論此章言之如仁禮根於心内矣而執推行是内而
莫非外也視聽言動見于外外矣而執主張是外而
莫非内也即如兄所謂自有真性以來無時不發見
無時不流行是矣有何階級即如此工夫便是時時
刻刻要用底有何等待所謂下手處在此章如云非

禮勿視聽言動等即是益說勿即有悟在不悟豈能
勿故不消又說悟說悟即是能勿不勿豈真悟故不
消又說個勿所以聖賢言行便涵知禪家言悟便有
行故其知為真知悟為實悟也若曰必悟真性致良
知真際則是四勿前要個幇補夫子不免為歇後語
矣至論心之視發竅于目心之聽發竅于耳但於發
見流行處依着真性本體不以人為害之此數語正
合鄙人之意但下文又云則事事物物俱是自然天
則此處若不用工則一日之間多少沉溺云云便見
層級多了不知依着本體不以人為害之不是熙朕

用工是做甚麼夫知孔顏之學即可語陽明之學盖
形氣性命原只一箇自其主宰謂之性命自其流行
謂之形氣器即道道亦器兄前曰陽明之學惟於大
頭腦處透得分曉故不落形器有無而性命之精立
乎無前通乎無後此須不曾分形氣性命為對為二
然既有箇形氣不落有箇性命之精明明白白分為
兩件今又云直將性命形氣有無滚作一箇亦便是
二了凡云滚作者物有兩件乃合作一件謂之滚作
此理原一何待滚作來前不雜不離之說亦因兄論
大分故隨順言之要之亦便近二難以語性命形氣

之真際矣兄說書不如明道弟非責兄之涵養無素
言語急遽也謂明道但依本文不加一字而兄則將
無作有加撰一段來說夫只依本文不加一字即使
三尺之童能之豈以兄而不能然則兄之不明道是
不為也非不能也兄又謂弟將來書許多處評駁如
群兒相鬭各負意見不下又云倘公持堅白不下不
惜便示弟讀之不覺失笑此真是說夢一場孫負鄙
人之意多矣蓋弟愛兄太深望兄太切不獨兄也亦
於泉兄常欲盡意焉鄙意謂二三兄皆鄉邦具瞻誠
從當此漸耄之年慨然斯道之任與後輩作箇榜樣

其沾溉鄙人者不少此意當之已久兩昏顧力量未
可有言遲遲以待偶因兄於卷內發論又因維世一
言故於高論屢加攻擊正恐兄有不得於言處必內
反於心一擒一戰一縱一擒庶幾其帖然輸心也而
兄乃負固如此且謂弟與兄持見不下此真說夢一
場孫負鄙人之意多矣斯道中庸匪易匪難望兄掃
除一切干干淨淨澄澄默默勿着箇人我于胞中勿
着個一厓于胞中亦勿着個陽山于胞中亦勿着個
聽言傳教者于胞中非則去之是則從之把向來所
論不只作一場說話老實于自家身心受用將來乃

有少分進步處若曰與其持論勝負何如真說夢一
場不如不論之為愈矣

與謝維世

鄙說最是用工緊要陽兄每以為捉影捕風此正是
他不到處今再荅此似儘明白亦不得已而然小會
泉兄方有宴集恐難久俟維世從容圖之可也大學
此等亦是了講學中一件本務其實無大益古人只
要真到真處便見當人力量故有終身相師友後乃
卻心服者亦有得一二言便心服者亦有不與之言
而反心服者此直是真機相與不在聲音笑貌間吾

知維世用工真切去秋蒙示得力處鄙人曾訂一句此中須要一物維世因吾說物字便畧過去鄙人亦不曾再發揮細觀與廬山書此意尚須融會之鄙人用工不力卻是箇單鎗白戰漢亦是箇不求人知底心腸亦是不肯輕與人說底時或一言到是當人底良劑但人多輕玩不能受用亦或以為出於貧子之口遂把黃金作土塊亦有之於此不無惋惜云

答聶泉厓

真心實意磨礲砥礪講學之要兄數言盡之矣弟雖不敏敢不時時以此自勵所云其中可商量處甚多

亦默會兄意大學學問先要頭腦主宰停當若其應世亦觀化力何如不容遂板板也至於收拾身心安惜精力虛融簡淡可以變世而不為世所變可以移俗而不為俗所移此亦自受用入桑榆之佳致也惟兄教之

克復章講義

門人郭良佐請問克復章義余曰此不難曉只從本章體認其義自明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天理之公也禮者天理發見於日用事物秩然而可見者也己者是有我之私有我便是己克如克敵之克掃除廓清之意先儒亦從下文非禮字及視聽言動上看來物字亦與克字相合後儒泥下由己己字便說人只一箇己豈有兩箇己故克字要從能字訓此卻以文害辭不知由己之己是從由字說與克己文義自不同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天理之公在我便是仁一日克己復禮則天地萬物皆在吾性量中所謂四海皆吾度內八荒我闥寧有一物之隔越而不歸者乎此則無一毫人欲之私而純乎天理之極矣此在本體上看不以效驗言然即以效驗言亦無不可蓋有體即有用有用即有效驗但聖賢多只為本體

工夫示人不在效驗上計夫一日克復而天下歸仁其體固至大而用至速矣而為之之機又只在己非有假借非有停待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子聞此遂請夫子直指其目目者條目也夫子乃示之曰所謂克己復禮者非有他也此只在吾心蓋禮者吾心之本體心之本體原自條條理理原自停停當當原是天理之公只到那發動稍有染着即是非禮即不是本體如心發竅於目為視只依此本體而視若有些子非禮便勿視如心發竅於耳為聽只是依此本體而聽若有些子非禮便勿聽于言動皆然蓋

流行處無一毫滌著而莫非天理之公也只此便是仁豈有多乎哉顏子至此始知此段工夫的實可據而日用間無可間歇故曰請事斯語所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而不能矣

良佐曰勿字不知如何作用曰非禮者是自己不得條理是自家滌着便是非禮勿視聽言動曰好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此不在聲色上勿乎曰聰明心術原在我不留不接原是我不留不接豈是在聲色上去勿只是時時刻刻體當自家身心原不涉在外物而外物在其中曰或謂四勿即是精

一後世不識四勿若勿於禮則四者一勿於視聽言動則一者四此義何如曰一即是一理四是推廣其一之目又推廣言之如君子所貴者三及五官九思之類種種說話不同總只是一便是殊途百慮亦只一致他是慮人從各件去做不免瑣碎支離却又不可說我只執那一便件件自中禮如云透悟真性天則自現此却分為二了不知透悟時是甚麼那現底天則又是甚麼從規矩出方員可也從舍方員亦無所謂規矩矣由非禮而勿視聽言動可也然舍視聽言動亦無以見所謂非禮矣若於此用工則夫子只合言非禮勿而已矣不消又指箇視聽言動

良佐曰視聽言動盡得人心之用否曰人心流行無間無時不視聽言動便夜睡夢亦有箇視聽言動在曰如此何以又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曰此不是說有不視聽言動時節只是說那戒懼敬信底工夫不屬在見聞言動上却是默默密密在那戒慎恐懼敬信此正是四勿底工夫

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後世不是不識四勿只是不識得那耳目口身若識得那耳目口身底本來面目便識得那視聽言動便識得那禮

與非禮便識得那克與復便識得那四勿令四海茫茫高者或涉清虛卑者或拘耳目其誰為知己者哉六祖曰無聲色見聞則真如壞却陽明曰真已何曾離那軀殼底已世之談學者其可知所從事矣

又曰性命形氣體用一原性命是主宰形氣是運用無主宰則無從運用無運用亦無以見其所謂主宰者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直上達天德自此老氏之虛者虛此也佛氏之無者無此也岐而二之均非也

又曰我此所論不是要你去拘着耳目滯着形骸亦

不是要你去遺這耳目離這形骸只要你透歸一路究竟到骨肉都融形神俱化所謂神而明之存乎人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到此即無所謂禮無所謂一無所謂四亦無所謂克所謂復連無亦無這纔渾渾全全把這世界都歸仁了這纔是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底體段

良佐又曰先儒註勿者禁止之辭似是屬行須是要先知得如此乃能如此曰若如此夫子為歇後謎語矣蓋知行原是一箇聖賢言語渾涵言知便該行言行便該知如此章勿字自是渾涵不消又添註脚禁

止字便不如勿字更說得好大抵此章是孔顏傳授心法吾人但將自己身心體會將這工夫真做便覺得謹嚴精密一些放過不得却又時時快活天然

與王塘南

久不領教無任傾馳憶昔廣惠言別兄丈以振拔為宗魯原以去欲為宗當時即曾奉申鄙人之見妄謂有欲可去有可振拔似涉二乘見解若得變大地為黃金化毒藥為甘露無所謂欲無可振拔如太陽一出魍魎潛消而無照相乃是上乘法門一超直入繼寓白下魯原見示一書仍以此意叩之惜相去寥寥無從再承竭示去冬至辰於兄丈又匆匆一會不能細聽半語悵快殊深兄丈日臻玄奥第不肯輕易為人吐露鄙人傾朝夕左右以沃發揮而阻於事勢其柰之何擬盲摸象竊謂斯道平等無有內外無有淺深無古無今無凡無聖即其近愚不肖可以與能極其至天地聖人或未之盡可以惟默惟玄可以開口見膽吾人工夫日用直是本體直是心之精神直是一念萬年直是虛寂靜定當下具足當下即了無有停待無俟旁求色色皆是塵塵皆是斯乃與天地萬物一體而天地萬物皆由此出世之馳逐外務者既

不知向裏尋求而着意精深者又恒疑其另有均之於斯道遠矣不知高明何以裁之即吉多時北上何日稍暇當謀一夕之雅以豁昏瞶惟兄思所以進之

荅董蓉山

其自二月中抵祖居喜聞主器續徽寒族叨接餘光感幸殊甚又知貴鄉斯文大會伍祠鄙人不俟召命亟欲趨叩道壇以聽清教柰數日正在改厝先室不克如願其若之何無已則後會或其稍暇當敬造宅上謀一夕之雅庶幾償此夙心竊惟孔孟周程宗旨不外一體之傳一體之心無時不在君子素位而行

者行此而已無入不自得者得此而已顧世儒多襲其名不究其實貪其似不究其真弊心於無益之虛文而自已之精神命脈卒未有所歸宿任倡率之責如道丈者不知將何以救之也太極之會竟爾落落亦霖絆於多事併意氣不能吸聚之過負愧何言近在城與毋宋二兄及謝友維世亦頗切劘於此惟於兄丈不獲時動請益為念伍祠所發揮者倘有便令盛徒錄以見教即鄙人雖不與席末而亦未嘗不在席末矣懸望懸望

答王塘南

捧讀批示知皆本於旨得欣佩無量友朋間謂兄論有涉虛玄處若此何見分毫正恐務實之或過耳去欲振拔與初學如此說亦大有益但為對為二似非究竟手段顏子克已乃是充實本體有不善即知知即不行紅爐點雪渣滓便渾化自無欲可去乃真能去欲也本體流行無處不是有何可振拔得高明而道中庸也兄所論心即程子之說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程子之意非與心分體用蓋謂心本一而已矣原無體用之分其云體用者自所指之不同耳即體即用用即用即體故舉體而言用在體兄所謂虛明無際人生而靜之本然萬古不變者也夫既萬古不變非妙應而呈露者乎舉用而言體在用兄所謂生生不息感物而動之真幾萬古呈露者也夫既萬古呈露非虛明而不變者乎若曰惟呈露則涉於形氣弗學必偏駁染著乘之是以體自無妨惟用始有不善而當學不免於二之矣二之則不是周濂溪所謂一為學聖之要一者無欲也鄙人無古今無凡聖云云雖若指人生而靜以上言之然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凡可說者皆感而通以下者也感而通雖屬形

氣而固莫非性命之精之流行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即道道亦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故會得時謂人生而靜是本體感而通是功夫可也謂人生而靜是功夫感而通是本體亦可也謂有體有用可也謂無體無用亦可也何者聖人之學一以貫之也大學所謂誠意格物是也學必歸一乃為全功二之則不是矣兄曰學也者銷形氣之渣滓以精吾生生之幾而無壅吾虛明之體銷形氣之渣滓宜莫如歛歛者攝用以還虛之功也乃為摩稜合縫以求無滲漏耳其有得于克治之嚴而保全之不

斂緩如此然鄙人妄謂知歛又須知放更如何大本立而達道行更何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更何如得其大而小者不能奪更何如斯則不必摩稜而周旋自然中禮不必合縫而真幾無間可投所謂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唯兄再酌以示庶慰請益之心青原之會翹首以俟面諭汎之筆楷尤有不同

再論克己義

余因友人論克復章義未同因沿先儒之說以明之蓉山董子見之猶有疑於一章兩己字不容損異乃

歷引書中所言己字克字以為證而謂克己復禮當如脩己以敬也余再查此說出於東廓先生當時念菴在其家閒之至歸途乃云了了然又曰克己之己即己私之己己私甚微惟大舜為能舍己惟夫子為能無我是念菴於此字尤持兩可雖云了實未了也惟陽明公謂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又因學者問天理人欲知之未盡曰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盡知亦未遲也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得吾體則天下皆歸吾仁陽明公於先儒諸說多不苟從此章孔門傳授心法不闗其有另論豈以先儒克去己私之說亦不可易耶用字者在用意不在拘字識字者在得意不在泥字即如蓉山子所引己字一也然有人己之己有己中之己亦有私己之己盡己之性在己之己也反求諸己人己之己也無我舍己己私之己也若曰己不可克而去獨可含而忘乎所引克字亦一也然有能克之克有克治之克亦有忮克之克克家克諧能克之克也克敵勝私克治之克也克伐怨欲忮克之克也若曰克皆是能是脩則克伐為能伐何在其不可行耶故說書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余嘗反覆此章妄謂孔門之求仁即虞廷之執中孔門之克復即虞廷之精一陽明公嘗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工夫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欲得此米之潔淨惟一也欲得此米之潔淨必須篩鍊簸揚去其糠秕即所謂惟精也然則克己者非所謂篩鍊簸揚而去其糠秕者乎故復禮是克己主意克己即復禮工夫以克己為脩己其義寬而緩矣以克己為去私其工精而切矣克己即博之以文也復禮即約之以禮也一也而無二也在人得其意而知所作用耳陽明公又嘗曰學者於

義理當求之吾心求之吾心而未是雖其言之出于孔子未敢以為然也固矣然後來見門人多詆排傳註專於求異則又曰吾之說時與先儒異者不得不異若其他解得是處一字如何動得此見公之心無意無必惟理是從學者所當仰則而不可違焉

答謝維世

前日所云鄙人一向是提究此個脉路但所遇友朋多未有能會之者初與維世論易簡云云併維世答廬山書吾亦有層級多之疑覺維世於念老之說用力已深一時未肯便去却也東厓之說是矣在鄙人則未敢如此執定言之似此可為醍醐可為毒藥亦不可不慎也近日便覺有此症候矣再論克己義附入覽教

答董蓉山

向承顧歸騎匆匆殊切想念翰使忽臨且知道雋再枉在即益增喜慰成己成物原是一體成物處懶散踈遺便是成己底工夫懶散踈遺無二致也若其施為注措隨機應感要自不同知者又不徒於形跡上觀吾儒明明德於天下二氏亦要度人化人但小大之不同耳不得其真而妄言之俱屬揣摩如鄙人者自立自達日用工夫全未見著落何敢便語及物及人兄謂鄙人動止語默皆近道所以成身者皆可法惟於成人處微覺不及成己處真切第不知成人一節又是如何作用動止語默於成人處還有分否望一示之近與東厓丈商訂感教甚深兄丈之來不宜遲遲相對在即諸容面贊

答董蓉山

己與物原是一體成己成物工夫原是一事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也性之德也一即是性日用作手便不能如此孔門之學此外無別傳也心齋公之學委有見于此昨承東厓兄命作東淘精舍記亦是以此意發之二氏棄却人倫以畐成己與吾儒功用不侔知者知其不同但其以性命自重精神自全視世之徇外為人者相去不知何如君子於其可者取之其不可者去之亦不必深為之置心焉縱使終日爛熟其說者亦未必便作得箇佛出來所謂口頭禪不必慮也弟久不學實是舍其田自惶自愧葥咲之一字亦偶失語承兄激勵惓惓敢不痛自鞭策至間有辨析亦是厭其謬妄以求無負切磋之真非敢有他意也惟兄寬赦之詩中源委鄙見實是如

此蓋源委一貫本無是非謂之源委則可從而是非之則不可何也謂其二之也大學曰物有本末先儒謂凡物皆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二事若是非之則二之矣二之則不是但在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此即知成己成物是一貫即知只是一性天地間更無別事即知心齋公所謂一切正物皆在自正一切動靜語默皆是立己立人達己達人無兩竅也幸詳之

與謝維世

學問要識本體識本體即工夫自不容已然須做工夫乃識本體原是一件不容二也維世聚細參之

維世必有教我者昨日因別論遂不及此第有可進處併病痛處亦望吟醒不敢不拜嘉也

答謝維世

二六時中本體時時流行所謂須湊續者吾人工夫之疎漏耳工夫之疎漏者本體之未透耳丈云識得本體真纔覺工夫之疎做得工夫真纔覺本體之漏可謂逼切精進痛掃時輩浮泛口耳之病然語意亦稍有相對互換處向上一着更須一透之何如稍暇容再過商量可也

答胡廬山

前承翰教喜鄙見偶合高明而語意惓惓惟恐或落近代歸寂圈套敢不拜嘉猛省玄潭之會滿擬面領指授不謂東厓來遲所稽悵念殊深虛寂是二氏宗旨即其門能辨真者亦寡近代所論執着大多委非彼上乘也謝維世儘是肯用功者間有層級亦嘗與之切劘凝幾歸虛之說似是從師承處來兄丈如此與之剖分異時當自合矣兄丈鳴鐸楚中人材道術所係匪輕世故尖端言道者多而體認者少談學者多而躬行者少於其間思以易之惟有返朴還淳一着吾兄何以畫之

柬聶泉厓

昔人謂痛癢相關言切也弟每過几前候貴體尚未康復未速愈之神而愛莫為助積思之深偶有所見敢以請質前兄謂平日恃壯之過弟聞之悚然夫恃壯盛而致傷與恃聰明恃意見而誤學病則一般吾人只被此一字結果一生夫恃棄之恃即倚着之倚中庸以無所倚而生大業吾人以有所恃而致誤迷非至虛至明其孰能察之吾人生身之源只是氣血兩件氣以行血血以滋氣氣以行血則血不滯血以滋氣則氣不浮二者平和百病不生若或暴害之肩

越之消耗而不自覺致血虛損則不足以馭氣而孫陽震盪噫噫爲飄風首者衆陽之宗作於首遂有頭痛之症目者陽光之竅作于目遂有乾澁之症肝者藏納之海作於肝遂有筋緩之症以致臟腑腸胃四肢百骸一切枯槁而不滑澤故又有壅塞之症皆血不足之過也血不足故真陰之精不能以馭陽而陽得侮之以肆其毒今既知其不足必求所以生血之劑而醫言生血之劑有二曰熱曰凉二者均非也亦均是也何也血之不足非無血也不得其平而或以傷之也今之生血非益血也調之使平而因以行之也

血之傷有二或以熱亦或以寒寒則有蹇澁之虞熱則有妄行之患二者不察其源而槩以施之則寒者愈寒熱者愈熱兩敗而俱傷矣故曰均非也善醫者觀其變而能通當血之熱而思以凉之於是有凉血之劑當血之寒而思以煖之於是有補血之劑或先凉後煖或先煖後凉或一煖一凉或即煖即凉不執一方不泥一說調停斟酌其要歸于血氣和平康復其本體而已若夫按摩之法漱液之方又以助藥力之所不及而脩養家以爲却病之一端也吾兄尚其行之虛寂恬淡一毫世務不以嬰其心又必有進於是者而責體之康復咫日矣弟且有一月之別情不能已已敢冐陳其愚不罪是荷

答謝維世

前行時知匆匆未得一面別爲念又承遣令郎代致謝謝官衙幽敞境與人會維世可以悉心體認斯道之幸也吾輩大患只是馳逐世緣不肯實際爲已所學不發所用遂成一段說話終身竟何益也區區近来苦切在此不知維世靜中所見何以指教若作兩重擬議又便不是盛价去迫據几草草附答不盡

與陳蒙山王塘南

即日秋氣清爽道丈多祉殊慰鄙懷前挽舟金牛既承厚款又辱矩誨而神悃風景寤寐究然感謝感謝西峰之别良知大端俱已領悉但於孟夫子陽明公之旨鄙人未能無疑當時歸舟甚亟未能再請遂悵耿耿至今夫朋友講學實吾人身命所關先儒謂不幸獨學無友則惟求之簡册然終覺意思寒寒若寘心千古之上非大丈夫力量弗克不知吾丈何以終教之也郡中會講要言併過來新得幸不惜寄示

復王塘南

青原之會遠教良多暨舟中金牛開示詳悉又非同

氾泛泛之比然弟數年欲建床請正之懐尚未克盡
殊覺惆然貞常遂人到接珠翰具見惓念之同大牢
學之道固在於自成自信而向往之機爽持之力非
有良友為之任未可也學絕道喪儒者豪傑興起於
世而究其底止卒不能如古聖賢者學術不明多不
免於意見之害而見又成於質之所近求其廓然太
虚力以古聖賢自期非吾兄其誰與歸每因家務冗
絆俟得稍暇當時時扁舟依仗吾兄與蒙老蒙老此
番相接甚覺其進不同第其稍欲擻脫不肯如吾兄
引掖惓切見聞幸一訂之何如謝維世田時倚有新

得尤望指迷

復王塘南

意見之害象山嘗以是辯學者弟自省往往隨此故
請質於兄而兄取以為規可謂不遺芻蕘之采矣敢
服承示與視軒論良知書令弟取觀併許其指斥不
斬弟敢不吐其愚夫良知之說陽明公慮學者不得
其要故揭示千古正脉令人從此用工方不迷謬方
有指歸真覺良工心獨苦矣然其說本于孟子孟子
謂人之不慮而知者良知也而其下即證之以孩提
之知愛知敬然孩提豈特知愛知敬凡一切知聽知

視知言知哭知衣知食莫非天真流行不假思慮莫
非良知之妙用也以其發竅於形氣而有知有覺故
謂之知覺以其發於不識不知而天則自然故謂之
良知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今謂知覺即良知而此外
更無為之主宰者是因用而忘其體滯於有者也謂
知覺非良知而良知若別有一物者是因體而忘其
用墮於無者也良知不滯於有不墮於無不即不離
神通變化豈容以人力二之哉夫視軒本意以知覺
即良知不欲外知覺而求良知固矣然謂食色在前
欲之好之是知覺也忽思紾臂踰墻之不可是良知

也于時知覺未竟而良知遽出來管攝是知覺稟命
乎良知自出來作主乎夫既有個知覺未竟又有個
良知出來作主是已二之而不得謂知覺即良知矣
兄之本意謂良知是知覺之體知覺乃良知之用固
矣然以良知為天理知覺為人欲則良知卑卑只守
一箇知居閑無事而再不可以知覺運動不知知覺
又從何來是有體而無用得無亦二之乎今夫人有
此生即有此知有此知即有此知覺謂知覺本於良
知則可謂知覺非良知則不可謂良知不滯於知覺
則可謂良知離於知覺而知覺之外又有一良知其

可手體用一源知體之所以為用則知用之為體乎一而二之至于什百千萬無算也豈一致之謂耶彼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良知者天聰明也聰明之固者即自此達天德便是能知所謂聖人踐形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聰明之不固者則知誘物化遂忘其正其甚也貪淫縱恣豈知覺之本然哉水之過顙在山謂水之本性乎今以知覺之流於欲遂不信其為良知得無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乎而聖賢之教人如九思四勿又何皆從良知之發見者惓惓而於不識不知者未嘗輕而驟語多語也

即如告子生之謂性蓋指人之生理而言謂之性此語似亦未妨但生理雖一而分則殊孟子非謂其生之謂性盡不是但慮其知理之一而未知其分之殊故以白馬白人犬牛與人之性詰之而告子果有不得於言者矣若如註中以知覺運動當生字恐亦未盡且既謂之知覺矣則亦不得謂之蠢然而仁義禮智非知覺運動者其何以行之哉心之官則思耳目蔽於一物以分殊言之誠不無小大之辨然均是體也心之思未嘗不發於耳目而耳目之運用未嘗不本于心假令人專守一箇心而一切耳目手足俱謂其非心一切賤之而不養其心又將何所用乎其人又得為全體乎仁之於父子二條其意即此持志養氣亦即此蓋養氣在於持志而持其志者須無暴其氣工夫不容二也夜氣之說明訓的然無容再喙自京中侍教以來每與兄論止此纖毫今雖喋喋而鄙人之意尚未能了了於筆楮容他日連床數夜或得少竭其愚維世田尤望指示幸甚

與陳蒙山

八月中青原盛會感教良多雖學問之要兄未盡發揮然精神意思有躍然於言意之表霖之受益不淺

第追思往歲神岡西峯止兄與弟三數人得劇論觀對其滋益尤深蓋前者天氣燥熱知兄輩俱窘於人事而弟等之舟又以人衆不能久留良會不偶其數然哉向貞常道人去奉塘南兄書托渠致意於兄蓋二兄志同道同無一不同想亦待盡覽鄙意矣茲因塘兄與視軒書令弟取而觀之霖藉以得盡其愚亦望兄取而觀之其謬妄駁雜一一痛賜批斥庶幾迷人指引者多將來或亦有悟期也道之大端易於明白豈不信然而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吾徒既相與荷擔此任尚非盡心協力則悞已悞人豈少少哉

與徐曾原

往在京寓朝夕密邇至教別來忽有雲泥之異明公制政殺首已茲數年霖不敢輙通書問者堂陛之勢殊山林之分宜爾也去秋青原之會實出天錫又以泛泛匆匆不能終一夕之雅別去悵然唯深綣戀之私每聞數政之外闡發斯學相從雲涌吾道之大幸也夫藐姑形騃之區古今名宦多矣而輝映不磨者唯濂溪陽明二公亦唯其學力之作用不同耳公其齊軌於是乎青原所示大要皆出自踐履中來第其微尚未深領知門下梓刻甚多倘有以賜教請致奉

周旋并傳播後學庶知所從入亦仁人公溥之念也迂謬日益衰病守常以了殘骨諸無可狀惟於學問一節不敢不自鞭勉以負友朋日用相接蓋可以孟我不敢不虛心聽受惟高明其有以提示之中心至望

與周洞岩胡廬山

久違大雅每深馳戀去秋青原之會欣躍無量三日間獲聽矩誨深感發揮斯道如握巨熱而入清涼所念匆匆泛泛不及連牀細請歸途重增悵怏霖不知學每竊古人惟於出門一步着到故洞見本體而工夫作用無一不是蘇業保任一真〻切〻切一真直是上達天德而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後世支撐補綴〻一切作為非無所得而要之天然之體終相背馳謂非出門之岐而辨志之未精哉兄丈日臻玄奧推其餘以啓昏聵乃見一體之愛感刻何極

與謝維世

向洪濤新漲波瀾萬頃孤舟獨溯搖曳大觀此與列冠馭風莊生呂梁其景致當無彼此盛僕旋承翰示為吾子慨然者再四比與塘南公靜對日相互研磨

斯道其視世之瑣瑣塵緣終生無一開眉者真天淵不侔小价去便附此奉謝倘有梭論尤望一一批賜鄙劣所欲助者具見於塘南兄書談決取而觀之亦非漫漫語也所擬真常之會維世從泰和萬安歸步乃當敦趨以畢一夕之雅庶發駑駘之乘猶有附尾騰空之期也

報周洞岩

九月間得諸友簡召青原之會適其時敝邑有學宮之議不及趨聆雅教殊切念懷渴想中忽承華翰遠臨珙鉼之賜何以易此喜佩喜佩所喻靈機一點云

云乃吾人安身立命之本有得於此一切世界皆吾度內一切功用得失彼此輕重俱所不論直是先後天而不違此機本無不同而人之所見不同故學術遂異至受用而全歸者亦異此君子所以貴知止而學術不可不講也年丈早夜孳孳從事真得力而先登先覺第不得其歸如不肖者兄將何以教之敝邑賢官新政華陽便道抵家方春時和暫移刻棹振起後學俾弟亦得侍一夕之話種種可以面質何幸如之書末所示具悉仁者世念惋然捧誦之餘未嘗不增感慨歲節在邇顒自玉以為斯道重

與王塘南

謝宅人回承批示感感近與維世靜對想日得參校互繹其進當何如每惟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不可而師友之遇亦不易矣泛而莫求求而未合合矣而或蹉過者豈非舍己之難而真切自為一關未易直透者乎二公之真切自為吾信之第日用商量逕路須痛掃時俗泛泛之弊務求與古人把手共行而可以波及鄙人使亦得與聞大要不妨時時直示寔所注心前維世行意欲約真常之會俟渠從太和萬安旋想可擬矣其時當夜雨扁舟以求真立剖決諒不我卻也

又

向承便得與能仁嘉會既蒙至教又荷厚款感德無量至今夢寐不替兄智力兼到匪夷所思將來結果自是不同霧塞茫然於路頭頗覺不謀晨夕敢不鞭勉以副千載心期即或顛仆兄必有以振策之不使終迷也顒望顒望兼備一節工有常次率而行之亦不費力所謂竹密不妨流水過也千古宇宙機括只是一箇仁者天地之心是在吾人自力而已近偶買小屋數椽頗便靜坐冬初專祈二三公下教其為感刻何可言哉先此奉訂惟亮

與王塘南

前小价回承指誨感謝感謝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此所謂默證負通徹悟者然也然不妨於以此誦彼若徹悟者以此誦彼亦無非默證負通但在所學工夫作用何如耳此中着不得語言容不得知解所謂及其至一也指歸之書尋未有見然公既有決疑又有或問義亦備矣唯篤信力行不必旁求多說也若旁求多說是於信地尚遠安能悟彼境界耶幸教之

與陳蒙山

前舍生等回承教翰感荷甚甚繼集以不得已事抵金牛匆匆輒回又詢知公入遼庵未能晶一面悵戀殊深近知所養日益精密獨往獨來非淺聞者可以測度愧無沿日時覩教席以竭參究共入天游不虛此晚景而又恐公之不肯惠錫我也何如歲晏逮其有懷耿耿小价去便敬此附佈倘春和得少合併庶不孫顧言荷荷

與王塘南

向抵金牛匆匆別去不盡請益之懷沙頭數語彼此直然吐露而終未能傾竭參究悵念殊深聞近來惜陰嘉會信徒者衆成己成物其機自不容已私心且且為公喜也益道不及人終非了手僕與維世雖時不敢輒自廢棄而同志寥落具見己分之未負其柰之何歲晏有懷小价去便敬此附候春和倘得合併共談此心喜幸無極

答王塘南

春首請教弟自咎功夫疎漏茫無得力而天機流行直是不容躐取不容歇置須是真實用功稍一毫着念即屬外馳見吾人功夫之當密也兄丈詰以與慈湖所論異同真可謂駁勘之善善者也慈老常謂天機流行但不起意即是本體此大賢以上事而吾之發端則謂天機流行而吾人之工夫不容稍一毫着念即非本體似與慈若微有不同兄丈以為何如貞常道士到承翰教益增感切容稍緩專人走候欲期垂誨一番庶同獲了手之義不至如滔滔輩孫負平生也

復程北湖陳介齋

承翰教兼賜佳章揄揚大過讀之悚赧何敢當何敢當與朋友講學於仕途非便惟庠校師儒聯比朝夕從此乃是本等無人更說得然須崇謙虛敦行誼闇善即遷有過即改互相切磋互相琢磨相觀而善乃為有益乃為實學非曰只從言語講論一場便可了結若只是言語講解即如貧子說金對塔說相輸於已何益執事清德實行足以表率諸生今文宗在上又加意斯學若與敝邑諸友朝夕究心於此挽回歐羅之風不流澆薄之習所謂子弟從之皆孝弟忠信是也吾邑何幸愚生何幸

答謝維世

久不接手顏正欲相逕拉同揚中盡過小館談敘得

手翰乃知尚不欲遽出也承示一病之餘此學儘覺進步回視往日多少悠悠語謂道一蹶者得一便其信然歟其信然歟孔子憤樂相隨不知年數之至孔子實不自聖也曰立未能曰何有於我聖人誠見道體之無窮而學無止法故其精神透徹自始至終不見一間可容息耳後世學者不能與孔子對証只是在此段耳近日曾復塘兄書每見前輩鄒羅諸公不替往來其精神意氣至今猶可想像今吾輩喜於杜門獨學不知視先輩何如然則其在孔子又何如也緩數日當專价奉期唯不靳步庶幾仁體之說得便

商量

復謝維世

居喪讀禮至於詩以宣思諸作雖具見哀戚之思然以此自節宣可也不必盡以示人相知如某可也若不知者未免以為枝葉之累矣且含諸中而不言其思尤深楚詞曰思公子兮不敢言是也使一一而指陳或露而淺矣在旁者為發之可也維世以為何如

答吳初泉 太常少卿

夙昔仰戀之懷意與公久處銜門得以傾倒不謂相待越兩年而朝夕泛泛外務驅馳至論心切要反付之姑待而遂稽違即人之相處且如此況其他乎前公行大迫弟值公事羈絆不及一郊餞至今懸心耿耿繼訪知舟尚留龍江喜可以盡此懷又以接詔阻違再訪則公解纜行矣歎挹殊不可言隸人回得丹陽翰示欣慰無量一切世情如飄風浮靄何足為公輕重惟大丈夫所以壁立於世者自有一段迥出常情高睨今古非夫人之所得而與者此固公之素所從事而今尤當屹際而趨步也夫吟風弄月胞襟與遊山玩水興味自爾不同彼其樂以忘憂固也而實時時發憤忘食此所以老而無倦若只分付於

山水之間則情移興謝有時而索然者繼之矣此其幾亦不可不辨乃大丈夫安身事業尤非區區世套可擬也用是請教勿罪狂妄

奉京中諸老

台候萬福竊伏海濱不勝馳仰霖以菲薄上年四月內欽承 冊封琉球之差艤舟南下九月中抵閩省促有司造船渡海十一月終夷國差長史梁炫等帶集夷稍來迓查琉球在海東北隅其往必藉西南風五月夏至為信先此候此俱風期難定霖等謹候船完開洋至四月初倭報緊急十一日有大夥忽自北

嶺趂入省會屯駐海口鄉村霖等日逐登城同地方
有司廵守惟見烟塵蔽目道路不通至六月終始得
解嚴而北颶已泡泡矣霖因令有司再脩舩前船以
圖下年風汛之期或者乘隙可往竊念福建係沿海
地方此賊非旦夕可滅況此開洋之日正彼旋棹之
時與之共往共來艱危莫測此霖之所以日夜拊心
而不能已夫難憑者事也圖報者心也霖少讀書忝
朝廷作養老先生引掖每激昂青雲鉛刀思效一割
況捧茲　重命敢愛身之微而不奮其力顧時勢如
此脚雖欲前而可得哉聞之往承此差者一命下一

兩月餘而後啓行霖承　命不十日已出都門往差
者至次年始來造舟霖四月出京七月輙抵閩省朝
夕皇皇不敢以風濤為念其心實欲急趨　君命為
國家柔懷屬夷不負生平耿耿而事與心違遘茲遲
阻若不明佈於左右則霖之心何以白而亦不無畏
難之嫌矣伏乞少賜鑒察稍寬日月俾異時得完其
事感幸莫大延首門墻惶悚惶悚

與鄉中親友

吾鄉之著姓歷歷可數當或倡之義舉則爭先恐後
盖族大而人繁有所未至其中必有豪傑引翼之也

霖不量過見梁坊橋之圯而涉者之弗利也又見書
院之未作而衆會之無所也因與諸君子謀請資於
各族以度其成果爾人心踴躍赴義爭先橋工允荷
告叠而書院亦在經始視之別鄉倡而弗應者相去
何如第聞前所議之資尚有未措或措而未完豈當
事者之未敏乎抑宅上之豪傑不肯倡引也今庶工
日興應用方乏伏乘慨然推賜舊之未完者完之而
其新者又將仰賴焉他日紀成當備列所出之數於
碑陰某族若干某人若干則古今輝映莫不羨其為
著姓豪傑雖稍有費指實亦有無窮之聞傳稱豹死

留皮人死留名不信然哉若靳惜於一時而缺名於
他日後之人將指而議曰某族稱著姓而是獨不與
是所出止若干然則當時必其族之無人也其人素
富于財而是獨不與是所出只若干然則其人必厚
財而薄於義其必非豪傑也而其子若孫亦必曰吾
先人之所吝者幾何使吾族不得為尚義之著姓也
吾先人之所吝者幾何使吾不得為豪傑之子姓也
聞之人慚且愧聞之子若孫亦慚且愧於是時雖欲
揮數十金以補不足而不可得矣唯執事者圖之至
於鄉約之行乃上之人勸導人心興仁興讓一機括

也　聖祖之訓不昭昭乎吾鄉誠能同心同德着實奉行則返朴還淳爭競之端可息風俗之美可期矣呂藍田有明徵也亦惟執事者圖之

奉喬懷江先生

去臘抵此意今歲必渡海不謂夷使來傳其國有領封徵情與狀按院有司乃為轉　題而部議世子未具印本遂欲復往但海汛常以五月初旬南風為長二三月當往海口庶賊未登岸乘隙可行報到已五月終而主張行舟之人又在漳州途中阻賊非二三十日不能來來則風汛已過何能行也前地方既

題即淹遲修艌海水狠厲舟半年則生烏蛤蠹蝕此舟二年矣必須改造中間事狀亦有非常見聞者談吏僕亦未易了每思鈍拙不堪用世惟有退耕教句讀鄉閭乃其宜耳而有此牽繫不能進不能退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學問功夫雖不敢莽鹵棄置終不免悠悠不切近雖困頓中乃知惟此為可用力惟此為可得力而一真一切須良知天機自迸出亦難從人結抹轉移秋末冬初圖歸省老母數日輒復來其時或得一請教也

辭琉球王宴

豈閑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霖等欽奉
上命前來任禮既行華筵亦既洽矣茲又辱過招無乃大繁乎敬此以辭向叅封之日兼承稟蹄之惠雖執事中心致敬之誠而辭受以義又使人素有成規而不敢失者也敢併全璧伏惟以德相愛以道裀履共守　天朝之大閑安臣子之大義而不區區於儀物之末幸甚

辭琉球王贐金

封舟瀕行領宴餞兼惠稟蹄已嘗面辭矣茲辱法司大夫長史等復來夫承筐是將雖　賢王好我之誠

而不受為寶實使人自守之矩且　天朝清議光昭非禮授受具有明辟余雖欲於　王如　朝廷之大法何惟　王知所以愛而尅其非所以愛可也傳有之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王其念之

答周洞岩

報國之別文旆搖搖注思者許時盛差至領款劄讀之光儀恍然目接所云公務繁勞上之憂國下之恤商仁人君子所處無不受益此國之所以貴仁賢也倭冦從四月犯通大淮揚猖獗如故而北虜跳梁大同左衛間近來可憂者尤甚未然之防先憂之責誰

其任之問有論說類皆目前塞責之談而拔本塞源為 國家建久長之策未之聞也

復於皖川工部正郎

敎札遠臨珠玉盈爛讀之令人重增行興即欲屐蠟不可十七日登嶧嶺宮故趾短碣殘碑盛衰有常俱無足訝惟怪石奇岩陰泉幽洞尚崢崢奪人心目間欲作一記以誌不忘又愧無以發之徒令山靈增一悵也明日復有伭行所云權衡秦漢收拾鄒魯自當有人璅璅者何敢妄

復王芳湖中丞

歲節甫臨旌鉞遠駐為國勤勞至矣今諸將來降徼塞不敢逆者皆公親在外有以督之陸賊逋逃可喜第黠猾叵測賊之常態須檄諸將時時以如在視之水賊兩者相合其勢宜滋然謂之兩則有間可乘如洪者欵之立功可也欵之之機須潛令地方細民皆謂官必擊之則形跡大露無乃未可乎公所用腹心宜令密識此意征伐之道有不在力攻者此類是也兵食寡之良工心苦今浙地方稍寧公早晚宜移書梅公共計廈何如斗山佳矣馳神左右日益懸懸海舟漸有次第所計者又在於守昨諸公雖議夷船泊駐尚覺人勢稀寡正月間公必撥一枝以衛護庶可萬全

答李克齋中丞

明公盛望久切瞻馳祇緣奔走風塵未申請敎之私屬者時事多艱 聖明簡重宜東山之卧不能久也齋泰人到知榮履自任百度維新今南北羽書交馳民窮於多事兵苦於未精所以圖惟創定使淮楊屹然虎豹在山之勢非明公誰望昨讀奏章嘉猷具見加餐厚攝以當繁勞為國為民惓惓在此

答樊斗山侍御

向差舍四意即得晤談不謂阻隔如此賊自前月十一日駐省會近郊焚燒劫掠慘不可言竟無一介創之宜其肆無忌也城守諸司內猜外拒未敢或急第事權不一責任不專賊之多寡去留未能諜一真實况望角力而摧其鋒閩中人心叵測若復乘以虞妄餘徒兄謂可虞不信然哉召募宜取之別郡若此中則怯弱已甚鼓而使前難矣朱仙之走兀术武穆非一日能然其所由來者遠今時寧可邇談要救目前之急惟多募援兵以張聲勢此切務耳琉球風汛此月十五以後不敢行去臘急急促船已卜有今日今

船雖出泊梅花然船猶各件未完且賊徒滿目移一文於閩安鎮峙崕數時何言舉棹而窺海洋

寄樊斗山

荷亭别袂轉眼兩秋追思往事悵然者再去歲走尺牘都下想未遽達今夏初海口頗靖乘隙開洋十月中從彼國回十一月初抵閩省仰托尊庇幸保無虞然亦九死一生其狀備載録中不盡述今往一册觀之可見第身險幸脫而家鄉又遭流冠之慘老母而下預遷府城雖托生全而蕩析離居家業罄掃奈何奈何莊者同貴衙門近幾年兄挽舟從邵武等處圍

回然兵冠山賊諜報交馳未知何時始得抵債含與家人輩一撥世道之變行路之難極矣極矣每思時方多故大彝說隨者多而慷慨者少肉食者衆而任事者稀度材量力淺陋如弟輩固行當退伏草茅以全其拙若兄之懷奇抱瑋豈可不乘時建業以報明主而久卧草廬徒為静養斟酌狂言不罪東望都仙雲泥懸隔何時合并縷析百懷

荅劉滞川蔚耀總督

賊虜猖狂呼吸之際輙有機權公以重席躋游擊歸降在即仰賴萬全嘗試劇論公之為此得已哉得已哉朝廷法紀地方生靈所任者重而隱微種種尤有難言兵家切忌猶豫推心置腹光武所以服尤來銅馬也公承制撫綏固難盡拘常法霖數日後且同按院蹕延平與觀雅規喜慰何如

與耿楚侗

明公太山喬嶽其往在金陵得接風雅甚慰夙昔向慕第公以政務方嚴未獲時時促膝領誨别来忽十逾年每切親炙之思而又未遂也兹喜節鉞鎮閩地方寧緝且占斯道之行聞公餘刻所論著書已達達人仁者一體之心自如此舍弟某在屬下諒時有以

發教之倘得便寄所刻數册為山人誦習之資銘感無量矣

與凌海樓年丈

久别半儀積思如渴向寒族貢生上京時敬附小啓知入記室兄文高才正當大任鈞衡乃聞亦暫垂翅家居何耶然吾兄之不可及者不但經世功名又有在於垂世德業如弟朽劣常愧過惡之多無由自淑歸田来不復屬意他圖惟惓惓已事未了為念緣此事真是人生至貴至重真是當人自已受用外此一切俱浮露飄風無益於得也東庠丈上承心齋先生

之學吾兄之良友也勇感其切劘甚多吾兄朝夕娟
與商訂輝光必又不同幸毋忽過實鄙人千里寸心

與張鶴樓年丈

戊午之歲淮浦別袂時兄垂翅田谿士民嘖嘖道者
天日宣朗兄超然雲霄之上豈非公論有在哉仰惟
節臨虔贛敉邑幸在按治之中欲躬詣轅門奉對淸
光併叙夙昔而客歲忽有老母之變朝夕苫塊無由
少申素懷今兄又移節湖藩令人且悵悵於兄何其
之速也其材朽識闇不足比數兄乃於儔伍中時垂
青目此豈獨同袍之愛道誼之雅固非形迹可窺而

其則不無愧於伯樂之一顧矣念惟往者海濤飄泊
萬死一生灣城馳驅日夜築苦身竭力爲〻國家
省財節用怨者已多幸得退伏草茅以終殘喘豈非
過幸也哉邑令陳雨亭父謁辱兄詢問殷勤十年故
人之情恍恍痛念而因是又藉以聞兄之清況也銘
感夫無窮者遭難得者時樹勲揚名流芳千古大丈
夫事也兄今值其時矣所以弼亮輔翼建不磨之圖
使膏被草野如其華歌咏太平非兄其誰與歸瞻望
旌麾有懷不盡

復曾見臺

向放舟玄潭正欲領遡來深造之教併叙數年濶別
之懷不意公有別適令人悵快至今盛差遠臨惟儀
辱貺燗然盈几拜領益增惶悚僕才行鄙薄忽入衰
暮七十之年撚指而至點檢生平無一可述已嘗力
止親朋勿循賀例不知二三友輕以其意妄瀆公門
雅詞傑句如畫者畫於無形心力之費可勝言耶感
愧感愧高容冬届稽首堂階以謝大雅幼兒今歲專
業貴境亦欲藉是以私淑淸光昨者之回爲舟人所
逼未及走辭門下乃承長者拳拳追念非盛心作人
何以有此銘刻銘刻北望桐江不勝佇戀唯炤亮

復陳西塘

疊承雅敎陽出亦久矣此所喻交情須向靜中求此
乞名言弟等時當服誦昨得與翁書謂弟性慢故學
悠緩此真砭弟良劑悠悠度日年幾五旬而茫無寸
進慚愧何可言所舉云云不佞敎及弟先亮之且曾
與細老細論大段世事難尋端倪每如是弟愚直與
人言少款曲近来不悅者多矣他日未敢知也今亦
執所爲計居易以俟雖曰未能富痛自加勉求無負
夙昔此中夜耿耿也

柬陳西塘

前盛价行已附小啓諒久大記室山居無别幹惟時與謝友輩對坐稍知刊落一切浮泛於不思議境時露一斑老年得此庶可不至落寞

答艾腸溪

令郎至兩承翰教感愧文旆南指在即恭賀兄十年塞居一旦桑梓思故瞻新不惟兄之榮慷而弟輩之慨多矣然丈夫居世坎止流行夷狄患難無不自得造次顛沛未嘗違仁此其所立者大而於世之所遇真飄風浮露何足置欣戚耶弟留滯京華未得晤言徒積耿耿雲鴻嗣便不靳德音

報王塘南

頃承兄大雅之賜珎重百朋茲又辱厚儀下惠感悚益甚敬謝敬謝斯道之大我兄力肩弟雖緜弱敢不罷勉朝夕以祀餘光顧年暮病侵每增無歸之懼兄終夜能一念否環青幽僻去城頗遠并人家亦多不相干雖不及從姑山之清峻兄以訪姑山之興臨之未嘗不姑山也俟春和當與維世攜价奉迎悤然一来靜對數夕庶幾不負生平切劘之念懷

報劉兊陽

暮春別来每切懷想頃秋大撥人心同歸不謂天留厚意明堂柱石漸需以時良工不示人以朴我丈之出固海内蒼生所翹首也科第之遲速諒在所不較矣衰朽浪漫平生忽歷七旬寸無可紀古人所謂當愧赧而不當宴樂者也鄉邑親友未知其衷妄干塘翁見翁諸老錫以高文大作方抱悚懼公素知我之深乃亦獎進之以溢詞寵貺之以厚禮是令老朽重增惴惴矣柰何柰何然故人之賜敢不拜嘉明春時和倘得車音不遺舊榻則掃石烹茶相與重訂大雅何樂如之盛使旋謹此佈復北望玄雲悵然不盡

答張右渠

別去許時深切懷想向盛价行匾匾又入山間不及致一字疎漏何言令郎歸接華翰益增惶悚每聞新政清明輿論騰播舉行鄉約殊得化民之機鄙人山居無別施為勤脩談學以了殘骨是本等工課点無足為高明道来示云兵務案牘朝夕對理此正學問流行非另有也

示伊兒及門弟汝棟

觀汝近日讀書仍是舊時套子尋枝摘葉只從時文上摸索全無自得意趣先輩論舉業有傳神之說夫傳神者須親睹其人言笑動止然以己意會之庶幾

得十一於千百君未睹其人但從影子上描摸是又以影傳影何能合本真也今讀經書須將經書本文咀嚼諷詠以意逆志超然融會於言意之表若已求之未明乃以大全及近時講解等書參互考究亦無不可得也所謂己意者亦只是活潑潑地非如近時一輩自作聰明不融會聖賢之旨強以己意押到聖賢言詞此又所當戒也讀經書大法須是如此此外又須將各經典及古文之優者誦覽玩味觸類引伸如讀說言行處他日遇言行題可用讀說性命處他日遇性命題可用讀說制度仕止處他日遇制度仕止題可用凡此所以奮發其精神滋助其意氣伸舒其文采如水之波瀾如木之芬芳如花之香色流動充溢自有非夫人之可及者矣此之謂自得意趣此之謂活潑潑地讀一句勝讀千句讀一篇勝讀千篇乃為善讀書也眼前作業皆如盲子索途不從己眼上求光明只晶杖子上討消息康莊大道時或得之然亦非高材疾足若經險阻歷艱難其不顛而蹶者鮮矣又如不具堂上人眼孔只從堂下人討口氣雜於儕伍之中彼短此長得一失二其所益者幾何夫時文排不可觀也以之而相與證驗其妍媸醜好可

也以之而為根本命脈不可也學之者學其精神意思可也學其詞語出入不可也若吾自得之學至亦可以自出機軸不求與之合而亦自然無不合矣所謂肆筆為之縱横闔闢皆妙用也如此方可以望超昇邵子曰天下讀書者不少而能讀書者少若得義理真樂則何書不可讀何事不可為陳白沙曰以我觀書隨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茫然夫不得義理真樂不能以我觀書而終日孜孜吾恐勞而無功也汝其思之

示伊兒往南監

毛遂有脫穎出囊之英班超有投筆封侯之銳事在人心汝坎坷久矣此行正洗變化機會須時時提省精神一切嗜欲外務宜勉苦放下專心奮志以了大事遇好朋友虛懷取益無益而有損者敬而遠之在舍寫惟靜心誦讀義理悅心自見資深逢源之妙

答張起潛太守

敝郡僻陋但昔俗多告訐是非靡定曲直混淆在上者稍或不加敏決吏胥緣而舞文奸詐百出即有頓治之心民未受其福也明公下車以來平易近民設施號令雷迅風行即稱老猾知無所措其手君子有

所恃而為善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為惡其惟明公之克舉乎茲又不自滿假謙虛下問為國為民之念即有奸頑且將率而化矣山林衰朽感激盛心敢此佈復不罪是祈

報張起潛太守問地方事宜

仰惟明公下車以來仁明兼濟恩德覃敷吏畏民安九邑歌治而猶志歷民瘼俯詢地方孰利孰害可革可興令生等條析上陳甚盛心也生等親沐虛懷敢不罄竭顧曠廢既久懶散日深以是稽遲未副速報罪萬罪萬謹將切於敝邑者具陳一二惟明府賜之采擇芻蕘莫大之幸焉

一舉丈量以清冊籍永豐縣錢糧自正德末年為里書飛灑詭寄遂致糧差混淆有田之家不必有糧有糧之家不必有田官府難於徵收小民苦於拖欠上下俱困弊不可言嘉靖五年知縣金中呈上司舉行丈量立為經緯二冊經冊定各都之額數糧不可以推移緯冊便各都之輸納差不苦於奔役民甚快之而歲月既久丈冊日殘上下相承莫之愛重遂致散佚不可復稽而舊弊仍起兼以山鄉歲月水推沙塞虛糧之數日滋至嘉靖三十五年知縣吳復申呈上司再舉丈量而舊弊復革今相去二十餘年又不無踵前之弊如蒙軫念國賦重務再行丈量或清刷之冊編入黃冊庶乎冊籍可清而糧差不混矣唯酌之

一察時務以防歲荒永豐地僻而陋物產並無可需又河流淺隘商賈莫能往來民間惟有耕稼以為生理而今歲自五月初即不雨至六月之終不雨禾稼焦稿十不二三之收議者謂早行禁遏使穀不出糶存以濟荒其策亦誠良矣然有田之家又將何以輸納如蒙平定穀價不豐不賤凡四月以前量許之糶賣以為輸納之資至四月以後始不許之出境或曰

如此則凡有穀者皆早糶賣矣而不知正二三月糶者糴者皆不能多穀尚騰踊雖欲多賣而不可得且官府已有定價又不必於先糶如此則有穀者得銀以輸納無穀者不苦於價重乃弭亂之一術也若官穀觀時而出入社倉隨漸而查理本縣現在舉行不敢多贅唯於錢糧若京邊起運之外非至緊急者稍與緩之而舊之逋負者亦量與寬之如此則民酣於休養生息將忘其在荒歉之中矣此時務也唯酌之

一戒浮詞以清獄訟凡民情有所抑而不得伸於是求白於官府官府為之剖而決之理也然即以其事

求直其情夫復何言邇來風俗薄惡民情詐刁駕空誣捏餙虛排陷或以無為有或以少添多或因小扯大連章累牘百緒千端雖官府不為之聽而亦不能不為之惶惑矣其故皆由於教唆者逞其奸以騙錢民害之甚也如蒙嚴立告示一切詞訟並不許粘帶揭帖牽扯別項有此者事雖大而不與理無此者事雖細而必與伸而又密訪教唆之徒痛加懲治其兩造願自息者姑與准之如此不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而有冤者亦得伸其枉獄訟其可清矣唯酌之

一止客兵以安城守嘗聞之兵貴土著以其有父母

妻子不敢大無賴也往者以永豐之機兵守永豐之城池既安且治先年地方流寇上司抽兵差操本年機兵難久住府故轉募精兵後地方寧靜發回本縣仍令本縣募人可也乃復發精兵來司城守其為害可勝言哉當其無事動以官軍自恃威劫小民凌轢販賣及有小警公然肆奪莫之敢嬰甚者輙言導引外寇恐喝良善之家如此而不去是寄一虎狼於敎縣也如蒙軫念禍不可長微不可漸而永豐之弊此其最大撤而收之民庶乎有安寢之期矣唯酌之

一浚水口以澤士民永豐之城外嵌恩江往者上流直逵城腳而下尾則縈迴學宮故民間頗亦饒裕而士林科甲亦不替也自嘉靖辛酉江流忽支而外直射學宮為辰水而學宮之下流亦反而直冩故其秋遂遭流寇而火災亦多民間憔悴科甲不興堪輿家往往咎此邇者生員曾舉呈上司而學宮之下水口已頗俏舉但未完工其上水堤本縣父母官雖在謀度而未即興工群望顒顒如蒙軫恤士民大加獎掖催督本縣令其多方設計聚財擇人其未完者尅日完未舉者尅日舉之早協成工或有無碍官錢量加濟助庶幾水歸故道迎祥納祉而地方士民之受益

大矣唯酌之

吉郡永豐　郭　著
後學長洲　金　校

奏疏

吏科左給事中臣郭汝霖謹奏為倭患既平陳末議以圖地方久安事臣惟善繼事者必端其本善圖事者必乘其時邇年邊海無賴勾引倭夷行刼內地流毒之慘有不忍言賴我
皇上惻憫地方遣將調兵
宵旰靡息而一念之誠上通
玄造是以
神機默運賊徒授首掀攘之烈直與文武一怒而安天下者同甚大幸也顧夷類禁而思患預防以建久安之業者實在於此臣恐地方當事諸臣狃於目前之安不為善後之計苟且因循坐失機會良可大惜臣是以竊言之何也向地方之所用以集事者調兵也而調兵不可以久熟觀此賊每秋冬則捆載而歸還春夏即乘風而至而我兵恒在數千里外文移往来動經數月及兵之至而賊已出洋矣賊散則客兵不能以久留亦必散遣而歸及我兵抵家而賊又踵門矣是在賊常逸在我常勞而路遠之騷擾糧食之糜費又不論焉非所以為久遠計也臣謂往者地方有事即欲立經常之計而有所不及今幸蕩平之餘正可有為之會乞
勅督撫諸臣務殫心力展布區畫使地方之勢自足以為捍禦之常即有卒然之警不待藉於調兵之遠則地方幸甚
宗社幸甚臣待罪言官日夜思惟偶有一得之愚乞
為

陛下條陳之其一曰議海防臣惟倭賊之来必由於海而我兵之所以扼之者亦莫便於海
祖宗之時所設海船輒踰數百蓋倭賊擭捍使得登陸則其鋭不可當而我兵又圖生之心多故賊一鼓刀我兵常不戰而潰惟扼之於海則我兵既無可逃莫不進而死敵而艨衝大炬又足以逞其技擊之雄此
中國之長技也近俞大猷頗知海戰之利害昨其所議海舟務陸柒百雖若浩大而難辦然所以圖一勞永逸者實在於此該部覆議亦謂其可

行但不定計其脩造之費之所出而委之當事地方雖曰隨時斟酌之宜而文移往來亦復數月非所以責之必行也臣聞有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事乞

勅督撫諸臣毅然必行及時脩造而其修造之費或量借二芀餘鹽之銀或查取有司罰贖之類或於近洋郡縣審其財力之相應者畧與措置而閩廣二省亦屬沿海賊未擾亂物力頗舒或移文於彼查其官銀之無碍者畧與借支使各脩造數十隻以為廵哨之兵似亦不難如此庶乎

海防可以畢備而賊之來路塞矣此上策也不可不決而行之其二曰議兵衛臣惟

祖宗沿海諸郡具設衛所聯絡之大自登萊以至閩廣何其密也承平之久海無兵革故兵伍消耗而廵海之臣視為故常漫不料理一旦有急莫可支吾臣請查復

舊制審其要害之所立數閫府設以總兵參將各守禦之卑弱者移合於此而兵伍之消耗又廣為招募使無賴之徒既得以食於軍而不逃之海外以生事而我軍廢處充實又隱然有扼約在山之威議者疑移置守禦或失之疎而不知彼賊常聚而來我兵常散而守力不足以相抗惟合而一之使之畫地而守苟有賊入其境參將即提大軍馳赴兵勢自足以相當而閑暇之日又更迭出海以為廵哨之舉如此而賊復能來未之有也其三曰議選將臣惟將者三軍之司命將之材最難而求之亦難今武弁皆自膏粱苟安豢養原無遠志而武舉方畧又不足以見實才惟臨事而措之用其智謀勇力可以立自表見昔宗澤在軍中用岳飛拔以五百騎遂收

氾水之捷即陞為統制有以也今督撫諸臣皆當重任用人之際妍媸在其目予奪在其手可否在其衷然數年矣未聞能超資格薦一名將以為

國立功豈世無其人與將事冗而力不暇與抑制有所限而未能與臣不能無惑也臣乞

明詔諸臣極力搜羅廣為薦拔或隱於草澤或奮於行伍或已仕退閑或未仕而向用凡臨事之際果有卓異之才即超資格而任之又如水戰而慣習者多方采取使之皆備任使如此則鷹揚

干城之責庶幾其有人矣其四曰議練兵臣惟
兵以禦敵自有事以來孰不言兵之當練迅而
至今未聞地方有一兵之強者果兵之不可練
與臣是以知其有練之之名而無其實也臣嘗
見州縣之練兵矣或聚數百人或聚數千人較
之於一日之內比舞幾鎗共發幾矢即以為操
練甚者惟點名走陣而已如此而練雖終歲而
不見其可用也雖千萬人而未見其能強也臣
乞

勑諭諸臣擬為定式每十人為一小隊伍十人為一

大隊各隊立一教師務求實用使之如家人父
子之相為應務至於官府操演則輪班而往看
實比較以行賞罰如此庶幾練非虛務而精強
者在伍矣昔唐李抱貞勤於簡練而澤潞步兵
遂為諸道最亦二萬人而已兵豈在於多乎哉
其五曰議器械臣惟器械所以應用器械不利
以其卒予敵也自有事以來孰不言器械之當
利矣而聞之人言尚有荷朽鈚以履陣持竹竿
以膺城者如此而不為浪戰乎不為兒戲乎臣
不知地方諸臣數年之所幹者何事也臣乞

明詔諸臣精飭實舉刀鎗之類務定其程式輕重斤
兩各為之較定而強弓毒弩又所易備即如野
戰士卒刀劍或為力難至賊之攻城則我軍乘
憑弓弩尤易以施務令郡縣招募廣西之人熟
習藥箭之法如此則器械精明之餘自有不威
之威矣其六曰廣招募臣惟承平既久兵籍消
耗一旦復之似有所難且招募之財又無從出
辦此議者之所慮也臣以為天下之事畏其難
而不為將遂歸於廢弛而不振其要亦存乎良
有司而已乞

勑督撫兵備諸臣嚴為查復之舉有不足者下之郡
縣有司曲為處補量其里分財力之何如或使
之一里而募一人或使之數里而募一人吾誠
無所擾於民而但使之出力以為保障地方捍
衛身家之計彼亦知上之所以勞我者非以厲
我也所謂以佚道使民又何怨乎其七曰議專
任臣惟官兵者武官之所統理也民兵者有司
之所統理也業必有所專而後可以責其成
國家設官之意知府則統一府之事而錢糧屬之通
判詞訟則有推官同知者以理軍為職者也知

縣則統一縣之事而錢糧屬之縣丞詞訟分之
主簿典史者以巡捕為職者也今地方練習民
兵之舉一一責之知府知縣則日有所不暇力
有所不能臣愚以為在府者莫若專責之同知
在縣者莫若專責之主簿使之一心一力以辦
此事而器械之屬咸使之精致其能在上者時
稽其勤惰至其考績亦以此為之殿最如此彼
得以專心致志將來民兵必可以守夫官軍既
已以戰民兵又足以守即有旦夕之急又豈藉
於調兵者哉其八曰議號令臣惟號令所以肅

三軍三軍之進退實係於一將之號令號令不
嚴孰肯效死以決敵今
制雖有將官以統士卒而將多不得以自由此士卒
所以畏敵而不畏主將也至於敗北而又專責
之將領是將領之一手足以禦敵而士卒又何
苦而不奔北以偷生臣乞
明詔諸臣務申
勅法例但為將者其所轄之軍俱得以自由生殺進
退惟其所馭惟以克敵為功不以全軍為榮夫
然後有敗北乃專責之將領即將亦無得而辭

矣昔人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使飛不得以專
其軍嚴其號令誰為之確守而不渝者哉其九
曰議團結臣惟官兵以佚戰民兵以守城至於
鄉落之民又宜訓之以團結之法昔人謂民不
可使之好戰亦不可使之忘戰好戰則不可與
從事於安忘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臣嘗觀秦
之民即周豐鎬忠厚之民也孝公欲併山東諸
侯而用商鞅之法使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一
變遂悍然有招八州朝同列之氣今浙直之民
承平既久其風習尚浮華而多柔脆臣謂是在

有司者倡其勇敢作其銳氣至賊之來士民果
有能捕虜首者重加旌賞甚者即擢用之而民
間又相為什伍父子兄弟朝夕習講攻戰之法
庶幾教訓之餘勇悍之氣自生即賊之至豈能
肆其猖獗者哉其十曰議糧餉臣惟師行糧從
為海防立而糧或不足亦安能使之士飽而歌
而效捍禦之力夫浙直財賦半天下軍國之需
多仰給於此而
留都之根本瓜揚之咽喉又相密邇焉今此隙既
開難保其後之必不來而無以為之處臣恐其

食之不能恒足也乞
明詔督撫諸臣重加經畧立為定賦務使出海巡哨
者資糧綽然有餘夫然後戰守之功可以責成
矣凡此數者皆所以為區畫地方之計必地方
之事立而後可無藉於調兵必無藉於調兵而
後地方可以久安而長治臣故以為禦夷者此
其本也臣又惟人情處患難則警惕之心生遇
平寧則宴安之氣勝今部臣趙文華既有
成命歸
朝而胡宗憲阮鶚張景賢諸臣荷藉

天功與有成績而受茲
簡用專制一方正當鼇蹐展布以為
陛下立萬世之業若因循苟且狃於目前之安而不
為善後之計僥倖其身之可以無事而去而以
難遺之後斯非所謂以身任事而為
國家終始之慮者矣臣乞
陛下務激勵責成之使為地方久安長治之畫臣已
上所陳雖君獻言者之常談而今日經理之道
實不出此伏乞
發下該部酌其可否果有一言足用

賜之施行臣不勝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隕越之至緣係倭患既平陳末議以晝地
方久安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吏科左給事中臣郭汝霖謹奏為出使復
命陳言地方切要事臣聞周爰咨諏使臣職也臣頃
奉使琉球道沿閩省往來經歷者四載臣竊覩
其地崇山巨海深林僻谷利於為寇而不利於
禦寇
先朝嘗遭倭寇及土豪鄧茂七之變所以制馭之者

數載而始定蓋自兩關入延平自延平下福州
自福州抵漳泉皆崎嶇一路無他途可以救援
一方有事則西逼江西北擾浙直南騷廣東三
方為之不寧又其民多輕剽好利如近年倭患
浙直尚有寧靜之日惟福建舊倭新倭蔓延不
已兵賊山賊相乘機亦其勾引者多而所處
之勢然也臣聞倭患初起地方財力尚裕而當
事者貪饕妄用一掃而空之又招惹兩廣無賴
名為投兵而實無冊籍繼以王詢劉燾區區財
不足養而散之無術遂使操戈肆逆禍延兩省

焚殺刼掠臣過受害郡縣未嘗不拊心而流涕
也且福建之民當無事之時憑山海之險猶或
時未静况近年苦於倭患而不能耕蔽於海禁
而無所取又觸目兵賊之横行得利而無所忌
則亦何樂而不賊也於是漳泉之間有司稍急
賦税則動輙竪激變之旗三衛之軍廵撫欲餙
軍法則逐通判而逼憲副事變至此紀綱何以
振
國威何以立耶語曰涓涓不塞遂成江河毫釐不剪
將用斧柯言防患之貴早也此而不needing將來之

丁憂甚矣臣嘗日夜思其安寧之術大抵無出
於用人用人之急者二曰軍門廵撫曰郡縣守
令夫廵撫軍門一方所以寄治安也守令於民
最切近也二者得人自能捄禍於已然而弭變
於未發今之廵撫雖云會推大抵多循資格輕
易陞擢而未聞極才望之選福建海隅之地甘
守令多衆塌倒貢之徒而未聞盡茂異之才知
此而求其治安可乎况今都御史游震得與其
下嫌隙既開豈能行事於地方而朝
覲考察之後地方之缺官甚衆臣乞
勑下輔部大臣將震得暫移別方而另加選擇務求
揮霍沉鷙慷慨當事之人而付之以一方之任
既得其人用之惟專而謗議勿行信之惟久而
近效勿急必三年六年而考其成不一事一過
而弛其任至於久而無成重罪之可也有異功
而侯之可也如此而廵撫不得其人者未之有
也若該方守令必盡以茂異之才授之使教養
勞來平定安集苟有異效輙加顯擢而不拘常
格而其黜陟一以撫按奏報為憑不以流言浮
議為據如此而守令不得人者未之有也二者
得人則選將練兵安民禦寇彼自能隨機應變

固無俟於億度而言者惟是財用一節則福建
之民力窮極而事不可已事不可已則勞費繁
滋於此而無以處之臣恐其變之無息日也臣
乞
陛下大廓
天度
勑諭該方一切錢糧暫留應用俟其寧静之後另行
區處庶當事者有展手之資而為民者有息肩
之望東南之患熄矣緣係出使復

命陳言地方切要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吏科左給事中臣郭汝霖謹奏為乞查例
賜祭以報
神功事臣等於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初二日奉
命冊封琉球琉球在海島中舊由福建遭值連年倭
寇臣等淹留至嘉靖四十年夏五月二十八日
始得開洋行至閏五月初三日涉琉球境界地
名赤嶼無風平浪大魚出躍船阻不行顛頓播
蕩篷扇損壞舟人驚訝若有水怪如此三日畢
民慌甚呼祝
海神天妃求救臣等亦以歸時當如例乞祭以報
神功中夜紅光燭舟次日遇風而行初九日到港
封拜禮畢守候風汛至十月初九日登舟十八日從
彼處開洋歸國行至二十日忽有雙雀來舟颶
風大作陰雲四塞白浪滔天舵輪折去舟顛危
甚舉舟痛哭援顧祈保風未能止至第三日臣
等僅存殘喘乃為文以檄
天妃再以歸乞
聖皇賜祭申請風逆稍止因得換舵整纜完舟而廻

臣等到港思念
神功顯著各發願心備醮備廟以抒報荅但思臣
等危急之時非不以此祈
神而
神之響應者率以乞
祭而然於此見臣等五百生靈蟻命莫非荷藉
聖德遐孚
百靈效順而
神之歆享者蓋有在也臣聞
聖王之制
社稷山川之神有功於民則祀之今
海神天妃當風濤危急之中而能垂紅光飛雀報
禦災捍患異蹟昭著俾五百人命不填巨壑其
有功於民甚大臣等謹按嘉靖十三年給事中
陳侃行人高澄奉使琉球往廻風濤危急亦藉
天妃顯異救援歸乞
賜祭一壇臣等二次危急與彼相同
天妃靈應與彼亦同臣等以
賜祭祈禱又同至其他危急於上畀者甚多而
天妃之隨處救應者亦甚力臣不敢瑣舉以

潰蓋海波無際人力難施所恃者惟
神耳臣等非敢妄誕也伏乞
聖慈
勅下該部查例相應仍
遣福建布政司與祭一壇庶幾允答
神功而臣等亦不負心於幽冥矣等因奉
聖旨

順天府府丞臣郭汝霖謹

題為地方虜患懇乞
天恩優恤以固邦本事近者醜虜突犯自密雲平谷

迤入三河寶坻等處仰仗我
皇上
玄威震慴
聖武佈昭賊即逃遁而所過之地焚燒刼掠慘刻殊
甚臣惟大患之後必有異常之恩此
聖王所以隆
天命也今地方遭此不有以賑恤之民何以安臣乞
勅下該部議發帑銀遣大臣親歷受傷之處賑給補
助庶死亡者有所葬流離者有所歸即民雖受
害而莫不感
陛下更生之德矣至於徵賦壹節如額派歲派及均
徭等項銀兩自嘉靖叁拾陸年以來連遭水旱
民胥逃移不能完納今歲荷
皇上至德感召年歲豐稔流移漸復有司遂欲將節
年拖欠一槩併徵不知瘡痍甫就之民豈能了
連歲未完之稅而兹者又忽有此則難之中又
有難矣臣乞
勅下該部議將受害地方自肆拾壹年以前通負稅
糧均徭等項盡行蠲免其肆拾貳年以後一應
額派歲派稅糧及均徭等項通融暫於保定等

柴府代辦俟安養數年之後民力稍蘇仍照常
派納至其餘州縣賊雖未到而方復之民值此
騷動中間豈無破損臣乞自嘉靖叁拾玖年以
前拖欠者亦與釋之肆拾年以後者如數催徵
如此即民雖受害而莫不感
陛下安輯之恩矣夫前項錢糧皆軍國之需與
內府供應之不可缺者臣非不察於此顧民為邦
本本固則邦寧況畿甸之民實係根本至重比
之外省尤當培養豐植臣備員宣化之職故敢
冒昧懇乞惟

陛下采納而施行之不勝幸甚緣係地方廣患懇乞
天恩優恤以固邦本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欽差提督脩築京畿要城垣順天府府丞臣郭汝霖謹
題為工完
進繳
勅諭事欽蒙
皇上軫念灣中糧貨之地特允府尹臣劉某等之請
麾借光祿寺餘銀脩築城垣以固保障於本年
二月十八日仍

賜
勅諭命府尹臣劉某每半月一閱視工程廵按御史
臣董堯封調足錢糧往來稽考廵倉御史臣王
用禎專管掛號稽察奸弊臣汝霖專住任彼提
督會同通判臣歐陽昱大監臣桂琦督率脩理
臣等謹
欽遵外當擇二月二十二日興工委官張文泰等運
磚運石啓土釘樁版築包砌百堵具舉時在工
諸臣感激
聖恩無不晝夜爭先小大戮力至五月二十五日工
程告完除城垣規制丈尺併諸臣儆勞臣已開
府尹劉某分別具
題各委官在工勤惰容臣會同廵按御史董堯封
廵倉御史王用禎分別具
題臣不敢再加繁瑣以瀆
天聽惟臣所領
勅諭工程已完理合
進繳謹將原領到
勅諭一道隨本
進繳緣為工完

進繳
勅書事理未敢擅便謹具題

石泉山房文集卷之八

吉郡永豐　郭汝霖　著
後學長洲　金士衡　校

序

刻使琉球録序

使琉球録者録自陳高二公始也琉球歸化
聖朝前此嘗有使矣而弗録焉遺也遺則後將何述滄溟萬里不無望洋之歎此録之所以作也二公之心仁哉嘉靖戊午世子尚元乞封
上命汝霖與李君際春往首訪是録如獲梯航解舟

潞河漳人鄭教授者來語余渡海事余出録詢之曰得矣而未盡也暨入閩省造船用人惟録是據詢舊行故老一二弗協豈時變不相沿乎將作之竣事之餘二公前所行者或未逮也且事屬渾論要實未覈余是年值海警海遲船更再造人亦數新視之前役頗詳然其發端則前録資益弘多而又懼其久且浸或遂遺也後之使者將傳今而羅我矣舟旋之日因類編之首以
詔勅尊
君命也次以使事禮儀述宏綱也次以造船用人敍
神見要務也次以群書質異則山川風俗夷語貢物併前使姓名詩文而題奏終焉具始末備稽考也原録云云者列于前而是歲所行者附于後嗚呼後之使者一舉目而星槎海濤燦然指諸掌矣若夫登之
天府備史苑稽查則二公先之矣何敢再瀆

致知議畧序

致知議畧者我師雙翁答龍溪子論學之書而題之云從原文也是年秋七月汝霖拜
命使琉球道經桑梓謁師而請益焉師出示此書莊誦屢日作而歎曰翁老矣而獨抱苦心如此欲何為

哉蓋欲以明良知之學也良知之學陽明先生得之
天授而格致之訓實本於大學師云宰物為知處物為格充養乎虛靈之寂體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故致知如磨鏡格物如鏡之照龍溪子曰格物是致知日可見之行隨在致此良知周乎物而不過天然之則是謂致知之功要在格物而師云格物無工夫功在致知也二說相反若冰炭焉于茲三十餘年紛紛未已昔者鵝湖之辯使當時平心觀之明若觀火乃兩家門人各護其師說以求勝如對壘之敵然至今為訟誰執其咎霖用是懼敢以門墻之私謬起爭

翌使後之議今亦猶今之議昔罪在霖也姑託之梓傳以俟他時論定且與同志者共商之

古文奇矩序

郭子曰言以宣志言之斐然成章文也自書契興而文日盛所以發揮造化函洩鬼神旁通人物闡道揆德者也昔孔子曰辭達而已文莫吾猶人盖少之然善子產入陳之對謂言之無文行之弗遠春秋之作歎游夏莫贊一辭孰謂文而可少哉聖人要不欲學者溺心於是耳今夫六經天地聖人之心之所寓不可以文論即以文論何至也六經而下代有名家體

裁既殊音調亦異繽紛雜出豈惟良工之難而識者亦弗易矣𣏟荊野抱刖足之悲齊門有鼓瑟之非而燕石之珎里謳之好比比也可不見知遇之希罕耶予生寡昧鑒識罔精芸窓稍暇嘗縱觀古作遇有合於心者欣然慕焉命録以藏篋籍日富爰分爲金玉二集金集皆古之文詞其體醇而雅玉集則古之詩賦其辭縟而華於次序區類雖不一均之工文家一矩度遂名以古文奇矩或曰上下數千百載青黄黼黻順矣奇者果是盡乎曰奇者不盡是而是之録無弗奇也兒園鴻圃見名花好鳥語人曰是若異可矣遂許此外無遺珍不亦狹之乎視人耶寬子審詳他日有志余將以是絜之庶幾哉斐然可望

古文函要序

工文學者必稽古多識有典有則乃能入神銓而出其自得焉不則如捭生蛇捕巨螭渙漫無紀即長篇大冊稱瑰奇寘取哉而讀古書文又貴能要約俾精神勝常浮簡冊外毋令困苦所謂以我觀書隨處得益可也余往輯古文奇矩篇什頗富業庚中春寓閩臺無事中披閱彌月未獲遍焉有厭心矣殆以書傳我玩物喪志者耶於是掄其要者命吏人再録而函

之得若干篇皆出於吾心所忻慕要之約而盡簡而嚴肆而不汎典則具矣讀未終月可了無所疲精神且意他日謝簪紱從二三子明農石泉山山北負三峯龍岩北而東有鳥牛牙洞西列冠山石獅南則竹篙桃樹晃嶺之所凝峙也當天氣時霽少履蹻徒偕我良朋往遊飛陟千仞峯頭坐磐石臨風朗誦一篇颯颯乎快矣樂矣厥其冊豈能多挾此亦函要之不可不作也

詞苑掄英序

一虞子讀書至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未嘗

不掩卷嘆曰嗟乎萬世言詩之旨盡之矣夫心感物而動不能不形之言言而諧之聲協之律而詩焉其端生於感而其既又足以感天機相爲感者也自然之真也喜起卿雲南薰五子下逮三百篇洋洋渢渢孰非真哉真也者發於卒然而不得不然音響節奏無弗協比余嘗觀里謳巷謠春歌牧咏若相軋成聲莫知其然其於宮商何害也真也談者謂此以言風而不知雅頌作於朝廷公卿學士大夫乃其真無弗同舍是則粉飾組繪詩道遠矣戰國縱橫無詩無真也屈宋創造騷賦敘情綜事古詩之流而相如揚雄

班固之徒祖述推演已流侈靡迄張左兩京三都撰思十稔其數也讀者得後忘前展卷思寐矣五言起於漢盛於魏晉靡於六朝七言製於沈極於盛唐然秋風大風栢梁燕歌等行俱其端耳唐詩古雅秀麗者陳子昂孟浩然沈宋王韋而李杜者集大成也顧一詩數十韻或百韻波流不覺乎余嘗妄謂詩貴真貴體貴格貴調而不多與靡貴也惟真則格則體則調而非多與靡也夫鳴鶴唳天啾聲幾何鸑鳳絕世寥寥而寤想其音宛若可即乃呌噪聒聒者蛙蟬耳此淺深含露雕琢自然之辨也鄗芳頗好歌吟公署

無事中因輯古詩賦歌吟積焉成帙名曰詞苑掄英蓋掄其出於天機之真者錄之雖不盡而大約近自然矣又所取自漢迄唐甚鮮約不多與靡噫古今流行真機一體吾從而優游涵詠之詩可言乎

石泉山房摘稿序

余性讀書石泉山中稿故名自叙曰吾少不藝頗慕古詩文讀之欣欣不釋手中更蹭蹬雲途羈心舉業四十餘歲始第昔人曰老冉冉兮將至也繼官行人使魯拜闕里上鄒嶧山登臨岱岳尋秦漢封禪遺趾過靈岩觀鐵佛絮漿飲嘯太白樓中間發爲歌吟歸

補員東省不踰年奉使琉球道出閩粤值倭寇阻撓海洋淹留三山之西臺無事中亦嘗作或撫景懷人或因事酬應或咏物寫情既成篇什輒棄之不錄也友人樊斗山顧魯齋諸君過見加奬借焉謂余盍盡出舊所爲遂捜之殘篋得文若干篇詩若干篇弗盡錄錄其近者而李君槐亭布之刻云客有竇燕石世皆姍咲其愚余亦知弗寶矣而猶不能脫然棄置者將以玩日適性也要之終不免於愚

遊鼓山詩序

閩人謂登鼓山可望琉球陳高使錄辯其誣又謂可

見者或小琉球余三載阻係冠未能輙達
皇命心沾沾圖登山眺之上年冠充斥城外鄉村至
是出城無屬矣作五言律詩一首觀郊野農叟力耕
作七言絶句一首山之趾有寺老樹蔦蘿橋門頂負
高山山之半亦有寺作五言律二首山半之寺荒落
圮兊斷垣門欹辟毀狐兔豺狼之所嘷芋箪蕭蕭無
住僧第存升巔之路路僻嶮徃徃梯石梘可驗寺舊
盛也從者欲於是止余念存觀海不已攀而躋風旆
飛揚天日朗霽余頗壯乘高興而闞之衆山俱入覽
山頂寡石有小石偃于旁鐫朱子天風海濤四字時

海波漫漫五尻閩安鎮一指顧間作望海歌不盡盤
旋良久則海颶驟發雲霧晻靄黯慘波濤洶湧作五
言古詩四首下馬然所謂小琉球卒莫見盃知人言
不信而二公者亦未登此也下至山半僧言東有靈
泉乃過石橋入小亭旁竪石多宋人紀遊刻泉謂昔
從山窪出禪僧紉而東之瑩然泠然縷縷然余去冬
飲麻姑泉意值水涸時故細而滴茲則春二月矣亦
若是知其出於靈異寒甘不可多也作五言絶句一
首是日從遊者閩尹周子舜岳侯尹陳子節懐尹唐
子朝宗餘詩不錄唯靈泉觀海歌寺詩周子錄置之
寺鼓山者閩縣地也

敘族譜泒源

按郭氏本周王季之後為文王卿士勤在王室藏之
盟府封於虢而字曰仲曰叔者謂之虢仲虢叔今陝
地有北虢東虢而北虢在大陽又曰上陽屬今河東
郡東虢在滎陽屬今河南郡即虢亭是也西虢屬雍
州即漢之馮翊是也後稱為虢公周惠王時殺王子
頹有功遂得虎牢之地今城皋是也既而虢封虢公
爵之國後其族出奔京師子孫多就城郭園池而居
因以為氏虢郭聲之近似也故京城有東郭氏西郭

池戰國時有郭隗者客燕昭王得士實自隗始漢興
郭氏寖盛有曰蒙曰亭為高祖績臣皆封列侯漢東
有曰況為部將曰泰為海內名賢晉有天下有曰欽
為侍御又為宋屯騎校尉曰泓為齊黄門侍郎曰祚
曰榮為隋光祿大夫郭氏之盛代有其人而源流分
泒各有所自迨李唐有諱子儀者世居華州以武舉
屢有大功進封汾陽王子八曜旰晞晤曖曙映皆
為顯官曙為司農卿生子銓銓生承祐祐子輔輔子
琢琢生德基為南昌令乾符四年丁酉黄巢陷洪失
援盡節終于官子從諤從訓留居豫章南城鵜子岡

從諤生俊英英生兵部侍郎昭昭生伯良伯宜伯宜仕南唐李主景交泰辛酉三月隨主遷南昌丁卯為吉州恩江鎮監軍使子安功定功乙亥遇宋取金陵監軍公與長子安功歸朝赴援王室因與主李歸宋定功以父命贅于鎮之石橋巨室吳氏不忍去後置庄層山遂寓居焉是為層山始祖嗚呼自吾祖定功而上至司農卿曙其相傳大畧如此而其詳細不可究吾固不得而譜自定功而下則生歿葬嗣歷歷昭著故吾譜斷自定功始焉夫譜莫貴乎真實世之假托而冒稱者謬也夫吾郭氏亦無愧於鄉之所謂望

族者又奚以謬為哉嗚呼祖孫精神之相傳一脉者也不據真實其亦何以譜為

族譜例義

汝霖曰家之譜其國之史乎夫創制者必陳其意覩往者宜據其要作例義

夫郭氏譜凡數脩矣然體制多未精當予因是錄作者之序文而定其制

夫郭氏居層山自定功始然保姓受氏必有所自叙泝源

夫譜必有系以著代也必有傳以徵實也由一而二而十百千萬由十百千萬而本於一其系乎君子可以合受矣由名而字而行而號而生歿葬嗣而行實大畧其傳乎君子可以論世矣

夫郭氏自定功至于今錄者凡二十一世自一世至十三世總為一傳其下則又為變例盖吾郭氏七世祖兄弟凡六人其三祖之子孫至十三世多不嗣嗣而傳者惟德明德昌德茂三宗之後至十三世而族繁矣故是自十三世以下則各自為傳而以三宗提其首嗚呼稽考者其便矣

予觀李子譜有外傳而今不作者衆也繁也妻列於

夫傳夫為妻綱也其姓族之大而顯者則詳其出詳其處次惟著其氏嚴婚媾也女之適人者同乎是

夫禮謹婚配其繼娶而得室女必詳其出而又出於名族則詳其處其得改適者惟書其氏而或出於名族亦必詳其處不詳其出至庶室惟氏而已於乎名分之際其嚴乎

夫紀行所以表賢表賢所以貞教是故孝子弟弟貞婦不可無識也然古謂盖棺事廼定今自十七世以下即有賢行弗錄閼生存也要之以俟後世大雅之君子

唐山江邊郭氏族譜序

汝霖曰譜之作也其以昭世系而聯親愛乎觀譜者其可以見仁孝之思乎蓋情生於感感生於念不一不念不感不通親愛之情由以踈而禮義之風熄矣譜之脩要矣哉君子是以惓心焉我永豐郭氏自唐監軍公來鎮恩江始監軍公子定功公贅石橋吳氏吳爲永豐世家有祭酒博士等官定公生舜臣舜臣公生三卿徙居唐山嵗隆慶戊辰邑鍾生者來言野人妄穿吳祖塋得石刻三卿之名燦焉三卿之子孫日益博大繁滋其長卿居塘邊後徙古縣之嶺下於

是有古縣郭氏之譜國卿居源上源上之譜則先考中軒翁命霖及從增宋大理君重脩之而汝霖寔作義例是爲源上之譜秀卿之派居江邊江邊之譜則長老子弟以萬曆二年從事蒐羅掇集命工入梓而曰系曰傳曰文視二宗之譜不殊矣宋大理首爲之序而諸長幼尤未已乃徵言於霖霖惟譜牒之傳夏殷以前邈矣系之以姓而弗別聯之以食而弗殊宗宗親親者惟周道爲然余讀行葦既醉諸詩至所謂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我有肥羜以速諸父未嘗不慨然其惻怛慈愛千百載下令人有餘思焉即如是其維持聯絡安得而不堅且久哉而不肖不率者又安得厠於其間此周德之所以至也自是而後迄魏晉以來世家巨族多在江南故江南重譜系今我郭氏自定公爲唐山百世不祧之祖而三卿爲三宗故譜而三之亦勢也乃其本本源源之系則無不同矣嗟夫余自束髮從諸長幼嵗時伏臘祭祀燕享於祖庭見有衣冠儼雅者見有威儀赫奕者見有恭者肅者愉者悅者偉而俊者相與周旋升降獻酧交錯宛然有周氏之遺風所謂一人而千百人千百人而一人者耶以之稱世家巨族其亦庶乎壹矣夫一人而千

百人可以明孝千百人而一人可以明仁故曰見仁孝之思也雖然三宗之子孫在江邊者尤衆而繁夫衆而無以約之吾懼其睽繁而無以飭之吾懼其渝仁愛之不相卹禮讓之不相先吾懼其乖如是而曰世家巨族寧無靦耶是故約繁以禮合睽以恩易乖以習以實吾之所懃懃懇懇者諸長幼其尚思所以慰我

簪纓録序

來於豐城稱望族自宋漁隱起歷今世凡二十餘其横簪飛纓冠紳進者若而人或以甲科或以鄉貢或

巾辟舉自其後進賢朱氏而進者亦若而人自其派居浙鄞而進者又若而人彬彬盛矣予寓京師時適同年袁祖榮隣居見刑部郎光翰氏數過榮敦族義云而是録則憲副君克諧作之録袁之簪纓者而其餘不録有譜存也録以序以秩弗崇卑殊宗族不貴先也閫教諭其以録止知縣埴埴而下進者又若而人未録也遂録入鋟梓而謁余懇序言嗟乎余觀荒涼寂寞之濵蓄水渟渟汋闇窮冥莫覩也夜光明月一或現焉揚光吐媚輒稱珠池嚴禁禦矣龍門之桐百尺懸崖飛鳥走獸罔臨而霜雪雨露之所被也有枝婆娑橫青霄摩紫霄過者肅然延頸跂望彼其盛也必有自也故池非蓄珠不来桐非橫枝弗秀而族非簪纓弗望是録也夫豈徒哉履盛者明貴守也彰往者在詔来也無亦為袁氏之子孫訓而思以自紹乎是故哆官族之茂可以思忠後積慶之源可以廣孝敦行篤之爱可以展親仰奕葉之榮可以畾述一物而四善具焉然則流聲耀勲而耿光纉烈也不無窮者哉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其見之者慣也言有自也袁氏有自矣世而盛宜矣録也而豈徒哉夫其者秩卑而官微者也乃拳拳重是其亦無愧於録矣乎

星槎録序

郭子曰余讀李君星槎贈言豈不忻忻然壯向往之心哉嘉靖戊午琉球世子尚元航章自封
上命給事中吳時来行人李際春往瀕行而吳有戍事
上繼命汝霖偕李君往舊事宦京師者出行其親友薦紳多為贈言榮之矧茲海國之役然必虞時久而後能備方李君初承　命時諸儀物尚未製故得稍緩其行聚茲華章若霖之備乏則朝捧節而夕都門

所以徼惠於群公者後李君入閩亟鋟之梓而以序謀於霖霖曰余與君同役又可叙君之贈言乎廣辭不獲已乃考琉球國海島中漢以前邈矣隋大業時伐之不能服也宋元絶跡往来獨明興首入朝貢
祖宗嘉之遂代賜封冊寵焉所以柔懷屬夷示文德來遠也哉
皇上十三年嘗封國王尚清及茲又冊其子
聖壽萬齡仁恩洋溢視　祖宗有光矣是故諸薦紳得而颺言之也或以昭體統之尊焉或以宣
皇仁之沃焉或侈國家幅員之廣焉或張瀚海之洪

焉或誇錫服之章焉或揚使節之義焉或奇遊覽之盛焉炳炳烺烺可興可愛可傳余故曰讀之而向往之心忻忻壯也雖然十三年陳高奉使時海洋無事所念念者惟風濤之危今余與君憑恃

聖明寵靈天命君所云姑置之勿論而邇來倭寇縱横當海風之期彼且旋棹此不有甚於風波者斯錄之言吾與君何日酧之李君曰余北人不舟昨下濁河淮揚循兩浙而閩也亦惟舟之便見其蓬檣桅舵器具舟子能備之其乘駕之法能習之至於風有逆順水有曲折曰此不在我今春與君亦惟盡其在我

若乃行止遲速者時也予將佇以俟

賀督撫帶川劉公平寇序

今年春帶川劉公自浙廉憲拜提督巡撫八閩始至時賊出沒海澳人擬公必廣招調亟勦除乃公一切解散不招調人咸駭且疑賊薄省會郊圻公輙提師斬級賊散走人始知公握筭有在賊繼犯興化漳泉龍崇武公謂風汛未及急之必流布四境均吾地方憂持至五月曰可矣遂親臨賊巢抗強于督麾下戰賊敗諸將見公戰亦各以其兵戰賊是以大敗生擒若干馘斬若干而水溺者無筭公令曰毋殺被虜於被虜者罪同賊民籍是全活多公振旅而還民盆香迎呼道旁鄉大夫士亦懸綵搞歌贊揚休烈藩臬諸司謂茲舉不招調不傷財害民而有大功甚盛不可無紀也犀然來謁言嗚呼諒哉盛矣兵戎國大事也士有志國尺寸未始不首談兵顧鮮據要實而技藝材力或不足自仗賴一當矢石皇然喪其抵掌於平時而其敢戰者又常輕敵不務乘機輯事全師保民亦安得稱善之善耶故兵莫難於用莫難於知所以用能談而不能用虛也能用而不知所以用專爭勝鋒刃偏裨也全師保民安内攘外大臣之心也靜則

淵潛動則鷹擊威嚴之重也斟酌機宜進退不疾不徐討筭之全也若公之舉非得其大而善之善耶要之公智勇氣資揔角飛纓已凌駕宿將於騎射亦天性也而歷歷仕途則北餉邊南防海延綏嘉湖間皆夙著威名而兵戎大計覈其要實者非一日詩有之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征伐玁狁荆蠻來威公之謂耶

送侍御斗山樊君北上序

大丈夫幹天下事在練達而有氣力蓋治有常體而時異勢殊自非練達未有不錯行謬施之練達矣或恤怨畏言利害牽制皇然顧其後美矣余於侍御樊

君實忻忻服心焉夫樊君者浙處之名進士也起家
行人以材望奮冀西臺嘗巡真定真定者畿輔也怙
勢而藪奸難法行君獨持風裁唯法行有破柱埋輪
遺烈丁巳春臺臣以按閩請夫閩則山海之國而多
事之秋也擾於倭夷利於內蠹視真定難矣非練達
有力者亢莫能是
帝曰御史樊獻科其往哉君慨然攬轡行至則見貪
橫恣肆踰制壞紀財匱民疲君曰即弗治寇且內何
倭夷憂於是樹風猷昭物釆飭規度肅紀綱墨者走
之豪者奪之宄者理之侈者汰之雖市價驛傳罔不

矢心而其大要則抑貪橫務節省曰犇犇焉搜剔激
揚洗雪閩於是始知有法紀矣適寇來君曰吾有以
待之以素所樽節者充餉懸賞布令揚威而執戈幕
府之徒亦莫不賴藉無匱之顧且畏君之議其後故
遂能卻倭夷而馘掃之議者曰設是時微君閩不知
何如矣君方報代百姓潛走京師懇遲君代君遂駐
閩者凡四三年而閩風丕變余時有使事至閩見君
如此如此未嘗不喟然嘆曰君真大丈夫哉所謂練
達而有氣力非耶且御史者提衡而司治之官也此
其貪橫而莫之省裁是決衡也何法紀司山海之[illegible]

當無事時尚不堪取盈比軍旅旦旦又從而糜費之
何以能給民幾何其不胥而為倭此時務也乃今人
於二者往往能口談而心了之惟其恤怨避浮言甚
者或利害牽制昂於前而萎於後矣其誰執之愈堅
操之愈固耶故練達氣力三者缺一不可也君真大
丈夫也哉君行矣執此於他日天下大事非君誰歸
然君不獨於政事即其發之詩文亦莫不崢然類其
為人君殆兼材者耶余又聞處人多好文學慷慨樹
功業如　國初劉葉諸公是已然則君之表表者有
自哉有自哉

贈羽泉劉公督撫兩浙序

治恒貴於得要而通材者兼往余讀書至明作惇大
之説未始不慨然嘆曰治之要其盡於此夫明以作
事大以存體又孰能外者哉及讀詩至左右咸宜曰
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而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則又恍
然悟曰握機而秉要非文武材曷克兼茲中丞羽泉
劉公其殆通材而適治之要者歟公以癸亥冬自大
僕轉尹順天不朞年拜提督巡撫兩浙夫順天在
天子輦轂下人皆曰循舊以安之可也乃公則搜隱
蠹薙宿弊清吏路順民情民之適也如流水之源而

其大者爲輸納之濫定徭役之征日彝彝焉求害治者疏且華之一時煥然更新而順天之治彰彰矣所謂明作有功者非耶及公往兩浙寅友郭君鋐問所以治浙民公曰休養之而已矣歐君㬎問所以詰浙吏公曰訓敎之而已矣高君旻種君良翰問所以馭浙兵公曰安輯之而已矣四君愕然過而訛汝霖曰公治順天者彰彰達之天下可也今詢所以治浙皆不出於休養生息之意與所以治順天者不異乎霖曰此公之所以識治要也順天在　輦轂下沐浴膏澤恒易數奸而積蠧非果於振刷流弊益無窮矣公

之所以明作而建事也若兩浙者是東南之鉅麗藩也自島夷倡亂以來民困於徭役矣吏苦於奔走矣兵殘於鋒刃矣而貪暴者又乘機恣肆其間通賴天子神武夷禍漸消則今日之所以易而治之執有要於休養生息之道乎公之云云殆見於此所謂惇大而成裕也夫膠柱不可以調絃執常非所以語變此治所以貴得要也雖然張而弗弛與弛而弗張皆非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握其機要者恒先之公於明作之中未嘗不惇裕焉優養之餘未嘗不奮勵焉斯兼之也余每侍公見公之長材大略文武具備機要之妙谷應響發乃天授之豈偶然哉故曰治貴乎要材尚乎通唯通斯兼且公之材不特今乃見往令瑞安輒稱賢令入諫垣輒稱名諫督殿工輒以敏稱寧大僕輒以節省稱隨所適而流聲炳績樹建於不拔者信有自矣詩之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余與諸君請以爲公頌時新尹張公繼至覽而喟之曰然

贈中丞芳湖王公西歸序

中丞王公歧其事去侍御樊君謂不可無言贈屬霖敘之霖記往嫂江聶公在司馬時致仕相國嚴公紫

之詩曰五十年來大司馬幾人得上乞休書聞者皆嗟譯淺有注下者夫功成身退天之道老子言物理亦示人審進退也物之興時而生秋成冬斂而人顧難之何大要功名之際莫於見則溺寡所斷則貪弗溺弗貪而遭遇非明哲大度誰其克遂耶故人知進之難而不知退之不易也知進退難而不知在兵柄尤不易也王公抱文武鉅材嘗巡浙海樹勛膚蜚聲籍故　朝廷越資格擢公撫我務巡撫八閩始至之日春汛巫公一戰收海口捷人咸謂公之用不虐迄冬殘寇入漳泉海島公振我奮殊余謂公寇窮而險

姑逸之公曰　朝廷以是畀我尚餘一介孽余其安敢
衎寢食遂毅然往且戰且為郡縣城守計綿歷次年
春他寇窺省會掠鄉村漳泉距省會千里餘公首尾
牽制乃提兵從間道歸崎嶇山谷間下泥上雨前衝
後擊公身勞而力瘁矣繼掃諸賊　朝廷又輒陞公
爲大用而公上章乞休　朝廷憫公勞允之若公者
謂非功成能退者耶操兵柄弗溺弗貪而有此遭遇
難矣公之言又曰一微軀烏足惜地方百萬生靈吾
諱疾避嫌從事或少致悞如國家何嗟大哉世常言
進退夫潔一已進退之節小也為國家安危計大也

去而戀戀不忘忠也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大
臣之道固如此今即公之言皆戀戀　朝廷蓋有超
於進退之際者公之忠不大較雖然公以黑頭解兵
柄稍息荷林下專精神他日復出展布以酬殊遭遇
忠之大至矣公以為何如

贈同年某君拜安慶司李序

皇帝三十二年君自南河來企予華同舉進士又偕
試政工曹君拜安慶節推諸同年戀戀以別言屬余
余惟君之倅安郡非理刑之職乎刑之設聖人何心
哉所以禁頑齊民而胥治也昔羲黃氏有天下其民
淳其事簡鬭爭弗興辯斷罔聞風氣日漓民有爭心
而狡偽漸肆匪刑以制之天下淆矣世傳唐虞畫衣
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然舜命皐陶曰蠻夷猾夏寇賊
奸宄汝明五刑弼五教至美其功曰刑期無刑民協
于中後世謂皐陶不與三后遂以刑官為輕漢揚賜
拜廷尉曰代非法家嗚呼聖人之意荒矣　國家郡
有守有同有判而又置之推官寔其司則專較民曲
直是非別其詞訟使咸歸于治而必廉其人始授厥
柄是　國家設官之意虞廷欽恤典也矧安慶據金
陵上游東南名郡也　朝廷一旦揭是職於君君之

建功底績難效　國家可計日待矣夫刑例也例成
也一成不可變故君子析心焉而是非曲直每有隱
情未易輒測參錯訊鞫讞疑占孚非能勞能慎弗與
吏謂廷尉天下平一失其平民將無措郡邑者天下
推也今有虞聖人在上協中之治丕責臣工吾曹
行諧學古皐陶君其先之

贈兵曹南離錢君請告南還序

兵曹武選郎錢南離君忠信明敏直躬任道翩翩吾
徒之冠首也屆茲長夏謁告南還驪駒在門祖筵既
肅雲帆江樹依如莞如同會於錢君有悵悵不忍別

者矣萬君合溪王君塘南徐君魯原周君啓齋周君斗崑應君弘齋輩相與援簡郭汝霖氏俾綴別言霖聞孔子稱益者三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京師同志之會以友德也自先達來有之蓋仕優而學取諸子夏以友輔仁取諸子參往霖從先師聶翁鄒翁游有未獲辯者退而質諸友則此會是也故雖顓蒙之甚而斯道之士苴緒餘間亦與聞會之於人切矣而議者毋弗同馬抑以躬行之難保終者之鮮也惡紫而遂謂無朱豈不過哉今年春天下當入

覲比試諸臣士類聚京師　大典既竣仍如例舉會靈濟宮會之日元相徐翁命仲嗣繼齋君錄明道定性書併學者先識仁體一章以示錢君則對衆端凡婉誦其聲琅琅其氣誾誾侃侃入乎耳感乎心如春陽被物充盎向榮會者各以所見商訂研究升歌鹿鳴南山諸什則熙乎如游心唐虞成周宇宙間信哉元相倡道之功大而錢君諷誦之不可誣也繼覲臣各歸而吾徒之在京者會日益寖來者日益衆錢君勤勤懇懇推二書之意凡富貴有命人不可不學與學不可不切與理欲不可不精察克治諸說無不為吾徒言之錢君又直躬而任於是會之冠首咸推轂錢君錢君誠不可一日無縱其舍而去也烏容已於悵悵嗟乎行矣錢君莫之挽且留也則何以為君贈昔人言報施之厚曰投我木桃報之瓊瑤繹錢君之為吾徒者皆瓊瑤矣而求以加諸未能也無已則即君之所施者輒以贈君夫充知命之說可以造聖人之立命至命充學必實體之說可以達聖人之義大聖神充精察克治之說可以極聖人之無欲而純然則二書所謂定性所謂仁體者其具得之矣是故吾徒寧學聖人未獲也毋寧舍聖人而一善自安也寧已至而猶自勉也毋寧少有得遂自盡焉而弗保以終也嗟錢君樹標以幟樹信以德夫俾斯人之於此會謂有能躬行者有能保終者胥於錢君望焉錢君其必有以慰我

送前渠朱君北擢刑曹序

士致用於時小大觀其量遠近觀其操斯之謂器而幹濟出諸識斯之謂材三者備達之天下無難故有容知大能守能遠而雁識弗達令夫斗筲杯勺非不有所受而稍踰其度即傾倒莫可收拾昂昂千里名駒猇為出羣一見料豆在旁垂首而涎沫俱下磨刃於鍘其光濯濯苟試之盤錯不缺則折故量操識三

之士致用之具也吾於是君有取焉君起家進士試
政容臺者於茲三年余以淺薄承乏堂長諸得咨於
君君稗益余者甚多余亦因是以知君君之器識過
人遠哉夫士也離疏釋褐而曳朱紫翱翔俎豆間未
始不侈然滿乃君仍恂恂君儒生愈謙厚不露幾微
顏面其量可徵也士凡服官多濮于刀錐容臺雖清
秩無可計此然守之不定者或朶頤他畨君一芥非
義人不敢干而氷雪之規孫勵其操可徵也容臺之
職在秩祀秩祀重文告文皆不章即無以展誠而顯
敬君凡　陵廟山川百神之祀其員章燦燦井井出

之既溢之餘其材可徵也夫以君之器識如是推之
致用於天下何有適奏績之餘而　廷議擢君刑曹
郎畨書届行左堂吳公右歷歐君謂例有贈言遂索
於余余愧無以言請以君之所職守者諗於君夫君
前之在此禮樂之司也今之所授刑罰之任也禮樂
以祀神刑罰以治人用不相侔而事若相反乃夫子
正名之論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豈不以禮者理
也樂者和也得其理而能和則桑典孔脩折獄惟良
而中正明達果斷有餘地矣孰謂優於祀神不明於
治人也哉

皇上以禮樂治天下君既幸駿奔助相之末而
明刑以弼教又將殫力欽恤之章則君之良材偉器
傑然在人耳目而他日大付授大表樹不於君其誰
望時歐君曰衆咸謂如朱君之器之識使司臺諫任
言責必有所建白而茲循資之擢非所以超格待也
吳公赧然咲曰是不然器識存乎己致用存乎時士
患器不良不患良而弗彰患材之不偉不患美而弗
售如朱君者固可超格擢也今乃弗然而朱君仍坦
視之斯亦其材器之過人者也他日大付授大表樹
不於朱君吾誰望

贈邑侯任巻陳公入覲序

皇上登極之三載邑侯任巻陳君以甲科首選令我
永豐維時永豐治刓以敝俗靡以隳綱弛而莫之振
紀亂而無與整民有更化之望焉議者謂侯之至必
將奮迅勇決釐奸革弊改絃而張之音乃可調振衣
而浴之舊乃可新侯甫下車喟然曰民易與樂成難
與慮始為政者懲於其往而急芟除或失則激憤於
其靡而勇振厲或失則過威刑嚴刻之是皇而渾厚
敦龐之非務或失則苛彼衡風之不能擧毛羽者飫
之過也拙於末也強弩之不能穿魯縞者始之驟也

鄭於繼也昔子夏宰莒父仲尼不云乎曰爾惟無欲
速欲速則不達無見小利見小利大事不成吾㳺豐
也將漸以㬥之而毋為是皎皎徐以伺之而毋為是
亟亟寬以制之而毋為是纖纖此侯規畫大意而布
之條令則若節里甲之費馬裕民力也寬逋負之追
馬殖民財也進子弟而躬訓之育其秀也飭吏胥而
嚴督之戒其欺也黝束矢之金省其罰也厚恤獨之
卹周其窮也弊有所必革而不以傷吾良利有所必
興而不以隳吾後威有所必震而不以窒吾愛侯盖
洞觀化原精察理要而愷悌仁慈其天性然也自侯

之蒞豐而風日循俗日厚弊日削利日究綱日張紀
日理觀風者於是乎知有豐而督撫張公薦剡曰豐
令材撫部劉公薦剡曰豐令賢不朞年而鴻澤四流
蜚聲騰譽如此侯以是月入　覲邑父老子弟謀留
於屛君泉歷宋君陽山暨余余曰爾知爾之留侯其
情切而不知侯之留爾於心尤切也夫侯在爾辟則
腹心爾之在侯辟則手足手足之於腹心固欲其時
時主舍而腹心於手足守能一日不往來於懷此一
體義也自侯之蒞吾豐不朞年而有成於爾固忻然
足矣乃侯則視爾如傷痌瘝在躬今雖暫去而安能

一日忘猶腹心注念手足雖已就理不至怓亂而進
之膏華充盈血脉調暢舞蹈太和之中志願乃稍慰
焉推此志也侯之式遄其歸以需化成者諒哉諒哉
而又奚侯爾之留

邑侯養心王君學功序

令之道莫大於教養而教之要莫人材先夫
天子揭百里封疆委之乎令豈徒然哉粵若齊民俾
之咸乂粵若俊彥俾之培蓄為登庸資此其意甚重
且厚我豐自唐宋建邑設學以來代有聞人往若歐
文忠曾禮部羅文毅而近若聶少保皆光照史冊而

樹勳揚名若而人者又後先相望謂非山川炳靈孕
秀不可也嵗嘉靖辛酉洪水忽冲上流邑遂多乏民
間惧悸士不鄉薦者數科堪輿家謂學基來自亥龍
今水變辰巽向大不利邑之父老子弟僉謀遷以避
之乃議者相持不一或謂風水之說杳冥或謂當守
舊以侯運或謂財力方匱其說紛挐雖司衡者莫決
我養心王侯適捧檄下車凡寬徭賦以裕財崇簡儉
以節力公聽覧以平情飭左右以革獘廣明之政鶴
然遂詢量諮度曰民惟慮始之難而樂成恆易夫泥
於守舊者非所以通變也悍於財用者非所以建功

也語曰無卜其終盍觀其同今言學向當遷者十之八九沓寘之說難據矣矧聞民間多苦社穀以彼濟此利害多羸更革其不容已乎侯輒懇詳當道以主簿方君督其工而宏綱大紀侯則身任之展竭心思以圖厥成自丁丑八月舉事越戊寅二月而工完美奐美輪巍巍哉壯麗奠祀具備講誦益嚴乃一材一力不假之民民間若罔知聞於是居者覲者往者來者靡不欣然曰我侯之功也學諸生既享其成持軸過余索言以為侯誦且以酹侯嗟乎侯之心至矣皇皇教育之重一聞學向當遷輒毅然任之而浮議莫奪

侯之心何如耶是在諸生淬礪振作以策勳名如先正歐羅所以報侯者多矣余之言奚足以酹侯且侯之心不惟在士而亦在民今上流之衝侯方省躬克己獨俸資以畚堤成為不朽之舉而不復與勞上下侯蓋欲舉一邑而置之平康之域其仁心流衍如此所謂不負　天子委任之重非耶故侯之政上下乎聞而榮奬交至他日且有鳴之　當宁者余之言又奚足以誦侯

層山丘氏續脩族譜序

先哲謂江南多世族以其重宗譜云夫族之世莫貴乎譜譜莫貴乎寶余往歷吏那見名山大川千巖萬淼而脉絡迤邐不亂龍門之桐枝葉扶疎春氣至而萌數不二者根荄一也作譜者其有得於是乎始之二人而千百人始之一世而千百世譜之作也將推其源而聯號以合屬也見敬愛之心焉顧世常不彀其實好為粉飾以相矜誇即譜何貴矣層山丘氏始祖元珎來自後唐居吉水子仲寶為御史郎焱之婿仲寶子世顯乃焱之甥寓畲庄以居今里猶有郎坊稱者此也顯之子四顯之孫二數代相繩引綿歷至四國五少之出珊瑚乎峙大繁滋崢然甲鄉閭如木

之有棟幹如水之巨浸成湖如山之攢眾岳排雲漢也丘族其世載代有聞人如公言如國瞻國材如元藻思晶諸公咸恍禮樂敦詩書而嘉惠者我
朝正統間登歌鹿鳴青衿之徒至今相繼不替長老脩行誼者仍前丘族之世宜載丘氏譜前凡數脩而邇以多故未遑族彥華懼其或佚而莫收拾銳為纘緝既成以余忝在族婿末索言為序余繼觀其中有系有傳有誠有記世顯而上仍其故而不敢詳者遠也不可考也世顯而下備其事而不敢畧者近也有明徵也始一人一世而為千百人千百世可以合散

矣終千百人千百世而實出一人一世可以合愛矣無濫收無僞附質而不浮華而能理其不謂之實錄矣乎君子於丘之譜予之亦稽其實也於戲丘之後人尚咀其華無枯其根飲其流無泯其源享其緜亘横大無忘其坏積簣覆毋墜隳舊聲毋過佚前人光丘之譜永永有聞矣

耕教堂序

世常喜談隱佚農耕事君子真遯名於谷口龐公耦耕於鹿門飛英厲響彼豈無以致之吳子其氏少負敏銳持果斷假令操其材能曳裾王門不難矣吳子

乃遠迹田牧間往值歉則同而父其弛衆拜官請余與鄉諸君子謀創太極書院吳子則首三十金助焉繼又蠲腴田五十畝為歲時奠菜宴會等需書院南吳子構堂而以耕教名且曰吾幸旅卜鄰將優哉游哉以安吾常而訓我後昆諸君亍乃期余為吳子落成曰夫積仁絜行者不以利傷義蓄節砥名者不以久渝真觀吳子之賑歉志於仁畜院之崇勇於義景仰先哲礪於名耕教是安幾於節吳子之行美矣公可無一言以多吳子且堂也而書院隣所謂仰高山之流風而叢芝蘭之芬馥也豈徒半豕稻粱謀哉郭子曰吳子之行誠美矣即如諸君則皆樂成人之美者也夫耕亦不易矣耕而教尤不易也諸君幸致詞焉吾將屬之以多吳子吳子即不谷口鹿門將不稱吳子耕教之堂而可乎時西岑李子曰服我田畝朝夕其同以即康功鴈峯羅子曰穀種之良苗碩且黄以穫以享梅泉戴子曰勿助勿忘黍稷馨香劉子鼎州曰誦詩讀書日就月將嘐嘐后人知所向方楊子南坡曰俎豆之旁沅泳洋洋彼美斯堂諸君子合而賡曰鷗鷺翱翔明月之光清風拂裳後嗣永昌郭子曰噫嘻大哉李之言功羅之言本戴之言序劉之言

文揚之言遠合而繹之言成噫嘻大哉是可以多吳子即不谷口鹿門而固可曰此吳子耕教堂

石塘居士序

滕有居士曰寗者別號石塘丁未冬屬其家有語之僑厥嗣及予門生弘仁謁言於一厓時余方與客周覽山河之原從事堪輿家企日之夕則二生翩翩輯館下促言一厓子曰予少也遊會同而父半峰子造石塘矣時其言恂恂其貌睢睢乃今相別十餘年而居士有石塘之雅石乎塘乎其居士乎第言之吾將來焉弘仁生曰先生所見居士其瑣瑣者乃居士則

進於是忠信周旋規矩弗越入市廛不乾沒於利處紛華弗撓於俗衆人競而爭者居士退乎與物無忤時方殖貨財為子孫不替計居士曰以財遺子孫孰與以詩書遺子孫故於其子訓之義方語曰秀者死權言狗名也乃居士又寡心進取累石為塘而居之優游禽魚花木間居士蓋將老焉樂焉爾矣一崖子曰嗟乎吾乃今知居士有夫石塘也夫大言者非不翊翊揚揚然實之不徵何取矣居士不亦至哉愨哉其志深故其行介其見廣故其量容其蓄深故静而不撓明而不昧定而不昏稱名微而取類遠石乎塘

乎其居士乎推是道也雖終日貞吉之繇天光霽影之詠居士哆焉可矣嗟乎吾乃今知居士有夫石塘也弘仁生曰志磐者匪懈慎始者唯終往居士見石則爾然敦柔其立也覩塘則態然渟晧其鑑也請以是言録之譜居士益磐焉石塘之雅有終矣弘仁生者居士之婭也故重為之請云

賀奉常西塘陳公六十序

學以能化為至而世常論其大要在於知非而遷善然余觀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聲入心通又有進乎是者大哉聖人不可測也蘧伯玉欲寡其過僅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仍至六十亦化焉君子哉余友奉常西塘陳君志聖人之學而鄉伯玉之化者也君自筮仕來歷著偉彝拜大行不苟不取以能介稱拜給諫名言讜論以直道得出守衢辯愛政流洽以慈惠稱兵憲温台驅倭奴底剿之以明勇稱至廉察山東藩屏西屏乃以弘大渾博稱今君晉掌太常太常禮樂之司其所謂文之以禮樂矣歷觀君隨試輒應隨應輒順如五色摩尼應來燦爛謂之能化非耶予少同君筆硯見君日用一切酬酢未必無過然君未嘗不知知未嘗不勇於改斯不謂知非者哉過

作堂東里而以遷善名則君之者意切矣此所以感之而輒應應而大順也君其化乎哉是六月 日值君懸弧辰君方在金臺姻方咸為詩文致進祝而門下士十人又需余為言余弗不後君而退則身君其過不可掩矣何足以知君而為君壽乃二三子又以余言君學已鄉於化得無將無所謂化化之道為先生誦乎余知二三子所覬於君者甚深非如世俗封年說也然君方遇　聖主鈞陶天下日思贊襄哉即有是說不暇諦聽余猶於昔非今方畧改未及也則於是道又烏能言無已俟君功業大底績他日

伏老歸吾與二三子服歎陊迓君[illegible]或一[illegible]
睇得之矣今尚早也毋為是毋為是

賀李封君抑齋先生七十序

古履道者得其精治性理身而推其餘於家國天下或時未逢機未會則其事業且托諸子若孫而不必于身故能精神勝強多歷年所今豐城抑齋先生非斯人歟先生少最聰悟壯理詩書業舉子抱負奇磊人謂必崢然出流輩灑翰飛觴黼黻皇猷而先生竟蹭蹬場屋廓如也先生有賢嗣二長曰東華授之學易仲曰東華授之學詩歲丙午二君咸舉於鄉而長君

則同余舉癸丑進士先生欣然謝意仕進甘林壑即農桑時放步曲江之亭延首匡廬之峰引睇彭蠡芒洋嘯傲無不自得乃今年届七十冬十一月日其懸弧辰也長君時為諫議前稽績太常先生實拜文林郎封冠裳焜耀神采洋洋里中咸稱抑齋以經學授子為有功矣諫議常念先生壽旦謀歸省稱觴而方即殿工願弗克遂先生抵書諫議曰吾欲扶義陳建樹功名天下而志不吾愜君今逢
聖天子在上陳力就列惟恐後時乃以世俗兒女子養為吾志乎而諫議君猶念念同年寓京師者餙厥亦共置酒于觴航諫議之庭南望而拜以助諫議頌祝且相與屬言於霖霖曰至哉人情夫父孰不欲其子能仕仕能忠也而為子者亦孰不欲侍其親頃刻弗離也矧當稱觴奉壽之際顧其義有大小亦在擇之而已今先生使諫議得陳力就列匡時佐
主畢平生欲為者付之可不謂大乎諫議君念念未忘篤矣然觀於養志之論則其大者吾歸諸先生於是諫議怡然而釋而同年在祝者乃咸謂先生真能於慈諫議真能於孝霖曰古詩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先生以之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諫議以之

賀鼎儀部泉崖大夫六十序

今年夏六月日鼎大夫泉崖君六十誕辰時大夫外進以避世俗稱觴之舉迄蔬黃花載芬白醪新熟邑之姻友思大夫嘗有保城功邑之子弟仰大夫可以矜式庠然造於庭拜大夫壽大夫無以辭余守職南都不能與姻友諸子弟偕而思所壽大夫低佪者久之因述大夫生平出處大畧以請于大夫大夫乃五獻封君之子水雲封君之孫司馬雙翁之姪也五獻公訓之嚴水雲公期之大而雙江翁規之正傳曰蓮

生麻中不扶自直芝蘭之室不薰自香言有以也大夫東驂時即從東廓大司成南野大宗伯令存齋大允相諸老游其所見聞已超然軼流輩大夫始筮仕牧丹徒有仁明之政繼入諫垣值　九廟災指摘用臣落職補曲周丞大夫又能其丞進擢儀部主政適虜寇充斥京城外大夫從墉上矢殪虜轉禮部儀制郎宗伯南野公委心大夫凡裁制宗藩諸務無不惟大夫行而權貴歆羨來交大夫大夫不之却顧反與戲謔嘲哂傲睨權貴權貴不能堪思有以傾大夫大夫遂家食矣辛酉歲流寇兩團吾邑邑侯陳雨亭君

咨所以逐賊者大夫贊謀協畫嬰城弩射賊傷衆而攻愈力大夫乃用張蒼睛代州間賊計賊夜遁邑城得完者大夫之功多愚嘗謂大夫之材如龍淵在匣隨試輒割如洪鐘在簴隨叩輒鳴假令大夫得獨驅一陣揚旌萬里外其勲業豈不爛然而寘諸不用豈猶有所待乎然此不足以為大夫擬唯是大夫係邑人子弟嚮往吾邑風俗舊多朴直近則漸流澆靡而無忌吾邑士氣舊多謙謙近則漸自矜高而罔知所重自非豪傑有力如大夫者曷能轉移之古之君子在一鄉則善一鄉在一國則善一國在天下則善天下大夫既已行之國與天下矣反而推之鄉猶運掌也而或未之及吾於大夫不無厚望焉夫去奢從儉則侈靡可節敦本尚實則禮教可興崇廉飭義則士氣可振躬仁復恕則風俗可醇此四者轉移之機而講學其要也講學則道術明道術明則士心定士心定則民志定故講學要務也大夫尚其發揮斯道無晝無息是將卑一邑而登之壽域彼椿齡鶴筭何足為大夫一人祝哉此余中心耿耿願從大夫後大夫其何以復我

既翕堂序壽族叔西園君七十

凡人之行莫大於敦倫而敦倫之要莫難於兄弟夫其幼而連枝同氣非不懽然愛也父母為之提挈而衆食傳服非不怡然洽也出而游同方肄而學同業非不群然友也及其稍長而境日變於前事日殊於昔為之婚娶為之殖生而間侈之以好勝之心則向之同者於是乎紛然異甚或至于爭財競業而末流有秦越之視焉豈其心固然哉勢所激也猶之水之越山陵谷即水亦莫自張主矣達者於其間求所以善處唯於財於業而同之無爾我之分無彼此之別庶幾乎嫌隙不生而兄弟之愛可終蓋昔佗傲弭流

非財讓國遐哉追乎其風不可得而追矣中世以下有能同力同財不以其物傷其愛不以其末忘其本不嫌隙於其後而克保其終君子必予之族叔西園君昆仲三人幼承其考早喪而母氏孀居家業中衰西園君力振之拮据捋荼間關跋涉而二弟稍長亦克矢力協心凡所以殖之生理而裕其家聲視昔充然大矣里之人或勸君析爨以為後貽君輒對之潸然於是言者結舌而二弟亦罔有自私計遂置室蓺堂名之曰既翕兄弟相與怡愉宴處其中盖取棠棣之詩以自況而君又日學歌吟以為晚景之樂今年

春君屆七十族之諸彥胥欲為君稱觴侈壽而君辭之力遜之至顧諸彥中心未能已也乃持軸徵文於予且述君之懿行種種可嘉而其大者則兄弟至今同室無間言即既翕之堂可以彰義要之丐名言將以韙終也詩末章固有所謂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者願以申之予既忝在族屬亦素知君義不容辭遂原兄弟友愛之難而發既翕之旨以為君序且以為君壽也嗟嗟君其達者歟知財之易起競而同之知業之易起爭而同之不以其末傷其本不以其物傷其愛忘爾我忘彼此塞嫌隙之端而求以厚吾終君其吾於敦倫者歟君有此義則超軼凡流而惇龐之氣固可跨耄耋抵期頤不莫矣君之嗣某質敏向學嘗往來予門他日能表然有所就者亦嘗述君所以教育之勤則君既翕之義益究之終其於此有所藉也夫

鍾敃亭八十序

敃亭鍾君者邑之閬溪人也余於君深取其昆仲友于之愛云昔儒謂人之天倫惟兄弟難幼而肩相摩長而背項相倚老而頭白相守一毫弗協或財帛田宅產業相競爭則閱墻之鬬起而手足之義忘此荆

樹所以凋零而塤篪之奏絕響也盖至德如虞舜而有傲象至仁如周公而有管蔡斯二聖豈非天哉故君子謂友愛之能全者亦有天數而不易焉余來縣時翱翔同邑縉紳間見東山公鍾君忠信樂易寬厚慈祥既章與計偕與君往來周旋於舟楫道塗知君真金玉君子非尋常可伍者君時時道其弟敃亭則倜儻不群高明爽朗人也東岩子與敃亭君朝夕怡怡相和悅義有所弗可輒以巽言劾規箴君時方豪宕不覊東岑君勤以道義挽之君亦唯唯無一言或啼及東岑君病則伺于其方幼穉東岑君執其手曰兒丁

慮兒有叔父心可托叔在猶吾在也既而君拜鎮江府屬以義制事以禮律身太守胡君雅重之而請於按治御史列薦高等銓曹方將超擢以勵有司而君慨然曰樂則行之君子以明志也吾伍也而吾志能盡行乎夫樵雲釣水何適不宜杜門課子何從非業遂掛冠納履而識者毋偉君之材弗盡所用君既歸與鄉閭親友脩敦睦之行誨其子某輩以義方而猶子之家務出入君力以身任惟恐一毫負東岑君之托此其視世之相凌奪者何如哉故二君友于之愛為難尚非出於天數能兩相遇若此耶今年春君届

八十初度邑之大夫士既申賀言以彰君之美而其族生鍾子某等又徵余言以壽君余曰改亭君已壽矣又奚以余言為夫永而不已者壽也君偕其兄友于之愛固可傳可誦其為壽久矣而豈區區年齒之末之數乎彼寒巖之松翠臺之栢不必歷抵霜雪而千歲者也乃其色蒼然人固千歲視之矣鳴霄之鶴食苹之鹿不必抗烟霞而萬齡者也而其氣龐然人固萬齡歸之矣夫改亭君之永也亦不必越耄耋度期頤而始謂之壽也即其行屹然人固以永而不磨者稱之矣又奚以余言為又奚以余言為

壽懷直八十序

夫行者操乎實者也名者標乎跡者也顯者彰乎晦者也不行不實不名不彰而跡隱矣何顯焉故君子之制行也根之朴素全其天也質之儉勤厚其趾也出之禮讓宏其度也以是而砥行立名於世即岩穴衡門無不可者盖昔漢陰丈人郤桔槔之說夫子謂然嘆曰治其內不治其外其渾敦氏之術乎夫丈人非中行也而夫子予之此名實緩急之辨也乃中世以來其風寥寥不少概見何哉余於壽君有取焉壽君者貞襄公之族人也君少篤孝行嘗慍其菽水之

涼非所以娛親也遂焦勞身慮寄跡萍商而橐橐蒸蒸日充矣人謂君且乘時射利以拓所欲而君固徐徐不操不亟眾人之所棄者君輒取之其施之家庭務為閨閫之行施之邑里務敦侃侃之規取與之際每揆之義以為鈞衡至晚年貲益充產益厚則量力施助若道路橋梁之需靡不探諸橐中不少靳惜有司嘗以大賓禮君君力為謙讓辭之里閈以是愈高其風君今年届八十矣姓姻友咸羨君履茲高年而顏益愉身益康其有得於養者不少且有四男子諸孫翩翩玉立蘭芽遶膝稱觴不可無文以華几筵而

徐子其宋子其蕭子其等肅幣過余琢青檴以徵言余惟記言八十曰耋言得之不易也屆乎是矣又欲祝而進之期頤無疆非有令名其誰能致名不易稱也非有實行其何以彰今觀之母君天性篤孝朴素不斲則其本敦矣克儉克勤其見卓矣謙讓不矜其量宏矣約則取之豐則散之其材達矣不以欲速果心而以循序自節其守定矣夫本之敦也氣無弗厚焉見之卓也神無弗安焉量之宏也心無弗裕焉材之達也守之定也用無弗舒焉是故踈濯泥淖之中而起然塵芥之表其壽之無疆也有不俟祝而進之矣且蟪蛄朝菌非有以促之其分定也松筠龜鶴動稱千齡其質殊也君脩其實而名彰得其名而壽永斷非自然之理哉人謂君不苦志詩書而行恒胎合豈其有聞於貞襄公之說而然歟

高孺人七十序

凡物之生必從其類是故松柏之根不産桃李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而良冶良弓之裔有箕裘之紹焉彼其氣類習尚天人之交相成者豈偶然哉余讀古列傳至言子母之際未嘗不喟然而增歎也曰有以也夫如漢陸績之母切肉斷葱每有矩度故績雖窮迫

終身守直不變唐柳夫人韓氏和丸教郢郢後崇貴遂能儉約清嚴尹和靖母謂靖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靖故得以樂道終身不貪祿仕夫數母者豈非世之所謂賢母者乎而諸君子之胥以有成也吾乃於今徐母高孺人重歎韙焉夫孺人者徐子節儀之母也孺人自幼知秉婦則相夫能順而正於舅姑克孝而蘋蘩中饋之操必敬必慎處妯娌無間言紡績織紝之務垂老不替而勤懇以敎節儀者即隆寒盛暑靡或遺蓋其以身訓者有續母之風以嚴督者有和丸之烈至不盻盻於祿養之榮而望節儀以從正之學者又有尹母之大焉然則節儀能振紳黌序奮臂棘闈即雖暫垂其翅而翰飛天逵固有日矣節儀尤能不以是自急顧力志於遠且大日聯屬同志切劘於斯道其所以持其身者甚肅且端而制行之不苟友朋無不敬愛之節儀之能賢非孺人有以成之耶夫性之傳氣之囿吾是以知母之賢而有徐子觀徐子而母之賢益彰矣謂從其類非耶是月孺人屆七十徐子之友某某等肅幣徵言於余余曰夫人之壽其親也與所以壽人之親也孰辨諸諸君群然進曰孝有小大有終始觀孟氏養體養志之說則

小大之辨也觀夫子保身行道之説則始終之辨也
曰若是則徐子有以壽其親矣而諸君其可以往矣
吾聞徐子啜菽飲水而必盡其歡斯之謂孝旨酒嘉
餚而必致其愛斯謂之誠以德華不以文繡小大之
究也以心致不以物享始終之全也故有孺人乃有
徐子觀徐子而母之賢益彰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夫
芝蘭之叢厥友松桂門無長者車其為人何如也故
諸君之往而壽也母之心寧不熙喜矣乎斯亦從其
類也吾又以是而益賢徐子

張孺人八十序

張孺人者比部張右渠君之母也孺人以是月值八
十設帨辰先是比部君為南工曹報績
明天子天子偉之留司北比部讞疑質獄日入殿陛
奏可否曲直
天子大嘉厥績覃封母氏為孺人乃張君稽首告于
天子曰臣母承　陛下厚恩顧今在閭里幸而壽值
八旬臣乞捧　陛下龍章歸壽臣母庶得侈
陛下教臣之孝而因以報臣母教臣之忠也
天子慨然許諾君遂馳傳南歸歸至里中則筮日張
筵坐孺人于堂上翟茀羽旒朱衣綉裳于是同其[illegible]
康生君暨諸男子稱觴為孺人壽焜耀輝煌樂奇騈
奏為瑤池八仙之舞族黨姻婭無不嘖嘖羨嘆孺人
之德壽如此張君能榮其親如此而邑之薦紳先生
亦罔不肅服在庭咸謂其屬葭莩之末宜有緒言以
助壽觴其惟古今善言壽者每徵諸天人之際蓋惇
龐純固得之天也貞靜儉勤脩之人也若孺人者其
天厚而脩之人者備耶夫質淑而心惠體康而貌安
皆惇龐純固之氣之所發越天之厚孺人者至矣乃
孺人又有嚴有翼軌度克持何其貞也中饋允若非
為非儀涉閫以外事何其靜也履紛華波蕩中訓其

子若孫惟節惟制往比部君宰東莞時餝不分毫玩
海貨比部君得以廉官稱何其儉也孺人昔相封君
拮据成室亦既勞止乃今可以已矣而孺人尤不厭
米鹽紡織瑣務何其勤也斯皆孺人之所以自脩也
而完其天者不益至耶其天厚故其氣昌其脩之人
者至故得之天者不壞世恒謂仁者必壽斯固自然
之理而孺人之躋百齡無疆有不蔡而可知者矣若
夫大椿之喻其流荒唉桃之謡其失誕荒與誕君子
不由也於是諸薦紳先生欣欣然曰是說也正而不
阿質而不俚可以頌可以祝矣遂各執爵觴為孺人

壽孺人則命二君各執爵觥為諸薦紳先生壽

石泉山房文集卷之九

吉郡永豐　郭　　著
後學長洲　金　　校

記

東淘精舍記

淮揚泰州安豐塲心齋王先生里閈在焉先生早有志於道自王文成公倡道東南先生往師之聞良知之說即自信其心欲大同於天下隨寓為人談吐不倦一時朝野名賢無不願交先生而兩臺使梅國劉公節踈山吳公悌首騰薦章訖入成公殁門人各以其說為教而先生亦開門授徒四方問學者多趍先生舍隘不足以容侍御覺山洪公垣乃為先生築東淘精舍居之舍凡若干楹前為門中為廳後為勉仁堂東西號房若干間先生時講誦於是閭閻乎有濂洛遺風歲庚子先生謝世明年巡鹽象岡胡公植肖先生像於舍中而總督介川毛公愷額其上曰在田人龍督學午山馮公天馭又為置祭田定祀典有司歲時躬奠第去州治稍遠未便象岡公來視學時因諸生請祀先生鄉賢而精舍之祭以塲官主之嘉靖乙丑督學楚侗耿公定向按揚時謂先生海內儒宗

不止一方之賢遂特建吳陵書院專祀先生而淘東
精舍仍舊焉余嘗寤寐先生之為人官金陵時珠山
公為余語其槩今先生仲子宗順君來乃盡得其詳
而精舍之建置尚未有紀宗順君屬筆於余余惟聖
門之學唯在求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非意之
也得之天命之本然而自私自利之徒恒二之於是
天地萬物每相隔閡而不流通聖人者以天地萬物
視吾身而以吾身視天地萬物呼吸動靜疾痛痒疴
無不相往來至其隨機應感則與時偕行是故膺曆
數者以之君天下膺左右者以之相天下膺先覺者

以之師天下聖人無意也隨在而行其一體之心而
兢業保任皇皇惟恐是心之或間耳此千古相傳學
脈也先生之學其有見於是乎先生謂孔子為萬世
帝王師而惓惓師天下自任先生之志豈易云乎哉
主其以安身為大機以知本為大要以自反自責為
實務以自樂自學為成功而萬物依已天下歸仁則
其極致也先生之學豈易云乎哉嗚呼居其鄉必思
其人後之過精舍者可以知諸公崇重先生之心覩
諸公崇重之心可以知先生一體之心是心也無古
無今無存無亡然則是精舍之大者謂與霄壤不敝
可也

遊凌雲臺記

閩貢院有凌雲臺臺高而望可遠戊午冬余奉使琉
球造舟于閩以從事時總憲兩詰戎者王公方湖也
廵風而飭治者樊公斗山也王將肆伐海濱樊將轍
疑外郡乃偕余觴凌雲臺以叙別不絲竹管絃惟宗
談酬勸王之談則絕冦攘競武烈務以庇民樊之談
則申激揚祛宿弊期以惇典余謂二公為國憂民至
矣一舉觴不忘所思雖然於乎覧既醉之風不遠乎
既乃凭欄舒目浩氣湍發凡宇宙之大萬類之繁無

不得於收覧遂相與論達人大觀惟務自得彼金華
百萬飲水曲肱於吾何有哉夫人無夢想天姥吟赤
壁賦謂蘊李不可及也以今觀之於彼又何殊於是
獻酬再行月明林媚共稱[illegible]觴觴浮而醉既醉言
歸臺之下越數步有[illegible]稱[illegible]觴越數步
有井焉樊汲之稱甘[illegible]有鋅焉余響之稱
鳴鋅觴及門有琪花[illegible]之稱流芳觴觴畢而
別王公曰今日之遊不可無記記之者郭公也余嘗
讀范文正岳陽樓之作未始不喟然嘆曰大哉言也
先憂後樂道並行而不悖也顧世之侈宴遊者忘[illegible]

瘀抱意必者隘達觀乃今日則寡不忌民愛不廢樂
是誠不可以不記王公名詢字可庵蜀之成都人樊
公名獻科字文叔浙縉雲人

遊平遠臺記

舉凌雲之會者王公也倚臺而望其南隅則平遠山
峙焉會之二日樊公又偕余為王公餞祖道於是山
山之西有寺曰法雲初躋而升則坐白玉仙臺樊公
首至次王公至余至相與徜徉於臺上酒數行興洽
去臺登接鰲門北上攬鰲亭亭不側而眺遠故名平
遠臺臺後豎三俛石問其徙而置者尚監也循臺東

南陟鰲首峯峯石字多漫不可讀其巔有二題名碑
三人者俯仰踟躕風林若奏[illegible]倚蘭梅花操飄飄
起塵外思久之下過水火[illegible]九仙宮恍然旋而
閱步鰲坡坡之側巨石[illegible]樹不土而根亦一奇
觀也其下臨閱武場講[illegible]引劍疑翠軒大蝦
三杯迺別

遊烏石山記

烏石山者閩城西南山也其勢突兀視凌雲平遠二
臺尤高焉自王公提兵而漳樊公日日弊群吏予亦
有琉球使來不會者踰旬是日樊又速余為烏石
登平遠凌雲亭榭尚勝烏石則寥寥數椽屋危幾頹
落余二人登之風飇徒四面吹乃攝衣探石之巔並
一舉目而城中外無遺覽矣予曰城可守也樊曰城
可守也然方有明年兵食之慮焉因盤石坐畧談地
方事俄轉首則二松挺旁有鵲來巢遠峰亦寥雲不
雨中若藏虎豹文山之麓梅花盛開為之興然者良
久一吏忽馳告曰稍東下可見數巨石石皆列篆刻
字遊者多奇之余二人循而往則薄暮矣令秉燭摩
且讀得其大槩云明日紀以七言詩一章章八句

閩城西南何者山烏石突兀不可攀二松團團擁

翠立一鳥嗅嗅振羽逐近麓梅花方吐馥遠岩虎
豹時露斑石刻字蘚秉燭讀回身恍覺非人家

遊四賢祠誌辟

已未七月十八日駐延平登四賢祠究想道南之言
而歎四賢一時生於一郡道脉之傳不偶矣抑作之
者之力也西謁大忠祠慨然宋丞相之遺烈時同余
遊者林子應芳也林子前掌教余邑余因與論理學
忠義皆乾坤之正氣世之所必傳者傳故祠世而無
此人類滅乾坤毀矣林子曰然乃紀之辟

協誠堂記

古者大道為公上自公卿大夫下逮監門隸卒咸得推賢舉能漢唐來始專科目我朝三年一選舉為之內外簾之制百有司存御史統監臨之俾協襄濟事其猶有古之意乎歲辛酉侍御李君廷龍按八閩風采振揚允屬意是舉每曰天下國家事當以天下國家心處之矧賓興盛典臣子以人事君第一義孰無秉公之念惟或侈於自衒自異雖公亦私宜一人之公孰與衆人之皆公遂慨然飭協誠堂申命行事堂之北為內簾司文衡者處之堂之東西俱外簾監試提調諸司聯綠而其南則至公

堂之昂峙也始入院而盟在是繼擬試題在是繼五日一訂會在是終之而是注榜詢謀僉同御史加斟酌焉由此而升至公則行之而已故協誠堂之重與至公堂埒適霖與太行李君有事琉球侍御君徵言以規執事斯堂者余惟人材國家元氣所關而進退之際造化比權唐虞天下泰和乃堯舜禹皐相與賡詢博訪明揚搜剔者何亟亟也數聖人之仁豈不足徧物假令操其獨知寧不能盡人而顧若是若是者以天下心用天下材因天下材成天下務其念溥故其機通其志弘故其業遠其衷無纖芥隱微故其道

光明而正大公之至也古之極也唐虞之治萬世稱隆而數聖人之心于今為烈今　堯舜聖人在上百僚師師百工維時監臨君既不自衒自異開誠布公以其心協諸百執事百執事亦毋自衒自異開誠布公以其心協諸監臨君夫是則誠無弗協而惟公惟明其罔愧于是堂之稱矣八閩人材具區是役也必得俊乂以不負諸君盛心而　國家之元氣亦有攸賴推此志也雖躋唐虞而媲美可也

崔氏先世遺蹟記

老子青牛圖一幅崔公傑惕菴詩其上以壽先相文

正西涯李公惕菴學淡子公為子婿詩道公行甚詳李歿寡嗣圖落人間惕菴子子才胥川公常語家嗣繼菴學頫君曰是圖詩翰畫三奇惜失之不復得逮胥川去世三年有儒生購之玄武門市而惕翁一舊供應者見而贖之還繼菴君邊幅頗蝕繼菴君綴拾完之慨然不一早見以慰胥川公心乃時懸幄次者羹墻之思余與寅長筆峰張公古泉盧公合溪萬公暇日過繼君君出是圖併言其事張曰神物去來數耶盧曰手澤之感宜矣萬曰惕翁往掌魚堂流響于今籍籍繼君繼之益其驗歟繼菴君因託汝霖為記

昔房次律拾故物舊篋中事尚努賓趙侍御得手携
於韓昌黎已祇廿年耳余若是圖作於正德丙子而
嘉靖戊午來復相去五十年繼卷以孫獲祖蹟非努
賓比信乎如諸公言不可無紀余又緣是觀弘治間
含醇吐和乃有神童如文正公掇巍科躋顯相功業
文章標帙柱下又備道養壽李李姓同崔詩有味哉
有味哉

使事小紀

嘉靖三十七年春二月琉球王世子遣大夫長史等
官來乞朧　封王爵刑科給事中吳君時來行人司

行人李君際春例當往吳被　命怏怏病數日二月
初而差遷之至三月終尚未有行意時大同右衛事
急吳疏劾總督楊順
上逮繫順三日後復劾元宰嚴公
上知其意廷杖之謫戍廣西人始議吳處科三載不
一言及差行未數日兩疏何前後之相懸也方吳未
差有星士王鶴麓者卜其當遠行及差縉紳間閑驗
其術亦有送之過余者余詭之曰吳行決乎王曰意
欲求脫星士謂之曰若是必獲咎不如行也吳既謫
發霖轉刑科君戴十日遂罹差士夫親愛者咸憤懣

不平且流聞吳之謀實星士喉之會張給諫宅議獄
之余哂曰若是則諸君謂萬里行皆自人矣往星士
對余言實勸之行未聞喉之脫也豈可以流聞疑似
而寘人於獄同科魏君勃然曰公愛術士如子柰其
毒何余曰非也多言倖中術士之常彼孤身糊口於
外或寘之非地命不保矣斃人之命而自愛余不忍
也即斃之能已吾行乎　君父有命義不避難敢謝
諸君之愛諸君乃解散余召星士語之遠行星士恍
甚余曰第行無忙也吳既出都門儀制司令隸人取
賜衣隸人不識誤送之余余視之短小不中請於宗

伯易之宗伯吳筠泉公監前事惟急余行曰衣姑仍
前主聞時有司當為處余曰是何言僕雖涼已忝省
署三年一衣豈不能製但天使威臨外國位亞王上
服之不稱而衣之是苟也不出於
君而假以為榮是僞也曾謂堂堂天使苟且僞乎夫
承差者未必皆吳君也公何疑之過諸老聞皆是余
言余固請
詔勅易名改　賜品服
詔勅下李君河南人欲分領一道以便行造余曰
詔勅無分領理若爾當　請明之李君乃止時四月

初七日也初八日辭　朝併偕[illegible][illegible]辭元宰嚴公
公曰遠行相累昨見閩　命踴躍之疏甚善余曰義
不避難臣之職也死生有命聞之素也豈必海上能
死人哉公又顧李曰有此䟦男子君無慮矣蓋李初
承　命浪傳其疏涕惶怖公故慰之辭少湖徐公南
渠李公咸曰非君差也而君差差未有是速也而君
速亦勉之而已為之惋然良久出辭崦山周公公曰
旅得僮僕為貞况航海之行從者須寛之毋拘拘常
法可也辭約菴歐公古和雷公曰他日見出洋報即
為君喜辭同鄉同年諸知愛皆沾沾為余惻而口莫

能言余唉而別四月十五日從灣中解纜六月至淮
安與吳舟前後吳故避余余訪之曰何遂不相見吳
面赤莫能應七月余始抵家老母念霖外已三年謂
姑且緩行霖泣曰　君父之命何敢緩今海報交馳
若稍遲則事日遠矣九月初輒入閩至則軍門王公
按院樊公暨諸司莫不為余嘖嘖余未識其意後乃
知諸公預策次年倭寇盛集福州而余不能行也及
琉球貢使再至則傳其國有領封之意呈文按院諸
司皆曰　國體所關倘得止保全者不小矣余曰
國家事多守舊章恐未易行樊公曰事有權宜令茲

非可行而故卻也余曰議論不一如不行反以卻[illegible]
何如樊曰倭寇之盛孰所不知夷情之來因而轉達
以此見罪無非罪矣余曰倘有之余不足惜如君何
樊曰若然亦不君怨遂差人齎　奏部中果以舊典
相持然勘合到遲海艘益熾是年尚未能行余因陸
造前船日日往督偶下洲坎損左足焉一月乃愈次
年夏初航海至琉球處於使館屋皆矮窄海氣炎蒸
余每夜露坐不覺為風所襲損足盛發浸淫至歸
日跛履登舟李君曰跛男子不識乎宰相口代天語
果爾余愕然嘗思航海之行險矣然豈非天哉拋

君謙骯反謫余欲速反遲諸君覘時事重　國體私
圖公奏竟莫挽余行行人人莫不余危竟如此如此
語曰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信乎事之大要具使
錄中今不紀紀其遺者備省覽云作小紀

族友靜泉君志善堂落成記

君子之自立而與時相酬者其道二曰出曰處出之
道莫貴於有為處之道莫貴於能守故出如大阿發
鉶鷙鳥奮林所以流聲績而耀無窮也處如處子閟
藏龍蛇淵蟄所以操德禮而標世範也二者道皆至
善而有志之士恒殫心向往焉粟子讀易石泉山中

探覩天地日月四時萬物之消長盈虧未嘗不寤寐於酬世自立之難時從余游者旋友静泉君也君忠信明敏其器局端其天宇厚其性情和順而弗乖其為志也恢恢乎欲以其材有為於世故磨礪奮發脩舉子業而詞義明粲斐然成章矣乃顧困於有司連不獲赴會風雲憮然嘆曰余殆數奇者耶夫芝蘭之叢孰不異之而榮不以時則無以吐幽馨而芬几席龍媒汗血名駿也俛首鹽車峻坂則無以超沒滅而逞雄姿余之不得者時哉數哉雖然時有屈伸道無不在數有否泰志罔弗同假令余附驥青雲弗能竪

尺寸即出而達奠厥也假令余退甘隱約不墜先民大閑即終身衡門無愧矣師不云乎處身山林事亦不少其未易能亦不少孰謂隱而可易乎哉君遂卷而懷之躬立於家庭以色養養其身人且時時喜以經義友其弟而其未遂之業則以付諸其嗣至于處宗族姻友和而有禮同而不徇而臨財能廉取予不苟往往騰茂鄉閭君素不競刀錐而家業貲産日孳孳進盖酌豐儉之宜而廢之有道然也君以是年八月某日構志善堂為楹若干為椽若干前為門廳後列幽軒暇則歌咏其中而昔之所得於叢文周孔者復加玩誦尋繹參伍夫進退存已之道充然協于心則移趾石峯之臺瞪目鳳溪之流而三峯覓嶺仙華石洞應接不遑君翩翩發其風月之趣如乘露上遊其所得者可淺淺語哉堂之落成而宗族姻友過余請闡其志善之義以為君頌余曰志善之義大矣君子所委心焉是故窮則獨善達則兼善其揆一也君始而志乎有為如大阿之必發鷙鳥之將擊出則兼善者也終而志乎有守如閨處之不妄動蟄龍之能淵涵窮則獨善者也其志亶乎可紀焉遂書以為君記

石泉山房文集卷之十

吉郡永豐 郭汝霖 著

後學長洲 金士衡 校

碑文

太極書院碑

嘉靖己未吾鄉有太極書院云太極者何鄉之山周而旋象太極圖先正羅文毅公因以名書院建於中區首事者吳子劉子來言郭子記之郭子嘗過濂阜之墟軾鄒魯之閭南企建延北睇河洛恍然低徊若久之嘆曰觀世以風觀風以人信矣彼山川亘古亘

今而盛衰迥殊大聖大[illegible]秀論論其文學講誦洋洋斷斷者亦豈易得哉斯[illegible]鄉人也吾鄉前之居者莫考今言憲憲奕奕謀[illegible]之則皆唐末五代宋元以來之族也其大者或千餘[illegible]次或數百家其下亦不減百十家是豈一朝代能[illegible]耶余來縣時竊嘗聽長老言鄉俗國初人多惇實[illegible]直惷而愚憍而野朴而不文不能談詩書干仕進窮山澂谷往往有厚藏編氓成化弘治閭民物蕃盛鄉人多富於財士通經學古擬科目矣每當有司程藝時彬彬列前庶民以其直氣相雄豪或少忤則連率族人挺然鬨且鬭不則以酒食錢帛[illegible]淩踐凶其俗亦一變也然民間猶喜談孝弟忠信等事故不失古風烈盛極而衰邇年來財物凋弊閭井蕭條游庠序者既未能翩翩拔出而民之剛心直氣化而任智術口舌籠絡意氣捭闔駸駸市井澆漓不大可詫哉余歸自京師與二三君子會未嘗不慨然僉曰士首四民而移風俗也乃今去邑庠遠麗澤無所何以激作維持之遂謀於鄉之豪傑鳩材度工而書院興矣噫嘻難哉余是有大懼焉方書院之未作鄉俗弗澂猶或可諉乃今巍如煥如矣麗澤有所矣吾輩又何說之辭今願與諸君子盟大

聖大賢如孔孟周程張朱固皆吾分內即或未至猶曰願學未能也後世儒者如王烈鄭玄居鄉輒能化誘使盜而衣冠鄉稱鄭公又如趙清獻里封孝弟皆表表仁厚顧不可為乎夫孝弟節廉忠信禮讓乃民之秉彝而風俗大坊也庶民能行之譬之齒舌亦無不曉了而以相倡率激作嚀不願向其始一事從而數事又從而什百事其始一人從而數人又從而什百人若是而孝弟節廉忠信禮讓有不勃然興乎士首四民謂其為閭里父老子弟耳目係轉移善華誠於數者心念之口談之身力行之其於人開導之激

勵之扶植崇尚之有不勃然興矣仁廢興則澆漓自遠所謂能使枉者直理也亦勢也何也此盛則彼衰即有弗若鄉黨齒之矣此轉移風俗之大機維持澂作之標本吾與諸君建立書院之初心而今日勤勤懇懇與諸君盟者實在於此否則將有鄉無人之歎不大可懼哉若乃會飾舉業相切劘雖所不廢然非本要也書院之制中設義聚堂翼以兩廊前為覽秀樓樓凡三間後建景止祠祀鄉之賢者吳子其出田若干為歲時伏臘享會之需而書院創造財用則鄉之豪傑各有所捐焉亦備勒于後以詔來者

重建广石廟碑

广石廟廟海神天妃者也天妃生自五代令真蘊化殁為明神肇宋歷元迄我明顯靈巨海禦災捍患拯溺扶危每風濤緊急間現光明身者斡旋力護所謂有功於民報崇祀典而广石屬長樂濱海地登舟開洋必此始廟之宜舊傳自永樂內監下西洋時創焉成化七年給事中董旻行人張祥使琉球新之嘉靖十三年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感隆板異復新之板上所書即董張新廟月日也

皇帝三十七年琉球世子尚元乞封

上命汝霖充使往而副以行人李君際春余承命南下長老多教余致敬天妃之神捐節閩臺造舟百凡按陳高使錄行惟广石廟遣倭冦焚乃着老劉仲堅等聞余至亦来言廟事余檄孫通判大慶考其遺趾并材料工價值百金余與李君循例捐俸二十四金并歛之從行者得三十金以助餘五十金無從得余因言於代巡樊公斗山樊遂標罰贖佐成其事不兩越月廟貌鼎新巍然煥然瞻趍有所人心起敬他日飛航順便重荷神貺者樊之功哉或因是以鬼神事質於余余曰是說也薦紳先生難之矣考孔子曰敬

而遠夫謂之敬必有以也謂之遠特不專是以徼媚云耳故其祭神如神在鄉人儺朝服立阼階孔子豈無見耶而初學小生稍談鬼神則冒然稱范昧避諂瀆譏及遇毫髮事輒俛首叩禱不暇果能知事人事鬼者乎今夫航海之行尊

皇命也一舟而五百餘人在焉彼溟洋浩蕩中無神司之人力曷能張主學者知是說則知余非惑樊非徇而是廟之祀可以勸諸將来樊名獻科字文叔浙縉雲人其廵閩也酌時裁務省約而事之關體要者罔無所惜云

廣石廟碑後

前廟完寇繼至復燬濱海漁民猶不忘建懇於縣令戴時望曰其等方鳩傭工不敢靡公帑惟得人司成戴遂捐俸若干助而董以其仍請于余余與李君再縮廪得八金協濟於是廟貌重新適余届行戴子求鐫石前文見所以順民敬神無射之意余曰可石豎之廟廊

福建萬安橋碑銘

歲戊午余抗旌學源入三山過所謂萬安橋者圮矣私念曰乃閩省上游要衝有司者不當如是次年春

吳君崧來知府事值倭寇擾攘城外民徒跣入城口食莫繼雨淋淋下病且餓者僵半吳君輒蠲俸募緣濟之寇去益賑貧施匱衙之樹有甘露焉吳以稍暇議橋事曰王政不遺橋梁今萬安橋急公儲無餘資疲民方甦又不忍勞夫因人而濟者成功之徼也伏義而舉者國事之策也向募緣舉得無再乎遂懸百金屬義民若暴某為倡首二人者曰我郡侯銳意脩橋將使吾民耳顧公財無可資又不忍役疲乏而屬吾二人募緣夫撈摸綠肩何能成大事侯之心得無負手乃相與捐其囊橐凡八百金而托之者民某劑量出入其亦盡心所事不數月橋告訖工其制度具載林工部記中落成日余方有武夷行而過之吳守來言曰橋之工實二人力夫二人一聞命而脫然者數百金其尚義亦可嘉惟賜之銘以勸來橋庶幾永于不壞余乃釃酒于江俯而歎曰仁哉府君義哉二民是皆可以勸矣夫時詘舉事難也不諉其難而委曲求濟權也所謂仁術者也上以仁感下以義應推有餘補不足忘一己利衆人義之善物也余嘗見世之仕者不事事即事事稍值艱難輒曰無柰何視吳君之行愧矣民之遑遑懷利者恒也士或寄一命亦

計較刀錐遇窮途坎壈莫肯一舉手此其視二人何如故曰是皆可勸者也且二人不難捐金以體侯之心侯不遺下體而稱二人之善於勸之中又有勸者焉嗟夫物之成敗相乘橋安能保其無壞當其壞使上有司皆如吳下好義皆如二人則橋固可永于不壞矣為作銘　銘曰溪水瀰瀰卬涉害易誰其橋之靡隆弗治守曰我民茲舉惟志卓卓張葉慷慨赴義何以赴義捐私濟事肯架肯梁肯坊肯埴歸矣俄然勞而罔費官不自功民不自利後有作者此其詠思匪此之思惟無惶于厥位

恩江書院碑

吾邑學宮西掖舊有梵刹名報恩寺云嘉靖年間僧徒寥落寺宇漸廢其地鞠為榛莽說者謂西掖之虛學宮弗利諸生舉呈監司允議謀建書院於其地而邑侯王君適　覩田勑法振民謂是尤不可緩爰稽帑藏無可需用遂蠲俸若干以倡義舉而獎勸民間助凡若干經營構造為堂於中而名之曰育英學其俊也為坊於前而名之曰恩江書院昭其義也為房於兩廊凡二十四使脩業者有所寓稽其實也為垣於四圍而泡湢有廚使後來者知所守示其久也締

構方成侯乃有高安之更於是陸侯來終其事輪奐巍奕誠如鳥斯翼矣學宮其孔固乎余惟人以地產地以人名維嶽降申尼丘生孔山川炳靈理信有之而聖賢所以樹立者要自有道而不全諉乎區區之地運焉是故八元八凱十治十猶而七十速肖三千維賢豈皆籍於地耶有周子而濂溪名有程邵而伊洛顯斯人材之盛衰即科目不與而於他何論也吾邑當漢唐時未建不論論其自宋粵我明則有若歐文忠有若羅文毅有若鍾恭愍有若鄒若魏皆忠心直氣足以搏日月而走蛟螭而忠信孝友潔介方剛

[illegible]學任遊代有其人其於學校之教不負矣斯地耶人耶選亦科目漸踈而書院之作將以求復元運其在吾輩亦何以自效本之乎心脩之乎身推之乎家國尹下達而在上則為兼濟窮而在下則為獨善斯固吾人之所以樹立而不可不自勉也誠如是即不慨於前脩即可進於賢聖即什百其人不為多即一二人不為寡而科目之盛與衰不與焉若徒志溫飽弄筆墨侈智能希利達斯於山川何足為有無而恩江之名何算哉

重脩恩江橋碑銘

豐邑之濱城而流者為恩江江縈帶澄徹上踰貫趾下薄學宮余嘗遐睇川原遠稽蹤跡乃知其肇發於藤蘆交趁於雙溪蹯合於龍牙群峒而奔駕於樂安諸境峰巒崔突秋冬晴霽江如匹練春夏之交雲霧渰凄江勢獷悍一瀉千里飛沙走石橫波逸瀾浩浩湯湯而工者商者旅而行者里而役者農之樵士之赴學者臨流莫不有望洋之歎焉橋之興有以夫故老相傳舊誌縷工凡二十年而不敢替者此要衛也嘉靖辛酉粵寇刼掠城守堅安乃肆毒于橋而橋燬矣自橋之燬大弗利于往來艱阻跋涉四民嗟噫邑

侯陳君尚伊以隆慶三年来宰我豐覩邑之故而探其槩曰是孰有要於此者雖然事貴其可時適其宜夫慮始之難而樂其成者民之情也先于其易而徐畄其難者事之序也吾姑務厚吾民而將乘其會可乎侯乃專為休養生息之政政成而民可用遂謀于邑子弟子弟曰固吾願謀于父老父老曰固吾願又謀于大夫士大夫士曰固吾願適民有陳氏者析貲產而以其山價千二百金入于官侯曰此事會也爰三分之以其一為水口資以其二為橋工倡已又齊民貞婦暨故家大族窮陬僻叟自一金至十金或五

十金百金凡可與力者無不願事事焉侯乃同僚慕某某及大夫士擇民之能廉者俾掌出納其材者伐木石其勤者察藝匠而恭常陳君慶侍御艾君朴暨余汝霖相與朝夕周旋程督之而廵檢毛澄司其務始於六月之日舉事迄十月之日而工究輪焉奐焉往來胥利工歌于肆里忭于役農樂於耕旅舞于途士誦于學而撫臺徐公藩臬袁公張公會按于邑樂觀厥成僉曰是不惟便于涉而砥柱上流于學宮風水有關焉一舉兩得陳令賢哉郭子曰先王經理天下徒杠輿梁弗敢後時先王豈有賴焉惟恐民之戚

病而思以便之也自世之弗關于王政者每以此為不切視侯之寘心民瘼何如也民以財為命非其衷鎰銖必較乃今一倡而捐金者衆雖婦人慕而爭先恍之大民勸矣哉且舊誌謂橋之始創拓基鑿趾其難固矣然今之補石竪柱獨無十之六七乎而彼以廿年此以三月不苦一丁不勞一朴余又以知義之感人為甚速矣侯曰橋不可無銘以傳霖謹銘曰

江有源巑岏噴泉穿峒遶石其来盤盤江有委其流瀰瀰貫嶺踰趾學宮迤邐惟此恩江厥流百狀澄澈清映匹練可像春夏之交雲霧沸騰雜沓諸泝獷悍

奔崩横波狂瀾浩蕩崢嶸何以涉之舟楫麼行誰其橋之古之令止廿載奏功亦既艱止粵寇刼掠暴悷焚燒不獲于城肆虐于橋民既病涉百役消條財貨日瘠里巷弗饒卓哉陳侯敷政優優引養引恬民裕以休監其可用上下僉謀義舉一倡應如響韶輸財輸力咸曰肯構胥我士女靡有吝驕惟此橋功邁矣無逸三月而成民罔寸勞卓哉陳侯適擢于朝惟此橋功永永弗凋

小宗祠碑

我郭氏族肇居山自定功公始定功公而上則墓不

可知無墓無以傚祀故詹山之祀實始定功定功開基創業而墓焉者也其下為舜臣公舜臣公而下為長卿公秀卿公國卿公舜臣公積德累仁而三卿克篤前烈郭氏日碩繁滋長卿之派居今古縣秀卿之派居今江邊國卿之派為我源頭源頭江邊均詹山也二卿之子孫衆故定功祠之祀相為輪代祀畢則上下族酒殽合懽然三卿以下不可無祀也乃各為小宗祠源頭之小宗祠則自時亨公而下為五世為六世七世而下至于民瞻公又分馬舊之掌祀事者必擇人為之議置至中世漸傚矣蓋執事者頗弗恪

儀物不豐潔焉房兄其大懼乃擇其舊會三十五人益之以外數人總四十二人為醵祭首度財定器胎儀備物祀事孔嚴百度聿貞乃又即祠構亭以畐永久亭成越三年而房兄亡諸長幼謀刻石以啓後也且命言於汝霖霖曰祭之義大矣祭者繹也人子之所以繹其親也故曰自中出而生於心非外至也夫人子於其親生事而沒葬矣及覩時感物必有不忍死其親者故繹其精爽魂魄形容而求享之祭之禮行焉然祭厥父母矣父母之父母可已乎祭厥祖父母矣祖父母之父母可已乎推而遡之達于大達于始而祭備焉故曰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毋報本之義也源頭祀事之盛舊矣而中傚於不得其人今諸長幼復興之其功烈矣又搆之亭而刻石厥慮不既遠乎雖然顧後之子孫何如後子孫而皆賢也則光大郭氏者必有昭乎其上無俟于前興起之者後子孫而弗皆賢也則今之盛者恐不免于再傚而祖宗之念荒矣何有於爾四十二人之勤劳然則又何有于亭之立而碑之刻諸長幼乃皆泫然泣下曰其賢者吾願也其弗賢者非吾願也曰靡與有命賢否在人是區區者烏能盡吾由哉諸長幼曰審如是碑其

已之乎霖曰碑也有一道焉惟諸長幼脩其可願者而已夫植蘭而蘭蕃桂而桂物各言其類也自今以往諸長幼益惇其孝弟忠信益懋其仁讓敬慈益隆乎詩書禮樂以對祖考以垂後裔則他日能無賢者乎哉夫天下事為其得為而其不可為君子付之弗知今之興祀事脩可願搆亭而刻碑皆吾之得為者也諸長幼為其得為者而已夫是以後諸長幼安能知焉汝霖又安能知焉

永豐鄉公濟橋碑

松山峽吾永豐鄉之襟喉其道北抵邑城迤而西通

吉水正西則吉水之文昌折桂鄉南接贛寧東距撫州崇樂盖一鄉之走集也鄉之水發源覓嶺之巔沇各崇岡支埠咸匯而趍是稱巨流焉每春夏則泛溢澎漲稍雨久洪波浩蕩悍激橫肆峽之石磈磊嵯峨涉者病之成化間鄉人寗集賢構木鑿石景橋以濟厥費凡數百金物久而遷風雨之所齧蝕足跡之所踐塌甫及百年而橋圮矣余往來目涉者之病也乃與同鄉諸親友謀之指貲各族以度其成鄉之人士勃然響應鳩材孱功不數月而橋復完往者以通來者以濟深不必厲淺不必揭衆心感悅合名之曰公

濟橋且索予言以啓後郭子曰嗟休哉義之可以感人心也昔先王之為政也徒杠輿梁以時而成諸葛治蜀橋梁道路無不脩舉君子濟人利物之心隨寓而施固不容緩頹興衰者時小大者識倡之者人也彼集賢氏以一鄉人而能捐橐以利衆可謂齊民之豪傑矣吾徒假其後而不能率衆以繼之寗無汗顏余嘗以此倡言於士友而橋既底于復然自茲以往余又安知其成者之何如所以繼美於不墜者後之豪傑不無望焉此余惓惓告來者之心不然其可以無言也已夫以一族而靡數十金一人而靡數金亦

未見其大難者而猥瑣鄙吝之徒營營自私自利即一介未之能與陸子曰人之度量相去如九牛毛不信哉然事在乎倡倡貴乎義余又安知後來者之不勝於今是舉也吳子思成劉子沈心力獨勞而某某氏又皆相與積橐之其貲則視各族之大小併其人之力而多寡焉俱列于碑陰

石泉山房文集卷之十一

吉郡永豐 郭汝霖 著

後學長洲 金士衡 校

傳

愛州傳

愛州者陳君辟明別號也君世家嵩城東北隅乃搆塢鄉村從耕事塢之旁有州君往來徘徊游衍不輟也時人莫之識則謂君為愛州余間詢君曰君何愛州君無綺麗紛華之好又不談詩書干潤澤又弗飛鷹走馬騁奇也所謂恬靜寡欲人者誠有慕則何不

探名山異島樂之而奚愛州奚往來徘徊游衍不輟於州君曰人於天壤間貴乎適情夫富貴顯名榮華吾非不愛也有分焉不可越耳吾以懶惰無庸又從山水貪夫名山異島非跂涉不至也歷跂涉之勞則情何適矣彼州者吾塢近也吾耕而過往來徘徊游衍即終日不輟不勞而夫人見吾之往來徘徊游衍不輟遂謂吾於州愛乃吾於州何愛也雖然明當見有草萋然有鳥群焉有水悠焉欲協之詩歌未能子盍為我言之一匡子無以辭乃攄為詩歌三章曰州之草青青蘅杜其馨春茂秋榮蒹葭霜零彼美何方兮雲濱州之鳥幽幽鳴渙嬉遊式我好逑彼君子兮何以投州之水縕若縈迴綽約澎湃弗作汩流澹泊我心之度

諫議鄒君傳

諫議君者永豐營前里人也諱瀘字子濂號六華君姓鄒先世有瑾者死本朝革除之難曼延宗姻而李式逃後營前冒曾姓君為諫議疏其事始復鄒氏君父滄州公大父經歷公皆以仕顯君生而穎敏不群髫年值邑侯周東山公選弟子員授以經學於是君與羅君時雍宋君望之及余數人者皆在列時時共

談文藝志進取乃君與余中嘉靖庚子鄉舉登癸丑進士二科皆同於是人咸謂君與余真同年也既又同授官行人選給諫先後相次不遠矣君素謹厚口不輕易言人過失慎出納居常恬靜無分毫假攖於人獨在諫垣崢崢敢言不少回互時南都兵變當事者閉門畏避君劾其貪懦罷之閩廣冦盜充斥君上疏言五事　朝廷嘉納語在行狀中不述述其大者練時務急國家每遇警報即與同僚連章上無退遜也既奉使汴藩歸謁母夫人母夫人持恙在床褥中君即欲陳情乞留侍養而　朝命方拜君浙江叅議

未及戒行一夕暴病卒識與不識無不傷痛君性宬
孝友昆季凡六人始孟兄某仲兄某罹內傷疾君不
解帶調藥餌者經年及二兄病劇訣曰無以報弟頤
來世為弟弟耳早年頗豪宕中歲講學聶雙江公歐
南野公之門志敦實行見諸事為不欲空談馳逐技
業即詩賦之類亦不留心焉郭子曰世常喜談說性
命及察其近之家庭父子兄弟之間多媿色況遠乎
又中才以下往往喜操尺寸鳴勳牢衡至得一第無
補分毫何哉二者皆不抵要實故耳夫鄒君者真篤
行君子也其學不諄諄口舌而忠信孝友醇然蜚聲

不可掩過其官國家抗要疏斥昏庸苟假之歲月大
所投展其驥足豈不能凌軼古名臣哉語曰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其鄒君之謂耶君有子學松視其所以
堪紹箕裘

董節婦傳論

郭子曰天理之在人心天地鬼神不能違況於人乎
余讀董節婦傳當其臨難抱姑痛哭時知有姑不知
有身其拒賊時知有身不知有死生詎謂充然而兩
保全者哉賊之肆刃殺掠心已死矣乃能觸而免節
婦感之真應之至天地鬼神或啓之人固莫之違矣

劉節婦激而死也無姑係其念也有井亭操識不磨
矣司馬傳因事類及之欲垂名以傳且懼其後之微
而無所考也然余鄉山川峭峻多節義前辛酉歲賊
犯鄉閭鄉閭義士烈婦多有死者而未盡顯揚幸不
幸視劉何如哉邑之誌不可緩乎又陳節婦孝養公
姑㨗死靡悔視二節婦若頗順而操冰雪於繁華能
百年一日其於劉董無二矣陳之夫名鎬嘗遊黌序
與余同筆硯金資王貲死時年甚少余哭之慟其家
與余宅皆老戚其兄多清亦與余故交再歷歲余嘗
為作傳焉余在南都董之孫行仁寄官府數三節婦

文書併司馬傳來示余余因得併論之以付行仁

丘洪槩公傳

丘翁洪槩者廣耀公之子也廣耀公善植產業貲富
甲里閭有子四人而洪槩公為第三洪槩公天性誠
篤恂恂孝友處昆季之間未嘗崇私貨廣耀公析家
業公取其最下者親友交口稱公為能讓雅好禮敬
賢士賢士過輒杯酒慇懃接歡世咸謂公之富而知
禮公無子世共嗟天道不滿晚歲有女曰鸞秀卜配
而歸于余貞靜明敏深有得於翁之雅教不數歲亦
早乙幸而有子奐奐有子誥傳焉余因閱公族譜

而得公之遺行于其姪嗣某葦憮然為著之傳俾翁
不遂泯泯云

楊氏節孝傳

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余觀楊氏之節孝重有
感云傳之曰楊孺人者吳某之女也始父母賢孺人
卜婿得楊君某孺人年十七歸楊君執婦矩無少惰
生子某女某楊君年二十遘危疾不起執孺人手曰
疾之不起命也君子女何孺人曰君第保君身且兒
女念彼其命不殞能無殖之者乎楊君曰若然吾瞑
目矣無何卒孺人哭之哀楊君殮葬畢孺人都籍珥

去鉛粉誠婢僕無喧譁聲錢穀出入不分毫靡敦約
簡儉以茶蘗自撍者垂廿年而子如南崢然立矣俾
之親師向學篤志青衿而子如南憮然嘆曰先人
之委孫於吾母與孫之事[illegible]承先人豈專在是
夫守其身以事親行不易乎[illegible]而瓜瓞緜延孝
不惡乎知者必度德而制行仁者不遺親以急名乃
彙舉子業以一惟怡顏順志以事孺人雖微末瑣務無
不母命是稟鄉人士嘖嘖孺人懿節之難而道南君
又能亦如此嘉靖壬戌道南君命仲子元挾冊來
京師恭冀仕途時過余旅舍求傳其祖母併彰父[illegible]

志一厓子曰世言為善者必獲報于天及稍有弗類
輒謂天為不可信惑也夫天固有定未定而人之所
值亦有幸不幸今觀楊孺人懿節卓卓克承夫志遂
有子如南南之孝又有子如元或以善而養或克傳
其義孝順相承後先不墜斯非幸而定者哉何報施
之速也所謂德與福兼老子不漏之說信矣或曰世
之稱節者必皆處不幸如剪髮截鼻不有其躬之流
曰必若是是有意徼名也夫適其變而處之無論幸
不幸要亦盡其在我者而已而暇於名稱之計哉即
如孺人矢志於夫之時寧逆知其有今日乎故君子

論天倈其定論人諒其心

石泉山房文集卷之十二

吉郡永豐　郭汝霖　著
後學長洲　金士衡　校

說

息思亭說

琉球天使館自門而入正堂三間自正堂引至書房三間余處於東李君處於西房之後再三間官舍葦處之兩旁巽以廊房各六間門書輿皂寓焉君月蘊隆促促數步內琉之人為余弗歩也卜後垣空地砌土爲茅竪柱而亭之余因扁曰息思夫人情久相離則思余馳驅
上命何敢言思然含桑梓涉波濤遠
君親旅外國而鴻賓鴈弟玉樹芝蘭數月各天寒寒音問余安能不用情哉昔謝大傅江海人豪中年與親知別數日作惡余嘗竊歎其懷陽明子曰七情之發過處為多余又惡夫情之過而惡也斯亭之登顧少息焉圖書在前琴瑟在御以吟以咏以絃以歌庶幾造化者游而忘其身之在異鄉矣

菽水娱萱說

昔聖門以孝爲教曾子得其心故其養親也不以口腹而以志游夏文學列科然或能養而不能敬或能敬而少温潤之色聖人固皆有以進之焉乃若子路不耻於緼袍之敝可謂能自信矣至其爲親負米於百里之外猶感傷於貧之無以養聖人語之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余是而知聖人之道廣大平易而凡人皆可行也使必備物以致養而始得謂之孝能之者鮮矣徐子某生十歲而孫其母育之至於成立而所以養其母者雖物不必備而恒得其歡心與徐子游者以是多徐子扁其室曰菽水娱萱徐子繪爲圖卷而求益於余余曰不必益也夫聖人之訓昭然是在信之夫徐子知所以自信則知所以自充凡淑其身不虧其親者又豈遠乎哉是故在徐子自信之

引

航海漫稿小引

余自嘉靖戊午奉使琉球逐泊閩省值海騖未寧淹留者四載辛酉夏至始獲開洋有慶心焉間從波濤中及海國咏所見以舒一時意氣亦感也忘其爲險也他日卸遂之暇一寓目焉其景象將無究然而在者乎

文華會引

語有之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旨哉昭昭乎其言之也夫仁心德也文則其精華也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一以貫之也君子體仁爲己任而資諸友以成之是故膚革充盈精華煥發內而脩身外而治人大而天下國家而仁之著於事業廣矣斯華也莫非實也文也莫非德也豈徒詞藝之飾云乎哉余嘗見仁之難成而嘆世無之友也非無友也無會也無會則無所資以觀感輔翼切磋琢磨而友之道廢矣仁之難成也文之所目救也乃者諸文學慨然有志相與

聯文華之會少長畢集序齒以進而余諸子亦得與於末班諸文學又不鄙余委贄問業且以會條示余余諦觀之色未嘗不欣欣動也會之意大率在於崇雅黜浮長善救失先行實而後文藝砥礪隅而篤無脩其義確其辭嚴其守之有恒也可以敦世好焉其有得於資仁之大乎夫草木百果未有不根之實而能華者諸文學勉之會之時義大矣充此志也他日以之華國可也

環青館志學編引

士欲致用於世必舉業焉資舉業莫要於作文而非善於讀書則無以明義理而爲之栽培讀書作文矣苟身心無所依止人品不知嚮方即一第易稱焉余家小子肄業環青樓余時過省之間以舉業文要來請余見其志學讀書之未有聞也於是稍提志學大綱及讀書法乃繼之以作文之要而以儒先詩教之可吟咏者終焉使時得養其情性而志學之念日新噫小子識之於學之始終條貫不忒矣乎

跋

斗山止齋記跋

知止不殆此樵火之説也五尺童子能辨乃記中所

稱皆人豪而昧於此耶要之利欲驅人炙手可熱事權所在脫然避去難矣夫飛蛾暴燈不滅不止故入火弗熱唯聖者能以水制火寧遠而寒亦上也稍近於溫燋爛爲戒次矣愈烈愈就下也茲進取對症之藥當苦口服之

淡齋記跋

君子持論應世常貴能淡然竟弗能淡者於死生先後之念猶脫乎記中所引二子之言極其根要哉應良敏決剖破身謀孟嘗窮達證近可袪世惑

書繹思錄後

余讀繹思編若南嵒嚴葉公豈非古之篤行君子者哉學而仕仕不負諶懇懇乎生民之念如曲免額課節省羨餘與夫瘵關傷親檢閱世之言善政者或難之矣至其郤寺田不火盜葬縮己膳以賑里饑操寒約以飭子姓仁哉其行之也而位不滿德自諒留餘乃果有少司冠孰謂天不可必耶然少司冠亦以盛年致政去殆守公之訓不欲履厥極耶傳曰是父是子善積而昌余知葉之慶流苗裔無窮也無窮也

書半峰僧遊越卷

諦觀卷製顧公之言廣陳公之言透林公之言精半峰既有得矣余暇過半峰半峯仍出此請余結之余謂半峰從阿梨耶識受用耶即種種世界在脚跟下無去無來無彼無此三公之言均甘露門掀翻顛倒刹那攝藏不然亦葛藤也亦毒藥也何有已時半峰以為是否

祭文

檄天妃海神

霖等欽奉
上命冊封琉球仰荷神祐公事既竣茲當歸國洋中折舵無任驚惶惟爾天妃海岳皆國家廟祀正神茲

朝使危急華夷五百生靈所係豈可不施拯救若霖有貽心之行即請殛之於床無為五百人之累若尚可改過而自新也神其大顯靈威俾風恬浪靜更置前舵庶幾可以圖全神其念之毋作神羞

遣官祭馬立等

嗚呼男兒生則赴義死則垂名斯為不負余奉
朝命渡海冊封爾等趁役前來皆勇於大義深為可嘉不意爾等冒觸風露抱疾喪軀魂逃異邦零落可憫雖爾等命數合終亦余不德所累余深痛焉今發道士既脩齋超度又遣各官致祭爾等耿耿義心斯亦少慰古人有言曰骨肉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爾等盍各乘風駕霧歸爾鄉土祔爾家廟庶幾哉令名不墜焉

修復恩江水道

古語有之水遶城脚財寶無窮惟我恩江發源於黃牙諸峒衍流於雲盖諸溪而環合遶抱於我豐之城隅洋洋美哉神德遠矣邇者陽運弗淑橫流旁穿迷厥故道大弗協於依憑邑境消條文物牢落民心恫焉某等謹率父老子弟荷畚築板濬川導源以復水之宏功惟神相之不日成之毋俾神羞

祭胡鈎西先生

物有孫芳之忌人懷不平之鳴嗟嗟先生其以道高而時所妬耶其以羨盛而造化傾耶先生早攻理學夙著令名發解江省有得於文之英連捷南宮有得於器之成讀書中秘有得於義之精脩詞翰苑有得於養之宏辟彼琬琰赫赫其聲辟彼火齊濯濯其明偉哉流響　廊廟羽儀　天庭即令其時先生拜相必將雲蒸龍變而四海潤澤雷雨滿盈柰之何營營青蠅白璧點與萋菲貝錦交互背憎先生亦既暫時隱雉而天有定理終白而莫之凌明月重輝枯木載

榮海內方顒顒東山起石而先生胡為乎駕鶴遐升其摶攊散材株抱遺經先生羅之於青錢萬選而拾之如結綠青萍顧其與時骯髒不無負於先生識拔而聞訃之日徒撫躬而涕零謹酌椒漿遠致哀誠惟先生不鄙束芻之薄而亶焉鑒一念於冥冥

祭太保周峨山公

於惟明公　皇朝碩輔孕秀文江奮名南土早擬危科中登言路讞疑蜚聲扶賢抗疏直而不撓躓而不仆匪剛匪柔弗茹弗吐握牘憲廳推奸飭蠱建節吳邦崇文耀武內臺顯推邦國倚柱正色立朝浩氣肅宇小人畏威君子懷怙[illegible]之[illegible]誥同之山甫於惟明公屹然相伍嗟余末學素沐清芳歸舟海上公已永辭天不慭遺奄喪忠良莫已衷哀遠奠椒漿攬涕陳詞臨風炷香鞭霆駕鶴靈其來享

祭曾吏部母太夫人

嗚呼娥月蝕輝婺星掩曜夜飛去吳運城辭趙豈不哀哉豈不痛哉仰惟夫人幼孕秀於坤元早餙躬於巽順尚德載月徽音景星如玉之粹如金之精孝敬夙成婉訓蘩祉慈愛天作儷規陟屺有敎姜紡績之勤有孟光舉案之義相我兹翁顯施厥政宦業昭明

功德赫盛亦既篤育雙鳳齊鳴卓卓騐封忠服在廷清而不隘材而能誠亦惟春元霜刃未試含英咀華何遠弗至嗚呼孰其無配而曷如夫人之配于德孰其無子而曷如夫人之子而材若夫人者真可謂承嗣之皆賢而德福之兼備者以羨壽優之方隆乃榮養之奄棄昊天不遺胡此沴厲帷軒宵啓鶴馭晨徂蒿路零芬泉臺寂聲敬陳香束敬酌椒醑匪逝之哀而德之思

同門會奠聶雙江先生榮膺奬諡

惟昔聖賢慄玄握珍至遺時際用則澤流生民勲在

玉室而國家崇德報功鳴懿昭烈式克邁世固亦有無彊之聞偉歟先生潛心聖學篤志清脩筮仕以來歷著鴻績民涵雨露士誦絃歌威重長城勲侔銅柱無偏無頗布在人心炳炳烺烺傳諸廷廟而堅白一節終始不渝 聖王新化丕樹風聲闡往詔來用先徽顯乃者褒章䘏典高塋碩獎一旦於先生加焉此人心所以懽騰而士論靡靡稱快也某等門墻戚末素沐教恩覩茲盛舉益感夙心爰采蘋蘩虔申芻奠嗚呼雲山巍峩雲水浩蕩哲人風猷凜然在望匪哲人之遺美而庶幾哉振後進之遺芳

合祭李相國母太夫人

嗚呼坤道無成而含章之美恒於庶物露之靡依匪母而慈訓之嚴恒於有子彰之昔在太姒嗣徽音則有公旦元聖弼亮成周而篤渠孟母三遷飭教則有軻氏大賢當巨任而不動心仰惟夫人柔嘉淑慎敦信明允中壼之懿二母不得專美于前故誕育相君而建績底業耿光偉烈大有聲施于世嗚呼夫人生則 封誥頻仍冠裳輝奕天下仰其名歿則 榮獎綸頒䘏典周至天下慕其美若夫人者真為有子真為賢母而比諸坤道其無愧矣某某等門墻末士素

沐教于相君屬當祇使而四未供執紼之役徽芹達薦哀慕弗勝惟神靈尚饗焉

祭劉處士蘇州

嗚呼兄壽未六旬而遽死耶以兄之心之行之德之量而遽止此耶又併觴人而偕耶世常謂逸者壽乃盜蹠日掠人不殀白首窮經者芬如兄鮮進取心不殺刀錐而顧不壽耶世又謂安者壽予奔馳海後兄別余嶺南見余中夜夙興兄徐徐詫余曰幸履平地便宜此一覺余前困洋中思如兄言何可得今幸履閭里而兄顧死耶予莫能知矣予莫能知矣夫吾鄉歐羅所起余近年與兄數人倡太極書院將挽後進究先正遺風而兄今往矣予與諸兄又安能為哉矧今者流冠視鄉若通衢將來又安知何如耶嗚呼兄之脩短莫能知鄉之將來莫能知余又何為哉自今已往惟思訓兄之嗣子某與孫婿伊華俾稍知嚮方不負兄夙心斯可矣若其他又何言又何言嗚呼哀哉

合祭相國夫人

嗚呼夫人之德其至矣自冀野相敬如賓之後惟漢梁鴻孟光舉案齊眉同德偕隱然光止一身而未施

也唐節度使柳公綽夫人相國韓休女孫嚴肅儉約
楷範縉紳家然施及一方而未大也仰惟夫人淑慎
柔嘉伉儷師相師相致 主澤民弘休盛烈耀當今
而垂後世而既輔後先内助之良寔夫人攸賴是夫
人大有功德于時易言坤道無成代天有終而充其
類曰臣曰妻今師相含章不露而從 王成終臣道
之全以之夫人黃裳居體而中壺着聲妻道之全以
之彼孟韓二氏不獨不得專美于前而夫人且軼駕
之矣謂德之盛非耶况孟之後未有聞而韓惟諸子
能受和丸之賜夫人誕育卿貳克明典章協賛師相

憲允令聞而振振孫子蜚纓鳴玉嗚呼若夫人者真
可謂生而榮歿而安者矣某等素仰德于門下兹當
祇役而回不賸泉慕之至微芹般薦昭格是祈

石泉山房文集卷之十三

吉郡永豐 郭汝霖 著
後學長洲 金士衡 校

墓表

處士艮山羅君偕配湯孺人合葬墓表

嗚呼士之有志卓然克自樹立而不以時為顯晦者
其吾友艮山羅君之謂歟君諱靖字時雍號艮山幼
而明敏力詩書其父畏齋先生為邑庠生恬靜著操
家事落莫君時弱冠游學四方學者多從之歲樸束
金數十歸盡以為家安養資昆仲六人君無一毫入

私橐以是畏齋先生與蕭孺人日得怡愉里閈有色
養之稱臨海周東山公來令吾邑始下車牧俊髦訓
誨之而君與今中丞宋君望之大參鄒君子濟陳君
多周暨予汝霖在首選君齒頗長予等四人皆兄事
君彬彬奮力時藝期流聲績當時君雖長而虛懷規
勵不以一刻自佚少保聶公司寇鄒公方盛講良知
之學君豎霖輩與聞啓廸而忠信篤行二公每以偉
君時豐邑開五鄉一家之局以刻革弊源乃君實紀
綱之盖少保公信之篤而首托之也歲凡文宗校士
君輒居優列顧入場屋數弗利而君先憂之志益堅

彥朋閭咸嘖嘖君將大有為而君舟廻卒於不測賷志以亡嗚呼痛哉君之亡程宋諸君咸經理殮葬具見于宋中丞所為誌今不述君配湯孺人宜有婦德自君之亡茹荼嚌蓼以成育其二子而長承慶者為學廩生崢然頭角必能成君之志予辱知於君最深往歴宦途即君之行誼未能著一字愧怏怏茲承慶屢以墓表來請姑拾其大槩而君之懿行美材豈易言哉夫君之事親雖不必豐要之能得其懽其孝足徵也於昆弟雖不盡其欣要之不私所有其愛足徵也一念之微上重於師次獲乎友其信足徵也至於

先憂之抱耿耿不磨雖屈於數不彰顯於時而其卓然者至于今仰之則其志之不以時為顯晦者又可徵矣昔唐孟郊以能詩窮其卒也友人韓愈張籍輩哀憐之易名曰貞曜先生蓋郊之志固有以孚乎友朋而不以名位為重輕令君之逝即久也尚能令宋鄒諸君暨予輩追念不忘則君之所以自樹立者豈易哉豈易哉

處士蘿州劉君墓表

嗚呼自射策甲科之制興士鮮殫心内學其矯者又矜虛談飭詭異以要時名而硜硜自守之徒又無以擴已立立人之思余是於劉君有感焉往劉君之喪也余既採文以祭旅宦京師至是始得從其子若婿過墓展謁則墓有拱木矣江水溶溶江山歷歷而哲人不作余不覺淚潸潸下也何可以無表夫劉君者恕齋公之季子而中山公之聞姪也二公從蕭菴公宦南粵與聞江門之學歸以語人莫之信也君侍側庭除日有所授即業舉子業不屑屑也獨賦詩歌詠陶其情性彷彿江門遺風此非殫心内學者能然耶繼以司成鄒公少保聶公倡餘姚良知之學於郡邑士多未會領要殖根荄往往騖空談莫知所止甚或

索隱怪駭耳目以為矯時拂俗奇名可立也乃君獨惇忠信篤孝友率其子弟以振先德慥慥庸行之常凡接人和以有容自王公至隷庶藹如也憤戾之色終身未嘗見如春陽令人不忍舍去非操行中和者能然耶鄉先達文毅公欲建書院中區以育才善俗而未就也余自京師歸與君仝吳君棟石謀而二君慨然以為已任創置經營君之力多乃今書院鼎鼎耳衆得以時月講禮俗申勸酬士藉以談詩書勤切磋非本之江門及物之説餘姚一體之説而推以立人見諸行事其能然哉夫道不必仕要在信其心行

不必異要在手於衆施不必廣要在行其志劉君立行如此如此余之所以仰嘆而不覺涕潸潸下也嗚呼劉君偉矣假令奮其材翱翔雲蒸或道與時違稍有所毀折缺裂其蓋棺後吾不知令人懸慕之深能如今日否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是爲表

勅封宋母郭氏孺人墓表

宋孺人姓郭氏諱良姫予再從叔梅軒公之女也其先世源派終始事蹟見令廉訪鄒君誌銘不述述其大者俾世知妹孺人之善行而將式焉始妹孺人生有雅質簡靜而弗沉滯即同諸姊妹習女紅能婉娩

聽傳言梅軒公知其可以伉儷君子故鄉之巨室多禮述而弗諾及宋坦菴公託聶封君爲令大參君媾梅軒公輒首肯迄歸大參君梅軒公業厚爲奩贈益以大參君方廢約也衆謂孺人自豐麗中往必或有不堪者乃孺人固甘之親操井臼任家務勲勲助大參君令專志於學繼坦菴公歿孺人輒卸簪珥爲葬貲大參君成進士出宰吳門吳門天下繁鹽邑也孺人同大參君莅任務勉大參君卸紛華大參君喜其志不變也遂得願令名擢西臺侍御史　覃封時孺人從大參君寓　京師冠袍焜耀孺人乃以毋大夫人未領不敢先及歸而大夫人服孺人乃服焉其守禮不渝如此孺人嘗有子女早夭首育季兄子瑜已又勉大參君多納副室故今子嗣彬彬而孺人視之皆同已出無少間孺人有同母弟三人自梅公之逝孺人慮其富而後繁或傷及家業早晚言於大參君迮植之即三弟所生子女罔不謀爲教育婚配予族里咸嘖嘖稱孺人既嫁而念不替於父母兄弟也嗟乎世衰道曠娟德尤難如孺人者其不可式哉即其富而能約也可以觀義貴而能淡也可以觀操弃貨而不靳貴過棠而必先親可以觀禮助夫子以大而

不屑於小也可以觀智子不必其已出也要在昌後而視之無間可以觀仁已嫁而不忘岵屺之念可以觀厚君孺人者善行胥備其不可以爲世式乎予故述而表之以慰大參君及瑜珊玘璵之思

行狀

先大夫行畧

翁諱朝璞字允珍號中軒居士大父宗秩公好讀易有玩易齋曾祖旦卓公高祖輔容公俱倜儻慕義用顯于家翁資甚聪敏誦詩書輒記憶不忘讀史一過至老能識其故幼時家落莫比壯客梁泗遊度會光

[illegible]者多縋石詆畚人重積怨或入山歸為盜
狀盡奪其所挾翁待之以誠無毫髮欺畚人服心焉
一日戒歸舟至贛灘春水泛溢多損壞又暮夜同舟
者惴惴翁曰毋恐忽所有火光舟抵其處旦視之則
村社也翁自是不復外遊頗植產業構別居里中人
士稱中軒先生郭氏自定公居詹山生三子為三支
子姓蕃衍各作小宗譜予源頭者未成翁捐財與衆
子弟謀禮從婿進士宋儀望校之命汝霖請叙丈大
司成東廓鄒公又嘗志大宗譜之脩併奉先祠圮且
鳩材圖改而時不能及翁性至孝嘗商外適先大父

大孺人喪于家翁歸哀毀瘠立人士憫之集哭毋詩
卷汝霖幼習舉業經書皆翁課令熟誦既補邑庠生
益加淬勵大夫士有聞望者必令從游諸交游過翁
忻忻款接無少怠自霖舉于鄉屢試弗第翁曰仕不
患遲他日求不負於仕而已翁行己方正平居寡言
笑取予不苟見信鄉族族有事輙曰中軒公處之翁
存心大綱不屑屑已謀里閈孫老者必致力恤助居
常好吟咏每曰適情而已弗苦工也既成即焚其稿
所居去縣城遠平生足跡未嘗履公門韜晦弗耀而
行於鄉閭無不仰服尊敬所謂古之孝弟忠信篤行

有道君子者耶其大冢司馬雙江公業裁入誌銘霖
謹注記之以時繹思遺我後裔

先太夫人行狀

太夫人姓吳氏諱四秀永豐鄉中沙吳定舉公之女
也太夫人生而聰敏不凡自幼寡言笑勤積女工外
祖謂外母曰是女必得賢配故慎於擇卜乃歸先君
中軒翁閨門相敬如賓時中軒翁[illegible]家徙辟立又
適喪其二兄朝夕忽忽不樂大[illegible]丈夫子何不
志遊四方以求白監立顧[illegible]安乎翁曰吾
非無四方之志惟是二[illegible]忘念太夫人

曰子不能事父母婦不能[illegible]安得為孝子其
行矣菽水之任吾可保[illegible]人卸簪珥為翁行
資翁欣然北遊太夫人[illegible]務甘羨以悅二親
二親見太夫人躬粗淡[illegible]而所以事之者又極其
備嘗喟然嘆曰吳婦[illegible]能矣翁居旅中得親悅書
於是安意無內顧憂北方值流冦翁又窘而歸悞甚
太夫人曰通塞時也人生未必常亨亦未必常困子
既不得志於北盍卷而南翁乃改步遊閩閩汀山澤
多植藍靛族人販賣其處每詆畚人翁既至以忠信
撫東族人畚人歸心焉而翁大得其利家業烝烝進

原缺第八葉

官府丞專勅汝脩灣城汝盍諜竭力報効故汝霖焦
心苦身以求致于二役者實太夫人之教太夫人處
妯娌長幼怡怡無間至撫誨諸子孫拳拳以孝順為
言易簀時猶不忘付囑族之長幼或時問候太夫人
太夫人接之以和有事則勸誡之故族子姪無不愛
敬太夫人鄉閭親友時節交際太夫人每厚往薄來
謂媳婦輩曰處世之道當如是太夫人待婢僕頗嚴
爾至衣食之則甚饒凡親隣窮乏有求必周恤適其
心故太夫人之亡而哭者盈巷失聲太夫人生平勤
敏力家至年八十猶事紡績瑣務霖以為諫則曰吾

心樂之不覺其為勞若使吾逸於佚乃所以勞吾慮
也太夫人持身如此而訓誨諸子婦子孫亦惟慮其
流於怠荒焉太夫人生弘治己酉四月廿八日卯時
歿隆慶己巳九月十一日亥時子三人長不肖汝霖
媳丘氏繼宋氏王氏贈封俱孺人次汝楫以子稷官
封登仕郎媳劉氏次汝梧中都留守司經歷媳羅氏
孫男八人長奐早已庠生娶吳氏次奐禹庠生娶甯
氏奐稷鴻臚寺序班娶吳氏奐伊大學生娶劉氏奐
益路南州同知娶吳氏奐乘娶嚴氏奐彝增廣生娶
聶氏奐曾大學生娶艾氏曾孫諫娶鍾氏詵娶宋氏
韶娶彭氏詠娶曾氏訓娶陳氏詔娶董氏謹娶吳氏
諒娶聶氏詡詮說諶讜論自諫以下皆邑諸生玄孫
鍾[illegible]霖惟母太夫人慈惠
淑慎嚴以持己勤以成家相先大夫使有令名教不
肖兄弟使無墮落即其所操女中之出類拔萃者也
雖享年八十有一世方仰其百齡有餘昊天不弔忽
茲永逝霖哀痛崩裂莫知所為茲卜地于三十五都
月形將以某月就窆謹彙集其大畧以求大人君子
誌且銘之至其懿德美行雖霖竭其筆楮有不能紀
惟門下辱在親眷知太夫人最深故敢冐以狀懇如

蒙慨然允諾則將託諸珉石為子孫世世無窮之感

誌銘

雲南按察司僉事少濠湯公誌銘

公姓湯諱克寬字而栗宋南渡始祖執中來居豐之
濠上濠在邑之西咸稱公上濠先生繼營第歐里於
是又稱少濠先生湯氏自始祖執中生冣在在生茂
紀紀生才卓湯氏至是益大以繁業儒而且善醫才
卓孫立峰立峯者公之父也公妣華田高氏生子四
人而公為仲子公幼甚穎敏從學于叔祖一菴一菴
曰振吾宗者必此子也自立峯公喪惟母氏在堂四

辟莞莞公授徒資俸以供菽水處兄弟則友愛怡怡
人共賢之游庠序甫朞年以詩經登歌鹿鳴試春官
弗達乃從歐文莊公業問學于王文成公而得良知
之說人或勸之植產業以崇家貲公曰窮視其所不
為今吾志果一貲產哉既又連試弗達母宜人謂公
曰觀子數往來京邑非以一甲第耶夫蘭茝鄉澤不
必上苑而後芳有鶴在林使碌碌魚鰕人未必曰此
異霄物也夫仕以行志苟能出一力為
天子牧小民即無愧所學矣第不第命也強之乎公
於是仕為崖州守崖在粵東南陰且遠有軍民黎獠

之殊獞稱難治公因其情順其俗不責以太難闔境
翕然歸化焉州之海口舊泊夷艘久胥為盜公檄民
鳩材塞之盜弗能肆崖民攸賴崖濱海科第素少公
政務之暇輒集士校文比試登第者四人當路廉公
之政靡不嗟而異焉公適丁太宜人憂崖人祀公名
宦祠再起補廣之化州公即以治崖者治化化有高
涼之冦官軍束手無能為公竭力調度兵食饒裕冦
輒解散以六年報績立峯公封如其官母高封宜人
遂推南刑部郎公聽斷明允大司寇雅重之逾年陞
雲南僉事公持守法令條章不肯與時俛仰南夷儕

服而當路者謂公歛於變通復落職調山西霍州雙
江聶翁時知平陽霍為平陽屬州州有郭家溝屬冦
沿以往來窺伺平陽雙江翁與公掘塹深濠以防衛
斥而平陽諸州遂藉以無虞者公之力居多人於是
擬公將復大用公喟然嘆曰仕途果可家乎夫人生
寧能盡百齡哉即百齡吾已六十餘顛毛種種而終
日疲精簿書案牘間以博虛名是為人者重而自視
何輕也乃咏淵明歸去來辭解組而歸徜徉濠上杜
門謝客日訓子弟以忠信守己之學而所注心者惟
家譜未備為念易簀時猶曰湯氏之譜未完是予之

罪也蓋絕口不及家事公有子二長夢鯨邑庠生蚤
卒次夢鱣大學生孫男某孫女某適余長孫諫公塋
數禩尚未有銘鱣以余辱通家聯姻好知公深爾贄
持狀乞銘余按狀述公之大致如此竊惟公古君子
也不汲汲於仕隨所仕輒著聲稱育民興士弭盜防
夷流芳遠播而勳業爛焉公守正不阿咸出於素所
操持篤信假令少貶損以赴功名即能赫奕當時公
之自信不無惡矣孰得孰失宜公不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道貴趨時龍蛇屈伸公知執尺寸而不能隨然
樹勳揚名失之固矣曰若是則汲鄭龔鮑之倫盡非

哉

銘曰豐之有楊南渡肇基世顯令聞能儒能嘗
科貢相埒奕葉流輝偉矣濠公不忒其儀安貞維介
舊跡以詩三仕州牧民恬物熙刑曹允明憲體不渝
人曰貞活我不能規人曰婞阿我不能趍陶賦可歌
折腰拂衣豐水洋洋我蘭我芷豐山峩峩我富我樹
人其迂之我其安之人曰固只我其宜只嗟古君子
後之明師

赤岡先生誌銘

先生諱魯字希敏行三先生嘗因親喪廬墓于赤岡
山側人多重而慕之於是有赤岡之號先生乃余之

族人始祖定公創居層山至九世祖某從居今之古
縣遂為古縣人祖大同能知易學父偉以歲貢授常
德府訓導學者稱梅屋先生梅屋公行義脩潔列祖
鄉賢先生兄弟凡四人而先生為仲氏生而端默不
習嬉戲梅屋公授以君名與字孟喜之也先生為弟
子員時即有志於正學梅屋公生平清苦自檢既喪
而家事益落莫先生願授學得俸為毋孺人朝夕資
滄州守鄒龍并公延禮教大參六華諸君而遠方之
趍叩者日衆蕭貞襄公為梅屋公門人謂先生曰昔
吾師設教學者爭歸今子其齊軌乎時先生文學益

彬彬進每文宗程藝必居優列八戰場屋而未獲彀
其命也夫歲甲辰閭室病疫先生躬視藥糜昆季家
人得無恙至先生病夢神人授以藥輒愈時毋孺人
忽病內傷先生方就試聞即告歸晝夜籲天求以身
代孺人竟不起先生居喪哀痛躬運土石成墳廬墓
歲餘有虎咆其側先生夢中見童子環衛之既覺心
不動至終事風雨壞其廬乃歸會督撫傅公按郡聞
其事特加獎異而監司每扁旌其廬督學使王公曰
孝友端莊十學之最先生年屆六旬邑大夫士咸摛
詩文為壽而貞襄公詩曰先師家學傳諸子易寬精

微爾獨先又曰瓶無餘粟心常富戶鮮經邑學最使
人感以為實語嘉靖丁卯以歲貢入禮部試列高等
授穎上訓導比抵任縣方缺邑令臺使撤先生署其
事時方有開河之役工餉急甚旁邑富被譴先生召
百姓于庭語之曰民饑如是而促之必且重傷然公
事不可廢也汝逋者其各立券謀貸庶幾其有濟逋
者如約不擾而事卒集當路聞而嘉之民有爭訟先
生為辨其曲直其罪者或笞遣之民大稱便既而遷
學者見寥寥有不事事者歎曰學校育材之地愛君
直者可爾爾耶乃數數約諭諸生以實行而孝君甚

以進士來令頴上處月餘知先生尤厚而先生疾病作矣先生投牒謀歸李君寢其牒留之至數月而病劇先生歸志決然不可挽李君曰方與公謀所以作士何忽有此於是棺衾藥餌併舟遂之資費無不優厚詳悉且謂其嗣子曰令翁官銜凉薄而潔巳清嚴今而有此天其無知耶因為先生禱之而先生之疾終不可為乃送之登舟泣別先生舟至灘市沐浴告終諸子皆在側乃萬曆癸酉之十二月日也諸子以甲戌二月日葬先生于木里獅華山而持其狀來求誌銘嗚呼三代而下士恒鮮中行馳志於聲利者寡

廉恥飭心於狷介者足有為於是敦尚之禮稀而風動之機不著也若先生者其士之上者歟孝友溢於家庭廉潔著於軌物兢兢烈烈行之獨也匪求知也而里閈鄉閭知之王公大人知之敦崇表著惟恐不及而稍措之政又非閉門束手之伍所謂志有不為而才足有為者謂非先生耶　銘曰惟士立身中行為要聲利奔馳大閑日斁亦有狷者矢志無求投之以政莫展一籌於惟先生克守克為義利之辨既炳于幾介石之操不奪不移崇崇高山先生之塋流風遠揚瞻者起敬匪私先生昊天有命耿矣不磨惟[illegible]其塋

丑處士剛直公誌銘

公諱廣俙字惟德行弘六別號剛直先生余永豐鄉嶺南人也公上世自唐宋來居嶺南奕葉相承為鄉閭鉅族　國朝洪武間有學明者仕
高皇帝為起居注文學優渥
高皇帝嘗有詩榮其歸學明生三省三省生永數永數生守則守則生常冕常冕生命爵是為公父公昆季四人而公居仲氏公生而性簡靜篤行忠信於世味淡如也先是命爵公貲産甲里閈晚年頗退落人

意公且奔馳豐殖以復舊業而公乃秉心無求確然不財貨戀唯孜孜孝友以睦為其族人族人咸以剛直呼公公宴處熙怡喜怒不少見及臨事或可或否千鈞莫之能奪生平無所婟阿矯飾其所發即其所存公有子二人曰發欽曰可欽女一曰藕秀余先室宋孺人時先大夫托媒氏求之公慨然曰是子婉靜日者謂當有兩封令然歟遂以歸余余拜給諫册夷而歸僥倖　封典公時將余男華來京師既旋歸行李蕭然余恒怩無以為贈公曰吾知子之以道義厚不知子之以財貨厚也余凜然公之知所重如此

公配為劉氏孺人公生正德戊申歿嘉靖　孫男
之秀之彥孫女二人外孫賓舜乃余幼子也發欽以
公舊塋未善遂用卜祔於祖母某之墳右因請余銘
之　銘曰不世之修而淡自堪不利之競而義自安
後有誦此珉者乃知公之難

晴川先生誌銘

先生姓吳諱賢字國賓別號晴川層山里人也先生
稟純正之氣負卓異之資少微而貧操行即不詭於
衆每忠孝自持當毋氏之喪斬然倚廬者三年服闋
之日士友為撤廬而先生哀念愈至其孝心懸篤如

此司訓俞學隱言於督學使端峰邵公邵公重加獎
異以勵士人厥后鄉閭盜起持梃者急有妄言走先
生之廬者縣簿尉輒曰毋有大夯如吳某而容盜耶
先生之學忠信不欺為主本言不妄發色和而莊處
鄉人閭閻如也鄉人接先生無不愛且敬生平與人
無忤如其言合義即田夫樵子忻然受之如其違悖
雖勢家望族弗之同也先生動必矩度行不由徑嘗
從事舉子業無欲速干進之心年始衰輒棄去曰豈
可以有限之年而貪難必之遇時庠師士友百計強
之不出也先生最廉介義利大閑析之秋毫一酒一
食不苟邀及人亦不敢妄以授於先生嘗教塾廣東
之饒平往居館者好遊俠先生乾乾書史半武不出
戶饒人大異之而信從者日益衆先生教人不文藝
先曰禮曰信曰立心昕夕務廸惟是之重其論事商
訂古今大率惟善守經至權以濟變弗取也如夷齊
叩馬之諫武穆班師之類確然以為是居常不品量
人惟門下生程其可用與否於他日若燭照而數計
衆總角從先生游先生每語人曰吾鄉繼一峰肅菴
而起者必是子矣自先生歿凡數年某始獲登進士
而於先生之道不無愧矣然間不敢踰矩矱者蓋幸

而有先生之教在也竊嘗論之聖人嘆羡逸民而語
士以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若先生者起布衣而皦皦
不變如此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非耶彼利方為
圓以希世取進者不啻天淵先生之標世卓矣先生
有子二人允中致中是年冬余拜先生之墓草木翳
如命允中菁治而銘之　銘曰松不可萎白不可緇
我行我裕我得我喪彼躓而蹶孰知其希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先民遺風后士嘉執

謝處士誌銘

孝子謝經父喪廬於墓側墓在螺庵之原余時過菴

與友人談學併省經經一日戚乎其容戚而言曰余父幸已就窆不肖孫愧無以託不朽乞先生誌而且銘之遂遣其子姪東狀來按狀處士姓謝諱復開別號養朴為人恂恂篤實不逐世華不競刀錐與鄉人處無爭訟居去城僅二里許足跡未嘗輕易履公門往邑令金侯均邑田魏侯覈丁口擇民之廉能者董其役皆首及處士蓋處士事事不苟不阿雅副有司之委而聲籍琅琅起矣督撫何公檄陳令舉行鄉約特取處士為約正而別駕廖君來視篆期屆鄉飲則處士卒儼然膺大賓位時長子經為邑諸生處士諭

之曰夫人親之望其子者二曰富貴顯榮曰立身行道人子之事其親者亦二曰爵祿養身曰道義養志夫富貴爵祿榮華非人人願哉顧有命焉不可強而能也若立身行道俾吾有令名此則朝發而夕至可以勉強為也吾不能他知如邑司馬爵公吉水太史羅公俱講身心之學汝得無意乎此吾志也經於是委贄遊二公之門二公見經潛心靜學忻然嘉其非口耳華而因遡知處士有尊行焉羅為歷叙其事感彥方化盜風而嘆今時士或難之爵誦其文為之跋而太守羅近溪銓部曾見臺諸君咸製為詩歌以

備列于養朴卷可考也郭子曰嗟嗟木材者染實勝者彰乃人操行不必盡如彥方化誨鄭公名鄉也亦不必如陶隱居潛山龐鹿門偶耕也敦其庸行不詭不隨即闇然王公大人予之矣若處士者其設心豈嘗有釣於諸縉紳哉而邑令隆其禮名公揚其芳令聞不置非實勝善耶至養志不違專心力學經也孝哉處士配徐氏先卒經嘗有懷萱卷仲嗣其孫其葬俱載內壙誌不述述處士之行之大者　銘曰迦陵未鳴其音具于鷇老蚌有懷其光爍嗟百世之下此阡卓卓

處士東溪兄誌銘

有同六世祖兄白袞者字忠堯別號東溪居士再從伯雪松公長子也兄幼負英邁丰格挺挺龐眉巨眼肌膚雪色為秋江劉氏婿因時過中山先生聞講學之說好之有術者謂兄貌大奇必不壽兄曰然乎吾聞知者不重外而輕內仁者不約身而矜名因屏舉業從鄉先生謝蒙選君學吟咏聲譽琅琅輒出諸吟社上大夫士過詹巒者無不造兄之閭兄開懷款納名譽芬騰所謂座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者兄有之兄既鮮宦情益得以其力政于家族雅與先大人中

軒翁相好每期曰翁志牒譜衰必肅廟祀既而皆能有成豈不難哉霖少學寡群兄友愛激發為多兄配某子某某兄豪懷不事蓄聚及喪之後從差頻繁二子尚幼家業頗不逮前語曰毋謂天瞑善視其定計兄之行不當爾爾余使琉球歸二姪来候余愴然者久之二姪曰墓久未銘余乃為兄銘　銘曰政不必仕仁不必財彼條者蓋是惟先生夜臺

先室丘宋二孺人誌銘

先室丘氏名鸞秀余本里丘公洪槩女也生正德巳巳十一月初十日午時殁嘉靖壬辰十月初五日巳時

享年二十三有四子一曰奐阜丘氏資性純懿雅好朴素視世華靡之物泊如也年十九来歸余閨門肅穆與余處有嚴賓遺風尤婉娩善事舅姑吾大夫人愛之如女其亡也哭之慟繼室宋氏名梅秀本邑羅富鋪前庠生宋公鼎女也生正德庚辰十一月二十九未時嘉靖癸卯九月十日辰時殁焉享年二十四宋之配余也方十六歲乃其父見丘之亡而妻之有男子二曰奐禹曰奐伊宋明敏敦慎持身儉約家務克勤余時方游學四方無内顧者宋之力為多愛婢僕如子中饋之勞必身先之視奐阜同已出其亡也卒哭之幾得危疾余時試京閩而族之妯娌姊妹無不哀慟其必有以致之矣一崖子曰世常謂德可引年二氏貞淑有婉德顧皆夭逝果天道哉亡而葬二十餘年矣三子以地俱未善改卜君山之陽遷之曰三子跪堦下乞銘　銘曰玉潛其耀蘭韞其馨貞靜之德積之幽塋岡埠隆平林木蓊青惟永其盟後嗣吉亨

棟石吳君誌銘

吳君棟石卒之踰日姻友郭子侄哭之痛既詢瑩事則君嘗私獲吉地螺岡之陽以葬母孺人其弟某等

願以價相酹君曰安有葬母可取酹乎至是某等念君之心及其嗣允式等卜以君祔余時往覽然之允式等遂陳狀乞銘嗟乎知我者君為君大事余可無一言以函諸幽按狀君姓吳諱思成字汝功行寅二別號棟石愛園君之長子敬止君之冢孫也家世貲甲鄉閭君生倜儻有材苦志學問髫年試於邑侯同東山公冠群輩慨然與余及鄒少參六華宋憲副陽山諸公交游而文藝日彬彬進速試棘闈弗達有然君着曰一鄉榜何足計也以君之才當與海内上比比而獲雋其勝不多乎君遂去邑庠挾冊遊大學與

海內士比士咸以為弗若而大司成周公鄭公皆加獎賞至連試入彀以數滿又弗遇君遂棄之從司成緒山錢公講良知之學歸而隱於林泉豁如也太極鄉之中有沃壤山水環抱先正文毅公欲建書院以育鄉之人士而未就余自京師歸每嘆文毅公之志屬君與劉君沈力畾堂構已而書院告成凡鄉之人士聚會有所者君之力為多鄉族後學子弟從君遊君無不傾心誘掖事父母以孝稱或有所忤引身受杖無難色時君之父為官司督責損益鄉閭未獲逐貽怒繫之亟君叛頗以身代官司乃憐而緩之又嘗

與鄉鄰搆巨訟一夕焚之獄君流涕曰此不共天之讎也昕夕憤懣幾無意人世卒堅忍林泉以終天年居家宗廟大小之祭無不釐而正之君多昆季友愛甚篤凡業之膏腴者必先其弟接友朋以和而尤厚於侍師始受業謝東岡氏繼卒業李西岑氏逮二君逝君周旋喪塟情禮俱至生平見人之義戊之惟恐不及聞片善屢懷慱取從之如韓園晚年涉獵天文地理百氏之學間洩之詩文亦隨興命詞而不拘拘嘗求工曰吾以適志焉耳及卒之日室孺人泣而求言君曰余何言余何言蓋君數不急廣生産而嬪

然之懷超然之見亦亮諸嗣子必能立也嗚呼此豈猥瑣執泥者可與語耶君娶丘氏生男四人皆邑諸生女一適余長男奐阜郭子曰學貴識真用貴抵實士業文藝當其際遇紆朱拖紫曳裾王朝人人不難苟所施謬戾舊學如弁髦棄之矣夫吳君者雖數奇未展所猷為乃其積德砥行而忠信孝友閭閻表樹鄉閭若其謙讓不取遠覽宏稽有古延陵風烈非得之真能然哉　銘曰矯彼蒼虬或戢其角驊騄行空逸氣誰度雷雨不逢鹽車載縛惜才若憐知命者樂烈烈偉人心包宸漢詭　有政家邦允若其行孔艱其心則卓嗚泉一寒寒　可歌崇立侍慈亘古不磨

石泉山房文集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郭汝霖撰汝霖字時望號一厓永豐人嘉靖癸丑進士官至南京太常寺卿汝霖從鄒守益歐陽德諸人講學故其議論與羅汝芳一派相近古詩頗規模陳子昂李白諸人得其形似近體則又次焉

耿中丞楊太史批點近溪羅子全集二十四卷（一）

〔明〕羅汝芳撰　耿定向　楊啓元等輯評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萬曆刻本

明德先生

泰州王先生嘗言學樂[illegible]學者多誦之然此非泰州之言也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所謂詩與樂者矣物我夫其油油焉融融焉天地昇舒日月與明百物與昌若無

明德詩集序　一

浴因繫而游之莊尷扶重弱而貽白晝者此之謂不韻之真詩無聲之大樂乎真樂雖名而寄名於詩樂詩即樂也樂即詩也趣多深淺機多生熟縷絡始條貫一言而蔽之學樂而已白沙子曰子美詩之聖

[illegible]夫更別傳予謂子美詩即[illegible]
辭之猶以甜說蜜者也堯夫以蜜
說甜者也梧桐月照楊柳風吹人耶
詩耶雖雜以宗物気而之語解也
盱江明德羅先生聞道於泰州之徒
盡趣物僞獨遊乎天與人偕頋盼咳

欠澂潭劉綸所觸若春行雷動因
而興趣者甚衆予未嘗見先生之
詩而平日持論竊謂先生全體即三
百篇其頋盼咳欠澂潭劉論即其
章句耳萬曆丙[illegible]夏人左宗賢
[illegible]來按兩浙示以一帙蓋先生孫

[illegible]組所編次予於是又真見先[illegible]之
詩也論者或謂伊川擊壤率取足
胸次不拘於法而先生律調益具
直類詩人之詩若吳乎所謂別傳
者予曰先生生平言爲言行爲
行殆深覺乎竇惜玩矣之爲痛

而力造於平實嘗其爲詩也空
以詩人而已矣堯夫之趣於詩詩之
外也其意遠其詩傳先生之趣於
詩詩之内也詩不必盡傳而意爲猶
遠者要以詩爲人以人爲詩以已爲
[illegible]萬物以天地萬物爲已好而

樂之安而成之則二先生所同
也詩之工拙傳弗傳置不論已
萬曆丙午秋九月會稽後学
陶望齡謹叙
山陰王應遴書

近溪夫子小像

近溪羅先生像贊

上元門人李　登贊 知縣

形亦衆形身亦衆身於惟先生踐形成身賦同此性宰同此神於惟先生復性完神均是庶物均是人倫於惟先生明物察倫長以及長親以及親道邇事易直基治平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維是孝弟達義與仁寰宇廣矣誰非我人先生一腔收天下春萬古長矣性無古今先生一念洞萬古心近自文成溯及孔門先生闡之厥有大勳仰瞻遺像緬懷溫仁勉旃此學

人名循循

宣城門人沈懋學贊 狀元

修其形躞其身葆其精完其神學接虞廷獨見本眞不慮不思赤子知能萬物一體肫肫其仁至平至易極高極深曰中曰庸以化以神德難以名名難以稱強稱名之名稱大人

盱江門人張 嶺贊 員外郎

儼然若有所思實則何思何慮也退然如不勝衣實則當仁不讓也煦然若無不可與實則和而靡同也向道而行忘身之老庶其似之善貌先生而肖者其尚圖之此哉

臨川門人徐允修贊 布衣

欲觀夫子之心大德曰生欲觀夫子之身形色天性學從不學知以常明三綱五常無爲渾成不離乎愚夫愚婦胳合乎至聖至神

白鹿洞門人熊儐贊 貢生

羲皇何思何慮老安少懷入孝出弟肫肫其仁天地孔孟以後斯文在是

趙田門人表 黄贊 兵

儒者曰汝學似禪釋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直透本心以竢聖人百世此昔人贊象山先生之言予贊先生無異

盱江門人左宗郢贊 提學御史

祀先生容如坐春風聆先生言如飲太玄由今想先生像蓋動靜語默悉登彼岈學先生學統天地萬物同歸大覺易知簡能直臻聖神一息千古元氣流行無得而稱稱曰明德先生

宣城門人王 環贊 貢士

發明德之旨中天皎日證孝慈之用大地陽春掀翻秘藏喚醒顓蒙日用平常原非外假出王遊衍直任本眞中和位育千聖一心學爲大學人爲大人

羅先生詩集序

記有之入其國其人絜淨精微深於易者也温柔敦厚深於詩者也如此則其人易知矣孟子言尚友古之人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今之人以詩相示誦之則其人亦已可知矣乃古之

人若有其詩可誦而其人尚有未可知者以待論其世而後知夫世之為世古之為古也古之為古即其人之所以為人也故夫論古之世而後知古之人非其世何以有其人然非其人亦何以有其世故孟子曰伊尹柳下惠孔子皆古

聖人也明德夫子之巧力於時也非所得好而私之其於先覺覺天下也可謂任之矣而冲爲若後覺者其所與人蓋已由由斯而又非有爾我不相爲浼之意殆時爾耶吾遊夫子之世矣所至若元和之條颯流風穆羽若樂之出於虛

而滿於自然也已而瑟然明以清夫子蹈而弟子不得聞於斯音也若上世然矣夫子在而世若忻生夫子亡而世若隻況吾觀今天下之善士不知吾師其為古之人遠矣今之世誦其詩知其厚以柔而師之卒也以學易其淨以微亦

非世所能知也淨故厚徹故柔雖然論其世知其人者亦幾其人哉則亦誦其詩而可矣

萬曆丁酉夏四月壁臨川門人湯顯祖

百拜謹書

羅先生詩集卷上目

四言古體

題菊

題畫

五言古體

登高望洞庭湖

別諸生

坐白鹿洞思賢亭賦勉諸生

寶陀巖次何冢宰韻

七言古體

夜遊蓮花峯

濛山巖次前韻

金精洞天次前韻

石華山次前韻

青陽洞天次前韻

桃津次前韻

觀仁山次前韻

題烈孝卷

五言近體

七言近體

卷上目終

先生詩集卷上

盱江明德先生近溪羅汝芳著

同邑門人心源左宗郢選

雲間後學何三畏校

四言古體

題菊

稀則我貴秋芳獨此肯向人間浪誇金紫

題畫

高松亭亭川波澄澄琴無須弦松韻江聲

五言古體

登高望洞庭湖

元化灝生德太宇涵淳冲一氣亘今古廣邈何由窮峙流莫高下顯象彌寰中澆覲務冥契匪直爲躬逢曠矣洞庭渚滙濤淩玄穹濟濘暨彭蠡渺沒走西東寤思昔巳乂艇涉期往從衰殘滯暑用只尺睽矜裹駕言陟崇阜駭矚起晴空萬派忽襟几浩湯收奇蹤君山微彈丸岳樓低蟻封乃知古至人泠泠馭天府游意入無始置身出濁淩六合信所如爲樂將誰同

別諸生

我行湘之陰星言夙歸駕日華起旂明霞片紛空下前林出羣英韋縫濟相亞爲予艤湘流別懷浩難瀉作德期與俱逝不舍晝夜悠然窺天和眇矣嗣元化孔顏日巳遠此道誰柄橋末習事文離撥實需矣稼寧知本不存柯葉難久假願尋赤了良亟反神明舍

坐白鹿洞思賢亭賦勉諸生

振衣登絕巔俯瞰歷盤錯迂迴曲徑通松風響雲壑一溪橫枕流五老負形俯翹息一坐之幽光誰可掠紫氣護龍岡霏煙生窅寞漢陽天外峰長林轉寥廓白石漱寒湍飛雲度層嶽昔有幽人居書聲滿高閣白鹿自馴馴依依如有托超然謝世塵直尋孔顏樂富貴等浮雲物外安能鑠濂溪朱紫陽淵源自伊洛象山陟其巔天幸爲木鐸敬齋奮秋起斯文相繼作大明日中天撤我賢關鑰千古重真儒後先聯脉絡我來

紛嘗遊娩不如先覺試語二三子一悟即非[illegible]
自有良知能不慮亦不學真諦滿乾坤無爲言
詮看

寶陀巖次何冢宰韻

浩刼方洪濛鑿玆自誰斧想當天丁來元精恣
吞吐手握造化權足振雲霞步穹僊啓玄栖赤
日蕩炘昜絳紛圍僊葩香風透深戶千載我重
來恰尋初春午洞房甜幽窗寂若星方曙起誦
法華自滿耳聞法鼓塵網滯千生解脫良由此

譬彼矣丈夫玉食驟天府願言鈞八荒仁壽酬
聖主

七言古體

夜遊蓮花峰

村頭雨歇雲仍花飄空萬片驚紛拏犬號竹裏
雞籬外咫尺莫認爲誰家尋山興豪晚未足諸
君促騎行相續林叢瀑瀧雲愈深足着俄臨千
仞谷篝燈谷底疑星光云是野夕昇結房僕夫
迷遠呼訊敫敫指辨東西方老僧經罷眠已
久卻叩禪關開戶慵拾新炊火夜似年蒲團趺
坐室如斗朝來更上山之巔飛帆遠見梅江船
青蓮亦有慈航在安能共度境無邊

濛山巖次前韻

蒼茫山徑眼欲花杖藜步側那能拏曉炊裊裊
煙滿屋問道幸有山翁家翁言居處近山麓山
巖卻與居相續嚴容松篁見則難石竇斜穿即
中谷僕夫披我躋石梁岩懸壁上似蜂房谽谺
萬仞儼心目恍惚身世移殊方坐定精神還拜

撤更上重岩開竹牖滿前星月夜低垂翻身便
欲騎箕斗逢靈咫尺去甚便矯水飛度無須船
回看慈土忽遼邈一坯遠寄巖雲邊

金精洞天次前韻

金精石頭千樹花飛來直上如堪拏詎知穹窿
幾萬仞石室原是天僊家僊女上天遺舊屋僊
蹤一去難再續木雞叫月來寒霄石鼓催更報
幽谷浮丘弟子郭與王費公向亦名長房入山
共此事丹竈製煉一一成真方紫鸞翩翩蒼龍

剎闢闔金扉開洞牖麗英一嘯出相迎羣僊次
第躋台斗長沙故事話當年如秋鐵騎浮江船
洞門鑿破空歸去凝傳人撰合無邊

石華山次前韻

梅江午風吹浪花江頭渡子舟橫拏掖予登岸
一回顧山城雉引千人家綠莎襯步循堤竹童
冠行歌聲斷續石隙斜通戶半開烟雲內瀉疑
空谷嶺道延緣轉樹傍仰看絕巘誰僊房浮丘
丹成王郭去靈砂莫訊當年方碧桃分釀餘杯

酒萬樹紅光向東牖與來似與世相遺狂對三
僊傾大斗蓬萊何處醉欲旋岩上寧無架壑船
招招海若勿停棹飄飄直泛銀河邊

青陽洞天次前韻

石龍鱗鱗斑欲花頭角變化騰雲拏洞門煙霞
日吞吐飛霖潤徧三農家嶺廻徑曲千峰矗雲
根似斷還似續玉筍叢林挂萬竿聲聲長嘯喧
谿谷穿林度谷走且殭午風一枕來山房山人
[illegible]燕去已遠徜徉海岱知何方碧潭石罅深如
剖寒光掩映疑天牖欲起當年紫玉蚪揮鞭[illegible]
極歸南斗青陽為我譚真詮云是迷津大法船
一切有情須盡度始把玄勳朝日邊

桃津次前韻

世塵眼底浮空花湔前擾擾爭喧拏避喧偶得
桃源路問津却到秦人家津桃萬樹絢晴曝香
風陣陣遙相續沿流踏花路不迷窮宛尋源向
空谷是誰春釀紅湔缸邀予對酌開雲房坐獻
蟠桃實纍纍莫知所出從何方且啗且啜千歲

久開看烏兎穿窻牖有時狂歌宴西池有時爛
醉翻北斗忽然憶我初來年津頭漫爾呼歸船
種桃主人尚未老忻然一嘯迎花邊

觀仁山次韻

蒙岩愛岩如寶花逸興飛動時難拏泉流岩石
費經畫每思結屋成山家朝來携我趂清旭半
壁行空還棧續白猿靚面落枯藤黃鳥下瞰翻
陵谷循崖再轉若廻廊中間石竇疑空房梯攀
綆引那能上仰視惟見天一方洞口清泉湔石

江干析行行似穿牖冥蒙蒼翠互周遭莫辨處
山并北斗岩前尊酒共盤旋歡然苦海登慈船
浩歌一嘯坐絕嶺塵寰渺渺浮雲邊

題烈孝卷

我聞鰲溪昔被寇妖氛赤日黃雲凑部屋無隙
窺青天血刃郊原紛虎鬭平地湧浪山作淵世
變潰決狂奔川誰復砥柱當其前詹家母子獨
不然高聲叱寇如叱犬甘心餐刃如餐膳妻念
夫賢目長盼兒護母苦雙淚泫烈孝雷轟　帝

亦聞丹書五色垂層雲三綱有紐不終焚元和
宇宙回氤氳

孫本所隱九華山招予過訪寄謝

九華天際芙蓉開千葩萬蘂真奇哉我聞唐時
李太白翩翩遊與從仙謫煙雲瀟灑豪未休選
勝築室成丹丘騎鯨一去竟何許鶴語猿聲愁
無侶本所先生亦好奇瀏嫌太白迷他岐丹丘
更欲住深處億萬斯年長不去馳書還地特相
呼訝予好事尋玄都吁嗟玄都實難尋九華亦
山從長林我遊君住願努力莫惹山靈生德谷

題郭梧陽泉鹿圖

喬松千尺雲俱蒼磷磷石底流泉香餐松飲泉
集羣鹿相呼呦呦鳴笙簧呦鳴式燕邦家光示
我世世欲周行

五言近體

水簾洞次李空同韻

水簾經幾度勝覽莫逾今秋靜梧桐滴春深蘿
薜陰烟嵐滋豹穩風雨入龍吟待約空同子千

年擬共臨

龜峰寺次前韻

洞府開真境人間自古今天門通海色石竇湍
雲陰白鹿來仙跡蒼苔認客吟清秋際高爽杯
酒萬峰臨

董比部過訪從姑不遇次謝

幾年稱地主入室媿山僧松徑雲俱寂嵓廊客
漫經泠泉寒自響香供夜誰能賴有長空月三
更送佛燈

宿羅田共君和羅念菴韻
今古羅田道高歌幾嗣音天風還客袂海月自
禪心草色當春媚林光傍晚深黃龍參未得僧
磬出岩陰
出谷雙黃鳥嚶嚶肆好音名岩方獨步多士偶
同心陟嶠難辭險尋源莫厭深元公開絕學遺
像儼峰陰
送傅良僑北上武試
四海紅塵滿君今結束行鐃歌看出塞劒氣自

于城壯志清胡虜丹心答　聖明孤舟江上別
風雨夜潮生
渡黃河寄朱東源督學
朝步黃河上懷人宛水央漫言雲樹接相望海
天長阜坐臨嵩嶽鴻儀振洛陽中天新化雨誰
已及宮牆
別劉羽士
羽士來何所烟霧兩袖翩丹砂成白日紫府寄
青年海嶠蓬壺外鸞笙玉宇前歸尋望華處千

樹碧雲連
柯山仙集樓晚酌
玉宇寒光滿珠林霽景新青霞瞻瀨氣紫府坐
長春輿爲懷仙劇杯緣見月頻虹橋擬扶醉重
問看棊人
凌太守過訪從姑次韻
使君聊駐望江上躡孤亭出郭謝塵鞅停雲聚
客星茗椀參氣息風鈴午夢醒無生最深法更
許向誰聽

同徐臺石海門晚酌芙蓉嶼分賦
名園依郭上幽徑傍池迴舟出紅雲渚樓高白
玉臺野眺舒長目豪吟信逸才粵王歌舞地應
不厭頻來
過鴈門關
鴈門雄北固嘶馬越星前戍角千山動征旗萬
壘懸朔雲橫畫鄙關月滿胡天未遂終軍績空
慙壯仕年
王太史招飲北田學舍次韻

勾管林間事偶來天上入雲光閒弄影花氣
消塵步轉柴桑徑槎浮牛斗津倚杯歌峽口新
月挂嶙峋

武夷三仰峯

五曲最深處三仰萬峯巔丹竈護猿鶴石楊棲
雲煙寒玉水簾碎翠屏仙掌連未能生羽翰欲
往問靈筌

九牧鋪過雨

村徑歷深樹蒼茫雨更奇雲光寒欲歛人影暮

初稀饑雀憐殘黍懸猱下遠枝高歌頻撫景忽
爾起遐思

許僉憲過訪從姑次韻

有客明儔仗乘風過草堂纖歌將進酒清響謾
調簧簾啓青春消尊移白晝長更看江閣外晚
色動雲光

張黍戎約顧山中阻雨

最愛姑山裏雲深便客棲松篁僧伏臘巖洞佛
提携我當春半遲君近日西城闉剛十里望

眼惱花迷

雲軒次韻

愛爾開三徑苔痕了未斑心方遊物外軒更往
雲間花鳥春長靜琴書意自閒蓬萊瓊島上信
有玉爲園

林仲山雪後過訪從姑次韻

行檻坐蕭蕭几襟共雪消事原從偶得客豈待
人邀一線留雲峽千尋架壑橋翩翩扶醉上蓬
島路非遙

別王默齋

維舟湘水上一嘯幸逢君古道原心契英標不
世羣儒宗今岳麓經術舊河汾惜別重回首薰
風度晚雲

七言近體

殷中丞燕集松泉亭次黃太史韻

開府雄藩最上頭中天風節想悠悠芳尊謾共
廉泉酌高誼真廻砥柱流五嶺煙花吳粵會三
江雲樹古今浮孤臺惆悵宮城暮坐對滄洲起

白鷗

峰煙萬里淨嚴城臺上賓筵晝接清泉應春深
浮海氣松廻午籟散天聲閒公雅屬三台望徐
庾私舍寸草情珍重虔陽今夕謙直將肝膽載
深銘

珠溪謾興

夜深銀燭坐憑闌恍是身遊霄漢間香霧瀰紛
龍欲臥長林風繞鶴初還金仙紫蓋雲中駕玉
女青螺月下鬟錯落泉聲溪底亂夢回時作珮

珊珊　右和揭徯斯

珠溪溪上萬峰雄杖屨時經大華東星宇琳宮
仙谷口瑤崖錦樹畫屏中山雲入戶朝疑黑海
日當樓夜欲紅傳是浮丘冲舉地風光西晉至
今同　右和虞文靖

宿白鹿洞

匡廬千仞倚空懸下有宮墻百數椽詞客祇緣
詩社立真儒方得道心傳岩花日暖黃鸝語洞
草春香白鹿眠借取半間留夜月竹床高枕玩
天

望岳陽樓柬汪伯玉

洞庭浩渺古今聞湖上層樓更入雲城堞波浮
疑蜃氣劒芒霞襯識龍文川巴水共三湘合吳
楚山從七澤分況是故人開府日論心那得坐
晴曛

登衡岳祝融峰

南岳層霄引翠痕五雲深處祝融屯青天紫蓋
懸峰影白日朱陵敞洞門禹蹟碣看遺篆古舜

遊臺識上封存登臨悵望人千載浩蕩乾坤對
酒尊

觀日示同遊諸子

祝融飛馭欲南離早覩輪烏出海時四顧人寰
猶夜色一登峰嶺已晴曦霞蒸紺宇金渾勝雲
絢瑤空錦未奇霄漢即看塵境迥神遊誰許共
心期

憇觀音巖　有胡廬山心訂在上

巖底靈泉響更飛岩頭坐聽忽忘機潮音久漫

[illegible]滄海大士今應在翠微塵剎三千那可度[illegible]
峰七十總堪歸同心況有當年約我願風前便
拂衣

南臺紀興

高臺衡岳敞南天佳氣長披入座前江漢波光
依樹渺岣嶁峰影傍簾旋精英秀拔從千古蹤
跡奇收信百年谷口同遊發歌響恍疑靈鳳望
中翩

沈玉陽枉顧從姑次韻

嵐光林影翠紛紜秋色山中月正殷五馬旌旄
行捲霧半空樓閣坐看雲香浮瞿衲青蓮社霞
襯姑仙紫玉裙況是清平調歌管不妨尊酒對
晴曛

懷樂安諸子

雙玉飛樓最上頭謾依雲峽散孤愁千峰送雨
雷聲午萬壑生風樹色秋多病自慚虛白晝此
身誰共老滄洲美人只隔芙蓉渚幾欲從之江
水悠

寄何心泉侍郎

美人歸自鳳池頭袖彩翩翩拂舊愁庭樹玉稠
看未盡簾花香遠憶高秋風廻使節雲中塞時心泉督餉雲中
星遶仙槎海上洲側席謾勤
當宁念紫霄長望夜偏悠

寄江雲石年丈

憶昔神遊太華頭寒光玉宇動深愁無端虛我
三千劫有美多君萬斛秋人世麒麟原異種仙
家鸞鶴住同洲瑤葩又兆江淹夢五色雲浮碧

落悠

偶成

世際昇平遯亦嘉丘園雨足徧桑麻客來一飯
雲同煮酒乏千尊月可賒身健未慚生計拙住
深條謌路頭斜狂歌忽憶青天上直欲扶搖吸
紫霞

過陶靖節墓

晉代衣冠幾古丘如何靖節至今留山連廬嶽
自賓主水入潯陽無夏秋倦鳥依林知得止浮

□松□似行休誰云古墓樵人識更有清風□
客愁

胡盧山過訪次謝

江干相對向韶華又見葵榴葉底花入眼光陰
紛過客放身天地總還家箋隨雅典披青玉盞
共清襟倒碧霞謂嘯山頭志爾波設教人羨駐
仙槎

道經山家

村塢人家翠作堆偶扶□□□閒來徑穿疏竹

雲光亂屋接緋桃日影廻最是野情偏汗漫那
堪春事足徘徊山童爲語仙岩近入望真成碧
玉臺

施恒齋招飲鬱孤臺謁周濂溪祠

峰頭綺席向春開旌節徽垣爲客廻二水江分
鷗鷺繞孤臺雲湔鳳凰來祠瞻濂洛欽前哲劍
倚崆峒挹上台玄語幸從聞秘籥不辭歸騎重
徘徊

和□□□鶴懷麻姑作

□爲江外路無多相望其如隊會何一水蒹葭
秋正好半園松竹雨初過石橋天近雲扶扆山
閣春回鳥度歌况有神功堪共醉濟公曾爲勒
煙蘿

題郡二景

玄女登霄亦幾年銀潢手挽下瑤天風雷晝撼
蒼龍吼氷雪晴飛白玉懸小有仙源分古洞神
功春釀挹靈泉何當一醉遲王遠坐看滄桑換
海田　右麻姑春瀑

輿圖何代闢盱姥秀發靈源派獨長影落銀河
星斗亂淵廻碧練水雲香蒹葭幾爲伊人遡蘭
芷誰憑遠客將江岸幸留神物駐夜深時見引
龍光　右盱江素練

登七臺山和吳南嶽韻

何代真人御帝傍高臺長此閱滄桑千壽玉阜
乾坤柱萬仞金晶日月光吳越岩嶤分嶺道海
天寥逈入蠻荒倚闌夜宿空明閣卻憶姑峰舊
草堂

百榱陰環日影傍暫從木石偶庚桑七臺領坐
天風上三際遥隨海月光龍劒早看凌北斗鯨
波尤喜靜南華夷俯視應無外八極陽和共
一堂

興林寺次南嶽韻

冊度興林歇晚橈曉攜風雨上層霄烟廻樹色
千林繞瀑引泉聲萬壑朝鉢裏龍歸雲更濕天
中人立氣偏驕空明直透三千界欲借長虹駕
玉橋

宿空明閣次韻

層臺錯落倚天躋下瞰空明閣影低嵐翠濕衣
寒欲滴雲根盤榻夜堪棲南披漲海通雕閣北
礙星河接畫題瘦骨不禁風露重青袍坐擁聽
山雞

永康道中即事

婺城十月霜氣清湫湫川光浮日晶照水山楓
晴自落呼雲汀鴈暮初停驚心最是三冬候送
目那堪萬里程晨發廣成仙宅近期將丹訣問
平生

建溪晚酌

粵嶠閩關幾夢思杪秋那復壯遊時千村木落
林扉豁萬壑雲流石徑欹劒拂青霜憑斗遠杯
涵纖月下樓遲當筵莫謾歌行路宇宙春收是
所期

武夷宮次陳獅岡韻

幔亭霞彩倚天開讌罷曾孫更未來冊架碧岩
蓬海隔鷄鳴玄峽歲華催粧臺玉女虛瓊戶丹
竈金砂散草萊惆悵昇遐千古事幾人平地是

仙才

上接筍崖

松梯倚空立千尺鐵梗抱壁垂百尋舉足便覺
紅塵遠擡頭秪見青天臨深深石榻虛白月渺
渺蓬壺遲素心仙翁愛客坐相語洞門月度前
峰陰

天遊觀

孤峰縹緲倚虛空仙宇高棲集萬靈鶴馭三天

瀦落龍淵九曲洞玄溟曾孫錦幔春光滿玉
女粧臺夜月熒信是蓬萊連斗極時瞻紫氣護
玄庭

武夷對月

閩嶠山光照眼明武夷行處況秋清深溪沁月
凉生早短棹沿流浪湧𤀹把酒誰堪隨鶴侶乘
風我欲試鸞笙虹橋錦幔應非遠只尺渾收萬
里程

宿㽦源觀音巖

歸馬松關宿聖巖雲梯石竇客三三亭皐坐竹
春逾綠花月籠烟晚更藍瑣島無塵真避俗玉
書有意莫頻緘憑虛一嘯乾坤眇萬壽雙姑肅
日瞻

紫霄宮次李一吾韻

紫霄深處九廻溪溪上巖巒北斗齊龍隱碧潭
花氣合鶴巢蒼樹野烟迷春光愛客晴偏媚山
鳥窺人暖自啼路逈不妨乘夜入石床雲滿足
幽棲

其二

歩入層巖半碧霄羣仙誰共紫宸朝瑤壇星斗
三天近玉柱乾坤萬古標靈骨壺公曾委蛻爛
柯王子幾經樵緋桃翠柳溪前繞又逐春光過
小橋

登泰和山

天柱峰高萬疊藏玉臺金殿瑣晴蒼雲深巖麓
牽風雨夜靜松根挂斗芒坐洗塵凡蓬島近望
窮河漢海門長却憑點綴求仙跡聖力神功兩

浩滂

和答顧山人

何代姑山此寄家峯頭一徑望中斜青天萬里
遲歸鶴滄海三山渺去槎谷口金光餘碧草池
邊若木散琪花他年擬嗣方平會五色飛龍翔羽
作車

登大華蓋山

紫霧千峰曉半開嘯携仙侶去還來梧酣玉液
襟期遠坐擁瑤臺海嶽廻今古浮丘人幾世乾

尋盡此高臺大還丹訣應長在好點黃金待
允核

致仕偶興

乾坤到處有行窩解組飄然發浩歌傳世幸遺
淸白吏居官已入孝廉科隱心秋水眠鳧鴨詩
興春風長薜蘿俯仰自知無愧怍漁樵伴裏聽
那何

山居懷友

客坐高林鳥道寒玉芙蓉叠翠屏看吳門帆落

江于影楚嶠雲穿閣上闌雙眼自隨今古迴一
襟誰共海天寬鶯聲谷口相求切幽思翻成緒
萬端

其二

黃鸝初轉綠陰寒紫石屏高削玉看一線天光
白日半空樓閣出雕闌浩歌夜度千峰遠野
塲開萬宇寬鳳鳥何年翔未返幾回翹首五
端

江雲石九日過訪從姑次韻

叢山天表秀芙蓉紫翠雲連幾萬重出郭長游
偕勝友入江深影蘸巍峰十千美酒寧辭醉七
衮同年登易逢况是柴桑當九日菊花籬畔滿
芳叢

過小水驛和王陽明韻

肩輿侵曉下山城隔水遥看紫翠橫天際雲高
微鳥道林端花滿迥霓旌江鄉取次春前度粵
嶠相將海上行聞說烽烟今已靜衣冠隨處見
逢迎

登金華浮屠

金華城西千峰高浮屠碧落相迴遭日華光曉
動丹鑾海色凌空飛翠濤入世俯看嗟浩劫凡
心深願解塵勞大悲密秘如黍得宛轉須彌睹
白毫

[illegible]先生詩集卷下目

五言絕句

遊大華蓋山
同詹覺野觀月華
詹用謙華山掃地
訪喻周川
郡城西樓
戲贈沈君典
玉泠泉上別湯義仍

軍峯山
題畫四首
題柯山寶石寺壁
過二祖山
石蓮洞
書院示諸生
從姑別二晦弟
雪霽登麻姑山
春日酌楊愛柏西園和牧之韻
送鄭三尹歸宛陵
牛崠菴即事
縱陽道菴
天都漫興二首
秋日宿萬善寺三首
憩道傍松石
贈鄒松軒
湯義仍讀書從姑賦贈

七言絕句

從姑前峯書屋八景
和王方湖中丞從姑山作
和顏季狂麻姑山作
明妃怨
魏嶺即事二首
武夷九曲棹歌次朱紫陽韻十首
蓮花峯歸途即事
送鄧定宇還朝二首
汾河懷古

詩集卷下目終

先生詩集卷下

盱江明德先生近溪羅汝芳著
同邑門人心源左宗郢選
雲間後學何三畏校

五言絕句

遊大華蓋山

大華毗層霄祥光時五色我欲訪浮丘招之應可得

同詹覺野觀月華

華月開良夜相看五嶽頭分光入栢酒洗盡古今愁

禮斗高臺上分明接太虛可堪臺上月五色落金輝

詹用謙華山掃地

普哉華山客夜夜華山頭對月掃閒雲長空一片秋

訪喻周川

落日維孤[illegible][illegible]尋隱者居數峰出江上飛翠滿

郡城西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回一望淸歌起長風送
月來

戲贈沈君典

神功三谷口玉泠天柱頭酌君須盡醉能使百
年愁

玉泠泉上別湯義仍

之子來玉泠日飲泠中玉回首別春風歌贈玉

泠曲

軍峰山

我愛軍峰勝下棲岩底雲五更山月曉禪磬隔
林聞

題畫

兩袖風擕軟相將着步遲春光無限好多在石
橋西　右春景

修竹滿前汀新荷碧相映雙槳應歌船悠然足
[illegible]興　右夏景

浮雲歛高旻古樹挂蒼壁岩石頭靜者誰玄譚曰
西夕　右秋景

浩渺長江外扁舟雪一蓑持綸未歸去寧爲得
魚多　右冬景

題柯山寶岩寺壁

岩叟落松陰天風當客酒伐木聲丁丁疑是看
棋者

過二祖山

凌雲開小徑香雪點蒼苔欲識東風面溪頭看

早梅

石蓮洞

念菴羅學士當年此寄家三千塵世界一朵石
蓮花

書院示諸生

今之視乎古亦後之視今書則古人語我則古
人心

從姑別二峯弟

[illegible]竹影層臺靜微禽象開扁舟江閣外回目隱

君來

雪霽登畢姑山

古樹棲殘雪銀潢擁翠雲分明天上坐謖道出人群

春日酌楊愛柏西園和牧之韻

仙子蓬萊島瑤瑟別有花殷勤謝玄鶴銜種野人家

送南豐鄭三尹歸宛陵

嘉禾稱地主棠陰日遲遲不分宣山月秋江照

別離

牛峽菴即事

草樹碧山春雲房暫寄身夜深開北牖疑已近星辰

縱陽道菴

高閣雲霄上寒光照石屏芙蓉千萬朵知是九華青

天都漫興

帝子昇遐久丹丘尚此留赤虯如未老願借我八遊 右望軒棘峰

仙瓢浮玉液仙子坐來收尚記瑤池讌銀河載月流 右流桮池

秋日宿萬善寺三首

夕照落高林紛紛散霞綺呼僧拾不來秋風閣前起

萬木生秋陰護此高僧閣高僧夜錫飛閣外星河落

雙峰出平野翠影護霏微悵然起遐想秋雲入

望時

憩道傍松石

松底穿山徑松頭坐石臺白雲如望客飛出半峯來

贈鄒松軒

誰從松樹底一軒開自開爲愛松頭鶴長鳴帶月來

湯義仍讀書從姑賦贈

君寄洞天裏飄飄意欲仙吟成三百首吸盡玉

七言絶句

從姑前峰書屋八景

樾園高閣影萋萋閣上朝陽滿画題林靄洞雲光掩映望中眞是九苞齊 右朝陽閣

其二

天畔名峰表聚雲仙翁行處更氤氳逍遥一夕飛龍杖雲逐峯嵐萬影紛 右見雲堂

其三

仙人當日寄趺跏夜傍幽巖採月華留得寒光今不散朝朝雲擁萬川霞 右潜光軒

其四

岩柯壁蔓密逾封光嵌虛櫺影萬重客到謾經題緑雪東風回處更溶溶 右緑雪檻

其五

渤海空涵紫霧漫玉鰲天表躍飛湍當年爲擁麻姑駕帶得波泠萬古寒 右玉泠泉

其六

誰鑿大池傍斗垣瑶光長日湛仙源雙成青好傳青鳥寄得蟠桃石上飡 右浸碧池

其七

分得昆岡第一標片雲斜挂玉稜翹山靈欲借傳心印白日空池影自摇 右印空石

其八

誰策蒼虬過海東踏殘千樹玉梧桐麻姑不敢聞天上翠洒仙瓢萬里風 右滴翠厓

和王方湖中丞從姑山作

松柯梅餘岳山腰翠結光寒夜獨遥好約仙人王子晉月明臺上共吹簫 右翠微亭

其二

萬巒蒼涨散曉烟偶隨飛鳥入青天回看剎剎蓮花净人世爭誰不似仙 右躡雲岩

其三

姑山亭子對江澄秋靜天風夜不生江上千山萬山月淡烟收與浪痕平 右矚覽亭

其四

天香月樹玉玲瓏秋色扶踈半蕋宫昨夜山頭拜明月蟾蜍分影下長風　右步蟾宫

其五

何年製得芰荷衣長日高岩下夕暉定把柴關山外閉紅塵半點不教飛　右秋澤洞

其六

路入靈源曲曲幽那堪上巫峽更雲留横橋白日風雷黒多是天龍晝出遊　右留雲峽

其七

天橋誰與碧雲欄玉笛横吹夜未殘應是紫鸞霄漢下不勝風露逼人寒　右步天橋

其八

步天橋倚半雲間橋外雲窩意更閑峰影斜懸梯作徑峽光低轉洞爲關　右閑雲窩

和顧季狂麻姑山作

鶴馭姑仙下絳霄蚪松千尺引長飈淺深欲占[illegible]水時駐枝頭望海潮　右偃蓋松

其二

青峭玉芙蓉高擁仙壇接太空擬聽步虚明月底不禁風露夜方中　右仙都觀

明妃怨

腸斷琵琶出漢關漢家宫苑夢中還人生好惡無真態只在丹青一點間

魏嶺卽事

松碓春雲竹掃霞風光一徑傍溪斜溪頭鳩杖來隣父君是何年此寄家

其二

石磴梯雲嶺道長竹松襟袂照青蒼扶搖更欲凌風上天際平看日月光

武夷九曲棹歌次朱紫陽韻

川蓄光精嶽降靈南中山水武夷清棹歌九曲應須和巴里難追郢上聲

其二

幔亭分影落溪船一曲瑶光滿碧川欲問虹橋何處度萬峯無語鳥寒烟

其三

[illegible]海上峰蓬壺神女玉爲容偶來二曲
溪頭立光結青霞忽萬重
其四
浮空曾借海門船浩刼雲遊亦幾年三曲嵓停
忽歸去孤帆長是望中憐
其五
不見金雞空見巖波光竹影翠鑑毿想當丹餌
昇仙夜四曲溪頭月滿潭
其六

五曲屛開大隱深紫陽精舍鬱雲林高標天柱
層霄上仰止分明百代心
其七
溪抱天遊浸碧灣屛横仙掌更玄關遊人不到
天峰上六曲風光只等閒
其八
溪經七曲亂鳴灘三仰峯高倚棹看松翠竹光
搖兩岸照人波影水晶寒
其九

[illegible]高亭閉更誰開山寂溪縈八曲洄見說武夷
深更好棹歌乘興月中來
其十
源窮遊興更瀟然雀舫魚梁忽滿川九曲村前
詢野老可知身世住壺天
蓮花峯歸途即事
壁削層崖半水涯石[illegible]激浪頭花前村可是
桃源路洞口烟雲萬[illegible]斜
其二

年來野興未全灰三宿蓮峰去復回雙鳥雲扶
天上下人間何處不蓬萊
送鄧定宇還 朝
千仞姑山照眼青山雲竟日爲君停文芒久燭
台垣上牛渚無勞占客星
其二
使星光動海門槎秋淨中天泛月華瑤草蓬壺
應徧拾盡將歸壽 帝王家
汾河懷古

漢武濟汾河曾向秋風發浩歌此日臨流問往事秋風依舊白雲多

居庸聞捷

雄關百二壯金湯帳列貔貅夜未央戍角一聲傳將令明朝河朔獻降王

江上望滕王閣

秋淨章江散暮烟遥依官閣度樓船閣中簾影誰高揭隱約纖歌與客傳

江上望覽勝樓

南浦西山秋正殘可堪樓閣更江干扁舟一葉千峰裏誰坐疎簾傍晚看

夜話從姑書屋

天柱峯頭萬法壇高憑北斗引廻欄與來午夜飛雙劒海嶽光搖玉宇寒

江行望九華山

水國魚龍晝不譁一篷輕泛海門槎波光掩映斜陽外靜展黃庭坐碧紗

憩五雲仙館

越東自昔名山水高館丹崖瞰碧流乘醉可堪還北望五雲天外緲神洲

宣府同王西石晚出

挾我風流王子猷忽開笑口話封侯朔風不禁氊衣薄月底雙飛紫玉騮

白雲堆

巖下寒泉透石來清泠長自繞仙臺白雲滿袖無塵洗坐裏平生玉一杯

洗心巖

深巖曾憩老龍閑紫玉鱗鱗滿洞斑一夕爲霖天上去獨留泉竇注空山

遊張仙岩

九月山雞滿菊花隣翁日午熟胡麻邀飡更送出溪曲笑問客歸何處家

平石村紀興

村樓古岸是誰家席幃芸簷夜不遮却喜江神憐臥寂濤飛[illegible]滿汀沙

雪寒用韻

玢斑萬樹雪初殘兩袖輕攜尚帶寒仙島藏春
原自異不教紅紫亂江干

夢登武夷宮題壁

野水中宵泛月槎秋濤風激浪頭花滿雲松梓
溪橋路更上蓬壺仙子家

季太守麻姑禱雨

小有丹霞舊洞天方平勝會幾千年龍車五色
誰重駕帶得風雲雨萬川

送許潁陽還　朝

楊柳青青夾道傍使君尊酒話行藏野臣無復
金門夢猶自殷勤問玉皇

雲門寺對月華

寶殿瑶林紫翠層坐深華月欲初更三千盡是
光明界誰向虛臺續聖燈

登江心寺塔

雙塔霏微影太清岩頭鐘磬雜江聲招尋欲訣
斜陽棹萬頃寒潮夜未平

別詹養真

㳂峰千尋紫玉斜分光長照洞仙家寒風忽
遊人去引落峰頭萬片霞

游溪雲靈用韻

碧桃誰種水之濱歲歲紅英照眼新我欲沿溪
踏花去先從畢氏問長春

自畢峯夜過吳元可宅用韻紀遊

照水緋桃分外明水邊亢坐赤閑僧晚霞忽霽
瑶空月疑是曇花繞佛燈

其二

芝田春暖紫霞肥谷口深雲護竹扉見說異姑
仙島外夜明常帶月華歸

其三

綺席春中夜坐花聯翩歌袖錦雲斜醉深我欲
尋仙去直過蓬萊第一家

其四

我欲春深坐醉霞沿溪直泛海門東青皇亦愛
仙遊好萬樹桃花散曉風

贈董野夫

書曾滴松梢露著有聯珠蠡測等書尋鶴長隨嶺外雲
幾欲訊君從舊侶松鈞無語月紛紛

贈陳月池

把酒秋前客興豪臨池揮墨灑金鰲醉來欲上
芙容頂共爾遥呼海月高

贈胡東山

山人愛山自結屋石徑松濤傍東麓夜深海月
照閑雲山人正課兒孫讀

喜曾立夫重訪姑山

對君花底試春衣隔歲心期兩不違好趁芒鞋
雙足穩徧尋仙嶠暮忘歸

談經

但得源頭徹底清狂瀾一任倒滿聲縈廻萬壑
風雷黑水國魚龍夜不驚

南安道中卽事

十里山程九度溪烟光隨處淨漣漪千峯兩岸
羅青玉正是遊人駐馬時

題蓮舟

仙骨蜕丹丘一片孤雲碧海頭偶逐香風
度蓮渚誤教人道葉爲舟

和王穉川晩趣堂作

平軒門外欲高懸好放松陰到枕前人世盡從
忙裏老溪山偏向晩來妍

題畫

初日暉暉照翠臺庭前昨夜碧桃開一簾香霧
微風動知是神仙跨鶴來右春景

其二

深院棋聲日正長博山添火試沉香道人鞭起
龍行雨帶得東潭水氣凉右夏景

其三

天際凉風拂暑流山中瑶草不知秋黄庭讀罷
無餘事鐵笛一聲人倚樓右秋景

其四

養就還丹不怕寒獨騎黄鶴上雲端笑譚借得
天家雪散作瑶花滿石壇右冬景

仙霞關卽事

天外寒風雨欲收峯頭絶底盡雲流高歌擬蹋
王喬履萬里扶搖駕紫虬

題葛百岡芙蓉軒和韻

隔岸雙窺鳥謾猜叢花深映水光開早知秋色
佳如許桃李何辭向後來

輓沈省吾

休文風骨本仙儔追逐烟霞海上洲十二瓊樓
秋月曉知君應住最高頭

輓董會峯

會仙峰下儼儒林論道談玄歲亦深人去獨留
峯頂月夜涼猶照百年心

重登天都峯

兩拜天都峰嶺峰風雲萬派湧蚪龍乘風便欲
歸天上覓取蓬萊舊住宮

天都臥石上雲陰

葉葉清陰覆萬阿不知何處落婆娑暫停龍杖
天都上雲影光中臥大羅

自近天巷回視天都夕照

與歛長空夕照開黃金萬疊擁層臺山靈可是
還留客我欲長歌歸去來

贈朱三峯

海門飄散浪花重澄映蓬壺湫太空入眼諸峯
難盡數最高三島玉霞紅

赤松峯

初平當日赤松遊仙去千今幾百秋可是羊群
呼未盡尚留白石滿丹丘

桃源

誰種桃花欲滿溪幾隨流水聽黃鸝村村籬落
渾相似曾似漁郎路不迷

贈李卓吾太守

天柱峰頭淨曉霞仙人携我踏雲芽招來海鶴
紛千隊欲共乘風訪玉華

壽萬楓潭尚書

早占祥光出上台朝看楓影共徘徊澄潭千頃
涵龍氣總與仙翁獻壽杯

括嶺口占

厂桧森蒼厓石裂海門蚪影雙糾結會須風雨
化東滇山靈五夜方愁絶

周柳塘過訪從姑次謝

姑嶠臨江紫翠環扁舟誰駐五雲間夜來拂劔
看牛斗忽動風雷滿四山

閩關分水嶺

雙旌縹緲趂溪風逺上閩關紫翠重絶嶺千岩
驚望眼登臨誰爲架長虹

其二

八水嶺頭西復東嵒巒萬疊挂蚪松月明後夜
驂黄鶴擬占雲遏第一峯

寄胡庚陽

庚陽何日訪胡君夜望長庚紫氣紛見說君常
騎白鹿可來同醉敬亭雲

送徐生允修歸臨川

君許同吾物外心直將白石點黄金何時更闢
姑山洞紫霧丹霞深復深

羅先生詩集卷下終　　孫羅懷祖重梓

羅先生詩稿跋

往余外父雁山季公守建昌郡尊禮
郡之賢士大夫則首稱近溪羅先生
者其人聖賢之徒而其學聖賢之宗
旨也故有事必質有疑必問而先生
亦披肝膽以此相結甚驩嘗構刻蘭

亭于署中乞先生爲之跋而居恒往
來淂其片札輒珍之拱璧弗啻矣畏
聞而私心嚮往之而獨不與先生生
同時居同地恨不獲執弟子禮侍先
生屬者就官越城幸厠
二大夫左公屬吏之末公以先生里

引人且又門下士莊事先生甚遂出詩草令板而行之以永其傳而畏始得受之卒業焉其詩大都淵源於二風雅而出入于兩漢三唐擇其意象色澤古而沉雋而有味真颯颯乎大雅之音哉顧亦先生鼎臠豹班之一未足以概大全而先生更有進于是者彼其行誼外父言之蓋詳矣而頃又得之祭酒陶公其言亦與符合當其時人有以居間議先生者而先生實坦衷熱腸能慷慨急人之急曾以一事愬之當道至再至三必得請而

後已當道謂其所得不貲先生亦置之弗辨及按之毫無有也弟為白覆盆脫之阽危而已先生心事光明如青天皎日所謂禮義之不愆何恤乎人言者此正其人品最高學問宗得力處而豈硜硜之夫可同日道哉畏是以誦其詩而論其世知其人以竊自附于尚友之義

雲間後學何三畏謹跋

近溪先生一貫編序

一貫者孔曾授受之微言也是即所謂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者也又即所謂良知良能而達之天下者也是故惟顏請事之曾唯之而孟私淑之其頴悟如子貢且不得而聞焉後世儒者或獨契於絕學之後或推明於繼續之餘綜之莫有如我
高皇帝揭六諭以作君師而吾師羅子憲章之直指孝弟慈為生民命脉者也吾師羅子之言曰天命不已者生而又生也生而又生者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

子孫者為天命顯其皮膚天命生生不已者為孝弟慈透其骨髓直而竪之便成上下古今橫而亘之便作家國天下又曰
高皇帝六諭天人精髓盡數捧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掌上故愚嘗為之說曰
高皇帝其大智也與中庸之道行矣吾師其仁者與中庸之道明矣道固若是愚不得而掩也是故吾師之學易而知險簡而知阻約而達微而彰罕譬而喻其言也樸而有章淡而不厭絜靜精微而疏通知遠温柔敦厚而廣博易良恭儉莊敬而畏命執法兼六經之致焉知德者希孰識其貴孔南康熊子儐少奉父兄之命遊吾師之門吾師既歿而熊子之學始有得也喟然嘆曰吾師以孝弟慈盡八極之性其即孔子一貫之旨乎性一而已一何在一之於孝弟慈也儒先皆謂一不可說以予觀之安在其不可說也孔子引其端而吾師竟其說矣後聖復起不易吾師之言矣於是以四書五經為綱以羅子會語為目類輯成書命之曰一貫編

又曰吾師會語不獨貫天下之道而孔子隨義立名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紀者亦於是乎貫之又曰儐不自量力欲使四方學者皆得見吾師之全書而後已是編也儐節衣食以充梓費雖貧不悔熊子青袍而徒步其言訥訥不出口探其中浩乎淵乎未可以耳目聞見窮也其尚綱之心歟予愧不若以著文也雖然予亦有所不得已也是為序

萬曆戊戌季春既望日嶺南楊起元拜書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白鹿洞門人熊　儐孺夫
古德水友人李　渭
王　俸　萬文言　熊　信　陳道源
鄭汝瑚　傅朝選　熊應梓　郭國仕
後學　陳道濂　郭九淵　胡呈龍　郭九棘
郭九河　左四俊　傅朝望　蕭九成　梓
陶景淳　殷尚哲　吳載道　姜　蘭
左三策　郭衛宸　袁汝祥　熊正暘　詳閱

大學

天性人最貴學稱大丈夫為父子兄弟家邦咸作孚始本終及末物格信非徒明德於天下至善古人符

問古本大學其義何如羅子曰大人者以天下為一人指也以天下為一人者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也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由本以及末而善斯至焉者也故學大人以明明德以親民者其道必在止於至善焉若為員必以規為方必以矩規矩者方員之至者也學者於明親之至而能知所止焉則有定向而意誠不妄動而心正所處安而身脩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可慮之明而得其當矣一知止而大學之

道得焉是以明德親民者必先知止於至善然至善之所當知者謂何物有本末是意心身為天下國家之本也事有終始是齊治平之始於誠正脩也是有物必有則有事必有式一定之格而為明德親民之善之至者也故知所先後即知止矣道其不庶幾乎觀古人之欲平天下治國齊家以明明德於民者固必先脩身正心誠意以明明德於已焉欲人已之間悉得其當者又貴先明諸心知所往焉致所往之知果何在在於誠意正心脩身之如何而為本之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如何而為末之終若下文所言毋自欺以至於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物皆當其則事皆合其式而格之必止于至善之極焉耳誠格之而知至善之所正焉則意可誠心可正身可脩家可齊國可治而天下可平矣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天下國家之本本亂則末不能治何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所厚既薄無所不薄矣夫知亂本末者之非善則知格本末者之為至善故申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自太學之道至此凡言知者八初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后可見知所先後即知所止也次言致知在格物又次言物格而後知至

末則復言知本則知至然則至善之為本末而本末之為格物也又祇彰彰著明也哉所謂誠其意者以後則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蓋所謂誠其意者即大學之本之始事也毋自欺以至歷引淇澳諸詩康誥諸書而及夫無訟之説者皆求知夫誠意之所以為物之本所以為事之始而一一須合夫至善之格如是則誠意為合格否則為出格或曰人能誠意則善矣何必復求合格也哉曰程子不云乎用意懇切固是意誠然着力把持又成私意是則誠意而出格者也例之修齊治平節節為格物致知也明矣但誠意

聯接着知本知至説來即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蓋學大人者只患不曉得通天下為一身而其本之重大如此若曉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則家國天下攢湊將來雖狹小着志意也着弘大雖浮泛着志意也着篤實怠緩着志意也着緊切自然欺不過自欺不過便自然已不注如好色惡臭又自然滿假不得而謙虚受益其凝聚一段精神於幽獨之中者又以其勢之所必至也哉幽獨者是未接國家之先慎則是知得本之於此而敬謹嚴切即前定其志意之謂也此言君子之孜孜於至善者惟日不足下言小人之

孜孜於不善者亦惟日不足俾其中既誠則其外必形如財富者必潤其屋涵養者必潤其身君子明德之意既已誠切則自然明明德於天下矣故引淇澳引烈文二詩以見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則民自不忘而民不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賢可親可樂可利也是非誠中形外之徵也耶所以康誥太甲帝典皆曰明其德不已而及諸民又不已而通諸天又明德親民之必得所止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之浹洽於父子君臣朋友間也然總是從知止至善中來知止至善從知所先后來知所先后文是從知立

本以及其末來也故於意之能誠者而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也此段於明明德親民止至善詳説備舉然却都是形容學大人者知本以後一段精神如易謂擬而后言議而后動擬議以將成乎身家國天下之變化者也正心則即接着定而后能靜説蓋其見已明透其志已堅定則自然外誘不動內念不生又安有聰忿懥恐懼憂患好樂而為中心之累也哉意誠心正則安其身而動自足以端本善則與不知立本而徇好惡於偏物之間者萬萬不同故其孝則足以事君其弟則足以事長其慈則足以使衆是又將

仁敬孝慈信而約言之且引康誥以推極於不學而能見孝弟慈悉出於良心自然君子立本之功至是愈精而愈微矣則國之興仁興讓天下之興孝興弟應之甚速而至大者又豈不愈神而愈妙也耶故絜矩以下即是老者思所以安朋友思所以信少者思所以懷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而凡用人者用乎安養之人行政者行乎安養之政孔子七十從心而不踰者不踰此絜矩而十五所志於學者志此大學而已矣是道也惟堯舜實始之故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光於四表格於上下是非明明德於天下也耶惟孟子實繼之故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七十衣帛食肉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黎民不飢不寒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是非用人行政以盡絜矩之義也耶嗚呼孔子一生求仁而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者也其心將以仁其身者仁萬世人人之身而恐無憑據故既竭心思而繼以先王之道於是取夫六經之中至善之旨集為大學一章以為修齊治平規矩所謂格

也其旨趣自孟子以後知者甚少宋有晦菴先生見得當求諸六經而朱子以孝弟慈為本明有陽明先生見得當求諸良心亦未先以古聖賢為法予自幼學即有所疑久久乃稍有見黽勉家庭已數十年未敢著之於篇惟居鄉居官常經誦我

高皇帝聖諭衍為鄉約以作會規而士民見聞處處興起者輒覺響應乃知大學之道在我

朝果當大明而

高皇帝真是挺生聖神承堯舜之統契孔孟之傳而開太平於茲天下萬萬世無疆者也

問大學宗旨羅子曰孔子此書卻被孟子一句道盡所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孩提之愛親是孝孩提之敬兄是弟未有學養子而嫁是慈保赤子又孩提愛敬之所自生者也此個孝弟慈原人人不慮而自知人人不學而自能亦天下萬世人人不約而自同者也今只以所自知者而為知以所自能者而為能則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叫做明明德於天下又叫做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此三件事從造化中流出從母胎中帶來遍天遍地亘古亘今試看此時薄海內外風俗氣候萬萬不

齊而家家戶戶雝不是以此三件事過日子也只先
舜禹湯文武便皆曉得此三件事修諸己而率乎人
以後却盡亂做不曉得以此修己率人故縱有作為
亦是小道縱有治平亦是小康却不知天下原有此
三件大道理而古先帝王原有此三件大學術也故
孔子將帝王修己率人的道理學術既定為六經又
將六經中至善的格言定為修己率人規矩而使後
世之學者格著物之本末始終知皆擴而充之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使家家戶戶共相愛敬共相慈和而共相安樂

雖百歲老翁皆嬉嬉都如赤子一般便叫做雍熙太
和而為大順大化總而名之曰大學也已

問大學一書吾人入道之功最當急於講求者也乞詳
言之羅子曰孔門之學在於求仁而大學便是孔門
求仁全書也蓋仁者渾然與萬物同體故大人聯屬
家國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於天下則
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其精神血脉何等相親說
欲明明德於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則我之明德親民
考之帝王而不繆也其本末先後尚何患其不至善
也哉細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書一明不惟學者其
可身遊聖[illegible]與而天下萬世真可使之物物各得
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至矣

問大學明德親民還易訓解惟至善之止解者紛紛竟
未愜人意何也羅子曰規矩者方圓之至也聖人者
人倫之至也只識得古聖為明親之善之至而明德
親民者所必法焉則大學一書從首貫尾自然簡易
條直而不費言說也已

問大學首先明明德羅子曰明字從日從月天之所以
為天者為其有日月也如非日月則天之功用廢矣
人之心則天也心之知則日月也故心之在人自朝

至暮自幼至老無非此知以為功用舍知以言心是
無日月而能成天也有是理哉天無二日人一明德
焉足矣乃云明明德者何曰知一也有自生而言者
天之良知也所謂明德也有自學而言者人知己之有良
知也所謂明明德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惟聖賢則
能顧諟天之明命也惟顧諟則命益顯知益妙自然
明明德於天下學則成大學而人則為大人也已

羅子曰人不可以不學而學不可以不大學之所以為
大者明德以親乎民而親民以明其德焉耳矣今夫
天至高矣日月星辰至遠矣手逕寸之鑑而臨之毫

髮畢照焉何哉其明無礙則其入無間其入無間則
其涵無方夫其入無間則內外一體而親足徵矣其
涵無方則遠近一體而大莫尚矣故徑寸之照而有
大於天地在鑑且有然者何獨至於吾心之德而疑
之夫吾之心靈澄照曠圓應慮通故可上友千古而
親於無前也俟聖不惑而親於無後也質鬼神弗疑
而親於無間也而況父子兄弟其倫則不煩而其聯
固甚切是故未有德而不明未有明而不親未有親而
不大大學也者固將學乎其大者也學乎其大而不
知明德親民移之合一焉則非惟身心之用窒滯弗

融而天下国家又何所依屬以全其化也哉
羅子曰明德親民必止於善至善也者聖之純倫之盡
而古之極也其惟放勳乎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平
章百姓協和萬邦是明明德於天下矣故知此者之
謂止而學此者之謂大學
羅子曰槩天下而舉之大物也舉天下之物而身之大
本也身本天下之物而先之大學也故知所先後則
近道矣而欲致其知者在格物也是以學必知物不
知夫物非知學也物必知格不知夫格非知物也格
必知本末本末必知先後不知夫本末先后非知格

也斯格也物之則也亦古之制也
或問大學如何羅子曰大學者學為大人者也大人者
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大明當空容光必照日月
者天地之所以成其大也良知虛靈森然萬象明德
者吾心之日月而萬物一體與天地同其大者也明
德既是萬物一體明明德者亦當一體乎萬物矣如
欲明孝之德便須體親之心以盡其愛欲明弟之德
便須體兄之心以行其敬欲明忠信之德便須體朋
友之心以盡先施之義推之天下之人皆一體相親
便是明明德於天下明德是主意親民是工夫而止

至善則又其樞要也止至善知何是明德親民的樞
要宋周子曰曷為天下師曰善故師位者善之至立
人之極者也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欲
學敬師而明德通天下矣故學大人者必立師位立
師位者必先知止知止者即下文格物之本末而知
先立乎本為天下之至善故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
也知立本者則其意在天下國家自是誠切而不容
已所謂定也能誠意者其心中正無所偏倚無所障
碍屹然天地之間更不搖動所謂靜也意有定向心
已靜正則安身立命以立天下之大本惠善以動以

達天下之大道而脩齊治平兼舉而無憾矣為天子者必如是而後可成堯舜之治為庶人者必如是而後可繼孔孟之宗然其功用之實則又不過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天下可運諸掌矣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可即是至善否羅子曰此古者的有所指即堯舜是也故曰克明峻德以親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即是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物之本末事之終始知所先後而不亂者也是為明明德

親民之至善足為萬世之格則而萬世誠正脩齊治平者之所必法之者也

問慈湖謂誠意正心大學層節太多似非孔子之書何如羅子曰心意知物等字原非始於大學六經中亦往往言之亦非止六經言之反之胸中實是有個虛[illegible]之體而虛涵應感自意思有個擬議之端而其虛[illegible]應感又莫非知體靈明貫徹也此雖一切世人皆然況聖人乎曰既一切世人皆然則大學又何必許多功夫也曰知意與心原與天同體人累於物不免私小今教之以大學正是欲其學乎大也學大則必加意天下國家方為誠切心統乎天下國家方為中正如此方是能知天下之大本而為物格乃是能止天下之大本而為身脩慈湖是欲人一處用功故約而言之非便謂等節可廢也

問大學格物其詳如何羅子曰知大學之道一句便知所以格物矣蓋天下古今人孰無學但所學多於其小而未能大焉耳若欲學為大人學則大矣學大其必有道然道亦有善有未善而善又有至有未至惟此大學一書則孔曾師弟信好古先敏求直述自首至尾皆是明言如此為學方是為學之大如此為道

方是為善之至也今日細看來真是字字句句為天理之極盡而無纖芥之或遺為人情之極公而無毫髮之或私而為千古聖賢重世立教之格言也學者能依此聖言講求討論審度思惟乎吾此意心身家國天下何如為本為末吾今誠正脩齊治平如何而始成終是則即名格物也若格之之功到明白透徹曉得意心身之所以能為本而果足以該乎國家天下之末又明白透徹曉得誠正脩之所以當為先而可及乎齊治均平之終先後一貫停妥不亂便近大學之道而知止乎至善也由是所學意可誠心可正

身可修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視諸古先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其精蘊其規模分寸不爽乃為定靜安慮能得至善以止焉而後大學之事畢矣究竟其明明德於天下原非他物只是孝弟慈三者感孚聯屬渾融乎千萬人為一人貫通乎千萬世為一世已爾觀其於誠意章自穆穆說到前王所以不忘已是統總本末始終而歸極至善矣後來正心脩身及於篇終雖各分章而詞却只是一意不過敷演詠嘆乎此而已故予嘗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句便足以盡槩大學之精蘊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

句便足以盡槩大學之規模然則聖賢是書固為千古帝王盡心民物之矩格又寧非孔曾思孟學脈傳心之公案矣乎

坐中因論致知格物有謂聖賢之學必考古訓今講習經書以格物理然後吾之良知乃得中正有謂格之與知原非兩件知即格之靈曉處格即知之條理處即二說以詰問者羅子曰皆是也觀之古語謂言出由衷之謂信又曰矢口而成章吐詞而為經則於果不出於言之外也又觀古語謂言堯之言又曰非法言不敢道必則古昔稱先王似考訓講習亦有出於言之外者故曰二說皆是也詰者曰如先生之論果終無合一之歸乎曰有古語謂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夫既曰擬議則豈徒用一己之意見哉殆必近度諸心遠取諸物雖凡蒭蕘之言狂夫之語亦所必察亦所必采而況聖經賢傳言而世為天下法者可不悉心點檢也哉如此則準憑有在既非自作聰明而根本於心亦非徒取諸外斯為合一也已

問大學以脩身為天下國家之本如何方是脩身羅子曰致良知則脩其身矣曰如斯而已乎曰致良知則

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夫良知者不慮不學而能愛其親能敬其長也故大學雖有許多工夫然實落處只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故上老老上長長便是脩身以立天下之本民興孝民興弟便是齊治平而舉脩身之用也天德王道一併打合便是孔子平生所志之學其從心不踰之矩即此個絜矩之道是也却不只是一個致良知耶故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大學之道備矣

問大學傳誠意正心脩身全不見詳細指點工夫却都只在應物之跡上形容何也羅子曰大人者以天下

為一人者也身心即是天下國家而國家天下即是身心故自誠意以下總是敷衍物之本末事之終始又總是貫串本末原止一物終始原止一事渾淪聯合了無縫罅此是大學之大章旨也故其間非無工夫但工夫自別始自身心意便要說天下國家蓋是天下國家之外別無身心意也齊治平便要說誠正修蓋誠正修之外別無齊治平也要之其立言者只是要打合而誤聽泛觀者只是要打開卻不知打合則十分簡易蓋其理其機原出天然也打開則十分艱難蓋其理其機原出臆想也故某嘗妄議此書既名

大學則看之者須要大眼孔受之者須要大襟懷讀之者亦須大口氣而為之者亦須大手段也

羅子曰為人君止於仁雖列之以五至孝弟慈則括之以三及云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則慈又孝弟所從生而渾然良知之自有者也仁讓之興彌廣而感通之本益微非古至善其孰能與於斯

羅子曰所誠其意者即物也毋自欺至此以沒世不忘者即誠意之物之格也格如帝典康誥湯銘周詩具陳者斯善之極至而止之所當先知者也例之於脩齊治平焉均是格致之義也已

問人心之知本然常明此大學所以尊重明明德何如

羅子曰聖人之言原是一字不容增減其謂明德則德只是個明更說個有時而昏不得如謂顧諟天之明命亦添個有時而昏不得也曰明德如是何以必學以明之也耶曰大學之謂明明即大易之乾乾也天行自乾吾乾乾而已矣德本明吾明明而已故知必知之不知必知之是知此心之常知而夫子誨子路以知只是知其知也若謂由此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則當時已謂是知也而卻猶有所未知恐非夫子確然不易之辭矣今將本文誦之自見曰從來見孟

子說性善而中庸說率性之謂道孟子說直養而孔子說人之生也直常自未能解了蓋謂性必全善方纔率得生必通明方纔以直養得來何諸家皆云性有氣質之雜心有物欲之蔽夫既有雜則善可率得惡將如何率得夫既有蔽則明便直得昏則如何直得此乃自心疑忌不定將聖賢之言作做上智邊事只得去為善去惡而性且不敢率只將去存明去昏而養且不得直率之愈去而惡與昏愈甚愈存而昏與明愈遠今日何幸得見此心知體便自頭頭是道而了了皆通也耶曰雖然如是然卻不可遂謂無善

惡之雜無昏明之殊只能殺得此個知體到手則便憑我為善去惡而總叫做率性儘我存明去昏而總叫做直養無害也已

問致知與慎獨何別羅子曰不同曰何為不同曰其工夫有先後也曰獨是獨知既是獨知原是一個知則慎獨與致知又豈容有先後也曰學者未詳耳大學分明說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今觀慎獨是誠意時事則致知當在誠意先也曰然則獨非獨知乎曰獨是虞庭一字亦即孔子所謂一貫的一字也問者躍然曰把一字作獨字看甚是痛快則致知可

即是惟精否曰豈止如此脩身以齊治平亦即是允執其中也若在中庸尤為明白如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却是惟精慎獨却是惟一下文中者天下之大本却是執中虞庭宗旨至孔子發盡無餘何可輕易分言也哉

問古聖至善亦只是父子兄弟足法則孩提愛親敬長恐人人原自具足何必切切謂當求諸古聖羅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夫至本中庸即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與能者也至久鮮能却是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必俟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夫此中庸之至能於下愚而神於天載神於天載而亦能於下愚則此時心體是四端現在然非聖脩作則便終擴充不去守規而為方員夫豈不易簡也哉若只徒求書中陳跡而以知能之良培植根苗則支離無成與徑信本心者其弊固無殊也矣

問大學篇名現存禮記不知篇與禮何關羅子曰禮有經有曲世人輒指一事一時言禮者皆曲而非經也若論經禮則真是天之經地之義綱紀乎人物彌綸乎造化必如大學規模廣大矩度森列而血脉精神

周流貫徹乃始足以當之其間字字句句雖筆之孔子而非始於孔子蓋孔子一生要仁天下仁萬世既竭心思於是必繼之以先王之道而仁始足以覆天下萬世矣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經皆是此意而大學獨曰善之至曰物之格者則尤是六經之精髓而為禮之大經仁之全體也學者漫謂本心自足而輒以意見彷彿為之國家天下得其平焉者寡矣

大學一貫編終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白鹿洞門人熊　儐孺夫　編

古豫章友人鄧以讚　校

劉　芳　陳道濟　熊春陽　但宗皋

周良翰　黃文俊撫州　熊復陽　劉　塙浙江

後學　汪如汲廣信　董有德南京　吳　宰廣西　宗家相

王漸槃歸善　楊見晙歸善　熊仲陽　楊見曨歸善

吳　崑廣西　吳　崙廣西　熊登陽　汪　梓廣信

楊見膧歸善　楊見暭歸善　劉任道　張錫位撫州

中庸

天命默流布生生性渾全鳶魚顯飛躍凡庸體自然日

監茲不離嚴昃相周旋至敬純於穆聖躋象帝先

問中庸亦如古本可否羅子曰天命之謂性一語孔子得之五十以後以自家立命微言而肫肫仁惻以後立生民之命於萬萬世者也蓋人能默識得此心此身生生化化皆是天機天理發越充周則一顧諟之而明命在我上帝時時臨爾無須臾或離自然其嚴其慎見於隱顯於微率之於喜怒則真靜虛而其動直道可四達而不悖致之於天下則典要修而化育彰教可永垂而無悖矣故易曰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極說命之難知而所謂中庸其至之至字正至命之至也斷然說民鮮能已久正見其難也豈惟民哉斯道費而隱雖人至於聖而至命之處亦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亦字須讀得活蓋聖人之於天道有脗合與否此不知不能即指夷惠伊尹等聖人徒窮得一端之理有方有體而吾員融生化之性尚未可率達而況於穆不已之命之至耶此後節舉聖賢道德之盛而至字竟未直指至哀公問政纔說誠者天之道而始繼之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此下却多是發揮盡性至命之道而統總歸之仲尼一人其言

堯舜是他祖述則知他不止是堯舜文武是他憲章則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律下襲則知他不止是天地蓋羣聖天地皆有民所憾處皆有相害相悖處若仲尼之敦化川流此其天地則超絕形象而尢為大也是以其道則為至聖之道其德則為至誠之德而統括之曰此其仁之肫肫蓋孔氏平生心法也其深則淵淵其遠則浩浩我豈一切羣聖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聰明雖造聖智而其聖智未達乎天德故也下則復言聖智君子必如何而天德乃可入而達之也耶蓋天道維玄維默維於穆

則的然文著者斯與天不相似矣故闇然之闇字從
門從暗乃室中之一無所見者復狀之以淡淡則白
水未和而了無滋味者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
而瑩無點畫者也狀之以溫溫則絲璽方燁而渾無
端緒者也君子於此而獨不厭文且理焉則知遠本
諸近風出諸自微秋乎顯而於穆玄默之天不潛入
而靡間也哉何謂微之顯潛伏而人所不見者是也
何謂風之自敬信不待言動者是也何謂遠之近民
勸民威而不事賞且怒者是也如此而後其德始闇
然不顯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之極以及於天

載之無聲無臭乃確然嘆曰此即所以為聖之至為
誠之至矣夫豈尋常摩聖之可得而與可得而知也
哉究竟中庸一篇是孔子以生平自仁其身者以仁
天下萬世字字句句皆從五十知天命中發出奈何
聖遠言湮學者往往滯於事理之末而鮮達乎性命
之源以想度為探求而欲至乎不思而得之微以方
所為操持而欲造乎不勉而中之妙是皆擬聖太高
看道太遠而謂必如何而清如何而任如何而和如
何而多學而識如何而克伐怨欲不行如何而博施
於民而能濟衆而後聖可學也顧不知仁不遠人道

不下帶至聖傳誡不出跬步闇也故是書極言至命
之難而首發以中庸其至一句蓋曰聖人盡性以至
天命乃中庸以至之也中庸者民生日用而良知良
能者也故不慮而知即所以為不思而得也不學而
能即所以為不勉而中也不慮不學不思不勉則即
無聲臭而闇然以淡簡溫矣大哉中庸斯其至矣夫
開天命之謂性是說道之本源率性之謂道是聖人分
上事修道之謂教是賢人分上事是否羅子曰古人
著書都是直述目前實事只論吾輩相聚在此為着
甚的豈非講究身心靈明原日天地為何均賦人物

如何同體今日身心靈明如何方與天地相通如何
方與人物為一精光透露神氣照臨使身心之靈者
不失其為靈明者不失其為明所以說莫見乎隱莫
顯乎微而不見不聞之地無非戒謹恐懼之功此無
他蓋天地之靈明洞徹則身心之敬畏自嚴賢人固
以是而入聖人亦以是而純分位稍有不同工夫實
無二致雖中庸言意不可妄為分析要之天命率性
一句似啓乎修道之端而修道一句似率乎天命率
性之蘊不分聖賢以至吾人均以知性為先所謂智
之事均以盡性為後所謂聖之事先後二字亦只強

言其實礽先知時自然已不住修末後盡時自然更妙於知試觀中庸一書前頭條分縷悉何等精詳後面窮神知化何等融液分明天命三句只是一直說下而不至盡性不足以成教也耶

問天命之謂性何如羅子曰諸君於性命姑置勿談試舉目前天果安在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四時百物夫孰而非天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則出往游衍夫孰而非天也夫四時百物皆天矣奚復於吾今而外之出往游衍皆天矣又奚復於此心而遺之故中庸天命謂

性分明是以天之命而為人之性謂人之性即天之命而合一莫測者也諦觀今人意態天將風霾則懊惱悶甚天將開霽則快爽殊常至形氣亦然遇曉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張際暝則天下之耳目與日而俱閉雖欲二之孰得而二之也哉夫天道幽默其不已不離原不假言說乃茲首先發明以作中庸張本者蓋欲吾儕識知天不離人則一切謀慮一切云為儼然上帝臨之即隱而見微而顯恐懼驚惕而莫敢邪妄庶感人心而和平風世俗以淳厚而王道蕩蕩平平之化可以歸其有極而會其極也已噫聖賢之慈憫吾人也意亦至矣學者其可忽諸

羅子曰天命之謂性此是聖賢點化人處吾人終日視聽言動起居食息總是此性而不知此性總是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命則天本莫之為而為命本莫之致而致我終日視聽言動起居食息更無可方所無能窮盡而渾然怡然靜與天俱動與天游矣率之身而為道同諸人而為教也自不期然而然矣故天命之性便直貫天戴之神真平地而與天為徒也

或問曰天命之性原吾本有夫子何須縷縷講說羅子曰正謂是我本有故須大家講求恐其遺失也譬之

貧人原有祖爵乃不自知一旦因人指示則頃刻便可公侯不然將貧屡於身矣天性在我明則聖昧則凡其貴賤視祖爵之得失又不啻萬萬可不講求而必得之耶

羅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人於是處微却則此身在天地間從作孩提直至皓首與造化消息渾成大片道家者流所謂呼接天根吸通月窟更無可着揀擇可容迴避之地之時也故詩云昊天曰明及尔出往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所以君子必戒慎必恐懼毋敢或貳其心焉耳不知乎此而悞於事為應迹比擬

思量縱有合處亦謂逐人為道難語純天之造也已
問戒謹恐懼說是敬慎工夫但恐懼二字似太着重也
羅子曰汝不聞論語所謂畏天命乎凡人奉君父之
命猶然悚息不寧況吾人此性即是天命則帝天之
威莫之能測明命昭察誰可隱藏故雖不覩不聞而
實莫見莫顯其凡愈幽獨則其照愈精明其照愈精
明則其畏愈兢惕又安敢頃刻放逸也耶蓋由所見
既已親切則為愈自不可已固非作而致其情也
問平日在慎獨上用工頗為專篤然雜念紛擾終難止
息如何乃可羅子曰學問之功先須辨別源頭分曉

方有次第且言如何為獨曰獨者吾心獨知之地也
又如何為慎獨曰吾心中念慮紛雜或有時而明或
有時而昏或有時而定或有時而乱須詳察而嚴治
之則慎也曰即子之言則慎雜非慎獨也盖獨以自
知者心之体也一而弗二者也雜其所知者心之照
也二而弗一者也君子於此因其悟得心体在我至
隱至微莫見莫顯精神歸一無須臾之散離故謂之
慎獨也曰所謂慎者蓋如治其昏而後獨可得而明
也治其亂而後獨可得而定也若非慎其雜又安能
慎其獨也耶曰明之可昏定之可乱皆二而非一也

二而非一則皆雜念而非所謂獨知也獨知也者吾
心之良知天之明命而於穆不已者也明固知明昏
亦知昏昏明二而其知則一也定固知定而乱亦知
乱定乱二而其知則一也古今聖賢惓惓切切只為
這些子費却其精神珍之重之存之養之為天地立
心為生民立命總在此一處致慎也曰然則雜念俱
置之而不問耶曰隸胥之在於官府兵卒之在於營
伍雜念之類也憲使升堂而隸胥自肅大將登壇而
兵卒自嚴則慎獨之與雜念之類也今不思自作憲
使主將而惟隸胥兵卒之求焉不亦悖且難也哉

問喜怒哀樂之謂中陽明謂從涵養後始然而先儒又
謂須善觀未發氣象其意何如羅子曰二說俱有大
益於學人但本旨却尚有說蓋中庸名篇原是平常
而可通達者也今論人情性之平常應用者是喜怒
哀樂而其最平且常者則又是喜怒哀樂之未發也
曰先儒謂心雖寂靜之時方是未發難說平常即是
也曰中庸原先說定喜怒哀樂而後分未發與發豈
不明白有兩段時候也耶況細視吾人終日喜怒哀
樂必待物感乃發而其不發時則更多也感物則欲
動情勝將或不免而未發時則任天之便更多也中

庸欲學者得見天命性真以為中正平常的極則而恐其不知喫緊帖體也乃指着喜怒哀樂未發處使其反觀而自得之則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無窮達大道而其應無方矣曰人之情欲多端雖喜怒哀樂未發而憧憧往来亦多安能即許以反觀自得耶曰爾於上下文意欠理會蓋其初道不可離是見道已徹其次戒謹恐懼是衛道已嚴再加喜怒哀樂一無所感此時天性渾然大可想見不於此覔中更從何處覔中耶予每嘗於此重嘆聖人苦心亦嘗於此而深感聖人

厚恩也

問喜怒哀樂未發是何等時候亦何等氣象耶羅子曰此是先儒看道太深把聖言憶想過奇便說有何氣象可觀也蓋此書原叫做中庸只平平常常解釋便自妥帖且更明快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為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或離也此個性道體段原長是渾渾淪淪而中亦長是順順暢暢而和我今與你終日語默動靜出入起居雖是人意周旋却自自然然莫非天机活潑也即於今日直到老死更無二樣所謂人性皆善而愚婦愚

夫可與知與能者也中間只恐怕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若時時畏天奉命不過其節即喜怒哀樂揔是一團和氣天地無不感通民物無不歸順相安相養而太和在我

大明宇宙間矣此只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噫人亦何苦而不把中庸解釋中庸亦又何苦而不把中庸服行中庸也哉

問以喜怒為言何如羅子曰吾人日用揔是好惡而喜怒則好惡之成者也好惡之端極微而喜怒之用甚大聖人誠意正心只從此處用力便推之家國天下

裕如故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而僻則為天下僇焉以是知此學之講直闗世道欲一体乎萬物者主張之功誠不可不汲汲也

問中以立本和以達道矣如何却又要致羅子曰致字是致物與人之致推開一步說雖義兼極致而實在天地萬物上着力也盖聖人作中庸是五十學易之後直見乾坤之体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有親可久有功可大認定個天命流行人性皆善無反無側蕩蕩平平也故從喜怒哀樂未發處指出為天下之大本從喜怒哀樂中節處指出為天下之達道夫中和既

大同乎天下則聖人必天地萬物皆中其中方是立其大中必天地萬物皆和其和方是達其大和故德曰達德道曰達道統之以三重率之以九經品節斯斯謂之礼鼓舞斯斯之謂樂相安相忘斯斯之大順大化而至誠至聖之所以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

問致中和其義何如羅子曰聖賢學術須先見得大處故大學中庸開口便說個天下正欲恢擴吾輩器局聯屬天下以成其身中則大中和則為大和非是尋常小小家數葢其根原乃自慎獨中來所謂慎獨者正是出類拔萃頂天立地卓然一身於天地間也如此志願以為工夫如此工夫以畢志願則天地萬物渾為一己當其喜怒哀樂未施設作用時其体段精神已包涵無外天下事凡皆從其中妙應而為天下大本也當發用施設時則一怒或可以安天下之民一喜或可以造天下之福中間節目皆足以和平天下而為天下之達道也故以天下大本形容慎獨聖人其中藏原非小可以天下達道形容慎獨聖人其發用無不貫通處也中和致極如此果是包含遍覆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矣

羅子曰致中和之意雖云喜怒皆中其節然大旨則於怒居多葢喜與和同流則致之也易怒與和相反則致之甚难也故定性亦曰七情之發惟怒為難制意與中庸之旨共一諄切學者遽忘吾怒以觀是非其功最難但天地萬物之位育於此關係苟怒不中節則天翻地覆而物我失所其宼有不可言者故君子戒謹恐懼非為天地萬物只怕此生得罪天地作孽萬物不能一日自安耳

問近聞先生所論頗有所得羅子曰其見維何曰聞論天命之性見得此身隨時隨處皆是天矣豈不快暢又何所不順適也哉羅子曰子若如此理會天命之性是之謂失而非所謂得也曰如何却反是失羅子曰爾既曉得無時無處不是天命則天命之所在即死生禍福之所在也不知悚然生些惧怕却更侈然謂可順適則天命一言反作教之狂藥矣曰弟子聞言不覺渾身促局不能自安曰即此便是戒慎恐惧而上君子之路矣所以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曰小人而無忌憚如何又說小人之中庸耶曰此正見天命無所不在故本惟中庸無分君子小人但君子知畏天命

之嚴而小人則器量褊淺便欲任天之便而過於自
恣不覺流於無忌憚尒曰君子小人俱一樣中庸如
何又曰君子而時中則中庸與時中豈亦有分別也
耶曰觀聖賢之言極是縝密如曰率性謂道道無須
臾可離便是人人公共曰喜怒哀樂未發為中發而
中節為和便自有個分別中庸二字可以槩言亦可
分言槩言則皆天命之性也分言則必喜怒哀樂更
無妄發或感而發又無踰節方始是中四者或過雖
亦平常之人而中体未免傷而不和矣細細看来吾
人情性俱是天命庸則言其平平徧滿常常具在也

中則言其徹底皆天入微皆命也故其外之日用渾
渾平常而其中之天体時時敬順乃為慎獨乃成君
子是中者庸之精髓庸者中之膚皮而戒謹恐惧者
則君子之事天養性以完固精華而充潤膚体也故
前此諸大儒先其論主敬工夫極其嚴密而性体平
常處未先提掇以中而欠庸故學之徃徃至於拘迫
近時同志先達其論良知學脉果為的確而敬畏天
命處未加緊切似庸而未中故學之往往無所持循
其至不肖幸父師教詔每責令理會經書一字一句
不輕放過故遵奉久久不覺於孔聖心源稍有契悟

問君子之道費而隱舊說另作中庸一大枝看是否願
聞羅子曰試看六經中語道之文曾有如此費字之
奇特者乎盖是吾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去處滿眼
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奢費浩蕩無涯乃說出這个
字面善体聖心者便從費字以求隱字則富翁之百
萬寶藏一時具見矣故費用是說乾坤生化之廣大
而隱藏是說生不徒生而存諸中者生生而莫量化
不徒化而蘊諸内者化化而無方若孟夫子所謂源
泉混混不舍晝夜老子所謂虗而不屈動而愈出蘇
子所謂取之無窮用之不竭而為造物者之無尽藏

也故費字之奇不如隱字之尤奇費字之重又不如
隱字之尤重費則只見其生化之無疆去處而隱則
方表其不止無疆而且無尽去處要之總是顯仁藏
用而極力形容天命之不已也下面一篇其論說雖
多總是詳言此道神化無疆而無尽也如云我君子
這個妙道極其浩費而又極其藏蓄四海九州萬萬
生靈都說他是夫婦之愚不肖而其實个个可以與
知與能愚不肖的夫婦可與知能而聖人却又不可
與知能莫說聖人只是個人即如天地一團神氣要
載也載他不得要破也破他不得而灾祥順逆且往

徃有不當恰好處到是鳶魚微物者又能顯見造化
處君子之妙道如此其浩費無邊如此其隱藏無尽
妙着功須是造端乎夫婦以愚不肖之知能来作
日用又當昭察乎天地盡知聖人之所不知尽能聖
人之所不能位天地育萬物而尽釋天地之憾而後
已也上一段是易經所謂天行健後一段便是以君
子自強不息處也上一段是詩經所謂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後一段便是聖人純於天道亦不已也大約
中庸只天命之謂性一句把天地人的精髓一口道
盡繼之曰率性之謂道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循其性

之自然無處不是道而此体遂充塞乎兩間矣又継
之曰道不須臾離則見得萬民萬物各安其性之本
然無時不是道而此体不止充塞兩間而且貫徹千
古矣想像吾夫子當時仰觀俯察遠取近求到得生
生謂易去處其靈爽暢發心目躍然遂思作此中庸
昭布王道之蕩蕩平平完全活潑於民生日用之間
形骸雖殊而些子了無隔礙風氣雖別而毫髮總可
融通君子只知得這个天命便嚴恭寅畏時中以成
君子小人只不知得這个天命便無所忌憚反中庸
以成小人君子小人兩種學術其根原皆分自此巴

今人說君子時中說得淺陋說小人無忌憚也說得
淺陋無怪乎中庸一篇大旨埋沒千載而直至今日
也要之聖人他的確見得時中分明發得時中透徹
不過只在此個費隱你試看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継
而又說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夫時中即是時出時時
中出即是浩費無疆宝藏無盡平鋪於日用之間而
無我無人常在目睫之下而無古無今果真如鉅富
之家隨衆穿也穿不了隨衆吃也吃不了隨衆受用
更也受用不了除古聖神序之以六十四卦分之以
三百八十四爻演之以係詞十翼布之以洪範九疇

至於極力顯著則又是中庸此書君子之所以尊德
性者是尊此个德性敬畏天命者是敬畏此个天命
樂其日用之常者是樂此个日用之常大人之所以
不失赤子良心者是不失此個赤子良心後世道術
無傳於天命之性漫然無知不知人之有生原是稟
受天命而生便把吾儕日用恒性全看不上在眼界
今不着在心胷或疑其為惡或猜其為混或妄第其
為性有三品遂至肆無忌憚而不加尊奉畏敬徹則
卒至於索隱行怪而反中庸矣蓋由其不見大用顯
行徧滿寰宇便思於高僻幽隱謂就中須養出有个

諸倪又謂蒼喜怒哀樂以前作何氣象不見孩提愛
敬與夫婦知能渾是天然大道便思坐今反古刻意
尚行而做出一翻奇崛險怪驚人以駭俗焉此豈不
是不知天命而不畏遂至反中庸而逆真常也哉不
肖每談中庸至於費隱真覺痛心切慮感激不能自
已竊謂聖人一綫道脉最是無多而其関係天地造
化人物生靈呼吸盛衰大捷於桴鼓而影響也即此
費而隱隱而費若合併其妙趣神机以来彰顯天命
點掇人心則頃刻之間宇宙之内生生化化皞皞熙
熙寸土盡是黄金纖塵皆成法界而吾儕出世一場

也不負為
聖世之遭逢矣若不務明張道目朗擴胸襟以領納天
錫元和而只拘泥舊聞人私其身已私其學執一念
以為天真任情求以還性地豈惟端倪竟不可窺聖
修竟不可浮而眼前錦繡乾坤徧界總成凄楚苦趣
矣語傷大激寔切由衷惟至仁長者其共憐之憐之
昨閏論費隱謂盡知聖人之所不知盡能聖人之所不
能盡釋人民之所憾於天地乃為察乎天地之功夫
不知從何處下手羅子曰此去處也有些难言且為
諸生說一笑話俗諺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不

意諸生今下此問却是手執燈光以徧求火種也蓋
愚不肖夫婦之知能便是聖神之所以察天地而聖
神之所以察天地却不外造端於愚不肖夫婦之知
能也此乃中庸之所以為至處又是從古及今之民
所以鮮能處今且說民之所以鮮能中庸而中庸為
德之至自見矣大要自古以来人皆曉得去做聖人
而不曉得聖人即是自已故凡說着聖人便去尋作
聖一個門路殊不知門路一尋即去聖萬里吾夫子
竭盡平生精神倒翻宇宙乾坤看見古今有無限聖
賢聖賢有無限等級道理既有千百般多門路亦有

千百般様然竟未有如此中庸之至者故從天命之
性發揮直到上天之載以成此中庸一書然只此造
端三句足以該之故鄙見常謂中庸是本大中庸此
三句是本小中庸非三句無以見中庸所蘊之精非
中庸無以見三句所該之廣且泛觀天地之間其地
有百千萬方每方有百千萬人然耳目之聰明知能
之活潑孩提則均一愛敬爹娘則均一撫抱穿衣吃
飯日用往来直至老死則均一更無少欠真是王道
平平而不費些子尋思王道蕩蕩而不費些子氣力
若要通天只此天便可通若要徹地只此便地可徹

若要統人統物只此便人物統一所以夷惠伊尹只管努力而只管偏有不能孔子只管隨時不費些力而只管能不可及所以天地之道再並行不得並行便要悖惟孔子則並行而不悖天地之物再並育不得並育便要相害惟孔子則並育而不相害故敢妄說從愚不肖夫婦知能以察天地乃可盡知聖人所不知盡能聖人所不能而盡釋天地之有憾於人處也又方見中庸之自率性以致中和從育萬物以位天地皆是的確實事而非虛談也此個中庸道理夫子全在易經中來但想古今聖人豈止夫子讀之蓋

未有聖人而不讀易者都未能如夫子之肯小心焉耳即如中庸其至矣的至字原是從易經上來蓋乾坤原是一氣磅礴然乾則只可言他大言他始此則便是大家門路所共的去處不想好看好聽而都少受用入去便皆茫蕩無歸着結果惟是此氣一到坤處便自平順安妥生息冲和方是羣品受用一片田地孔子到此嘆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初則取之以為自己時中後則編來以為此本中庸而作千聖萬賢求道之極則也當時及門諸弟子惟是顏淵一個曉得去擇中庸又曉得易經後見天地之心所以許其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其次則如曾點之春風童冠浴沂詠歸看見眼前一片錦繡乾坤行来作個家當而未能成章所以孔子思之不輟此是吾夫子仁者人也道不遠人中庸真正一脉後世擬顏子為深潛純粹曾點為脫略世故總是見夫子中庸不真便與諸賢亦妄肆猜度也今中庸具在請諸友詳之

問先生以貫隱指點中庸聽者皆喜然則從前謂道有体有用兩端不容偏廢非與羅子曰分体用析顯微以求道語道此是孔孟過後宇宙中二千年来二個

大夢酣睡至今而呼喚未醒者也蓋統天徹地盡人盡物總是一個大道此個大道就叫做中庸中庸者平平常常徧滿乎寰穹接連乎今古良知以為知而不假思慮良能以為能而絕無勉強無晝無夜其靈妙從虛空湧將出来乃為天命之性無晝無夜其條理就事務鋪張出去乃為率性之道此則三才萬物實實地有這個道体安得謂無乃間亦言無者則是嘆羨其有不徒有而有得貫融了無滯着焉耳非謂可以有無而分剖之也兩間萬世昭昭地見這個顯布安得謂微乃間亦言微者則亦表著其顯不徒顯

不顯得精妙了不容窺測焉耳非謂別有顯微而各主之也所以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分明以費為大設施而隱則其費之所出中藏無尽而敷演不竭也故首章率性謂道而即說道無須臾或離便是定下道之体段而下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不過極言天命之靈明而須臾之不可或忽也曰微之與顯固非二体但看鬼神章分明說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却不是体物不遺之外別有一去處也况後章畢竟謂不顯惟德乃為天載則微之視顯似更重也曰語道至於此處句字也難着豈又容以輕重而分別也哉

即前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揔是聖智而未達天德者也若盡性至命而為天下之至誠至聖則道即是他他即是道但明顯顯繞現目前而中則更無隱藏明、顯顯繞話口頭而外則又何餘剩是則目擊而道存言出而蘊尽人之極而天之徒也今若欲計重輕較長短一段以言用又一段以言体一段以言顯又一段以言微此則揔是葛藤不了予亦不敢以顧於諸生矣而况於其他乎

問此理在天地間原自活潑原自恒久無欠缺無間歇何如羅子曰子覺理在天地之間則然矣不識反之於身則又何如曰其觀天地間這等反諸身心便自茫然曰子見天地間道理如是豈獨子之身心却在天地外耶曰吾身固不在天地外但覺得天地自天地吾身自吾身未渾成一個也曰子身與天地固非一個但鳶魚與天地亦非一個也何中庸却說鳶魚與天地相昭察也耶曰鳶魚是物類於天地之性不曾斵丧若吾人不免氣習染壞似難並論也曰氣習染壞雖則難免但請問子當應荅之時手便翌然端拱足便竦然起立可曾染壞否曰此正由平日習得好了曰子於拱立之時目便烱然相視耳便卓然相

聽可曾由得習否曰此却非由習而後能曰既子之手也是道足也是道耳目又也是道如何却謂身不及乎鳶魚而難以同乎天地也哉豈惟爾身即今一堂上下貴賤老幼奚止千人看其手足拱立耳目視聽伶俐難說不活潑於鳶魚不昭察於天地也一生、

諸曰孟子云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曰渾然俱是個道則中庸謂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皆非耶曰讀書須將上下文氣理會此條首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註謂篤為加厚若如舊說則培是加厚栽他覆是加厚傾他夫豈天地生物之本心哉當照中庸他章

說天地無不覆幬方見其生生不已之心蓋天地之
視物猶父母之視子物之或栽或傾在人能分別之
而父母則難分也故曰人莫知其子之惡父母莫能
知其子之惡而天地顧肯覆物之傾也耶此段精神
古今獨我夫子一人得之故其學只是求仁其術只
是行個恕其志只是要個老便安少便懷朋友便信
其行藏南子也去見佛肸也應召公山弗擾也欲往
楚狂雖離之也去尋他荷蕢雖避之也去追他真是
要个个入於善而於已更不知一毫吝惜於人亦更
不知一毫分別故其自言曰有教無類而後世形容

之者亦曰天地無弃物聖人無弃人推其在在精神
將我天下萬物之人盡欲納之懷抱之中所以至今
天下萬世之人個個親之如父愛之如母尊敬之如
天地如磁之叶鐵如漆之投膠析之不離遠之不去
非夫子有求於吾人亦非吾人有求於夫子皆莫知
其然却真是渾成一團太和一片天机也諸生謝曰
仁哉夫子之教乎幸哉吾儕之遇乎願共生生無負
持載覆幬之恩也已

羅子曰孔子憲章文武宗旨在於求仁仁者人也天地
萬物為一体者也其中親親為大人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則大而大矣孔子志學聯屬家國天下以成其
身所以學其大者也亦欲行其大也仁者孩提之不
學不慮良知良能也聖人之不勉不思即不失其赤
子之心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
而家國天下運之掌矣故其告君只是此語以敏文
武之政

問人資禀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又有困而知之今
說不待培養而自生此恐生知乃能若吾人則雖困
學猶未得也敢謂不待培養自生發耶羅子曰知有
兩樣有本諸德性者有出諸覺悟者此三個知字當

屬覺悟上看至於三個知之的之字却當屬之德性
也盖論德性之良知良能原是通古今一聖愚人人
具足而個個圓成者也然雖聖人亦必待感觸覺悟
方纔受用得即如帝舜亦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
然若决江河而不能禦可見也是從感觸而後覺悟
但以其覺悟之速便象生成使然其次則稍遲緩故
有三等不同至謂及其知之一也則所知的德性皆
是不待學而能不待慮而後知即困知之所知者亦
與生知之所知者更無毫髮不同後世因此知字看
不明白遂於德性也疑說有氣質之雜而孟氏性善

之言更無一人信得過是以縱去學問亦如無源泉而無其源種樹而無其根徒勞心力而終难望其流通充長也已

有友見先生終日終夜勤懇問曰先生何以能是羅子曰天下之事只在於習習慣自然雖欲倦寂不能也曰某等如何用功學習曰人心知体原無界限廣大是其本然也故一見人善即能知好好處即是學處學處即是真知處故曰好學近乎知也學而習習而時時懇切便知体生生覺得好處益不容已方是力行近仁非曰其初知之而今始行之也然行雖懇切

而於所好之善未能一般則其知体豈甘自安即是其羞惡處也順此知体益加羞耻則奮迅激昂其行益力學習純熟自覺與聖賢一般便悅懌和樂而良知廣大之体快然而自足矣非是知耻近乎勇耶勇以熟仁仁以致知以言乎身則謂之修以言乎天下國家則謂之齊治平矣更無兩段工夫亦無兩般時候中庸大學合而一之者也

問誠與明如何分別羅子曰近来用工却全不在此等去處曰不在此處却在何處時方食點心乃指而言曰只在此處盖此食點心時叫做明也得叫做誠也得然只是吃點心也叫不得做明也叫不得做誠但點心已是食了亦不消再叫明叫誠也以此推之則四書五經百樣萬樣諸般道理諸般名色都可以從吃點心一處起亦都可以從吃點心一處空也

問誠者自成一章可能訓解直截不至如今時講說纏繞顧闇羅子曰此章所重在一成字盖天下之所最貴者惟成全之難能爾若誠之為誠充實完美則隨時隨處無所不有無所不通而道則自為達道也已又後申言之曰誠果何如其自成也夫物皆有終始所由以成始所由以成終誠則為之非誠則物何以

能始且終也哉此誠之所以可貴而君子必貴之正以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然不惟巳之完美有成巳也且充實光輝明著動變民物之感化而成者亦皆自然而然矣然誠即道也道亦誠也誠既能以自成則道豈不能以自道也哉盖道體莫大仁智而其用莫妙乎時措也茲成巳則純然而可言仁成物則顯然而可言智仁且智則德率諸性矣德率諸性而道合乎內外矣性機生活道妙圓通則舉而措之與時宜之推之四海而皆準垂之萬世而無弊矣然則君子所貴乎誠者豈徒以其能自成也哉亦以其能自道

也學者勗諸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諸論不一何如羅子曰前在京中會說此條全章諸老皆以為然請為子誦之大哉聖人之道不作空說即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也發育峻極是說聖人位育的功化礼儀威儀即致中和的實事而功化之所由成者也優優充足盖経礼曲礼周詳偹密更無欠缺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能發育如是也即此便是聖人至道然聖人却從何處得来盖盛德之至自然動容周旋中礼也人若尚無聖人至德而徒慕聖人至道則人而不仁如礼何不

能以礼讓為國如礼何至道終不為我凝矣夫至道以至德而凝此德性之所以當尊也尊之之功則必學于古訓問于師友如德性本自廣大則用學問以致之而不失其廣大也德性本自精微則用學問以盡之而不失其精微也德性本自高明中庸則用學問以極之道之而不失其高明中庸也以上皆謂之溫故故溫則德性之知日新而於三千三百体察無所不明且德性之厚日敦而於礼儀威儀忠信無所不貫礼豈有不崇而道豈有不凝哉上面都用而字至此脚下一以字可見許多工夫皆為崇礼而言也

禮既能崇則居上時禮以居上安得而驕為下時禮以為下安得而倍語以禮語默以禮默又安得不興而不容耶故明哲保身之詩與斯溫故知新之明保吾動容周旋中禮之身也而天地萬物皆吾度內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固如是哉

羅子謂諸生曰近日得力何如曰某於此學發志頗蚤柰先達見教務在操持更須覺察用功苦難每多歎手今聞性善求仁之宗體驗身心日用之際始識天機活潑受用不勝廣大於順應一步儘在信從但活潑時須少作主持於廣大中更略加防檢合前工夫

無用之乃善也曰此語於性學雖非甚遠却未甚透試觀中庸之道問學必先之尊德性尊之為言即尊信也故德性不尊則所學將徒學矣然尊而非信則其尊又豈實尊也哉繼之曰致廣大而盡精微便是第一道問學處即是第一尊德性處也盖廣大精微俱性体妙用非精微安能主持廣大非廣大何以呈顯精微二妙圓融方成日用且看一切人家遇有非常喜慶意外急遽其男婦生俱無論老幼賢愚倉皇奔突各逞其能果是活潑廣大矣畢竟步趨不至顛蹶視聽不至錯亂可謂全無主持防檢於其間哉此

等廣大精微推而至於處處人家皆然則德性便遍
了四海推而至於時時人家皆然則德性便通了萬
世杰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由之是化育流
布其機順而屬之天知之是反觀內照其機逆而本
之學此個學脉自孔子仁者人也孟子形色天性也
二聖賢以後埋沒直至于今中間有志豪傑多不務
根本只貪圖枝葉甚者謂德性殺于氣質全藉人力
主張稍求質任自然詆為猖狂失據如子於性善遂
肯信從已最難得然於事為順應處信却廣大一邊
於主持茫昧處尚疑精微一段此則病在心麄不克

入細見淺不識研幾故廣大則見得而信之也易精
微則見不得而信之也難殊不思德性雖賦諸天擴
充全資乎已今子信從廣大則便活潑受用苟因此
而窺測則精微於底裏自明受用視廣大何異乃若
不善探討只把往日工夫恭和湊泊則方寸虛明之
中靈妙翻增梗塞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矣故程伯子
云學者先須識仁仁能先識則廣大精微一齊悟透
其體段人而實天以言乎至變而莫可拘矣其應感
物而惟我以言乎至賾而不容紊矣觸目皆帝則森
嚴舉念悉神明對越境界新美趣味悠長熟習萬千

總無足道所以孔子極其形容既曰徙義崇德又曰
遷善改過孟子極其形容既曰天下廣居又曰人之
安宅夫居遷而不廣更說甚活潑宏舒宅徙而不安
又說甚主持穩妥此今請子只擇吉移新更莫縻情
戀舊即謂之白日昇天人寰洞府又何不可也哉

羅子曰士人有志向往者將欲從事於問學之道宜先
歸宗於德性之尊未有德性之不尊而問學之能道
者也如致廣大而盡精微則須理會自已當下視聽
云為起居食息之德性果是廣大否也果是精微否
也若果真見廣大之無不該精微之無不妙吾知其

致之盡之工夫自有莫可已焉者矣如極高明而道
中庸則其理會亦然其真見亦然吾知其極之道之
工夫亦自有莫可已焉者矣故四書五經非不專攻
然不外吾當下之顯露者以專而攻之也諸子百家
非不博習然不外吾當下之現在者以博而習之也
其致力固勞而力有其端則勞未幾而逸倍之後志
亦苦而志得其功則苦不甚而甘隨之譬諸善於農
者須覔腴田善於園者必求熟地則以培嘉植而枝
葉易於暢茂以祛惡草而根株易於拔除予習慨夫
近世為學者矣惟欲習善而善乃未之先明毋思成

道而道顧無所從入又奚怪乎所學之愈陋而去性之益遠也哉

問廣大精微信如所言矣但性體原不相離今曰時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其所未解也羅子曰人性不能不現乎情人情不能不成乎境情以境囿性以情遷即如喜怒哀樂各各情狀不同然却總是此心故曰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也事之接於已者時時不斷而情之在於已者時時不同事有當喜時來者有當怒時來者亦只得隨彼時之心而應之也故曰時廣大則以廣大應事時精微則以精微應事正與喜怒之應事相類皆以其時言之也曰喜怒與廣大精微似亦不同曰細論果有不同然皆屬乎情境情境之現有自外之物感而生者有自内之思想而生者思想在心有時清清朗朗而無遠弗届無物不備此則其廣大時也思想在心亦有時渾渾噩噩而内外俱忘物我無跡此則其精微時也雖其情境相殊而心體則一若工夫熟時遇着事來便隨答應有何不可若再回顧轉念或去疑貳昏明或去比量濶隘則中藏氷炭先自不寧安能外得和平而事順無情也哉

問中庸論時出而曰溥博淵泉今先生欲人探索底裏中夜卓思見聖人易經之造化必曰仲曰精曰氣即此三言於造化之縕似遺半矣羅子曰易經指示造化實常用此三言然在人善自理會何如爾若理會不善少落方所則世之俗學異教多有指思慮以為神執靈明以為精運動作以為氣體既妄與支分用亦誤相錯雜言愈多而道愈遠矣殊不知古先聖人之言造化皆是強名原無實物言下似若有三就裏了難取一神可以該精氣而精氣實可化神氣亦可以該神而精神亦原附氣渾淪圓妙一粒而九有盡含推移迅疾一息而萬年莫竟惟是邃古至聖特立宇宙之中超拔乾坤之表洞徹空澄即海岳之弘鉅而迴無隔礙靈明朗曜即木石之頑朴而畢露新奇故能會古今民物之英華而宣昭以張庋眼鏡古今民物之竅妙而顯發以牢一心是以目惟不觀觀則無所不透心惟不運運則靡所不通固不俟含知能以一之而實難岐而二之也已

問仲尼祖述堯舜一章羅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則祖述者即祖述其孝弟之道也汝試觀本章前面說舜只說舜其大孝也歟說孝而弟在其中說舜而

堯在其中矣就是說文王處也只說父作之子述之說武王處也只說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可見不惟祖述是祖述孝弟而憲章亦是憲章恭弟也至於四時之行水土之化無一物不有所自生則無一物而不好生便謂之曰天命之謂性也夫惟好生為天命之性故大和絪縕凝結此身其始之生也以孝弟慈而生是以其終之成也必以孝弟慈而成也人徒見聖人之成處其知則不思而得其行則不勉而中而不知皆從孝弟慈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中來也此個道理果是愚夫愚婦鳶飛魚躍皆可與知與能而

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也惟孔子天縱聰明其見獨超拔一世故將自己身心總放入此個天命性中保合初生一點太和更不喪失憑其自然之知以為知憑其自然之能以為能怡油於父子兄弟之間渾淪於日用常行之內凡所思惟凡所作用凡所視聽言動無晝無夜無少無老昏者雖是個人身其實都是天體着着雖是個尋常其實都是神化所以下面極形容其物並育道並行敦化川流而曰此個天地比之有形天地尤為大也不然此書說聖神功化已是極其玄妙若千變萬化而不可方物何為卻總名之曰中庸也耶學者但將其名書之意細去玩味便知孔子之學原有根源而今日之論或亦愚者千慮之一得也已

或問淡而不厭是下學立心始事否羅子曰論下學立心固當淡孔明所謂非此無以明志是也但此章宗旨卻是接上文固聰明達天德說來看曰必耳目不用然後天德可達天德能達方是至道可知蓋道之至處是聲臭與無聲臭俱無須淡簡溫以入之也淡者水之清白而無味者也簡者竹之潔淨而無痕者也溫者爆繭未抽而融液無緒者也此等境界耳目

聰明何所用之耳目不用精凝於神神知自明則無遠近風自微顯而一以貫之矣天之至德人之至道不相入而靡閒也耶下文人所[illegible]以至篤恭天下平皆是極其形容以歸于無聲無[illegible]非果有許多層工夫也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白鹿洞門人熊　儐　稱夫

古吳郡友人王　畿

陳道濂　但宗皐　郭衛道　郭衛埠

黃文達廣昊　郭衛都　徐良覺齋　陳世乂

王孟珩廣昊　郭衛部　王賜姓廣昊　萬栻

後學　張春芳　陶孔孜　王賜君　熊一陽　梓

萬世壽　殷尚伊　左文棘　黃鋹

郭九式　左文兹　程道鼎　熊春陽　詳閱

論語

仁心流生德妙應自時時悅樂以循習人已一貫之事
親從兄間孝友胥怡怡不厭亦不倦海宇陽春燠

問學而時習一章羅子曰吾夫子生平敏求學古獨是易經得力首贊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及透悟將來却統而言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至是天人物我渾成一個其根心積慮固惻隱滿腔而啓口容聲亦了無間別於是其為學也其為教也皆是以仁為宗吾夫子此個宗旨既原得諸易而易則原本諸天天何言哉極究其體則止是時行而不息博觀其用

須是物生而不窮失惟其有得於時行之妙乎不息也故語學則曰必以時而習之習能而時則心自悅之蓋天人雖遠機則潛通故視聽言動食息起居其施諸四體而應乎百感自孩提以至老耋固皆時時變通亦皆時時妙運但非學則日用而不知能學則乘時以習熟夫習熟乘時則其妙運愈見其妙運愈見則其默契愈深而晦菴先生所謂其進自不能已者固足形容其悅懌之機而亦可想像其當可之妙矣吾夫子平生自述其學而不厭者不開卷而卽了了也哉夫學則乃爾而為教亦然蓋惟其有得於天

之物生而妙乎不窮也故朋來必曰自遠方朋自遠來則其心不止於悅而必曰樂矣此意惟孟子最善形容曰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夫物則何關於人人我均此視聽言動均此食息起居亦均此施諸四體而應乎百感所以謂之帝則又謂之天則德雖天然自有以時出之乃稱懿德而人之好之也自同一秉彞也已懸想吾夫子初去博學於文近忽悟易經時習去處極其懽忻踴躍故即一鄙夫相問已是兩端必竭況人多信從而至於遠方友朋亦皆畢集晦菴

先生所謂德之所被者廣而道之所傳者久則人固悅樂乎我我尤悅樂乎人盎然宇宙之中渾是一團生意吾夫子自述其誨人不倦者又不可觸類而長也哉夫時習而悅已是可知於人朋來而樂又果是相知者衆此而不厭不倦猶未見其極處其或行脩誇興德高毀來而人不我知却又能不慍始表其為君子也但不慍二字今之為說者皆云君子儒為己故人雖不知而其心漠然無所動於其中知此說不慍雖亦有理而實則不然蓋聖人之所謂己是聯屬天下以成其己豈止天下即萬世亦欲其相通而無

間也故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又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然則所云不慍者只是不敢尤人而不患人之不己知爾又反求諸己以求為可知則不至天下皆歸萬世皆通必不已矣蓋委咎乎人則自己用功斯緩不慍乎人而自己反求斯切況吾夫子以仁為宗則時時只見其渺於生物物只見其同於生統天徹地亘古貫今譬則身軀脉理更無尺寸不聯念慮亦不忍尺寸不愛且養間或手足痿痺痛痒不知決不慍而棄之而必鍼砭藥餌汲汲皇皇務醒覺而開通之也知此方是誨不倦的極處亦是學不厭的極處不厭不倦方是仁其身以仁天下萬世的極處不曰君子之德之成哉

問學而時習論語開卷第一義今以聖時之時為釋真得夫子達己達人之心但不知學者用功即隨現在動靜語默吾心時出者而習之乎亦必如孟子所謂頭學孔子經書所載時中矩則而習之乎羅子曰天之生人蓋無有一理而不渾涵於其心吾心之理亦無有一時而不順適於所感蓋自孩提之愛敬而已然矣但行矣不著習矣不察天生斯民必先知以覺

後知先覺以覺後覺今學者為學其道術亦多端使非藉先覺經書啓迪而醒悟之安能的知聖時之時而習之也哉然所覺習之時又何嘗外吾本心之自然順應者而他有所事也哉即吾夫子以時而聖雖自孟子而始表揚然究言其所由来亦自三絕韋編於伏羲文王周公之易苦心悉力而後得之想像當日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即其已然之迹而反求於自然之心復以所深造而自得者於古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而印證之故能通古今達變化而成時中之大聖也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吾

人欲學時習則亦求之易而已矣蓋天道人心總是
一個生理天以生生而成時心以生生而習乎其時
故生生之謂易易也者變通以趨時者也六十四卦
聖人示人以時習之大綱三百八十四爻則其節次
也以大象推之如曰天行健則統論其時君子以自
強不息則統論習乎其時也以爻象推之如曰乾之
初九則詳言其時潛龍勿用則又詳言習乎其時也
其初則觀天之時以通吾心之時其既則以吾心之
時而希天之時及其終而純且熟也則天之時即吾
之時吾之時即天之時聖同天不其深乎是之謂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天之時者莫辨乎此矣聖人純
於天道亦不已說時習者莫辨乎此矣愚嘗謂善學
易經者先明乾之一卦善學論語者先時習一章蓋
一明則皆明一誤則皆誤凡此皆吾夫子平生精神
心髓盡底吐露以與後學共透天關而躋聖域所謂
仁天下萬世而無疆無盡者也

問論語時習之時舊作時時而先生必曰因時者何也
羅子曰聖人之學工夫與本體原合一而相成也時
時習之於工夫似覺緊切而輕重疾徐終不若因時
之為恰好蓋因時則是工夫合本體而本體做工夫
當下即可言悅更不必再俟習熟而後悅況朋來而
樂亦只是同此工夫當心愜意所以不徒已悅之而
人亦悅之亦不必俟道得其傳而後樂也夫子嘗謂
默而識之正是識得這個時的妙處故愈學而愈悅
如何有厭愈教而愈樂如何有倦故不慍人之不已
知正其不厭而不倦處蓋緣他識得時的根源真而
執得時的機括定雖聞有一人不知而未必人人之
不知也雖人有一時不知而未必久久之不知也想
像其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其當時聲音口氣真如貧子之遇金窖自慶終身之

受用饑荒之遇豐年自慶舉家之救活鼓舞踴躍安
頓百歲之精神於頃刻而懽呼告報吸定八荒之命
脉於毫毛也當時只有一個顏子氣候與他相似其
告之一日而復天下歸仁已是全付家儅交與他故
語之不惰已有不厭之意門人日親已有不倦之意
不幸短命而慟心喪子者正謂時之一脉之弗延也
豈想後来却得吾孟夫子走来將他家儅盡數搬出
直至今日真是徹天徹地亘古亘今浩浩宇宙而蕩
蕩乾坤試問諸人果是悅不悅樂不樂也

問學者要本體工夫合一須是識得時字而要得時字

明顯則又須從天命之性說来何如羅子曰天命之謂性正孔子所謂默而識之所謂知天地之化育又所謂五十而學易知乎天命者也蓋伏羲當年亦儘將造化着力窺覷所謂仰以觀天俯以察地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初也同吾儕之見謂天自為天地自為地人自為人物自為物爭奈他志力精專以致于不愛道忽然靈光爆破粉碎虛空天也無天地也無地人也無人物也無物渾作個圓團圓光爍爍的東西描不成寫不就不覺信手禿點一點元也無名也無字後来却只得叫他做乾畫叫他做太極也此便

是性命的根源三代聖人如文王周公俱盡心去推衍擬議及到孔子又加倍辛勤韋編之堅三度斷絕自少而壯自壯而老直至五十歲来依然乾坤渾淪貫通一團而曰天命之謂性也居常想像吾夫子此言出口之時真傾瀉銀漢盡吸蒼冥以將潤其津垂扶搖剛風迴旋灝氣以將舒其喘息而又安知天不為我而我之不為天命不為性而性之不為命也耶自此以後口則悉代天言而其言自時身則悉代天工而其動自時天視自我之視天聽自我之聽而其視其聽亦自然而無不時也已所以率此性而為道則四達不悖其學也又安得而或厭脩之而為教其教則並育而有成又安得而或倦也耶

問人不知而不慍是君子漠然無所動於中否羅子曰如此則孔子之教亦有倦時矣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為可知也同看君子之心直是要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己以求為可知而已於人何敢慍耶前輩有善說孟子仁禮存心一章將於禽獸何難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云鳳凰来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乎如此看来方見學問無歇手處

問有子其為人章意何如羅子曰此有若之言語所以似孔子也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的大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只是一團生意而曰形色天性也故色容溫沒有一毫干犯的氣象口容止沒有一毫干犯的言詞蓋由他心中有個生生大德立了天下之大本自然生可惡已生惡可已自然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皆是此本如是則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人而完在父母則為孝子在天地則為仁人方不負父母生我一番故曰其為人也然則下之為仁寧非即仁者人也意義哉或曰既云孝弟

本矣復言道生豈非本自本而道自道耶曰既云仁者人也又曰形色天性也寧可分而二之也蓋孝道至大至久塞天地而横四海淪草木而及禽獸有許多大的道理皆是此個本子非本之外又有道也故孔子是孝的人自言其為人發憤忘食耐以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稱回之為人擇乎中庸只要庸德之行復禮天下歸仁甚矣有若之言似孔子也

羅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本猶根也樹必根於地而人必根於親也根離於地樹則仆矣心違乎親人其能有成也耶故順父母和兄弟一家翕然即氣至滋息根之入地也深而樹之蕃茂也將不可禦矣然則厚其親者實所以厚其身也夫

問孔子之時習與曾子之日省其旨同否羅子曰孔子一生只受用一個時字故其立教始初即要人時習蓋學必貴習習必貴時如時動時靜時語時默之類謂曰時習却似習乎時也此時字習得停當則其功用便是時措而皆宜其根源便是溥博而時出久久便可仕止久速而聖之時也已此是吾人徹首徹尾一生大事而曾子用心細密見得日用間有此三件獨未愜意所謂於此尤加謹也豈是時習之外而復有日新之功也哉

羅子曰弟子之職要入則孝出則弟但孝弟不難於知而難於行不難於行而難於擴充以盡其道也蓋孝弟之人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便謹而信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便是汎愛衆而親仁也立身行道斐然成章其為父子兄弟足法便是餘力學文以顯親揚名於天下後世也

問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旨何如羅子曰古書中言道雖多至學之一字則間或見之惟是吾夫子則專志平生而論學不輟古之聖人成道雖多如清任與和各以資質所近而力造其極惟是吾夫子則述而不作必求隆古至聖而學之故曰吾十五而志於學此意幸得晦菴先生又能默而識之其註疏云學者大學也夫謂大學者所以學乎其大者也夫子平生亟稱至聖者惟是文王亟稱大聖者惟是帝堯則其所祖述其所憲章竭精會神以學之者非二三聖人而何哉夫惟道之極其至道之極其大則闊域幽暖境界浩蕩鑿其性靈天縱而求以主張負荷卓然屹立於宇宙之中也須到三十而後能之即今大學聖經

旹言道在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知止而後定靜安也定而且安非志之既立而何哉自此之後則於古聖信好愈益精專敏求愈益奮勵意以此而誠心以此而正身以此而脩齊治均平亦以此而明明德於天下物則本末兼善事則終始渾全不惟放勳之睦族平章光格上下文德之刑于友善運掌化成若合符節而先後一揆即徧考三王俟聖百世不外十年而俱可不謬不惑也已想像吾夫子於此二十餘年精神意氣近而本諸其身以有立遠而徵諸今古以不疑世道之經常人情之懿好聯屬統同通天下國家

而為一已所謂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已是融通透徹一以貫之而無慾矣忠恕求仁之宗的確必在此時至於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而猶自言可無大過則又以此學大至範圍天地難免無過今考易經卦象於大過則曰君子以獨立不懼卻是聖人以天自處之實際所謂天命於穆不已聖人亦純而不已不惟中心安仁天下一人而且時乘六龍統天獸御也故賛易首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可見上律下襲與祖述憲章純是吾君子一個學學總是一個大範圍天地圍不過曲成萬物亦自不遺

而子思乎極其形容則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道並行而不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大也故不惑知命始是學大學之到家去處此後耳順從心則俱學大學之到家的徵驗去處但耳順是感乎其外而順以應之無非此學此大也從心是動乎其中而廣以運之無非此學此大也蓋大學只是明明德親民明親之實只是絜矩上下前後左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惻怛慈愛之真盎然溢於一腔誠

感神應之妙沛然達諸四海吾夫子學至此時渾是大人赤子念念了無二體聖心天德生生純是一機隨衆問辨其所酬荅更無非此個孝弟慈隨機感觸其所好欲亦無非此個孝弟慈即如子路問志便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子貢問仁便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要之耳順只是一個絜矩欲不踰矩又豈不只是一個順應也哉如此以觀吾夫子其志方為大志其仁方為純仁而其聖方為至聖也已

問孔子自志學以至心不踰矩矩是何物羅子曰朱子云學即大學之道則矩即絜矩也蓋大學之道在明

明德明明德之本集明者即愛親敬長不慮而知人
皆無不有之者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莫不興孝
長吾長以及人之長而莫不興弟即明明德達之天下
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治且平焉者也大人之所以
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以至凡有血氣者莫不尊
親豈復有他道哉孔子生知安行初年即有此志但
世界浩蕩常恐主持不去而群言淆亂又慮精一之
難故用力至五十乃渾然是不慮不學之體而天命
我知矣以後受用即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已
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也故此學只

孔孟相符至漢唐以後俱絶響矣

問顔子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不知夫子省
他甚麽来羅子曰此段去處列須吾人用心體會不
容浅浅看過若浅浅看過則今註云夫子見其日用
動靜汝且試思夫子所見止是顔子日用動靜則何
必省於其私即相對領教之時莫非日用動靜也以
予度之則發字是發明之發正與無問辨對看即知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夫子出後便是曾子之私處夫子之道云云便是
曾子之足發處也豈不更明顯直截也耶況此段精
神原關係學問不是小可蓋吾夫子學主求仁而其
工夫只是學不厭而教不倦當時門人止顔氏之子
便合下心事相學將夫子不厭不倦處竭才贊襄故
曰自淂顔子而門人日親其所以能使衆人去親夫
子之教者正以其善發明而鼓舞之也至於顔子不
厭不倦精神又只曾子知之故形容嘆息說他不能
的人也去問他一問少能的人也去問他一問莫說
少能與不能的即人有不知而將言語顔色去干犯
了他他也一些不較而還要去與他問辨而接引之
也即曾子與夫子許顔子處便見他兩個人是合成

一個人後来短命則這個人有一截没一截了所以
夫子說天喪予天喪予皆實事且苦情也全是他造
化好却淂曾子這人来再傳又淂子思又淂孟子便
把此老身命接長直至我們今日一堂人集聚講明
道學則身便皆是替他坐口便皆是替他聽顔子之
命始不短而夫子之子終亦可免乎喪嘆也已聖門
求仁之學須是知此理會吾儕仁身之功亦須如此
圖謀只淂不厭不倦一段精神直與孔子顔曾打得
對同我管保百世諸人亦又替諸君子接續壽命於
無彊也已

問知之為知之一章羅子曰吾輩為學蓋學聖也聖者明之通而知者明之實也夫子告子路以知是即告之以通明之聖也乃特呼其名以致其珍重亦以當時在門高弟自顏子以下聰明只有子貢子貢以下勇往只有子路皆是的確要做聖人漢子奈緣兩個途徑都差惟曉得要做聖人而不曉得先去理會聖人之所以為聖雖曉得從知處入聖而不曉得理會知之所以為知是本然之知而非聞見之知也故夫子直指以示之曰由汝欲從知以入聖乎吾將誨汝以知之所以為知也蓋天下古今事理有耳目心思

到而知之者矣有耳目心思未到而不知者矣今汝之意必曰盡知其所不知方謂汝心有知方謂汝心通明而後為聖耶知此為知則知從外得而非本心之靈況事理無窮雖聖人亦難盡必其皆知也要之有不必然者惜汝不善自理會耳今只問汝此理此事知之否即曰吾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知者即能知之也又問汝此理此事能知之否即曰吾不能知之是汝心之明於所不知者又即能知之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亦知之則汝心之知何等光顯何等透徹何等簡易直截又何必盡知其所不知者而後為

知也哉況如此求知則其知方可通乎晝夜而無不知之時方可等乎賢愚而無不知之人須是精四海貫古今而合天人物我於一點虛靈不昧乃聖人可學而且易學也固知是哉曰知是學聖果然簡易奈何門人記子路乃曰有聞未行惟恐有聞夫子問子貢乃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想其學問何等專苦顧於簡易處錯過何也羅子曰夫子當時亦甚以二賢不相知為憾觀其語子路則曰由知德者鮮矣語子貢則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及至二賢於夫子亦未相知觀子路當葉公之問夫子則不

能對觀子貢答公孫朝之問夫子則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仲尼焉不學可見子路之心只是要求多聞以從乎善而子貢之心只是要求多見以識其理且疑夫子之聖無不通亦是多聞而多識也故夫子他日又自形容以示之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夫無不知而作則所作者皆是知矣所作皆是知則此知果通晝夜而無間酬應而無遺方纔是不慮而知之真體也若彼務求多聞而從多見而識縱是從得如何勇往識得如何穎敏終是人而非天外而非內而次於良知數等矣此二句分分明明

易[illegible]發而二賢竟未見他悔悟今欲將此兩章作他對偶一則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一則曰多聞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令人朝夕諷誦則此學不患不歸一矣

或問體仁制欲之訓羅子曰好仁者惡不仁者孔氏之訓本並舉之則二端誠不可偏廢矣但先言好仁者後言惡不仁者亦孔訓也則二端人可無次序也哉細玩此章曰好仁者無以尚之則不仁之惡自不待言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則非為仁之外另去惡不仁而不仁之惡好仁故足以該

之也故仁為萬善之長識仁為學者之先程伯子得宗孔孟其最的是此一個先字蓋仁心之端原只不忍物且不忍況已身我不忍親以其身為不善便叫做體仁又叫做制欲但中間暗藏次序視之學問無頭者其難易順逆萬萬天淵譬之奕棋只先一着便成勝局也明道伊川二先生至親昆季此意竟不通融晦菴象山二先生一時豪傑此辨竟成仇敵今若再不以的訓準而一之則衆見紛勝學脈之亂將無紀極矣其友撫然為間曰昨聞公論其以舊聞誦人欲若不淨盡天理安得流行終日終夜意甚梗塞後思原憲克伐怨欲至於不行人欲可謂淨盡矣孔子乃曰仁則吾不知又何嘗天理遂流行哉今聞雅論始知天下道理體共海覓吾儕識見活當圓轉也、

或問曾子告門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只是渾然夫子告子貢却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云云又似有些差等羅子曰大約聖賢經書道理只是一個更無精粗精粗生於所見之淺深所造之生熟焉耳故蔦葉之言孺子之歌聖人聞之即是至理若所見尚淺所造未純即精一執中之語亦作猜疑過也曾子當時務唯一貫心地洞然但捻動便全體躍然在目其視

忠恕一貫又更何別若子貢之問正在見解之處孔子只浮就他分上階級方可進步要之至理立己立人達己達人亦何莫非取譬之方也

問先生強恕知是於一貫何如羅子曰一貫雖淺隨可識但竊意以貫之者無所不貫者也而況於恕乎是故良知明覺徧體不遺必此體在我然後強恕而行方能懇切周悉而感通亦自神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固是悟得一貫之為妙而亦是見得忠恕之不容已也豈專於教門人之語哉

問孔子吾未見剛章羅子曰世之目剛者類以嚴[illegible]

直僅浮其一端燏負氣好勝者亦衒於剛以自命果若而言則行衍之由愈如愚之回而施舍北宫入室矣故夫能闘能闔能燠能寒能榮能悴而後為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為君子之剛方是浩然塞於天地此孟子所以善養而願學孔子以慰其見也

問孔子何只在老安少懷友信羅子曰所論心不踰矩只是孝弟慈通之天下夫孔子與二子言志之日去七十當亦無幾而所言終不出此可見道通而求諸遠事易而求諸難在季路顏淵尤所不免況其他乎

噫此中庸之道所以民鮮能久矣適諸長者聽言懽喜處即孔子所謂安老請我盡心講處即是信朋友呼群子弟近前求教處即是懷幼蓋君子愛人以德而自愛亦必以德即如諸長者肯好善樂施少欲知足則不論貧富貴賤皆可以安況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不惟安已且可安人不惟安人且可安後世矣若只以飽煖為安則謀身家造業罪將以求安適以取危矣推之朋友之信少者之懷皆是要人人向學人人有個安樂受用而不徒軀殼上動念方是孔子之志孔子之學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可是不違仁否羅子曰此心之體其純乎仁時圓融洞徹通而無滞瑩而無疑恒人學力未到則心體不免為怒所遷為過所貳也顏子好學純一其樂體常是不改樂體不改則雖易發難制之怒安能遷變其圓融不滞之機耶其明體常時復以自知明常自知則過未嘗行雖微露於恍惚之中自隨化於幾微之頃又安足以疑貳其洞徹靈瑩之精耶故易經一書只一復卦便了却天地開無限的造化顏子一生只一庶幾便了却聖神無限的工夫蓋復是陽德陽則生活而樂在其中陽則光明而知在

其中孔子要形容顏子善學而難為言故借怒不遷以顯其樂體過不貳以顯其知體也

問既曰仁即是心心即仁如何却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耶羅子曰是因學者心有不仁時說来乃見顏子心不違仁也如逐物以放其心則此心之體已化為物物則不通不神矣顏子克己復禮便心不着物即流通神妙心又非仁如何故不違仁者正心即仁仁即是心處也所以孔子於六十四卦惟於復則言見天地心於七十數子惟於回則許之以心意可想也

或問先生道不可離良知不昧之語屢屢作疑處起問曰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如何夫子復有此嘆羅子曰聖人此語正是形容良知須臾不離處如曰人皆曉得由户則其終日所行何莫而非道也其友復曰既是人人皆曉得何為却有毆父母輩也羅子曰此輩固是極悪然難說其心便自家不曉得是悪也曰雖是曉得却算不得羅子曰雖是算不得却終是曉得可見人心良知不昧果是道不可須臾離也

問生而知之者上也說得知字如此尊貴又說知之者不如好不如樂兩個不如則知亦似未妙也羅子曰不止於知雖好樂亦有生而好且樂者則學與困者亦弗如之矣曰良知在人原無二體乃相去遠甚何也曰此知字乃知覺之知正與大學致知知字相同生知者則所謂先知先覺而學知困知者則所謂覺後知覺後覺者也曰然則又何以見其無二體耶曰生而知之下一之字都無二體者生知者知此者也學知者知此者也困知者亦知此者也故曰及其知之一也

問博約之訓孔門最重而說者往往不同今則須求歸一之旨羅子曰吾儕有生天地之間立志做個人品須要先擴一大胸襟次張一大眼孔雖未即經綸天下大經而經綸規模却該理會雖未即立天下大本而立本着落却要承當雖未即能知天地化育而化育來歷却亦探索昔顏淵問仁夫子教以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子張問十世可知夫子教以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而百世損益可知至己則自云吾學夏禮吾學殷禮吾學周禮而嘆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爲國以禮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若夫中庸末後其謂大哉聖人之道而歸諸禮之

三百三千王天下三重而歸諸議禮之制度考文故古今聖帝明王綱維一代之乾坤世界必有禮以綱維之育養一代之民物生靈必有禮以育養之主張一代之教化風俗必有禮以主張之此個禮即天地之所以爲命帝王之所以爲心聖賢之所以爲學天下治亂攸分總在禮之立不立而允在立之善不善與善之至不至也天生夫子爲萬世開太平只有學庸二書其二書只重仁禮二端蓋大夫有生天地頭頂脚踏局任念存此身之與乾坤渾然一體而謂之曰仁者人也欲完此仁須是有禮欲得此禮到至善

去處則非一己之聰明所可擬議一己之力量所可於為如擬議強為出自一己則所定之禮未必能善縱或有善亦恐非其至也故孔門立教其初便當信好古先信好古先即當敏求言行誦其詩讀其書又尚論其世是則於文而學之學而博之學也者心解而躬親去其不如帝王賢聖以就其如帝王賢聖固不待口說之騰聞見之資而已也博也者考古而證今雖確守一代之典章尤偏質百王之建置耳目固洞燭而不遺心思一體察而無外也此之謂博學於文然豈徒博而已哉博也者將以求其約約也者惟

以崇其禮而已矣禮也者統之則為三綱分之則為五常而詳之則為百行會家國天下而亙之本焉則在吾之一身自則必禮以脩之而綱常百行動容周旋必中其節文也推此本身而聯乎末焉則通吾之家國天下家國天下必禮以齊治均平之而綱常百行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大丈夫有生天地間其中心之主持樹立獨專乎此而無偏倚謂之正心其發念篤切懇到獨專乎此而不他適謂之誠意此皆孟子所謂射之勇力樂之玉振而非其所先者也若夫開心明目則惟千古聖神之言定為事物本末終始之

格至善而毫忽更無差失知止而纖悉不可悖遺是則孟子所論射之精巧樂之金聲而不當或後者也今觀大學一書自首至尾總是撰引六經格言而旁加點掇發揮便是博學於文而曰致知格物也其點掇發揮總是歸宗於內之中正而無偏外之整飭而不亂便是約之以禮而曰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求其一言以蔽之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一字以蔽之則仁而已矣然夫子言仁每每先之以知比其言禮每每後之於仁噫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然則所謂弗畔也者其

弗畔於仁也夫其畔於仁也夫

羅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盈天地間只是一個大生則渾然亦只是一個仁矣中間又何有纖毫間隔又何從而以得天地以得萬物也哉故孔門宗旨惟是一個仁字孔門為仁惟一個恕字如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分明說己欲立不須在己上去立只立人即所以立己也己欲達不須在己上去達只達人即所以達己也是以平生功課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其不厭處即其所不倦處也其不倦處即其所不厭處也即今人說好官相似說官之廉即其不取

民者是也而不取於民方見是庶說官之慈即其不
虛民若是也而不膺乎民方見是慈統天徹地膠固
圓融自內及外更無分別此方是渾然之仁亦方是
孔門宗旨也已

問默而識之一章羅子曰此即所謂學者先須識仁也
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此體既與物同則教學又豈
容二哉故教不徒教而以學直己陳德而不敢欺也
學不徒學而以教與人為善而不敢私也教學相長
人己夾持以故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而又何厭倦之
有哉故程子曰以己合彼猶是二物有對又安淂樂
又曰能存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問學不厭教不倦夫子何屢屢自任羅子曰聖人生
自進工課只此二句其答子路以忘食忘憂不知老
之將至亦止形容不厭不倦之景象而已蓋由其默
識此心真是合萬物為一體則自己學處即是誨人
學處誨人學處即是自己學處蓋物我原是一體而
學誨原是一事只如世人好博者必求角敵若己之
技捷則敵人之技必捷人之技捷則己之技亦捷矣
好奕者必求對局若己之着高則對之者必高對之
者高則己之着亦高矣此其機括相緣固無獨成之
理而精神意長自有日益之勢所以學不厭者必誨
不倦而不倦者必不厭也顏子多聞寡能問不能雖
犯不校何等懇切欲罷不能亦何等淂力夫子所以
獨許其好學而曰自淂回令諸友日親也

問孔門問答恒以學不厭誨不倦為言何也羅子曰孔
門宗旨只在求仁求仁工夫只是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達而達人夫欲立欲達便學不厭立人達人便誨
不倦不厭不倦如輥着兩輪以載一車要載此個仁
車亦不容不輥着兩輪也口論語不厭不倦之言再
出然對公西華却曰可謂云爾已矣若自任甚易及

默而識之却曰何有於我哉又若自量甚難致請其
故曰同是孔子一人之言又同載在論語一篇之中
豈有一處說淂如是之易一處又說淂如是之難之
理往年極力思量孔門宗旨因見吾夫子平生喫緊
淂力處只求仁一脉而喫緊着力處亦只不厭不倦
一路此其安身立命根基豈肯推開說何有於我也
即竊意此二條當作一套說去其初云若聖與仁則
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云爾又公西華讚謂
非弟子所能則又指示一個入頭說吾人厭學[illegible]
只是未見意趣若果然識淂其中妙趣則如知滋味

之靈者自然喜人共斂知棋着之高者自然好人同
下雖欲罷而不能矣其於不厭不倦又何有哉何有
解作不難正與可謂云爾相合而不相背也况仁為
天地之性其理本生化而難已人為天地之心其機
尤感觸而易親故曰仁者人也此個仁德與此個人
身原渾融膠固打成一片結作一團但一粘動不惟
我喜親人而人亦喜親我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真是
自然之妙而非有所強也且吾夫子只一念在於吾
儕而吾儕遂萬世歸依夫子心心相照終古如生視
彼二千年來一切富貴繁華泯滅夢幻更誰可及他

毫髮愈味而愈玅也雖欲厭何能厭不能厭而又何
可倦也耶

問默識在孔子固是能事在顏子亦能默識心通若子
貢則疑不言何述而下子貢數等者安得遽言默識
况學問有頓有漸不知默識之功屬頓屬漸羅子曰
頓漸原是禪家話頭姑置勿論但先儒云顏何人哉
希之則是不知此語的確否曰此語安得不的確羅
子曰語既的確則子在今日亦當默識以希顏而已
更何辭且卻耶曰畏諸子請教曰人人皆可以為聖
賢自謂此只可說道有定體而不知學有成法曰此
語果然豈惟學有成法即默識亦有成法曰如何是
默識的成法曰學是學為孔子則吾人凡事皆當以
孔子為法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今日便當半夜五更
默默静静考問自己的心腸果是肯如孔子之一心
一意去做聖賢耶或只如世俗之見将将就就以圖
混過此生也将就混過正是鄉愿的本事孟子罵他
做德之賊賊字是害字蓋此個念頭即是鴆毒刃兵
害了此一生也以此做個的確規模十五則决要志
學三十則决要自立四十則决要不惑方纔謂之學
有成法半夜以此去自考自問便又謂之默而識之

之成法也况子貢當時說子如不言小子何述而夫
子直告之曰天何言哉天何言哉正是斥子貢之不
默而歆其默也今子去夫子之所欲者而就夫子之
所斥者自予觀之謂能守子貢之學之成法則可謂
能守夫子之學之成法則未矣

羅子曰德之不脩由學不講也蓋學則有象可從有過
可改故四者之憂惟不學為大也其或講之而不於
從象改過是急吾夫子之憂又當何如

問孔顏樂處羅子曰聖賢之道原只尋常而學者講求
善當體會所謂樂者竊意只是個快活而已豈快活

之外復有所謂樂哉活之為言生也快之為言速也活而加快生意活潑了無滞礙即是聖賢之所謂樂却是聖賢之所謂仁蓋此仁字其本源根柢於天地之大德其脉絡分布於品彙之心元故赤子初生孩而弄之則欣笑不休乳而育之則歡愛無盡蓋人之出世本由造物之生機故人之為生自有天然之樂趣故曰仁者人也此則明白開示學者以心體之真亦詳細指引學者以入道之要後世不省仁是人之胚胎人是仁之萌蘖生化渾融純一無二故只思於孔顔樂處竭力追尋顧却忘於自己身中討求着落誠知仁本不遠方識樂不假尋

問大衆每欲發憤不知如何得如孔子之發憤忘食也

羅子曰亦在深思之而已夫科第一節亦是大事但點檢從前豈無人得之點檢所得之人其所受用大小淺深豈不可以槩見若比以為聖以為賢真是精神粉碎矣今中舉之心人人發憤時時發憤至於講學問為聖賢其受用百倍中舉者却又不思發憤是尚為能克其類也哉諸子又只知孔子發憤忘食亦不思下文說不知老之將至則是年彌高而憤彌甚也孔子至老猶思發憤而少壯剛強却反悠悠此又不能克類之甚者矣大衆悚然曰不知孔子何為如此發憤不能自已也羅子嘆曰此處用得一句渾話蓋孔子是起初走壞了路頭不及諸君有酌量耳大衆復愕然曰此語如何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學是大學也大人之學必聯家國天下以為一身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今世上有志之士或是功業則功業成而心亦可了矣或是道德則道德成而心亦可了矣惟孔子以天下人盡明其明德方為自己明明德此則竭盡平生心思肖盡平生精力事必竟是成不得事竟不成則心竟不了心竟不了則發憤忘食亦竟至老而發憤忘食不了也已

歌詩因論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此反字不專謂使之復歌諦觀傳記古之士大夫相與議論因其事則歌其詩反之云者欲反求而身有之云也即如吾儕適歌萬紫千紅總是春便嘆曰果然滿座皆春也適又歌男兒到此是豪雄亦復嘆曰果然是豪雄也即此嘆處便可見當脐反之之氣象而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固有勃然以興而莫可自已者矣

羅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然二者亦交相為用蓋學者立得地步大則存駐可久積得歲月深則

於蓄雖方所謂限也要之其初亦只於吾人本分上見得了了便自有不容已處蓋人即是仁仁天地生德也大孰加焉久孰倦焉不能以仁觀人以人體仁而求以弘且毅者吾未之信也

羅子曰孔子之所絶者四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四者俱没有的蓋一有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便非空空本體況此毋字有禁止意如何解曰孔子毋意必固我也哉

問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果是無知還是謙詞羅子曰此是聖人實説已分上事蓋曰心本無知如虛谷空空

鄙夫來問其説定有兩端我即叩而竭之隨響應則實無所不知也故周子論思云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故學者致知便當以聖人生知的知作個格子所知不如聖人其知非至善也學者致思便當以聖人慮的思作個格子所思不如聖人其思非至善也立則參前輿則倚衡久久不息便呼做其成功一也否則只隨己意爲之則好知者其蔽蕩好仁者其蔽愚皆弗學使之然也可不猛省而恐懼也哉

羅子曰顔淵喟然嘆章須與爲仁由己章樂正子善信章參看其旨始得蓋見善可欲正是從聖人身上去求所以或仰或鑽而有高矣美矣之嘆也信其有諸己却是反求諸身所以文博我之文禮約我之禮而爲仁由己之謂也既知由己故竭吾之才不能自已而至於卓爾有立焉此即孔子所謂三十而立之立也此時方悟道本不待外求而謂欲從前而仰且瞻也必不可得矣蓋孔子點化顔子只是復禮一個復字而復字又只是由己一個己字故其賛易直許顔氏庶幾於復而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嗚呼觀獨與自也而復之由己也彰彰矣

問顔氏博約還分知行否羅子曰博約皆須知行並進切不可分先後也看他兩個我字最是顔子得力處蓋顔子氣魄甚大當初用功即仰鑽瞻忽處處要到却不知得處處皆我知體貫徹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文理自可充塞天地矣我體何如其博即然反身而誠則便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矣我體何如其約即博是我之文博處約是我之禮約處便自欲罷不能而樂莫大焉者矣至此則不必於仰而至高在我不必於鑽而至通在我亦不必於瞻察而全體呈露於我矣故卓然精明而良知之致自將神化不測矣顔

氏之子所以其庶幾乎

羅子曰無方體則自然無窮盡無窮盡總是無方體也故此段家風再無容你着口着脚處即說虛時已是實了說無時已是有了而況執象徇形說有說實者哉

問孔子以可與立未可與權程子謂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不識權字是否羅子曰非是漢儒不識權字乃不識經字也蓋經即道也徹天徹地貫古貫今不可須臾離不可毫髮爽萬物萬事無一可出其外豈有行權乃獨與之相反也耶但權非聖人不能用蓋聖

人天聰明之盡者經常之道纖微透露妙應不拘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雖是人所同得却獨能先得以其得之獨先而過疑其非經常之見遂謂反經合道正不識經字之誤也然此須是善用功者默而識之而難以口說盡者

羅子曰儒先謂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一個聖人不知分明畫一個時字此正見孔子動容周旋中禮衣服飲食皆道聖之時也學而時習也未記時哉之語歟

肯微我

一貫上論終

羅子曰顏子於言無所不說終日不違非是他顏[illegible][illegible]他見頭頭是道言言皆與故不覺心中自然恰好即曾之唯若由賜不免作疑所以無所不說顏之非助我也

問季路問鬼與死而夫子未答何也羅子曰聖人詞婉而盡皆深答之而子不察耳其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欲其以事人者事乎鬼蓋以鬼即人也所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也其曰未知生焉知死欲其以知生者知乎死蓋以死猶生也所謂發揚照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而神之著者

也當時子路亦已了了故不復問

羅子曰昔夫子告季路以生死矣第曰知生告季路以人鬼矣第曰事人蓋謂死無非生而鬼無非人也夫知死無非生則古即今今即古而萬世斯一矣鬼無非人則明亦幽幽亦明而三才始統矣人能以最貴之靈生生之德而統三才一萬世則盈天地間固皆我之心神亦皆我之形骸也已

問夫子謂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謂子路升堂而未入室其所謂室固皆聖人之室矣乃今子路之未入室同乎善人則善人之既升堂亦必同乎子路但善

人資美未學子路學於聖門豈室則必學方可入而
堂則未學亦可升即羅子曰論語之於善人再三稱
評總是夫子愛他資質之美故惓惓致意然惜才之
悄每寓於中至荅子張則明白說出其曰不踐迹正
是他善處其曰亦不入室卻又是惜他徒有善處觀
孟子之評樂正子一段便可見矣若以他因不踐跡
故不入室則聖門學者無限皆是踐跡豈便皆可入
室耶要之夫子之取善人真為其可以入聖而然觀
其嘆聖不可見而及於善人則善人原非不可以入
室者乃亦善而不聖則夫子安得不以亦不入室惜

之也哉細味亦之一言則致警子張諸人之意具見
詞外蓋子張原因夫子再三致意善人故特來質問
是有欣仰善人之意夫子卻揚而抑之曰豈惟現前
諸人不入室即善人雖能不跡而善然亦不入室也
今竊與商之吾夫子所居之室原是甚麼去處果是
甚等風光如何及門之徒與一時賢士竟無一個可
以入選其最當意則是顏子然以不見其止為惜則
也又更何說我某每誦德行分科謂為英才之盛殊
覺其為人品之衰後來對軻氏頭學去處把來一齊
樹倒乃知所見不甚差且知夷惠冉閔諸公摠來跳
出善人窠臼中也今想要求跳出則須是先過信人
一關蓋善則即為聖堂廣大無邊貫通不隔萬物皆
備千載同然中間卻有一個門限所謂善有諸己也
夫善而固有諸己即孟子所言性善只到此關則人
人生疑信者萬無一二既信關難過則美大聖神其
深宮密室又安望能窺其邃奧而享其榮華也哉敢
因論善人而為吾儕共致勗云
問顏子復禮之復固易經復卦之復矣但本文復不徒
復而必曰復禮不徒曰復禮而必曰克己者何也羅
子曰復本諸易則訓釋亦必取諸易也易曰中行獨

復又曰復以自知獨與自即己也中行而知即禮也
惟獨而自則聚天地民物之精神而歸之一身矣己
安得而不復耶惟中而知則散一己之精神而通之
天地民物矣復安得而不禮耶故觀一日天下歸仁
則可見禮自復而充周也觀為仁由己而不由人則
可見復必自己而徤行也是即孟子所謂萬物皆備
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宋時儒者如明道說
認得為己何所不至又說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
智信皆仁也似得顏子此段精神象山解克己復禮
作能以身復乎禮似得孔子當時口氣曰克去己私

漢儒皆作此訓今遷不從何也曰亦知其訓有自但本文由己之己亦克己己字也如何作得做由己私大學克明德克明峻德亦克己克字也如何作得做去明德去峻德耶況克字正解只是作勝作能未嘗作去今細玩易謂中行獨復復以自知渾然是己之能與勝處難說論語所言不與易經相通也曰顏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歷指四個非禮非禮不是私如何曰此條却是象山所謂能以復乎禮者也蓋視聽言動皆身也視孰為視聽孰為聽言動孰為言動皆禮也視以禮視聽以禮聽非禮則勿視聽言以禮言動以禮動非禮則勿言動是則渾身而復乎禮矣此即非禮以見復禮即如恕之以不欲勿施而見所欲與施也皆反言以見正意大約孔門宗旨專在求仁而直指體仁學脉只說仁者人也此人不透決難語仁故為仁由己即人而仁矣此意惟孟子得之最真故口口聲聲只說個性善令以己私來對性善可能合否此處是孔顏孟三夫子生死關頭亦是百千萬世人的生死關頭故不得不冒昧悚說若謂衆皆草肯信從工此邊就則當時子貢諸人已嘗疑孔子是求之於外樂正子已不信孟子為實有諸己況七十之與三千又經漢唐宋而失傳以至今日矣乎辛大家登共反求以仁其身而仁天下仁萬世於無疆也已

問孔子以復禮答顏氏問仁則所謂學易者即所以求仁矣乎羅子曰易所以求仁也蓋非易無以見天地之仁故曰生生之謂易而非復無以見天地之心故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大哉乾元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渾融透徹只是一團生理吾人此身自幼至老涵育其中知覺紜為莫停一息本與乾元合體衆却日用不著不察是之謂道不能弘人也必待先覺聖賢的明訓格言呼而覺之則耳目聰明頓增顯亮心

思智慧豁然開發真是黃中通理而寒谷春回此個機括即時塞滿世界了結萬世所謂天下歸仁而為仁由己也其根器深厚志力堅苦的漢子際此景界便心寒膽落恭敬捧持如執玉如捧盈毫忽不能昧叫做研幾斯須不敢瞞叫做慎獨不落聲臭不涉覩聞淵淵浩浩叫做極深坦坦平平好悪不作叫做君子依中庸也蓋此個天心原賴耳目四肢顯露雖其機不會滅息而血肉都是重滯若根器淺薄志力怠緩者則呼喚或亦有覺而受用却是天淵反致輕視此理而無所忌憚不免游氣襍擾而成小人之中庸

矣孔門自顏子而下鮮有不在此處作疑故仁者人
也縱口說不倦而未有人聽從心所欲縱身體不厭
而無有人喜走東走西只是要依各人亂做況無聖
人親自喚呼又可柰何其後却虧了孟子是個豪傑
他只見着孔子幾句話頭便耳目爽朗親見如聖人
在前心思豁順失就與聖人胞合一氣呵出說出人
性皆善至點掇善處惟是孩提之愛敬達之天下則
曰道在邇事在易親親長長而天下平也憑他在門
高弟如何諍論也不改一字憑他列國君臣如何忿
惡也不動一毫只是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

待後之學者看他直養無害即浩然塞乎天地萬物
皆備而反身樂莫大焉其氣象較之顏子又不知何
如予嘗竊謂孔子渾然是易顏氏庶幾乎復而孟氏
庶幾乎乾若求仁而不于易學易而不于乾且復焉
乃欲妄意以同歸於孔顏孟也亦悮矣哉亦難矣哉
問克己復禮以克作能不識克伐怨欲克字如何又專
作勝也羅子曰回之與憲均稱孔門高弟亦均意在
求仁但途徑却分兩樣今若要作解釋則克字似當
一樣看皆是能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心之在人體與
天通而用與物雜總是生之而不容已混之而不可

二者也故善觀者並不可已心即是天而神靈不測
可愛莫甚焉不善觀者生不可二心只是物而紛擾
不勝可厭莫甚焉然見心爲可愛者則古今人無一
二而心爲可厭者則古今十百千萬而人人皆然矣
蓋自虞庭便說道心惟微果是心涵道體神妙之難
窺人心惟危亦果是心屬人身形迹之易滯危而易
滯所以形跡在前者滿眼渾是物欲微而難窺所以
神妙在中者終身更鮮端倪幸天生我夫子聖出天
縱自來信好易經於乾之大生坤之廣生潛乎默契
會得人人物物都在生生不已之中引線之星火纖

燃銃砲之剛中爆發一以貫之不覺頃刻之間仁體
充塞乎天地人物而無間矣故平生所以爲學所以
爲教只是以仁爲宗期以號呼群生之醉夢而覺之
無奈及門之徒亦往往互相牴牾惟顏子於其言語
無所不說故來問仁即告以能己復禮則天下歸仁
能復即其生生所由來歸仁即其生生所究竟也原
憲却也久在求仁然心尚滯於形迹自思心之不仁
只爲怨欲二端紛擾作祟於是盡力斬伐已到二端
俱不敢行去處乃欣欣相問人能伐治慾欲到得不
行仁將不庶幾乎吾夫子聞知七語頗覺傷殘漫付

之一嘆曰可以爲難矣盖怨欲是人性生今伐治不
行豈是容易至說仁則吾不知之却甚是外之之辭
亦深致惜之之意憲竟付之不問豈是其心猶疑聖
言之不知已見也耶噫原憲且然而樊遲諸子更復
何望及門者且然而漢唐諸儒又復何望誠哉道心
之微而難窺生德之妙而鮮識也比至有宋乃得程
伯子渾然與物同體之說倡之於先陸象山宇宙一
心無外之語繼之於後入我　皇明尊崇孔顏曾孟
大闡求仁正宗近得陽明先生發良知真體單提顯
設以化日中天焉寧非斯文之幸而千載一時也哉

問顏子克己復禮合觧作復卦之復則禮從中出其節
文皆天機妙用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者也乃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聖人定以禮經傳之今古又若一成
而不易者何也羅子曰子不觀之制曆者乎夫語神
妙無方至天道極矣然其寒暑之往來朔望之盈虧
晝夜之長短聖人一切可以曆數紀之至期胳合而
無差焉初不謂天道之神化而節序即不可以預期
也此無他盖聖人於上古曆元鉤深致遠有以洞見
其根柢而悉達其幾微故於其運行纏度可以千歲
而必之今日亦可以此時而俟之百世此其盡性至
命之妙而實備道與教之準也哉夫子成身造士一
以求仁爲宗正千歲日至其所洞見而悉達者也故
復以自知而天之根即禮之源也所謂乾知大始統
天時出者乎黃中通理暢達四肢而禮之出即天之
運也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者乎顏氏博文約禮
感夫子之循循善誘是則三百三千而著之經曲之
常者也知有立卓嘆夫子之瞻忽末由是則天根自
復而化不可爲者也夫子之爲教與顏子之爲學要
皆不出仁禮而端而仁禮而端要皆本諸天心一脉
吾人用志浮淺便安習氣其則古稱先者稱知崇尚

聖經然於根源所自茫昧弗辨不知人而不仁其知
禮何是拙匠之徒執規矩而不思心巧者也其直信
良心者稱知道本自然然於聖賢成法忽略弗講不
知人不學禮其何以立是巧匠之徒竭目力而不以
規矩者也善學孔顏以求仁者務須執禮以律躬而
尤純心以斆復斆復業禮又能考究百王會通典禮
五至胳合聖神歸于至善而後已焉是大匠之爲方
員也巧不徒巧而規矩以則之規矩不徒規矩而巧
以精之則其棟明堂而衰廣廈不將柱立乾坤而求
奠卯家於萬世無疆也哉

羅子曰孔氏之學學仁也仁則為學哉夫仁者人也能仁夫人斯人而仁矣是故我與物皆人也皆人則皆仁也皆仁則我可以為物物可以為我是通天下萬世而為一人者也通天下萬世而為一人是人而仁矣

羅子曰仁心體也克復便是仁仁者完得吾心體便合着人心體合着處便是歸此只在我心體上論不是說天下皆歸吾仁

羅子曰歸之一字乃是天下大衆本心第人不能復則天下不歸所以保合太和全在自己能復己立人立

已達人達各各有所歸也所以曾亦曰歸學

羅子曰宇宙間其一心矣乎夫心生德也活潑靈瑩融液乎通天此生地亦此生古此生今亦此生也無天地無古今而渾然一之者也生之謂仁生而一之之謂心心一則仁一仁一則生無弗一也是故一則無間矣無間者此心之仁之所以純乎其運也一則無外矣無外者此心之仁之所以溥乎其施也會而通之吾儕有取於易之乾坤矣夫易生生者也夫乾之與坤易之生生所由以合德者也乾一坤也坤一乾也未有坤而不始於乾亦未有乾而不終於坤者也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坤之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夫自以言乎其己也物以言乎其人也人己之間以言乎強以健行而厚以持載也善夫吾夫子之語仲弓也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強以健行而乾之所以始乎坤也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厚以持載而坤之所以終乎乾也是故君子之出門使民而兢業不忽其必有所為矣不欲於己勿施於人其必有所主矣說者以其不忽者而名之曰敬以其勿施者而名之曰恕予意敬不徒敬而含恕則無所於為也恕不徒恕而含敬則無所於主也名之曰乾坤合德而莫非吾心生生之仁貫徹乎人己之間至一而無二渾合而弗殊者也

座中因論孔子答仲弓與顏淵問仁說者似謂相去遠甚羅子謂其看其所謂勿視聽言動與勿施於人其勉強着力處亦大相類也已而大衆互相詰難至不可解羅子曰孔門以求仁為宗諸君且說如何方始是仁辨者紛紛不一中有應之者曰聖人自解曰仁者人也何等簡便明快曰子謂仁者人也果如俗語是個人即是個仁耶此却枯淡無味猶禪家所謂白了漢也試觀聖人口氣說克己復禮只己字未了便

云天下歸仁說已所不欲亦已字未了便云勿施於人眞是渾天渾地渾是一個仁理生生便渾天渾地合成一個大大的人而更無彼此也且如目前在會亦數十輩人人人共聽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耳也人人共看著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目也又人人心中記憶吟哦許多辨論却是數十輩而共一心共一口也天體貫徹而不容二天機踴躍而惡可已仁者人也豈不眞名言也哉曰此等論仁果然明通但不知學者却如何下手曰仁旣是人便從人去求仁矣故夫子說仁者人也下即繼以親親爲大謂之曰爲大蓋云親其親不獨親其親直至天下國家親親長長幼幼而齊治均平也此則所謂人上求仁又所謂中心安仁盡天下而爲一人者也

問浸潤不行可謂明遠不知從前如何用功乃能致之羅子曰周子云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無疑則不行而明矣久久不行即明而遠矣然周子論明必先以公曰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者也則公又是明遠之所自來處矣曰浸潤不行果是能公於人但不知如何是公於已也曰豈惟人有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也哉於已亦有之也今人爲學立志何適其習心未除時復往來於中幾微隱約不斷其根久將發作又或想像毀譽之難當得失之難堪令人不覺乘心動念即吾心之浸潤膚受也苟非至明至健一刀兩斷幾何不爲所譖所愬而奪我定志也即如此不行方是廓然太公既是廓然大公則物来自能順應矣何明遠之難到也

問中行與狂狷體段何如羅子曰其體段本是一樣觀易謂中行獨復則其特立徑造與動稱古人而踽涼卓越氣槩正同但其復自中通美體暢發視行之不揜者則有間耳孔子謂顏氏爲庶幾而告以克已復禮一日而天下歸仁至四代制作直許其上下千古焉此正獨復之能事而中行之實德也後世欲慕中行而不從狂狷之志行求之噫吾見中行之不可復識也已

問古来言人品有曰大人聖人賢人哲人者矣子路則問一個成人似覺十分緊切蓋成對不成而言也夫子見瞽者謂矜不成人然則不成人則有目即如無目有耳即如無耳有四肢即如無四肢矣誠可憐憫當時夫子告以兩段不識此外更有可以着力否羅子曰今世有相愚者曰某則不成個人又曰某則[illegible]

不是人汝能緣身免此二句便也做浮個人成矣試
今思做人路頭極是多端而慎獨二字聖賢尤加意
焉蓋人到獨知幾外邊千萬瀰縫中心再躲閃不過
慎獨或可以為成人切實工夫曰獨固當慎然而獄
則只二道仁與不仁而已矣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
頭之恩愛慈祥者是也不仁之現於獨者謂何念頭
之嚴刻峻厲者是也曰獨者無過是知既知則是非
善惡自然分別明白念頭又豈容混曰此亦不是混
蓋天地以生為德吾人以生為心其善善明白該長
惡惡明白該短其培養元和以完化育明白該恩愛

過於嚴刻而慈祥過於峻厲也況孅隙之易開即骨
肉所不免莫非之易張雖明哲所莫料故記憶睚眥
計較毫髮每每往來胸襟遣之莫去而釋之不能慎
備者不先此防閑是則不喪三年而緦且小功也況
望其能成人而入聖耶古人以好字去聲呼作好惡
字去聲呼作惡今汝欲獨處思慎則請先自查考從
朝至暮從暮達旦爾次念頭果是好善之意多果是
惡惡之意多亦果是好善惡惡之心般多若般多只
扯得平過謂之常人萬一惡多於好則腦怒填胸將
近於惡人若果好多於惡則生意滿腔方叫得做好

人矣偶能如此而知自此而慎則人將於自此而成
也耶
問夫子語子貢自謂非多學而一貫豈一貫則學且識
俱可廢耶羅子曰吾子平日訓學之言為何曰學也
者所以學為聖人也曰聖人則如何以學也曰不從
聞見而以身體之譬則作字然注硯數楮運毫灑墨
乃言學字也曰茲謂作字則可謂學字則不可蓋必
具法帖而或搨或臨字始可言學也又或衆論筆法
而因自試之則亦可言學也夫論筆法則聞也具法
帖則見也非事聞見而徒手之為以言乎書之藝拂

自許也況聖人耶夫言聖莫盛於堯舜禹湯文武周
孔矣然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以聖學聖亦必聞且
見也則聞見傳能廢也哉曰學固在聞見矣而子貢
聞見每務於多然則孔子之病之也亦或以其多之
故耶曰學以聚之博學而審問多識前言往行以蓄
其德是皆孔子之言也亦何嘗以多學多識為病耶
曰然則夫子之於子貢又奚病也曰病其徒專多學
而不能一貫以多學為耳目博學詳說始能反約而
歸諸一也若曰以一貫而多學弟子則未之前聞矣
曰多學乃始能一則孔子不應盡非之矣其非之者

正以徒知多學以學而不知一貫以學也故謂之曰
非也予一以貫之曰然則一貫多學果二事耶曰亦
非二事也蓋學之爲學聖學也聖之爲理神理也善
會之則二而爲一不善會之則一而爲二矣夫自伏
羲畫乾而一之體立繼自堯舜傳心而一之義彰邇
想孔子十五學聖則必先學一矣然近而禹皐伯益
稷契夔龍遠而商湯文武伊傅周召無非所以學堯舜
之學則亦莫非所以一堯舜之一也故孔子平生自
堯舜以及列聖凡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所以齊家治
國平天下所以經綸大經參賛大化而文獻足徵者

信之極其篤好之極其深而求之極其敏無非求夫
此一之精微透徹而無內渾淪統會而無外功之專
切時之積久不知到了何年月日天牖神通忽然開
口叫個仁字出来便把身心家國天下萬世一以貫
之無欠無餘而成個大人之學曰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考之
千古帝王而不謬竢之萬世聖人而不惑此其學也
豈不多學此其識也豈不多識此其多學多識也豈
不皆是見聞但非一以貫之則漫然大舟之無舵泛
泛滄溟又何彼岸之登耶在門之徒惟曾子子貢僅

可語此後至軻氏始盡掀翻而獨尊孔子以頓學也
曰若天地間無個孔子則聖人卒不可學耶曰先岳
凝結既久則孔子必不容以不生孔子既生則吾人
必不容以不學其所謂先天地而無始後天地而無
終人謂孔子者聖之一貫者也予則曰非也其聖於
多學不識之者乎其聖於多學而識之者乎
羅子曰吾儕之學學孔氏也孔門賜稱頴悟乃多識致
問應處中響一貫諄示聽若藐然他則更奚尤哉夫
理一而已矣夫一亦理而已矣是故亘亙霄壤孰從
而一之則理以一之也亦孰從而理之則一以理之

也盎然充盛而浩然流通一也而莫非理也森然具
布而渾然化生理也而莫非一也是故天地人之所
以爲心也是則天地人之心之所以爲神且靈也夫
神則無方矣靈則無昡矣無昡無方而謂其心之有
弗理理之有弗一也哉故以吾而等諸天地萬物也
則謂天地萬物之心而悉統乎吾之理無不可也以
天地萬物而等諸吾也則謂吾心之中而悉統乎天
地萬物之理亦無不可也何也天地物我形有不一
而心之所以神所以靈無不一也夫即吾心之神靈
而天地萬物而可以統而一之則即吾心之神靈而

天地萬物焉自是以貫而通之也故一以貫之是不惟善求夫吾心而所以善求夫天地萬物之心也不惟善盡夫吾心即所以善盡夫天地萬物之心也否則不以我體乎物而為物所體不以我用乎我而為物所用將何以尊崇德性柄運經綸而立本知化也哉易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問子貢問終身一言可行夫子告以恕乎即曾子所謂夫子之道忠恕矣俱是一貫傳心之法不知其意何如羅子曰孔門立教只是求仁而求之之功只是一

個恕字大抵聖人遇事遇物終身終年長長把他提醒門下諸人以去貫通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成其仁於家國天下也但門下諸人資稟學力各有不同故疑信相半如曾子則悅着便知所謂一貫只是此個恕字也故不止唯然自信而且決言以起門人同信也若子貢則須是聖人自己說破觀發問時先問學裏多乎哉不多也一以貫之而已矣卻他把多字與一字相對則知一者果是一言而通之家國天下便是終身行之而子貢又恐一言未必能貫通而無斜也乃夫子亦只直說施諸己而不願亦勿以施之於人如此而恕則未有不可通之家國天下而行之者矣夫聖人以恕答子貢一言終身之問曾子以恕答門人一貫何謂之問寧不脗合而明盡也哉

羅子曰知及之仁守之仁即其知體生生而不已者也學能不已則內外融通人己聯合家國天下一以貫之故有恒者可學聖人

問終日不食章意頗難理會羅子時隱几而坐因指而諭之此臬子方整可觀使精巧工匠竭目力即能成乎亦必用角尺格之而後能也衆曰若非格以角尺

縱精目巧匠此臬決難得如是方整羅子曰聖賢出自天縱夫子之精巧更何加焉但規矩為方圓之至聖人為人倫之至非考古博文契悟法則縱心思力竭而終非其至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其所謂求即學夫古也其所以學即求其至也曰然則思果可廢耶彼謂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者皆非耶曰他明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故思學俱工夫要緊而學則又所以善其思者也今規矩一也用之制器亦一也然以拙匠所為較之於巧則精粗何啻霄壤是學之功而入微者即所謂思思

之精而不易者即所謂學得故非思則學鈍以成始而
非學則思無以成終也
或問吾儕性體洞達無柰氣質重滯闇悟實難羅子憮
然浩嘆良久曰天下古今有塲極情寃枉無從訴辨
無憑判斷也或改容起曰胡不少示端倪曰諸子務
宜細心俯察吾先為指示一個證佐試觀通衢輿梁
四下官馬往来頃時即有數百其強壯富豪者姑置
無論至肩擔推挽殘疾疲癃寸步而移者甚是多多
然而緩急先後衝撞躲閃百千萬樣生靈百千萬種
方便既不至於妨碍亦不及於傾危此等去處敢說

吾人德性不廣大敢說廣大不精微又敢說吾人德
性不個個皆善此則孔子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而曰性相近也至此德性用於目而為視視則色色
不同用於耳而為聽聽則聲聲不同用於鼻口而為
嗅為食嗅與食則品品不同用於心智而為思為衍
思與衍則又事事不同此後則看其人幸與不幸幸
則生好人家好地方不幸則生不好人家不好地方人
家地方俱好則其人生来耳目心智自然習得漸好
人家地方俱不好則其人生来耳目心智自然習得
漸不好此孔子所以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然則相

遠原起於習習則原出於人今却以不善委為氣質
之性則不善之過天當任之矣豈非古今一大寃枉
也哉
或問善與不善固由於習矣然孩提少長習猶未親却
亦有善不善者難道均不由性生也羅子曰聖人之
言本自周匝蓋相遠則凡善不善之不同者皆足以
言之也若要其極則人幸生好人家好地方者不惟
一事習好且事事習好而其人號稱善人矣不幸生
不好人家不好地方者不惟一事習不好且事事習
不好而其人號稱不善人矣比其極至號稱善人者

則先儒云善斯成性矣啻一時善而將時時皆善世
世皆善矣號稱不善人者則先儒云習慣成自然矣
啻一時不善而將時時皆不善世世皆不善矣究竟
人到世世皆為善便謂之上智不移人到世世皆為
不善便謂之下愚不移是則皆習之使然而遠之極
至也惟先儒論下愚不移而歸諸人不肯移至論人
不肯移則又歸諸拒而不信絕而不為此其聰明強
力之偏視之聲色貨利之染雖清濁高下不同其為
善之大則一而已矣然是兩種習氣自古迄今充天
塞地畢竟於前所論通衢一段其德性之真而廣大

精微之妙大家日用却毫厘也損動他不得頃刻也
隱瞞他不過此所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也夫
不善果出於性則天地之大吾可奈何今辨別分曉
的確只係習成則轉移化導儘得以自由矣先儒謂
治平本諸教化教化始諸風俗風俗最為根極要領之談
但予又敢謂教化風俗係于講求學術講求學術急
須明正經書即如孔門教主求仁軻氏每道性善傳
來二千年矣乃於仁首以克治於性補以氣質講解
漫傳本旨弗顧俗沿習而愈趨症因藥而益病予幸
此生躬逢　聖世取士設科而聿專經術諭民列款

而式重孝慈敦言信千載之一時振德可事半而功
倍伏願　廟堂加意更祈館閣同心語道務以德性
為先而知能愛敬不失赤子孩提之素造道以中庸
為至而聖神功化咸歸百姓日用之常至若多見多
聞而擇識論語明言其為知之次而非虛靈之体克
伐怨欲而不行論語重惜其用力之難而非惻隱之
良雖學者全功均所不廢然老農之於田也佳禾既
植始事刈草之營場師之於圃也芳林已樹乃勤培
灌之力如或次第少差畢竟徒勞無益斯經正則民
行興行興則邪慝去並舉一世以甄陶大造群英而

報稱今觀幼稚兒童援筆能工文論再假心神開悟
豢養端造聖功黜旁求而着近裏率性粹而育天和
將人人以同長長親親且世世而常熙熙皞皞盖樞
機上斡則繫星誰能北外氣勢內旋則庶草靡不風
從所習寧有不善者哉
問君子三戒色不專是女色如目遇成色是也鬬不是
喉鬬如其争也君子是也得亦不專是貨利如年來
了無寸欲是也羅子曰君子生平心心在道但有損
於道即心必思以絶去一切豈不專在所戒但驗以
身所經歷則其幼年多病長去獨宿男女之欲夢寐

多迷中年講學幾廢舉業而考較落等則終夕廢寢
平素最耐淡泊樂施與財利惟去已之快及今年衰
產費稱貸日艱悅色好勝果是消歇而此則獨為所
苦以是言之一切固所當戒而舊說三事果尤為重
且專也有志學道信不可不知矣且戒之為言最為
入道之首而進德之先其所持守雖至道明德立亦
不可緩如曰惡人齋戒可祀上帝是則學之始必戒
也如曰齋戒以神明其德則學之終亦必戒也況其
功效捷於影響如中庸論君子戒慎恐懼皆功也而
戒則先言之論君子中和位育皆効也而節則先言

之未有其訥不戒而發時能節亦未有戒之既慎而
節之不中者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翼翼無非
此戒而欽明允塞純亦不已則即戒之到極處也嗚
呼暗室屋漏上帝照臨不自戒嚴神且隂殛縱不爲
善謀將不爲禍恐耶一息尚存戒之哉戒之哉其毋
怠也已

問君子有三畏羅子曰此三事只孟子一言該之蓋大
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則赤子之心即大命而訓人以
此即聖言也若謂福善禍淫脩吉悖凶人於天命豈
有不知德位隆重威望巍巍人何敢狎登山觀海彌

高彌遠又何嘗敢侮惟是孩提愛敬其知能之良雖
渾全天界而不慮不學則體極精微莫說常人難知
即豪傑才智之士亦無從理會之不能況望其恭
敬奉持而兢業承順之不違耶如是則大人必在
所狎而聖言必在所侮矣蓋其人是不失赤子之心
之人而其言是不失赤子之心之言也觀之孔門勇
於從善莫如子路然破口道夫子有是之迂敏於
如子貢然順口而道夫子亦是多學而然於
發嘆於由則曰知德者鮮矣於賜則曰莫
豈不知天命之驗即至孟子一言性善

紛紜辨駁就如樂正子雖稱好善至
亦在疑信相半之間況於其他耶如是而一
狎且侮也吾安能為諸賢諱[illegible]

羅子曰嶢嶢者易缺堅而磷者也皎皎者易污白而
者也孔子則不然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磷
曰白矣我無以受涅而奚緇此所謂無可無不可也
若謂堅不磷白不緇非物理也非物理何以喻大

羅子曰無可無不可非是聖人說我也無可我也無人
可這便非聖人本體至虛處矣只去我異於是無可
無不可耳正是聖人空空真體

羅子曰君子一心備中和之理其容貌詞氣之常皆是
心體流行自觀者各中其節故言變其實君子只是
不失吾常而已非因時而轉變也

問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義何如羅子曰仕學原是一
事但自成己處言則謂之學自成物處言則謂之仕
故人之仕學患不優耳優字即優而游之之優乃善
致其知而復於自然之良處也故仕而不善致其知
則格於事勢以滯其機牽於毀譽以感其意便是
不能優矣學而不善致其知則拘成迹而不足以達一
下之變局形骸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便是學不能

優矣故學者須是識認知體透徹使圓融活潑之機不離吾身心應用之處則一段意思長是優游充裕見大心泰無所不足雖涖官臨民而自已受用不失平生無意於學而自有其學也雖在窮居陋巷而感通孚化孝友家邦無意於仕而自有其仕也非謂仕必優然後去學學必優然後去仕分作兩段工夫也

問先儒謂子貢晚年進德今觀日月階天之喻直是尊信孔子之至處羅子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却說他進德蓋孔子一生學問只求仁一以貫通只是行恕吾夫子此個仁恕即一時把天下後世

俱貫徹了盡子貢不知只管望夫子得邦家至後仲尼以萬世為了土為萬民立了命子貢也不知只管追恨未得邦家所以不見綏來動和之化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六年多是此念耿耿則子貢不惟當面錯過夫子至身後尤錯過無盡也當時只虧了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同正木鐸天下後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始將之將所以把對人獨得之見與子貢類看了今非敢為異說蓋此是聖門學問最大頭腦吾人學聖一段大眼目此處放過他無足論矣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白鹿洞門人熊　儐　孺夫　編

古吉州友人胡　直　校

後學

陳道濟　但宗阜　胡　載　胡思化

傳朝陽　查名相　陳世英　袁應運

吳中立　左文衡　尹相湯　郭之垣

錢應龍　郭衛達　左文選　胡尚忠　梓

汪惟教　江禹疏　徽州陳其蘊　錢惟忠

熊象乾　尹佐湯　陳其道　胡尚弘　評閱

孟子

軻氏顧學孔性善其所宗知能出孩提仁義繼擴充經德息邪遏浩氣藐王公進退裕綽綽仕止歸時中

問孟子謂告子先已而不動心如何他却更比孟子得之蚤也羅子曰不動心是個效驗而為之必有其道此個道字包含最廣今人只曉得告子不動之道出諸強制與孟子不同不知告子之所謂心與孟子之所謂心渾是兩樣如黑白氷炭之異相去遠甚也曰若論工夫則告子孟子謂之不同則可至於心之在人從來只是一個如何却有兩樣曰吾儕讀書最潦草更不肯把聖賢言語細細滋味丑問孟子所長

他說出兩句話頭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儕若肯就在此二句中討他一個消息便見不動心的工夫非告子可同而心不動心根源尤非告子所可彷彿矣予於孟子此章脫去言詮探他底蘊所謂知言者不是知其他的言只是在孔子一人身上知其言極精極純而為至善也只是將孔子之言去盡知天下古今群聖群賢之言皆不如孔子一人之言之為至善也孔子至善只是個時孔子時中只是個易孔子之易只是個乾坤孟子翻出便叫做浩然之氣夫浩然其至大浩然其至剛浩然其配道義而塞

乎天地正是畫出此個心的氣象以顯出一念不動的根源所以只言氣而不更言心也又翻出不動的工夫叫做以直養而無害夫人生而直乾動而直人生而直則生生不已便無害其為直矣乾動而直則乾乾不息亦無害其為直矣豈又不從心體不動描出一個分毫不動的工夫增也增不得減也減不得不增便不助不減便不忘渾是一團妙理又渾是一團生機而叫做集義所生孟子之所以為心孟子心之所以為不動是如此入頭是如此著落是如此以願學孔子則將說是不動而未嘗不動將說是動而

未嘗或動如涇巨海之汪洋而莫究津涯如遊大虛之漱漠而無從底止此只可以自知那肯把向人說剏對公孫之徒則只勉強名狀以相應酬竢其三復自得而去告子之不動心比我更易易也

問告子之心其不同處可得聞與羅子曰告子自己的話頭現在有甚麼難見夫孟子之不動心以知言得之是言與心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把心在言外另作一件物事也孟子之不動心以養氣得之是心與氣無二體也而告子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便又把心在氣外而另覓一個安處也夫

有個去處便好尋覓有件事物便好把捉然處以安頓之視諸浩然茫蕩者孰為難易把捉以持守之視諸卒然剛直者孰為安危加以好逸惡勞人之故態見小欲速世有常情安得不舍彼而取此也哉況此心真體原本乎天天心何有原宰于神其布護錯顯諸仁而幾微則藏諸用莫說耳目見聞到此俱廢即思慮之精巧自是難容真個千層鐵壁莫喻其堅萬里霄雲曷盡其遠必遇至人方纔有個入路故戰國如告子也是人豪然終是輸與孟子何齊告子此後直至秦漢晉唐數百千載尋個可與孟子照而的當

然絕嚮却是總諸大儒先初起志愛好便宜於日用
尋常中妄作憒識既作情識強生見解視燈影而忽
發紅黃瞰淵日而遽增光耀遂指浮游之念謂是心
源且執計較之端名為靈竅視諸塵寰逐欲之徒仕
踮希寵之輩儘為學好無柰覓真不着乃就假而不
疑入室無從乃傍門而遷止去聖愈遠離道愈深間
一二明眼者痛心相呼期畱共濟反詆為狂妄而疾
之茲幸斯世忽躋大明吾道已逢昌運有志孔孟之
學者惟及時勉之

問孟子知言養氣並舉為言乃於養氣處[illegible]許多工

夫至知言只畧說效驗更不及工夫豈知言便如是
簡易與養氣全不類耶一友曰知言養氣原是一理
亦俱簡易即如象山指敬仲剖扇訟為是非之端敬
仲即一時悟徹本心便渾然與天地同體知言養氣
何嘗有二理哉一友云不必別求但細看孟子論養
氣於孔子則欲願學於夷惠伊尹則云不同道於告
子勿求諸心之論則斥為義外是氣無不養者即是
言無不知也一友又云以其觀之却似微有先後或
曰孰先孰後曰知得方能養氣是工夫入手處養成
方能知言是工夫得手處羅子曰必如是乃完全也

羅子曰大丈夫之生其力足以勝天下之重害而不見
其為勤其思足以審天下之微幾而不覺其為慮修
然於萬有之中而超於何有之外此其積之也誠預
而其蘊之也亦誠宏且遠矣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夫氣吾氣也而其氣之所自出與所收
同則非所私為者也人顧其所自知者何如耳誠使
虛中洞豁靈竅牖通若久藏蔀屋忽覩崇臺天何蒼
蒼地何茫茫則吾氣之所自出與氣之所自出固將
一眸而可以盡収一念而可以全攝寥廓融了無隔
礙矣夫融了無隔礙之知廓了無隔礙之体涵了無

隔礙之衆應了無隔礙之感則太阿出匣魔忽奚容
寶鑑懸空幽微畢燭此孔孟經綸之術所以獨異于
義欒之小道而久假之伯功也

羅子曰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孟軻氏
得之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夫天地是乾坤之德久且大而所由以著
見者也吾夫子贊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夫易廣
矣大矣資始萬物而靡一之或遺為博矣厚矣資生
萬物而靡一之弗成為要之實一元之氣渾淪磅礴
浩渺無垠爲爾是氣也名之為天則天矣天固乾之

所以始乎坤者也名之為地則地矣地固坤之所以成乎乾者也名之為我則我矣我固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夫合天地萬物而知其為一氣也又合天地萬物之氣而知其為一我也如是而謂浩然充塞乎其間也固宜如是而謂大之至而弘足以任重剛之至而毅足以道遠也亦宜是故君子由一氣以生天生地生人生物直達順施而莫或益之也本諸其自然而已也乘天地人物以敷宣一氣也充長成全而莫或損之也亦本諸其自然而已也

問學者將天地萬物一體處理會得明盡則仁便可識其功是否羅子曰程子欲人先識者識此仁也仁者天之生德活潑潑地昭著心目前一加察即真機見前仁識而天地萬物自在其中矣如入井一段既是怵惕惻隱則我與孺子原如手之捫足唇之護舌又焉有二體哉若先行理會方可言仁則孺子之救遂人同之非惟不必理會而亦不暇理會矣

羅子曰乍見孺子入井而發怵惕惻隱之心是無所為而為也若生於惡聲納交要譽則是有所為而為矣有所為而為即人欲非天理也

問仲由夫禹好善之誠與人之益似與大舜無異乃謂舜有大焉何也羅子曰孟子所謂大小蓋自聖賢氣象言之如或告已過或聞人善分明有個端倪有個方所若舜只以此善問乎天下盡通天下而歸於此善更無端倪亦無方所觀其所居一年成聚三年成也二年成都何待有過可告又何必聞善再拜也哉

固言舜事羅子頗在會諸友嘆曰聖人所以異於吾人者蓋以所開眼目不同故隨寓隨處皆是此體流動充塞一切百姓則曰莫不日用鳶飛魚躍則曰察于上下庭前草色則曰生意一般更不見有一毫分別所以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

與也我輩與同類之人親疎美惡已自不勝隔越又安望其察道妙於鳶飛通意思于庭草哉且出門即有碍胞次憂冰炭徒亦自苦平生焉耳豈若聖賢坦坦蕩蕩何等受用何等快活也

問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原自宋儒立說是亦性有三品善惡混之類也今吾儕只宜以孟子性善為宗一切氣質屏而去之作聖工夫乃始純一也羅子曰性命在人原是神理看子於言下執滯不通一至於是豈亦氣質之為病而子未之覺也乎請為子詳之夫性善之宗道之孟子而非始于孟子也繼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孔子固先言之也氣質之說主於諸儒
而非始於諸儒也形色天性也孟子固亦先言之也
且氣質之在人身呼吸往来而周流活潑者氣則為
之子今欲屏而去之非惟不可屏而實不能屏也況
天命之性固專謂仁義禮智也已然非氣質生化呈
露發揮則五性何從而感通四端何自而出見也耶
故維天之命充塞流行妙凝氣質誠不可掩斯之謂
天命之性合虛與氣而言之者也是則無善而無不
善無不善而實無善所謂赤子之心渾乎其天者也
孟子之道性善則自其性無不善者言之故知能愛

敬藹然四端而曰乃若其情則可為善蓋謂性雖無
善而實無不善也告子則自性之無善者言之故杞
柳湍水柔順活潑而曰生之謂性了無分別若謂性
雖無不善而實無善也要之聖賢垂世立教貴往平
等中庸使上智者可以悟而入中才者可以率而由
若如告子云性則太落虛玄何以率物故孔子曰中
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天下惟中
人居最告子獨不思覺人耶何乃使一世人皆不可
語也此孟子所以深辨而力抵之夫固未盡非之也
曰然則諸儒之說皆是矣論者又謂其非性善之宗

何耶曰儒先諸說原有深意而近世諸家講套漸漸
失真既將天性氣質兩平分開又將善惡二端各自
分屬殊不知理至性命極是精微聖賢猶且難言而
俗說諸家妄生分解其粗浮淺陋亦甚矣又安望其
妙契儒先之旨而上泝孔孟之宗也哉曰然則世之
人敢謂其無善惡耶善惡之分敢謂其無所自生耶
曰善惡之分亦有所自而不可專執其為性也又請
為吾子評之今堂中聚講人不下百十堂外往来人
亦不下百十余今分作兩截我輩在堂中者皆天命
之性而諸人在堂外則皆氣質之性也何則人無貴

賤賢愚皆以形色天性而為日用但百姓則不知而
吾輩則能知之也今執途人詢之汝何以能視耶必
應以目矣而吾輩則必謂非目也心也執途人詢之
汝何以能聽耶必應以耳矣而吾輩則必謂非耳也
心也執途人而詢之汝何以能食何以能動耶必應
以口與身矣而吾輩則必謂非口與身也心也識其
心以宰身則氣質不皆化而為天命耶昧其心以從
身則天命不皆化而為氣質耶心以宰身則萬善皆
從心生雖謂天命皆善無不可也心以從身則衆惡
皆從身造雖謂氣質乃有不皆善亦無不可也故天

地能生人以氣質而不能使氣質之必歸天命然同
人以天命而不能保天命之純全萬善若夫化氣質
以為天性率天性以為萬善其惟以先知覺後知以
先覺覺後覺也夫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聞人性之善是其本然而聖人立教又必要許多工夫
以盡其性何也羅子曰盡性工夫子且勿論但云人
性之善是其本然此語果從心而發乎抑聽得他人
之言而謾爾云云也曰此豈從人言實是自己見得
羅子曰孟子當時一說性善其在門高弟如公都萬
章俱紛紛評辨雖樂正子名為好善而信有諸己在

疑信之間至於宋時諸儒先則直謂孟子只說得一
邊須補以氣質方備然則吾子聰明豈能獨超乎古
今也耶曰性字原從心從生則性本是心中生出未
的安得不善但人自家不能保守便惡了曰如子所
言分明在字義上看此性當作善至在人身上看此
性却不免是惡了子何曾見得性果善要之性善一
肯是聖凡之關只一見性善便凡夫立地成聖孔子
以後惟是孟子一人直截透露其他混帳則十人而
九矣此下是他肯自放過蓋此處千重鐵壁君非真
正舍乞條生一段精神決未許草率透過也

所關居天下之廣居一條羅子曰大丈夫亦人而已矣
丈夫之所以為大者亦自識其人而已矣孔子曰仁
者人也程子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天地萬物渾然
同體非天下之廣居如何又曰義禮皆仁也則即人
之欲廣其居者其門路自然開闢應事自然嚴整機
之不可已焉者也所居既廣則可以容賓旅庇寒士
而與民由之其餘事矣否則居第亦足以傳子孫如
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安往而不自得耶
何富貴之能加而貧賤威武之能以損減也哉作人
至此果是出類拔萃軒軒昂昂所謂中心安仁天下

一人者也

或問好辨大意何如羅子曰孟子之辨只是辨個天下
之生而生尤莫重生於其心也故洪水溺人未便溺
心夷狄猛獸害人未便害心一至春秋弒逆漸起人
心大壞孔子繼禹周而作春秋全是救天下之生然
猶是顯惡可得誅討及至楊墨之言一生於心則其
生生之心已被遮掩安得而不閑之其嘗謂
高皇六諭真是直接孔子春秋之旨肇動忠孝之心亦
必言距楊墨人人知君父之恩之罔極[illegible]世道
一大治而天下後世[illegible]甦生也哉

羅子曰此章書與論語五十有五而志
于學一般是孟子自述其平生始初着力處與末後
得力處所以願學孔子的實事也蓋天下最大的道
理只是仁義殊不知仁義是個虛名而孝弟乃是其
名之實也今看人從母胎中來百無一有止曉得愛
個母親過幾時止曉得愛個哥子聖賢即此個事親
的心叫他做仁即此個名而已三代以後名盛實衰
學者往往知慕仁義之美而忘其根源所在孟子生
來得賢母養之學宮之傍而本心不失又遇子思之
徒從之而正學蚤聞故其見超出一世獨知得此是

生人的性命自幼而少自少而壯而老一刻也離不
得又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一人也離不
得故知而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得真時便原自
不曾去也久久弗去則細細密密自然有許多節次
從從容容又自然有許多文彩其事親從兄之間可
度可觀亦非是有意要節文之也節文日熟則于愛
其親而親亦慈其子弟敬其兄而兄亦友其弟父母
昆弟和美一團而宗族家邦也感通翕順雖欲不樂
合於不樂雖欲不生長暢茂不容於不生長暢茂
以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焉則事親從兄之間無非
從容之盛而樂樂之極也已要之此雖是說樂之極
其實是形容聖之至也故從心所欲不踰矩是絜矩
孝弟而不踰也聖不可知之神是孝弟之手舞足蹈
而不可自知也然此皆其末後得力處功夫只是知
得透徹而久久弗去耳今即孟子七篇看來那一句
話離了孝弟那一場事曾離了孝弟陳王道則以孝
弟而為王道明聖學則以孝弟而為聖學管其事功
則以孝弟而鄙之楊墨仁義則以孝弟而闢之王公
氣勢則以孝弟而勝之只弗去二字所以能純全孝
弟之妙只孝弟二字所以能成就亞聖之名而生平
願學孔子果不為虛言也已

羅子曰世俗恒言天下太平似是異事故或曰有象或
曰無象若孔孟言之則只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
天下平也今若以麒麟生鳳凰至說作太平便是難
事如親親長長則誰家無父母誰家無兄長亦誰不
能孝誰不能弟也可見太平之福只在目前但人家
子弟却多不能受用往往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
其兄而敬他人愛他人又不曾愛得好的敬他人又
不曾敬得好的所以更相挑習驕傲成風爭鬬所由
起而訟獄所由生也要之亦自其為祖父兄長者與

有責焉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之縉紳遠来相聚須責備為父兄者以積善為事為子孫者以孝弟為心則便保合大和乃利貞也夫大和者非保則不能久然非合亦未能久保者也故祖宗積善數十百輩而敗在一人子孫風俗孝弟亦壞在一個皆非所謂合也今要保合却在利貞貞者正而固也今為父兄者果能以正自持而不偏其心則財產物業視人猶己待疎若親必不肯侵損鄉族以獨肥己身為子孫者亦能以正自持而不邪其思則必以父母之心為心以兄長之心

為心又肯反道悖德以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耶況此段意思不止於家道有益如孟子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何等大事亦不過曰入則孝出則弟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何等大事然亦不過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為聖為賢亦在目前人亦苦自不能受用耳

問大人不失赤子之心其說維何羅子曰凡看經書須先得聖賢口氣如此條口氣則孟夫子非是稱述大人之能乃是贊嘆人性之善也蓋今世學者往往信不過孟子性善之說皆由識見之不精其識見之不精又皆由推致之不妙觀孟子他章論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夫根本者枝葉之所由生者也仔究其所由生之根本又安能透得夫枝葉之所以為善也哉曰解者謂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赤子則一無所知一無所能果得根本乎亦還在枝葉而已也曰心性是一個神理雖不可打混然實不容分開如曰知得其事善能得其事善此即落在知能上說善所謂善之枝葉也如曰雖未見其知得其事善却生而即善知雖未見其能得其事善却生而即善能此則不落知能說善而亦不離知能說善實所謂善

之根本也人之心性但愁其不善知不愁其不知其善其善也但愁其不善能不愁其不能其事其事也類觀夫赤子之目止是明而能視然未必其視之能辨也赤子之耳止是聰而能聽然未必其聽之能別也今解者只落在能辨能別處說耳目而不從聰明上說起所以赤子大人不惟說將兩開而且將兩無歸著也嗚呼人之學問止能到得心上方纔有個入頭纔看孟子此條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徹得大人若赤子之心止大人不失則全不識心者也且問天下之人誰人無

心誰人之心不是赤子原日的心子如不信則請徧
觀天下之耳天下之目誰人曾換過赤子之耳以為
耳換過赤子之目以為目也哉今人言心不曉從頭
說心却說後來心之所知所能是不認得原日之耳
目而徒指後來耳之所聽目之所視者也此豈善說
耳目者噫耳目且然心無異矣
問由良知而充之以至無所不知由良能而充之以至
無所不能方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意何如羅子
曰若有不知豈得謂之良知若有不能豈得謂之良
能故自赤子即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時坐中競
求所謂赤子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也竟莫得其實乃
命靜坐歌詩偶及於萬紫千紅總是春之句羅子因
憮然嘆曰諸君知紅紫之皆春則知赤子之皆知能
矣蓋天之春見於花草之間而人之性見於視聽之
際今試抱赤子而弄之人從左呼則目即盼左人從
右呼則目即盼右其耳蓋無時無處而不聽其目蓋
無時無處而不盼其聽其盼蓋無時無處而不轉展
則豈非無時無處而無所不知能也哉衆皆躍然曰
先生其識得東風面者矣何俄頃之際而使萬紫千
紅之皆春也耶

問君子深造以道其道即率性之道否羅子曰近世諸
儒亦有如此作解者但未的確須要從頭說起蓋維
天之命於穆不已則人之所性皆可率而為道然而
非其至者必脩道成全而為大聖人然後性命之學
可以立教曰大人之學之道也蓋除古神聖自克
明峻德以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而為人倫
之至故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至善也今時為學
者皆以意為學而說學者亦皆以意為說故雖有可
觀而道實小道達之天下通之萬世而致遠則泥也
是以孔夫子之志學孟夫子之願學所學則皆大學
之道以此深造則雖忘食忘憂却信古好古以直探
性命之微而悉憑至善之矩著力固極其奮銳辨樫
尤極其精詳久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則我即聖心
聖即我體豈不渾渾融融聯屬中國為一身統會萬
古為一息哉如是而自得之妙居安資深之益以至
左右逢源之歸固不待辨說而其理自見矣
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今註疏皆主偏全分
引不識此外更有他說而可相發明否也羅子曰孟
子此個幾希二字類之他章舜之異於深山野人夜
氣之好惡與人相近皆是指乎性體而所指性體亦

且最是微妙兒存之則入聖賢去之則同禽獸其關
係處豈不可安得還以眼前形氣麤迹而輕易言之
也哉竊謂此章歷論群聖其意主在憂勤惕厲然憂
勤惕厲生於覺悟警醒今承下問敢以此覺字為人
之異於禽獸處也蓋天命流行物與無妄萬民萬物
並育於霄壤之中其靈性生生渾然一體而無二樣
然其性雖同一生生其生雖出一靈妙皆知不待慮
能不待學總自造化窟中順便布護從子至晚從古
至今流行而了無停机直達而了無轉識也惟是人
在萬物之中其靈明稟得獨最而聖生吾人之內其

神明尤為獨至故其知能雖普地而同然而其覺悟
則超群而先得百姓雖日用而不知蚑之物類頑冥
猶堪呼喚而提命之也此則天地間人物一個大限
而君子小人或存或去猶似便有遲掋也孟子云堯
舜性之湯武反之皆從覺處形容其大小難易之不
同為爾至其根源則又皆從易經透將出來其曰數
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然則聖人性反之
覺又不總是大易之逆知也耶曰憂勤惕厲生於覺
悟此人物之為大異君子庶民之所為不同果是一
言而粗其分暁矣但謂聖賢逆之知覺又有大小難

易之分否也曰觀之先論大舜禹湯亦自可見蓋聖
賢有此憂勤惕厲原是以完全巳性而性則惟是生
化之仁合宜之義其所統宗也大舜之庶物彰明人
倫昭察而性無不盡者原不着些子意思亦不費些
子工夫止係其覺處精通故其生處順適因性之仁
而由之為仁初不知其為仁而乃行乎仁因性之義
而由之為義初不知其為義而乃行乎義也以後去
全體仁義豈不大小難易畧有差殊憂勤惕厲固是
一般而覺之初起恐未可同日語也已
問昨聞先生論人異獸幾希而及於易經其性反覺悟

大畧已詳而易之逆數今則敢請為諸人一盡言之
羅子曰夫道一而已矣道一則學亦一而已矣豈有
聖人盡性只是一覺而聖人通易又不止是一覺也
哉蓋語道而至大易則天地民物五倫萬善極其具
備純全了無纖毫欠缺惟是聰明神聖方能與之脗
合符同則大易可語道之全而聖心可語易之全矣
然究竟其所以脗合所以符同則惟此覺字稍足以
概諸形容而學者亦可由爲入頭處也請為諸君詳
之蓋易之為易其充塞寰宇樞机造化惟是一神以
靈妙而通顯之在天則萬萬而成象在地則萬萬而

成形凡所成形象萬萬皆本其元化之靈妙通顯而為知能是以周徧活潑體既若可區分而真精了無間隔昭彰謂之帝則繼承謂之已性而實則渾全是為易理也此個易理本神明不測本靈顯無邊故物至則知之知之則幾動幾動則吉先帝則圓靈其端倪心神亦順其應感象也者像乎此者也以其稍者故以爻言而實則皆其先幾之微渺而妙覺之貫融也故自天行之健象而即象之以不息之自強自乾龍之初爻而即效之以潛藏而勿用推而至於六十四象推而至於三百八十四爻又不總是贊聖神妙

覺以開其先而啓吾人純心只慎其動也哉然其中每以卜筮而為言者蓋聖人欲示人幾先之為靈而以龜蓍之出於無心者証之而其靈乃益顯矣欲示人以聖覺之為妙而以玩占之周於萬變者証之而其妙乃益神矣要之言在卜筮而意未於知幾似未可以拘方而執泥之也問曰聖人之神幾善易者已聞其梗槩至吾儕欲從覺而希聖者則當何如而用力也曰此則如前大小難易之說似又不可不預講已蓋易之卦雖六十有四而統之則獨在乾坤乾坤雖云並列而先之則又在於乾故學者之於大易欲以了達全經則須是開通覺性欲以開通覺性則乾之一卦最初宜先講着也夫乾也者乾之形體而乾也者天之性情故乾即是天而純粹以精無時而不運也天即是乾而廣生並生無處而不包也無處不包則天體無外矣天不外乎我而我獨能外乎天哉無時不運則乾行不已矣乾不能已乎我而我獨能已乎乾哉是則大明乎乾之始而全經之始實無所不明大明乎乾之終而全經之終實無所不明蓋陰陽之內外遠近大小高下不過六位時成而天之體一盡乎此矣陰陽之消長進退順逆吉凶不過六虛

周流而乾之徤一盡乎此矣譬則規一設而天下更無餘員矩一立而天下更無餘方然則乾卦之位定行周而六十四之外復有餘卦三百八十四之外復有餘爻也與哉其視大舜之由行仁義以明乎庶物而察乎人倫沛然決江河而之四海其於群聖之大小難易不昭昭乎而指諸吾掌也哉故周幾希之論而併及焉幸不罪狂瞽而終教之

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贊大舜能事若吾學者必須從行仁義處起手乃可語由仁義行何如羅子曰此是兩種學問如商旅路途一往南行一往北走難說

出門時且先向南然後只回轉向北也曰吾人為學須是由勉而安然舍卻行仁義即要由仁義行是不勞勉強而安然自得也恐人非生知難遽語此矣曰後世學術不明只是此處混帳蓋行仁義與由仁義行是南北分歧處由勉而安是程途遠近處行仁義有行仁義的安勉由仁義行亦有由仁義行的安勉也曰行仁義而習熟久久以至於安即所謂習慣成自然也吾人皆能曉得若說由仁義行又從強勉處起手此段意思卻是難解也曰此個宗旨語孟篇篇皆然吾輩只是不察今舉其最明白的一章來看如

孟子謂仁義之實只是愛親從兄夫愛親從兄吾人不慮而知之良知不學而能之良能也今人識得此體者甚少若知得透徹而又久久弗去者為尤少矣故知而弗去已是十分難事況又能盡其節文詳細精密一無滲漏得要以工夫方能至此然又非惟智禮之實有許要黽勉着力即樂斯二者亦須一切世情嗜欲休歇鮮脫方能打併精神優游涵味以圓活長養乃得生惡可已而至於手舞足蹈不自知之境界也故今日出門一步即從不慮不學處着脚趨向尚且頭頭都是難事節節都要精專竭盡生平方得

渾化若更從外面比做倚為徇象執跡出門一步已與不慮不學之體不啻冰之與炭做得閒熟一分則去真心日遠一分做得成了家儅則去真心即如天淵之不相及矣將以學聖而反至背聖將以盡心而反至違心孤負一生志願虛費終身氣力總只為出門一步差卻豈不大可慟恨也哉又豈可不警省而早辯之也哉

問夷惠望望而去由由不舍不免有失己失人處何孔子即人己俱得羅子曰二聖人與孔子俱是成己成物之心但二聖人覺得費力孔子則分外輕省乃是

不專求形迹而惟在我知體上圓徹自然可以仕止久速而非仕止久速所能滯限也故智之事也

問孔子聖之時似要得之學易而然羅子曰易象之贊必曰時義大矣哉又曰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所以君子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而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吾夫子平生得力全在於此惟孟氏獨能知之乃特稱之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是以其立教乎人也則曰當其可之謂時其悅諸乎心也則曰學而時習之惟其教之當可也故自不覺其倦惟其習之以時也故自不覺其厭論語開卷便將一生精神全付

打出可見渾然一團仁體頃刻便充塞天地而貫徹古今是何等家風何等滋味也吾人可漫漫輕看哉

問孔子之時與顏子之復同異何如羅子曰顏子之一日復禮是復自一日始也自一日而二日三日以至十百千日渾然太和元氣之流行而融液周遍焉即時而聖矣故復而引之純也則為時時而動之天也則為復時其復之所由成而復其時之所自来也歟

問告子謂生之謂性與食色性也何為孟子不取且極辨其非耶羅子曰學者讀書多心粗氣浮未曾詳細理會往往於聖賢語意不覺錯過即如告子此人孟

子極為愛敬謂能先我不動心夫不動心是何等難事況又先於孟子也耶想其見性之學與孟子未達一間止語意上少圓融而非公都諸子之可槩論也今且道生為之言在古先謂太上其德好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而乾則大生坤則廣生人之生也直生則何嫌於言哉至孟子自道則曰日夜所息雨露之養豈無萌蘖之生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是皆以生言性也嗜則期易牙美則期子都為人心之所同然目之於色口之於味性也有命焉是亦以食色言性也豈生之為言在古則可道在今則不可道耶生與食色在己則可以語性在人則不可以語性耶要之食色一句不差而差在仁義分內外故辨[illegible]辨其義外而未斷其謂食色也若夫生之一言則又告子最為透悟處孟子心亦喜之而猶恐其未徹也故以白喻之而以人物相混探之告子至此不免自疑而不敢曰然矣於此之際若能鬱應承當則性覺神理頓爾圓通天地萬物渾然同體善信而闚不疑樂正而上之也耶惜其不然而孟子遂終付一默也已

夜坐誦牛山一章衆覺肅然羅子乃為浩嘆曰聖賢整

人每切而未思耳即梏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其提獄刑曹覩見桎梏之苦上至於頂下至於足更無寸膚可動活輒為涕下中有悟者曰然則從軀殼上起念皆梏亡之類也夫曰得之矣蓋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私良心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休歇耳目廢置雖心思亦皆歛藏然後身中神氣乃稍稍得以出宰遠及天曉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見矣四思日間形役之苦又何異以良心為罪人而桎梏無所從告也哉有志人復問曰夜氣如何可存羅子曰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

存則盡而非放矣

問仁人心也一章羅子曰此是孟子拯言心字在人最為要緊處如曰天下恒言仁義之大殊不知仁只是吾人身中有此主宰虛明之心而其視聽言動應酬萬變事事皆天則處即所由之路而為義也故下文繼嘆曰人之所以終身履錯陷於凶咎而不由乎正路者正因放其心而不求焉耳此其所以陷溺而可哀也然良知在人明白不昧雖雞犬至輕皆知求之豈有人心至重如此反不知求耶弗學弗問焉耳矣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只為求其放心蓋心以不知而

放則可以學問而求如曰博學而篤志是能學矣切問而近思是能問矣則自然仁在其中仁在其中則心便不放矣問曰如何仁在其中便是其心不放曰人心放時非是無有此心只因逐物有方着在一處如放於有輝之放便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而心不在矣若能得其真體使良知活潑便心即是仁仁即是心內則為主宰而發則為正路矣人心在人果所係不為輕也慎之慎之

問仁人心也一章以後何為只說放心而不說人路學問必如何而後可求放心羅子曰孔子云仁者人也孟子則直指以示曰仁何以是人蓋人身耳目口鼻皆以此心在其中乃生活妙應生活妙應非仁如何其生活應妙必有節次分辨即是心之義而所由以發用之路也惟人心在人身如此要緊則心失而身即死人矣此所以為可哀也人身與仁心原不相離則人能從事於學問而心即不違仁矣此求放心所以無他道也

問求放心即是致良知否羅子曰雖是一個工夫然用處稍有不同如求放心是未嘗知學之人須要發憤操持以立其志相似故曰將已放之心使反復入身

來則知體精明方可下手致去即所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也太約求放心是外以約之於中致良知是中以出之於外也其中愈精明則其發愈詳密其發愈詳密則其中益精明矣曰如此用功與博約不亦相類耶曰博約亦離不得故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今於天地萬物而責備在我使此志卓然精明者即約以守其身也由吾身以統率天地萬物而立必俱立成不獨成發用充周者即守其身而天下平也此個工夫從古至今原無兩用惟孔孟乃集其大成也

問或爲大人或爲小人章何如羅子曰天地間人是一團生理故其機不容自已上至公卿大夫下及農工商賈誰不求做個好人又誰不有做人的路徑但發足處却要詳審發足處只爭毫末而在我成就將天淵也奚啻千里而已哉如何是人正經的道路蓋人之爲人其體實有兩件一件是吾人此個身子有耳有目有鼻有口有手有足此都從父精母血凝聚而成自内及外只是一具骨肉而已殊不知其中原有一件靈物圓融活潑變化妙用在耳知聽在目知視在鼻知臭在口知味在手足知持行而統會於方寸

空空洞洞明明曉曉名之爲心也心則孟子謂之曰大體蓋體中之大者也耳目口鼻四肢孟子謂之曰小體蓋體中之小者也顧人從之何如耳從其小則爲小人從其大則爲大人心止方寸如身何却爲大長七尺如何却爲小蓋目只管看色耳只管聽聲鼻只管臭味四肢只管安逸所欲所嗜所求不過面前受用不能相通更不知有其他其體段原已纖細做人者若在此等處去葬踪行走行得最好便是今之鄉人出色者田地足以充腹廬舍足以安居世業足以貽傳子孫其一身口耳四肢也安頓停當不論出仕在家却都成得個人但規模小小此雖是一條徑路然聖人說道從欲惟危蓋其發端從口耳四肢之欲着了腳此欲原是無厭足的東西若稍放一步便貪求所當得外面雖遮掩覆而其中未必光明其做人即落邪徑而成個小人中之憸邪者再若行險機熱門面不顧耳淫於聲目亂於色口體饕食四肢狠縱便墮坑塹剠棘反自戕其身而爲兇人惡人以致於禽獸異類而莫可紀極者矣究其根源也皆是各要出做人從起初由身家一念嗜欲中來末流遂不可救藥此可見小體之必不可從而小人一路決

不可不審擇防閑也若吾心體段則截之方寸之間而通之六合之外其虛本自無疆界其靈本自無障礙能主耳目而不爲所昏能運四肢而不爲所局故聖人於其胞胎初生之際人教不得物誘不得時節渾然冥然之中却指示一條平平正正足以自了此生的大路說道大人者要不失這一點赤子時曉知愛爺曉知愛娘伶伶俐俐不消慮不消學的天地生成真心也此個真心若父母能胎教姆教常示毋誑如古之三遷善養又遇着地方風俗淳美又再有明師爲之開發良友爲之夾持稍長便導以遜讓食息

便引以禮辭良知良能生生不已知好色而不奪於
必艾有妻子而不移於思私則一舉足而不敢忘父
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
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一生為人若果
千緣萬幸上得這條程途方可做人的大絡禮謂置
之塞乎天地通乎民物推之東海而準推之南海而
準推之西北海而準推之前千古後百世而準是聯
天下國家為一身聯千年萬載為一息視彼七尺之
軀而旦夕延命者何如耶故只不失赤子之心便可
以名大人而大人者便可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

時合序而鬼神合吉凶也孟氏從其大體為大人真
是格言至訓簡易直截惟在乎審所從而已矣
問令者全放下則與常人何異羅子曰無以異也曰既
無異何以謂之聖學曰聖人者常人而肯安心者也
常人者聖人而不肯安心者也故聖人即是常人以
其自明故即常人而名為聖人矣常人本是聖人因
其自昧故本聖人而卒為常人矣
諸生請訓迪羅子曰聖賢惓惓垂教天下後世有許多
經傳不為其他只為吾儕此身故曰道不遠人且不
在其他而在於此一時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此身此時立義相對既渾然皆道則聖賢許多經傳
亦皆可以會而通之如論語所謂時習而悅朋來而
樂中庸所謂率性為道脩道為教大學所謂在明明
德在親民孟子所謂人性皆善而浩然塞乎天地之
間字字句句無一不於此身此時相對立談而明白
顯現兼總條貫矣由此觀之天下之人只為無聖賢
經傳喚醒便各各昏睡雖在大道之中而忘其為道
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
大快樂却即是相對立談之身即在相對立談之頃
現成完備而無欠無餘如昏睡得喚之人雖耳目醒

然爽快然其身亦只是前時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
故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諸生能趁此一刻之覺而延之刻刻積刻成時又延
一時以至時時積時成日又延一日以至日日久之
以至終身歲月皆如此今相對立談而不異焉則原
泉涓滴到海有期核種纖芽結果可待生意既真便
自久久不息而至誠純一之境只在此時一覺之功
以得之而無事旁求已也
羅子曰孟子謂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此
言舜之心則可若謂真如此處殆未盡也舜受堯之

天下必有可以受者而後可以棄遷從而漸從之柔
吾意聖人所過者化是無不可化之必也書曰瞽叟
亦允若則必無殺人事矣不幸而有之如周世宗可
也然守禮世宗父也殺人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
也古有之議公法首曰議親況父乎或謂不問必不
俊又殺人也則如之何無已則制之而已文姜之淫
制其從者夫人徒往乎守禮之暴制其從者司空從
將乎此莊公世宗責也嗚呼子之處此亦難矣
問盡心一章羅子曰此章書是孟夫子自述其生平之
所得且以警悟及門諸賢也蓋孟子學問受之子思

天命之性故於天也命也性也皆究極根原了無疑
貳良由他既竭心思而天聰明之盡所以翻成性善
一段話頭來立個宗旨開示後學不想春秋戰國異
言喧豗人性雜擾習染已久此言一出不徒世情拂
逆即在門之士亦皆紛爭強辨更不服從雖以樂正
之賢好善亦徒疑信之間孟子憶想諸人皆以性
在面前漫衍自許能知而本心聰明殊未竭盡所以
浮浪言辭先入作主真正道脈反作尋常故昌言曰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意以人情好
逸而惡勞此心易私而難公誰人肯於自性盡力去
心上求之心上既未盡力而自性底蘊又何怪其不
能精透而漫隨世俗以為惡為混為三品而善則反
疑貳不信也夫心性固是相因而天人原無二致自
性為能真知則天便即無間隔夫孔子用功五十方
知天命今知性遂已知天則知性果然非易事矣人
其可不盡心耶至於存心一條亦未必別有一段工
夫蓋心到盡處已是極至之辭今但常時盡而不間
即謂之存性者心之生理心存則性自條暢明朗而
謂之養存而且養便於天體顧諟周旋順事而無所
拂矣然事天而周旋不舍雖比之知天更為純密但

我去事天終是兩個而非一也兩而未一則壽夭終
屬於天而我猶不免聽命即是以語聖神之理恐亦
難矣性天壽不貳至述化而齊終身以俟命至情忘
而一則我命在我而我即天矣譬之舜之與堯始而
受其明揚側陋即知之真處繼而蒙其館甥貳室即
事之密處若論歷數在躬而萬幾統一則須是禪位
稱帝乃其極至處也但此章旨趣歸宿雖在性命而
從入則屬心知盡心者身家神明則主宰於一腔之
中而貫徹於八荒之外自其流通不已者則為命自
其生化無遺者則為性自其統攝無端者則為天人

惟心知不然則神明不顯於是形與天隔性與命離
而聖不可希矣故善觀此章者只專在盡心字便頭
頭盡理善體此章者只專在盡心二字便時時得力
信哉學問之當講而機竅之當求也已
問盡心存心知天事天孟子原並舉以言而先生却謂
存心不必別用工夫何也羅子曰天下道理自其本
源而聖賢工夫亦自有頭腦今言心也性也天也命
也一理也雖意思渾融得好然沒個頭腦却教學者
如何用工今精神最吃緊者又是盡其心者一句只
一句認得真的則一章首尾貫徹迎刃更無難事如

中庸論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直至參天贊化總
是盡此性而直窮到底也蓋吾心分量即天地之廣
遠而其併包民物之衆盛亦相融液其併包融液之
體又皆玲瓏剔透潔淨徹巧總是一團神明也所以
盡之功最是為先亦最是為大然却最是為難也所
喜人有恒言隨事觀人亦為盡心盡心而況此學獨
不當先盡其心乎故古之善言聖人者惟曰天聰明
之盡者也心之聰明果能不憚劬勞不計歲月到得
心思即竭神明自來那時許大乾坤俱作水晶宮闕
即是說性說天已是強為區別如何存之與養知之

與事又豈不一齊俱到也哉奚止曰知曰事就是最
後立命一着雖云神聖之所極難只是他年深歲久
歡欣浹洽我即是天矣即是我而天人之間別覔之
了不可得天人已是兩忘壽夭又更何有故初則必
言盡心而終則果然心盡而已
或又問盡心一章說有不同何如羅子曰此章之說如
陽明先生極於初學助長精神然孟夫子口氣似覺
未受如晦菴先生雖得孟夫子口氣然分析又覺稍
若嘗節其竊敢作一譬喻謂其初二條似一泓春水
其終條則似一片寒冰也蓋心性密蘊微妙深遠其

研窮精徹而知之真者則是水影天光空澄浩渺而
了無底止也至於心性涵育生化圓通其因依順適
而養之完者則又是波流畔岸宛曲縈迴而了無窒
滯也知此以知知此以養則心之與性人之與天極
是活活潑潑渾渾融融矣然知徹於天則愈深而愈
微養徹於天則益純而益泯是即性之浮游瀰漫不
至寒冰何從堅定故吾此身即心性之堅冰也若善
知善養以顯著脩為使心之乎身身體乎性亦即泫
聚其水而凝成乎冰也蓋知以通天而養以奉天久
之而身斯可以同天同天則無始無終我命在我而

辭殊更何足言也哉一友從旁贊曰孟夫子他章言
萬物皆備豈非尊指心性又樂莫大焉則必反求諸
身信是亦同此義曰即此章書旨今時諸友理會亦
未達妙義。一友求諸己即謂之恕恕得快便即謂之
仁所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者也學者其
心未公則於恕必須強耳故強之與安必有差別而
恕則原非有二也諸君喜曰問盡心而知行恕豈非
因此而識彼也耶

羅子在會講盡心章畢因語諸友曰孟子說心說性說
天何等精微末復言身不其淺乎為言也衆皆默然

羅子曰人作學問發於四支方為真學問動容中禮
舞蹈不知四體不言而喻纔叫做黄中通理美之至
也衆皆有醒

問萬物皆備其說何如羅子曰有宋大儒莫過明道而
明道先生入手則全在學者先須識仁而識仁之說
則全是萬物皆備於我一章令學者於孔門求仁宗
旨明了則看孟氏此章之說其意便活潑難窮矣蓋
天本無心以生物而為心心本不生以靈妙而自生
故天地之間萬萬其物也而萬萬之物莫非天地生
物之心之所由生也天地間之物萬萬其生也而萬
萬之生亦莫非天地之心之靈妙所由顯也謂之曰
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為我也固盡品彙之生以為
生亦盡造化之靈以為靈此無他蓋其生其靈渾涵
一心則我之與天原無二體而物之與我又奚有殊
致也哉是為天地之大德而實物我之同仁也反而
求之則我身之目誠善萬物之色我身之耳誠善萬
物之音我身之口誠善萬物之味至於我身之心不
誠善萬物之情也哉故我身以萬物而為體萬物以
我身而為用其初也身不自身而備物乃所以身其
身其既也物不徒物而反身所以物其物是惟不立

而身立則物無不立是惟不達而身達則物無不達
蓋其為體也誠一則其為用也自周此之謂君子體
仁足以長人亦所謂仁人順事而恕施也豈不易簡
豈非大樂也哉其有未誠者事在勉強而已勉強云
者匪求諸其身也反求諸身預識乎萬物之所以皆
備焉爾也果能此道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物我相
通之幾既體之信而無疑則生化圓融之妙自達之
順而靡滯者尚何恕之不可行又奚仁之不可近也
哉故欲思近仁惟在強恕將圖行恕必務反身然反
身莫要於體物而體物尤貴乎達天非孔門求仁之

至顏而軻氏顧學之的矩也與哉

問反身而誠即是識得仁否　子曰仁者人也人天地之心也故學者既識萬物與我同體便反之於身以體乎萬物天則肖之地則足之我則心其開而清且寧之以致中和之極以臻位育之化其序不可亂而其功不可已者歟

問陽明先生莫謂天機非嗜欲須知萬物是吾身其旨何如羅子曰萬物皆是吾身則嗜慾豈出天機外耶曰如此作解恐非所以立教曰形色天性孟子已先言之今日學者直須源頭清潔若其初志氣在心性

上透徹安頓則天機以發嗜慾嗜慾莫非天機也若志氣少差未免軀殼着脚雖強從嗜慾以認天機而天機莫非嗜慾矣

問孟子說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知能並言後却只言知何也羅子曰知者吾心之體屬之乾故乾以易知能者心知之用屬之坤故坤以簡能乾足統坤言乾而坤自在其中知足該能言知則能自在其中如下文孩提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既說知愛親知敬兄則能愛親能敬兄不待言矣□心體之妙如此乃今於陽明良知之宗紛紛起議何也曰陽明先生秉宋儒窮致事物之後直指心體說個良知極是有功不然其時止解釋大學而於孟子所言良知却未暇照管故只單說個良知而此說良知則即人之愛親敬長處言之其理便有實落而其工夫便好下手且於孔子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的宗旨毫髮不差始是傳心真脉也曰陽明說要致良知則其意專重致字原亦不止單說良知已也曰即良知本章孟子亦自有說致的工夫處原非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曰如何見得致的工夫曰致也者直而養之順而推之所謂致其愛而愛焉而事親極其孝致其敬而敬焉而事長

極其弟則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是親親以達孝一家仁而一國皆興仁也敬長以達弟一家義而一國皆興義也非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耶或曰註謂達之天下是誣人所同有曰上言無不知愛敬矣此又何必再註也哉

問良知是不慮而知此只可在孩提時說若年紀長成自有許多事物如何容得不慮即孔子亦問禮問官而後能得無不通也羅子曰不慮而知是學問宗旨此個宗旨要看得活若不活時便說是人全不思慮也豈是道理蓋人生一世徹首徹尾只是此個知則

其擬議思量衙會有千萬種也但此個知原屬天命之性天則莫之為而為命則莫之致而至所以謂之不學不慮而良也聖人立教蓋見得世上人知處太散漫而慮處太紛擾故其知愈不精通而其慮愈不停當所以指示以知的源頭說知本是天生之良而不必雜以人為知本不慮而明而不必起以思索如此則不惟從前散漫紛擾之病可以盡消而天聰天明之用亦將旁燭而無疆矣細推其立教之意不是禁人之慮却正是發人之慮也已

問孩提良知原是不學不慮而大學致知格物却又不

免於慮且學也羅子曰學亦只是學其不學慮亦只是慮其不慮以不學為學乃是大學以不慮為慮乃是慮而能得也今觀天下是個大物了結天下大事却有個發端有個完成自其發端處叫做天下之本自其完成處叫做天下之末天下國家從我身發端我身却以家國天下為完成其實這場物事究竟言之只是個父子兄弟足法其為父子兄弟足法便是發端之本而人之父子兄弟自然法之便是末無不完成矣故物有本末是物之格也先本後末是格物以致其知也雖似有個工夫然必是孩提不慮而愛為父子足法不慮而敬為兄弟足法則其格致工夫却又須從不學不慮上用也然則謂不學為學不慮為慮何不可也

問會語中有謂不慮不學可同於聖今我輩此體已失雖學且慮不然聖不可望矣羅子曰子只學且慮則聖終不可望矣曰某輩況於時說入於其心不能不疑何以辯之羅子良久曰子聞予言乃遽生疑耶曰然羅子曰此衆吾子欲使之疑耶曰非欲之但不能不疑也羅子嘆曰是即為不學而能矣其友亦欣然曰誠然誠然羅子復呼之曰吾子心中此時覺烱烱

否曰甚是烱烱曰即欲不烱烱得乎曰不能也曰是非不慮而知也耶子何謂赤子之心不在而與聖人不同體乎其友再拜以謝羅子曰今日為學第一要得種子禮云人情者聖王之田也必本仁以種之孔門教人求仁正謂此真種子也然其正經註腳則却曰仁者人也人即赤子而其心之最先初生者即是愛親故曰親親為大至義禮智信總是培養種子使其成熟耳其友復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孟氏果已說定但今日却知何下手曰知而弗去是也而知之似亦不難羅子曰知固不難然人固其不難故忽

忽之便去多其聞見務為執守久之只覺外求皆得力而自然良知愈不顯露即子貢原憲輩且信不及況其他即所以賢知者俱各過求惟百姓則在日用却又不能知所以君子之道鮮耳學者果有[illegible]其志切須回頭在目前言動舉止之間覺得渾然與萬物同一天機鼓動充塞兩間活潑潑地真是不待慮而自知不必學而自能真是可以完養而立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境界如人舊有至寶一向忘記忽然認得取出受用是何等快活何等便宜縱是平常名利貨色昏迷到此自然不肯換去所以曰好仁者

無以尚之又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直是簡易明快所以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其交復曰居今之世如何都得他人人親親長長也即羅子曰此却不要苛責於人今天下家家戶戶誰無親長之道但上之人不曉諭他說即此便是大道而下之人亦不曉得安心在此處了結一生故每每多事正謂行矣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惜哉

太祖即真是見得透徹故敎諭數言即唐虞三代之治道盡矣惜當時無孔孟其入佐之亦是吾人無緣即見隆古太平也其交感悟

問心性分別何如羅子曰孟子云仁義禮智根於心則心之為心視仁義禮智而深且宏也具見矣學之求心視仁義禮智而尤先且急也亦具見矣是故超然而神於萬感之先湛然而靈於百慮之表淵淵乎其淵浩浩乎其天蓋言心之深且宏者從古則為然矣世之學者以其體之至隱機之至微遂謂冥昧而莫可端倪湫洸而無從實際非覩其難而阻則詆其幻而棄焉者十夫而九矣殊不知既名為隱則必有所藏既稱為微則必有所具端倪固膺可相通實際亦

誠所由契也茲不咎其膺與誠之未至而徒歸於隱微之難入焉于是窮理事物將散殊以遡本原克私意念欲其矯揉以還純一噫見亦左矣不觀老圃之種樹乎枝柯則顯而見於外根本則微而隱於内也乃壅培灌溉獨於根本先之誠知外為者之暢茂實其内為者所由來也學者於此心之體之幾果能默會潛求研精入妙天人合而造化為徒物我通而形神互用則淵泉溥博時出無窮不惟仁昭義立之可期禮陳智燭之獨至大用顯行生惡可已即其深宏事理之功操存意念之力從前窒塞於見解者自將

䌷繹而融通方物於矜持者亦必須時而調適豈非
聖學之要圖而志學之首務也哉惟吾儕共勗之
問形色何以謂之天性羅子曰目視耳聽口言身動此
形色也其孰使之然哉天命流行而生生不息焉耳
坐中偶有歌人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来之
句因詰之曰子謂明暗果有去来否也於是諸友論
議或謂本無去来而今則不免或謂雖暫去来而本
體終會自復各各不同久之乃進一新生問曰目視
耳聽果即汝天性耶曰即天性也曰爾目果常明耶
抑有時而不明耶曰無時而不明曰汝之目常無不

明而汝心之明却有去来是天性離形色而形色非
天性矣衆皆恍然有省已乃復告之曰目之明亦有
去来時也今世俗至晚則呼曰眼盡黑矣其實則眼
前日光之黑與眼無與而見日之黑正眼之不黑處
也故孔子曰知之為知之即光而見其光也不知為
不知即日黑而見其黑也光與黑任其去来而心目
之明何常增減分毫也耶
問先生論形色天性一章閒與衆不同何如羅子曰其
說也無甚異但此語要得孟子口氣若論口氣則似
於形色稍重而今說者多詳性而略形更覺無意味

也大要亦自世俗同情皆云此身是血肉之軀不以
為重及譚性命便更索之玄虚以為奇崛輙氏借之
故曰吾此形色豈容輕視也哉即所以為天性也惟
是生知安行造位天德如聖人者於此形色方能實
踐實踐云者謂行到底裏畢其能事如天聰天明之
盡耳目方纔到家動容周旋中禮四體方纔到家只
完全一個形軀便渾然是個聖人心渾然是個聖人
始可全體此個形色若稍稍勉而未能安守而未能
化則耳必未盡天聰目必未盡天明四體動容未必
盡能任天之便不惟有愧於天實是有忝於人也故

邵子天根月窟之詠始之以耳目男子之身而終之
曰三十六宮都是春蓋形軀本是屬陰若天根月窟
既相往来則乾爻十八總為乾爻之所統一似悉該
四季以作長春所以脩心練性者亦必名之曰純陽
也
問良知宗旨固重在覺悟但不識如何起手後却如何
結果羅子曰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只此一語起手也
在是結果也在是曰此語謂之起手則可如何却便
謂之結果也曰人若不認得結果東西明白分曉了
則起手亦必潦草混帳所用工夫亦必不能精来奮

勵而勇往無疑也即如說一個善可欲便須審實如何為可欲也其可欲之實審見一分則其欲之之念自切一分其可欲之實審見十分則其欲之之念又自切十分也故聖神之學於起手處便即可結果若不可結果的東西必不與他起手也蓋此善字即是性善善字性為固有便是信有諸已性本具足便是美可充實性自生惡可已便是大有光輝性原不慮不學而應用無方便是化不可為神不可測也只此些子善中包含無限造化所以雖求不欲自不能不欲也故隨有所欲之淺深而名其善之大小信是以

吾欲之而成其信美是以吾欲之而成其美大是以吾欲之而成其大神化是吾欲之之極而成其神化也到底只是這性善以為種子而生成之別無一毫道理增益亦到底只是這可欲以向往而培植之別無一毫心力助長也譬則今人初產一個赤子視諸成人的固有大小強弱之異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渾身全備比成人不減分毫順而養之則日異一日歲長一歲及其成人亦即原先赤子成之但[illegible]母見得分明信得透徹便肯歡喜撫抱而柰煩等待也

問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一章前兼仁義後只說義何如羅子曰達字即泉之始達之達其充字方達到盡處然仁自體言義主用言亦有漸達而充之之意即如無欲害人是心之仁處而穿窬即害人之事之一也既無欲害人之心已達之穿窬之事又豈其所忍為也哉是亦其勢之所必充者也充之無受爾汝是不忍薄待乎已不以言餂是不忍欺陥乎人可見必心不忍而後事可不為也故仁者統兼萬善而義禮智信皆仁也

羅子曰今天下之言道者亦衆矣道而不知所以學與學而不知所以用其學者皆非言之善者也孟軻氏

嘗述夫善言矣由言近而指遠又嘗述夫善道矣曰守約而施博然究其所以近而可遠約而能博則惟在君子守其身而天下平焉夫大君子以道為學學而思善其用於不窮也非齊家治國以及於平天下焉則奚貴哉然國家天下也信廣遠而博大矣其實則人焉盡之家國天下之人亦信衆多而莫之紀極矣其實則身焉盡之是身之為身也近而即之則為一推而遠之則為萬一之而可萬焉則為博萬之而可一焉則為約蓋人之身莫不循吾之身而吾之守未有不可以為人之守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不求

平於天下而求平於吾之一身則學不徒學而有以為用用不徒用而且足以善之於不窮矣譬則大匠以為方而執之矩焉雖不求物之方而其方不可勝用也為圓而執之規焉雖不求物之圓而其圓不可勝用也夫言學而至於平天下言學之所以平天下而至於其身之守是固執矩以為方而執規以為圓也故曰雖小道亦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夫道則奚有大小哉操之約而及之廣雖近則觀而遠則泥之間焉而已矣

問孟子要闢楊墨其法度不過曰君子反經而已矣今請示其反經之旨何如羅子曰經是何物即今織機絲線周廻百十千遭却只一條引去即如世界有個唐虞三代有個秦漢唐宋有個元朝方至今日亦數十遭周廻世界所以為世界者不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夫婦而成之者則吾仁義禮智信之性主之者則吾神明不測之心也世界雖有周廻此道則恒久不變故謂之曰經也曰經是如此反之則又何如曰反之者反而求之汝輩之身也汝輩與我對坐擧動過目其目自見聲音到耳其耳自聞坐間數十百人耳目聰明却只一般是則虛靈不測之心也此個虛靈遇父母便生孝順遇兄長便生愛敬遇現在師友便生恭遜是則所謂性也認得是心便當存之而不至昏昧放逸認得是性便當養之而不至拂逆傷殘如此用功久久不變以至入微通妙便是聖人人倫之至雖諸童子亦皆可學便是經綸天下之大經也能經綸大經則爾等一身便是天下國家極則所謂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非天下之大本如何經綸立本則中和我致位育我成雖天地之化亦可默契而無疑到此地位楊墨之不經者自化而歸于經綸中矣又何足辯也耶

白鹿洞門人熊儐孺夫　編
古吉州友人王時槐　校
袁績　陳道濟　王蒙棟　但宗皐
黄希孔　袁國光　袁國表　涂守琨
但啓元　熊僊　熊一陽　郭九式
後學　李喬　萬昌言　鄒國鑑　郭之翰　梓
趙師尸德安人　蕭鳳翔　江禹疏崇州人　袁國遴
涂應皓　涂之龍　李學皋　熊冬陽　詳閲

四書總論

問讀語孟學庸要義羅子曰好古以時習聖神信性以善充愛敬運矩以身聯家國畏命以心一天人

問大學之首知止中庸之重知天知人而論語却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傳觀經書言知處甚多而不識不知惟詩則一言之然未有若夫子直言無知之明決者請問其旨羅子曰吾人之學專在盡心而心之爲心專在明覺如今日會堂百十其衆誰不曉得相見曉得坐立曉得問答曉得思量此個明覺曉得即是本心此個本心亦只是明覺曉得而已事物無小大之分時候無久暫之間真是徹天徹地而貫古貫今也但此個明覺曉得其體之涵諸心也最爲精妙其用之應乎感也又極神靈事之既至則顯諸仁而昭然若常自知矣事之未來則藏諸用而渾然知若全無矣非知之果無也心境漸寂而覺照無自而起也譬則身之五官口可閉而不言目可閉而不視惟鼻孔無閉香来即知嗅之其知實常在也耳孔無閉聲来即知聽之其知亦實常在也然嗅之知也必須香来始出時或無香便無嗅之知矣聽之知也必須聲來始出時或無聲便無聽之知矣孔子當鄙夫之未問却真如音未臨乎耳香未接乎鼻安得不謂其空空而無知耶及鄙夫既問則其事其物兩端具在亦即如音之遠近從耳聽以區分香之美惡從鼻嗅以辨別鄙夫之兩端不亦從吾心之所知以叩且竭之也哉但學者須要識得聖人此論原不爲鄙夫之問而只爲明此心之體蓋吾心之能知人人皆認得亦人人皆說得至心體之無知則人人皆認不得今人皆說不得天下古今之人只緣此處認不真便心之知也常無主宰而雜擾以至喪真只緣此處說不出便言之立也要無根據而支離以至畔道若上智之資深造之力一聞此語則當下知體即自澄徹

物感亦自融通所謂無知而無不知而天下之真知在我矣噫聖人於此寧非吾心之極也哉

問讀論語何如羅子曰論語一書直是難讀芳初讀時若其淡然無味殊覺厭人稍長從事孝弟乃喜其一二條契合本心然往往以近易目之後養病家居因究心書易至堯舜二典乾坤二卦間有悟處乃通身汗浹始知天生孔孟爲萬世人定䰟魄立性命從之則生違之則死也自此以後非語孟二書輒厭入目以至莅官中外隨所施措自然翕順愈久而愈益簡要愈益精純也若戰國而下諸公真是用心徒勞而去道彌遠瞰至今日可勝嘆哉

問先儒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羅子曰孔顏之樂雖未易知而孔顏之言行則具在也竊意此樂有自本體而得則生意忻忻赤子愛悅親長處是也有自用功而得則天機感觸理義之悅我心是也曰此樂處某說要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處方是曰子之論固是但先後却欠分曉譬如導泉然須先覔得源頭着了方掘去沙泥以遂其流不然其沙泥徒掘泉終無流又安得樂耶

問孔門恕以求仁先生如何致力羅子曰芳自知學即之觀蟲魚愛其群隊戀如以及禽鳥之上下牛羊之出入形影相依悲鳴相應渾融無少間隔輒惻然思曰何獸于人而異之後偶因遠行路逢客侶相見即忻忻談笑終日疲倦俱忘竟亦不知其姓名別去又輒惻然思曰何獨于親戚骨肉而異之噫是動于利害私于有我焉耳從此痛自刻責善則歸人過則歸已益則歸人損則歸已久漸純熟不惟有我之私不作間隔而家國天下翕然孚通甚至毫毛不欲自愛而念念以利濟為急焉三十年覺恕之一字得力獨多也

問今日用功當何下手羅子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學亦自其志之始而言之其後立與不惑只是此志真切而愈精愈純焉耳故志與學原非兩事亦無間歇時也今日之急務未立志者須先嚴辨已立志者須更勇猛若果早夜精進即便是至誠無息亦即是孔門求仁即是集義有事不忘即是靜即是敬即是致其良知而聖賢學問更無不相對同亦何憂不得手也

問掃盡浮雲而見青天白日與孔孟宗旨同否羅子曰語孟具在如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若火

之始燃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看他受用渾是青天白日何等簡易何等方便也曰如是何人人不孔孟耶曰此則由於習染大深聞見混雜雖有志向學者亦莫可下手也曰此等習染聞見難說不是天日的浮雲也故今日學者須要如磨鏡子樣將塵垢決去方是光明顯現也曰觀之孟子謂知皆擴充即一知字果是要光明顯現但吾心覺悟的光明與鏡面光明卻有不同何則鏡面光明與塵垢原是兩個吾心先迷後覺卻是一個當其覺時即迷心爲覺則當其迷時亦即覺心爲迷也夫除覺之外更無所謂迷而除迷之外亦更無所謂覺也故浮雲天日塵埃鏡光俱不足爲喻若必欲尋個譬喻莫如即個氷之與水猶爲近也若吾人閒居放肆一切利欲愁苦即是心迷譬則水之遇寒凍而凝結成氷固滯蒙昧勢所必至有時共師友講論胸次瀟洒即是心開朗譬則氷之遇煖氣消融而解釋成水清瑩活動亦勢所必至也况氷雖凝而水體無殊覺雖迷而心體具在方是良知宗旨真是貫古今徹聖愚通天地萬物而無二無息孔孟之功真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而開太平於萬萬世也

問吾儒之學其大如此然必有所以大處不知何以見得羅子曰聖賢之道原從心上覺悟故其機自有不容已否則矯飾而爲之又安能可久可大而成天下萬世之德業也耶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爲蓋反求此身本有真體非意見方所得而限量潛於天地萬物之中而超於天地萬物之外渾然共成一個千古萬古更無能間隔之者卻非皆備於我而何哉程子謂認得是我何所不至若以己合彼則猶是有二又安得樂耶又安能聯屬天下國家以成其身也耶

問吾儕爲學此心常有茫蕩之時須是有個工夫作得主張方好羅子曰據汝所云是要心中常常用一工夫自早至晚更不忘記也耶曰正是如此曰聖賢言學必有個頭腦頭腦者乃吾心性命而得之天者也若而先不明頭腦而只任爾我潦草之見或書本膚淺之言胡亂便去做工夫此亦儘爲有志但頭腦未明則所謂工夫只是汝我一念意思爾既爲意念則有時而起便有時而滅有時而聚便有時而散有時而明便有時而昏縱使專心記想着力守住畢竟難以長久况汝心原是活物且神物也持之愈急則失

愈速矣曰弟子所用工夫也是要如大學中庸所謂慎獨不是學問一大頭腦也曰聖人原日教人慎獨本自有頭腦而爾輩實未見得蓋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只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監在茲者也慎則敬畏周旋而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如此用功則獨便是為慎的頭腦慎亦便以獨作主張慎或有時勤怠獨則長知而無勤怠也慎或有時作輟獨則長知而無作輟也何則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慎獨

之功原起自人而獨知之知原命自天也況汝輩工夫當其茫蕩之時雖說已是怠而忘勤已是輟而廢作然反思從前怠時輟時或應事或動念一一可以指數則汝固說心為茫蕩而獨之所知何嘗絲毫茫蕩耶則是汝輩孤負此心而此心卻未孤負汝輩天果明嚴須當敬畏敬畏

問格致之傳不必再補果然否羅子曰大學原只是一章書無所謂經無所謂傳也亦無所從缺無所從補也蓋其書從頭至尾只是反覆詳明以顯大人之學其初說明明德親民當止諸至善如一破題相似卻即接連說但能知至善所當止則其意自定其心自靜其身自安以處家國天下而自得其平矣此是一個承題相似卻亦只是反說以見明親當止至善也於是又申明如何是當止之至善蓋明親這個物事其末終貫徹天下而其本初卻根諸身心此是一定格則先知得停當然後做得停當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能如是焉所以身心家國無不停當而為明親之善之至也又決言自上至下既皆以身為本而後停當若本亂且薄則決無停當之理所以必知本乃謂知至善也此卻如小講相似亦不過將明親

止至善衍說一遍至所謂誠其意者以下則如一大講逐件物事詳細條陳一段格則而格則處停當處則俱指示以淇澳等詩帝典等書又即是以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為至善也推之如所謂正心脩身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直至此謂國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也總是每件物事與他一個至善格子而為學者所當知者也則十章書首尾原自相應亦自完全何容補湊

或曰其於師語皆能了悟獨大學格物猶似泛而不切羅子曰何謂不切曰至善豈專屬古聖已耶曰此近

世學者於朱子矯枉過中更不小心下氣將孔子自身得力處討個入頭他原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又說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故自十五而志於學直至五十而學易孔子一生受用此個學字所以曰大學之道蓋言學大人有個道而其道則在明德親民而止至善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却明白說出規矩者方員之至聖人者人倫之至此個至字又是孟子善發孔子信好古聖之一副肝腸如射之必設正鵠樂之必始金聲而曰夷惠伊尹皆古聖人吾未能有行乃所願則學孔子然孟

子之學孔子之學堯舜豈是舍了自己的性善去做但善則人性之所同而至善則盡性之所獨故善雖不出於吾性之外而至則深藏於性善之中今一槩謂至善總在吾心而不專屬聖人是即謂有脚則必能步而責扶携之童以百里之程有肩則必能荷而強髫垂之孺以百觔之擔豈知中庸初只言誠聖而末後方言至誠至聖此聖誠而個至字與無聲無臭至矣的至字正打對同所以謂聖智不達天德不足以知夫聖智猶且不足知天下之誠之至況非聖智者乎曰大學至善却如何又說初即說知也曰何必大學中庸最初亦即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但雖明白曉得人不易能而不可不先求知此則規矩方員之至大匠不敢因拙工而改廢之況今細細推詳大學之言至善也不過親親長長達之天下却又與中庸其至的至處通貫一理正如夜明珠原懸衣帶必待識寶回回乃能拈出子謂至善在己是就衣帶所懸者言之子謂至善屬聖訓是就法眼拈出者言之雖所指不同而同歸此個寶珠也

諸生侍坐朗誦會語或嘆曰我師談道每當天人合一與心跡渾融處真是令人豁然有省而躍然難已在

我　昭代當特稱一宗而大事因緣關係世道民生非云小可也大衆聞之同聲欣慶羅子因舉格物之論為問或咲而言曰此事有個公案請正宋時晦菴先生意似向外乃於無極太極再四稱是象山先生意似向裏乃於無極太極再四相非近如我師歸宗性地却又以至善為聖訓格言門下獨不為然則又留心經解之最篤者也豈非古今一異事也哉曰此處關鍵頗重故不敢苟從但爾等當疑不放久當沛決江河也或靜默久之曰老師以孝弟慈喫緊提掇性體且於諸家講說非排特甚故居常謂老師言固

齊信聖謨而已身不免相背曰此却兩下各有個意思須要分別明白蓋爾將至善看作純全天理之極謂是人人性體予則謂此體雖同然惟至聖乃能先得今且莫說純全極處衆不能知即近易粗淺如一個孝弟慈若非大學懇切提撕誰人曉得從此起手起手之差其初不過毫釐而究竟結果其終將謬千里故知爾天理純全雖似近而反不近如鄙見所憑聖訓格則雖似遠而實不遠予則只得孟子之道性善一邊鄙見則并孟子言必稱堯舜兩邊兼得也

問中庸之書原出禮記今看大哉聖人之道一章與斯

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又與親親之殺禮所生也果然皆為禮經而發羅子曰何待至此即首章中和二字便開口說出此禮精髓其後所云皆禮之膚髮而已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先儒觀未發氣象不知當何如觀也曰子不知如何謂為喜怒哀樂未發又如何知得去觀其氣象也耶我且詰子此時對面相講有喜怒也無曰無有哀樂也無曰無曰既謂俱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此個未發之中是吾人本心常體若人識得此個常體中中平平無起無作則物至而知知而喜怒哀樂出焉自然與預先有

物橫其中者天淵不侔矣豈不中節而和也哉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中心常無起作即謂忠信之人如畫之粉地一樣潔潔淨淨紅點着便紅鮮綠點着便綠明其節不爽則其文自着節文既着而禮道寧復有餘蘊也哉

問吾儕往時只說道中庸是本書今日方曉得中庸是個人也第吾終日講解說本中庸却無一個曉得我自己即是中庸羅子曰天下古今豈止自是中庸而不肯自認做中庸一端而已哉即知仁者人也分明自己是仁却死殺不肯自認做仁又如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分明自己是知却死殺不肯自認做知靜靜思之我此半世孤負天地造化賦與靈臺之至寶而其心輕棄於塵泥孤負父母劬勞養成軒昂之丈夫而其心同朽於草木孤負千聖萬賢作經作傳掀開天賜之寶藏打醒降生之元神而探取不肯伸手觀玩不肯舉目其心囂頑頹惰將以下愚終此一生其罪愆積久真自追悔無及但願我有學諸大長者有志諸大英傑大家同加警覺大家爭自濯磨戰兢以奉若明命懇切以期報親恩潛思以廣通聖蘊則仁知中和昔在書冊今皆渾全在我此身則光岳

元神浩然還復充塞至寶輝焰赫爾朗照乾坤无礙
鄙人之罪過蠲消而且諸公之功德無量矣
問中庸一書其義理真是涵藏無盡然非先王菁於發
揮則茫蕩無所從入今覺聞教以来不止作聖途經
極其簡要且於世道人心甚相關切願不惜底裡爲
諸人詳之羅子遜謝既久乃改容嘆曰芳至不才然
幸生儒家方就口食先妣即自授孝經小學論孟諸
書後同先君遇有端緒便將自前孝友和平反覆開
導故尋常於祖父伯叔之前嬉遊於兄弟姊妹之間
更無人不相愛厚但其時氣體孱弱祖父最是憐念

不離年至十五方讀論語出就舉業所遇之師却是
新城張洵水先生諱爲人英爽高邁且事毋克孝每
謂人須力追古先於是一意思以道學自任却宗習
諸儒各樣工夫屏私息念忘寢忘食奈無人指點遂
成重病賴先君舊領陽明先生之教覺兒用功致病
乃示以傳習録一編不肖手而讀之其病頓愈而文
理亦復英發且遇楚中高士爲說破易經指陳爲玄
門造化乎竊心自忻快此是天地間大道真脉奚啻
亥教而已哉嗣是科舉省城縉紳大舉講會見吉州
顏山農先生略名鐸芳具述昨遭危疾而生死能不

動心今失[illegible]得失能不動心先生俱不見取問
之曰是制欲非體仁也芳謂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
制欲也能以還體夫仁哉先生曰子不觀孟氏之論
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矣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如
此體仁何等直截故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
天性生生之或息也時芳大夢忽醒乃知古今道有
真脉學有真傳遂師事之比聯第歸家苦格物莫曉
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說殆千百不同每有所見則
以請正先君先君亦多首肯然終是不爲釋然三年
之後一夕忽悟今說覺心甚痛快中宵直趨卧内聞

於先君先君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迄今追
想一段光景誠爲生平大幸大幸也後遂從大學至
善推演到孝弟慈爲天生明德本自一人之身而末
及國家天下乃凝頓自己精神沉思數月遐想十五
之年從師與聞道學其時目諸童縫俱是汙俗目諸
黎庶俱是冥頑而吾儕有志之士必須另開一個蹊
徑以去息念存心別起一個户牖以去窮經造理餅
樣雖畫完全饑飽了無干涉徒爾苦勞心身幾至喪
亡莫救於此不覺驚惶戰慄自幸宿世何緣得脫此
等苦趣己又遐思童稚之初方離乳哺以就口食嬉

嬉於肉骨之間怡怡於日用之際開往開來相憐相
愛雖無甚大好處却又也無甚大不好處至於十歲
以後先人指點行藏啓迪經傳其意趣每每契合無
違每每躬親有得較之後來着力去處難易大相逕
庭則孟子孩提愛敬之良不慮不學之妙徵之幼稚
以至少長果是自己曾經受用而非虛語也夫初爲
安享天和其順適已是如此繼爲勉強工夫苦勞復
是如彼精神之凝思愈久而智慮之通達愈多由一
身之孝弟慈而觀之一家一家之中未嘗有一人而
不孝弟慈者由一家而觀之一國一國之中未嘗有

一人而不孝弟慈者由一國之孝弟慈而觀之天下
天下之大亦未嘗有一人而不孝弟慈者又由縉紳
士夫以推之群黎百姓縉紳士夫固是要立身行道
以顯親揚名光大門戶而盡此孝弟慈矣而群黎百
姓雖職業之高下不同而供養父母撫育子孫其求
盡此孝弟慈亦未嘗有不同者也又由孩提少長以
推之壯盛衰老孩提少長固是愛親敬長以能知能
行此孝弟慈矣便至壯盛之時未有室却父母子孫
而不思孝弟慈豈止壯盛便至衰老臨終又誰肯棄
却父母子孫而不思以孝弟慈也哉又時集閑暇繼

步衢廛肆覽大都車馬之交馳負荷之雜沓其間人
數何啻億兆之衆貂紱亦將千百其異然自東徂西
自朝及暮人人有個歸着以安其生步步有個防檢
以全其命窺觀其中總是父母妻子之念固結維係
所以勤謹生涯保護軀體而自有不能已者其時中
庸天命不已與君子畏敬不忘又與大學貫通無二
故予自三十登第歸山中間侍養二親敦睦九族入
朝而徧友賢良遠仕而躬禦魑魅以至年載愈深經
歷久遠乃嘆孔門學庸全從周易生生一語化將出
來蓋天命不已方是生而又生生而又生方是父母

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
母兄弟子孫是替天命生生不已顯現個皮膚天命
生生不已是替孝父母弟兄長慈子孫通透個骨髓
直豎起來便成上下今古橫亘將去便作家國天下
孔子謂仁者人也親親之為大焉其將中庸大學已
是一句道盡孟子謂人性皆善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矣其將中庸大學亦是一句道盡然未有如我
太祖高皇帝聖諭數語之簡當明盡直接唐虞之統而
兼總孔孟之學者也往時儒先每謂天下太平原無
景象又云皇極之世不可復見豈知我　大明開天

千載一日造化之底蘊既可旁窺舉世之心元亦從
直指盡數九州四夷之地何地而非道盡數朝野蚩
顕之人何人而非道雖貧富不同而供養父母則一
雖賢愚不等而教訓子孫則一雖貴賤不均而勤謹
生理則一故芳至不才敢説天下原未嘗不太平而
太平原未嘗無景象而王道極其蕩平亦且極其正
直不容作好作悪於其間也然其皇極世界含哉
大明今日更從何求也哉故前時皆謂千載未見善治
又謂千載未見真儒計此兩段區是一個但哉
大明更又奇特直古先多謂善治從真儒而出若哉

朝則是真儒從善治而出蓋哉
太祖高皇帝天縱神聖德統君師只孝弟數語把夫人
精髓盡數捧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田脚底以我
所知知民所知天下共成一個大知以我所能能民
所能天下共成一個大能知能盡出天然聰明自可
不作此豈非聖治之既善而儒道之自真也哉竊謂
論治於今日者非求太平之為難而保太平之為急
談學問於今日者不須外假乎分毫自是充塞乎天
地此様風光百千萬年乃獲一見而吾儕生世忽爾
遭逢於此不思仰荅　天恩勉修人紀敢謂其非夫

也已敢謂其非夫也已
問中庸比之大學似更深奧羅子曰先賢亦云大學為
入道之門但以鄙見臆度則系理切論而其次第則
當先中庸而後大學時生中習禮記者偶然曰先生
豈嘗細觀禮經篇目耶蓋二書雖宋時選出而現存
篇次則果中庸先而大學後也問者曰大學係曾子
所作中庸係子思所作何得世次亦無序耶曰二書
所作果相傳如是但竊意孟子每謂願學孔子而七
篇之言多宗學庸則此書信非孔聖親作不能而孔
聖若非五十以後或亦難看筆也蓋他分明自説五

十而知天命今觀中庸首尾渾全是盡性至命而大
學命世規模以畢大聖人能事也故中庸以至誠至
聖結尾而大學以至善起頭其脉絡似彰彰明甚自
揣鄙見或亦千慮一得而非敢空杜撰也試共思之
問大學自有先後之序如何必先中庸羅子曰吾人此
身與天下萬世原是一個其料理自身處便是料理
天下萬世處故聖賢最初用功便須在日用常行日
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以通於人人可以通於
物一家可通於天下天下可通於萬世故曰人情者
聖王之田也此等平正田地百千萬人所資生活却

故孟子一口道破說人性皆善若不先認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蕩蕩平平了無差別則自己工夫已先無着落處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國而成大學於天下萬世也哉

問大學首重格物如中庸論孟章旨各殊難說皆格物也羅子曰豈止四書雖盡括五經同是格物一義蓋學人工夫不過是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四書五經是誠正脩齊治平之善之至者聖人刪述以爲萬世之格大學則撮其尤簡要者而約言之所以謂之曰在格物也今觀其書通貫只是孝弟慈

便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孟子謂其道至邇其事至易予亦敢謂其格至善也曰今世學人誰不在身心家國上用功其用功亦誰不將聖人方法講求則人人現成盡是格物矣又何必特地拈出以起一番爭論曰此是古今一大關鍵細觀古人惟是孟子一人識得其他大賢大儒總皆忽畧過了蓋宇宙乾坤聚精會神總生得一個孔子孔子自十五志學千辛萬苦好古敏求總成得一學一書其書乃仁天下萬世之極則視其他泛論之言不同孟子有見所以把列聖群賢一齊推開而只願學孔子也故吾人不期學聖則已學聖則必宗孔子而宗孔子則舍大學奚以哉此格物所以爲古人一大關鍵不辭罪我而妄肆言說也觀者亮之

問愼獨工夫羅子曰愼獨一言並作於中庸大學夫吾人生宇宙間自旦至暮自少至老樞紐點運只此一個靈靈雖幫湊些子不上却瞞昧些子不過所謂己獨知之者也獨之靈體通徹於帝天獨之妙用昭察於率土中庸爲根極道原乃的指此知之見於隱顯於微而天命臨鑒無須臾之或離故嚴恭寅畏無毫髮之敢忽是則愼之所自起者也大學欲明明德於

天下乃切示以絜矩之方謂如保赤子心誠求之所欲則與聚所惡則勿施吾心之知不昧斯在人之性不拂辟則將爲天下僇矣有國家者敢不嚴畏乎哉是則獨之所由施者也然大學之云好者即中庸之所喜而樂者也大學之云惡者即中庸之所怒而哀者也要之忠恕二字足以盡之蓋中心守正則喜怒哀樂必無妄發如心順應則隨所好惡天下均平矣聖門求仁家法真是約而不煩簡而無外愼獨一言眞是天德之宗王道之要也凡存乎人者豈無是心之良哉其所以喪失而乖戾者則以物交之爲引而

喜怒之無節則天理滅而違禽獸也不遠矣嗚呼平
旦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知之在於獨者何其親
切而著明哉愼兹以往而須臾弗離則中庸之明命
大學之明德自可上通乎帝天而下光乎率土矣
附學庸二書會講中論宗綿綿然其貫通合一之義請
更詳之庶使人人從事也雖子曰此二書却是孟子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二句足以盡其梗槩蓋先王立
教本是欲人之皆爲聖人但不明性善則無根據不
法先聖則無規矩然古先聖人所以足為作聖之規
矩者正以其只盡自己之性只明己性之善而更無

纖毫之或取諸外也今且不論其他且說孔子及門
之士動以千百孟子及門之士亦動以千百豈不個
個志凌物表而個個見出人群但叫他盡己之性則
肯叫他信己性之善以盡之則不肯矣叫他學爲堯
舜則從叫他只把孩提之孝弟去學堯舜則不從矣
及門之士且然則其他私淑教言以至後來想望下
來者又將何如聖人于此也無可柰何故以盡言而
信從者寡啟遂不言而學脉求厥於是筆此二書其
書雖各自爲篇而貫通只是一意中庸雖若專言性
善而聖人所以盡性之底蘊具在也大學雖若泛言

法聖而性善所以成聖之脉絡具存也今且論天下
中從何來乃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庸何從名乃中
等平常之人也合此中等之人名以庸常之輩豈又
豈不謂各隨己性而易簡率直也哉此簡易率直以
爲知其知不須人思慮却是陽明發越而天命之照
耀也此簡易率直以爲能其能不須人學習却是陽
和充盈而天命之活潑也故性不徒性而曰天命之
謂性矣夫此不慮之知既爲天知則舉千萬人而可
以同知此不學之能既爲天能則舉千萬人而可以
同能故道不徒道而曰修道之謂教矣夫此道根諸

命顯諸性普諸教則天與吾人更無一息之可離而
吾人與天又可一息之不畏也哉但可惜百姓却日
用而不知故其庸常知能原雖赤子皆良後來無所
收束則日逐散誕加以見物而遷可好而喜樂輒至
過甚可惡而哀怒輒至過甚貪嗔橫肆將由惡終矣
惟是君子顧諟天之明命性靜時惺惺然戒愼性動
時惺惺然恐懼於潛隱而常若昇天之現前於微暗
而常若上帝之臨照愼獨既無須臾之或間則道體
自能恒久而不遷率其簡易之知以爲知而日夕安
常處順率其簡易之能以爲能而隨處有親有功既

無喜怒亦無哀樂則性善之中任其優游造化之中
亦從其中出入矣此則天然自有之定體而聖賢不
二之定守也然豈惟未發而然哉就是喜怒哀樂或
因物來而發其完養保合亦自有斟而和夫中和合
德於君子之身則命自己立而教不自己行也哉蓋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原可合千萬人而歸之一人和
也者天下之達道原亦可以一人而公之千萬人也
故君子致其中於天下而必使人人之皆中致其和
於天下而必使人人之皆和要之惟日用和順其天
常則物感斯安全於心極天地之大自中庸而定位

乎中萬物之繁自中庸而並育於外蓋不已之命爲
繼善之所從出而無妄之與均成性之所同然自非
君子教道之脩明又何以見中庸之純一也哉夫此
道學之曰中庸見天下萬世惟此是個恒性惟此是
個常德而定下做聖人的盤子更不容你高着分毫
亦不容你低着分毫而爲王道之平平王道之蕩蕩
王道之正直也初則推本其出於帝天之命所以表
其爲純粹之極故首嘆之曰中庸其至矣乎中間將
古今許多聖賢聖賢許多大德業或從天而體之於
已或從已而贊之於天雖備称其爲聖神功化之極

而實表點其爲不慮不學之良終則復嘆曰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其至矣乎惟是此個中庸百聖所嘆其
爲善之至所以大學便將此至善欵入止之以爲明
德新民之規矩格則也此今細心看來大學一篇和
似只是敷演中庸未盡的意義如中庸說庸德庸言
而大學則直指孝弟與慈爲天生明德也中庸說修
道以成教而大學則直指興仁興讓爲與民相親也
中庸說身心處或累國說家國處或累身心等項大
學則直指本末只是一物終始只是一事而中間更
無縫隙也中庸說修齊平治聖人甚樣神化大學則

直指只是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即是神
化而俱在面前一口可了也要之均言人性之善亦
均言人須學聖人以盡所性之善中庸要推原古今
聖人由庸常以造極至而其言渾融含蓄大學要舖
張古今聖人成德以爲行事而其言次第詳明故雖
均盡性而工夫不同雖均法聖而規格却異今且將
大學首章請正夫天命流行於穆不已畢竟得日用
光昭開朗方顯化工在人之日用則良知也知爲已
子則自以慈相親知爲已母則自以孝相親知爲已
兄則亦以敬相親天德之明知之無盡則人心之親

亦相通無盡古今聖人之學所以爲學之大聖人太
學之善所以爲學之至吾人欲學其學之大而可不
求止其善之至於其善之至能知止之斯學之
大自爾得之定靜安慮四字是形容知止之止字本
未純一亦是顯現至善之至字極其果確也蓋天下
本末只共一物未有枝葉而不原於根柢根柢而不
貫乎枝葉者也天下始終只共一事未有欲如此結
東而不由如此肇端者也於此用功而先後分曉則
明德以親民其道可以善而善亦可以至矣試觀古
之聖人欲明明德於天下夫欲明明德於天下是本

末一物而始終一事也他却於所先而先之治國齊
家而及於致知在格物也於所後而後之格物知至
而及於天下平也悉心體認作大學者其旨趣要此
學學得大而又要大學之道道得善善得至明明德
於天下而先之國家國家而先之身心原始要終由
天下之本及天下之末而了天下之大物也了天下
此個大物不思古今格則以格其物則本何以舉末
末何以歸本學且末也而況於善善且末也而況於
至耶故緊接以物既得其格而善斯知其至矣此個
格物二千年來訓釋多多少少若不量力主張茲說

極知誕妄但聯絡大勢頗爲貫串昔賢對石刻古文亦
覺不相背戾況下文天子以至庶人一是脩身爲本
又自註釋本亂則末難治蓋本亂則躬不自厚而所
薄又安能以歸厚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如何本末
之格而非善之至也哉若本之身心以通乎家國天
下盡天下國家而貫之身心其說在大學再無詳於
誠意一章却總是稱述六經賢聖之格言以立本定
舉末之主意即便是知止而有定心正則是能靜身
脩則是能安齊治平則是能慮而得也至明言盛德
至善而民不能忘復詳所以沒世不忘却是親親賢

賢樂樂利利至後頭將親親賢賢演出許多上老老
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將樂
樂利利演出許多用人理財要之上下四旁各得分
願貫天下國家本末相共爲一物始終相共爲一事
學問規模果然是大所引章句一一俱出六經所指
德業一一俱是帝王賢聖序以循之而條理之不紊
會以通之而體統之可一學問格則又果然是合於
人心之公極夫天然之善而至也夫孝是孩提而知
愛弟是孩提而知敬慈是未教而養子者非中庸推
原出于天命之性標題率於平常之道何以使人人

信從而欲爲古今之學之大也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直至知天地之化育若非大學指陳爲千聖之成法萬世之的訓何以使人人奮勵而必精進身心大學之善之至也哉嗚呼吾夫子在世七十餘年其心只以仁天下萬世爲心其事只以仁天下萬世爲事故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今看二書其真切懇到令人人可想見興起而不容已若是敢於今日直述荒謬而漫爲之辭其亦思效涓滴於滄海而益纖埃於嵩華也知我罪我幸共鑒諸

萬曆甲戌季冬羅子會五華書院三生講書初仕而優

則學次顏淵季路侍又次富與貴畢衆求爲之啓迪進諸生而前曰汝曹今日且須究竟聖賢平生所學者何所仕者何大學云格致誠正修身是謂學齊治均平是謂仕要之中間貫串一句只說明明德於天下至其實實作用則只是個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細細說似有兩件貫通實爲一誰故孔子言志獨以老安少懷朋友信爲個話頭看他所志如此則學便是學這個仕便是仕這個此外更無所學更無所仕亦更無所謂志也夫子此

志從十五歲便曉得要緊此孝弟慈的矩至六七十歲與顏淵季路言志之時便自許得隨心隨意隨處隨人皆隨所願而不踰此矩也此矩隨心而絜則上便上得其所下便下得其所左右便左右得其所上下左右皆得其所乃謂之仁聖人之志常常不遠此

二蓋自終食之間起以至終日終年而直至於七十

紀身其心心念念以天下爲一家而不計自己之家以中國爲一身而不顧自己之身如此而貧亦如此而富而無心於去貧處富也如此而賤亦如此而貴而無心於去賤處貴也漢高祖只是一代英主且云

爲天下者不顧家況聖人仁天下之志欲思老老以及人之老長長以及人之長幼幼以及人幼其決烈勇猛如大之必熱如水之必寒如江河之必於沛然赴海則其一身之貧賤富貴又安足係累毫髮也哉故時當自道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其中不義而富且貴於我而浮雲爲天下之志直是如此其切爲身家之意直是如彼其輕所以可仕則仕而可止則止可久則久而可速則速彼少有緊累又安能超絕千古獨異群聖而昭顯時中之心矩於萬世無疆也哉諸公咸相與稱善命諸生歌南山五章

以頌祝大[illegible]
武定諸生講天命之謂性一章舜其大知也與一章天
下國家可均也一章既畢乃進而謂之曰聖賢置此
經書不是徒資吾輩詞章而國家立學養士亦非徒
以詞章望於吾輩須是悉心體認俾窮則足善其身
達則可善天下也有問如何體認曰此書須要先認
中庸二字蓋中庸二字即是平常二字也故其首章
語道即曰率性率者自然而然不別加意思是也又
曰不可須臾離須臾者自朝至暮無時而非率此性
也又曰喜怒哀樂喜怒哀樂者本隨感而見無事而

非率此性也故此個道理充滿於日用發舒於性情
聖人與愚人一般今人與古人一般故善求道者不
求諸古只求諸今不求諸聖只求諸愚蓋識得今時
愚人所知能的便通得古時聖人所知能的了夫子
以世之學者不曉得如此求道往往慕於高遠而失
之故將大舜來做箇則樣說道天下皆稱贊舜帝是
大知而不知舜之所好問而察者毋在淺近之言而
其所循執而用者又只是下民之中蓋言有淺近而
理無淺近淺近之言即理也民有卑下而中無卑下
卑下之民亦中也試看今時閭閻之間愚蠢之婦無

時不拘[illegible]嬉笑夫嬉笑之言語最淺近閭閻之
村婦最為[illegible]殊不知赤子之保孩提之愛到及是
仁義之實而[illegible]治平之本也且細細論之則不惟
舜之用中於民而已鳶魚飛躍而上下察焉又用中
於鳶魚也庭前意思自家一般又用中於草木也吾
輩苟志在家要做好人只是循着良知良能以孝親
敬長而須臾不離便做得好人在外要做好官只是
循着良知良能以率人孝親敬長而須臾不離便做
得好官若人人如此便中庸可能矣柰何管商之徒
惟以法制把持天下且個個爭効法之是做好官的

不以中庸做好官矣長沮桀溺以高潔而辭爵祿剸
軻聶政以意氣而蹈白刃且個個爭効法之是做好
人的不以中庸做好人矣此夫子所以重嘆中庸之
不可能乃是就以前數等之人說他不能非謂中庸
之果難能也夫以前數等之人原生學問不明之時
委無足怪若今我　明聖諭首先以孝弟慈和為治
而先儒陽明諸老又惓惓以良知良能為教則諸生
視前人已是萬幸正好趁此發憤做個真正好人做
個真正好官以光顯此地新闢之學宮而仰副君長
師友作興之美意也豈非一大快事耶勉之勉之

徧勸諸生講爲政以德一章道之以政一章既畢羅子進講者問之曰汝講爲政以德的德字道之以德的德字說許多以內聖爲外王以精神心術爲倡率化導已是詳備可聽但不曉得個着落則理會處便不切實既欠切實則講貫處便不精神我且問你爲政以德政字可就是道之以政的政字否曰即是云此個政了曰無爲而民自歸的民字可就是民免而無恥的民字否曰即是此個民了曰政爲民而立則政之所云必民間之事政既是民間之事則爲政以德之德道之以德之德便須曉得聖人說的亦就是民

間日用常行之德也民間一家只有三樣人父母兄弟妻子民間一日只有三場事奉父母處兄弟養妻子家日日能盡力幹此三場事以去安頓此三樣人得個停當如做子的便與父母一般的心做弟的便與哥哥一般的心做妻的便與丈夫一般的心恭敬和美此便是民三[illegible]德行然此三件德行却是民生出世帶來的[illegible]孩提便曉得愛親稍長便曉得敬兄未學養[illegible]嫁便曉得心誠求中真是良知良能而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但這民衆無上人迪他說明此是人家第一件事大家該做即說與他

聽叫他去做又無人做樣子與他看便說也不信所以人家父子兄弟夫妻之間不免相忤相爭本來美德却反成惡俗矣故聖賢爲政不徒只開示條款嚴立法令教他去孝弟慈而自己先去孝弟慈如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久之則爲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便是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果然有耻且格若北極一旋而衆星自環拱之更不待上之人去刑罰他追究他自然大順而大化也若泛然只講個德字而不本之孝弟慈則恐於民

身不切而所以感之所以從之亦是漫言而無當矣若[illegible]以德爲政却又有個概括俗語云物常聚於所好又曰民心至神而不欺今只爲民上者實見得此孝弟慈三事是古今第一件大道第一件善緣第一件大功德在吾身可以報答天地父母生育之恩在天下可以救活萬民萬物萬世之命現現成成而不步分毫做作順順快快而不費些子勉強心心念念皆着也只是這個行着也只是這個久久守住也只是這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今日閭閻豈不可並於唐虞三代而祇難也哉大衆其共闡之

臨安諸生講顏淵問仁一章子路問政一章仲弓問仁一章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一章子適衛一章君子有三樂一章或求發揮所講為訓何如羅子作而嘆曰適聽諸生講說六章似單各一義予即聖賢先后語言對滿堂上下意象則若合群流而為巨浸汪洋活潑於吾月中欵少分異而不能然者諸生咸樂有所聞羅子曰予初闢講謂孟軻氏見得天下只有一箇善聖賢只是為善此個善極是說得好聽但不知也曾理會此個善是甚麼善生無以對羅子曰此個善是個性善孟子言善只道性善其言為善只稱

堯舜故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堯舜與人同耳且視此時堂上堂下人數將近千百誰不曾做過孩提赤子來誰人出世之時不會戀看母親吃乳爭着父親懷抱又誰的父親母親不喜歡抱養孩兒誰的哥哥姐姐不喜歡看護小弟小妹人這個生性這樣良善官人與輿人一般漢人與夷人一般南人與北人一般大明朝人與唐虞朝人也是一般但堯舜生來見得這個是我的天性亦是人的同性既以之自盡亦以之盡人但人有一句善言入耳便懽然覺如己的善言人有一件善行入目便懽然覺如己的善行

不用去取而無不取不用去樂而無不樂所以能底豫克諧而[illegible]天下之善皆歸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無人無我而渾然天下皆定皆化會歸於大同也仲尼祖述堯舜卻指出個仁來立教其自註鮮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當時弟子除顏曾外更無一個肯信居來却得一個孟子走將出來便一口道盡說仁之實事親是也故今細看兩人精神但有問答言詞每每貼在各人身上總說各人自己便關連着天下人身上總是他見透了那堯舜善與人同的根源下落所以總教顏子克己復禮便曰一日

天下歸仁總教仲弓所惡勿施便曰在邦在家無怨教子路以為政者即是躬於孝弟於上教冉有以富而教之者即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也即如君子三樂一章亦是要以首章為主蓋父母俱存是樂於尽孝兄弟無故是樂於盡弟能以孝弟為樂方仰無愧於好生之德所謂在家邦為孝子在天地為仁人也方俯不怍於人而孩提無不愛親無不敬長不失赤子之心而名為大人也方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邦自此而無怨天下

自此而歸仁家邦天下咸歸失仁則可盡得一世明睿之賢才覩德觀風踴躍興起以與人為善而歸於大同也不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而何哉於是合堂貴賤几千百之衆皆同聲感嘆謂果然我等人人皆可做得羅子復申而告曰此時諸人各各信得極是右今希有之事當時孟子一生之言未曾得一個相信有個樂正子雖是見得此個東西可欲可愛然問他是自己性生的便不免有疑夫有諸己之謂信蓋能信得有諸已也蓋此信字對疑字看是樂子半疑半信所以說他在善信之間此處既信不透則隔礙阻

滯決不能得黃中通理黃中所通者即一陽真氣從地中復所謂克己而復者也中通而理者即陽光而明所謂復以自知而文理密察以視聽言動而有禮者也故從此而美在其中從此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便是以可欲而先諸已施諸人通諸天下及諸後世方可以望乎大而化化而神也樂正子以後則孔孟此路真脉斷絕不談及宋時乃得諸儒興起中間也不免疑信相半至有以氣質未補德性說況有拘於孟子將未還於性善處有未脗合至哉　太祖高皇帝挺生聖神始把孝順父母六言以木鐸一世肇牖遂至真儒輩出如白沙陽明諸公奮然直指人心固有良知以為作聖規矩英雄豪傑海內一時興振者不啻十百千萬誠為曠古盛事今日諸君欲見如何為顏冉家邦天下之人只此堂便是如何為魯衛先労教養之政只此堂便是如何為君子三樂只此堂便是如何為唐虞堯舜與人為善翕然大同亦只此堂便是蓋此個性善平平地舖在滿堂高也高不得低也低不得也不許你有餘也不許你不足也更不要說先時也更不要說後日只各各在於當人人人在於當處所以謂之曰平常又謂之曰中庸以此

中平之理常在於身便曰平心易氣以此中平之理施之於人便曰平易近民以此平政率民而民從之便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太平也衆忻忻曰我等各各須歡天喜地以共享我　太祖高皇帝當今皇上太平之福於無疆無盡也已

石屏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顏淵問仁一章君子之道辟如行遠一章羅子進講者問之曰經書註疏因求理趣明白故不容不為詳悉分別卞須識得渾融處方於汝身有個受用即如中庸首章說有性有道有教至行遠登高却只說個君子之道是豈無天命

與仁存中至克己復禮却只說個仁是又豈無性道與教在中故善讀書者旣知詳悉於章旨更無統會於自身否則如說食者雖詳明其種藝根苗而滋味不曾入口說衣者雖悉曉其織紝絲縷而和煖未曾着膚縱讀書萬卷於子竟何益耶其生良久對曰今只能存此心即可兼通諸書矣羅子詰之曰如何是汝之心又如何存汝之心生曰只常時求盡孝弟便是存心復詰之曰孝弟二字極說得是但今時汝之父母兄弟俱未在此如何去盡孝盡弟或又只仍前說書相似矣生良久進曰此時對太公祖可是存心

否羅子曰心活潑潑地東西在家便孝弟在此便對答順而循之便謂之存矣其生忽然踴躍不勝曰吾心頓覺開明羅子指而言曰此時汝心他人不及見處即是隱即是微而獨覺光明處即是莫見乎隱即是莫顯乎微此個莫見莫顯之體雖率汝自家心性然却是天之明命而上帝監臨之也蓋天與人原渾然同體其命之流行即己性生生處己性生生即天命流行處但一顧諟則見得須臾難離惕然警覺恐然悚動而光輝愈加發越即是火之始燃而一陽之氣從中復也地中即謂之黃中中而通者乾陽之光

明知之所始也乾知太始處便名曰復復也者即子心頓覺開明所謂復以自知者也子心旣自知開明文口見光輝愈加發越則目便分外清朗耳便分外虛通應對便分外條暢手足便分外輕快即名中通而理所謂天視自己視天聽自己聽己身代天工己口代天言也頃刻之間暢徧四肢則視聽言動無非是禮喜怒哀樂無不中節天地萬物果然一日而皆歸吾仁以位之育之而其修道立教之機亦只反觀一己身中更不俟他求而有餘裕也故先儒有解克己復禮作能身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作只此禮以

視聽言動更覺順快然又有說焉子之反觀身中雖已見得開明見得發越但恐子式謂我是讀了許多經書做了許久秀才歷了許大事體方纔有此知覺是則只從道之高遠處看却不道君子之高遠原自藏在卑近處也何謂高遠汝今日光輝發越是心知之充廣者也何謂卑近汝原日赤子出世是心知之萌動者也然汝初出母做赤子時孩之則笑提之則動見父母便愛見哥哥便敬其心知了了視聽雖微也未嘗不條理喜怒雖弱也未嘗不節奏是則至卑至近之中而至高至遠的道理何嘗不悉寓於其內

耶今時解說把父母其順做高遠怬孟子說人之良
知與大學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則宜兄弟和妻子
順父母正是鄉村愚夫愚婦之所共知共能者恐只
可作卑近而高遠自在方更有味也由此三章統會
看來則孔門宗旨渾然只是一個仁字此仁字涵其
根源則是乾體純陽生化萬彙無一毫之間無一息
之停無一些子之昏昧貫徹民物而名之曰天命之
性也本其發端則人人不慮而自知孝不學而自能
弟不教而養子自心求而中默順帝則莫識莫知名
曰率性之道也究其中間作用則聖賢以人弘道敬

而脩之物須直信本心從中通悟而陽光內透天命
其在我矣繼須顧諟天明慎畏將奉赤子真心于時
保之矣由是通而可遠卑而可高禮與天地而同其
中樂與天地而同其和萬民賴之以立極萬物藉之
以完生而吾自己一腔之中亦將同體乎萬方萬世
而希乎踐形惟肖之歸矣諸君其共勉之
迪海諸生請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章君子有三樂一
章時邑中居民無老幼咸聚覩聽羅子謂之曰讀聖
賢之書先要見得聖賢之心事其書說着方有精神
衆人聽看亦有滋味聖賢之心何心哉孔子曰吾十

[illegible]而志於學朱子註得極好曰學大學也志大學
[illegible]教人明明德於天下也明德只是個良知良知只
是個愛親敬長愛親敬長而達之天下只是興仁興
義而脩齊治平之事畢矣故此一章全重在無不知
愛無不知敬此無不知三字一頭管着自己意身
一頭管着國家天下只因人生出世來此條命脉原
是兩頭都管着所以大學總說物之本便連及其末
總說事之始便要及其終堯舜總克明峻德便親睦
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武周總追王上祀便達之
諸侯達之大夫而及士庶人也達之天下達字要同

中庸達孝的達字解達孝達字要同下文達之諸侯
的達字解如云親親以盡仁敬長以盡義更無他術
只如古先帝王達之天下而已矣若依舊講作申明
上文看則前已言無不愛無不敬矣其詞亦不贅耶
試看此時對着滿前師生以及父老子弟將數百人
那個不曉得要愛親那個不曉得要敬兄那個愛親
敬兄不是從出世來即知即能而與我一般耶只因
為此一條真正命脉生來一般所以他衆人也無不
忻忻然聽着我講所以我也無不忻忻然要講與他
衆人聽此等忻忻而講忻忻而聽又忻忻而傳播鼓

舜便可致一家仁而一國興仁一家讓而一國興讓人人愛親人人敬長而達之天下故必須到天下盡達了孝弟之時方纔慊快孔子志學的初心孟子願學的定見却渾然是造化一團生生之機而天即為我我即為天亦嬉然是赤子一般愛敬之良而人亦同己己亦同人如此則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固是大幸間未然亦終身思慕而成大孝又如孔子只因一本孝經得了個曾子英才曾子子思傳至孟子却把大學中庸孝弟慈的家風手段演說成七篇仁義之言恢張炳耀與日月爭光彩與宇宙爭久大莫說秦

漢唐宋之英君誼辟莫之或先雖唐虞三代而宰我且謂其賢之遠矣故王天下與達之天下兩個天下字要粘連同看方知三樂不與存者不是虛空較說乃是作用實事蓋王天下未必能兼君子三樂而君子三樂果足以該帝王之王天下也嗚呼內而聖外而王盛德大業至矣哉而不出孩提之愛親敬長為諸生只消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一句便可作今日折講二章之總破題矣大衆愈加忻忻而謝予亦愈加忻忻而錄之以傳云

大理諸生講顏淵問仁一章司馬牛問仁一章樊遲問仁一章子路問政一章子貢問師與商也孰愈一章既畢羅子顧講生語曰適講說許多書俱是數陳古聞道理今大衆聚於一堂如此坐立如此相問却是面前實事諸生各以方纔口中談的道理與今身子上的行事打個對同果渾然相合耶抑尚不免有兩間隔也諸生默無以應羅子征而嘆曰適纔許多書卻與汝輩身上一些對同不來則推之平時窗下之讀誦與他日場中之文詞皆只是一段虛見一場閑話而一套空理矣與汝竟何益耶故今講孔子的言便須體察孔子當時提醒門下諸賢的一段精神蓋

當時諸賢亦有如汝輩欵理會道理來問者孔子則句句字字只打歸各人身上去求個實落受用如荅顏淵仲弓以至於子路子貢莫不同是此段精神就是後來記者將此議論作成經書漢宋諸儒將此經書演成註疏我 國家制令文將經書註疏考成科試與有司歲時進講亦皆是接續孔子當時一段精神使天下萬世人人得個實落受用也時一堂上下將千百餘衆俄爾然靜聽更無一息躁動羅子亦瞑坐少頃謂衆曰試觀此際意思何如衆忻然曰此時一堂意思却與孔門當時問荅精神大約相似矣羅

子曰豈惟精神可與對同卽袷講諸書亦可以一一對同也蓋此一堂下而與從次而鄉約父老次而吏典次而生儒又上而郡縣僚屬其人品等級誠難一槩若論此時靜肅敬對一段意氣光景則賤固不殊乎貴上亦無異乎下地方遠近不能爲之分形骸長短不能爲之限譬之蒼洱海水其來或有從濼而下者亦有從穴而湧者今則澄滙一泓鏡平百里更無高下可以分別既無高下可以分別則又孰可以爲大過孰可以為不及也哉既渾然一樣而無過不及則予與府縣以是意而先之勞之諸丨諸民亦以是

意而順之從之相通相愛在上者真是鼓舞而弗倦在下者亦皆平直而無枉欲求一不仁之事不仁之人於此一堂之前後左右也寧不遠去而莫可復得也耶吾人能以此段平明之體而養之於中便可以語司馬牛之心存不放能以此段平明之心而推之於衆便可以語仲弓之所惡勿施又擴而充之便可以語顏子之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矣故孔門宗旨只是教人求仁而吾人工夫只是先須識仁此時此會合堂上下百千其心而共一忻忻愛好之情百千其目而共一明明覩面之視百千其耳而共一靈靈傾向之聽百千其口而共一肅肅無譁之止百千其手足而共一濟濟不動之立站故聖人指點仁體須曰仁者人也又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正說此堂我是個人大衆亦是個人我是這般意思大衆亦是這般意思若識得此段意思便識當時所謂天下歸仁者是說天下之人都渾在天地造化一團靈明活潑之中也此一團虛明活潑之仁從孩提少長便良知良能所謂人之生也直而無或枉也卽愚夫愚婦皆與知與能所謂用中於民也孔門惟顏淵仲弓此段意思能自承當所以於己便復得禮於人便

行得恕故一可為邦一可南面直是此個體段承當得來便自無我無人無遠無近而渾融合一若子張子路諸賢不肯輸心向這裏承當卻謂聖賢之學必有個異乎人處所以或見我不如人或見人不如我或見古不如今今不如古或見凡不如聖聖不如凡較短論長是內非外或失則太過或失則不及或失則躁動或失則倦怠至如司馬牛樊遲則聖人雖把日前事指點與他他卻必要生疑蓋他定說聖人爲學又有別一種道理而不應如此易易也了時滿堂稱快戀戀不忍別去因命之歌則歌南山五章命再

歌則歌勝日尋芳一首羅子顧諸生笑曰汝我之依
依戀戀庶幾乎東風面目而愷悌樂只矣乎滿堂上
下亦庶幾乎紅萬紫而邦家之基之光矣乎況天地
生機充長無盡自茲方而遍之天下自此日而引之
終古其萬年而無疆無期也亦在汝我之勉力何如
耳羅子歌々以稱謝于郡邑僚屬暨諸師生師生暨
郡邑僚屬亦廿四於羅子致感時方朝霧淨展杲日
空懸光曜臨階胳融特甚羅子復揖諸君而申諭之
曰大陽有赫吾明德也古之人光被四表即克明其
明德而天下歸仁也慎之哉此際人已相通心目炯

炯是則海底紅輪而復以自知處也顧何人哉希之
則是

永昌諸生講天命之性一章舜其大知一章知之者不
如好之者一章太守陳居進諸生求教羅子謂講者
曰汝曹若謂知之與好好之與樂由許多積累工夫
乃能然歟殊不知適所講三章書內知與好與樂都
藏其中而汝曹未知覺耳故依着汝曹今日講套則
若知先於好好先於樂依着孔門三章書看來則是
樂先於好而好先於知也夫世之所謂樂者不過是
自然而然從容快活便叫做樂也今細看天命之性
即是天生自[illegible]性而行即是從容快活也大學謂
不待學養子而後嫁孟子謂孩提無不能愛其親汝
試想像人家毋親抱着孩兒孩兒靠着毋親一段嬉
嬉融融的意思天下古今更有何樂可以加此也哉
此便叫做民之秉彝孔子說詩謂民有秉彝故好是
懿德則好實由樂而有也又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則
知又由樂好而有也故舜稱大知便是能知而其知
原於好問好察然所好者却是邇言所用者却是庶
民之中淺近庶民却正是率性自然而不慮不學者
也又看中庸他章論聖人却有不[illegible]而愚夫愚婦到

可與知可與能分明說聖賢有不如愚夫婦處其次
又嘆鳶飛魚躍爲上下昭察分明又說人不如鳶魚
處蓋人到愚夫婦之居室物到鳶魚之飛躍果然渾
是一團樂體渾是一味天機一切知識也未不着一
切作爲也用不去至於汝曹適纔許多講套說話雖
似曉得一般然究竟率性中和則實相去天淵之不
如矣故古人善形容樂體者若陶淵明却云木欣欣
以向榮周元公却云庭草一般生意夫草木無知豈
果能意思欣欣也哉惟是二公會得此個樂機則便
觸處自然相通汝曹在此若肯徹底融會草木無知

且自忻忻而飛飛獨可悶悶那魚鳥至微且自昭察而
我獨可昧塞耶失娣之愚且可與知與能況衣冠堂
堂萬萬非衆人此耶孩提之時且已良知良能況説
壯且老萬萬非幼稚比耶於此頓覺心胸開豁耳目
靈通四肢百骸俱輕快與朗此便是一陽之氣和暢
光明若從平地裏頭湧出一般豈不與今日冬至同
其亨泰也哉況以此意而觀之一堂則一堂上下無
賢愚老少皆覺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堂渾是春
也以此意而觀之一家則一家内外無老幼親疎皆
覺自率其性而自樂其常一家渾是春也又遠而觀

之一郡觀之一省又遠而觀之天下萬世無不渾然
同樂同春於無盡焉却即為天下造太平為萬世開
開太平而無負父母生育一番朝廷位養一塲道其
在邇而非遠事其在易而非難昔人謂太平無象却
不思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天下太平萬世太平
也衆舉手加額曰今日為　聖天子稱賀太平自此
其億萬世無疆也夫
泹海諸生講王者之民一童人之所不慮而知者一童
君子有三樂一童既畢進講者而問之因適講王伯
伯不必言矣且汝以何為王道耶對曰殺之不怨三

句便是曰此是觀王者氣象如面前日之　而非日
之體樹之影而非樹之形也又對曰所過　化亦是
曰此贊王者道大如説日光這等明樹影這等長去
曰體樹形更愈遠矣一生前曰孟子會説　德行仁
者王此却是直説王道矣　子曰是則是　不
知汝却以何為德以何為仁也對曰若要　此指不只
是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乎羅　子曰汝既
知此則何必遠取即次講二章書盡之矣　孟以德行
仁仁字是王者必世而後仁的仁字又是一家仁一
國興仁堯舜帥天下以仁的仁字也故上老老上長

長上恤孤即是王者之德而民興孝民興弟民不倍
即是王者以德而行仁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要之王道之大亦不外乎孩提之良知良能而
己汝今諸生説王道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也須思量
其道如此渾化如此神妙畢竟有個來歷如樹木然
必下地原是這様果子方纔末稍結成這様果子來
有始初以荆棘種之却忽然會長出個桃李來也故
天下之至妙至巧者莫過於聖人之不思不勉而至
妙至巧者亦莫過於孩提之不慮不學二者大小雖
殊其神化則不差毫末也況王者所過所存直與上

下同流而孩提之所知所能亦云達之天下固未有
不達之天下而可謂與上下同流亦未有既達之天
下而不是與上下同流者也以此二章合看恰好渾
是一章但過化存神是樹木末稍的果子良知良能
是樹木根底的果子根稍分得兩頭果子通貫一脉
汝輩於今却須猛省思量人人皆做過孩提赤子来
人人皆知得愛敬親長来何故堯舜孔孟却能以這
果子花實溥海宇而同流合化至湯也諸人却把這
個果子枯芽敗種而生意斬然此中關却自有個緣
故盖由古先聖賢生来便會識得輕重孔子吾十有

五而志於學其時志學便即知歸重孝弟慈也志重
於孝弟慈則便一切外物皆不能與他作對生機貫
澈勃然充盛絜矩從心更不由他得矣孟子窺見這
個意思又重重為他牃嘆說君子有三樂雖王天下
不與存也夫一切外物之高貴至於王天下處便盡
了此王天下不與則其他更何可言是孟子極贊夫
子志學之誠之極處其實三樂最先一着只是樂孝
樂弟樂孝樂弟到渾化時便天壤之間更無可代以
此反之於身便自然無愧無怍而為學不厭矣以此
道之於人便自然盡得英才而為教不倦矣到得不
厭不倦去處則目前良知良能渾然成個不思而得
不勉而中一段滋味其過不容以不化其存不容以
不神其天地不容以不合德矣故今日吾輩既生聖
明之時又幸得聞聖學之要只在能辨別得個輕重
能決定得個趨向果然如吾夫子當時志學一付肝
腸則樹根之着地者愈養而愈深枝幹之參天者將
無疆而無盡知能神化之果不惟際上下而同圓且
將極古今而共久矣願諸君其勉之勉之

羅子曰大學一書總括是明吾明德其眼法只在知止
知止則意之定心之靜身之安國家天下之慮不患

其能得之難也知止未能而求定靜安慮固不可得
以定靜安慮與知止並論亦於明德宗旨相去遠甚
學何自而能大也耶今日用力須打倂一切精神於
知止處透悟即所透次第便分作定靜安慮至了結
處即謂之能得而明明德於天下矣知格工夫渾淪
圓妙如眼法尚眩幸汲汲先究心也

羅子曰孟子形色天性章重在一形字孔子曰仁者人
也又曰道不遠人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曰人曰我曰身皆指形而言也孟子因當
時學者皆知天性為道理之最妙極神着不知天性

實落之處皆知聖人為人品之最高極大者不知聖人結果之地故將吾人耳目手足之形重說一番如云此個耳目手足其生色变化處即渾然是天下所謂最妙極神的天性故我此個耳目手足之形一切世間賢人君子都壞負空過了他惟有聖人之最高極大者乃於此形之妙方為率履不越也如此便見得萬物皆備於我我能誠於反身即其樂莫大焉者矣仁德渾是個人為道而遠人即道不可以為道矣曰如何便不可以為道羅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也學者言天便見得甚大若言人便見得甚小

殊不知天人只是一個如不一個便不見道也问必是聖人方能口代天言身代天工如何都說得一個羅子曰經上明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如何不皆是一個聖人但能知得天視即民視天聽即民聽而率循不失便可以口代天言身代天工非別有伎倆也故不肖嘗作一俚語對朋友說其於講道學則有未能若說聖人則若做過許久時也朋友皆以其為妄言其引証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其固不敢當至如赤子我却不是做了許久來耶卻康節詩云耳目聰明男子身

洪鈞付與不為貧今日在會諸友誰不耳目聰明誰不洪鈞付與又誰不可承受付與一個大聖人哉衆皆忻然

總一貫編終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白鹿洞門人熊　儐　孺大

古吉州友人鄒　善　校

黄希孔　吴道長　但崇草　郭焞

陳道濟　郭烇　郭之屏　熊嵩陽

後學

敖誠　劉達士　熊儁　雷章

敖諭　郭烋　王新樂　歸善熊衍陽

李𡈽憲　淦守縉　劉衍恭　敖尚禹

李學旋　郭九苞　王汝佐　熊冬陽詳附

梓

書詩禮春秋附

羅子曰先儒謂易爲五經祖則書之政事詩之性情禮之大本春秋之大義言言皆自伏羲畫中衍出非易自爲易各經自爲各經捴之皆自身心意知通之天下國家目前現在直之上下古今人須會得聖賢此旨不把作一舉業套子便不罔了聖賢千辛萬苦遺下這個救性命的本原儒先有謂六經聖人之註脚是爲逐心詞章者激而言之也其嘗依孟子誦其詩讀其書學禮玩春秋尚論古人於從姑山房覺來一字一金言言皆救性命之良方非紙上之閑言也竊敢謂詩書禮記春秋皆聖賢之精蘊悟者得之

問堯舜二典乃古今文字之祖其要何如羅子曰欲知二典之要須從孔孟二人討探仲尼祖述堯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惟孝弟乃人心和平之德亦和平天下萬世之德也所以堯只允執其中舜精一允執其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故堯舜欽明欽明此本濬哲濬哲此本此本一得所執皆中中則無不平矣所以以親九族萬邦之和和於孝弟克諧二親四方之動動於孝弟不然雖堯舜在上皐契在下難致蕩蕩巍巍之化矣

問世之談玄者皆非之書稱舜玄德不幾於玄乎羅子

曰舜之玄以有好生之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舜日夕以生生之心生乎其親以生生之心生乎其弟又以生親之心生天下人之親而使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以生弟之心生天下人之弟而使天下之爲兄弟者化定而且化即天之維玄維默生生不已其好生之心玄之又玄也愚亦爲之說曰玄莫玄於克諧以孝

羅子曰大禹安汝止止者即至善之謂也文王於君臣父子國人之止穆穆緝熙而敬之方是安汝止此禹幾康之心萬世平治之本明明德之方

有友問鳳凰來儀恐非實事羅子曰予未讀易乎同聲
相應同氣相求聖人作而萬物覩自然之理也蓋天
地民物本是一乾變化㧾性命各正耳如手之捫足
足之隨手此動彼隨也心和天地之和應之心順夷
夏之順歸之况鳳凰乎此孔子嘆鳳凰之不至亦有
感鳳兮德衰之歌與豈可以來儀非實也諸友惟當
益振雝雝喈喈之響以來儀於
聖庭是頭衆皆欣然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學問變化禽
獸舜大家當自猛也
會中問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豈有一命令

以寵降之哉羅子曰堯舜止言心而性則自湯言也
明於性之一字則降之義自明矣蓋性從心生是上
帝生生之德也上帝以此而生生即以此而生天下
萬世之民天下萬世之民皆其生生之德所生也固
其性之為性即帝之性只此一降字湯乃為下民警
之其實下民即上帝如子之於父精神血脉皆父所
受也大衆惻然
羅子曰伊尹曰習與性成然則習之所係大矣哉易曰
不習無不利孟曰習矣不察可見不習之利不察之
習出之於天也孔子習相遠與此習字不可不順之

人矣
問高宗恭默思道何以即夢帝賚良弼羅子曰語云思
之思之思之不得鬼神通之則誠之極也况其所思
者道乎思道又恭而默乎蓋道本相通質鬼神而俟
後聖者也一能思之思則得之所以高宗之所思者
道故上帝賚以學道之人教以學於古訓乃有獲又
教以惟斆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則向之思不能學者
今時斂學而成其思矣卒之恢復舊物以承湯之緒
皆此思道一念始之也思之上通帝天下光海宇如
此哉且不惟有補於高宗學之一字言自傳說萬世

而下人人知學皆其功也亦神矣哉
羅子曰書云不虞天性夫曰恒性矣復曰天性見性而
非天則有不恒試觀父子之間其當孩提之時父之
抱子子之戀父其一段欣欣更有何物名狀所以孟
子曰形色天性只見人於形色莫知莫覺自會保愛
則天性又可不虞乎
或問惟天陰騭下民其旨何如羅子曰子謂騭字之義
乃民之默默然也曰然曰然則帝之震風之烈鳥獸
之喧吼昆虫之唧喁何爲不體天之化也蓋天以一
神神則妙萬物既妙萬物雖有聲而無聲也推之斯

不言天何言默而識皆是此意

或曰書曰思曰睿睿作聖弟子未嘗不思何以不長進也羅子曰子所謂思乃用心之思非心田之思也夫心之官則思君子九思乃出於何思之真體也以真體而思則便是聖人不思而得矣子其憧憧往来何以通微而入聖哉所以箕子述禹範曰貌言視聽思孔子教顏復視聽言動禮皆是一意皆是先立乎其大此乃萬古入聖要訣其實只在勿忘勿助之間百姓日用不知耳曰弟子亦知思非禮勿視曰孔子見南子亦以南子為聖耶如以南子為聖則孔子忘之矣如以南子為非勉強禁之則助之矣子若不小心翼翼求遇至人則箕之睿顏之復只成一個空談耳何益於聖哉所以今時學者問以力學何先皆曰思曰睿睿作聖又曰只在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及見人有一毫拂逆於我即遷於怒矣復體已剝矣睿幾已窒矣予嘗向人提醒彼皆漫然子有作聖之志須於歲月凝神自有啓其衷者在也勉之勉之

羅子曰克念狂作聖罔念聖作狂可見念之動處乃心之精神能動精神謂聖不能動精神即狂聖可以不作精神可以不動乎[illegible][illegible]曰囿之生也幸而免哀哉

羅子曰先儒云欲觀王者皡皡氣象須讀芣苢四五過則可知皡皡矣夫皡皡則室家和平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大家保合太和太和則無不平矣不平則無事無事須一草一木皆是欣欣向榮易謂天地化草木蕃況於人乎此皆由於親親敬長始所以孟子稱皡皡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蓋乃良知良能無不愛親敬長此芣苢之所以皡皡也

或問聖人順事無情胡為黍離之悲羅子曰此正順事無情也夫人情貴於相安不安不可以為情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宗室盡為黍離如此而不動心豈人情乎此春秋繼黍離而作也

或問周公赤舄几几何如羅子曰聖人處事只是一個無私無私則心廣心廣則體胖雖動容周旋無不安舒所以服履之間亦自如也曰此處周公亦自知否曰周公惟知予音翹翹而已何有於几几

有歌伐木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羅子曰其玩此詩神聽之聽與他聽不類曰何以不類曰詩之興義原取諸友聲聲即言也言之為德以和平為貴如曰友聲[illegible]平則神乃聽之神既聽之即可以終和平也則此聽字當與聽受相類而與神其吐之之意相反也[illegible]哉

曰然

或問天保頤君福只在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何也羅子曰此正太平之全福也蓋人生天地只患不能安常果能率其良能偏為帝德之能率其良知偏為帝德之知人人親親長長任性質之自然各安其分只曉耕而食鑿而飲出而作入而息日用飲食而已更有何事此孔子惓惓為政以德只是志大道之公也試觀我

高皇六諭普天率地莫不知日用平常仰事俯育此正王道平平王道蕩蕩也寧非偏為爾德哉

或問文王在帝左右果是實事否羅子曰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豈以周公之聖祀父作一恍惚形模以疑天下萬世也蓋人之生死乃一團神理出於帝天所以易謂帝出乎震又謂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既曰帝之出神之妙則文之在帝左右也明矣但此有個大頭腦周公後咏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我之則即帝之則則帝之則即我之帝非有二也文王一生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保合此帝所以生則入聖死則還虛新天之命作人之心其神與帝一也子患不能師文王耳不必以在帝左右為疑也或曰孔子教顏子之復其亦此意否曰天下本無二道亦無二學易曰商旅不行后不省方皆是教顏子師文之穆穆云能如文之穆穆純亦不已矣豈但在帝左右哉其友大悟

或問詩頌思無邪何也羅子曰子必明於思之義方知思之無邪也知思之無邪方知此言之蔽三百篇也夫人之思出於心田乃何思何慮之真體所發若少有涉於思索便非思矣安得無邪

有友問詩頌濬哲維商復以聖敬日躋言之何如羅子曰敬者聖學傳心之要而況契乃商之始祖也其家

學乃是敬敷五教在寬也既以敬而敷敷又以寬而俾人人淂入其教當時父子皆有親君臣皆有義夫婦長幼朋友皆有別有序有信倘非心之濬以通微哲以析理安能如此哉此湯之所以世守其敬以至賢聖之君六七作及後高宗中興恭默思道雖至中微尚有微子箕子比干三仁皆其敬敷五教在寬之畱也信乎濬哲維商也

羅子曰高宗下民有嚴乃若始終典於學方知天視民視天聽民聽此所以賞不僭刑不濫見民即天也非學務時敏者孰能至此

問先生治平天下其禮樂法制多端今何只以孝弟慈爲言羅子曰王者經綸原只用一個禮作樂則調達此禮法制則鋪張此禮俱雖與禮並言但禮之爲禮有經有曲經綸天下在先定其經而曲則難以備舉故大學舊是禮記一篇正禮之大經然筆自聖心雖止言大經而其中精妙自通曲亦未嘗不具備也況曲禮必聖賢方能周旋而中經禮則凡庸亦可率循而行故曲禮必待學造而經禮則可教立如方員之規矩拙工亦可傳之而巧非心解莫能我嘗看世間兒子之夫亦不爲少然卒之不敢妄動者只因父母

妻子根蒂相維係焉耳論語其爲人也孝弟一章眞訣是禮記中大學治平骨子而與堯舜典謨所載之道孝弟而已矣貫通不殊

羅子曰禮首云毋不敬儼若思是其所思者豈徒一己已哉必曰安民安天下國家之民方是文王緝熙之敬所以曰毋不敬觀毋不二字則民即該之矣孔子學教不倦眞是優禮以一部禮記付之顏子

羅子曰敦篤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夫行而曰善乃天行矣天行自健善行自美故君子不息不息須於可欲之善以求繼善之性則全交而通天下國家矣

或問大道之行孔子何以惓惓於大同也羅子曰大道之世人忘其私天下爲公也外户不閉相游於天机子所以東奔西走只爲這場所以忘食忘憂只爲這件倘大道不行孔子之憂斷然不已吾輩須力學以求釋孔子之憂

問聖人何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何其耐煩如是也羅、曰聖人不是自欺的人只見得人者天地之德〻凡人者天地之心我既德天地之德人亦德天地之德我既心天地之心人亦心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德爲德即欲人同天地之德以天地之心爲心即

欲人同天地之心譬之人家兄弟四五人皆出一父其中有一賢子必曰我四五人我父俱是愛如何令我明彼昏我富彼貧所以日夜皇皇以求安父之心成父之德也故曰中心安仁天下是一個人又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不得不耐也亦不忍不耐也噫仁以人之楊子亦言之不人則不仁不仁則不人未有人而不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也故曰非意之也知人情也

羅子曰予嘗讀禮天下之肥不覺淚下何也肥瘠相並不肥則瘠子瘠則親心戚天下瘠則聖心憂

或曰春秋褒貶之書否羅子曰儒先嘗有此說以其細細考究乃是存幾希之性之書也所以孟子歷叙幾希舜曰由仁義行見得仁義萬世不易之常道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外此二端別無法制所以詩亡則孝子之歌忠臣之味不復聽覩矣而好辯章旨稱說亂賊之慘皆由於仁義之不明幾希之昧也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觀此竊取二字正足孔子存幾希之性而由仁義也後世輙以孔子筆則筆削則削為孔氏之刑書悞矣

問天王正月何義也羅子曰孔子一生上律天時者也故其立言著書毫不違天及顏淵問為邦即曰行夏之時蓋天有歲首人有元首天王之繫示有統也皆所以悚動人之良知本體使人覩制作而知自悟也此孔子知我罪我之意即以元年春王正月數字可見矣

羅子曰一部春秋乃孔子負罪而作把來比擬以牽合詞章則其義如何得明孔子之心如何得知

一貫書詩禮春秋終

近溪羅先生一貫編

白鹿洞門人熊　儐　孺夫　編

楚天臺友人耿定向　校

熊　僊　塗應喬　潘大化　塗應香

干仁萬　栻　張錫位鄱陽人　宗家相

後學　汪如汲黄梅人　倶崇卑　蔡　潤　熊德陽

陶　綬　鄒國紀　王汝佐　陶孔時

趙克性　劉任道　鄭可直　陶孔暉

潘大儒　塗應奎　潘大賓　熊春陽　梓

易經

或問易乃千聖宗旨夫子屢屢言之若於乾坤神理人物性情古今編讃一一脗合果何從悟入羅子曰某原日亦未便曉得去宗那個聖人亦未便曉得去理會聖人身上宗旨工夫其初只是日夜想做個好人而科名宦業皆不足了平生想得無奈却把近思錄性理大全所說工夫信受奉行也到忘食寢忘死生地位又病得無奈却看見傳習錄說諸儒工夫未是始去尋求象山慈湖等書然於三先生所為工夫每有窒𢪛病雖小愈終沉滯不安時年已弱冠先君極為憂苦幸自幼蒙父母憐愛過甚而自心於父母及

弟妹亦互相愛恃真比世人十分切至因此自讀論孟孝弟之言則必感動或長要涕淚以先只把當做尋常人情不爲斷要不想後来諸家之書做得着累喫苦又在省中逢着大會與聞同志師友發揮却翻然悟得只此就是做好人的路徑柰何不把當數却去東奔西走而幾至亡身也哉從此回頭將論語再来細讀眞覺字字句句重於至寶又看孟子工夫又看人學中庸更無一字一句不相照映由是却想孔孟極口稱頌堯舜而說其道孝弟而已矣豈非也是與得没柰何然後遇此機竅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其時孔孟一段精神似覺渾融在中一切宗旨一切工夫横穿直貫處處自相湊合但有易經一書却又貫串不来時又天拏楚中一友(胡宗正先生)来從其改舉業他談易經與諸家甚是不同後因科擧辭別及在京得第殊悔當面錯過皇皇無策乃告病歸侍老親因遣人請至山中細細叩問始言渠得異傳不敢輕授其後以師事之閉户三月亦幾亡生方蒙見許反而求之又不外前時孝弟之良究極本源而已從此一切經書皆必會歸孔孟孔孟之言皆必歸孝弟以之而學學果不厭以之而教教果不倦以之而仁仁果萬物一體而萬世一心也已竊觀今時同志極是衆多但每談心性者便不肯小心看書間一二肯讀者又泛觀傳覽於子史諸家便着精神於論語孟子反枯淡冷落叩之則曰此個重句我幾久曉了何待今日贅贅耶噫五穀之味固難比海錯珍羞而要延軀命則舍此不能偶因吾子之問而敬陳之亦思軀命是人之所同受用此味穀食亦未必不是人之所共飡也至若謂悟千聖宗旨與否則非某之所敢知也已

子羅子曰易者聖聖傳心之典而天人性命之宗也是故塞乎兩間徹乎萬世夫孰非一氣之妙運乎則乾始之而坤成之形象之森列是天地人之所以爲命而流行不易者也兩間之塞萬世之徹夫孰非妙運以一氣乎則乾實統乎坤坤總歸乎乾變見之渾融是天地人之所以爲性而發育無疆者也然命以流行於兩間萬世也生生而自不容於或已焉孰不已之也性以發育於兩間萬世也化化而自不容於或遺焉孰不遺之也是則乾之太始剛健中正純粹至精不遺於兩間而超乎兩間之外不已於萬世而出

乎萬古之先結結其天了無聲臭伏羲畫之一以導
其統文王彖之元以大其生然皆不若夫子之名之
惟以乾知太始而獨得乎天地人之所以爲心者也
夫始曰太始是至虛而未見乎氣至神而獨妙其靈
徹天徹地貫古貫今要皆一知以顯發而明通之者
也夫惟其顯發也而心之外無性矣夫惟其明通也
而心之外無命矣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復
以自知也夫天地之心也非復固莫之可見然天地
之心之見也非復亦奚能以自知也耶蓋純坤之初
動微陽是之正乾之太始而天地之真心也亦太始之

知而天心之神發也惟聖人迎其機而默識之是能
以虛靈之獨覺妙契太始之精微純亦不已而命天
命也生化無方而性天性也終爲神明不測而心固
天心人亦天人矣
問自強不息乃是乾乾此乾乾可是常知覺否羅子曰
不止常知覺曰可是常力行否曰不止常力行曰可
是知覺力行常並進否曰不止常並進曰何如乃可
曰是要乾乾曰知行常進非乾乾如何曰未有乾乾
而不知行却有知行而非乾乾者曰此處如何分別
曰子之用功能終日知覺而不忘記終日力行而不

歌手乎回何侍終日即一時已難保矣曰如此又可
謂乾乾已乎曰此是工夫不熟熟則恐無此病矣曰
非也中庸教人原先擇善擇得精然後執得固察脉
不精藥更作疚恐庸醫不免殺人也曰吾聞此言亦
甚恐恐願施丁方相救何如曰此個學問固是千古
聖藥起死回生却是千聖秘方微言久絕也蓋予之
心中原有兩個知有兩個行曰如何見得有兩個曰
予幾說蔟很去覺照蔟很去探求此個知行却屬人
幾說有時忘記却忽然想起有時歇手却惕然警醒
此個知行却是屬天曰如此指破果然以前知得是

落人力一邊但除此却難用工了曰聖學原是難事
若汝用不去便須回頭共人商量可貪其容易便係
你蠻做也耶然此弊却通天下貫古今亦不止汝一
人也今當爲細說一番只是天機太漏泄爾夫聖學
肇自虞廷其初便說道心惟微微則難見所以要精
精始不雜方纔能一一則無所不統亦又何所不知
何所不行耶其知其行亦何所不久且常耶但爲善
中還渾然若寂中庸形容之以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孟子形容之以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蓋自孩提以至
老死生生化化渾全是個乾體只因此體原極微耿

非如耳目聞見的有跡有形思慮想像的可持可據所以今古學人不容不舍此而趨彼也曰今承指示亦頗明白但欲承當又覺甚難曰若是不難他便不說道心惟微矣如汝實實要入此門則先須辨個必爲聖人之志志意堅定方好去尋真師友遇着眞師友方纔有眞口訣眞師口訣却與如今書本講說的半句不容妄說塞住蹊徑半步不得前移困心衡慮忘日忘年自然有憬然悟默然惺雖是得得艱苦都是住得安樂也此後因說知及仁守雖得必失但程子更說既得而樂不患不能守予今也信得只要得

處眞的其後次第果儘在由得自家也

問易謂終日乾乾夕惕若不知乾乾二字與性性亦有分別否羅子曰乾乾性性此語泛看亦似相同但古之聖賢立言製字必是各有着落即如古人云乾坤二卦本是陰陽作易者不曰陰陽而曰乾坤蓋指其性情而言之也以此觀之則先儒謂性性爲能存神明白就其體段凝定處說至易謂終日乾乾夕惕若明白就其工夫奮發處說但乾乾雖說工夫而不知順性之體則把捉操持式犯助長之病性性雖說體段而不知法乾之用則散漫精神又至勿忘之失若

善理會性命而能使骨肉俱爲渾化則其體用亦自相停妥矣

問群龍無首乃見天則敢問天則必如何乃可得見也羅子曰據汝之問果欲見天則耶曰然曰若天則可以見而求可以問而得則言語耳目各各用事群龍皆有首矣寧不愈求而愈不可得也耶蓋易之象原出自文王詩之頌文王者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其所謂畔援歆羨者豈皆如世之富貴外物哉即汝今日欲求見天則之心是也故道岸之登不難而歆羨之忘實難

帝則之順不難而知識之泯實難曰若然則吾將言語知識俱不用之可乎曰即此不用之心與求見之心又何所分別也耶

問乃見天則與發而皆中節羅子曰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天則也但物感之來其應甚速苟毫髮踰節即其則不中此豈一時思慮所能防範而一念擬議所可矯強也耶即使思慮而出之矯強而合之於天則二字亦相去徑庭矣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吾輩於斯語不可看太高遠禮記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夫赤子之心純然而無雜渾然而無為形質雖有天人之分本體實無彼此之異故生人之初如赤子時與天甚是相近奈何人生而靜後却感物而動動則欲已隨之少為欲間則天不能不變而為人久為欲引則人不能不化而為物甚而為欲所迷且溺焉則物不能不終而為鬼魅妖孽矣此等田地其喜怒哀樂豈徒失天之 不且弗人之生並惟拂人之性亦且造物之殃此處又何可着力也耶今日果欲天則本然一一於感發處節節皆中得恰好更無毫釐之過亦無毫釐之不及停停當當成個中和此即後天

而奉天時順而循之而非勉強之能與卒而應之而非意見之能及善學者於此處識得難以用功決須猛省逆將回轉說道吾人與天原初是一體天則與我的性情原初亦相貫通驗之赤子下生之時一念知覺未萌然愛好骨肉熙熙恬恬無有感而不應無有應而不妙是何等景象何等快活奈何後因耳目口體之欲隨年而長隨地而增一段性情初焉偏向自私己與父母兄弟相違及少及壯則天翻地覆不近人情者十人而九矣今日既賴師友喚醒不肯甘心為物類妖又不肯作人中禽獸便當尋繹我初起

做孩子時已會有一個至靜的天體又已會發露出許多愛親敬長饑餐渴飲停當至妙的天則豈如今年長便都失去而不可復見也耶要之物感有時而息則天體隨時而呈不惟夜氣清明方纔發動即當下反求若人言我是好人便生喜樂言我是禽獸便生哀怒明明白白停停當當原不求毫髮分釐也既是天體依舊還在都須即時發一個大大的志願如何志願要大蓋天的體既原無一物不容原無一息不貫若有外之心便不可合天心也此心如要萬物皆為吾體萬年皆為吾脈則須將前時許多俗情世

念務於奉承耳目口體徇物肆情一付儘家汚濁雜擾會轉移窒塞此心之虛靈洞達的東西痛恨疾仇慷恐其去之不速而決之不淨焉然後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揀擇一條直截路徑安頓一處寬舒地步共好朋友涵泳優游忘年忘世俾吾心體與天地為徒吾心意況共鳶魚活潑其形雖止七尺而其量實包太虛其齒雖近壯衰而其真不減童稚到此境界却是廓然太公却是寂然不動其喜怒哀樂安得不感而遂通又安得不物來順應也耶如此喜怒哀樂以應天下國家又安得不位天地不育萬物而成聖神

功化也耶數細細反觀今日不患天則之不中惟患天心之不復不患天心之不復惟患所見之不真其見既真則本來赤子之心完養即是大人之聖人至大聖便自然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矣許大受用原是生下帶來至寶又豈肯甘心於耳目口體之欲致墮落禽獸妖孽之歸其猛省勇往固有挽之而不容自已者矣

問大易君子體仁之意何如羅子曰聖賢語仁多矣最切要者莫喻體之一言蓋吾身軀殼原止血肉能視聽而言動者仁之生機為之體也推之而天地萬物

極廣且繁亦皆軀殼類也潛通默運安知我體之非物而物體之非我耶譬則巨釜盛水衆泡競出人見其泡之殊而忘其水之同且孺子入井境界却是一泡方擊而衆泡咸動非泡之動也其釜同水一機固不能以自已也

問體仁是渾然同體與無處何別羅子曰體之為言最可玩味夫體即身也頭目居上四肢居下形骸外勞心腹內運而身乃成焉處豈無差等也哉

羅子曰易之乾二惟稱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蓋非此日用平常則天命之生化何自而顯著人心之活潑何自而因依故御此便是直誠而天下萬世所當共為主存外此便是邪妄而天下萬世所當共作防閑

羅子曰易言脩辭立誠是學者工夫第一

羅子曰天地惟有是德則日月自明四時自序鬼神自行大人亦惟是德能合則其明自生其序自順而其行自無不吉誠神之幾忽通乎微渺化育之盛頓塞乎寰宇心精但自有以入無神氣即從無而出有矣此無他其聯諸根脈者渾而融故形諸象數者迂而妙也但今日訓釋合字皺云聖人之德盛大與天地一樣把一個聖人來比對一個天地豈不是兩個說

是兩個豈不是閑說也哉聖人於此處須知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以及萬民萬物萬事萬行都總生化於一個德中生天地鬼神即是生我的生他生民物事為亦即是生他的生我故他是如此而生我亦如此而生我是如此而化他亦是如此而化晝日晝夜莫古亘今其用充然徧滿而了無縫罅之缺略其理確乎真的而絕無毫髮之增損但吾學者往往心粗而不克入細氣浮而難於執裏即其無焉而無所不為也但難謂其無即其無不在而實無在也又難謂其有疑情滿腹眩惑盈前豈惟於大人之所以合德者

二之而不是抑且於天地之所以爲德者漠然而不求何不反而思之大道生乎天地天地生乎民物民物是其生化之末猶且身心靈妙莫可窮詰天地乃其生化之原則所爲凝結稀奇又不可類推而知也耶故知人物之身心既靈則天地之凝成者自當益極其靈民物之世界且妙則天地之凝成者自當益極其妙人能於是而昭然生此信心則由信而生畏由畏而生敬戒謹恐懼於視聽言動之間謙卑慈惠於接物待人之際善則恒順天明而克拓不善則恒嚴天鑒而消沮我惟天以作依皈天惟我而加阿護內之敬信愈深則外之操持益力我之修爲愈切則天之注照益親我既心天之心而神靈漸次洞徹天將身吾之身而變化倏忽融通堅如金石精誠可貫微若塵沙蹤跡能潛所謂飛躍由心而形神俱妙固非法術之可私而亦非思慮之能測矣

問坤之文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意似是用工乃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謂之不習又似全無工夫今說者以前為初用工夫後則熟極自然是否羅子曰易詞原明白順暢而說者反牽強晦之今觀直方大爲六二爻詞且與六五相應豈皆只從既熟之後說

耶其竊謂易道乾坤而乾則又統乎坤也若味坤之詞而不本之乾則其德非順而事亦不謂之代終矣故他爻或少參差若二五中位正全坤體而默應乎乾比於磁之吸鐵硝之爆銃潛通迅速大有甚焉以今諸君要識直方而大之意只把葭灰候氣來看其時至灰飛便是乾出乎坤所謂生而直也即此微發而約略率土更無分寸不生亦無纖毫不直便是方而大也其機不疾自速不行自至勢且莫之能禦夫豈待習而始利耶此與六五黃中通理暢達四肢渾然一樣是雖天地造化之妙而吾人學問亦即此而在夫子恐人未悟故舉文詞而符以學問工夫若曰敬非他也即坤之直也生生自內而中正無邪者也亦即所謂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也義非他也即坤之方也生生直達由中及外而方整齊一者也亦即所謂根心生色四體不言而喻也故此二句文意不宜並看而總作一串始可以言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則直方而大矣故復舉文詞其意又另在不習無不利上是贊嘆而非曰敬義至此始純熟自然也要之世間有志學問者說着敬義便去講求道理着力持守指之曰是為用工說着不習而利便要等待時

便不即承當[illegible]是為習熟自然却不[illegible]自[illegible]之
纔豈是習熟之[illegible]到而工夫不識性體[illegible]若睬
自然總是無頭[illegible]關細細推来則自然却且入工夫之
最先處而工夫却是自然之已後處次第[illegible]已顛倒
道[illegible]何能究全故其嘗云為學必須通易[illegible]易必在
乾坤若乾坤不知合一而能學關有成者萬[illegible]萬無是
理矣
羅子曰嗣乾坤而卦者曰屯易曰屯也者物之始生也
始生必蒙屯之〈入〉曰利見侯我求童蒙也故君子以
經綸又曰童蒙求我利居貞也亦曰包蒙吉子是貴

下賤則得民十另受以需則光亨世之大不[illegible]在無
學上下賾賾為乀為否君子者以躬參贊以極昌耀
傾否亨也之責寄為故曰物不可以終否受之以同
人
問六十四卦未学言心惟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何如
羅子曰宇宙之間總是乾陽統運吾之此身無異於
天地萬物而天地萬物亦無異於吾之此身其為心
也只一個心而其為復也亦只一個復經云復見天
地之心則此個心即天心也此心認得零[illegible]故言復
亦不免分張殊不知天地無心以生物為心今若[illegible]

言心字則我有心而汝亦有心人有心而物亦有心
何啻千殊萬異善言心者不如把個生字来替了他
則在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山川民物在吾身之視
聽言動渾然是此生生為機則同然是此天心為復
故言下着一生字便心與復即時混合而天與地我
與物亦即時貫通聯屬而更不容二也已或曰如先
生言復亦甚簡易如何本文却又曰復亨出入無疾
朋来無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利有攸往翻費許多
言說耶羅子曰子徒知聖人之復費許多言說而忘
自己此時重費許多言說亦是復之所為蓋復生道

也復則生生則惡可已惡可已則於時為春夏秋冬
於物為生長收藏其始也有所自来其終也有所必
至即子聞吾言躍然以喜喜意一生則許多言說自
生生莫遏子雖欲已其能以自已耶曰其前在此論
學先生教以通易其自是將此書詳味至今身心似
覺自昧他說復亨我却不曉得亨他說七日来復我
却不見復休復頻復我却不知是休是頻他說敦
復迷復我却不知是敦是迷曰子亦是復但顔氏則
不遠而子獨稍遠爾蓋此之不遠即遠道不遠之遠
非是差失不久而遂反正也蓋天地之氣原只陽剛

徂運縫運賜[illegible]周迴則戊往返止緣他健甚故
往則舒張溥慱[illegible]坤厚然反則輕清快便自是陽
明故卦辭稱復[illegible]亨者因前則往而不利而此則出
入無疾也出入無疾以来文皆反復陽道陽道既
反来々七日則其往爲有不利也哉其々々之以剛反
剛長順行總是共行以乾天剛健生生不息之心於
此畢露而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也中有善治易者曰
甚哉先生之深於言易也不止卦辭爲然即爻之
爲爻其辭亦無不本於卦象而發揮之也羅子曰果
然蓋易之一字原止乾陽變化而广六十四也今觀

剥復相連復之下爻即剥之上爻引而伸之而不涘
他取故其復爲不遠而爻辭謂〻脩身者即所謂反
求諸身把柄在手而樂莫大焉者也一爻之休吉者
亦言陽行之生長順適二雖陰不敢爲泥自能下就
于初之仁也三則進而又進義氣奮厲是謂復之頻
而無咎也至於上卦之四則正應下卦之初而且居
乎四陰之中故中行獨復而惟陽道之從矣至五爻
之敦則即二之休而安且成焉以自考之得乎頻且
中也夫復至於敦雖言乎人之善承乎天而實言乎
天之善體乎人也如是則宜物物之皆春而人人之

皆聖矣然物[illegible]春而人則難以皆聖何則天之
體物無不周而人[illegible]奉天多不悟善哉孟夫子之言
曰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是以終身由之而不知
其道者衆也夫曰終身由之則陽明之復何嘗頃刻
離人然曰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人在復中又何
嘗頃刻而不自迷也耶故其詞以國譬心而言天君
之失職以師譬學而言十年之不克征要之其凶且
灾者非謂其終迷而不復乃是在復而自迷不然豈
至終爻而尚有不復者哉或又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還是實事亦是取象羅子曰是

因象以爲事而實盡人以奉天也蓋雷潛地中即陽
復身内幾希隱約固難以情意取必又豈容以知識
伺窺故商旅行者欲有所得者也后省方者欲有所
見者也不行不省則情忘識泯情忘識泯則人静天
完而復將漸純矣子今切切然若謂有端可求皇皇
然若謂有象可覩是則商旅紛行而后省傍午也復
何自而能休且敦耶曰據先生所言似謂吾身本自
有復但其嘗反觀胸中固有烱烱之時乃不久而昏
情固有循循之時乃不久而躁妄豈真陽既復之後
更如是其不一耶曰君子之學原自有個頭腦所謂

頭腦合并一處文有都堂而君家合宅之有主人也
將師登壇然後卒伍自肅家翁正位然後婢僕自馴
若頭腦一差無怪學問之難成矣今子不能以天理
之昭然者爲復而獨於心識之炯然處求之則天以
人勝真以妄奪子試反而思之豈嘗有胷中炯照能
終日而不忘耶事爲持守能終日而不散耶即能終
日夜則必睡着矣曰果是夜間魂夢紛擾不能禁當
尚望指教如何乃得頭腦曰頭腦豈是他人指示得
的請子但渾身視聽言動都且信任天機自然而從
前所言的胷次之烱烱事務之循循一切不做要緊

有也不覺其益無也不覺其損久則天自爲主人自
聽命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矣時此友尚未釋
然羅子再叩曰子今於復更覺何如曰其在此生飲
食只是惶恐無地羅子曰子今惶恐甚的曰自古賢
聖如何便皆能復家輩如何便不能復今須去其不
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者而惶恐乃什也羅子曰子
今此意又是遠以求復而非反身近取矣譬則一株
樹有枝葉有根本枝葉則愈尋而愈遠根本則愈探
而愈近子謂去其不如聖賢以就其如聖賢此則何
年乃能去得盡何年乃始如得來此之謂愈遠而愈

難也若能反身默察今時坐而飲食此個惶恐何自
而生豈非天機自動而爲復耶又豈非復自吾身而
不遠耶又豈非雷在地中已力莫之能與而已見莫
之能窺也耶子若從此直信不疑則持循之力且可
放下便是商旅不行而外者不入矣炯然之切亦將
無用便是后不省方而内者不出矣物欲無擾意見
不萌子身不渾是個復而子復不渾是個身也耶
或又問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其意何
如羅子曰此聖人學問喫緊第一義也切不可輕易
而說常見學者每謂陽初生而微豈全未聞虞廷所

謂道心惟微矣乎蓋心不微則不得謂之道而幾不
微亦不得謂之陽也故曰純粹以精又曰潔淨精微
又曰誠神幾曰聖人也故商旅之行欲有所得者也
后之省方欲有所見者也今果會得此心渾然是一
大極充天塞地更無一毫聲臭微表微裏亦無一毫
景象則欲得之心泯而外無所入欲見之心息而内
無所出如此則其體自然純粹以精其功自然潔淨
而微其人亦自然誠神而幾以優入聖域莫可測識
也已
羅子曰易謂兌說爲朋友講習夫朋友以人合之倫也

而講習且要歪樂若於父子兄弟復志同道合則齊
壞之關何物可勝此耶
問易首乾坤而乾坤必先易簡羅子曰乾以易知坤以
簡能今謂易簡為乾坤所先果是有見但細細看来
學問固有先後而其中尤有根原論此二句則知能
又有根原也蓋言易則必有難言簡則必有煩今世
學者每耽靜趣而事為多至脫畧未必非此誤之殊
不思本經云德行恒易以知險恒簡以知阻險阻則
煩難未嘗可畧也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理以天
下則亦未嘗脫畧乎煩難也惟是知能則首尾俱皆

徹透易而可該難簡而可該煩所謂一以貫之而為
聖學之全者也雖然此知能二字本是易經精髓然
晦昧不顯將千百年于茲矣古今惟是孔孟兩人默
默打得個照面如曰不慮而知其知何等易也然赤
子孩提孰知之哉天則知之爾不學而能其能何等
簡也然赤子孩提孰能之哉天則能之爾想當初孟
子只是從赤子孩提此處覷破便洪纖高下動植飛
潜自一人以及萬人自一物以及萬物自一處以及
萬方自一息以及萬載皆是一樣知能皆是一樣不
慮不學豈不皆是一個造化知能之所神明而不測

也哉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今
世學者於赤子之良知良能已久廢置不講於孟子
性善一言則咸疑貳不信又安望其潜通默識而上
達乎乾坤之知能也哉
問乾坤知能世人久不講求今欲講求敢請指示個入
處羅子曰天之與人其體原是一個則所知所能其
機亦原是一般今且於人的知能講得明白便造化
知能不愁無入處也曰今世學者童而習之至老未
休何嘗一時不求知不求能哉羅子曰予聞此語當
為捫心世之學者童而習之至老未休何嘗一時得

以見所知必見所能哉曰知此說来豈是人有兩樣
知能哉曰知能果有兩樣曰既有兩樣請明白分別
曰若粗淺分別則知有至大的能亦有至大的今則
忘其大而卻求其小矣知有至久的能亦有至久的
今則又棄其久而求其暫矣曰意想先生之所謂知
是良知所謂能是良能也但良知良能何以見其大
且久之為至極耶曰自中國以及四夷自朝市以及
里巷無人不有此知無人不有此能何等其大自晨
興以至夕寝自孩提直至老耄無時不用此知無時
不用此能何等其久此個知能平鋪徧在人間洋溢

充乎宇內性之原是天命率之便作聖功爭柰他知
則自然而知不假些子思想能則自然而能不費些
子學習故有知之實無知之名有能之用無能之跡
究竟固云久大富　却似枯令後世有志之士捉摸
這個不着遂從新去學問以開明其心而求個知從
新去效法以力作于已而成個能其功夫比之不慮
之初更有許多意趣比之不學之始亦又必有許大
執持遂的確信其爲人聖途徑以更相授受傳至於
今數陳訓詁蔓延辭說豈止汗牛充棟亦且浹髓淪
肌誰能起孔聖於九原謂其四書五經之知能不足

如今日之集說講套所云云也哉曰據先生所言今
之爲學果是人自爲聞人自爲見其知能之纖細而
不可語大果是着力則存不着力則失其知能之間
斷而不足語久但不識到得純熟之時亦能成道入
聖否曰世間各色伎倆熟極皆可語聖况以道而爲
學乎孟子於此處極是判斷分明故曰聖人之於天
道也命也可見聖人萬千不同天道則難得暗合所
以浩然一筆歷叙今古賢聖而願學只孔子一人至
長揚孔子則又只聖之時也一句即中庸溥博淵泉
而時出之以窺測底裏耶曰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又

曰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聖人之言行動作其時之
足以世爲天下法則去處已是人人所共見聞人人
所共信順而昭彰莫掩若乃其時之所由來究極中
藏底裏如許之大如許之深竟不想去討求探索果
是作何境界作何端倪能使造化常出此時以妙應
無方能使聖人常率此時以泛應曲當所以世人認
識知能止泥滯知能之跡而不求知能之蘊也此今
欲得其蘊說他無知却明白曉了毫髮不差說他無
能却活潑周旋纖微悉舉說他有知却原非思慮雖
分曉而實冥昧說他有能却原非黽勉雖活潑而實

渾淪似有而不容以有執似無而不至於無忘恃謂
幾屬於人而人力殆難至是將謂幾屬於天而天心
湫不可窮如此看來果是這個知能言思路絕而難
輕以名狀也曰此在吾輩固是難言不識古先聖人
實有諸已者其言之又當何如也曰聖人之論具在
四書五經吾獨深喜周公之頌文德曰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夫竊索以為知分別以爲識皆吾人之作而
致其聰明者也今曰不識不知則森列目中者不一
時而俱泯也耶帝固尊高難見則實曰監在茲然皆
吾人之忽而委諸茫蕩者也今曰順帝之則則知能

之深遠者不隨處而畢露也耶夫塵念既息則神理
自彰天德出寧則造作俱廢其機固每相乘除也況
吾夫子自言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
空如也孟子自言我善養氣至剛至大浩然塞乎天
地之間此與周公之言文德者不先後而一揆也哉
有志於聖神造化之蘊者其尚於是而竭才究心也
已

羅子曰乾坤之爲德也渾涵於宇宙之外而綿密於纖
悉之微至一以神其樞而萬有之咸備至虛以寂其
應而百慮之糾紛是以知至知終周知以該乎其能

而庸言庸德實能以顯乎其知君子之所以進德者
進乎此也所以居業者居乎此也所以終日自強而
不息于誠者不息乎此也至是則乾乎乾而坤將自
純坤且純矣而況於六十有寺之卦三百有奇之爻
耶故善言法天者必曰純陽善言學聖者必曰通明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分別如是羅子曰乾坤之德
只是知能兩字其實又只是知之一字蓋生天生地
生人生物透體是此神靈爲之變化以其純陽而明
故也然陽之所成處即謂之陰而陰陽皆明以通之
所以並舉而言則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又曰乾知
大始坤作成物及兼統而言於乾則曰德行恒易以
知險於坤則曰德行恒簡以知阻究竟陽之初動爲
復而曰復見天地之心是復則明統乎始曰復以自
知是能則又果屬乎知也已

問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其意何如羅子曰精氣爲物便
指此身游魂爲變便指此心所謂形狀即面目也因
魂能游所以始可以來終可以返而有生有死矣然
形有生死而魂只去來所以此個良知靈明可貫通
晝夜變易而無方神妙而無體也曰魂之游既聞命
矣不知其游而去也果真有天宮地府之說耶曰四

書五經其說具在固不必遠求也論語曰咨爾舜天
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又曰予小子敢昭告于
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敢蔽又曰郊社之禮
所以事上帝也明乎郊社之禮治國其如視諸掌乎
則帝天后土敢謂其無耶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又曰予仁若考能事鬼神
又曰乃命于帝庭用能定爾子孫于地下又曰茲殷
多先哲王在天則魂之游於天宮地府之間又敢謂
其無耶後世只因認此良知面目不真便謂形既毀
壞靈亦消滅遂決言人死不復有知併謂天地神祇

亦只此理而無復有所謂主宰於其間者嗚呼若如
此言則今之祭天享地奉先祀神皆只即拜一個空
理雖人之賢者誠敬亦無自生至於愚者則怠慢欺
侮肆然而無忌矣其関於世教人倫甚不小小故不
敢不冒昧詳說也知我罪我其共亮之曰細領所言
果孔子於鬼神嘆其德盛體物不遺洋洋如在上如
左右矣何他日又曰敬鬼神而遠也曰夫子於鬼神
深嘆其德之盛豈有相遠之理且洋洋在吾上在吾
左右體物而不遺也又誰得而遠之竊意遠字不作
去聲正是幽深玄遠如中庸引詩所謂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之云也如此則不惟已之敬謹益至而謟瀆
之意亦恐無所施矣語意更覺妥帖
羅子曰吾人之生原陰陽兩端合體而成其一則父母
精氣妙凝有質所謂精氣為物者也其一則宿世靈
魂知識變化所謂游魂為變者也精氣之質涵靈魂
而能運動是則吾人之身也顯現易見而屬之於陽
游魂之靈依精氣而露知識是則吾人之心也晦藏
難見而屬之於陰交媾之時一齊俱到胎完十月出
生世間其赤子之初則陽盛而陰微心思雖不無而
專以形用也故常欣笑而若陽和亦常開爽而同朝

日又常活潑而類輕風此陽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
者然也及年歲長則陰盛而陽微雖形體加故而還
所則專心思矣故愁感而欣笑漸減迷蒙而開爽益
稀滯昵而活潑非舊此陰之一端見於有生之後者
然也人能以吾之形體而妙用其心知簡淡而詳明
流動而中適則接應在於現前感通得諸當下生也
而可望以入聖沒也而可望以還虛其人將與造化
為徒焉已矣若人以已之心思而展轉於軀殼想塵
而遲疑曉了而虛從則理每從於見得幾爭歧于力
為生也而難望以入聖沒也而難冀以還虛其人將

與凡塵為徒焉已矣或曰如君之論是以身為陽而
在所先以心為陰而在所後乃古聖賢則謂身止是
形心乃是神形不可與神並況可以先之乎曰子愚
知所謂神哉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亦起萬
物而為言者也陰之與陽是曰兩端兩端者即兩物
也精氣載心而為身是身也固身也周耳目口鼻四
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靈知宰身而為心是心也亦
身也亦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具備焉者也精氣之
身顯於晝之所為心知之身[illegible]於夜之所夢然夢中
之身即日中之身但以屬陰故其氣弱其象微雖[illegible]

且微而教之日中之舉止毫髮則無殊也日中之身即夢中之身但以屬陽故其氣健其體充雖健且充而較之夢中舉止毫髮亦無殊也是分之固陰陽互異合之則一神所為所以屬陰者則曰陰神屬陽者則曰陽神是神也者渾融乎陰陽之內交際乎身心之間而充溢彌漫乎宇宙乾坤之外所謂無在而無不在者也惟聖人與之合德故身不徒身而心以靈乎其身心不徒心而身以妙乎其心是謂陰陽不測而為聖不可知之神人矣或者憬然悟曰孔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夫子之存心養性以事天是誠

陰陽合德而神之乎其為心也哉亦神之乎其為身也哉

羅子曰易言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下却繼之以神無方而易無體蓋神易是心知微處微則入裏而漸次渾融方體是心知顯處顯則發外而益加昭著顯微雖均屬心知而為用則互相勝負吾人日中不免應酬事物事物則必有方體方體是以顯而彰其微也故心知在日中人人循之而人人亦習見之所以自夜而退之日也不難言矣吾人夜間必須安舒意氣意氣則神易自然自然是以微而含其顯也故心知在夜間雖人人亦皆循之而人人却皆忘之所以自日而通之夜也實難言矣今人亦自心麁而不細察若細察則夜間當更精妙亦更昭著也試看每夜更深則此心自然曉得去睡睡則自然曉得要安安則自然曉得要熱呼而問之則睡中意味或美或惡或長或短一一如燭照數計也其中更無一時不知知亦更無一時不顯至其變化而為夢境禍福而示先知則靈妙較之日中又增萬倍而無算矣謂此非知之相通而何哉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

知今欲知此日用却不也與仁智之見相似耶坐中有應之者曰見之與知自是兩樣見原敵知不過故吾學者須要不落見聞或又辨曰聖賢道統亦云見而知易亦云乃見天則復見天地之心故道理須當活看豈可盡謂不落見聞羅子曰二子之論意本相通而語自矛盾爾蓋不落之云即所以為活而所云活看者亦即不落之別名也若理會得活則見亦是聞聞亦是知何有兩樣何得復為相敵若不活而落於一偏則豈惟見聞有妨於知即知亦未嘗不自痴自窒也又豈待見聞而始相妨也耶或者又曰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其歸聖人其初也要知識久則知識
忘而不用也羅子曰此理也須活看所云不知識而
順天則者非全不開知識正是不着人力而任天之
便以知之識之云爾盖心之應感若非知識則天則
無從而顯且見也或者復曰天則之知不慮而知此
只本體之知也若非用思慮工夫則本體之知亦安
能以擴而充之耶羅子嘆曰世俗云驢頭不對馬嘴
言物之各從其類也夫心體固須擴充但本體之知
原出不慮則擴充之工又豈容閑思而雜慮焉哉大
學謂慮而后得而必先之曰安而后能慮噫非静定

之慮而求夫體之得也其真驢頭而對馬嘴也哉
或問百姓日用而不知羅子曰不着不察耳譬諸礦石
與銀無別所爭者火力光彩耳叒曰其知之矣曰不
知時是百姓能知時即聖人矣羅子曰知後方可聖
也蓋良知心體神明莫測原與天通非思慮所能及
道理所能到者也吾人一時覺悟非不恍然有見然
知之所及猶自膚淺此後須是周旋師友優游歲月
収斂精神以凝結心思思者聖功之本也故思曰睿
睿者通微之理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可言通動
而未形有無之間方可言微至此則首尾貫徹氣象

渾融覺悟之功與良知之體如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團
異而非異同而非同但工夫難然去聖[illegible]也[illegible]
衆愕然曰如何猶不足以語聖耶曰觀於孟子所謂
大而能化神不可知則聖人地位亦自可以意會也
問夫子贊易曰生生之謂易夫曰生則知與能俱備矣
何以於乾則專說知而坤則否耶羅子曰乾坤原是
合體知能亦是互用但乾則專是陽明而坤則不免
陰晦乾知便清妙而足以始乎坤坤雖厚實而止是
終乎乾所以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百姓豈今無知識奈行不着習不察能勝而

掩其知爾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知之
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則貫總日用皆屬於知
是以知勝而掩其能故乾坤皆易也知與能皆天所
以與我也先事乎知則日入清妙而聖神可幾反是
則百姓日用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矣有志於
學聖者其尚慎所先哉
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雖似有個體用恐終分折不得
羅子曰此心在人原是天地神理寂之與感渾然與
任言且難以着句况能指陳而分析之也耶但其狀
門則每因人互異故即心而言其初只是一[illegible][illegible]

人而論則世固有知爲學與不知爲學之分人之爲學又有善用功與不善用功之别其不知爲學者姑置勿論矣即雖知爲學者而工夫草次則亦往往不向本源求個清瑩輙於未流圖之或當無事之時而着意張主或於有感之際而盡力袪除然見未透徹把捉愈難不惟寂體皆馳即感應亦未能順妥也已惟夫明睿過人資近上智者則工夫不肯妄用而汲汲以知性爲先究悉名言詢求哲士體察沉潛而性命之蘊能默識心通便自朝至暮縦應感紛紜却直養無害之功如如自在靜定不遷之妙寂照圓通世

人則終身滯泥於感應之偏而至入則無日無時而不從容於不動之中矣曰今世有强執者雖心體未透然工夫深久亦能事變不動難說其終不能寂也回此心至靈何所不有若果强而求之豈惟事變不動禪家二業者流其坐入靜定圖千百餘歲而一念不起然自明眼觀之終是凡夫而此心真體則毫無相干也可不慎歟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何如羅子曰易有太極是夫子賛易之詞非易之外又有個太極懸在空中也即如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又是賛太極之詞亦非太極之外又有個無極懸在空中也曰然易何以便謂之太極也耶曰竊意此是吾夫子極深之見極妙之語也蓋自伏羲周文與聖立畫顯象之後世之學者觀看便謂太虛中實實有個乾坤並陳又實實有個八卦分列其支離瑣碎寧不重爲斯道病耶故夫子慨然指曰此易之卦象完全只是太極之所生化盖謂卦象雖多均成個混沌東西也若人於此參透則六十四卦原無卦三百八十四爻原無爻而當初伏羲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只是一點落紙而已此落紙的一點却真是黑董董而實明亮亮真是圓陀陀而實光

爍爍也要之伏羲自無畫而化有畫自一畫而化千畫夫子則將千畫而化一畫又將有畫而化無畫也已

或曰天者群物之祖其妙變化而行鬼神通人心而善應感亦無足爲異矣茲欲祈天永命不識亦有其要乎否羅子曰約哉問乎蓋天地之大德曰生是生之爲德也脉胳潛行樞機統運上則達乎重霄下則遍乎率土物無一處而不生生無一時而或息善學者於所遇也而能先開是見於所見也而能悉顯是機活潑潑前歡欣盈掬於己固欲其生然不惟於己

也而人亦歆其並生焉於人固歆其生然不惟於人
已也而物亦歆其同生焉夫物無不生天之心也生
無不遂天之道也吾心其心而道其道是能與天為
徒矣夫既與天為徒則感應相捷影響而長生不寫
我浮耶所謂根苗花實共貫同條有是真種之核斯
有如果之結也或曰天之與我三綱五常百行萬善
而我之事天乃卑在好生之一端何哉曰子獨不觀
夫孝弟乎夫孝弟同綱常之最大者然子之事親弟
之事長其無方之養先意之承非不悉且備也然均
之乎歆延其生而壽之點耳夫壽也者豈惟子日期

諸其親弟日期諸其長即親長亦日所冀望於其子
弟也已夫惟其情之同深故其念之獨至而所以為
孝且弟者必歸之矣豈獨孝弟為然我推而君臣而
夫婦而朋友而萬民而庶物固無一而不在好生之
中亦無一而或出於存心之外近而即之若云庸行
之常遠而通之實稱太上之德又要其極而言之則
成乎變化之神而妙乎情識之表井泉之味或湧見
枯庭雙鯉之躍或日呈冰凍萌筍笋於寒冬女大媸
於凡世彼愚夫愚婦且誠感而神應焉而況於有道
之士至人之授受者乎子固可以直信而無疑也行

而無泥也已
羅子曰孔子贊易說伏羲仰以觀天俯以察地觀鳥獸
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雖是說伏羲
却即說他自己你想聖賢用心是何等周悉則學問
頭腦安得而不的確或曰道體本自寬塞必如孔子
言說方見其用昭著羅子曰言者心之聲也未有不
得其言而能得其心者今家聽子之言不止自令真
切即孔子當日一段精神亦覺冷淡無味了豈知聖
人老實專至其心終日終夜只為此一事也耶曰只
為何事曰其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只為要通神明之

德要類萬物之情即如神農平生盡嘗百艸意味將
來碾磨熬煎求出一點靈丹接續本身慧命點化一
世凡胎而共躋壽域永享天福也要之靈丹之料散
在百草學問頭腦含藏造化妙在善自用心者便畢
竟得之既能統萬為一復能一貫於萬豈似吾儕悠
悠度日而漫漫為心也哉曰其間師言心下覺得明
了曰明之二言更是難說蓋有意見曉了以為明者
亦有心神孚契而為明者若果神相孚契則言入汝
心即同金投大冶火力猛熾金質頃融雖千斤百里
頃成一團液汁而光彩洞然燁爽也若炭火與金混

尚相牴牾則其照耀雖明而其光精則猶未徹也汝
輩聞道能常常如是反觀又何患頭腦之不為吾有
也耶
問先生復如何見示羅子曰今在天日之下正好仰觀
天文曰果然都在吾目中矣曰如此便叫做觀耶曰
既說着觀便即是觀了又更有何言說曰如何若是
快當曰弟子心目原也明見天日今遇提撕便自覺
是仰觀也已曰吾子此語於聖訓全欠順妥也蓋他
文句原說仰觀天文據汝初說都在目中是精光之
照察廣處次說觀即觀了是心目之感應神處次又

說得我師提撕而然是人己之相通無間然處其發
揮底蘊總是觀日之文而非觀天之文也此無他蓋
由平時習氣已熟開口爰作渾話却不知聖賢精神
不離當下其稱物如衡星分厘不至差爽應響如空
谷洪纖互共低昂問天便答以天問人便答以人念
念點水滴凍而言言擲地金聲也故易論君子自彊
不息只在忠信以進德脩詞立誠以居業二句然則
學者之於言語而可容一毫苟且乎哉
問復何以自知哉羅子曰有生而知之者矣聞一善言
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也有學而知

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有困而知之者矣人一能
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而雖愚必明
者也曰孔子何以學而知之也曰孔子志於學學乎
大學者也學大學者必先於格物格物者物有本末
於本末而先後之是所以格乎物者也曰格物之本
末何以遂能獨復而自知也哉曰古之平天下者必
先治國治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修身是天下本在
國國本在家家本在身於是能信之真好之篤而求
之極其敏焉則此身之中生生化化一段精神必有
倏焉以自動奮然以自興而廓然渾然以與天地萬

物為一體而莫知誰之所為者是則神明之自來天
機之自應若銃砲之藥偶觸星火而轟然雷震乎乾
坤矣至此則七尺之軀頃刻而同乎天地一息之氣
倏忽而塞乎古今其餘形骸之念物欲之私寧不猶
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哉故大學一書是孔子平
主竭力六經而得的受用如病人飲藥已獲奇效却
秋方徧施以起死回生乎百千萬衆也後世切不可
只同其他經書看過當另作一般理會久久有個獨
復自知之時方信予言為不謬也已
羅子曰六十四卦統總三百八十四爻其爻皆是血脈

故謂之曰六虛惟大明之終而始也斯六位時成矣
明謂之知大明之所始謂之復以自知也復之一爻
次第成三百八十四爻而卦氣周即冬至一日次第
成三百六十日而歲功成所以夫子許顏氏庶幾于
復者以其知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也天下歸
仁即卦氣周而歲功成矣

或曰何卦氣歲功之數不同豈歲功之外又有卦氣耶
羅子曰乾坤主體坎離主用然統總只顯出一箇陽
之純處知之明處則前四卦之二十四爻皆當主體
而流行化生亦止三百六十爻正所謂三百六十日
也

羅子曰明字與易字皆用日月二字爲之明以日月相
並正顯陰陽之體而易以日月相函却顯陰陽流行
之用也故天以日月時時晝卦爻而人莫知聖人以
卦爻時時象日月而人莫測卦爻者日月運行於天
上之度數也十一月中日在地之極下處月在天之
最上處冬至一復則日從地而漸上月從天而漸下
日上一百八十遭而五月中則陽不得一百八十爻
耶其時月在地之極下處日在天之最上處夏至一
姤則月從地而漸上日從天而漸下日上一百八十
遭而又十一月中則陰不得一百八十爻耶

問月是每月周天恐與日不同羅子曰行雖不同望則
有定蓋夏至望在地極下處冬至望在天極上處如
此定來方見其與日交相上下也

問日月即是陰陽陰陽即是日月然聖人畫卦不曰日
月不曰陰陽而乃名之曰乾坤何也羅子曰此只看
一易字則即得乾坤二字之意矣蓋易是日月相函
而成且日居上而月居下函月而居上則尊而善於
統矣尊統乎陰則陽非專陽而陽不足以名之也函
日而居下則卑而善於從矣卑從乎陽則陰非獨陰

而陰亦不足以名之也故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
高以陳貴賤位矣所以聖人仰觀俯察之餘着他一
個乾字則陽德便須剌極其尊貴而其於陰也更何
有不統耶着他一個坤字則陰德便須剌極其卑賤
而其於陽也更何有不從耶統而從從而統則日月
雖兩體而合一體陰陽雖二用而成一用造化自此
而可成鬼神自此而可行矣譬如女在母家便只叫
做女兒男在父家便只叫做男兒兩下如何成得若
男既婚則當叫男作夫但一叫夫而男即可以兼女
矣女既嫁則當叫女作婦但一叫婦而女即可以兼

男矣聖人彌綸天地出入造化惟在一命字之間歟

非至神至妙之道也哉

羅子曰性之爲性乃乾坤神理無善亦無不善無不善而亦無善所謂上天之載聲臭俱泯而爲善之至焉者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夫惟不見不聞而寂然不動是以能爲天下至無夫惟體物不遺而感通天下之故是以能爲天下至有爲天下至無則豈惟不善非其所有即善亦何所得而有也爲天下至有則豈惟善其所能爲即不善亦何所不能爲也但

感通其用固雖千變萬化而莫可窮極然不動其體實則亘古亘今而毫髮未或變遷也聖人窮理至命故常存吾性至善之本原以御物感參錯之萬用所以立言垂訓純粹精詳可爲至善之準則且轉移化導舉世甄陶而又爲不善者之再造依歸也諸子勿謂性理神化難言姑就此身形體觀之夫吾之形體自有生之初內而五臟六腑外而九竅百骸其精華充滿而莫究其充滿之量其血氣周旋而莫覩其周旋之跡是即所謂寂靜之元而不動之神也其善於調攝而順適之則視聽云爲起居食息其快活何啻百千萬樣其妙用也其不善保護而乖違之則口眼歪斜手足攣拘其症候亦何啻百千萬樣其奇怪也然此等妙用此等怪狀則皆初生無量精華之所自文亦皆其初生無迹血氣之所自運也故古來名醫之製方治病咸從無病之處治之如瘻瘇在左則鍼其右或右則又于其左而取之如沉痼在下則開提其上或上則又于其下而通之是雖其爲術之精然實先於爲見之透蓋的知夫此身之不病者其全體而病者其一節也此身之無病者其眞常而病者其一時也故長善以救失則失無乎不救照

德以塞違則違無乎不塞紾兄奪食者須教以孝弟之良遺親棄養者必示以乳哺之愛此固帝王匡扶世道之弘規聖賢主張世教之善則也

羅子曰易以乾爲體乾以復爲用夫乾純粹以精而天地人之性之至善至善者也乾之善神妙不可見而幾見於復大易爻凡三百八十有奇雖兼閏以成歲而始諸冬至之一日冬至元陽一復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四時行百物生斯其稱純粹以精爲性善善之至也且也孔夫子五十而學易繼乾坤資始資生而昌言曰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夫子以易爲

學以學為教易則生生生生則日新日新則學不厭學不厭則教不倦不厭不倦則其德曰仁夫唯仁斯其人曰聖乎故夫子示天下萬世求仁之旨必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夫親親為仁之大其仁大則其人亦大其學斯名大人之學也已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則老老而民興孝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則長長而民興弟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則恤孤而民不悖此之謂仁於家而齊仁於國而治仁於天下而平若運掌而無難者要之孩提知愛少長知敬未學而嫁知養子是人人能仁者也人人能仁是乾乎乾而機自

不息性乎性而生惡可已所謂萬物皆備我者人人可天不越一己而天地人物一以貫故己能己為是謂中行獨復中行獨復惟顏氏之子庶幾夫子所以語之曰克己復禮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信哉復其見天地之心矣乎蓋一陽元氣從地中復所謂由乎己黃中通理正位居體也由是視聽言動一之於禮由是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天下國家視諸掌則美在其中暢四肢發事業是美之盡善之極顏氏之子真聖於復復而聖者乎下是唯孟軻氏可許之善信有諸己夫惟信而後能克未有克而不始於信者一信乎己即而美而大而聖神斯可言克之全功也已甚矣哉孟之似吾顏氏也甚矣哉軻之善學吾夫子也

問孔子於易言復而未嘗言禮乃告顏子而必曰復禮者何也羅子曰復者陽而明者也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是身之陽所自明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是陽之明所必至也故禮曰天理之節文而又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夫復則天天則時時則順而理順而理則動容周旋四體不言而默中帝則節而自成乎文矣復在乎己也天安得不動之而為禮也耶是以孔孟立

教每以仁禮並言蓋仁以根禮禮以顯仁則自視聽言動之間而克之仕止久速之際自將無可無不可而為聖之時也已

問復之禮也固所以為聖之時然何以曰復陽而明也耶羅子曰易之為道統天徹地純乎陽也純乎陽者純天徹地神而明者也人為天地之心故神而明之必存乎其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復見乎天地之心者也故曰中行獨復又曰復以自知夫獨復自知則能以易而知矣以易而知則能知太始而作成物矣然則復也者又豈非陽而明也哉

或又問易為聖之時也果為有據矣不知如何將此時習將此立教也羅子曰乾行之纏即時也自强不息即習諸己而訓諸人也初九以至上九即時也潛而勿用以至亢而有悔即習諸己而訓諸人也推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時也皆所謂天之則也亦皆是習諸己而訓諸人奉天則以周旋而時止時行時動時靜也推之即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中節之節亦即大學致知格物之格也又推之禮樂之損益春秋之褒貶詩書之性情政事更無出於時字之外者矣先儒曰易其五經之原乎不明乎易而能通五經

者難且甚矣

問虞庭人心道心可與乾坤亦相類乎羅子曰此言雖屬比擬然亦有可類推者即如乾初說個潛龍龍則何等微妙而難見也坤則初說履霜堅冰冰霜則何等重滯而易危也曰乾坤渾是合體若人心道心則分明而二之矣曰人字道字雖少分別而心則止是一個心字也曰既是一個如何却分作人與道耶曰此個界限一言可判日用不知則道心而人矣日用而知則人心而道矣蓋人受天地之衷以生其生也知覺云為夫孰非心亦孰非道但寓於耳目形骸之中動以人勝而纏欲時多故心以人名而不免於危也心雖在人中而道實在心中但人自不覺知耳若天牖其衷而一旦覺悟則耳目之視聽形體之運用皆渾然見得是心心皆渾然見得是道愈覺悟則愈渾化愈渾化則愈微妙故心以道名而復贊嘆其微也如此分判果是明白但恐非虞庭口氣曰當時口氣果然是兩下開說如曰此心而人則欲動而多危險此心而道則幾神而最微妙吾人於此不可不研精而致一也其着力工夫全在精處但要精切明透含前數語亦難得便了也況所以精之者正所以

一之也今其始初分說處不犯斧鑿則精後歸一處亦自渾融而妙合矣

問治易者多言精氣神至詰以所謂精神則謂身之知覺運用是也何如羅子曰心之精神之謂聖此禮經夫子之言而一言以蔽易之道者也是故心以為之根聖以為之果而精之與神則係連乎心根而敷榮乎聖果而為全株寶樹者也蓋吾人此心統天及地貫古迄今渾融於此身之中而涵育於此身之外其精瑩靈明而映照莫掩者謂之精其妙應圓通而變化莫測者謂之神神以達精而身乃知覺是知覺雖

精所為而實未足以盡乎精也精以顯神而身乃運用是運用雖神妙出而實未足以盡乎神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其心既統貫天地古今以為心則其精其神亦統貫天地古今以為精為神故其耳目手足四肢百骸知覺固與人同而聰明之精通而無外者自與人異運用固與人同而舉措之神應而無方者自與人異夫是以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人自法之燦然經綸天下之大經而齊治均平之無不備舉者端自卓立天下之大本而格致誠正之無弗純全者出之也此之謂人之善聖之至學之集大成而

易道無以加焉者也

問易經於羣聖之學同歸於覺而覺有大小敢聞命矣然孟氏最尊孔子願學聖時則孔子得力易經隱然言外矣及叙統帝王之後却舍易而以春秋抑更有說也羅子曰孔孟兩夫子心事只有天知至暗藏春色於言語文字不無端緒可尋却二千年來尚未見人說破若幸遇人略當指點但棒為不精語焉不詳亦久蓄疑而未由請正今諸君興言及此又敢過自愛耶蓋孔子一生話頭獨重兩個字面一個是仁字一個是禮字兩個字長相為一套却乃各有重處仁是歸重在易禮則歸重在春秋孔子得手又俱在晚年觀其自叙五十以學易可無大過夫天下之事有大於治國安民者乎若用得大而又可無過非知天命以後不敢許也至於感奮以答子路却曰如有用我吾其為東周又嘆已衰久不及於周公是則破口說周禮果能盡善而斷然非已所為乃即魯史春秋來作個禮樂征伐出自天子的影畫天下國家社稷臣民盡歸一大統的氣象其實表出乾德之剛健中正飛龍卓冠六虛周遊而統極御天流形品物而元和生化之手段非徒言之而日可見諸行事也當時止

是顏子一人中行獨復意味大約相近故終日與言無所不悅及問仁而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全部交付大易及問為邦而舜韶禹正去淫絕殆又全部交付春秋其人可與孟子作對而擔當大成一大家儅也惜乎乎老去後春秋戰國漢武秦皇把人民視為草芥潤澤變成枯槁而乾坤生生之造化孩提戀戀之知能已是星日久晦至乎六朝五代之紛爭遼金大元之混僭冠履安受其倒置虎狼怡服其相群則又長夜幾難及旦乃幸天篤我

太祖高皇帝神武應期仁明洛日濁惡與化俱徂健順

協時通泰兆湧竭想乎千百餘年而大易春秋竟成
故紙
大明轉移於俄頃呼吸而大統真脉旣自當天况茲
聖子神孫方爾根根繩繩則我臣庶黎元亦可嗶嗶熙
熙芳自弱冠登第以逮強仕觀京師近省其道德之
一風俗之同不須更論又部差審錄而寓大山陝取
道經由至潘臬屯田而雲貴川廣躬親巡歷不惟東
南極至海涯且西北直臨塞外海漢自有天地以來
惟是我　明疆土宏廓至尊君親上孝父從兄道德
雖萬里而無處不一衣冠文物廉耻內外風俗雖頗

刻而無時不同故前謂皇極之世自堯舜三王以來
惟我　明足稱獨盛乃今証以孔孟之大易春秋符
之以生平快覩則直信言有大而非誇會雖奇而實
偉即今齒已衰殘思之猶深踴躍况諸君時當壯銳
其欣喜又復當何如耶
問孩提之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與今人之逐慮為知執
學為能者其大小久暫固彰彰較著矣但乾坤之易
而知也雖亦似乎不慮簡而能也雖亦似乎不學及
細觀世上孩提各各有身各各有心其身心各殊中
間知能已自不可比而同矣况造化知能尤去人遠

甚如何都去共成一個而無分兩般也羅子默然徐
復嘆曰此段話頭非其敢作聰明妄生杜撰緣孟子
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分明謂天之心
性即吾之心性也孔子易知有親而為賢人可久之
德易能有功而為賢人可大之業分明謂吾之知能
即天之知能也大衆愕然曰聖賢經書果然說得明
曉吾儕可無惑矣羅子復曰爾輩據此幾句言說便
自喜心性了了是則終無了了之日矣蓋造化之底
蘊原至精至妙而吾儕之習氣至拙至粗以拙粗之
功當精妙之理所謂操麻線以透針關也左亦甚矣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你看窮到甚麼底裏地方
故欲明造化之微須講造化之學今世聖人之學已
被集說等書妄肆探究於性則辨析有幾許條件於
心則指陳有若個景光且無奈心性原屬化機變見
隨時本無實體求以條件則似有條件索以景光則
似有景光譬則寶珠之照耀青紅赤綠映物以成昧
者指為定色水銀之活潑小大斜圓因盤以散誤者
謂為殊方不知此樣工夫只着在一已見上此等理
趣亦只自己見上生來一見作祟則萬種皆病聖學
可恨可憂根芽全在乎此有志豪傑須早覓明眼真

師下翻弃善氣力乃從前見解伎能盡數通身剝落到平闗再闢不得處腳步再進不得處不計日子年歲不論老小便宜到那水窮山盡之鄉自有闗卒轉頭時候方信孩提之知能與造化之知能欵擬一個也非一個欵擬兩樣也非兩樣統天統地而爲心盡人盡物以成性大似混沌而卻實伶俐大似細碎而卻實渾全從此徑途以躋聖域則不徒孔孟經書建設有功且於羲軒闡奧共享遐蹤非斯世斯文一大快也哉

問先生於天人之際每數陳心性縷縷不已吾儕頗學

未能敢求指示羅子曰孔門宗旨止要求仁究其所自原得之易又只統之以生生一言夫不止曰生而必曰生生生生云者生則惡可已也生惡可已則易不徒乾乾而兼之以坤坤不徒坤坤而統之以乾天薄地而雷動旛盈形森色蓊而霞蒸赫絢橫亘直達遜入旁周固皆一氣之運化而充塞乎兩間然細觀此氣之流行順布節序無不停妙絪縕構結條理無不分明則氣也而實莫非精之所凝矣精固妙凝一氣而貫徹群靈然深究精氣之浩渺而無涯妙應而無迹莫之爲而爲焉莫之致而至焉則氣也精也而又莫非神之所出矣興言至此則下至九泉上至九天中及萬民以及萬物渾是一個生惡可已渾是一個生惡可已則渾是一個神不可窮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解之者曰聖也者通明者也又曰聖也者神明而不測者也天下古今豈有神而不明者哉抑豈有神而不通者哉明則無不知矣通則無不能矣明通皆自神出則空洞絕無畔岸徹妙迥徹纖毫藏用於溥博淵泉而實昭然聖體天也而未嘗以人異也顯仁於語默云爲而實總是天機人也未嘗與天殊也曰此等去處恐是大賢大聖乃足承當難以

遽望初學曰古人論學的有次第所以本末始終知所先後乃可進道故脩齊治平必先正心誠意正心誠意必先格物致知今不先求知得明白乃即胡亂便下手去做今世上千百萬人難得一二個思爲聖賢及講求作聖之方輒復草草如考論幾塲事物貫串幾段經書便云是明理要如執持一點念頭滯着方寸胷襟便云是存心體至於威儀行止以彷彿儒先動履靜坐端凝以希冀聖神境界及至終無成就反委咎聖爲絕學卻不思起初種子一差末後何有果結今有詳細爲子言之夫不思而得聖人也其終

是神不可測而其始則只是不慮而知不勉而中聖
人也其終是化不可為而其始則只是不學而能雖
說吾今此身不從孩提生長則難說吾身知能便非
不慮不學但一從覿天機滿目如此而視聽言動如
此而食息起居人人俱有個個現成孟子謂道在邇
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謂行矣而不著習矣
而不察是以終身由道而不知為道聖賢極口傷嘆
我亦頻年叫喚不想吾子今日猶說此個知能非初
學可望豈果先入之言習熟成性而終迷不返也耶
問程子云孔子道大難求學者須學顏子蓋顏子有個

學眼觀復卦學人親許顏氏之子庶幾卻只是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學須以知為主而
知又要精明有力足以出頭則察惡既精去惡又嚴
便明足以察几微足以致決久之純熟則天理全而
聖可學矣羅子曰此是諸儒為學的宗旨而近時名
公從而主張叢揚云為深造自得之要子早年未遇
真師亦儘是把這工夫去做亦喜其說為得易經之
蘊後弱冠遇人教以讀易須先乾坤乾坤須先復乾
坤二卦雖不相離而不可相並六十四卦皆是此意
故今說復也要乾來隨然蓋復之為候是一年至日

於四時則其時為春首於六氣則其氣為煴煖乾曰
元亨利貞則是元之初初起頭處融和溫煦天下萬
事萬物最可喜可愛而為卦之善者也然孟子形容
這個善卻云可欲之謂善而孔子指點這個乾元則
又云元者善之長是復在六十四卦豈不是第一最
善者哉今要解淂復卦的確須說復是復個善也其
復善又是復善之最長而非可以他卦倒言也或曰
吾人之性本然皆善復則如興復恢復所謂復吾舊
物也曰此與興復恢復卻又不同蓋彼是失而後復
若吾性之善則本然具足原非可以淂失言者也曰

原無淂失如何又說來復曰此復字從知處說起所
以云復以自知也曰如此則與日至陽回之復卻又
似有兩樣矣曰復是一個而可兩分雖可兩分而實
則總是一個善也但性善則原屬之天而順以出之
知善則原屬之人而逆以反之故孩提初生其稟受
天地太和真機發越固隨感皆便歡笑若人心神開
發於本性之良徹底悟透則天地太和亦即時充滿
而真機踴躍視諸孩提又萬萬也或又曰如此則孔
子稱顏回何獨只把知不善說起曰大學言恕是說
民好好之民惡惡之及後只說所惡上下左右勿以

施為然所以妍的意象自在其中則此言知不善而知善的意象豈又不在其中也耶況所云善豈是徒善而已哉蓋善能知得不善而使之不復行正表其精明靈妙去處非形容顏氏之善復何如哉吾人看書切須把前後首尾通貫成文則其旨乃明如乾曰乾知大始始即元也元則的確是善矣復曰復以自知自即已之性也已性又不的確亦是善也哉顏子心不違仁則渾然已是復了復則昭然已自知了心上更不能以不善昧之而且頃刻不能容之也曰他的文詞却說不遠復分明是失之不遠而尋即改之

也羅子曰舊時註疏果是如此作解殊不知此解不特學術混淆而且天機蒙昧蓋乾陽至健亟無止息剝之上爻曰碩果不食玆復之初爻即剝終迴来者故曰不遠復也曰既不遠只是復之卦體又何以却說以修身乎曰身即自也即所謂道不遠人近取諸身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也然則復之不遠非脩身如何曰復則均是個善矣何以又曰頻復厲又曰迷復凶也曰乾不云乎君子終日乾乾即頻頻復皆用力吃緊之象皆憂動惕厲之意雖與在田休復者不同而實均無咎也至上爻決無不復之理其云迷復

正對知復而言前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為道也要之復之為卦學者只一悟透則此身自內及外渾是一段聖體即天地冬至陽回頑石枯枝更無一物不是春了樂正子只緣未過這關所以美大聖神竟無他分願大衆共勉之

問先生答友人工夫切實之問却云今時為學只從意念上知覺此似切實而非切實蓋存想意念原非本心而住守覺照亦異真知也一友辨云意念存想果然未徹本心然舍覺照則吾人工夫無可致力處羅子曰心之與知原自相因固未有其知不真而能得

本心者今且姑置此心勿論吾儕今日聚遊趁着太衆佳會放懷共將知體磨礪一番到得知真時則其心方真心知渾融而大人能事乃可畢也或曰此心知體只是靈明豈更有別物羅子曰虛靈固無別物而人見則有淺深若淺泛而觀則具衆理而應萬事即童蒙誦習已於此心虛靈似無不鮮却原来只是影響之見去真知之體何啻天淵蓋吾人為學云是學聖聖者通明者也通明者神明而不測者也故明可測則不神明不神則難通謂之通者天地人物亙是一個即如乾知太始坤作成物雖乾坤亦是此個

知字令問諸子乾之與知果是如何一友答曰知即主也易之卦爻俱是以乾作主如吾此心亦是以知作主也羅子曰人心既是以知作主而天心却不是以知作主耶止因今世認知不真便只得把主字来替知字不想天若無知也做主不成也易謂極深研幾又謂窮神知化俱是因此知體難到圓通故不得不加許多氣力不得不用許大精神今學者纔畧理會不通便容易把個字眼来替只圖將就作解豈料錯過到底也要之欲明此心須先易欲求見易必先在遇人其至寡稹於世情一無所了但以性話頭却

是四五十分毫不敢蓋緣起初未得[illegible]淂又早故於天地人物其神理根源直截不留[illegible]惑所以撞頭舉目渾全只是知體着見於口容聲織悉盡是知體發揮更無幫湊更無假借雖聽着未必允從而吾言實相通貫也

問吾人在世不免身家為累所以難於為學羅子曰此言却倒說了不知吾人在世只因以學為難所以累於身家爾即如康節歌邵子詩云三十六宮都是春夫天道必有陰陽人世必有順逆今曰三十六宮都是春則天道可化陰而為純陽矣夫天道可化陰而為陽人世獨不可化逆而為順耶然此非君子不近人情有所勉強於其間也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君子之學通於天道亦不已也天命不已是曰生生生則變化不測即陰而陽固未嘗不在也純亦不已是曰仁心仁則體物不遺即逆而順亦未嘗不在也故能以仁存心則是與生為徒與生為徒則是以天自處夫是之謂學也吾人只能專力於學則精神自然出揆物累自然輕微莫說些小得失憂喜毀譽枯榮即生死臨前而且結纓易簀曳杖逍遙孔曾師徒豈皆作而致其情也耶要之仁理生生原無死地人若其中透過真是時時赤子而步步天堂雖耆年

萬載何異瞬息間哉

問邵子天根月窟閑来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其意何如羅子曰堯夫先生一生學問得之易經而其學問根源得之復姤故曰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此是老者微言隱語將一生所自得者而方便設詞與人作個悟頭後人粗心浮氣把動便看做復把靜便看做姤把動靜之間便看做復姤之際荷個地方時候相似却不思乾遇巽時地逢雷處乾為巽所自出坤為震所由生所謂陰陽互為其根而兩

不相離者也大抵學易先須乾坤二卦識得明盡若乾以始坤坤以終乾乾之始處未嘗無坤坤之終時未必非乾二者原合體而成者也變大因諸卦爻象太似分析故為此詩打合吟咏欲令學者亦自得之此則其本旨也或曰詩意固然反之於身則又何如也曰吾身只是個神氣氣則有呼有吸呼則溫即復也吸則冷即始也其實呼即吸以為呼吸即呼以為吸原只是一氣而往來有差殊爾至於心之動靜則原說合一不測之謂神又說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有彰彰明甚者也但此體在人極是精妙故動靜之間

有幾存焉易曰極深而研幾又曰幾者動[illegible]其神乎未有不知其微妙之幾而能得乎[illegible]復互根之體亦未有不得其互根之體而能通乎陰陽不測之神者也古之善易者真是自朝至暮由昏達旦渾然一致而體用如如隱然寸幾而靈明炯炯似有而實無似無而實有莫可方物探討莫可言句形容者也問曰如此地位可是關往開来也即曰正是正是蓋往來不開則有滞碍一有滞碍則成陰濁又安能闔三十六宮都是春統六十四卦而統為陽也哉

易經一貫編終